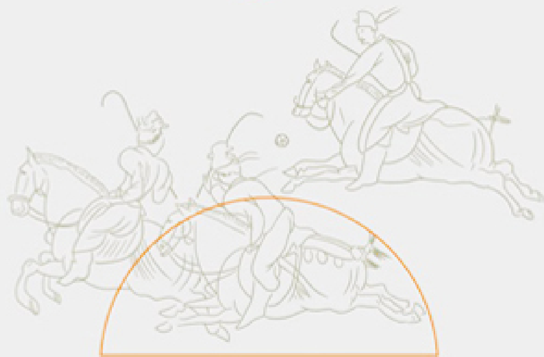
新锐历史学家最新力作



契丹简史

苏伶 著

A BRIEF HISTORY OF QIDAN



金戈铁马的岁月
开疆拓土的豪情

全景式揭露契丹帝国的兴衰起落
共同见证一个民族的兴起与挣扎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Democracy & Construction Publishing House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总目录

匈奴简史
契丹简史
西夏简史

新锐历史学家最新力作



匈奴简史

水木森 著

A BRIEF HISTORY OF XIONGNU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回首称霸草原的冒顿传奇
重现响彻欧洲的上帝之鞭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Democracy & Construction Publishing House

匈奴简史

xiong nu jian shi

水木森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Democracy & Construc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匈奴简史/水木森著．—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7

ISBN 978-7-5139-1117-7

Ⅰ．①匈…　Ⅱ．①水…　Ⅲ．①匈奴—民族历史　Ⅳ.①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19547号

出 版 人：许久文

责任编辑：李保华

整体设计：@嫁衣工舍

出版发行：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010）59419778　59417745

社　　址：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融科望京中心B座601室

邮　　编：100102

印　　刷：固安县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16

印　　张：16

书　　号：ISBN 978-7-5139-1117-7

定　　价：39.80元

注：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序　一个强悍背影的远去

匈奴兴起于商周之际，鼎盛于秦汉时期，它与秦汉帝国为邻，却分属于不同的文明，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属于游牧文明的匈奴人崇尚杀戮、抢掠、自由迁徙；属于农耕文明的秦汉帝国的子民们则崇尚和谐相处，安土重迁，以法律和道德礼仪相规范。这是价值取向截然不同的两种文明，一旦它们成为邻居，就必然会发生碰撞，碰撞的方式就是战争和融合。

作为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匈奴人弓马娴熟，勇武善战，男女老少都能上马杀敌，几乎全民皆兵。匈奴军队的机动性、灵活性，是当时世界上超一流的，他们来如风，去如电，让人防不胜防，因而在早期的较量中，中原军队每每处于守势。为了防止匈奴人的骚扰，战国时期的秦国、赵国、燕国等国都在与匈奴接壤的地方修筑长城，抵御匈奴人的进攻。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虽然派蒙恬“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以报怨”，但鉴于匈奴人灵活机动的作战能力，他仍然奉行战略防守的策略，将原秦、赵、燕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加以延伸，形成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

就在秦始皇、蒙恬等人处心积虑完善战略防线时，匈奴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英雄——冒顿进入了历史的视野。秦始皇刚刚去世，年轻的冒顿就射杀了其父头曼单于，成为匈奴的首领。冒顿利用秦末中原大乱及楚汉相争之机，灭东胡、降乌孙、威服丁零，在大漠南北完成了一系列兼并行动，建立起庞大的匈奴，帝国的版图东起大兴安岭的乌桓、鲜卑山西界，西至中亚广大地区，北至蒙古高原以外的西伯利亚，南到长城，拥有的土地面积，丝毫不亚于先前的秦朝及后来的汉朝。

汉代文景之治后，国力蒸蒸日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富裕程度，而匈奴也终于遇到了自己的克星——汉武帝。汉武帝在位期间，匈奴经历了七位单于，但他们都没能翻越汉武帝这座大山，尽管他们都试图让匈奴重现冒顿时代的辉煌，但一个个都饮恨而终。

不仅如此，在汉武帝的铁骑强攻下，曾经兴盛一时的匈奴也最终走向了分裂。南匈奴与汉朝和亲，对汉朝称臣，逐渐成为汉朝的一个藩属

国。北匈奴继续占据漠北，与汉朝对峙，双方战事不断，一直打到东汉中叶。在汉朝的军事打击以及连年不断的天灾人祸袭击下，北匈奴一部南迁，另一部被迫退出漠北，途经西域、中亚向欧洲一路迁徙。

南北两个匈奴虽然因为分裂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他们都没有忘记自己是冒顿的子民，时刻梦想着复兴匈奴，证明自己是“天之骄子”。南匈奴在两汉以后，慑于曹魏政权的兵威，偃旗息鼓，暗中蓄力，终于在西晋“八王之乱”后爆发。他们打着为汉朝复仇的旗号，问鼎中原，直捣洛阳，导演了“永嘉之乱”，灭掉了西晋，将中原搅得天翻地覆。这一壮举在冒顿时期也不曾有过，从此，中原大地进入了近三百年的“五胡乱华”时期……

而北匈奴西迁后，很快找回了冒顿时代的自信。他们凭借着匈奴骑兵的灵活、机动、善战，一路征服，所向披靡，在欧洲素称强悍的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日耳曼人、法兰克人……纷纷成为他们的手下败将。匈奴人的到来，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最终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崩溃。

遗憾的是，西迁的匈奴作为一个国家完全建立在暴力征服的基础上，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在杰出首领阿提拉死后，强大的匈奴王国顷刻间分崩离析，其残部在一番挣扎之后，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如今，匈奴作为一个民族早已不复存在，但是，这个曾经在中国北边、西域、中亚、欧洲存在过的强大民族，在欧亚历史上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曾是欧亚历史上的超级军事大国，改变了魏晋以后中国的政治格局，颠覆了中亚、欧洲的统治秩序，推动欧洲从奴隶制进入了封建制，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在历史长河里留下的斑斑点点很值得我们深究，它告诉我们：一个民族强大的标志并不是它的人口数量有多少，而是它的民族性格有多么强悍。只有性格强悍的民族才称得上强大的民族，这样的民族不但能改变自己，而且能改变世界。

目录

序　一个强悍背影的远去
第一章　大漠苍狼，匈奴从哪里来
另类的炎黄子孙
匈奴部落不断壮大
头曼单于的悲剧
冒顿射出“鸣镝”箭
把妻子送给东胡王
匈奴称雄草原
第二章　匈奴崛起，两代帝王决战长城
长城，匈奴的第一道难关
韩王信投靠匈奴
刘邦被围白登山
陈平妙计解围
和亲，不得已的选择
各怀心思的较量
第三章　匈奴铁骑，汉朝边界的虎狼之师
千古一帝死了
和亲宦官的报复
知恩不报的狼孩儿
逼汉朝送真公主
突然崛起的刘启
给匈奴送去小公主
第四章　乾坤逆转，匈奴丢城失地
在马邑燃起的战火
刘彻与军臣的虎狼之争
匈奴丢失河南地
阴山，匈奴永远的痛
伊稚斜再失河西地
震惊匈奴的漠北之战
汉匈在西域的博弈
第五章　艰难博弈，绝境中求逆转

乌维求婚的闹剧
风暴中的“儿单于”
狂澜之中的失落
不友好的“干儿子”
“匈奴死敌”降匈奴
李广利死前的诅咒
第六章　匈奴内讧，葬送一代帝国
匈奴惨败给乌孙
匈奴内部的单于之争
呼韩邪归附汉朝
郅支死在了西域
昭君出塞稳定匈奴
匈奴朝汉的死亡魔咒
第七章　回光返照，匈奴的短暂复兴
王莽的步步紧逼
匈奴与王莽的较量
匈奴再次点燃复兴梦想
匈奴再现“南北朝”
班超西域建奇功
匈奴的强国梦破灭
单于就这样消失了
第八章　穷途末路，匈奴威震西方
五胡乱华的悲剧
北匈奴的西迁之路
欧洲再现“冒顿单于”
阿提拉的“上帝之鞭”
匈奴最后的归宿
后记　匈奴影响了世界
附录　匈奴历史简表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大漠苍狼，匈奴从哪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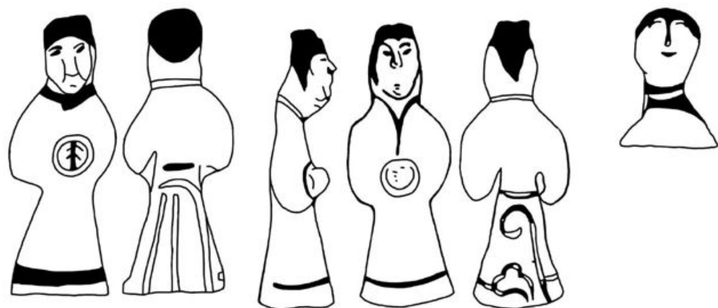


匈奴人是夏朝人的后裔，但因为逃到草原，长期与中原隔离，形成了与中原汉民族不同的文明。匈奴人与汉民族从周朝时开始接触、冲突，在战国末期强大起来，但多次被汉民族击败，并被长城隔离到中原之外。尤其是匈奴被秦军痛击后，头曼单于被迫率领部下退居漠北。冒顿单于在秦汉交替之际迅速崛起，消灭了草原的各个强大部落，独霸草原，建立了强大的匈奴帝国。

另类的炎黄子孙

很多人都知道，秦朝和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两个强盛的王朝，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工程，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都与一个强悍的游牧民族密切相关——匈奴！

如果秦朝和汉朝不打败匈奴，就不可能真正强大，也无法证明它们强大；如果不是因为有匈奴这个强悍飘忽、防不胜防的对手，秦始皇等人就不会耗费巨资和大量人力去修建万里长城。而没有万里长城，中国历史很可能改写，中华文明也不会完整地延续至今（中华文明是延续至今的唯一的古文明）。



出土文物中的匈奴人形象

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传说，商汤灭夏后，将夏朝最后一个君王夏桀流放到了南巢。三年后，夏桀死了，他的儿子淳维（有的书上称为獯鬻）带着父亲留下的妻妾和一些部众逃到了北方，依托于茫茫草原，以游牧为生，生息繁衍，逐步形成匈奴民族。根据这种记载，匈奴是华夏民族的一分子——他的祖先为夏朝遗民的一支。当然，匈奴人并不全部是夏后氏的后裔。当时，随同淳维出逃的是一大批人——有奴仆，有下属官员，还有亲朋好友。

慢慢地，匈奴有了不少分支，比如山戎、猃允、荤粥等。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商朝时的鬼方、混夷、獯鬻，周朝时的猃允，春秋时的戎、狄，战国时的胡人，都是后世所谓的匈奴。还有人把鬼戎、义渠、燕京、余无、楼烦、大荔等民族也归为匈奴。对于匈奴的分支，史

学界没有定论，但匈奴人是夏朝人的后裔，大家都比较认同。

商朝时，匈奴的先祖们生存在遥远的漠北，到了周朝，才开始与周人有所接触，但匈奴的势力远不如周朝强大。先是周文王姬昌率部进攻犬戎（又称畎夷，匈奴的先祖之一），打败了犬戎，后来周武王又修建了洛邑城，把戎狄赶到了泾水、洛水北边，命令他们定时进献财物。在此后200年间，周朝处于强盛时期，戎狄不得不进献财物表示臣服，暂时收敛了锋芒，跟周朝双方和平共处。

这一状态最后被周穆王打破了。

周穆王是位风流天子，他听说西方昆仑山上有位绝代美女叫西王母，很想去见一见，道路却被诸戎所挡。不仅如此，当时诸戎已经有不安分的苗头了。周穆王一方面见西王母心切，一方面想收拾日益强大的戎狄各部，于是便借口“戎狄不贡”（戎狄没来进献财物），派了大批军队去攻打犬戎。最终周军活捉了犬戎5个部落首领，捕捉了4头白狼和4头白鹿。

狼是戎狄人的图腾，是他们心目中的神，白狼就是狼王，在戎狄人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白鹿是祥瑞的动物，象征着吉祥如意。周穆王活捉了4只白狼和4头白鹿，对戎狄是一种侮辱。从此，戎狄不再对周朝称臣了，与周朝势不两立。

此后周朝王室势力渐微，戎狄开始时不时前来骚扰，在中原杀人夺物。至周懿王时，周朝王室已无力保护百姓，中原百姓受不了，抱怨说：“靡室靡家，猃允之故。”即我们失去家园全是因为猃允（对戎狄的一种蔑称）打进来的缘故。直到周懿王的曾孙周宣王即位，周朝才重新强大起来，史称“宣王中兴”。

周宣王率领军队反攻，打败了戎狄，把他们赶到太原，又修建了朔方城，防御戎狄进攻周朝。天下重新迎来太平。可好景不长。周宣王死后，周幽王继位，周朝虽然还能对天下的诸侯发号施令，在实力上让戎狄服气。但遗憾的是，周幽王太好色，导致他的儿子们争当太子，朝廷大臣分为两派，相互争权夺利。犬戎认为这是报复的好时机，便串通褒国，给周幽王送去了绝代冷美人褒姒。

得到褒姒的周幽王喜不胜喜，为了博得这个史上第一冷美人一笑，他甚至不惜“烽火戏诸侯”，最后被犬戎趁机攻进镐京，不但葬送了西周的大好河山，还赔上了自己的性命。

犬戎攻进了镐京，一阵烧杀抢掠之后还不想退出中原，盘踞在泾河和渭河之间，继续侵略和抢夺，最后还是来自西陲的戎族部落首领秦襄公率军打败了犬戎，救了周朝残余的势力，周朝才避免了被彻底消灭掉。秦襄公因为保护周朝天子有功，被继位的周平王封为诸侯。

这时，镐京满目疮痍，已不再适合做首都，周平王不得不迁都洛邑。周朝的国力大损，实力与普通诸侯国无异，诸侯不但不再听令于周朝，周朝甚至还不得不讨好一些大诸侯国，任他们摆布。

历史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不但中原诸侯争霸，纷争不断，北方戎族部落也纷纷前来凑热闹，搞得中原诸国一个个焦头烂额。

山戎先是越过燕国攻打齐国，与齐釐公在齐国都城外大打出手，双方损失惨重。其后，又大举进攻燕国。燕国抵挡不住，向齐国请求帮助。齐桓公派出几个诸侯的军队向北进攻山戎，山戎大败而逃。

不久，戎翟开始强大起来。周襄王为了对付那些不听话的诸侯国，就试图与戎翟搞好关系。他娶了戎翟部落首领的女儿做王后，与戎翟结成了军事同盟，共同起兵进攻郑国。

打败郑国后，周襄王马上甩了翟后。翟后一肚子苦水无处倾诉，便联合日子同样不好过的周襄王的继母惠后，意图废掉周襄王，立惠后的儿子子带为王。她们邀请戎翟出兵帮忙，让子带当内应，打开城门，放戎翟兵马进城。周襄王被里应外合的子带和戎翟兵马打败，子带当上了周王，戎翟搬进了中原，在陆浑一带居住，东边与卫国交界，抢掠中原变得更加频繁和方便。

兵败的周襄王无奈之下派人向晋国求援。晋文公有称霸中原诸侯的理想，见周襄王遣人来请求帮助，就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号召各诸侯国派兵跟随他去进攻戎翟。人数处于劣势的戎翟军队很快吃了败仗逃走了，晋文公指挥联军进入洛邑后，把周襄王接了回去继续当周王，并

杀了子带。

这时，秦国、晋国是最强的两个诸侯国，秦穆公、晋文公都是霸主。他们大量扩张领土，到处炫耀军队战斗力强，戎狄稍微不服气，他们就派兵攻打，戎狄日子过得非常艰苦。在晋文公强力打击下，戎翟被赶到西河的圜、洛一带，被称为“赤翟”“白翟”。而秦穆公自从得到由余辅佐后，派大量军队攻打西戎，征服了西戎8个小国。

在秦晋两国强力打击下，戎狄部落为了求生存、谋发展，只好化整为零，散居各处。就这样，陇西出现了叫绵诸、犬戎、狄獂等戎族部落；岐、梁、泾、漆的北边出现了义渠、大荔、乌氏、朐衍等戎族部落；晋国北边出现了林胡、楼烦等戎族部落；燕国北边出现了东胡、山戎等戎族部落。共计100多个戎族部落，沿溪谷一带分散居住，各有各的首领，很少与中原地区来往。直到100多年后，晋悼公派魏绛到戎翟去搞好关系，戎翟才向晋国进贡。

到了战国时期，那些被称为“戎”的塞外部落，有了新的称呼——匈奴。“匈”与“凶”谐音，意味着野蛮凶猛；“奴”就是下贱的意思。两个字合起来讲，就是一群凶猛、残忍、野蛮的奴才。显然，匈奴这个名字包涵汉民族对他们的畏惧、憎恨和鄙视的意味。

匈奴部落不断壮大

春秋进入战国时期，晋国解体，一分为三，即韩国、赵国、魏国。三国实力远不如先前的晋国。韩、赵、魏都与草原部落相邻，草原部落趁势崛起，经常与三国打仗，其中，与赵国打仗打得最激烈。

在打仗过程中，善于学习的赵武灵王积极学习对手的长处，通过“胡服骑射”，改革了军队，使赵军成为了一支铁军。赵武灵王率领赵军赶走了林胡、楼烦等部落，在北部扩张了领土，设置了代郡、云中、雁门三郡，而林胡、楼烦等部落只好搬到北边去住，后来逐步融入了刚刚崛起的匈奴，导致匈奴不断壮大。

在众多戎族部落中，义渠是比较发达的部落。义渠早在西周初年就已存在，它虽属戎国，却也崇尚“以德取信于民”，与秦国的文明程度不相上下。当时，义渠国王以祭祀凝聚人心，以军事强化国民的战斗力，在其他戎族部落被迫化整为零以图自保时，义渠国仍然保持着完整的建制，修筑城池防御秦军进攻，并逐渐强大起来，占有了今天陕西北部、甘肃中北部和宁夏等地，版图丝毫不亚于当时的秦国。义渠拥有庞大的骑兵队伍，常常劫掠秦国，曾一度打到了秦国的洛河流域。

当时秦国的实力还不足以吞并义渠，为此秦惠王采取了蚕食手段，一点一点地侵吞义渠国的土地。这也激怒了义渠王，双方经常打仗。秦惠王三年（公元前335年），义渠在洛地打败了秦军。

然而好景不长，秦惠王七年（公元前331年），义渠国发生内乱。义渠王向秦国请求帮助。秦惠王派庶长（官名）操带兵前往平定义渠国的内乱。这次内乱让义渠国元气大伤，四年后，义渠王不得不向秦国屈服称臣。

但是，秦国对称臣后的义渠并不放心，生怕它再一次强大起来，便采用这样的策略来对付它：秦国没有外来威胁时，就去掠夺和烧光义渠的财物；秦国有外来威胁时，就送重礼给义渠，拉拢它。

秦惠王十八年（公元前320年），秦国出兵进攻义渠，占领了郁郅（今甘肃庆阳东）。不久，秦国对付义渠的战略被公孙衍告诉了义渠

王。义渠王明白后，决定寻找机会，趁火打劫，攻打秦国。

秦惠王二十年（公元前318年），魏国、赵国、韩国、燕国、楚国联合起来攻打秦国。秦国为了防止义渠从背后攻打它，便送给义渠王“文绣千匹，好女百人”，拉拢义渠。义渠王想到公孙衍那番话，将计就计，礼物照收，照样趁火打劫攻打秦国——趁秦国与魏国、赵国、韩国、燕国、楚国大战时，出兵袭击秦国，在李帛城下大败秦军。

秦惠王发誓要报仇。四年后，秦国派大军进攻义渠，夺取25座城池。从此，秦国在西北的势力范围有了很大扩展。

秦昭襄王初年，秦国的朝政掌握在他的母亲宣太后手里。这时，秦国面临着内忧外患，一边忙着梳理国政，一边还要想方设法对付魏国、赵国、韩国、燕国、楚国、齐国。义渠国在这个时期趁机崛起。为了稳定后方，宣太后只好与义渠王结盟。

义渠王长得很帅，为人豪爽。作为在马背上长大的游牧部族首领，他弓马娴熟，武艺高强，往跟前一站，自有一股阳刚之气，让人觉得男人味儿十足。宣太后年纪轻轻就死了丈夫，也孤单寂寞，见义渠王长得帅，动心了。随后，两人经常借口会盟约会。几年后，宣太后为义渠王生了两个儿子。

他们两人交往时间长达30年。有了两个儿子，义渠王对秦国的仇视也日渐淡化。宣太后牺牲色相，为秦国解除了后顾之忧，使秦国能腾出手来增强国势。

历经30年发展，秦国奠定了在诸侯国中老大的地位，不再畏惧东方六国，也不再畏惧戎狄。宣太后见与义渠王的缘分已经到了尽头，决定彻底解决义渠。

秦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宣太后用牛羊美女笼络义渠王，以请义渠王到秦国观光的名义将他骗到秦国。宣太后在甘泉宫设宴招待义渠王。义渠王毫无戒备，欣然前往赴宴。在喝酒时，宣太后命令士兵趁机杀了义渠王。

随后，宣太后命令秦军进攻义渠国。义渠国中既无人主事，又无必

要的军事准备，仓皇应战，一败涂地。义渠国很快被秦国灭掉，其领土全部并入了秦国。随后，秦国在义渠国故地设置了北地郡，又设义渠县作为北地的郡治。秦国解决了义渠这个后顾之忧，从此，可以放心无忧地与东方六国打仗了。

义渠国灭亡后，它的部众向北逃亡，融入了崛起的匈奴，后成为匈奴浑邪部。

在秦国和赵国驱赶草原部落时，燕国也向草原部落开刀，扩张领土。一个叫秦开的人立下了大功。

当时，对燕国威胁最大的是东胡。不知什么原因，秦开早年成了东胡人的人质。虽说是人质，但他在东胡过得还不错。东胡人待他不薄，东胡王也很信任他。但是，他认为东胡虽好，却不是他的家乡。他一直对自己的故土念念不忘。

后来，燕国结束叛乱，燕昭王即位，大量招聘人才。秦开听说后，立即跑回燕国。他向燕昭王说他对东胡的地理、军队的战斗力等了如指掌，建议燕昭王出兵攻打辽东。他愿意冒着危险，率领军队充当先锋，前去攻打东胡人。

燕昭王采纳了他的建议，将兵权交给他，命他训练军队，筹划收复辽东的战争。燕昭王十二年（公元前300年），秦开率军袭击东胡。东胡人连战连败，仓皇逃遁，向北、向西撤退了1000多里。

燕军收复了辽东的故地。东胡人北迁西退，导致他们与匈奴之间产生了纷争，促进了匈奴的强势崛起。

秦开趁着战胜东胡的余威，向东渡过辽水，进攻箕子朝鲜。箕子朝鲜，指的是商朝遗民箕子的封国。箕子反对纣王的暴政，为了避祸而装疯卖傻。武王进攻纣王、灭掉商朝成为天子后，将箕子封在朝鲜（包括今辽宁和朝鲜一带）。

这一战，秦开攻占朝鲜的故地2000余里，将燕国的疆域扩展到了满番汗（即今天鸭绿江），并在新收复地区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为了消除来自胡人的威胁，秦开又率领燕国军民修建

了西起造阳（今河北张家口）东到襄平（今辽阳）、长达1000多里的燕长城。

秦国、赵国、燕国驱逐胡人的军事行动，打跑了胡人，拓展了疆土。但当它们的疆土向北推进之际，却发现一个更为强大的对手——匈奴。

为了保护新领地，秦国、赵国、燕国将边境向北推进后，在那里修筑了长城，迫使大批胡人部落向北迁徙。这些胡人部落在融入匈奴、壮大匈奴实力的同时，也挤压了匈奴人的生存空间。为了改变生存处境，匈奴人常常越过长城，抢掠中原诸侯国的人口和财物。

然而，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他们误判了对手，遇上了勇猛善战的赵国军队和能征善战的名将李牧。

头曼单于的悲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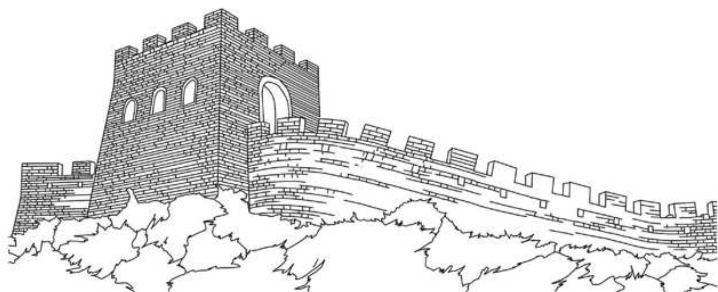
李牧非常善于谋略，用兵时喜欢示弱。每当匈奴军队侵扰时，他总是有意识地收拢兵力，装出一副惹不起躲得起的样子。

他的忍耐和沉默是出了名的，匈奴肆意侵扰时，他忍；赵国朝野上下攻击他胆小怯懦时，他忍；将士们求战不得而满怀悲愤向他发泄时，他还忍……一句话，在匈奴人面前，他是出了名的“弱者”，是不折不扣的“不抵抗将军”。

然而，一个在骂声如潮的环境中依然我行我素、镇定自若的人，是不能用常人的眼光看待的。忍让不等于怯懦，老虎不发威不等于是病猫。他苦心经营着防务，一面踏踏实实地修筑长城，完善防务体系；一面等待时机向世人证明他才是匈奴人的最大克星。

匈奴人进行多次试探性进攻后，认为李牧很怯懦，怕和匈奴人作战，要攻破他的防线并不难。于是，匈奴倾全国之力，集结10万骑兵，企图趁赵国与秦国激战、元气大伤的机会，一举越过长城，消灭掉赵国。

公元前244年春，匈奴人大举入侵。李牧继续示弱，在险要处设下伏兵，然后引诱匈奴人长驱直入。匈奴人果然中计，进入了伏击圈。李牧一声令下，赵军将长期压抑的怒火一下子倾泻出来，变成为战场上所向披靡的战斗力。赵军万箭齐发，匈奴人应声而倒，很快乱作一团。赵军乘势杀出，刀枪剑戟一齐发威。10万匈奴骑兵大半被杀死，单于率领残部杀出重围后，一路狂奔，进入大漠，躲起来了。



被赵国打了围歼战以后，在长达十多年时间里，匈奴人再也不敢进犯赵国的边境。李牧乘胜前进，消灭掉了襜褴，降服了林胡，把赵国的边防线推进到了匈奴的发源地——阴山下，并相应地将赵国的长城向北推移。

这是历史记载的匈奴与中原的第一场大战。遗憾的是，时任匈奴单于的姓名未被记载下来。只知道，在汉人的史书记载中，十多年后，匈奴出现了一个年轻的单于——头曼单于。

头曼是在匈奴遭遇惨败几年后即位的。他是一位很杰出的匈奴首领。虽然他很杰出，但想到几年前的惨败，他仍心有余悸。他将单于庭设置在离阴山数百里的地方，休养生息，积聚实力，想等待时机成熟，再南侵中原，夺回曾经的领地，并抢掠中原的人口和财物。

这时，秦国已进入了秦王嬴政当政时期，秦国消灭东方六国（韩国、魏国、赵国、燕国、齐国、楚国）的步伐明显加快。而赵国虽然遭遇了长平惨败和邯郸之围，但经过20多年的惨淡经营，国力也有所恢复。加上赵国军民跟秦国之间有着坑杀降卒的刻骨之仇，赵国成为秦国统一东方六国最大的绊脚石。秦国如果不消灭赵国，统一东方六国就是痴人说梦；而赵国要想生存下去，就不能对秦国抱有任何幻想，只能血战到底。

秦国和赵国都将主要精力放到了兼并和反兼并战争之中，如此一来，匈奴遭受的来自中原军事强国的压力就骤然减轻。经过十几年励精图治，匈奴的实力逐渐强大起来。趁着中原诸侯国混战、无暇北顾的机会，头曼吸取了以前失败的教训，采取“蚕食”战略，一步步地侵占了阴山地区以及河套地区的许多地方。

这时，头曼年轻力壮，血气方刚，随着“蚕食”战略不断得手，他的胆子也越来越大，空前自信起来，他不时发动一些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加上秦国和赵国等国也没精力理会头曼，匈奴的发展壮大进程顺水顺风。

公元前221年，嬴政统一六国，自称始皇帝，他终于可以抽出时间，集中力量对付匈奴了。

头曼对中原政治格局的变化没有用心研究，继续大规模骚扰、掳掠北方的边境地区。这激怒了秦始皇。秦始皇派名将蒙恬率领30万大军向北攻打匈奴。

头曼非常自负，认为匈奴骑兵天下无敌，根本就没有把秦军放在眼里。殊不知刚刚战胜东方六国的秦军具有所向披靡的战斗力。

两军展开了阵地战。秦军凭着战无不胜的勇气和强弓劲弩重创了匈奴人。战况非常惨烈，匈奴军被打败，匈奴的邻邦楼烦、河南白羊王部被打残，秦军“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以报怨。”

这一战，匈奴领教了秦朝的军威、国威。秦军收复了河套地区，将阴山地区牢牢地控制在手里。匈奴的生存再次受到了严重威胁。

这时，匈奴在漠南的生存环境相当恶劣：西有强大的月氏，东有崛起的东胡，南有不可战胜的秦朝，且三者都是匈奴的敌人。头曼审时度势，只好挥泪离开匈奴的发祥地阴山，率领余部前往漠北草原寻找生存空间。

从漠南到漠北，这一路并不平坦，中间有东西长约4000里、南北宽数百里的大沙漠。沙漠荒凉，人迹罕至，缺乏水草，头曼率领残部克服种种困难，才越过了茫茫大漠，到达了漠北草原。

漠北草原环境较漠南更为苦寒。但是，匈奴要在这苦寒的地方立足，也很不容易，因为这里早已有了主人——漠北草原的丁零、浑窳、屈射、隔昆、新藜等部，见匈奴人来抢占地盘，纷纷起来反抗。非常疲惫的匈奴人被迫再次陷入了战争之中。在付出惨重的代价后，匈奴人最终才在漠北草原站住了脚。

有了立足的地方，匈奴人在漠北休养生息。一晃10多年过去了，匈奴渐渐地恢复了一些元气。他们念念不忘自己的故地，渴望有朝一日能回漠南草原放牧。不久，秦朝名将蒙恬被杀、中原大乱、天下反秦等一

系列消息传到了漠北。为了对付反秦势力，秦国抽调了驻扎在原匈奴故地的精锐军队，而留下的那些守备将士难耐苦寒，纷纷逃亡。匈奴故地和长城边塞的秦军势力大减，出现了实力真空。

头曼得知这些消息，欣喜若狂，一声令下：回漠南。

于是，匈奴人悄悄地回到了阴山脚下。这一次，头曼吸取了以前的教训，自知弱小，非常低调，只是“稍渡河南”，进入了河套地区，但绝不深入。同时，匈奴与返回故地的楼烦残部和河南白羊王残部也和睦相处，彼此相安无事。

匈奴人似乎又过上了安稳舒适的日子。但是，头曼注定是个悲剧人物。年轻时，他目睹了10万匈奴大军惨败于赵国名将李牧的那一幕；壮年时，他又亲历了数十万匈奴军队惨败于秦朝名将蒙恬的那一幕；在漠北，亲历了数万匈奴残部被众多游牧部落围追堵截，几乎惨遭灭绝的一幕。如今，他率领匈奴人回到了故地，想在有生之年借助于中原内乱之机，卧薪尝胆，积蓄力量，报仇雪耻，然而，上天没有再给他机会，而给了他一个无情的儿子——冒顿。

冒顿射出“鸣镝”箭

秦始皇号称中原正统王朝的“千古一帝”。秦始皇死后不久，在茫茫的北方草原上也出现了一位游牧帝国的“千古一单于”——冒顿。

在冒顿成为匈奴统治者之前，匈奴勉强称得上是一个国家——一个经常惨败的国家；在冒顿成为匈奴的统治者后，匈奴人才真正展示了血性——一种让人望而生畏、闻之胆寒的血性。他们很快称霸草原，建立了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军事大国——匈奴。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匈奴的崛起是从父子相残开始的。

冒顿是头曼的大儿子，是头曼的大阏氏生的。后来，大阏氏死了，头曼又娶了个妻子，也就是小阏氏。头曼非常喜欢小阏氏生的小儿子。小阏氏见此，就经常跟头曼吹枕边风，要求头曼剥夺冒顿的“太子地位”，改立小儿子为单于的继承人。头曼逐渐产生了废长立幼的想法。

但是，无缘无故地废掉冒顿，很多人会不服气。匈奴虽是野蛮民族，但也有自己的规矩，也有长幼有序一说。头曼如果想明目张胆地废长立幼，肯定会招致各部落首领反对，弄不好还会引发内乱。

为了达到废长立幼的目的，头曼充分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设计了一套曲线废立的方案，即借刀杀人的方案。

当时，匈奴刚被秦军打败，元气大伤。此消彼长，漠南草原上另外两个强大的国家月氏和东胡就显得很强大。当时，东胡比月氏强大，头曼决定与月氏结盟，共同对付东胡。

主动与人家结盟是要表达结盟诚意的，表达诚意的最直接方式就是派人质，而且派去做人质的必须是头曼的亲生儿子。就这样，头曼顺势把大儿子冒顿派到月氏做了人质。头曼派冒顿去的理由很冠冕堂皇：国家有难，太子作为储君，理应挺身而出，为国排忧解难。

冒顿大义凛然地前往了月氏。他刚到月氏，头曼就率军袭击月氏。匈奴军攻势迅猛，让毫无准备的月氏损失了不少人马。

刚刚结盟，匈奴就挑起了侵略战争。这是视诚信为儿戏，是赤裸裸地欺负月氏。盛怒之下，月氏王想先杀了冒顿，然后再倾全国之兵跟匈奴军决战。冒顿得到这个消息，立即诚惶诚恐地跑到月氏王面前认罪，并运用巧言稳住了月氏王，暂时保住了项上人头。随后，冒顿又寻机偷了一匹千里马，连夜逃跑。

被头曼欺骗了，人质又偷跑了，月氏王气急败坏，率军猛追。冒顿死里逃生，侥幸逃回了匈奴。而月氏王率军与匈奴军激战之下，战败向西逃走，从此，对匈奴恨之入骨。

冒顿死里逃生，让头曼刮目相看：冒顿有勇有谋，大难不死，看来是太低估了他。

头曼不仅没有杀冒顿，而且从此打消了废立的念头，让他统领1万骑兵，并给他一块地盘，让他去守卫。

从谋略上讲，头曼这一做法相当失败。既然决定要借刀杀人，就应该狠心到底。事实上，头曼随便找个借口，就可置冒顿于死地，例如，擅自逃离月氏，破坏两国盟约等。退一万步讲，即使头曼不忍心杀冒顿，也不能让他统帅那么多军队。因为，以冒顿临危不乱的智慧，一番琢磨后，肯定能弄明白他为什么会被派到月氏去做人质。但是，由于匈奴有崇尚强者的传统，勇猛的人是不受责备的，是值得尊重的，头曼认为不该惩罚冒顿，而应该重用他。

冒顿被父亲重用，却没有半点喜悦之情，心里反而充满了刻骨铭心的仇恨。在他看来，头曼借刀杀人之举，是不英雄之举。草原人是马背上的勇士，是天生的战神，战死疆场，马革裹尸，才是光明正大的英雄之举，那种背后算计人的借刀杀人之举只能是懦夫的行为。冒顿发誓要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要取代头曼做单于，让匈奴人焕然一新，成为真正的“天之骄子”。

但是，头曼掌握着匈奴的军队，是匈奴人公认的强者。冒顿要取代他，只有勇气还不够，最重要的是要提升自己的实力。于是，冒顿准备先把手中的1万骑兵打造成唯他马首是瞻、行动高度一致的铁军。等他能将这1万铁骑掌控自如时，再寻机袭杀头曼，剿杀那些反对他的贵族

和将领，趁势收服匈奴各部。

冒顿开始有意识地训练部下绝对服从命令。他发明了一种叫“鸣镝”的响箭，用来训练和指挥他的军队。

冒顿对将士们说：“鸣镝射击的目标，就是你们射击的目标，凡不跟着射击的，斩！”他宣布：这条军规立即执行。

有一次，冒顿率部围猎时，将鸣镝射向了野兽。有几个士兵没有跟着射，冒顿毫不犹豫地杀了他们。

过了一段时间，冒顿将鸣镝射向了他心爱的战马。左右的人见他平常异常珍爱此马，且马是匈奴人生活中最亲密的伙伴，就不忍心射杀。冒顿立即将他们斩首。



冒顿鸣镝射马

又有一天，冒顿将鸣镝射向了他爱妻。左右见状不敢射击，结果又被他砍了头。

从此以后，冒顿的手下再也不敢违背他的命令。无论目标是什么，他将鸣镝射向哪里，手下们就毫不犹豫地向哪里放箭。

有了绝对听从指挥的军队，冒顿就开始寻找机会实施报复计划。

一天，头曼率领部下出去打猎，冒顿率领手下们一同前往。在出猎途中，冒顿趁头曼不备，突然将鸣镝射向了他。部下们见状，谁也不敢

迟疑，迅速射箭。一时箭如雨发，头曼被射成了刺猬。

头曼的手下见单于死了，一个个慌了手脚。冒顿振臂高呼：“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有两个人不服，冒顿随即将鸣镝射向了他们。两人也很快身中数箭，其他人见此，哪里还敢说什么，纷纷下跪，表示愿意听从差遣。

冒顿立即率众回到单于庭，诛杀了他的后母和弟弟以及所有反对他的贵族和将领，自立为单于。这时他刚刚21岁。这一年是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秦始皇刚刚死了一年。巧合的是，这时秦二世胡亥也是21岁。

这时，秦朝正陷于天下反秦的浪潮中，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不久，原关东六国诸侯的后裔纷纷趁势复国，中原打起来了；而北方茫茫大草原上也充满了血腥。冒顿那场血腥政变后，茫茫大草原也正在酝酿着一场政治格局重组。两个21岁的年轻帝王，将把自己的帝国带向何方呢？

把妻子送给东胡王

秦军撤出漠南草原后，漠南草原上出现了月氏、匈奴、东胡三强鼎立的局面。匈奴西边的月氏曾经因为人质事件，与匈奴撕破了脸皮，且被匈奴打败，被迫向西迁移了。匈奴回到漠南后，月氏被匈奴人的强悍所威慑，不敢主动生事。东胡一直活跃在漠南草原上。先前，匈奴人被蒙恬打败，被迫北迁漠北后，东胡人趁机占领了不少匈奴的地盘。现在匈奴人回到了漠南，东胡人却没有半点要归还的意思。这意味着东胡和匈奴的冲突不可避免。不过，这时的东胡远比匈奴强大，东胡王根本就没把匈奴人放在眼里，时刻准备再一次把匈奴人赶出漠南。但双方还没来得及开战，冒顿就杀死了头曼及他的反对者，自立为单于，成为匈奴的最高统治者。

东胡王听说冒顿弑父自立，想试探一下这位年轻的单于到底有多大本事。他派使者去匈奴，向冒顿提出了蛮横的要求：“听说头曼单于在位时有匹千里马，现在他已死，千里马没有了主人，我们东胡王想得到它！”

东胡王想以此激怒年轻的冒顿。如果冒顿动怒或拒绝，就是不给他面子，他便以此为借口，出兵攻打匈奴，将匈奴逐出漠南草原。东胡国力强盛，兵强马壮，匈奴刚刚发生过政变，内部不稳定，双方打起来，胜负非常明显。如果冒顿给他宝马，就意味着匈奴向东胡低头认输，说明匈奴人好欺负，接下来，他可以继续向匈奴施压，最后实现不打仗而让匈奴屈服的目的。

冒顿能从月氏死里逃生，能从头曼那里夺过匈奴政权，并镇压反对者，足以说明他不是一介武夫，而是个很有谋略的人。东胡王的意图，他看得很清楚。

冒顿没直接答应东胡王的使者，而是召集群臣讨论，看看大家对此事的态度，让群臣一起感受被东胡欺辱的滋味，为以后同仇敌忾地打击东胡埋下伏笔。

群臣听说此事后，无论是出于真正爱国，还是出于个人对东胡王无

理要求的义愤，都纷纷反对将老单于的千里马给东胡王。冒顿见此情景，心里非常高兴，但仍将千里马送给东胡王，并安抚群臣说："既然与别人做了邻国，我们何必要吝惜一匹马呢?"

得到千里马后，东胡王认为冒顿怕他，好欺负，便得寸进尺，继续欺压勒索。这一次，东胡王更蛮横无理，他派使者前往匈奴，对冒顿说："我们东胡王想得到单于的一位阏氏。"

阏氏是单于的妻子，相当于中原皇帝的皇后、皇妃。东胡王要冒顿把妻子送给他，对于匈奴国来说，这是把匈奴国母送给他，是对匈奴的侮辱；对于个人来说，连妻子都保不住，还算什么男人，是对冒顿的极大羞辱。东胡王认为，在这种屈辱面前，无论于公于私，冒顿都会动怒，继而起兵，以弱抗强，正中他的下怀。退一步讲，如果冒顿答应了，那说明匈奴从单于到臣民都是懦夫，都怕东胡，以后东胡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侵占匈奴的土地，索要匈奴的财物。

面对东胡王的无理要求，冒顿内心很气愤，但表面很坦然。他始终保持着理智和冷静。他心里很清楚，东胡王在逼他挑起战争，但此时发起战争，匈奴是打不过东胡的，匈奴将会面临着大灾，而他称霸草原的希望也会被掐断。他需要时间积聚力量，也需要借此事点燃匈奴人内心的怒火。只要匈奴上下同仇敌忾，打败东胡就有希望。

冒顿又把这件事拿到朝堂上讨论。群臣听说东胡王索要单于的阏氏，一个个义愤填膺，叫嚷道："东胡王无理取闹，竟敢索要阏氏，我等请求率军攻打它！"见群臣这等激愤，冒顿心里欣喜。他知道，此举已经激起了匈奴人的国仇家恨。不过，他认为还欠火候。于是，他平静地说："既然与别人是邻国，又何必在乎一个女人呢？"随后，冒顿下令将他最心爱的阏氏送给了东胡王。

在一般人看来，连妻子都可以送给别人的男人，肯定是窝囊透顶的男人。当冒顿将他的阏氏送给东胡王时，不仅东胡王认为他懦弱无能，匈奴内部也纷纷对他不争气的行为表示愤怒，认为他缺乏血性。但是，冒顿心里始终亮着一盏明灯。他知道，匈奴崛起的时间不远了，东胡灭亡的时间不远了。只要东胡王还敢继续肆无忌惮地向他索要，他就能一举灭掉东胡。

东胡王在接连得手后，认为冒顿不仅软弱可欺，而且异常窝囊，只要他想要什么，冒顿就不敢不给。

当时，东胡和匈奴之间有1000多里的边境无人区，是两国的缓冲地带，双方都在边界地区建立了哨卡。东胡王想吞并这块土地，将它据为己有。鉴于索要宝马和阏氏非常顺利，东胡王认为，要想侵占那部分土地，根本不需要通过战争。于是，他派使者对冒顿说："两国之间的那块缓冲空地，你们匈奴不能去，我们东胡想占有它。"

东胡王被狂妄自大蒙混了头脑，冒顿却始终保持着清醒。领土和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如今，东胡王居然赤裸裸地索要土地，是可忍，孰不可忍。可冒顿没有直截了当地拒绝东胡使者，而是将这件事交由群臣决定。

冒顿已打定主意，要借这次事件整顿匈奴，将匈奴上下凝聚成一只铁拳，万众一心，共赴国难，趁东胡王狂妄自大、完全没有戒备心理的机会，给东胡致命一击，掀开称霸草原的序幕。

冒顿召集群臣，征求群臣的意见。大概因为冒顿前两次的软弱使一部分人对他失去了信心，或者认为他会继续答应东胡人的无理要求。有人说："那是一片被废弃的空地，没有多大用处，给东胡人算了！"他们满以为说出了单于想说而不方便说出的话是大功一件，将会得到单于的青睐和奖赏，没想到此举超越了冒顿的心理承受底线，为他们招来杀身之祸。

冒顿勃然大怒，说："土地是国家的根本，怎么能给予别人呢？"

那些人简直不敢相信，一向软弱的冒顿居然是这样强硬。在他们还没反应过来之时，冒顿就下令："来人啦，将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胡使者和主张给东胡人土地的卖国求荣之辈推出去斩首。"

随后，冒顿翻身上马，传令匈奴全国的军民：凡能爬得上马、拉得动弓的，不分男女老少，全部立即披挂出征，攻打东胡；有畏缩不前的，一律处斩；率先杀入东胡的人重赏。

匈奴的军民早已对东胡人满腔愤怒，恨之入骨。见单于下令征讨东

胡，他们立即毫不犹豫地拿起砍刀，跨上战马，跟随单于连夜向东胡发起了攻击。

东胡王轻视冒顿，正满怀希望地等待冒顿奉上领土，根本想不到“软弱”的冒顿会绝地反击，因而没有采取任何有力的防范措施。等到冒顿率领匈奴大军压境时，他才被迫仓促应战，结果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兵败被杀。冒顿趁机把东胡领土、部分残余部众和牲畜并入了匈奴，并对他们进行了相应的管制和安抚。

东胡作为一个草原强国就这样昙花一现，消失在历史茫茫烟尘之中了。一部分残部逃到了山林草泽之中，但是，冒顿率军紧追不舍。这部分人为了生存又不得不向匈奴称臣，承担赋税和劳役，成为匈奴的部族奴隶。而逃到乌桓山和鲜卑山的两部分残部，几百年之后发展成了乌桓族和鲜卑族，盛极一世。乌桓为曹操所征服，融入了汉族；鲜卑成为“五胡乱华”主角，先后建立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王朝，因北魏时进行过两次汉化改革以及长期受汉族的影响，到隋朝时基本完全融入了汉族中。而鲜卑族留在长城外的少数部众后来分化成室韦族、怛达族、奚族、契丹族等。室韦族和怛达族又演变成了蒙古族；奚族被契丹族兼并，后和契丹族一起在金朝末至元朝初融入了汉族之中。其中，契丹族和蒙古族都圆了他们的远祖东胡人雄霸草原的梦想，分别建立了强大的大辽和元朝。这是千年以后的事，或许能慰藉一下高傲狂妄的东胡王的英灵。

匈奴称雄草原

曾经强大的东胡灭亡了，曾经懦弱窝囊的冒顿成为了新的草原雄主，匈奴人信心倍增，对冒顿肃然起敬，再也不怀疑他的能力和胸襟了，一个个唯他是瞻，坚定不移地执行他的命令。而冒顿也趁机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实现了从草原雄主到草原旷世英雄、“千古一单于”的转变。

冒顿论功行赏，封赏有功将士，分兵镇守东胡各地，并继续攻打东胡的残部，不给东胡人任何喘气和东山再起的机会。当然他也没有给月氏以喘息之机。在经过短暂休整后，他亲自率军向西攻击月氏，准备趁胜消灭月氏，独霸草原。

月氏曾经被冒顿的父亲头曼单于打败过，被迫向西迁移。匈奴人重新回漠南草原后，匈奴就出现了父子相残、受东胡人欺压的一幕，月氏在一边幸灾乐祸。月氏王本想等东胡跟匈奴火并时，再出兵攻打匈奴，报仇雪恨，同时从东胡那里分得一杯羹。他根本没想到冒顿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突然崛起，还能一举灭掉东胡。当匈奴灭掉东胡国后，月氏王才意识到月氏大难临头了。匈奴大军压境时，月氏王自知不是对手，采取草原民族遇到强敌时的常用手段——跑。月氏王率领军民继续西迁，以躲避匈奴人的锋芒。

冒顿的战略目的是独霸草原。消灭月氏，占领月氏的领土，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因而在月氏西迁逃走后，他没有率军继续追击月氏人，而是将兵锋转向南部，率得胜之兵，突袭楼烦残部和河南白羊王部。这两部先前都曾经被秦军打败，实力尚未恢复，抵挡不住匈奴人的铁骑，被打得大败，被迫并入了匈奴。冒顿杀掉楼烦、白羊两家王族，封子弟为新王，将楼烦、白羊纳入匈奴，使之成为南下攻打中原的先锋军。楼烦部和白羊王部也与中原人有仇，因而对匈奴的兼并并没多大抵制。

随后，冒顿又派军收复原秦朝名将蒙恬所夺取的匈奴全部故地，将与中原的边界推进到原来的河南旧塞，直到朝那（今宁夏固原东南）、肤施（今陕西榆林县南鱼河堡附近）一带。此外，他还派军试探性地侵

入燕、代等地。当时，秦朝已经灭亡，汉王刘邦正与项王项羽争夺天下，中原疲于内战，无暇顾及边塞小规模的外敌入侵。因此冒顿的几次袭击都没有遭遇大规模的反击。当然，冒顿也没亲自率军大规模南侵，只是派小股军队陆陆续续地侵占。

冒顿独霸漠南草原，攻占中原北部地区后，显得很理智，很快停止小股军队继续南侵的举动，更没亲自率军南下参与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的行列。冒顿没有忘记前几任单于的教训——中原人的战斗力是不可低估的，低估将会招来灭亡之祸，当然，更主要的是因为以下三个原因：

其一，匈奴北部还有一些小部落尚未被征服，在东胡被灭、月氏西迁的情况下，如果大举南下，那些部落可能趁机壮大，侵扰匈奴后方。要雄霸天下，先征服那些部落，建设稳固的战略后方，是最务实的。

其二，大举进攻中原的最佳时机尚还没有到来。中原人虽然长期内战，但在抗击外族上是一致的。如果匈奴军大举南下与刘邦、项羽角逐天下，那就可能招致刘邦和项羽的联合抗击。与其这样，不如让中原两虎相斗，静观其变，待其两败俱伤，坐收渔利。

其三，漠北旧敌尚在，且实力不强，这是将其消灭兼并的最佳时机。当年头曼单于率领匈奴人到漠北草原求生存时，遭到漠北诸部落的猛烈反击，匈奴几近亡国灭种，这血海深仇冒顿是牢记在心的。

于是，冒顿挥师向漠北草原挺进。这是一次复仇行动。匈奴人同仇敌忾，挟连胜之威，跨过茫茫大沙漠，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漠北草原各部发起猛烈的攻击。这时的匈奴军早已不是当年那支失魂的落难之师，而是集报仇雪耻、攻略土地、称霸草原为一体的虎狼之师，他们跃马扬鞭，挥舞着马刀，向浑窳、屈射、丁零、隔昆、新黧等部落疯狂进攻。漠北草原各部纷纷溃逃，被逼到了西伯利亚苦寒之地，最后，他们向匈奴称臣投降，被迫并入匈奴，才免去了灭顶之灾。

冒顿留下将领镇守漠北草原，率领本部回到阴山，既牢牢控制着漠南草原，还密切注视着中原时局的变化，同时忙于巩固和加强对匈奴内部各部的管理和控制。因为这时匈奴的领土东起大兴安岭的乌桓、鲜卑山西界，西至中亚广大地区，北至蒙古高原以外的西伯利亚，南到长

城，并非像之前那样好管理。

虽然冒顿拥有赫赫武功，在匈奴一言九鼎，是草原上前无古人的大英雄，匈奴贵人大臣心甘情愿臣服，被征服的各部也摄于威势而不得不服，但管理一个大帝国依然少不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制度。

冒顿回到阴山后，建立并巩固了匈奴的政治制度。匈奴最高统治者称为“撑犁孤涂单于”（简称单于）。在匈奴语中，“撑犁”代表上天，“孤涂”代表儿子，“单于”意味着广大，包罗一切。所谓“撑犁孤涂单于”，是说匈奴的最高统治者是上天的儿子，广大无边，代表上天主宰世界，雄踞草原。

单于下设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

在匈奴语中，称贤为“屠耆”，所以贤王又叫屠耆王，又以“左”为大，即左贤王在右贤王之上，一般而言，左贤王，即左屠耆王就是中原所说的太子，单于的法定继承人。

从左右贤王以下到当户，各有自己的部众，大官拥有一万多骑兵，小官也有数千骑兵。

“左”系王将率领他们的军队住在单于庭的东边，到上谷以东，和秽貉、朝鲜接壤；各“右”系王将率领他们的军队住在单于庭西边，到上郡以西，和氐、羌等部族接壤；单于庭在匈奴正中部，正好对着代郡、云中一带。他们各有自己的封地，逐水草而转移迁徙。其中，左贤王、右贤王、左谷蠡王、右谷蠡王4人的地盘最大。

左右骨都侯辅佐单于处理政事。此外，单于本部又设24长，分别率领单于庭的部众，每长统领1万人，号为“万骑”。在24长下面，还设置了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等属官。

匈奴诸位大臣的官职都是世袭的，因而匈奴内部也出现了一些世袭贵族，其中，匈奴早期的呼衍氏、兰氏和后来的须卜氏三大姓最显贵，号称“三大贵族”。

按照匈奴习俗，每年正月，各位君长都要到单于庭聚会，举行祭祀活动，称为“小会”。每年5月，他们要在龙城举行盛大集会，祭祀他们的祖先、天地、鬼神，称为“大会”。到秋天时，他们又在蹛林（地名，今具体位置不详）大规模集会，举行秋社，考察和统计匈奴的人口和畜产的数目。

匈奴法律规定，企图杀人者只要刀拔出1尺，就要被处以死刑；犯盗窃罪的没收家财；如果犯了罪，轻者处以“轧”刑，重者处死。坐牢最长不超过十天，因而匈奴一国同时坐牢的人不过数人。

单于早上走出营帐后，要向东朝拜初升的太阳；傍晚时，单于要朝拜东升的月亮。

对于日期，匈奴人崇尚戊日和己日（中国古代天干地支纪日法）。他们安葬死人，有棺椁、金银和衣裘，但不立坟墓，不在葬地种树，也没有丧服一说。

匈奴人发动战争前，要观测星相，常以月亮的盈亏为准，月圆光亮就发动进攻，月亮亏缺则退兵。匈奴人打仗时，杀死了一个敌人，就能获得一大杯酒的赏赐，所缴获的战利品归他们所有，捉到的俘虏归他们所有，充当他们的奴婢。因此，匈奴人作战，人人都是为个人利益而战。他们善于诱敌深入，实施包围，在围歼过程中逼迫对方投降。

为了追逐战利品、获取最大利益，一旦开仗，他们就会像鸟一样从四面飞集，向敌人发起进攻；一旦战败，队伍就会土崩瓦解，烟消云散。战斗中，谁如果能将战死同伴的尸体带回，就有资格继承死者的全部家财。

经过冒顿十几年努力，匈奴成为一个体制完备的强大游牧帝国，军事超级大国。这是长期一盘散沙的草原的一种福音，但对长城以南的中原而言，则是一种空前的生存压力。

第二章　匈奴崛起，两代帝王决战长城



秦朝大败匈奴数年后灭亡，楚汉相争，汉王刘邦获取天下。抢在刘邦建汉之前匈奴迎来复兴，等刘邦掌控天下后，北方一支空前强大的匈奴军出现了。冒顿觊觎中原，刘邦为汉朝树立国威，也不得不迎战。他们俩亲自率军对阵。刘邦先胜后败，被困在白登山。冒顿以为稳操胜券，但却让刘邦溜走。刘邦脱险后，采取和亲政策，与匈奴停战。冒顿盘算利益后，同意了和亲，但他和刘邦背地又各怀心思，暗自较量。

长城，匈奴的第一道难关

匈奴成为军事超级大国，又趁中原内乱侵占了中原北部部分领土。对中原王朝来说，匈奴的崛起无疑是巨大的威胁。不过，匈奴入侵中原尚是小规模的。它之所以不敢大举入侵，除了上文提到的几点战略顾虑外，还有现实阻碍，一道横在中原与茫茫草原之间的屏障——长城。

长城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工程，也是因为防御匈奴而产生的积极的战略防线。长城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产物。当时，各诸侯国相互混战，国家时刻面临着生存危机。一些实力强大国家便在边境山脉上修筑起预警作用的瞭望台，并通过城墙将各个瞭望台连接起来，这就是早期长城的雏形。

由于游牧部落往往全民皆兵，善于骑射，机动性强，在掠夺战争中，常常成群结队地冲过来，抢完了就走，并不会占领某地后长期驻扎下来。游牧部落尤其是匈奴人入侵中原时，像狼一样，形势有利就拼命抢掠，形势不利就四散逃跑，遇到中原男子就尽数杀掉，遇到妇女和儿童就抢走去当奴仆。中原军队每次主动出击，往往都因为他们时而结集时而分散，机动性强而没有办法达到出击的目的，边患便一年又一年地在秋冬季节重复着。而且匈奴人入侵有着较大的规律性——秋冬季入侵频繁，春夏季往往主动撤离到塞外。此种情势，逼着边疆各地的老百姓不得不修筑堡垒，结集而居，集体防御：在春夏季，大部分人从事生产，少数人利用堡垒监视匈奴人的动向；在秋冬季，所有人都武装起来，进入堡垒，准备同匈奴人作战。

在长期抗击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抢掠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防御他们的最有效办法就是积极防御——在与北方游牧文明交界的山脉上修筑堡垒，设置烽火台，并将烽火台连接起来，派出一些人担任警戒任务。发现游牧部落进攻时，担任警戒任务的人就点烽火召唤附近的军民放下锄头，拿起武器登上长城防御和抵抗。没有发现游牧民族入侵时，除少数担任警戒任务的人外，大部分人可以安心投入生产。尤其是摸清楚游牧民族入侵的规律后，这些堡垒和烽火台的功效就更明显地彰显出来。而人们认清堡垒和烽火台既可以最大限度地阻止侵略，还能保障中原农耕

区的生活和生产后，就不断地加以巩固和扩建，最终在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交界的山脉上形成了规模宏大的长城。

战国时，与匈奴等游牧部落接壤的秦国、赵国、燕国都在自己北部边境修筑了长城。但三国之间的长城并不是一个有机整体，匈奴等游牧部落常常越过三国长城之间的空隙而入侵中原。长城的战略防御依然存在一定的漏洞。

在秦始皇将主要精力放在消灭东方六国时，匈奴的实力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头曼单于趁着中原大战之机，占领了河套地区，屠杀了那里的秦朝军民，将那里当作牧场。秦始皇想打击匈奴，但心有余而力不足。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派名将蒙恬率领30万精锐秦军攻击河套地区的匈奴部落，利用强弓劲弩摧毁了匈奴精锐，迫使头曼单于向北迁走。这一战也震慑了其他的胡人部落，致使他们在此后10余年里，不敢南下牧马，更不敢翻越长城来抢掠。

秦始皇心里清楚，仅靠一两次战役来保护中原长期不遭受游牧部落抢掠是不现实的。为了阻止游牧部落进入中原抢掠，最大限度地保护中原郡县的安全，他决定将原秦国、赵国、燕国的长城加以修葺、完善，并连接起来，向东西延伸，在重点塞口驻兵，形成一个完整的积极防御体系。

秦始皇派名将蒙恬负责这件事。蒙恬从各地征召了30余万民工，修葺、连接、完善、延长原有的秦长城、赵长城、燕长城，形成了一道西起甘肃临洮，东到辽东的万里防线，史称“万里长城”。

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工程，是中原农耕文明阻挡塞外游牧文明侵扰的坚固防线和顽强的战斗堡垒。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长河里，只要长城牢牢地控制在华夏族人手中，民族就兴旺强盛。一旦长城失控或者部分失控时，华夏民族就会陷入多灾多难的境地。因此，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中原农耕文明能不能持久强盛，要看能不能守得住万里长城。

虽然冒顿杀父自立那年，秦始皇已经死了，但作为秦始皇彪炳史册

的伟大工程——万里长城却已经修缮完毕。冒顿没有想到中原的千古一帝比他更有政治远见性，在中原农耕文明和塞外游牧文明之间设置了一道长达万余里的屏障。

虽然秦军名将蒙恬已被赐死，接替他的王离也被调走了，秦朝的边塞上没有让匈奴人胆寒的猛将镇守，但万里长城依然有相当部分将士驻守，匈奴骑兵依然不能大规模地越过长城。正因为如此，虽然刘邦与项羽打得难解难分，冒顿依然不敢大肆入侵中原，而把重点放在了征服草原其他部落上。

等到冒顿雄霸草原，统一漠南草原和漠北草原后，在长城以南的中原地区，刘邦也打败项羽，建立了汉朝。此时，新建立的汉朝历经连年战争，国力疲困，百废待兴，没有精力去经营北边的边疆，而新兴的匈奴却处在军队战斗力最强的状态。冒顿无时无刻不想着侵犯中原，为祖先报仇雪恨，抢掠中原的人口和财富。在冒顿看来，匈奴人惨败于赵国名将李牧、秦朝名将蒙恬的那一幕幕，都是血腥而不堪回首的记忆。如今匈奴强大起来，盛极一时，他发誓要向中原王朝讨回血债。但要讨回血债，冒顿就必须要率领匈奴人大规模翻过横在崇山峻岭之间的万里长城。

万里长城能挡住冒顿为祖辈报仇雪耻的步伐吗？

韩王信投靠匈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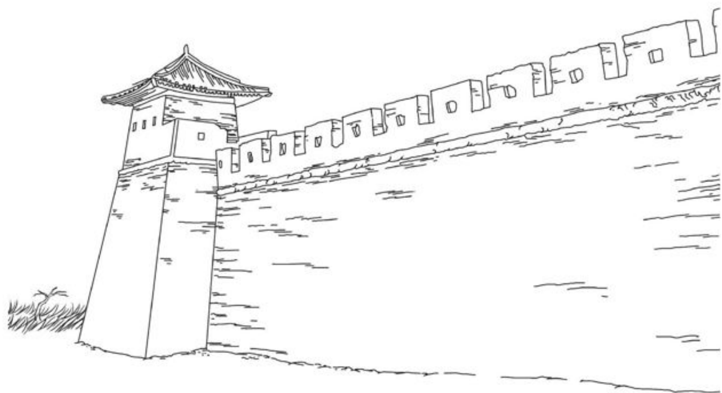
就匈奴的民族本性和当时强大的军事实力而言，无论万里长城能不能挡住匈奴人的前进步代，冒顿都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尝试。毕竟长城是死的，人是活的，任何坚固的防御工事，都有它致命的弱点，只要找到了这个弱点，就可以一举攻克长城。何况冒顿还是一个屡屡创造奇迹的人。

于是，冒顿下令匈奴军队沿着万里长城的各关口要塞开展试探性进攻，想通过这种方式为匈奴人大举进攻中原和抢掠中原而寻找突破口。

冒顿派匈奴军沿着万里长城进行试探性进攻，逐渐找准了万里长城的致命弱点——战线过长，所需人力过多。如果汉军处处防守，各处防守力量又趋于薄弱，这样的话匈奴就可以集中兵力强行突破；如果重点防守，汉军又会顾此失彼，而匈奴人就可以寻找到长城的薄弱点进行攻击。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后，冒顿认为，应该选准某个防守相对薄弱的关口，强力进攻，对汉军守军形成局部优势，强行突破万里长城。因为冒顿想利用强大的兵力告诉汉朝：即使万里长城修得固若金汤，匈奴骑兵照样能突破无疑。

他把最佳突破口选定马邑。马邑离匈奴单于王庭比较近，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只要突破马邑，匈奴军就可以长驱直入。而且选择马邑作为进攻突破点，可以出其不意，使马邑来不及汇集大量汉军就被攻破。



于是，冒顿继续派匈奴军队频频侵扰长城的各个要塞，以分散汉朝守军的注意力，暗地里却将主要兵力集中起来进攻马邑。

这时，刚刚建立汉朝的刘邦对异姓诸侯王很不放心，正盘算着如何收拾他们。除了韩信、彭越、英布等人是他重点收拾的对象外，韩王信也进入了他的视线。

刘邦认为，韩王信强健勇武，而他的封地颍川北边挨着巩、洛，南边挨着宛、叶，东边挨着淮阳，汇聚了天下最精锐的军队，一旦反叛，将会给汉朝造成严重威胁。为了除掉这个潜在的威胁，公元前201年，刘邦改封太原郡为韩国，以晋阳为王都，作为韩王信的封国，让韩王信驻扎在那里，既便于控制，又能利用他防御匈奴。

韩王信何许人也？他是战国末期韩国韩襄王的庶孙，是刘邦打天下时的功臣，与同时代叱咤风云的楚王韩信同名，为避免把他二人弄混，史书一般称其为韩王信。韩国被灭后韩王信一直在韩国故地生活，后随张良入关任将军之职，不久又任韩国太尉，领兵攻取韩国故地，韩国平定之后受封韩王，之后刘邦撤出荥阳，留韩信和周苛等人守卫荥阳。等到楚军攻破荥阳时，韩王信先是投降了楚军，后寻机逃走，又投归刘邦，此后随刘邦击败项羽平定天下。

公元前202年，“垓下之战”前，刘邦为了动员各派力量合击项羽，把战略要地颍川划给了韩王信，作为他的封国。如今刚刚击败强敌，刘邦就将韩王信从土地肥沃的战略要地迁往了北部边塞，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让韩王信非常不满。不过，韩王信没有表露出来，他很高兴地去了。在他看来，去太原郡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那里与匈奴接壤，反正刘邦对异姓诸侯王不放心，一旦刘邦对他动了杀机，他可以借助匈奴的势力对付刘邦。

为此，韩王信耍了一个心眼，上书刘邦说：“韩国与匈奴接壤，匈奴人多次侵入边境，晋阳离边塞太远，致使边境防务空虚，为了加强对匈奴的防御，请求皇上允许我将王都设在马邑。”这个理由是站得住脚的，刘邦痛快地答应了。在刘邦看来，韩王信去帮他挡挡匈奴人也好，如果

韩王信能死在匈奴人的刀剑之下，那更好。

但是，刘邦没想到，韩王信将韩国王都设置在边界马邑，竟为匈奴进攻汉朝提供了便利，引爆了决定汉朝和匈奴命运的一场大战。

公元前200年秋天，冒顿在派出几路大军佯攻长城其他关口的同时，集结重兵大举进攻马邑，将马邑团团包围起来。

韩王信认为，刘邦将他派到边境上来，无非就是想借助匈奴人的手除掉他。因此，他率军与匈奴作战时很不卖力，尽管他那支军队的战力完全可以与匈奴人一战。匈奴军包围马邑后，韩王信不是积极筹划作战方略，率军出奇制胜，击退匈奴军队，而是多次派人到冒顿那里请求和解。按惯例，两国一旦开战，一方如果没得到最高统帅许可，是不能擅自向另一方求和的，否则就难逃里通敌国、出卖国家利益的嫌疑。韩王信的意图很明显，他不想跟匈奴人打仗，他想保存实力。因为只有保存实力，他才有跟刘邦对抗的资本。

韩王信的反常行为让冒顿看到了汉朝并非铁板一块。他将计就计，进一步离间韩王信和刘邦的关系，以达到让汉朝内部阵营分化的目的。于是，他既不拒绝韩王信的谈判要求，也不撤军，冒着失却先机、遭致韩军围攻的威胁，对马邑采取了围而不攻的政策。他一方面促使刘邦怀疑韩王信，另一方面促使韩王信投降，以求达到不战而占领马邑、突破万里长城这道屏障的目的。

刘邦得知冒顿亲自率领大军包围了马邑后，非常吃惊。他知道马邑一丢，匈奴大军就可以长驱直入，后果不堪设想。但匈奴军只是围而不攻，局势还有得救。于是，他立即派人率军星夜增援马邑。

冒顿见汉朝援军到来，意识到他在战术上失误了，就主动撤离了马邑。但是，匈奴的这一举动无意间造成了匈奴军与韩王信默契配合的假象，促使刘邦和韩王信之间的信任彻底破产。

马邑之围解后，汉朝援军主将将前方的情况报告了刘邦。刘邦认为，这次军事行动是韩王信与匈奴人串通好的，要不然冒顿亲率大军前来，怎么可能不发生激烈的战事就主动撤退的？于是，刘邦便写信指责

韩王信说："匈奴围攻马邑，你韩王的力量难道不足以坚守城池吗？你作为一个据守要点的将军，必须尽忠职守，才能保全性命。"

韩王信收到这封信，想到为刘邦打下汉朝天下的楚王韩信无缘无故地被贬为淮阴侯，又想到自己曾经投降过项羽，如今又和匈奴人私下有了往来……刘邦是绝不会放过自己的。韩王信越想越害怕，最后一狠心，反正他已经有过投降的臭名，现在不如把马邑献给匈奴人，与匈奴联手攻击汉朝，或许可以求得一线生机。

对冒顿来说，他眼看这次侵略战争即将空手而归正心生懊恼，没想到韩王信却主动献出马邑投降，简直就是直接给他送战利品。很快，冒顿和韩王信就达成了协议。

匈奴军越过万里长城后，冒顿让韩王信率军为先锋，匈奴军作为他的后盾，纵兵南下攻略太原郡。这次，匈奴军队一直打到了晋阳附近。他们从来没有如此深入中原、尽情抢掠过。冒顿非常高兴，对韩王信投去了感激的一瞥，希望他能再接再厉，为匈奴人当好开路先锋。

这时，万里长城不再是阻挡匈奴人的屏障了。匈奴军大举越过长城，给汉朝带来空前的压力和灾难，而如何应对和化解这场灾难，决定着汉朝的发展方向。

刘邦被围白登山

匈奴人越过长城，实现了他们进入中原抢掠的梦想。这对于中原百姓来说，是一场空前的灾难。不过，对于志在翦灭异姓诸侯王的刘邦来说，这既是一个危机，也是天赐的良机——一个树立皇威的绝好机会。

刘邦早就着手翦灭异姓诸侯王了。刘邦在册封功臣过程中，有意压制武将，抬高文官，将一直从事内务后勤工作的萧何列为第一功臣，并任命他为丞相；将建议定都长安的边疆小卒娄敬赐姓刘，并封他为奉春君，等等。对于那些武将，尤其是封王的武将，刘邦想方设法地打压，不是诬蔑他们谋反，就是逼他们造反，然后削夺其封国。例如，他指使人诬告楚王韩信谋反，削夺了韩信的楚王爵位和封国；逼燕王臧荼叛乱，然后又将他镇压，削夺了他的封国。

韩王信果然反了，这在刘邦意料之中。但他不是臧荼，不是一个人反，而是引来了外援——强大的匈奴人。这在刘邦意料之外。有了匈奴人的支持，韩王信率军南下，一路攻到了晋阳，中原震动。

消息传到长安，刘邦宣布御驾亲征，以樊哙、陈平、周勃、灌婴、夏侯婴等为将军，率领30万大军征讨韩王信，准备顺便把支持韩王信的匈奴军队也消灭掉。

汉军经历过秦末战争、楚汉争霸战争，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顽强的战斗意志，这次随皇帝亲征，抗击外族，剿灭民族叛徒，自开战以来，个个争先恐后，奋勇杀敌，连连得胜，给匈奴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先是完胜韩王信，后是击溃左右贤王，汉军强大的战斗力让冒顿心里生寒。不过，他天生就是不服输的人。他必须要打赢这场战争，不能让前几任单于的悲剧重演。因为一旦匈奴战败，他们将再次失去水草丰美的河套平原，退出大阴山，接受新征服部落背叛的现实。这些对匈奴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对于他个人来说，则会使他之前建立的功业毁于一旦。

两个诞生不久的军事强国，一个代表着游牧文明的军事强国，一个代表着农耕文明的军事强国，都动用了各自最精锐的部队，双方最高统

治者都御驾亲征，摆出要与对方一决高下的态势。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农牧文明的大决战。这次决战的结果直接关系到两个帝国的生死存亡，影响着历史的发展方向。那到底是老谋深算的刘邦胜呢，还是年轻力壮的冒顿胜呢？

前几场汉军都打了胜仗，进攻气势正盛，而吃了败仗的匈奴军只有还手之力，根本无力进攻。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经过秦末战争和楚汉战争的洗礼，汉军对阵地战和攻坚战运用非常娴熟，在中原攻城作战时充分发挥了他们的长处；而匈奴骑兵的长处则是打野战和围歼战，短处正是打阵地战和攻城战，汉军打败匈奴军是以长搏短的结果。

冒顿意识到这一点，决定改变战法，向汉军示弱，诱敌深入，将汉军诱出堡垒，引到旷野之地，使之失去堡垒屏障，然后利用匈奴骑兵超强的机动能力，对孤军深入的汉军实施包抄，围而歼之。

当冒顿率军屯驻代谷时，在晋阳全面指挥汉军作战的刘邦得到了消息。刘邦正想像当年蒙恬一样一举击溃匈奴精锐骑兵，从而避免深入草原，劳师远征，浪费人力和物力。如今匈奴单于亲自到了前线，正是他一举击溃匈奴和树立皇威千载难逢的良机。刘邦之前在乌江逼迫西楚霸王项羽自刎，统一中原，现在如果能在代谷击杀冒顿，把塞外草原纳入汉朝统治之下，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边患问题。集如此赫赫武功，他完全可以超越秦始皇，成为千古一帝。

当然，要擒杀冒顿并不容易，需要精心策划，切实准备。为了争取时间和麻痹冒顿，刘邦先派出大批通好使者，前往代谷求见冒顿，说两国交兵十分不利于两国百姓，不如罢兵言和，和平共处，匈奴在塞外放牧，汉朝在塞内农耕，井水不犯河水，千秋万代友好。

刘邦派人通好是假的，而派人秘密观察匈奴军的动静和战斗力才是真的。不过，刘邦此举并不高明。两个强大帝国决战前夕，处于优势和进攻态势的一方主动提出言和却不提苛刻条件，是有悖于常理的。冒顿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才当上了单于，雄霸草原，他的谋略绝非一般人可比。因而冒顿立即看出了刘邦派出使者的意图。

高手决战，不仅仅是在战场，双方比拼的还有战场下面的谋略。冒

顿见汉使一个接着一个前来，假装不知道刘邦的目的，他将计就计，命令精兵远离营地隐蔽待命，同时将肥壮的牛羊藏起来，不让汉使看见。

汉使们来到匈奴营中，发现匈奴兵全是老弱病残，牛羊瘦骨嶙峋，据此推算，匈奴军的战斗力不强，后勤补给也很差，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军队，没有任何战斗力可言，也不需要畏惧。

汉使为表象所迷惑，没有深入分析，回去后把所看到的一切告诉刘邦，说匈奴军的战斗力已经到了极限，补给困难，经不起消耗战。刘邦相信了，因为他是这样判断的：汉使一批接着一批，看到的情况相同；自开战以来，汉军连连得胜，匈奴接连溃败，损失惨重，匈奴人本来就不多，经不起接二连三的溃败，几经惨败后，只剩下一些老弱残兵是正常的。相反，如果看到到处是强兵悍将就不正常了。

刘邦擒杀冒顿心切，也不顾及什么天时地利，也来不及冷静深入分析，就命令32万人马迅速北上，进攻匈奴。

但在进军途中，汉军遭遇了严寒，风雪数日不止。因为事前没有准备相关装备，汉军士兵经受不住冻寒，冻死、冻伤者非常多，行动十分迟缓。汉军越过句注山时，遇到不久前派往匈奴的使者刘敬。

刘敬原名娄敬。刘邦夺取天下后，原本想定都洛阳，娄敬以布衣身份求见，建议定都长安，此举得到了张良等人支持。最后，刘邦定都长安，赐娄敬姓刘，任命他为郎中，号“奉春君”。刘敬早年曾来往汉匈之间经商，后来又在边境当兵抗击匈奴，对边塞的环境气候非常了解，对匈奴人的情况也耳熟能详。见汉军大举北进，刘敬急忙求见刘邦，劝他停止前进，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刘敬说：“两国交战，按常理，应该炫耀自己的长处才是，臣到匈奴，看到的是瘦弱的牛羊和老弱的士兵，臣认为，这是匈奴故意自暴其短，想引诱我们冒进，而以伏兵袭击我们。臣认为不可以攻打匈奴！”

刘敬当初是靠献计定都长安才当上官的，没有什么军功，如今竟在刘邦面前谈起了军事，阻止大军前进，刘邦觉得刘敬不知轻重，龙颜大怒，骂他满嘴胡言乱语，败坏军心，下令将他打入大牢，留待日后处

置。

刘邦是太过自信，太不了解冒顿了。事实上，冒顿是示弱的老手。几年前，他通过示弱，麻痹了东胡王，一举消灭了东胡。如今，他再次向汉使示弱，等的就是汉军倾城而出，大举深入，便于他围歼。

就在刘邦想如何擒杀冒顿时，冒顿也在谋划如何擒杀刘邦。

当时，刘邦率领的30多万军队主要由燕、赵、齐、梁、楚5地的步兵、车骑兵临时集结而成，其中，步兵占绝大多数，其主要任务是攻城；车军占少数，主要用于冲锋陷阵；骑兵最少，从属于步兵，主要用于侦察敌情和快速机动行动，比如偷袭敌军运粮部队，发动奇袭等。

刘邦志在必得，认为步兵行动太慢，索性把所有骑兵集中起来，作为前军，步兵和车兵作为后军。怀着满腔自信，刘邦和夏侯婴、陈平等人率领骑兵轻兵前进，步军随后跟进。堂堂汉朝皇帝居然充当了先锋，率军走在最前面。这除了自信，更多的是轻敌。

刘邦率领的前军进展神速，很快到达平城。这时，他与步兵和车兵拉开了至少好几天的行军进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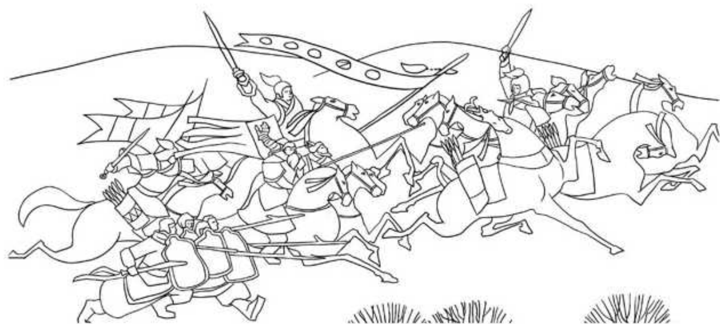
冒顿征集全国的精兵猛将，原本是要对付刘邦30多万大军的，没有想到刘邦率领少部分骑兵先期进入了他预设的战场。得知这一消息，冒顿大喜，立即命令40万匈奴骑兵从四面合围，围歼刘邦。

很快，汉军被团团围住。一场惨烈的战斗开始了。双方激战，杀得天昏地暗。汉军凭借久经战阵的经验和超水平发挥的战斗力，在付出不小的伤亡代价后，占据了平城西面的白登山，并抢先在白登山上修筑了防御工事。

冒顿挥师将白登山围困起来。刘邦站在白登山上俯瞰山下，只见围困白登山的匈奴军西面一色白马，北面一色乌骊马，东面一色青龙马，南面一色赤黄马，阵势威严，将白登山围得如铁桶一般。他这才明白派往匈奴的那些使都看到的全是假象，才后悔没采纳刘敬的建议。

匈奴骑兵轮番发起攻击。刘邦是守城的老手，当年荥阳被项羽围困

月余，弹尽粮绝，几乎败亡，最后还是让他死里逃生。他下令骑兵下马充当步兵，加强防御工事，准备好檑木、滚石。匈奴骑兵每次发起攻击，汉军就用檑木、滚石往下砸，用弓箭居高临下射杀他们。



白登山之围

匈奴骑兵纵横于广袤的草原，是当之无愧的“天之骄子”，但不善于山地战，骑马朝山上仰攻，马遇到檑木、滚石一受惊，人便落马。这样，守在山上的汉军，只要少量檑木、滚石，或者射出少量箭，就能让匈奴骑兵阵型大乱，自相践踏。连续几次攻击，匈奴骑兵都被居高临下的汉军用弓箭、檑木、滚石打得人仰马翻，死伤累累。

冒顿见骑兵无法上山，立即下令匈奴骑兵下马，朝着白登山发起进攻。但是，匈奴骑兵离开了战马，威力顿时大减。他们拿着弯刀，在没有先进攻城器材的情况下，继续向白登山进攻。步战是汉军的强项，见匈奴人弃马登山，汉军连弓箭、檑木、滚石都不用了，挥舞着长枪大刀，从山上冲杀下来。匈奴人很快被砍杀了一大片，败下阵去。

冒顿见攻山也不行，只好下令将白登山团团围住，企图将汉军困死在白登山，等到汉军断水断粮、战斗力全无时，他们再上山擒拿刘邦。毕竟汉军是简装轻进，没带多少粮食，且山上地势高，那么多军队退守山顶，饮水比较困难。

果然，汉军的形势极不乐观。白登山城小人多，被匈奴兵围困数天之后，山上的粮草和饮水渐渐都成了问题。

时间一天天过去，刘邦渐渐失去了自信，此刻才知道冒顿的雄才大略绝不在他之下。当务之急是考虑突围、脱离险境，而不是考虑如何与

匈奴骑兵作战。因为匈奴有40万骑兵，无论进攻白登山失败多少次，只要采取轮番作战，拖延几天，刘邦就必败无疑，而万一这次失败了，影响将是灾难性的。

对刘邦来说，这时只要能活着逃离白登山就是胜利。那么，在40万骑兵团团包围之下，刘邦能活着逃离白登山吗？

陈平妙计解围

刘邦能打败项羽，并不在于他比项羽会打仗，而在于他会用人，即将各种人才用到合适的岗位上去。他在总结夺取天下的原因时说，论治国、提供后勤保障，他比不上萧何；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比不上张良；论决胜于两阵之间、连百万之军，攻必取、战必胜，他比不上韩信。但这三位人中豪杰都被他用上了，所以他打败了项羽。

刘邦如今身陷白登山，但是，萧何留在长安辅佐太子监国，韩信被贬后幽禁在长安，张良修仙去了，他还能用谁呢？

幸好刘邦身边从来就不缺能人，关键看他愿不愿意用。危急时刻，刘邦想到了陈平。陈平这时就在军中任护军中尉。在刘邦的文臣武将中，陈平是个杰出的阴谋家，他的谋略可以跟张良相比。在楚汉战争期间，刘邦之所以能成功地络拢住韩信，陈平没少出力。此外，陈平还用反间计成功地离间了项羽和范增的关系。汉朝建立后，燕王臧荼、颍川侯利己反叛，刘邦采用陈平之计，不费吹灰之力就平定了叛乱。刘邦希望陈平这次同样能扭转乾坤，力挽狂澜。

刘邦问陈平有什么脱困之计。陈平想了想，对刘邦说："我愿前往游说冒顿。陛下身上带了什么宝贝没有？"

刘邦见陈平那样说，便立即解下玉带，取出一双白璧，交给陈平，说："军中哪有什么宝贝，只有这些！你要，全部给你！"陈平又指了指刘邦的帽子，说："陛下帽子上还有一颗夜明珠！"刘邦马上抠下夜明珠，递给陈平："都给你！"

陈平看了看手里的三样东西，叹气说："这些东西送礼确实有点少，但对匈奴人来说还是很稀罕的！我且去匈奴军营一趟，说服匈奴的阏氏！"刘邦点头答应了。

刘邦的最大优点就是知错就改和在危急时刻绝对信赖能人。此刻，刘邦无计可施，便将这件事委托给了能想出办法的陈平，以便借助陈平的智慧解决危机。

陈平做了简单准备后，向刘邦要了三四个亲兵，一个翻译，手持节杖，飘然下山，去了匈奴军营。

山下到处都是匈奴骑兵，陈平自称是汉朝皇帝的使者，特来求见大单于。那些匈奴兵倒也没有为难他。匈奴的千夫长命人将陈平带往冒顿大营。陈平从怀中掏出几方罗帕分给引路的士兵，说："我听说阏氏在军中。我想先去拜见阏氏，烦请诸位引见！"罗帕在中原人眼中不算什么贵重东西，可在匈奴人眼里，可是稀罕之物。几个士兵接了罗帕，拿了好处，不好意思拒绝，就把陈平领到了阏氏帐中。

"外臣陈平见过阏氏，有玉带一条、白璧一双、夜明珠一颗敬献。"陈平恭敬地将礼物送给阏氏。

阏氏随冒顿前往前线，目的就是等打败汉军，抢掠到财物后，能挑选几件称心如意的东西。居住在草原上的人的确太寒碜了，除了牛羊马不缺，有肉吃、有奶喝外，其他器物和生活日用品、奢侈品少得可怜。如今有人主动将如此贵重的东西送上门来，阏氏哪有不高兴的道理？

陈平见阏氏喜欢那些礼物，便趁机对她说："因为在军中，来不及准备更多礼物。像这种东西，在我们长安城里堆积如山，不计其数。如果阏氏喜欢，我马上派人到长安给您运几车来。但求您为我引见单于。"

阏氏笑了笑，说："你要见单于就见去见，找我做什么呢？"

陈平说："我大汉皇帝想和单于讲和，想用财物赎身，这事阏氏不出面成功不了。迫切希望阏氏成全这件事，我大汉皇帝和我绝不忘您的大恩，愿意送赎金一半数额的礼物给您！"

阏氏有些为难。她知道，作为女人，她不应该去干预国家军事。

见此，陈平又取出一副美女图，献给阏氏。阏氏问此是何意。陈平说，这是我大汉皇宫中的绝色美女，如果阏氏不愿帮这个忙，匈奴军再围困下去，汉朝只有将此美女送给单于，请求他退兵，到那时，恐怕阏氏的地位就保不住了。

阏氏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最终答应了陈平的请求。她让陈平先等

着，她先去劝劝冒顿。

阏氏求见冒顿，对他说：“匈奴和汉朝是天下最大的两个国家，两国国君更不应该互相围困对方。现在汉朝皇帝被困在山上，汉人怎么肯就此算了？必然会拼死相救。就算我们打败了汉人，夺取了他们的城地，也会因为水土不服，无法长住。万一灭不了汉朝皇帝，等救兵一到，内外夹攻，那样我们就不能共享安乐了。”说到这里，阏氏泪如雨下。冒顿一时也不知怎么办才好，已经围了好几天，攻不上去，双方僵持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于是，冒顿问：“那该怎么办呢？”

阏氏说：“汉朝皇帝被围困了7天，军中却没有出现慌乱，想必是有神灵相助，虽有危险，最终会平安无事。你又何必违背天命，非得将他赶尽杀绝呢？不如放他一条生路，以免有什么灾难降临到咱们头上。”

冒顿将信将疑，沉吟不语。

有了阏氏这番铺垫，陈平就有底气了。

不一会儿，他前往单于大营，让人通报，说有汉使求见。

冒顿以胜利者的姿态接见了陈平，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陈平神态自若，并不把冒顿放在眼里，直接说：“单于将我大汉皇帝包围在白登山，究竟是什么目的呢？我大汉皇帝出征时，已安排了太子监国。他一旦遇到了不测事件，太子就立即登基。到时候，大汉所有人将视单于为不共戴天的仇人，而单于却什么也得不到！”

冒顿盯着陈平，一脸高傲，随即发出一阵怪笑，说：“这么说，汉朝皇帝是想让我放掉他？”

陈平朗声回答：“单于错了！今天这种形势，只能算是单于偷袭得手，不能说胜负已定。我大汉皇帝决意在山上坚守一个月，拖住单于的大军，大汉军民现在已经知道了皇帝被围困在白登山，正火速地从四面八方赶来救援。只要援军来了，我们里应外合，必定能一举打败匈奴大军。想必单于也已经知道了，周勃等人正率领数十万大军日夜兼程地朝平城方向赶来！我大汉军队久经战阵，他们的战斗力，单于想必已经领

教了吧！”

听了这番话，冒顿没有吭声。因为，陈平说的是实话，探马回报，汉朝大部队正星夜朝平城进发，计算他们的行程，不过三两天就能到了。自开战以来，汉朝军队的战斗力的确令人胆寒，不说别的，就说被围困在白登山的这些汉军，人数虽然不多，却是一副兵来将挡的架势，让他头疼不已。

见冒顿默不作声，陈平缓和了一下口气，说：“虽然我大汉皇帝性格刚烈，想集中原的人力和物力与单于拼个鱼死网破，但作为臣子，我必须要分析利弊、评判得失。我劝我大汉皇帝说，匈奴单于得到塞内的农民无法役使，陛下得到塞外的牧民也无法管束，彼此争战，有什么好处呢？如果双方相持不下，或者两败俱伤，让月氏等国趁机得利，难道不是在自己祸害自己吗！经过我再三劝谏，我大汉皇帝才勉强同意了双方言和，各守疆界，永不相侵的条件！”

这一席话说到了冒顿的软肋上。比人力物力，匈奴远不能与汉朝相提并论，匈奴所有人口加起来，不及汉朝的一个大郡，物产的悬殊更是不用言说。一旦双方火拼起来，无论刘邦是死是活，匈奴都会跟汉朝结下血海深仇，更致命的是，匈奴西面还有月氏正密切关注着汉匈之间的战局，一旦匈奴失利，他们很可能要趁火打劫。毕竟月氏人受够了匈奴人欺负，对匈奴人恨之入骨，而且，在茫茫草原上，它是仅次于匈奴的一支强大的游牧力量。而更让冒顿揪心的是，先前他与韩王信的部属王黄、赵利等约定在此共击汉军，但久久不见他们率军前来。他们是不是和汉军合计好了，共同对付匈奴？冒顿心中充满了疑虑。

考虑到这些不利因素，冒顿就对陈平说：“双方和解可以，但我匈奴大军越过长城，浩浩荡荡而来，此行花费不少，我们不能空手回去！”

陈平说：“我大汉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匈奴举国人口，不如我大汉一郡，若两国能以兄弟关系和睦相处，我大汉每年拿出九牛一毛就足够贵国日常开支了。”陈平顺势给冒顿铺好了台阶。

冒顿顺势而下，接受了刘邦的求和，不久就将包围圈撤去一面。刘邦命令所有将士持弓拉满，两边护卫，他与陈平等人居中，一溜烟冲下

山，逃往平城方向，并很快进入了平城。随后，汉朝援军陆续到达，匈奴也只能撤军而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登山之战。

和亲，不得已的选择

刘邦在白登山被冒顿围困7天，回到平城，原本想一战而活捉冒顿的雄心壮志早已化作一缕青烟飘去。他认为，凭目前汉朝的实力根本不能把匈奴怎么样，这次能成功脱险已经是奇迹，汉朝当务之急是恢复经济，巩固政权，而不是在边疆上与匈奴旷日持久地征战。战争需要庞大财力作支撑，需要政通人和，只要汉朝经济实力强大了，国内稳定了，人口增多了，战马增多了，有了大规模的骑兵部队和先进武器，到时再解决匈奴问题，就水到渠成。刘邦决定，暂停汉匈之战，命令樊哙留下，平定代地，修缮长城，加强守备，抵御匈奴，自己率军回到长安。

冒顿听说刘邦回到长安，也率军回到单于庭，他任命韩王信为将，统领一支骑兵，经常去侵扰长城边塞。虽然汉军守备森严，他们攻不下长城，但也让汉军疲于应付。他要让刘邦时刻感到害怕。

经过短暂休息后，冒顿又派人攻打赵国故地，朝着代郡发起了进攻。代王刘喜（亦称刘仲）是刘邦二哥，听说匈奴大军前来，心想三弟如此了得，尚且被围困在白登山达7天之久，凭他那点本事，哪里是匈奴人的对手？没等匈奴大军攻到代郡城下，他就弃守封地，逃回了长安。汉军群龙无首，不战自溃。匈奴军趁机发起进攻。这一战，匈奴又占据了云中、雁门、代郡等53个县。

一番烧杀抢掠后，冒顿不得不考虑起如何处理这些土地的问题。这些地方地处长城内侧，是农耕区，匈奴人不便在这里放牧，否则会遭到当地老百姓的反抗和汉军的猛烈反击。更要命的是匈奴人长于野战、运动战，不善于守城，汉军反击，匈奴骑兵势必又要弃长用短与汉军战斗，那样将会给匈奴军队造成重大损失。不过，这些要塞之地又不能弃之不守，否则下次翻越长城就会付出更大代价。冒顿思来想去，决定扶植中原傀儡，将新夺得的土地交给韩王信、王黄、赵利等人，让他们向匈奴上交贡赋，一旦匈奴想南侵，又可让他们充当开路先锋，可谓一举两得。

匈奴人频频地在边境骚扰，如今又侵占云中、代郡、雁门等地数十县，这让刘邦很揪心。他知道，这时用军事手段解决边疆问题很不现

实，当务之急是改变频繁发生战争的局势，让双方的关系缓和下来，留出时间，积蓄财力、物力，逐渐建立强大的骑兵部队，增强战斗力。但是，如何才能让双方的关系缓和下来呢？

此时刘邦想起了刘敬。从白登山解围回到长安后，刘邦就下令将刘敬释放，封他为关内侯。刘邦召来刘敬，问他匈奴频频侵扰，可有什么办法对付。

刘敬想了想，想到了和亲的办法。他建议刘邦把吕后唯一的女儿鲁元公主下嫁给冒顿，跟匈奴结成姻亲，为休养生息争取时间。听了刘敬的话，刘邦点了点头，说要召集群臣商议此事。



单于和亲印

刘敬明白刘邦的用意，他知道任务还没完成，必须在朝廷上说服众大臣，此事才能最终定下来。

不久，刘邦将众大臣召集起来，说匈奴屡屡犯边，此事该如何处理。

刘敬准备充分，抢先发言，主张与匈奴和亲。

他的话音刚落，立即遭到一部分大臣的坚决反对。

刘敬据理力争说："和亲不是畏战，而是争取时间，发展国力。公主到匈奴必然被立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如此则冒顿在，为子婿；冒顿死，则外孙为单于。哪有外孙与外祖父相抗衡的道理？我认为，和亲之策可以不战而让匈奴臣服。"

叔孙通当即反驳："大汉一统海内，威震天下，平城之战只能算是平手，将来争战，谁胜谁负或未可知。现在无缘无故地送公主给匈奴，岂不贻笑后世？况且，冒顿豺狼成性，杀他的父亲，娶他的后母当老婆，刘敬所谓必然重视汉朝公主之说太天真。冒顿之子将来必然以冒顿为榜样，他的父亲可以杀他的祖父，又怎么能指望他尊敬他的外祖父？将来，他若以外甥的身份要求皇上分封他中原一块土地，朝廷又如何应对？"

叔孙通说到了要害之处，其他大臣纷纷附和。

但是，这些人并不知道，刘敬的言论事先已得到了刘邦认同，代表皇帝的意思。刘邦见那么多人攻击刘敬，忙替刘敬解围，说："贪婪是人的本性。匈奴人虽然贪婪，但没什么见识，很容易满足。如果能用一个女儿去争取二三十年和平发展的机遇，朕也不惜一女儿。在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前，刘敬所说的，也不失为一种办法。"

叔孙通生性耿介，接过刘邦的话说："从冒顿灭东胡这件事上看，这个人一贯擅长给别人下套，怎么会轻易上别人的套？事实终将证明，和亲虽能解一时之急，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边患问题！"

刘敬反驳说："叔孙通博士的话不无道理，但眼下匈奴气焰正旺盛，大汉刚从战乱中诞生，试问，你们谁对匈奴有必胜的把握？我补充一句，我主张和亲，并不认为两国从此就会相安无事，摩擦是难以避免的，但我相信，这必然能为两国边境带来相对安宁。我们可以抓住时机修复边防，发展国力，待等到国力强盛，时机成熟，再予以匈奴致命反击，一举解决边患。和亲只是权宜之计，不是永久之策！"

刘敬这话说到了刘邦的心坎儿上。这时，汉朝所要做的事情很多，国力恢复问题，解决异姓诸侯王问题，都需要时间。

但尚武的樊哙却不以为然，他豪言愿率军出征，收拾匈奴。一时之间，群臣议论纷纷，难以决断。刘邦只好以毋庸置疑的口吻说："既然没有更好的策略，就暂取和亲之策。诸位爱卿以和亲为耻是对的，朕也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但身为人主就要敢于受国之垢，朕必须忍辱负重，也希望大家知耻而后勇，同心同德，把大汉的国力提升上去，积蓄力量，以求将来一战成功，扫除边患。"

樊哙心有不甘，回家后继续唠叨。樊哙的妻子是吕后的亲妹妹，听说要把鲁元公主嫁给冒顿，立即进宫将和亲之策告诉了吕后。

吕后是个很强势的女人，心想，男人们都解决不了的事，却要让她唯一的女儿去解决，太不公平了，立即跑到刘邦那里哭闹不止，刘邦没有办法，只好在宗室中选了一位貌美女子，将她册封为公主，嫁给冒顿。

和亲政策决定了，还必须派人前往匈奴促成此事。既然刘敬是和亲政策的策划者，那就让他去完成这件事情吧！于是，刘邦派刘敬作为和亲大使，出使匈奴，招冒顿做女婿。

各怀心思的较量

冒顿利用韩王信等人劫掠中原，收获颇丰，囤积了一大批财物，在塞外养精蓄锐，以逸待劳，等着刘邦再次来与他厮杀。不过，他没有等来刘邦率军前来，却等来了汉朝使者刘敬。

冒顿以为刘敬是以议和为名前来刺探匈奴军情的，没想到刘敬带来的却是和亲的消息。他没有想到，也觉得不可思议。

可冒顿是何等聪明的人，他当然不会拒绝刘邦的“好意”。既有美女侍候，又不用上马征战，就有人主动送上供奉单于庭开销的物资，这种买卖太值了。至于做汉朝皇帝的女婿，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他的年龄比汉朝皇帝要小近30岁。再说，娶谁家女儿不做人家女婿呢？

冒顿答应了和亲条件，让刘敬回长安告诉汉朝皇帝准备嫁妆，过段时间将公主和嫁妆送过来，并警告刘敬：如果耍花样，他将率领匈奴大军去长安迎娶公主。



汉高祖刘邦像

韩王信、王黄、赵利等人得知和亲消息，意识到如果两国真的结成友好邻邦，他们免不了“兔死狗烹”的下场，便鼓动阏氏和他们一起去见冒顿，劝说冒顿不要被刘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他们说，堂堂单于要女人匈奴内可以随便挑，要财物，他们愿意充当先锋，南下中原去抢。

冒顿哈哈大笑，告诉韩王信等人：“你们以为本单于是傻子？告诉你们，他送女人，我照收不误；送钱财，照收不误；南下中原，照旧进行不误。和亲不能阻挡我越过长城！”

韩王信曾经长期跟随刘邦，知道刘邦不会轻易服输，和亲无非是缓兵之计，为将来大规模反击战争争取时间。他对冒顿说：“我们不能被和亲的政策所迷惑，要积极主动地分化汉朝的力量，将汉朝内部反对刘邦的诸侯势力拉拢过来。”

冒顿觉得有道理，命韩王信负责去分化瓦解和拉拢汉朝的各诸侯。韩王信告诉冒顿，代王刘喜被吓跑后，刘邦册封尚未成年的儿子刘如意为代王，后来又改封刘如意为赵王，改封刘恒为新代王，任命陈豨为相，统率代郡的军队防御匈奴，可以派人去策反陈豨。冒顿同意了韩王信的建议。

不久，刘敬将汉朝公主送到草原，还带来了丰厚的嫁妆，说汉朝皇帝以后每年都会送给匈奴大量粮食、丝绸和钱财，并要求与匈奴缔结为“兄弟之国”。冒顿对文字条约没有什么兴趣，对实际利益更为关注，看到如花似玉的汉朝公主和丰厚的嫁妆，当即签订了汉匈友好协定，同意双方休战。

刘邦暂时缓和了与匈奴的关系，开始集中力量加强内部统治，恢复生产，发展国力，翦灭异姓诸侯王。异姓诸侯王人人自危，反叛接二连三。可刘邦不辞辛苦，一次次征战，一一将他们消灭。

刘邦翦灭异姓诸侯刺激了陈豨的神经。客观地说，陈豨身为代相，在北部边疆防御匈奴是卓有成效的，无论是韩王信还是冒顿，都不敢大举进攻代郡。但是，当他看到刘邦消灭了一个又一个异姓诸侯，除掉了一个又一个功臣，就开始担心自己的命运。毕竟他也位居列侯，与淮阴侯韩信私人关系不错。这时，投降了匈奴的韩王信又多次派王黄等人潜入长城内，对他晓以利害，希望他识时务。陈豨权衡利弊后，决定起兵造反。

公元前196年8月，陈豨举起造反大旗。

第二年春，韩王信征得冒顿同意后，率领匈奴骑兵到参合陂，接应陈豨的叛军，并派部将王黄、曼丘臣等人率军直接去援助陈豨。由于汉匈已经和亲，冒顿不便出面，就留在单于庭，幕后指挥。

刘邦原以为忍辱和亲，可以换得几年和平，没想到冒顿玩两面手段，表面上与汉朝和亲、结为兄弟之国，暗中却怂恿汉朝的反叛分子暴动，分化和肢解汉朝。

气愤之余，刘邦决定同样采取两面手段对付冒顿，一边维持表面的

汉匈和睦关系，一边毫不手软地镇压叛臣，加强边防建设。于是，他不顾年老体衰，下诏亲征陈豨。

出征前，刘邦做出了理智的判断：陈豨叛变是匈奴和韩王信挑唆的结果，要打击陈豨，也要打击匈奴和韩王信，但匈奴强大，汉军暂时无力与之决战，要尽量避免与匈奴军交锋，而要集中力量消灭韩王信。

刘邦率军大张旗鼓地前去攻打陈豨，同时派柴武率军前往参合陂迎战韩王信，双方展开了激战，柴武率军攻下了参合陂，斩杀了韩王信。

得知韩王信被杀，刘邦立即率军向陈豨发起了进攻。陈豨实力不强，加上失去了韩王信的支援，打不过刘邦大军，大败而逃。侯敞、王黄、张春、曼丘臣等叛将相继被擒杀，陈豨率领残部逃入山林。刘邦令樊哙率军紧追不舍。第二年冬天，樊哙斩杀了陈豨。

刘邦以为，平定陈豨之乱后，针对异姓诸侯王的军事行动可以告一段落。但是，他没有想到陈豨之乱会牵扯出另一个异姓诸侯王，一个和他交情非常好的诸侯王——燕王卢绾。

卢绾是沛县丰邑人，与刘邦是同乡好友，两人同一天出生，儿时在一起读书，关系很好。刘邦做泗水亭长时，因为私自放走了戍卒，四处躲藏，逃避官司，卢绾追随在他身边，从不相离。刘邦在沛县起兵后，卢绾以宾客身份相随，此后一路升迁。至楚汉战争时，卢绾官至太尉，封长安侯。卢绾可以随时出入刘邦的寝宫卧室，与刘邦的亲密程度远远超过了萧何、曹参等人。

公元前202年，燕王臧荼谋反被刘邦镇压。随后，卢绾被封为燕王。

公元前196年秋，陈豨在代郡造反。刘邦亲率大军至邯郸，从南向北攻打陈豨。燕王卢绾也率军自东北方向攻打陈豨。陈豨抵敌不住，派遣王黄向匈奴人求救。卢绾也派张胜出使匈奴，并在匈奴境内散布流言，说陈豨已经战败。他的本意是让匈奴不要发兵援助陈豨，可没想到原燕王臧荼的儿子臧衍也逃亡到了匈奴，还趁机策反了张胜。

他说：“您之所以能在燕国得到重用，是因为燕国与匈奴接壤，您通

晓匈奴的语言和习俗。燕国之所以能够长久存在，是因为有其他诸侯屡屡造反，天下征战不休。您为了燕国而消灭陈豨，但陈豨被消灭以后，下一个被灭亡的，就该轮到燕国了。为何不让燕国暂时放过陈豨，并且和匈奴联合起来呢？如此一来，局势和缓，燕国就能长期存在；即使朝廷想强力削夺燕国，燕国也有安全保障。”

张胜见他言之有理，就暗中劝匈奴帮助陈豨攻打燕国。张胜的意图是留下陈豨，在陈豨、匈奴以及卢绾之间造成“连兵不决”情势，迫使汉朝不敢对燕国采取军事行动。

卢绾不知其中的原因，怀疑张胜勾结匈奴谋反，上书朝廷，请求灭张胜的九族。

不久，张胜从匈奴赶回，向卢绾说明了他那样做的原因，卢绾才如梦初醒，于是又上书刘邦，说是其他人想谋反嫁祸张胜，张胜是被冤枉的。从此，张胜往来于匈奴和燕国之间，成为卢绾和匈奴人之间的线人。

与此同时，卢绾又派范齐出使陈豨，劝陈豨不要与刘邦进行阵地战，用运动战与刘邦周旋，四处骚扰，与燕国“连兵勿决”。不久，陈豨一个部将投降了刘邦，将此事和盘托出。

刘邦就派使臣传召卢绾，卢绾称病不去。刘邦又派辟阳侯审食其和御史大夫赵尧传召卢绾，并借机调查他的部属。卢绾十分恐惧，闭门谢客。他对近臣说：“现在不是刘姓而做王的，只有我和长沙王吴芮。去年春天，朝廷族灭了淮阴侯韩信，夏天又诛杀了彭越，都出自吕后的计谋。现在皇帝有病，政事皆决于吕后。吕后这个妇人，专门想找借口诛杀异姓诸王和有功大臣。”近臣将这些话透露给了审食其，审食其回去将此事报告给了刘邦。这时，刘邦又从投降汉朝的匈奴人那里得知了张胜在匈奴活动的情况，就判定：“卢绾果然造反了！”

公元前195年3月，刘邦以樊哙为将军，率军攻打燕国。随后，刘邦命令周勃取代了樊哙的职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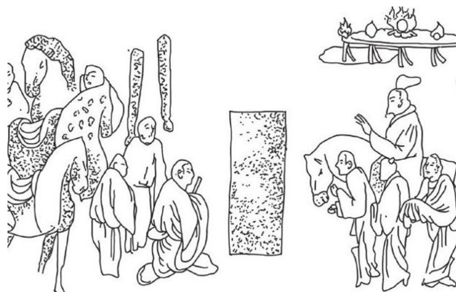
卢绾得知汉军前来征讨，不愿与汉军交锋，将他的宫人、家属、步

骑数千徙居到长城下。这时，刘邦已经病重，卢绾想等刘邦病好之后，亲自入朝谢罪。但是，一个月后，即公元前195年4月，刘邦病逝。卢绾知道吕后不会放过他，就率军逃到了匈奴。

这时，冒顿扶植的陈豨、韩王信、王黄、曼丘臣等人已死，正愁找不到在中原的代理人，见卢绾来降，心中大喜，封他为东胡卢王。

但卢绾在匈奴过得很不开心，经常为蛮夷所侵夺，思归心切，却又归途无门，在匈奴待了一年多，便郁闷而死，终年63岁。

第三章　匈奴铁骑，汉朝边界的虎狼之师



刘邦先冒顿而死，冒顿趁机恫吓和勒索汉朝。汉朝无力对匈奴作战，只好忍辱继续与匈奴和亲。冒顿的儿子老上单于重用汉朝叛徒宦官中行说，对汉朝内幕了如指掌，强势压制汉朝，征服西域各国，从几个方向对汉朝构成战略优势，并逼迫汉朝和亲送真公主。汉朝几代皇帝忍辱负重，一边继续对匈奴和好，满足匈奴敲诈勒索，一边积蓄财力和物力，想方设法让汉朝富强起来。匈奴的老上单于及继任者军臣单于尽享称霸快感。

千古一帝死了

刘邦是带着遗憾死的。他一生是传奇的，从小小泗水亭长到君临天下，打败了无数强大的对手，却无法打败匈奴，不得不采取和亲政策。他死了，汉朝和匈奴之间的博弈却还在继续，且汉朝局势有恶化的趋势。

刘邦死后，刘盈继位，即汉惠帝，但朝政掌握在吕后手中。吕后排挤刘氏宗亲，提拔吕氏家族成员，这引起了忠于刘邦的大臣不满，汉朝统治阶层出现了裂痕。这让一直密切关注着汉朝的政治走向的冒顿认为，挑起战争的时机到了。他打败不了刘邦，但打败刘盈还是十分有把握的。

不过，冒顿是汉朝女婿，直接跟丈母娘翻脸说不过去。他想了想，决定“先礼后兵”，将匈奴的习俗和制度加到汉朝身上。公元前191年，冒顿给吕后写了一封求婚信，大意是：你死了丈夫，我也孤单寂寞，我们何不凑在一起过日子？

吕后何曾受过这种奇耻大辱，她勃然大怒，立即召见陈平、樊哙、季布等大臣，准备发兵征讨匈奴。樊哙听说要跟匈奴人打仗，脑子一热，当即表示自己愿意带兵横行匈奴。

他慷慨激昂地说：“我愿率领十万大军，横行匈奴！”

但樊哙的话音刚落，就遭到了季布的厉声呵斥：“樊哙该杀！平城之战中，樊哙为将军，32万大军都归你掌握，你却不能解白登之围，现在妄言以十万人马横行匈奴，这不是狂妄，就是欺君！”

季布随后摆事实，讲道理：国家历经战乱，满目疮痍，高祖刚刚驾崩，国基不稳，这时候跟人开战，会动摇国本，何况匈奴人形同禽兽，本来就不会说人话，听到他们的好话不值得高兴，听到他们的恶语也不值得发怒。一席话让吕后和樊哙如醒醐灌顶，冷静下来。

于是，吕后命大谒者（官名）张泽以她的名义写了一封回信，又送去一个宗室女和一些财物。信中说自己年老色衰，怕玷污了单于，不敢

前去侍奉，汉朝没有什么得罪单于的地方，希望单于原谅汉朝。我这里有两辆御车，两匹马，送给单于，权当是在单于身边服侍单于。

见汉朝太后如此卑躬屈膝，又送来了美女和财物，冒顿的感觉好极了，不但打消了南下念头，反而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赶紧派使者带着马匹等礼物回赠吕后，并致歉说："我生长在塞外，不知道中原的礼仪，有冒犯的地方，希望岳母大人原谅。"冒顿认为，他给汉朝下马威和索取财物的目的达到了，"解释"下，不仅可以为此后索取财物打下基础，还能显示他和平的诚意。

双方都给了对方面子，汉匈之间得以继续维持微妙的友好邦交。

在此后十几年里，匈奴没有大规模侵扰，中原地区相对安宁。但是，这不意味着匈奴人抢掠的本性变了，更不意味着他们不想南下。这仅仅是冒顿出于对吕后的敬畏，不敢轻易毁掉和亲局面。他要维持对汉朝的高压势态，他在等待机会再次敲诈一笔——一旦汉朝内乱或者陷入分裂，他就率军越过长城，抢掠中原。

公元前180年，吕后去世，周勃、陈平等人发动政变，除掉了把持朝政的吕氏诸王和新立的傀儡皇帝（刘盈此时已死），迎立代王刘恒为皇帝。公元前179年，刘恒正式登基，即汉文帝。

刘恒做代王时，他的封国与匈奴接壤。他对匈奴人的本性非常了解，害怕匈奴人趁他登基初期根基不稳，挥师南下，就继续举起和亲大旗，选了一位宗室女，将她册封为公主，嫁给冒顿，送去大量嫁妆。同时，他也不忘整肃边防，加强防御。

冒顿接受了和亲，却没打消南下的念头。自从跟汉朝和亲以来，汉朝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国势蒸蒸日上。冒顿原以为，汉朝会像秦朝那样，只要刘邦一死，国家就会陷入内乱，没想到汉朝国力越来越强盛。这时，冒顿已年近60岁，所剩时日无多，看到汉朝有崛起迹象，有些坐不住。他决定试探一下刘恒，给他一个马威，打击他领导汉朝崛起的信心，让汉朝人从内心恐惧匈奴，同时保持匈奴对汉朝的强大威慑，获取一些利益。

公元前177年，冒顿命令右贤王率军在河套平原抢掠。

这时，河南地区为匈奴占领。按说右贤王在自己领地上自由活动，无可厚非，关键是其动机在“盗”，越过了边境，侵掠了汉朝农耕区。这显然是在向刘恒示威：你以前做代王时，我们敢进入代郡攻掠你；你现在做了皇帝，我们同样敢入侵你！

这时，刘恒已经不是当年的代王。当年作为藩王，他必须要收藏锋芒，因为他不是刘邦的嫡子，不是吕后所生的。现在，他是汉朝皇帝，必须为汉朝的万里江山着想，必须在群臣面前树立皇威，彰显英明贤能。匈奴右贤王率军大举侵掠边境，正是他树立皇威、彰显才干的机会。于是，刘恒不顾一众老臣的劝阻，决意御驾亲征，最后还是刘恒的母亲薄太后出面劝阻，刘恒这个大孝子才同意不亲征。但是，刘恒依然想狠狠教训一下匈奴人。他命丞相灌婴为统帅，征发8万5千名车兵和骑兵前往高奴，迎击右贤王，自己则亲自巡幸太原，检阅吏民，以为后盾，同时写信谴责冒顿违背和亲盟约，摆出一副绝交开战的架势。

右贤王见汉朝大军前来，不敢硬碰，赶紧带着抢掠的财物逃跑。灌婴率领汉军紧追不舍。他想越过长城，继续追击。不巧的是，这时济北王刘兴居造反，刘恒不得不回到京城，他命令灌婴停止追击，部队也被抽调遣散。

而汉朝派往匈奴的使者见了冒顿，理直气壮，严厉谴责右贤王破坏了和亲政策。冒顿理屈词穷，继而恼羞成怒，索性将汉使杀了。他满以为汉朝皇帝新立，根基不稳，好欺负，这次匈奴大军南下，必所斩获，没有想到很快就传来了右贤王为汉军所逼、狼狈逃回塞外的消息。冒顿这才意识到，刘恒不是那么好惹的，有血性，雄风不减其父，就暂时取消了继续南进的计划，决定趁有生之年彻底解决草原上的遗留问题，增强对汉朝保持高压势态的能力。

冒顿命右贤王率军向西突袭月氏。月氏根本不是匈奴人的对手，又一次遭遇惨败，不得不再一次西迁，退到了伊犁河流域。匈奴人完全占据了河西之地。

河西之地在今天甘肃、内蒙古西部一带。它的南面有一座高山，像

一面屏风，从山上流下的雪水清冽甘甜，汇流成为疏勒河、弱水、卢水等多条小河，滋润着河西大地。听说右贤王打下了河西，冒顿亲自前往那里。他向着南面的高山祭拜，将此山命名为祁连，意为天山。

很快，楼兰、乌孙等西域26国纷纷献上财物、美女，投降匈奴。从此，西域诸国成为匈奴臣属，划归匈奴右部日逐王管辖。日逐王后来设立了僮仆都尉，定期巡视西域各诸国，收取贡品，打击不服者。

至此，匈奴独霸了整个北方草原，控制了西域，从东北、西北、正北三个方面对汉朝形成了战略进攻态势。

冒顿单重新将目光转移到了汉朝身上。这一次，他没有来硬的——军事进攻，而是来软的——战略恐吓，即将匈奴在西域的辉煌战果向汉朝展示一番，威逼汉朝继续和亲，送公主，送财物。

公元前174年，冒顿致信刘恒，大意是说皇帝继续和亲政策，这对汉匈双方都是有利的，前番背盟不是我们的本意，主要是汉朝边境的官吏侵扰、侮辱了右贤王，右贤王情绪失控，没有请示单于，却听信了后义卢侯难氏等人的挑唆，同汉朝官吏发生冲突，破坏了匈奴单于与汉朝皇帝缔结的友好条约，离间了汉匈之间的兄弟关系，作为惩罚措施，本单于特地命他率军向西攻打月氏。托上天的洪福，我们匈奴官吏威猛，士卒精良，战马强壮，因而顺利地灭了月氏，杀掉了一切敢于反抗和不服的人，降服了普通百姓，又平定了楼兰、乌孙、呼揭等26国。这些国家的人民都成了匈奴的臣民，草原上凡是能弯弓射箭的人都成了一家。如今，我匈奴境内安定祥和，本单于愿意与汉朝停战，修养士卒，喂养战马，消除以前的不愉快，恢复先前的盟约，使两国边疆百姓安宁，少年人能够成长，老年人能够平安地生活，世世代代和平安乐，友好相处。

冒顿让右贤王进入河南地为盗，却将责任推给汉朝边境的官吏；右贤王擅自违背两国之间的和约，冒顿却说是他受到了手下的挑唆；右贤王破坏两国友好条约，理应受到惩罚，但惩罚的方式却是让他去攻灭月氏，征服西域。他给刘恒的这封信，本质上就是炫耀赫赫战功的檄文，是一种武力威胁：和亲是我们破坏的，但本单于现在想重新和亲，你们愿不愿意，自己看着办。

不仅如此，冒顿在派使者前往长安的同时，还在阴山设立兵器厂，制作弓箭。一旦汉朝不接受“解释”，不愿意继续和亲，他将以此为基地进攻汉朝。

接到冒顿的信，刘恒立即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是继续和亲，还是与匈奴人开战？

公卿们普遍认为匈奴刚刚打败月氏，挟胜利的余威，军队的战斗力正强，这时发兵与匈奴交战，对汉朝不利，况且匈奴的土地都是些低洼的盐碱地，即使打胜了，占领了匈奴的土地，也不能用于农耕居住，还是继续和亲更有利。

经过冷静考虑后，刘恒答应了匈奴的和亲请求，派使者给冒顿单送去书信。信中认可了冒顿所说的是右贤王破坏了汉匈友好关系，也认可了冒顿对右贤王的荒唐惩罚，对其要求和平的举动表示嘉奖，同时也指出，汉朝与匈奴约为兄弟，每年送给单于的东西很多，而匈奴却总是背弃盟约。

刘恒的信看似温和，其实一点也不含糊，挑明了说，就是不管你冒顿怎么狡辩，汉朝没有对不起匈奴的地方，破坏盟约的就是你们匈奴人，希望你从今以后，约束好匈奴的官吏，谨守信用，不要违背盟约。

汉匈双方重新回到了和亲的轨道上来。遗憾的是，冒顿收到信后不久就死了，他儿子稽粥继位，即老上单于。

和亲宦官的报复

老上继位之初，汉匈两方正处于书信往来、冰释前嫌之际，刘恒将原本嫁给冒顿的公主送给了老上。

不过，这次和亲，汉朝损失巨大。这倒不是因为失去了一位宗室女和大量财物，而是因为和亲队伍中出现了一位汉奸。他熟知汉朝的底细，死心塌地投靠匈奴，辅佐老上带领匈奴进一步强大起来，给汉朝带来了巨大威胁。

汉朝送嫁给匈奴单于的公主虽然是宗室女册封的，不是皇帝的亲生女儿，但出嫁的礼仪排场跟皇帝的亲生女儿出嫁无异，每次随公主去匈奴的宫女和宦官必须按礼制配备。毕竟汉匈习俗不同，饮食起居、自然环境有很大差异，总不能让公主孤零零的一个人在匈奴。于是，一批垫背的奴婢也要跟着和亲公主去草原。当时，草原上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连和亲公主都免不了有少年夭折的，那些奴婢的命运就可想而知。

这次随公主和亲的奴婢中有个太监叫中行说。按照常理，太监是皇家奴仆，皇帝安排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没有任何条件可讲。但中行说不是一个服服帖帖的人，当领头太监安排他随公主出塞时，他当即表示不去。领头太监说不去不行，这是皇帝的命令。

中行说反驳，你不要拿皇帝的命令来吓唬我，派谁去不是你一句话吗？既然你拿皇帝的命令来压我，那我也告诉你，如果真要我去，我无话可说，但你听好了，我将来会成为汉朝的心腹大患，你真逼我去，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领头太监没有在乎他的狠话，坚决要中行说随公主去匈奴。

中行说认为他被逼到了绝境，便下决心要报复汉朝。到匈奴后，中行说马上就投靠了老上单于，替他出谋划策，对付汉朝。老上单于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匈奴，正愁无法更有效地对付汉朝，现在有长年在汉朝皇宫、熟悉汉朝一切的中行说主动替他谋划，老上单于视之为“天赐”，非常宠幸中行说，视他为心腹。

当时，匈奴人没有文字，没有书籍，许多事都靠口头转达约定，个

人的智慧和知识主要来自于见闻和老一辈的口口相传。而中原人除了这些，更多的是通过阅读古人的书籍，广泛地吸取前人的智慧来丰富自己的见闻，提高自己的见识。因此，中原人在智慧，尤其是在谋略上往往比匈奴人更有优势。

中行说在汉朝皇宫里做太监时，读了不少书，精通谋略权术，对汉朝人的行事和思维方式非常熟悉。如今，他一心要帮助匈奴压制汉朝，对匈奴单于来说，当然无异于天赐福音。

在老上支持下，中行说开始在匈奴推行改革，强化了匈奴的民风和优秀传统。

当时，匈奴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日用物质非常缺乏。匈奴人见了汉朝制造的那些精美物品，一个个叹为观止，因而在物质上崇尚汉朝的习气在匈奴很快蔓延开来。他们穿着汉朝进贡来的锦衣，吃着具有浓厚中原风味的美食，喝着中原的美酒佳酿，很多人恨生在塞外，一心向往中土。很显然，汉朝通过和亲，每年送给匈奴大量财物，腐化了匈奴贵族，汉朝在日常生活方式上正同化着匈奴人。这种趋势是汉朝愿意看到的。只要他们养成了中土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再辅之以教化，把匈奴人变成汉人不是没有可能。

对匈奴来说，这是个危险的信号。虽然短视的匈奴贵族们浑然不觉，但中行说一语点醒了梦中人。

中行说对老上说：“匈奴的人口不如汉朝的一个大郡多，之所以能保持强大，全在于服饰、饮食与汉朝不同，在经济上不必依赖汉朝，如今单于改变匈奴旧俗，推广汉朝的饮食服装，这些东西在匈奴人看来很珍贵、也很多，但是，对于地大物博的汉朝来说，不过是它总数的十分之一二而已，根本伤不了他们的元气，长此以往，匈奴人就会人心思动，早晚要归化于汉朝。中原人通过和亲同化游牧民族，是常用的一种手段。例如，以前中原的晋国和戎狄结亲，用美酒佳肴和女乐换取戎狄的马匹、毛皮等东西，让他们享受这种腐化生活，结果几十年后，戎狄成了晋国的附属，心甘情愿地出人出力替晋国打仗卖命。汉服不适合在马上穿，美酒佳肴吃了就没了，对匈奴没什么好处。相反，匈奴人日渐沉迷于中原的锦衣玉食，会逐渐丧失自己的优势……”

老上采纳了中行说的建议，开始采取措施，阻止匈奴人汉化。他按照中行说的建议，让士兵穿着汉服在荆棘丛中策马奔驰，结果丝织的汉服变成了破布条，以此向匈奴人证明汉服不及匈奴的服装坚固完美；又将汉朝的食物全部扔掉，以证明匈奴的饮食更方便美味。随后，老上宣布："得汉食物皆丢弃之；得汉衣物皆撕裂之。"

为了帮助匈奴人提高民族认同感和自信心，中行说还在汉匈双方的书信往来上做文章。以往汉朝皇帝在致匈奴单于信的开头都要写上一句："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而中行说则要求匈奴致汉朝的国书要比汉朝的长一寸，所用的封印全部加大，在国书的开头傲慢地写上"天地所生、日月所置的匈奴大单于敬问汉朝皇帝无恙"后，再写其他内容，以此显示匈奴单于比汉朝皇帝高贵一等，提高匈奴人的自尊心和民族认同感。

汉朝使者来到匈奴，只要想一展辩才，中行说就会正告他们："只要保证汉朝送给匈奴的礼品量足数够、品种齐全、质量优良就行了，何必要多费口舌呢！如果品种不齐全、质量粗劣，等到庄稼成熟时，匈奴铁骑就要放马奔驰，践踏你们的庄稼，夺取你们的财物。"

为了帮助匈奴富国强兵，中行说不惜将汉朝的管理经验传授给匈奴人。在匈奴，每年秋季，单于与各部落酋长要会面，举行秋社，核查各部落一年户口增减和牲畜繁殖情况，以便核实军队数目和征收赋税。中行说将汉朝先进的赋税计算和征收、管理知识传授给匈奴官吏，这样匈奴人也掌握了中原的一些先进数学知识。他还帮助匈奴完善司法体系，树立单于的权威，建议老上加强对匈奴贵族的约束，进一步加强王权。在每年的龙城大会上，各路官吏都要向单于禀报这一年来自己辖区的各项事宜，包括各位贵族是否有越轨谋叛的嫌疑等。

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巩固了老上的统治，使匈奴的实力蒸蒸日上。中行说又建议老上先威胁一下汉朝，索要一些好处，然后集中力量进攻老冤家月氏，积蓄力量，最终与汉朝决战。

公元前166年，老上亲自率领14万匈奴骑兵，大举南侵汉朝。匈奴军进攻朝那、萧关，杀死了汉朝北地郡都尉孙卬，掠走人口、牧畜、财物无数，还纵兵焚毁了刘恒的回中宫。此外，匈奴的斥候率领骑兵还攻

到了汉朝的雍州、甘泉，追近了汉朝首都长安。



汉文帝刘恒像

刘恒大惊，连忙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率领千乘战车、10万骑兵守护长安，又任命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修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前将军，征发战车骑兵前往迎击匈奴大军。

老上在塞内留居一月有余，见汉军大举前来，不想跟汉军决战。待汉军快到前线时，他就率领匈奴人退到了塞外。汉军虽然追出了塞外，却不敢深入追击，只好无功而返。

这一战，老上算是开心地耀武扬威了一把：匈奴人所获颇丰，又全身而退，十分惬意。此后，他们又屡屡进入汉朝边境，杀掠非常多。汉朝的云中郡、辽东郡受害最深，被杀虏的有1万多人。

刘恒深以为患，却又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只好一边派人加强边塞防守，一边派使者前往匈奴示好，许以和亲和“岁贡”。老上接受了汉朝讲和的要求，汉匈奴双方正式相约以长城边塞为界，互不侵犯。

公元前162年，刘恒又派人将和亲公主送到老上那里。汉匈双方暂时又进入了和平期。

知恩不报的狼孩儿

月氏是匈奴的宿敌，虽然多次被匈奴打败，但仅仅是被赶走，它的主力犹存。月氏被匈奴从漠南草原一步步赶到西域伊犁河流域后，因西域各国实力较小，月氏反而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有了复兴的苗头。月氏复兴，对匈奴来说绝不是什么福音。老上要想征服汉朝，首先要征服月氏，避免将来在战场上两面受敌。因此，他乐意接受汉朝和亲，跟月氏复兴有一定关系。

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贤王入侵河南后，受到一定挫折，转而向西进攻月氏。那一仗，月氏战败，继续西迁，来到了西域。而当时西域诸国已经归附了匈奴。

月氏虽然打不过匈奴，但和西域诸国比，它仍是一个超级强国。来到西域后，月氏趁匈奴兵力撤回之际，出兵向西攻打乌孙。乌孙是西域小国，哪里是月氏的对手，没有怎么交手，就被月氏人打败了。乌孙昆莫（即国王）难兜靡被杀，他的领地全被月氏占领。

乌孙被攻灭后，部众离散。难兜靡的继承者猎骄靡年仅1岁，由忠诚的大臣傅父布就翎侯抱着逃往匈奴。这位傅父布就翎侯的本名叫布就，傅父是保护人的意思，翎侯则是他的官位。乌孙是匈奴的属国。他们逃难到了匈奴，冒顿收留了他们。

猎骄靡在逃往匈奴过程中，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以至冒顿都认为他是个不同凡响的人，决定亲自将他养大，并将收罗到的乌孙残部交给他统领。

原来，躲过月氏追杀的布就把猎骄靡藏在草丛中后，转身去寻找食物，找了很远才找到了一些吃的。布就心里想，这下可惨了，小主人恐怕饿得哇哇叫了。等返回草丛时，布就却赫然发现有只母狼正在给猎骄靡喂奶，另外还有乌鸦叼着肉在一旁飞翔。

布就认为这是上天的神迹，到了匈奴后，就神乎其神地讲给冒顿听。

匈奴人以狼为图腾，认为自己是狼的后代。听说猎骄靡在逃亡途中得到了母狼眷顾后，冒顿认为猎骄靡是天之骄子下凡，决定要好好抚养他，帮助他复国。冒顿死后，老上继续抚养猎骄靡。

转眼十几年过去了，猎骄靡长大了，担任了流亡匈奴的乌孙昆莫。猎骄靡一天也没有忘记国仇家恨，要求匈奴单于派兵帮助他攻灭月氏，实现复国梦想。

在西域扶植一个代理人，同时打击宿敌月氏，这正是老上处心积虑想干的事。他同意了猎骄靡的请求，在与汉朝讲和后，就立即着手策划征服西域的战争。

公元前161年，17岁的猎骄靡随同老上率军向月氏发起了进攻。在匈奴铁骑面前，月氏人经受不住攻击，损失惨重，月氏王被杀，老上将他的头盖骨制成恐怖的骷髅酒杯。

这一战之后，月氏残部在月氏王后的率领下继续西迁，来到中亚，而乌孙昆莫猎骄靡则成为了匈奴在西域的代理人。他率军帮助匈奴平定了西域各国，成为匈奴最忠实的奴仆。

老上继冒顿之后再次征服西域各国，确立了匈奴在西域的霸权，扩大了匈奴的势力范围。遗憾的是，平定西域没多久，老上就死了。他儿子军臣单于继位。中行说继续侍奉军臣单于。

这时，乌孙昆莫猎骄靡已占据了月氏人留下的伊犁河流域的牧场，势力强大起来。猎骄靡尊重老上，却不拿军臣当回事，军臣继位不久，他就宣布独立，摆脱匈奴的控制。军臣大怒，立即派兵偷袭乌孙。猎骄靡从小在匈奴长大，在匈奴生活了十几年，对匈奴人的那一套太熟悉了。他一点也不惊慌，利用地理优势，将匈奴军打得惨败。

军臣这才想起猎骄靡的身世传奇，认为他是狼孩儿，匈奴军惨败纯属天意，不敢再派兵前去进攻乌孙，何况乌孙只是一个小国，不会对匈奴构成大的实际威胁，匈奴的最大敌人是南方的汉朝。

逼汉朝送真公主

军臣继位后，汉朝继续和亲政策，于公元前160年，给军臣送去了和亲的公主和大笔嫁妆。

中行说煽动军臣说：要给汉朝一点颜色看看，不然，汉朝会轻视单于。

军臣在进攻乌孙失利后，急于挽回面子，树立权威，就接受了中行说的建议。

公元前158年冬天，军臣宣布断绝与汉朝的和亲关系，率军大举入侵。

匈奴兵分两路，每路3万人，分别入侵上郡和云中。匈奴军队所到之处，一片狼藉，他们烧杀掳掠，将战火烧到了刘恒的行宫甘泉宫，汉朝百姓死伤无数。等刘恒从各地调来援兵，准备与匈奴军决战时，匈奴军已在内地蹂躏了一个多月，随即带着抢掠的财物、牲畜、人口，浩浩荡荡地返回了匈奴。汉军照例追至边塞止步。

这时，汉军确实没能力出塞攻击匈奴，刘恒只好再次忍气吞声。他所能做的是继续加强边境防御，不断从内地向边境充实人口，实施屯垦，大力鼓励养马，以备军用。而让刘恒担心的不只是匈奴，还有汉朝众多的藩王，有的藩王在属国经营多年，已经形成非常强的地方势力，暗地里和朝廷对抗。刘恒想先解决藩国问题，再集中全力对付匈奴。

但是，上天没有给他太多时间，解决藩国和匈奴这两件事，他一件也没有做成，就带着遗憾死了。

公元前156年，刘恒驾崩。就在他临死前一个月，军臣又率领匈奴军入侵。垂危中的刘恒不得不派御史大夫翟青到匈奴求和，双方继续和亲。军臣傲慢地答应了。当然，他不知道刘恒即将去世，否则不会轻易答应。

刘恒死后，刘启继位，即汉景帝。公元前155年秋，刘启派人将和

亲公主送到匈奴。军臣照样笑纳。



汉景帝刘启像

这时，中行说又发话了。他对军臣单于说，汉朝的经济实力最近几年恢复很快，即使和亲，也要时刻想办法削弱汉朝的实力，使它没有反击能力。

军臣心领神会，一方面接受汉朝公主和丰厚的嫁妆，另一方面不停骚扰汉朝边境，源源不断地从中捞取好处。对此刘启却无可奈何，对于他来说，他的当务之急不是如何对付匈奴，而是忙着“削藩”，对付那些公然与朝廷对抗的诸侯。

公元前154年，七大诸侯国为避免被“削藩”，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联合出兵反叛朝廷，史称“七国之乱”。双方大打出手，形势一度对朝廷极为不利。其中，赵国与匈奴接壤，赵王刘遂想引狼入室，共同对付刘启，就致函军臣，邀请他出兵一起攻打刘启。军臣早就想像当年冒顿那样“愿游中国”，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立即率领大军越过长城，

大肆抢掠，挥师南进。

遗憾的是，造反的王爷们实在不争气，从起事到败亡只用了3个月时间，7个诸侯王1个被杀，其余6个自杀。汉军士气旺盛，再度赶往边境，迎击军臣率领的匈奴大军。眼看错失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军臣气得不行，却又无可奈何，只好退军而去。

军臣咽不下这口气，下令匈奴军不断侵扰长城边塞，能抢的尽量抢，即使不能南下中原，也不能让汉朝消停。

刘启对军臣的流氓行为痛恨至极，却又拿他没有办法，不得不在公元前152年再送去一位和亲公主。

军臣立刻举行大婚。但是，度完蜜月，他就派使者去跟刘启说：汉匈之间的关系破裂了，你们要承担责任。

刘启很纳闷，问道："此话怎讲，我大汉诚心和亲，刚送去新娘，你们单于就想变卦吗？"

使者说："既然是结为姻亲，就要拿出诚意来。你们汉朝自和亲以来，一直拿宗室女充当公主，没和亲诚意，这次送过去的也是假公主，骗了我们天地所生、日月所置的几代单于这么多年，原来我们的单于居然是你们诸侯王的女婿，这个账该怎么算才好？"

不用说，军臣突然纠缠这个问题，肯定是中行说撺掇的。之前和亲，匈奴从没在意过公主的真假。毕竟宗室女也是高贵的女人，且每一位宗室女都在行前接受过册封，公主身份毋庸置疑。中行说之所以要军臣这么做，无非是想通过无赖的外交逼迫、威胁汉朝就范，再送些好处来，在汉朝皇帝面前维持强者姿态，要刘启向匈奴服软。

这时，刘启刚从"七国之乱"的梦魇中清醒过来，正在想方抚平战争创伤，稳定国内秩序，不想节外生枝，与强大的匈奴翻脸，只好忍痛割爱，答应把亲生女儿嫁过去。就这样，刘启15岁的亲生女儿南宫公主泣别长安，踏上了不归之旅。

当然，此举也堵住了中行说的口，他再也无法拿公主的真假说事。

为了平息军臣的怒火，刘启又给他送去大批财物；为了表达友好诚意，刘启还命在汉匈边境开通关市，双方做起了生意。这令匈奴上层贵族十分满意，毕竟和亲得到好处的是单于本人，而关市开通使他们可以用马匹、牛羊去和汉人交换日常生活用品，从而能享用中原丰富的物产和各种精美的制品。

在此后10余年时间里，匈奴再也没有大规模入侵，双方相安无事。因为通过汉朝送给匈奴的财物以及关市的贸易，匈奴贵族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了，没有以前那种急迫抢掠的劲头儿。

突然崛起的刘启

公元前148年春，军臣在安静了十几年后，又忍不住手心发痒，想派兵翻越长城实施抢掠。但当他来到长城脚下，却惊奇地发现汉朝边境已悄然发生了变化：长城边塞上驻屯了一批很有战斗力的军队，更有一批让匈奴军队畏惧的名将坐镇。

原来，刘启含泪送别亲生女儿后，就发誓要改变这一现状，不能匈奴一南下，就忙着送公主过去。他一边积极发展经济，积蓄实力，一边着手培养和提拔一批战将驻守边塞。结果，一批名将脱颖而出，例如，李广、程不识和郅都等人都是名垂青史的名将。

郅都出任雁门太守，整军经武，严加防备。匈奴兵每次进犯雁门，必遭迎头痛击，惨败而去。匈奴兵对他畏惧如神，以致他去世后，匈奴人也不敢进犯雁门。匈奴人只敢在草原上用树枝扎成郅都的人像，用乱箭飞射泄愤。

李广更是留下了“飞将军”的千古美名。当初，匈奴入侵上郡时，李广率百余骑兵与匈奴数千骑兵相遇。汉军士兵想掉转马头往回奔，李广阻止他们说：“我们离自己的大军有数十里之遥，现在如果以百骑逃走，匈奴人追上来，万箭齐发，我们立刻就会毙命。我们不如留下来，匈奴人必然以为我们是汉朝大军抛出的诱饵，引诱他们上钩，不敢攻击我们。”

于是，李广率部不退反进，一直走到离匈奴不到2里的地方才停下来。匈奴军队看见这一小股汉军竟然敢跑到自己面前下马解鞍躺在草地上休息，实在是摸不着头脑。



李广像

想来想去，他们果然如李广所料，认为面前这些汉军是汉朝大部队抛出的诱饵，后面必然有埋伏。

见匈奴人不敢前进，李广心里有底了，这时，一名骑白马的匈奴将领出阵瞭望，李广飞身上马冲上去，立即将那名匈奴将领射杀，然后镇定自若地回到队伍中休息。

这时天色已晚，匈奴士兵始终不敢进攻。到第二天早上，李广一觉醒来，才发现匈奴兵已经在夜里逃走。

除了培养和提拔将领外，刘启做得最出色的一件事，就是继续刘恒时期的政策——招募、徙民充实边地，大力发展养马业。在汉朝和匈奴和平的十几年里，汉朝的军马养殖颇具规模，属于官府的马匹就达到了40万匹。也就是说，汉朝可以组建起一支规模庞大、成建制的骑兵部队。有了庞大的骑兵部队，汉朝对付匈奴人就有底气了。

刘启非常重视骑兵建设。他将骑兵分为轻骑兵和重骑兵，有重点、有针对性地进行训练。轻骑兵基本无甲，武器以弓箭为主，骑乘较矮小灵活的战马；重骑兵身着铠甲，武器以戟、矛和环首刀等近战武器为主，骑乘高大健壮的战马，用于冲锋陷阵。这是汉军与匈奴军长期战争学习匈奴骑兵的成果。

十几年前，军臣将汉朝玩弄于股掌之间，对刘启咄咄逼人，而刘启不得不低声下气与他和亲休战。如今军臣和他的匈奴依然强大，但刘启不再理会他，一副兵来将挡的架势。汉军将士依托长城，严阵以待，一个个脸上布满了杀气。军臣这才意识到汉朝已经不是先前的汉朝，刘启已经不是十多年前的刘启。军臣率领匈奴大军在长城边上逗留了一阵，见无机可乘，只好退兵而去。

通过开关市，很多匈奴贵族已经习惯了使用汉朝的物品，向往汉人的生活，而中行说那一套不准用汉人的服装、不准吃汉人的饮食，让他们非常难受，觉得在匈奴生活非常压抑，因而一些人非常向往中原，渴望到中原定居。

公元前147年，不满军臣统治的匈奴徐卢、仆黯、范代和邯郸等小王和部落首领率众归降了汉朝。刘启忍辱负重十几年，总算有了点收获。连一些匈奴贵族都认为汉朝比匈奴更有前途，刘启怎能不兴奋呢？他不仅很大度地收留了那些昔日屠杀汉人的匈奴贵族，还封他们为列侯，让他们享受更为豪华奢侈的生活。

刘启这样做，只是想借此向匈奴贵族展示仁慈和大度，希望有更多的匈奴贵族脱离军臣，投奔汉朝。

越来越多的匈奴贵族离开军臣，投向了汉朝的怀抱。军臣很恼火，立即采取严厉的措施，加强对匈奴贵族的控制，但怎么控制也阻止不了匈奴贵族投降汉朝的脚步。

公元前145年，匈奴东胡王卢他归降了汉朝，被封为亚谷侯。卢他就是被刘邦逼反、逃入匈奴的前燕王卢绾的孙子。

匈奴贵族接二连三地投靠汉朝，这是匈奴由盛转衰的危险信号。

军臣不得不重新评估汉朝的实力，以制定有针对性的策略，挽回匈奴的颓势。但经过乐观评估之后，他不由得流了一身冷汗。以前，匈奴人之所以不把汉朝军队放在眼里，是因为汉朝没有成建制的骑兵部队，军队以步兵为主，而匈奴每个人都有马骑，甚至一个人有好几匹战马，因此匈奴军队能凭着超强的机动能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弄得汉军

防不胜防，疲于奔命。如今汉朝“庶众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属于官方的马匹就达数十万之多，且不说民间尚待征发的马匹。汉人的马甲和马鞍也得到了充分改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崇尚骑射，这意味着汉朝能组织起与匈奴骑兵同样优秀出色的骑兵部队。正因为如此，如今他们在匈奴人面前才有了空前的底气，而这种底气的膨胀，就意味着汉朝人要雪洗当年的耻辱，向匈奴人报仇雪恨。

军臣不肯坐以待毙，决定将敌人扼死在骨骼尚未健壮之前。在匈奴东胡王卢他投降汉朝后，军臣精心准备了一年，于公元前144年亲自率领匈奴大军大举进攻了上郡的汉军养马场，企图夺取汉朝的战马，让汉朝建立强大骑兵部队的希望落空。

这一战非常激烈。汉军死了2000多人，但军臣没有达到战略目的。汉朝援军很快赶来，摆出一副和他决战到底的样子，他只好撤军而去。

但军臣不死心，公元前142年又率军攻进雁门郡。雁门军民奋起抵抗。这场战斗同样惨烈，雁门郡太守冯敬战死，匈奴人也付出了重大伤亡，虽然攻克了雁门，终因无力继续南侵，不得不屠城泄愤后撤走了。

虽然两次入侵都没达到战略目的，但军臣还是有收获的。他发现，汉军虽然英勇，誓死作战，但大批援军到来后，战马成群，却无力向北追击。他认为，匈奴在军事上继续对汉朝保持着优势。毕竟汉人是农耕民族，并不是有了战马，就能成为优秀的骑兵。

匈奴人才是天生的骑兵，汉朝士兵要想成为优秀的骑兵，还需假以时日。因此，刘启没有看到汉朝骑兵马踏塞北的那一天。

公元前141年，刘启带着遗憾死去，他16岁的儿子刘彻继位，即汉武帝。

给匈奴送去小公主

刘彻继位之初，继续推行和亲政策。公元前137年，他派时年63岁的公孙弘出使匈奴，与匈奴结下友好关系。

汉朝皇帝很年轻，汉朝接下来会对匈奴采取什么政策，军臣心里没底，就决定利用公孙弘来访之机试探一下。

公孙弘见到军臣后，照例重申刘彻将延续先皇定下的和亲政策，继续与匈奴和平共处。军臣要求将刘彻的女儿送来匈奴和亲。公孙弘说皇帝很年轻，公主年龄太小，等成年后一定送来。同时，公孙弘又提出，刘彻打算恢复因军臣背盟而撤销的关市，每年继续赠送匈奴大批如金帛、丝絮等贵重礼物，数量甚至可以加倍。

在公孙弘面前，军臣非常傲慢，中行说也对公孙弘多方刁难，但公孙弘逆来顺受，低调应答，处处迁就，凭借其渊博的学识和儒雅的风度，将刁难一一化解。

军臣无奈。他已经过了血气方刚的年龄，暴戾之气减少了不少，况且，公孙弘说得头头是道，他也不得不正视现实。刘彻才十几岁，公主是个小孩子，让人家现在就送来，说不过去。这几年，互市关闭之后，汉朝又不给钱财和生活用品，匈奴人想越过长城去抢，又被守军阻击，难遂心愿，日子过得很窘迫，尤其是那些习惯了享受汉朝奢侈品的匈奴贵族很不适应，颇有怨言，恢复互市也好，至少可以缓和匈奴贵族的不满情绪。基于这样的考虑，军臣同意继续与汉朝和亲休战。

为了表示和亲的诚意，军臣表现得空前积极，不时派人带着几匹骏马来到长城要塞，由胡巫祈祷祝福后，送进关内转交刘彻，以示善意。当然，匈奴人抢掠的本性没有变，在和亲期间，匈奴军队仍不时小股侵扰长城边塞，弄得汉朝边境的军民群情激愤。

公孙弘带着军臣恢复和平的答复返回了长安，向刘彻复命。但是，他在匈奴的言行举止很不符合刘彻的心意。刘彻正值血气方刚的年龄，认为在傲慢无礼的军臣和百般刁难的中行说面前，公孙弘的言行太宽容迁就，丢了汉朝的脸面，就免了他的职务。

刘彻即位后，志在征讨匈奴，为先辈报仇雪耻，主和的老臣一个个被他冷落，一批主战的大臣受到了重用。他一面继续和匈奴和亲，一面开始为征讨匈奴进行军事准备。他让投降汉朝的匈奴人秘密训练汉朝骑兵，使汉朝骑兵的训练质量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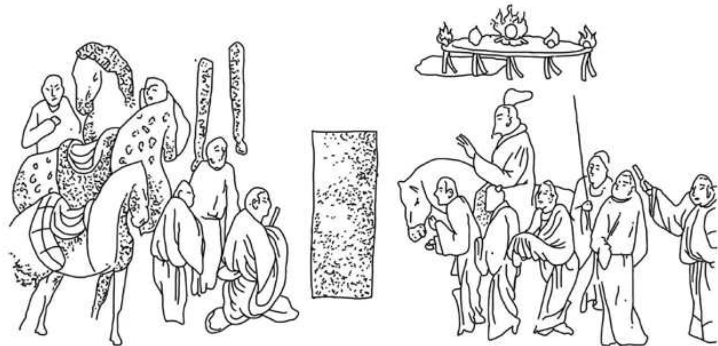
在进行军事准备同时，刘彻又展开了外交攻势，从结交西域各国入手，削弱匈奴的实力。

当时，西域主要是指敦煌、祁连山以西，葱岭以东和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西域分为两路，天山北麓是天然的优良牧场，已被匈奴占有，属匈奴右部，归右贤王和右将军管辖。天山南麓气候干燥，可耕种地区狭小，且难以放牧，在汉朝初形成了36国，多以农业为生，兼营畜牧业，有城离庐舍，故称“城离诸国”。36国从其地理分布看，由甘肃出玉门、阳关南行，傍昆仑山北麓向西，经且末、于阗至莎车为南道诸国。出玉门、阳关后北行，由姑师沿天山南麓向西，经焉耆、轮台、龟兹至疏勒为北道诸国。在南北道之间，是一望无际的塔里木大漠。西域的居民主要有氐、羌、匈奴、月氏和塞人等各族部落，人口总计约30余万。

在刘彻登基之前，天山南路诸国也被匈奴征服，归属常驻焉耆的匈奴僮仆都尉管辖。僮仆都尉往来于诸国，征收粮食和羊马，把焉耆变成了匈奴在天山南路的补给站。而葱岭以西的大宛、乌孙、大月氏、康居、大夏诸国由于距匈奴较远，尚未直接沦为匈奴的属国。

如果能联络西域各国，结成军事联盟一起夹攻匈奴，那么可以分散一些匈奴的兵力，战胜匈奴的把握就会更大一些。退一万步讲，即使不能与西域各国结盟攻击匈奴，只要能分化它们与匈奴的关系，让它们保持中立，就对汉朝征讨匈奴非常有利。

公元前138年，刘彻接到一份由匈奴叛逃到汉朝的人的奏报：当年老上击破月氏，将月氏王的头盖骨制成酒杯，月氏人一直立志报仇却苦于没有盟友相助。刘彻立即决定派人前往月氏，与其结盟，共击匈奴。在刘彻的授意下，年轻的张骞率领100名随从从长安出发，沿着河西走廊，向西进发，出使月氏。



张骞出使西域图

前往月氏，要途经匈奴境内。在经过匈奴辖区时，张骞等人被匈奴人抓获了。军臣得知张骞是出使月氏的使者，愤愤地说：“月氏在我国北边，汉朝人怎么能往那儿出使呢？请问，如果我想派人出使南越，汉朝肯任凭我们的人经过吗？”

生气归生气。军臣也没怎么为难张骞，将他幽禁起来，还把一个匈奴女子嫁给了他，企图以此软化他，让他像中行说那样为匈奴人服务。

不过，刘彻此举还是让军臣有些担忧，因为扣留了张骞，难保刘彻不会派其他使者前往西域。中行说趁机煽动军臣断绝与汉朝和亲，趁早教训一下刘彻，让他打消对匈奴的异心。于是，军臣决定在和亲问题上大做文章。

公元前135年，军臣派使者前往长安，催促汉朝赶快送和亲公主。这时，刘彻才21岁，亲生女儿连10岁都不到。军臣这种做法，与当年冒顿要娶吕后的做法如出一辙，目的就是要激怒对方，挑起战争。他认为，刘彻年轻气盛，容易被激怒。

刘彻确实被激怒了。不过，他没有失去理智。他召集文武大臣，商议如何对应匈奴这次催亲。为此，主战派和主和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

大行王恢平日里负责接待匈奴等各国使者，受尽了匈奴人的窝囊气，他劝刘彻与匈奴决裂，不必再送公主去塞外受苦。因为匈奴人毫无信义可言，这么多年来，他们总是在和亲后背盟，而汉朝为了求和，又不得不加倍送给他们钱财。这样反反复复不仅消耗了国力，而且让匈奴

人变得更贪婪，总有一天，他们的要求会超过汉朝所能承受的极限，那时候，双方照样要决裂开战。况且，匈奴人口不过数十万，抵不上汉朝一个大郡，如果现在下决心一战，一定能打败匈奴。

但是，御史大夫韩安国提出了两个现实性问题：第一，汉朝从来没打赢过与匈奴的大规模战争，不能将一些边境上的小规模战术性胜利视为必然能战胜匈奴的例证。当年高祖皇帝率领身经百战的将士，尚且奈何不得了冒顿，更何况长期远离战争的我们。第二，匈奴人口是少，而且居住分散，与汉朝人口根本不成比例，但他们是游牧民族，没有固定的居住地，汉军出塞后，很难捕捉到他们的主力，与之决战，而匈奴人则能凭借他们超强的机动性，随时可以集结大军报复。汉人是定居的农耕民族，人民被土地拴着，不能离开故土，如此一来，谁的损失更大，还用说吗？

韩安国不是主和派，从军经验比王恢丰富，他这一席话赢得了绝大部分朝臣认可。年轻气盛的刘彻也意识到这时对匈奴作战没多大胜算，只得暂时按捺住雄心，将年幼的公主送了过去。

这是耻辱！他发誓要雪洗耻辱！

军臣见刘彻服软了，将公主送来了，又怀疑汉朝送来的公主是假的，想方设法欺凌和折磨公主，以激怒刘彻，挑起战争。他深信，目前匈奴对汉朝在军事上依然处于优势，汉朝实力正在崛起，只要挑起战争，就可以防止汉朝崛起，让它继续对匈奴低三下四。

第四章　乾坤逆转，匈奴丢城失地



对匈奴来说，刘启是个软蛋，但他却生了个“匈奴大克星”的儿子刘彻，并给刘彻留下了大量积蓄。昔日霸主军臣不敌刘彻，其继任者也不敌刘彻。刘彻一改对匈奴的和亲政策，派出大军攻打匈奴。卫青、霍去病、赵破奴等一改李广、程不识等人的防御战略，主动出击，利用骑兵对匈奴进行打击。匈奴损兵折将，大漠惨败，失去了河南地，丢失了阴山，丢失了河西地，丢失了西域属国，一连换了几任单于，都无法遏制败局。

在马邑燃起的战火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军臣欺凌和折磨小公主的事被在汉匈之间从事贸易的聂壹知道了。聂壹告诉了王恢。王恢是主战派，聂壹是他借贸易之名派去刺探匈奴情报的。王恢的算盘打得很精，通过聂壹去匈奴贸易，既能从中获利，又能源源不断地获取匈奴的情报，一旦汉朝与匈奴绝交开战，他就有建功立业的资本。

王恢得知公主在匈奴受到虐待，非常气愤。聂壹也想建功立业，从一个走私商变成朝廷命官，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他向王恢献计说，匈奴因为刚和亲不久，对汉朝的警惕心不高，而且对边民很信任，如果将公主受虐一事上报朝廷，说服朝廷下定决心用武力抗击匈奴，由他去引诱军臣率领匈奴人进入边境，届时汉军在边境设下埋伏，可将他们一举歼灭。

王恢上次在朝廷辩论中输给了韩安国，内心有些不服气，见聂壹出了这样一个好主意，他心里很高兴，决定轰轰烈烈地干一场，以图青史留名。

在朝廷上，王恢通报了公主在匈奴受虐一事，痛斥军臣野蛮无礼。这激起了满朝文武的愤慨。主战大臣们纷纷要求给匈奴人一点颜色看看，王恢趁机向刘彻推荐聂壹。

聂壹讲了公主在匈奴的遭遇，还有他在匈奴的见闻。他对匈奴的习俗、上下关系、人事纠纷、军队建制、战斗能力、作战方式等如数家珍，这些都是刘彻感兴趣的。最后，他悲愤地请求刘彻征讨匈奴，他愿意为国出力，尽其所能。

刘彻没有当场表态，事后私下找来王恢和聂壹，对他们说：“你们说要打匈奴，这个仗该怎么打？”王恢提出了在马邑设伏的方案：现在汉朝正与匈奴和亲，匈奴必无防备，如果在马邑设置伏兵，让聂壹引诱军臣率军进入马邑，可一举击杀匈奴。

刘彻想了想，又征询了身边重臣的意见，觉得此计可行，就着手实施。

公元前135年6月，刘彻任命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统辖诸将；任命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总计征发30余万车骑兵，前往马邑附近，准备伏击匈奴大军。

根据刘彻的授意，韩安国将汉军分为5路：韩安国、李广、公孙贺三人各率领一队人马，分别埋伏于马邑旁边的句注山中，负责伏击匈奴大军的主力；王恢和李息各率领一队人马潜伏在代郡，负责在伏击战打响后截击匈奴人的辎重，配合追击匈奴败兵。

部署军队的事情完成了，剩下的事情就看聂壹能不能将匈奴大军引诱到伏击圈了。

聂壹前去拜见军臣，军臣对他并不陌生。先前，汉朝关闭边境互市，导致匈奴贵族日常使用的奢侈品奇缺，贵族们很不满，多亏了类似聂壹这样的走私商人及时帮助他解决了这个问题，大家的情绪才得以平息下来。因此，军臣对聂壹是心存感激的。军臣见了聂壹，问他这次带来了什么宝贝。



汉武帝刘彻像

聂壹说他是来寻求保护的，汉朝打击走私，马邑县令和县丞平时对他搜刮盘剥，拿了他很多好处费，现在却不给他提供保护，导致他手中的一大批货被扣在马邑。家人也被扣留，他是只身逃出马邑城的，请求军臣收留他，帮他报仇雪恨。聂壹说，他是一个商人，不关心两国政治，一心只想发财，汉朝对他无情，他也对汉朝无义，他愿意潜回马邑，杀死马邑县令和县丞，将长城关隘打开，放匈奴人入关，然后杀向长安。

军臣见聂壹说得那样悲情，丝毫没有怀疑。他有一段时间没有进入中原了，现在手头也紧，能趁机去抢一把也是件好事，如果能打到长安，把汉朝一举征服，那就再好不过了。

于是，军臣派聂壹潜回马邑刺杀马邑县令和县丞，他召集了十多万

骑兵，悄悄地向马邑周边聚集，只等聂壹将马邑县令和县丞杀掉后打开长城关隘，匈奴人就从马邑进入长城内，大肆侵犯汉朝。

聂壹回到马邑，杀了一名囚犯，将囚犯的脑袋挂在马邑城头，派人对匈奴说马邑县令和县丞已被刺杀，他已经完全控制了马邑，专等匈奴大军到来。

为了防止军臣中途变卦，不按照他的预期设想进入伏击圈，聂壹又叫人把马邑的牛羊马等牲畜全放到野外作为诱饵。

军臣率领十余万匈奴骑兵南下，悄然向马邑靠近。很快，匈奴大军就来到离马邑100多里的武州塞。军臣见牛羊遍野，却无人放牧，心里大喜。因为，这意味着聂壹杀死马邑县令和县丞后，城里一时陷入混乱，牛羊没有主人，成群地跑到野外吃草。不过，大喜之后，他还是有些怀疑。毕竟成群的牛羊一下子逃到百里之外，还是让他有些难以理解。于是，军臣下令大军停止前进，派出小股部队前去侦察。

凑巧的是，匈奴兵抓获了正在巡视的汉朝雁门尉史。军臣见他是汉朝的巡逻官员，想杀了他，没想到这个尉史为了活命，将汉军在马邑埋伏的情况和盘托出。军臣大惊，于是他赶紧下令撤军，直至走出边境，他才惊魂未定地说：“我得到尉史，这是天意，是上天让他把这个情况报告我的。”于是，他封那个尉史为“天王”。

由于之前汉朝军队之间有约定，单于进入马邑城后，再纵兵士攻杀。如今单于未到马邑，马邑附近的汉军无一出击，而汉朝将军王恢的军队埋伏在代郡，负责攻击匈奴的辎重，追击败兵，听说单于大军已回，兵卒多，也没有率部出击。

刘彻认为，王恢是这次伏击战的主要划策者，看见单于大军退却却不敢出击，贻误了战机，因而杀了王恢。

脱险后，军臣单于回想起这件事，对刘彻恨得咬牙切齿。不过，愤恨之余，军臣也有几分欣慰和自信：伏击我匈奴大军这样的军国大事，居然让一个小小的雁门尉史知道得一清二楚；派人来诱骗我，居然找了个忽视放牧细节的外行人。看来刘彻并不比他的先辈们强。想到这些，

军臣决定寻机率军翻越长城，狠狠地教训一下刘彻。

刘彻与军臣的虎狼之争

客观地说，比起冒顿、老上两位单于的雄才大略来，军臣要略逊一筹。在与汉朝博弈中，他不如前两任单于游刃有余。因此他在接受和亲政策后，基本与汉朝保持了和睦相处的关系，尤其是在刘启时代。这恰恰是他最大的失策。因为匈奴的人口基数太少，游牧生活方式无法使匈奴人像汉朝那样在几十年里就能将人口和国力翻上几番，与汉朝和睦相处，休养生息，等于是让汉朝这只“病虎”恢复元气，并急剧强壮起来。

强壮起来的汉朝是猛虎，而匈奴始终是狼。狼群的机动性再强，终究不能将老虎怎么样。对此，中行说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经常劝说军臣不要让汉朝休养生息、缓过劲儿来，要对它保持进攻势态，不断骚扰，阻止它崛起。但是，军臣贪图汉朝的美女和财物，虽然认为中行说的建议很对，但并没有将他的建议贯彻到底，致使汉朝在刘启在位期间人口和财富急剧增长，民间和官方蓄养的战马不断攀升。

看到汉匈之间实力的此消彼长，中行说忧心忡忡。在他看来，照这样下去，匈奴迟早会在与汉朝的博弈中败下阵来。而汉朝的马邑伏击战虽然没能取得成功，但还是让军臣惊出一身冷汗，也让中行说重新得到重用。不过，这时匈奴与汉朝的国力差距实在太悬殊，虽然中行说竭忠尽智，但汉匈之间的格局和大势已经不是凭他一己之力所能改变的了。

马邑事件之后，军臣一气之下，断绝了与汉朝的和亲关系。匈奴军侵入汉朝边境抢掠的频率史无前例地提高。在渔阳和上谷两地，有成千上万的汉朝官吏军民被杀。匈奴人焚烧城镇、践踏庄稼、破坏田园。军臣企图通过不断骚扰，让汉朝军队疲于奔命，削弱汉朝实力，然后再寻机大举进攻中原腹地。

对于匈奴人的报复，刘彻早有心理准备。但由于内部诸侯问题尚未摆平，他无法集中全力对付匈奴。

公元前130年，江都王刘非上书，请缨率军出击匈奴。刘非是刘彻的同父异母弟弟。对于他的报国热情，刘彻不置可否。这时，刘彻正在琢磨如何削藩，加强中央集权，自然不想再给各诸侯接触兵权的机会。

不过，他知道各诸侯属下的将士们是可用的。于是，刘彻下诏立法："雍阏求奋击匈奴者，格明诏，当弃市。"也就是说诸王敢压制属下出击匈奴的，格杀勿论。

于是，各诸侯手下将士为了升官发财，纷纷表示愿意为朝廷抗击匈奴。刘彻顺势封他们为将，调离王国，加以笼络，将他们收归在自己的旗下。这不但削弱了诸侯王的实力，更增强了刘彻叫板匈奴的底气。

军臣虽然不时下令匈奴骑兵侵扰汉朝边境，但并未做好与汉朝完全决裂的准备。毕竟匈奴在盐、铁等战略物资上，完全依赖于汉人，加上匈奴贵族喜欢汉朝的丝帛等奢侈品，所以他们一边与汉朝交战，抢掠人口和财富，一边又与汉朝在边地的关市通商。

刘彻敏锐地捕捉到了潜藏在关市中的战机，决定借关市通商之利，打击匈奴人。他下令对上谷（今河北怀来县）、代郡（今内蒙古蔚县）、雁门（今山西省右玉县）、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等地来关市通商的匈奴人进行大规模袭击，切断匈奴的战略物资来源，并且在公元前129年采取了一次大胆的军事行动。

这次军事行动大出军臣的意料，因为，历次汉军行动都是在长城内侧调兵遣将，进行防御作战，而这一次，汉军竟主动越过长城，向塞外发起了进攻。也就是说，汉军与匈奴的博弈从战略防御开始转变为战略进攻了。

骠骑将军公孙敖率领1万骑兵从代郡出发，攻击匈奴，遇到了匈奴骑兵，被匈奴人打得大败，伤亡了7000骑兵。

骁骑将军李广率领1万骑兵从雁门出发，深入匈奴境内，与匈奴军主力相遇，寡不敌众，战败被俘，幸好在被押解去见军臣的途中瞅空抢了一匹好马，得以逃回京师。



卫青像

轻车将军公孙贺率领1万骑兵从云中出发，一路上没有遇到匈奴人，无功而返。

车骑将军卫青率1万骑兵从上谷出发，一路杀到匈奴龙城（今多伦附近），斩杀了700匈奴骑兵，终因找不到匈奴的主力军，不得不撤回。

汉朝的首次主动出击，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意义重大。

对汉朝来说，卫青脱颖而出，让刘彻看到了战胜匈奴的希望。而这次军事行动对匈奴人的震撼更是巨大的，因为龙城是匈奴人每年集会祭天的地方，是匈奴人的圣地，汉军屠杀了龙城，让匈奴人产生了不祥之感。军臣清楚地意识到，汉匈双方的战略态势已经发生了逆转。刘彻虽

然在战略筹划上略显稚嫩，但他霸气十足，汉匈之间的对决已经不可避免。

这次大战后，军臣迅速做出反应，决定加大对汉朝边境的骚扰力度，让汉朝人疲于应付。这年冬天，彪悍的匈奴精锐骑兵频繁进入渔阳，大肆烧杀抢掠。边疆告急的消息不断地传来，刘彻不得不将老成持重的韩安国派到那里驻防。

匈奴仍然是悬在汉朝头顶的一把利剑。刘彻和他的将军们所要做的是趁这把剑还没有落下来时，斩断匈奴人的双臂。

汉朝君臣们在紧张而有序地筹措着，这时，匈奴却露出了不稳定的苗头。军臣已老迈虚弱，时日不多，谁将在军臣之后继承单于的宝座成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他很想传位于心爱的儿子於丹，但是，他弟弟伊稚斜很成气候，国人纷纷向着他。他想除掉伊稚斜，又怕引起匈奴内部震荡，给汉朝人以可乘之机。匈奴上层开始出现分化，支持於丹的人和支持伊稚斜的人分成了两派。在汉朝磨刀霍霍的关键时刻，匈奴内部剑拔弩张，杀气腾腾。

就在这时，原本被匈奴人幽禁的张骞逃出了匈奴，到达了月氏。遗憾的是，月氏王对张骞并不热情。原来，月氏被老上攻灭后，月氏王后率领月氏残部西逃，征服了大夏国，在新的土地上另建家园。他们有了新的乐土，逐渐忘记了对匈奴人的仇恨，不愿再与汉朝结盟抗击匈奴。张骞在月氏待了一年多，虽然没有说服月氏王，但成功拉拢了西域的大宛、康居以及被月氏驱逐的大夏等国，摸清了西域诸国的人文、地理、民俗等情况。经过细入分析后，一个新的目标在张骞心中逐渐清晰起来——西域新兴强国乌孙。张骞前往乌孙，说服了乌孙王。

张骞不愧是天才的开拓者和宣传家。在他的努力下，西域被匈奴奴役和压迫的民族和国家纷纷表示愿意与汉朝通好。张骞带着成功的喜悦返回汉朝，不幸的是，在途经匈奴境内时，他再次被匈奴人抓获。军臣见到张骞，非常气愤，下令将他关押起来，不过，仍然没有杀他。重新抓获张骞是军臣不幸中的万幸，如果让他这时返回长安，让汉朝趁热打铁，联合西域诸国进攻匈奴，匈奴就惨了！

老迈的中行说依旧跟随军臣左右，帮他出谋划策。汉匈双方都一派忙碌。

在卫青成功突袭龙城几个月后，刘彻派能言善辩、谈吐幽默的枚皋出使匈奴。这是汉朝放出的和平烟幕弹，军臣对此心知肚明，当然不会被枚皋所忽悠。枚皋回去后，军臣立即着手筹划军事进攻汉朝的计划。

刘彻也在策划一场战争，并将矛头指向了河南地。

匈奴丢失河南地

河南地，即今天的河套平原，是夹在贺兰山、阴山和鄂尔多斯高原之间的平原。大河贯穿其中，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草丰美，宜耕宜牧，是汉匈双方都志在必得的战略要地。这里出入北地、上郡非常方便，更重要的是，这里距长安不足千里，匈奴骑兵一两天就可直入关中，使长安处于匈奴的威胁之下。对于汉朝来说，匈奴人占据河南地，就好比是在背后插了一把锋利的尖刀，让人寝食难安。汉朝要大规模反击匈奴，首先必须收复河南地。

刘彻还在仔细盘算着如何收复河南地，没想到军臣就主动打上门来了。

公元前128年秋，军臣命令匈奴兵分三路，同时突破长城，大举入侵。东路大军2万骑兵猛攻辽西郡，杀死了辽西太守，抢掠了辽西百姓2000余人。中路军攻击渔阳郡，击败了渔阳太守所部人马1000余人，随后围攻汉朝名将韩安国所部。韩安国手下只有1000多名骑兵，几乎全部战死。幸好燕王及时领兵来救，才保住了渔阳。军臣亲率西路大军攻击雁门郡，打败了雁门校尉，杀死了汉军1000余人。

一时间，汉朝北方边境同时告急，匈奴大军大有攻破长城、直捣长安之势。军臣看到如此振奋人心的局面，欣喜异常，心想：刘彻这回该服输了，该会迅速派使者送公主来和亲，带上丰厚嫁妆，赔礼道歉。

但是，军臣没等来刘彻服输，相反，刘彻派卫青率军前来应战。在北方边境全面告急之时，刘彻想到了卫青。

卫青是何许人也，刘彻为什么如此信任他？卫青是刘彻的郎舅。他跟姐姐卫子夫原本是刘彻姐姐平阳公主的家奴，他在平阳公主府中专门负责养马，有空就练习骑马、射箭，喜欢舞刀弄枪，练就出了一身好武艺和马上功夫。

刘彻在平阳公主府中看中卫子夫，将她迎入宫中纳为妃，后来皇后陈阿娇失宠，卫子夫随之被立为新皇后。而此时的卫青也已经成为英俊的小伙子，他武艺高强，头脑灵活，被寡居的平阳公主看上，招做了驸

马，摇身一变，既做了刘彻的郎舅，又是他的姐夫。

卫青从奴隶到皇亲国戚，需要建立点功勋树威，而刘彻需要懂骑马打仗的人率兵去攻打匈奴。卫青不负众望，他军事素质过硬，第一次率领小队人马出征，就在众多汉朝将领中脱颖而出——在第一次出塞攻击匈奴的战争中一枝独秀，让匈奴的龙城蒙羞，让其他名将黯然失色。刘彻深信，卫青这次同样能创造奇迹。于是，他把汉朝骑兵中最精锐的3万兵马交给了卫青，下令他率军火速赶往雁门郡，同时，他又命李息率兵出代郡，声援渔阳。

接到刘彻的命令后，卫青率领汉朝的精锐骑兵，日夜兼程，以必死的决心向匈奴军队发起了攻击。卫青冲锋在前，将士们哪敢落后？一个个表现得特别英勇，匈奴大军很快就倒下了数千人。

军臣目睹了卫青率兵冒死拼死的一幕，第一次有了胆寒的感觉。眼看匈奴大军抵挡不住，为了保存实力，他下令撤退。他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引诱卫青率军追击，等到了草原深处，将他围而歼之。出乎意料的是，年轻的卫青并未率军追击，在击退匈奴主力后，他下令军队进入塞内，严密防守。

眼看形势一片大好，却被卫青搅局挫败，军臣羞愤难当，发誓要挽回面子。公元前127年正月，趁着汉朝人正沉浸于新年喜悦之中，军臣命匈奴左贤王率军攻击汉朝东北部的上谷、渔阳二郡。汉朝名将韩安国率领700余人出战，负伤败阵，只好退守不出。匈奴掳掠了1000余百姓及无数牲畜。

刘彻此刻正在加紧谋划夺取河南地。为了迷惑军臣，隐蔽战略意图，刘彻一面命韩安国屯兵右北平（今辽宁凌源西南），防御匈奴突破东北防线；一面实施大迂回作战方针，以主力攻击匈奴右部。

而年迈的军臣对刘彻的计谋毫无所察，他依然采取老套路，将进攻重点放在汉朝东北方向。那里远离汉朝统治中心，匈奴入侵时，汉军及时援救困难，这里一旦突破，前方就是广阔的平原，物产丰富，要攻击要抢掠都很方便。

军臣将兵锋指向了渔阳、上谷二郡，韩安国受命艰难地进行抵抗，不惜一切代价顶住了匈奴的骑兵攻击。同时，刘彻命令卫青和李息率领5万精锐骑兵经过榆溪旧塞，向北离开云中，然后向西北急进，沿着外长城直指高阙（今内蒙古航棉后旗西北），再向南折回，架桥渡过北河，接着又沿黄河和贺兰山麓折回陇西，完成了对河套及其以南的战略包围。

整条进军路线呈马蹄溜形状。卫青和李息之所以要采取马蹄形的行军路线，就是为了截断驻扎在高阙以北的右贤王主力，使他不能援救白羊和楼烦两部，从而能够集中力量，一举歼灭白羊部和楼烦部。当卫青和李息完成对河南地的迂回包围时，此地的匈奴军队尚未结集起来。卫青和李息趁机率军向匈奴白羊王和楼烦王发动了大规模进攻。

白羊王和楼烦王率领匈奴军慌忙迎战。卫青和李息带着对匈奴的仇恨，率领5万精锐骑兵奋力拼杀，猛烈冲击。他们一举击溃匈奴大军，活捉了匈奴官兵5000余人，牛羊百余万头，杀死匈奴军民不计其数。白羊王和楼烦王仓皇向北逃跑。卫青和李息率军追击，全部收复了河南故地，取得了自汉朝建以来，汉军对匈奴之战的前所未有的胜利。这一战不仅解除了匈奴军对汉朝统治中心的威胁，还一扫之前汉朝内部的“恐匈症”，提高了民族自信心。

河南之战后，卫青凭着显赫的战功被封为长平侯，卫青的校尉苏建被封为平陵侯，张次公被封为岸头侯。

整个汉朝沸腾了，民众奔走相告，一扫汉初以来数十年的屈辱。他们热血澎湃，激情高涨，一个个深信：大汉天威远扬，从此不用害怕匈奴人了！

从此，无数热血男儿辞别亲人，离开家乡，奔赴边关，加入攻打匈奴的行列中。中国民间的尚武精神在这时达到了一个高峰。

为了扩充军队，刘彻恢复秦朝开创的惩罚犯罪官吏和商人从军的制度，并扩充为“七科谪”，即犯罪的官吏、逃犯、上门女婿、商人、有市籍（经官府准许在特定市区内营业的商人的特殊户籍）者、父母有市籍者、祖父母有市籍者都要无条件从军打仗。

于是，汉朝军队的编制空前庞大起来。众多人怀着保家卫国、立功封侯的决心，积极参军，形成了对匈奴作战的强大合力。

收复河南地后，刘彻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在河南地、朔方地区设立朔方郡，移民屯田，他先令汉将苏建征发10万人修筑朔方城，并修复了蒙恬遗留的要塞和防御工事，又招募了一些流民来防守。

朔方郡的设置宣告河套正式成为汉朝的一部分，也意味着汉朝结束了自开国以来的消极防守政策。

刘彻扬眉吐气的快感是可以想象的，军臣的震惊更是可以想象的。他知道失去河南地意味着什么，他所要做的就是：复仇，复仇，再复仇，夺回河南地！

军臣立即组织军队对汉朝进行反扑。他命令数万匈奴骑兵猛攻汉朝的代郡、雁门和定襄三地，实施疯狂的烧杀抢掠。由于河南地属于右贤王管辖，夺回河南地的任务自然也落到了右贤王身上。右贤王怀着报仇雪耻的心态率军猛攻朔方郡。

面对军臣的疯狂报复，刘彻命令太行山以东所有郡县都大规模征发人力、物力支援前线，国库耗费达数千万钱，以致多年积蓄为之一空。同时，为了达到保卫朔方郡这一战略要地的目的，他下令放弃上谷的造阳，以收缩防御战线。匈奴人顺势夺取了造阳。

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匈奴人始终无法攻破朔方郡。军臣逐渐由最初的愤怒恢复了冷静。他知道和汉朝拼消耗，是拼不起的。虽然匈奴可以继续对汉朝进行分批次的突袭和骚扰，但此举无法逆转整个战略优势。

军臣不得不重新考虑如何恢复和提升匈奴的实力，而一旦他放弃袭击，又等于给了汉朝更多休养生息的机会，更要命的是，很多匈奴贵族把失去河南地的责任也归咎于军臣，越来越怀疑他的领导能力，一股反对他的力量正在蠢蠢欲动。军臣在悲愤之余，第一次对匈奴的前途感到了悲观和失望。

阴山，匈奴永远的痛

刘彻收复了河南地后，顶住了匈奴人的疯狂报复，稳定了边疆。但他没有就此打住，又把下一个攻击目标指向了阴山地区。

阴山在河南地北边，由西向东横亘，是一条庞大的山脉。那里山谷绵延，水草丰美，是匈奴的生息繁衍之地。匈奴单于的单于庭就设在阴山南麓。据史籍所称，匈奴失掉阴山后，过之者无不痛哭。可见阴山对匈奴生存的重要性。

河南地本是阴山南麓的屏障，如今河南地为汉人所夺取，匈奴单于庭就等于直接暴露在汉军的攻击矛头之下。失去河南地之后，匈奴之所以立即发动了大规模报复行动，一是想夺回河南地，二是想打乱汉军部署，阻止他们大举进攻阴山。不过，这并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汉朝已经崛起，而且变得异常强大，而风烛残年的军臣已经不再有力挽狂澜的机会了。

公元前126年冬，军臣在忧愁和愤懑中死去，而他的长子左贤王於丹还未来得及登基、接掌他的单于之位，就得到了得到敌军逼近的消息：他的叔父左谷蠡王伊稚斜谋反了。於丹根本不是伊稚斜的对手，经过一场混战，忠于於丹的匈奴军队被击败，於丹在悲愤中率领残部投靠了汉朝。

刘彻见匈奴内讧，又见於丹来投降，心情大好。刘彻知道於丹是匈奴正统，留下他，汉朝对匈奴作战，可以视为替於丹恢复单于之位而战，更多几分正义，可以进一步分化和瓦解匈奴人。于是，刘彻痛快地接纳了於丹，封他为涉安侯。可惜刘彻的如意算盘还没来得及实施，於丹就死了。好在被关在匈奴的张骞等人，趁着匈奴内乱之际顺利逃回了汉朝，并带回了西域各族人民与汉朝通使结盟的愿望。这也让刘彻大受鼓舞。

伊稚斜得到了很多匈奴贵族的支持，当上单于之后，立即着手树立他作为卓越统治者的英雄形象。他下令匈奴军队准备向汉朝发起大规模进攻。

公元前125年夏、秋，匈奴数万骑兵先后攻入代郡、雁门，杀了代郡太守共友，造成两地汉朝军民死伤被掳各1000余人。

第二年，匈奴又分别派遣3万骑兵攻入代郡、定襄、上郡，汉朝军民又损失了数千人。

面对伊稚斜的进攻，刘彻不得不重新衡量对手，部署兵力。他暂时放弃了征服西南夷的计划，倾全国之力与匈奴较量。他改变策略，决定全面防御，重点反击。

在匈奴各部的进犯中，右贤王表现最积极。于是，刘彻把重点反击的目标对准了右贤王。

公元前124年，刘彻任命卫青为统帅，率领汉朝精锐计10余万人去偷袭匈奴右贤王部。

为了麻痹匈奴人，卫青派李息和张次公率军从右北平出发，进攻匈奴左贤王的领地，实施战略牵制，他本人则率领主力直接进攻匈奴右贤王部。

右贤王因为在前不久攻掠汉朝时抢夺了不少人口和财物，此刻心情特别放松，他认为汉军虽然敢进入匈奴境内作战，但仅仅是限于边境不远的地方而已，他的王庭距离汉朝边境有700里，足以保证安全，再加上这时气候不佳，不是用兵的季节，汉军不可能在这个季节深入匈奴境内发动进攻。

但是，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现实。卫青率领汉军悄悄地朝着右贤王的大帐靠近。右贤王安然醉卧在帐中，直到半夜时分才被左右摇醒。左右告诉他：汉军已经包围了王庭！右贤王大惊失色，脱口而出：跑！

他带上一名爱妾，率领数百精锐骑兵，趁着主力与汉军酣战之机，突围溜走了。

右贤王逃走后，匈奴官兵群龙无首，乱作一团，最后一个个丢掉武器，举手投降。这一战汉军共捕获了匈奴男女15000余人，其中有右贤王下属的裨王（小王）10余人，至于财物兵器，更是不可胜数，仅牛羊

牲畜就达数百万头之多！匈奴右翼从此一蹶不振。

卫青率军凯旋。刘彻派人手持大将军印前往军中，任命卫青为大将军，统管北方边塞的诸将，增封卫青的食邑8700户，卫青三个儿子也被封为列侯。那些跟随卫青出战的将领，只要有擒王之功的，全都封了侯。

但是，在辉煌的胜利背后，汉朝经济也趋于恶化。在连续几年的征战中，汉军的人员损失虽然不是很大，但马匹消耗惊人。优良战马损失了10余万匹，而由内地转运到前线的兵甲、粮食等战略物资也花费非常大。

为了保持作战能力，刘彻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经济改革。他将盐、铁收归国家专营；改革币制，铸造不易假冒的新五铢钱；改革税收和进贡制度，实行均输平准制，将贡物运至售价高的地区，来回倒卖赚钱后，再采购中央政府所需物资，运至京城；实行算缗、告缗制度。算缗是政府向工商业主征收的财产税。为了打击逃税，刘彻宣布，凡隐瞒不报或报而不实者，一经查出，处罚戍边一年，没收全部财产，并鼓励知情者检举揭发，规定凡揭发者，奖给所没收财产的一半，叫做“告缗”。通过经济改革，刘彻解决了军费问题，使汉军又具有了与匈奴持续作战的能力。

右贤王主力被摧毁，对伊稚斜打击很大。为了挽回不利局面，伊稚斜不得不采取高频率的小规模突袭，迫使汉朝改变作战计划。

他亲自指挥万余骑兵进攻代郡，杀死了汉朝代郡都尉朱英以下千余人。汉朝的都尉是仅次于将军的军官，属于两千石以上级别。在伊稚斜看来，这一次出击的战果还是不错的。

刘彻意识到汉军在阴山一线的胜利并不牢固，如果不能尽快对匈奴进行有力打击，那么汉军的优势很快会消失殆尽。

公元前123年春，刘彻命令大将军卫青率领大军直捣匈奴的单于庭。

卫青亲自率军从定襄出发，向匈奴国境内发起进攻。伊稚斜得知汉

军进攻匈奴的消息，也不示弱，立即率领本部人马迎战。不久，伊稚斜率领的匈奴主力与卫青率领的3万汉军主力相遇。两军展开恶战。卫青指挥汉军奋勇拼杀，杀死了3000多名匈奴人。伊稚斜见状，决定拼全力剿杀卫青，命令匈奴人全力向卫青压过去。卫青见匈奴单于的主力人数远胜于己，就撤到定襄云中一带，依托堡垒要塞，积极防守，寻机出击。

由于匈奴军不善于攻坚战，伊稚斜无奈，只好撤回了阴山地区，积极做好再次抗击汉军的准备，同时结集全匈奴的兵马，寻机向卫青发起攻击。他心里很清楚，卫青是汉军的灵魂，所部为汉军精锐，只要能打败这支汉军，杀死或者擒拿了卫青，才能真正地震慑汉朝。而这种主力决战是匈奴扭转不利局势的最有效途径。

卫青率领骑兵在堡垒要塞里修整了一个多月，又率领汉军从定襄出发，向匈奴腹地推进。到达阴山地区时，他们遭到了伊稚斜率领的匈奴主力军的伏击。

卫青从容镇定，下令汉军接战。双方都认为这一战为决定性的一战，因此都拼死搏杀，战况异常激烈。

这时，匈奴左贤王率领匈奴大军从东北方向前来支援伊稚斜，汉军的前军赵信和右军苏建被匈奴军里外夹击，处境相当不妙。卫青当即命令赵信与苏建合兵一处，以确保主力右侧的安全。

匈奴左贤王率军参战的目的就是与单于的军队两线夹击，歼灭汉军的主力，当然不会让汉军前军和右军会合。左贤王下令匈奴军全力阻止。

鏖战数日后，汉军前右两军伤亡了3000多铁骑。赵信原为匈奴降将，降汉朝后被封为翕侯。这时，他见其军死伤过半，竟然率领800骑兵投降了匈奴。左贤王非常高兴，接纳了赵信，并加强向苏建所部进攻。苏建所部只好苦苦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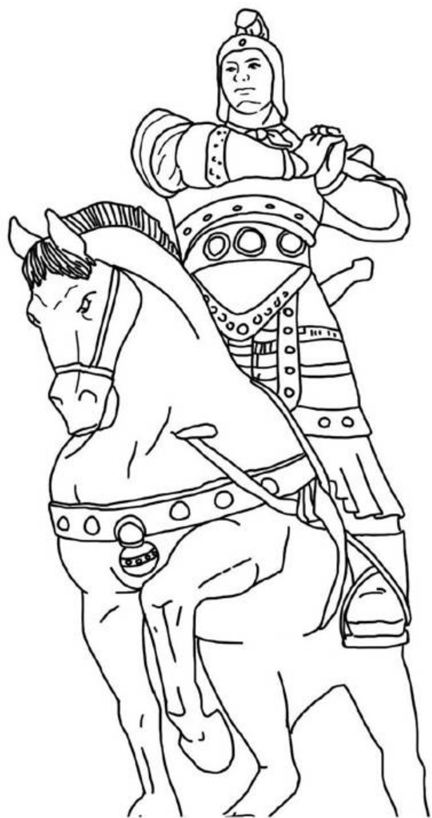
卫青得知赵信率领800骑兵投降了匈奴，苏建正率军正与匈奴左贤王部苦战，立即让部将打着他的旗号，统率大部队与伊稚斜继续鏖战，

亲自率少数精锐骑兵前去援助苏建。卫青很清楚，苏建所部能不能战胜左贤王，决定着这场决战的胜负，而苏建所部是难以阻挡左贤王的，只有他亲自前往打败了左贤王，才可能赢得最终的胜利。

卫青率援军对匈奴左贤王所部发起猛攻。左贤王所部的匈奴军不知汉军援军有多少，又听说是卫青亲自率部来援，顿时没有了底气。在卫青率部进攻下，左贤王大败而逃。卫青救出了苏建等人后，随即回师，与主力合兵一处，全力对付伊稚斜。伊稚斜听说左贤王已经败退，意识到决战取胜的希望不大，也只好撤兵而去。

这一战，汉军前后共杀死和俘获匈奴人19000多人，而汉朝也损失了两位将军和他们统领的3000多骑兵。不过，伊稚斜率领的主力尚未受到重大损失，他得到了赵信及他率领的800骑兵，对汉军也是一种打击，因而并不气馁，依然有信心与汉军决战。

这赵信本是匈奴小王，降汉之后在卫青的军队中担任前将军，熟知汉朝政治、军事、经济形势，为了笼络他，伊稚斜封他为“自次王”，又把姐姐嫁给了他。赵信非常感动，也全心全意地为伊稚斜出谋划策，他告诉伊稚斜，匈奴必须改变策略，避免与汉军主力决战，只需长年保持侵扰汉朝，持续消耗汉朝，让汉军疲于奔命，再好好利用它的国内矛盾，因势利导，汉朝就会重蹈秦朝灭亡的覆辙。



霍去病像

伊稚斜闻言大喜，决定暂避汉军锋芒，率领匈奴主力离开阴山，徙居漠北，以逸待劳，等待时机。同时，他留下少数精锐部队不时入侵抢掠，骚扰汉军，使他们疲于应付。

然而，伊稚斜还未实施那些战略，就传来了噩耗：单于庭被端了！原来，卫青属下年仅18岁的霍去病率领手下800精锐骑兵长驱直入匈奴后方数百里，一连斩杀了2028人，捕获匈奴的相国、当户等高官，杀死了伊稚斜的外祖父行籍若侯产，把他的姑父罗姑比也抓走了。

不过，大政方针已定，当然不能动摇。噩耗传来，伊稚斜悲痛了一阵，就毫不犹豫地率领匈奴的主力退到了漠北。

汉军这一战虽然没达到歼灭匈奴主力的目的，但巩固了汉军在阴山一带的防线，还发现了霍去病这个天才将领。不久，刘彻封霍去病为冠军将军，着手筹划新的战争。

伊稚斜将匈奴单于庭迁徙到漠北，重走当年头曼单于的老路，他能依托漠北，实现复兴匈奴的梦想吗？

伊稚斜再失河西地

伊稚斜听从赵信的建议，将匈奴的单于庭迁到漠北，一则为了避免与汉军主力决战，二则想诱敌深入，借此逼试图速战速决的汉军追击，等到汉军深入疲乏时，进行包围歼灭。可没想到刘彻并没命令汉军尾随跟进，转而将兵锋指向了河西。看来，他低估了刘彻的战略眼光。

所谓河西，即河西走廊。在甘肃祁连山南麓，有一块东南—西北走向、长约2000里的狭长谷地，因地处黄河以西，故称“河西”。它连接着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土地肥沃，水草丰美，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张骞从西域归来，虽然带回了月氏人无意和汉朝夹击匈奴的消息，但同也带回了西域诸国的相关消息。他建议刘彻经营西域，取得西域，不仅可以“广地万里”，获取“天马”、“奇物”，还可以断匈奴的右臂。漠南之战结束后，匈奴主力北逃，汉朝北部战场的压力骤减，经营河西之地，打开通往西域的大门是难得的机遇。

当时，河西之地被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分治。浑邪王居河西的西部，即今甘肃酒泉一带；休屠王居河西的东部，即今甘肃武威一带。匈奴占据河西地，西控西域诸国，南制西羌诸部，成为汉朝西北的边境大患。

公元前121年3月，刘彻发动了打通河西走廊的军事行动。这一次，他没派卫青率兵出征，而是派霍去病去。霍去病前不久建立了奇功，且是皇后卫子夫大姐的儿子，是卫青的外甥，刘彻的姨侄，既能干又能充分信任。于是，刘彻封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命他率1万骑兵去打通河西走廊。

霍去病率军自长安出发，沿着渭水河谷向西挺进，在今兰州一带渡河，然后出陇西向前挺进，快速翻过乌盭山，沿着乌鞘岭北坡急进，绕过匈奴的脩濮部落，接着渡过狐奴河（今石羊大河），之后转战了6天，接连扫荡了天水陇西一带匈奴的5个部落。

紧接着，霍去病率领汉军翻过了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内），向西北长驱直入千余里，与匈奴的浑邪王和休屠王率领的匈奴大军相遇。双

方短兵相接，结果，匈奴军大败，死伤8900余人，匈奴的折兰王和卢侯王被杀，浑邪王子、匈奴相国、都尉等多人被掳。此外，汉军还夺取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这一战，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的军队损失了七成。霍去病挥师追击他们的残部，一直到了敦煌，才班师回朝。

这次出兵，刘彻本是让霍去病锻炼锻炼，没想到霍去病如此骁勇善战，带兵转战数千里，战功如此煊赫，且发明了长驱深入的机动闪击战这一有效对付匈奴的战术，信心受到极大鼓舞。战后，刘彻加封霍去病2200户，开始策划对匈奴更大规模的战争。

同年夏天，在匈奴完全没料到情况下，汉军难以置信地消除了骑兵部队作战对季节的依赖，又一次集结数万骑兵，兵分两路，由骠骑将军霍去病及合骑侯公孙敖分别率领，对匈奴发起了袭击。霍去病率领右路骑兵从北地（今甘肃省宁县西北）出发；公孙敖率领左路骑兵从陇西（今甘肃省临洮西北）出发，两路大军计划在祁连山会师。

为了牵制伊稚斜率领的匈奴主力，刘彻同时命令博望侯张骞和郎中令李广率军从右北平出发，分两路攻打匈奴左贤王部。

面对汉军的攻势，伊稚斜当然不能袖手旁观。他率军入侵代郡和雁门，试图把战火推向汉朝境内，迫使汉军从东西两面回师。汉匈之间在东西长达数千里的战线上展开了较量。两大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在这次战争中都表现出了“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胆略和勇气。

霍去病率军从北地出发，在灵武（今宁夏银川西北）渡过黄河，然后翻过贺兰山，穿越浚稽山的沙地（今巴丹吉林大沙漠），到达居延海，然后转兵沿着额济纳河南下，攻到了小月氏（今酒泉），在张掖城下举行了阅兵，挺进2000里后，达到了祁连山及合黎山一带。可到了那左等右等，却没等来理应前来会合的公孙敖所率军队。因为后者此时正迷失在茫茫大漠之中。



月氏国金币正面



月氏国金币反面

没有办法，战机不能贻误，霍去病只好破釜沉舟，独自承担进攻匈奴的重任。他率军对匈奴发起了猛烈进攻，击破了阻击的匈奴大军。紧接着，他又率军向西攻打诸羌部落，凭一己之力打通了河西走廊。

这一战，霍去病战果辉煌，斩杀匈奴30000多人，活捉匈奴的单桓王、酋涂王、稽且王、倄濮王、呼子耆王等王、阏氏和王子共59人，俘虏匈奴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共计63人，匈奴都尉相国率众投降的达2500人。

东线右北平方面，李广率领4000骑兵先行，不料被匈奴左贤王部4万余骑兵所包围，而张骞也未能如约而至。在此种危急时刻，李广尽显“飞将军”本色，命他的儿子李敢率数千骑兵直冲敌阵，从匈奴阵营左右部间穿越而过，归来后高呼：“胡虏易于耳！”汉军士气大振。接着，李广让部下结为圆阵，士兵手持弓弩向外。

匈奴连续发起冲击，汉军箭如雨下，战况极为惨烈。汉军死伤过半，弓箭将尽，而阵列始终保持完好。李广令士兵持弓弩引而不发，自己则以大黄连弩射杀匈奴大将，连杀了数人。匈奴惊恐，攻势稍缓，战至日暮，士卒皆面无人色，而李广依旧意气自如。

第二天，张骞率军赶到时，李广所部的战力也消耗到了极限。

伊稚斜率领匈奴主力进攻代郡和雁门，汉军凭借坚固的长城与之鏖战。匈奴人不善于攻城，一时进展非常小。不久，伊稚斜接到匈奴军在河西惨败的消息，而左贤王又在右北平一带受阻，眼看败局已难以挽

回，伊稚斜只好撤兵回到了漠北，保存实力。

回朝后，大获全胜的霍去病部将领都受到嘉奖，李广部军力损失殆尽，幸好匈奴方面伤亡更多，功过相抵，而贻误战机的公孙敖和张骞被削职为民。

公元前121年秋，伊稚斜想借大会匈奴各部之机，追究河西之败的责任，借此除掉浑邪王和休屠王，整顿匈奴的军纪，提高匈奴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伊稚斜派使者前往休屠王和浑邪王所部，通知两人前往单于庭汇报战况。两人被霍去病打得一塌糊涂，明知前去必死无疑，哪里还敢到单于庭去汇报？思来想去，决定率部投降汉朝。

刘彻大喜，立即命霍去病率部前去接应，准备的车仗有2万辆之多。如此隆重的迎接规格，既是为了显示汉朝对这次投降的重视，同是也是为了防备浑邪王和休屠王诈降，趁机攻击汉朝。不得不说，刘彻很有先见之明。

汉匈两军相接之际，果然不少匈奴部众纷纷逃走，因反悔不降被杀的匈奴部众近8000余人，连休屠王也临时反悔，最后被无路可退的浑邪王宰杀。

最终受降仪式有惊无险，一共有4万多匈奴人归顺了汉朝。

刘彻没有食言，厚待了那些投降的匈奴人。浑邪王被封为漯阴侯，他部下4个裨王也都被封为列侯。他在河南地安置了投降的匈奴人，将他们分为5个属国，分别拱卫汉朝边境5个郡的故塞。为了防止他们背叛，刘彻又安插了不少忠于汉朝的匈奴人与汉人前往5个属国任职监督。

浑邪部和休屠部投降了汉朝，震惊了匈奴。匈奴不得不重新考量境内其他部落国的忠诚度。

浑邪部源自义渠，本是原秦国北方的“西戎八国”之一。当义渠国被秦国消灭后，大部分义渠人融入了秦国；一部分义渠人则向北迁徙，由

半农耕半游牧民族退化为游牧民族——浑邪部。当匈奴兴起时，浑邪部落被征服，成为匈奴一部分，部落名保留，而浑邪王则由匈奴贵族担任，部众主体还是浑邪人。

休屠部的情况与浑邪部相似，也不是正统的匈奴人，而是匈奴的别种。

像浑邪部和休屠部只是屈从于匈奴的武力，并非对匈奴有多么忠诚，同时，他们对当时的汉朝没有什么感情，也不了解，误认为汉朝人像秦朝人那样“凶恶”，因此才一直依附于匈奴。

看到浑邪部和休屠部投降后所受到的优待，匈奴其他的别部也心动了。第一个心动的是乌桓。乌桓本是东胡的后裔，东胡被匈奴灭亡后，它的一支残部跑到乌桓山，最后臣服于匈奴。他们与匈奴有国仇，只是迫于武力才栖身于匈奴的羽翼之下。现在，汉匈形势逆转，乌桓不得不考虑前途。看到浑邪部和休屠部投降后受到优待，他们认为投降汉朝是最好的出路。于是，乌桓王也率部趁着匈奴左贤王败退之机，脱离了匈奴，归顺了汉朝。刘彻将乌桓安置在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和辽东5郡的外侧，替汉朝侦察匈奴动向，提前为汉军防御匈奴入侵提供预警，并设置了乌桓校尉，监督他们，使他们不得再暗中联结匈奴。

匈奴已经失去了河南之地，接着又失去了河西之地，不得不退回到祁连山、焉支山以北。失去两地后，匈奴人作哀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再加上一些别部的投降，使匈奴的处境更如雪上加霜，他们的牲畜和人口大量减少，生存空间被压缩到了漠北的苦寒之地。

震惊匈奴的漠北之战

自迁徙到漠北之后，伊稚斜听从赵信的建议，依靠大漠这一屏障，将匈奴的主力集结于漠北，休养生息，积蓄力量。伊稚斜在阗颜山修筑了赵信城，作为对赵信的奖励。两人在漠北日夜筹划，伺机骚扰和反击汉军。

公元前120年秋，伊稚斜经过精心准备，派出数万匈奴骑兵大举入侵右北平和定襄。这两个地方的汉军防守相对薄弱，匈奴军在杀掠了数千军民后，抢掠了大批财物撤走。

刘彻决定彻底解决匈奴问题。

公元前119年春，刘彻在河西已定的情况下，与群臣商议征讨漠北。大家认为，降将赵信深受伊稚斜宠信，他对汉军的作战特点颇为熟悉，以他的观点汉军深入漠北必定不能久留，如果要发兵攻打匈奴单于的本部，只能速战速决，一战定乾坤。刘彻君臣商量的结果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集中兵力、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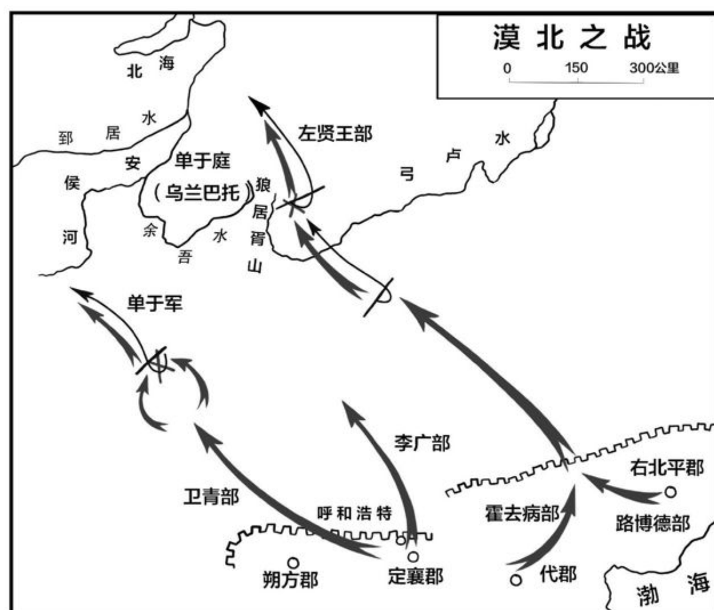
远征漠北有难度，但再难也要打，因为不打垮匈奴，汉朝边境将永远不得安宁。

为了打赢这场战争，刘彻进行了总动员，集中人力财力，确保军需供应，命令数十万步兵负责辎重及军需补给，又从民间征发了14万匹战马，确保骑兵作战需要。这一战，他同时动用了汉军最优秀的将领——卫青和霍去病。

刘彻将汉军骑兵主力分为左右两路，分别由卫青和霍去病统领。

卫青统领的右路大军包括李广部、孙敖部、赵食其部、曹襄部、常惠部、遂成部。霍去病统领的左路大军包括赵破奴部、安稽部、卫山部、李敢部、因淳王复陆之部，楼专王伊即靬部、路博德部以及渔阳太守解部。左右两部各率5万精锐骑兵，其中最精锐的，即“敢力战深入之士”，都在霍去病麾下。这一战，刘彻志在全歼匈奴单于庭的主力军，期盼卫青和霍去病能再次创造奇迹。

根据先前所得情报，刘彻判断匈奴的主力在西边，打算派霍去病率精锐从定襄出发攻击匈奴的西部，卫青率军从代郡出发攻击匈奴的东部。



漠北之战路线图

但是，霍去病在出发前，抓到了几个匈奴人。这几个匈奴人供述说伊稚斜在匈奴的东部。刘彻竟然听信了这几个俘虏的口供，改变了原来的作战部署，让卫青和霍去病换位，由霍去病率军从代郡出发，寻找匈奴的主力决战；卫青率部从定襄出发，负责牵制和打击匈奴援助单于的军队。也许是天意，正是刘彻临时改变战略部署，导致了汉军功败垂成，给匈奴留下一线生机。

伊稚斜得知汉军大举北征，也召集诸将商议对策。赵信说："不必担心，汉军即使越过了大漠，也势必人马疲乏，我们以逸待劳，可以全部俘虏他们。"伊稚斜认为赵信言之有理，立即下令集中匈奴的精锐部队在漠北以逸待劳，等待汉军一出大漠，就迎头痛击，同时命令将匈奴的辎重都转移到北部。到时，匈奴军即使俘虏不了穿越大沙漠的汉军，也可以将他们困死、饿死、冻死在漠北。

卫青率军从定襄出发不久，也抓到了几个俘虏。从俘虏的口供中，

他得知伊稚斜在匈奴西部的漠北。这正是他的进军方向。他原本是负责配合策应的，得知这个消息，他不得不转为承担主攻的责任。

卫青不愧是一代名将。他率领的军队虽不是汉军中最精锐的，但他没有退缩，他当即亲率精兵快速前进，改令李广及赵食其从东边出发，作为大军的掩护。

卫青率军向北急行千余里后，与伊稚斜率领的匈奴主力遭遇。

卫青先以武刚车（兵车）环绕为营，稳固汉军营盘，防止匈奴骑兵突袭，然后派5000骑兵出击。伊稚斜摆出志在必胜的架势，下令1万骑兵出阵迎战。双方都全力应战，战至黄昏，不分胜负。

伊稚斜信心十足，他认为匈奴军在本土作战，相持的时间越往后拖，匈奴就越有机会获胜。

双方鏖战正酣，突然狂风大起，沙砾击面，两军对阵，却相互看不见。卫青见状，一边命令将士们坚持进攻，一边又派出两队骑兵从两翼迂回，包抄伊稚斜的大本营。

天气变化太突然，汉军骑兵迂回包抄更迅猛，伊稚斜几乎没一点心理准备。当发现被包围时，他刚才的雄心壮志一下子烟消云散。他丢下前边正在鏖战的大部队，率领数百精锐骑兵向西北突围逃走。突围之后，伊稚斜又马不停蹄，继续向西奔逃。

当时风沙太大，能见度太低，伊稚斜逃走后，汉军并不知情，认为伊稚斜还在军中，一个劲儿进攻。匈奴军渐渐乱了章法，各自为战，败下阵来。直至深夜，汉军才从捕获的俘虏口中得知伊稚斜已经在黄昏时分逃走的消息。卫青立即派轻骑兵趁夜追赶，并亲自率大军随后跟进。

到第二天天亮时，汉军已斩杀匈奴官兵19000人，追了200多里，还不见伊稚斜。于是，卫青率部继续向北挺进，攻克了寘颜山的赵信城，夺取了匈奴的辎重军粮。休整一天后，卫青下令带走一部分军粮辎重撤回汉朝境内，将剩余部分全部烧毁。

卫青率军撤回到漠南时，李广和赵食其才率军由东道前来会师。卫

青责备他们迟到了，贻误了战机，致使大批匈奴人逃脱。李广羞愤难当，拔剑自杀。

伊稚斜向西北突围后，因有汉军轻骑兵追击，他东躲西藏，与部众失去联系达十几天之久。当时，匈奴内部一片混乱，都认为伊稚斜已死，于是，右谷蠡王自立为单于，统领余下的部众。伊稚斜复归后，右谷蠡王取消了单于的称号。

正在伊稚斜忙于收集残部时，又传来了左贤王部几乎全军覆没的消息。

原来，霍去病率军从代郡出发后，不带粮食，轻装前进，在兴城（在今多伦附近）与博德部及渔阳太守解部会师。随后，霍去病率军向北挺进2000余里，与匈奴的左贤王部相遇，展开激战，大败左贤王军。

汉军穷追不舍，越过鸡侯山，渡弓庐水，到达狼居胥山（今外蒙古乌兰巴托以东）。之后，霍去病在姑衍祭拜了天地，登临瀚海（今呼伦贝尔湖）后，凯旋而还。

这一战，霍去病所部汉军北征2000余里，杀了北车耆王，抓获屯头王、韩王等3人，杀了将军、相国、当户、都尉83人，杀了匈奴官兵70400人，匈奴左贤王部百分之八九十的力量被消灭。

这次出征漠北，汉军取得了史无前例的重大胜利。匈奴骑兵战死近十万，大批平民投降了汉朝，损失的牲畜不计其数。左贤王部几被全歼。这一战之后，匈奴的势力从东到西都退出了漠南，整体龟缩在漠北苦寒之地，面临着空前的生存危机。

唯一让伊稚斜感到欣慰的是，刘彻论功行赏时，因为卫青未能擒杀伊稚斜而没得到封赏，手下将士被封赏的寥寥无几；而霍去病不但又得到了5800户食邑，而且被封为大司马，随他出征的将领几乎个个封侯。跟随卫青出征的将士很寒心，军队里出现了派系分化。更重要的是，汉军这一战的损失也很惨重，尤其是战马损失数以万计。伊稚斜据此判断，汉朝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将不会再次深入大漠攻击匈奴。

伊稚斜的判断没有错，汉匈双方都已筋疲力尽，不得不进入休战时

期。

双方都无力向对方进攻，但刘彻作为战胜方，没有主动求和的意思。他认为，汉朝对匈奴已经拥有绝对优势，即使短期内不能再向漠北进攻，也要先把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巩固下来。漠北之战后，他派人修筑了光禄城（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居延城（今宁夏居延县）、今居城（今甘肃省民勤县），并开沟挖渠，在三处设置了官吏，又招募五六万关东贫民向北屯田，以此为基地，再向北蚕食匈奴的领土，同时慢慢准备向西发展。

伊稚斜虽然在漠北之战中遭遇了惨败，但他的生命力十分顽强。脱险后，他很快收集了匈奴残部，赵信也大难不死，回到了他身边。经过整顿之后，匈奴竟然又有了实力恢复的气象。不过，实力再怎么恢复，和漠北之战前相比，还是大打折扣，因为匈奴总共只有几十万人口，漠北之战，战死者就超过十万，何况还有大批平民投降。

鉴于这样的情况，赵信向伊稚斜建议：暂时向汉朝请求和亲休战，争取时间，恢复国力。伊稚斜没有其他办法，只好派人去长安请求和亲。

刘彻召集群臣商议。有的大臣认为战争打了这么多年，双方都筋疲力尽，汉朝的国力耗损严重，主张答应匈奴的要求，和亲休战，争取和平的环境，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有的大臣则主张趁战胜的余威逼迫匈奴投降，让匈奴做汉朝的属国，接受汉朝的监管和统治。

刘彻综合两派意见后，宣布：匈奴要和亲可以，但前提条件是臣服于汉朝。他派丞相长史任敞出使匈奴，向匈奴传达他同意和亲的条件。

和亲只是伊稚斜表明的一种态度，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向汉朝投降，更不能容忍刘彻以投降为和亲条件。因此，当任敞到达漠北单于庭传达刘彻的旨意时，伊稚斜大怒，下令将任敞扣押了起来。

刘彻见伊稚斜败得如此狼狈，还那样傲慢霸道，扣押了汉朝的使者，也非常生气，也扣押了在长安的匈奴使者，同时策划再次深入漠北打击匈奴的战争。然而，他的计划尚未进入实施阶段，天才将领霍去病

就暴病早逝。

汉朝开国以来，能战善战、敢于不带粮草辎重远距离长途奔袭、攻必取、战必胜、纵横大漠、所向披靡的将领，除了霍去病以外，再也没有第二人。霍去病的死让刘彻非常伤心。他不得不从长计议。

就这样，伊稚斜的和亲计划被拒，刘彻也放弃了再次进攻漠北的计划，双方处于不战不和的僵持状态。

不过，僵持只是表面现象。刘彻不想让伊稚斜消停，把进攻矛头指向了西域各国。它们是匈奴的附属国，只要把它们拉过来，匈奴就彻底孤立了。

汉匈在西域的博弈

公元前119年，刘彻重新启用被削职为民的张骞，派他率领300人出使西域，联络乌孙等西域各国，共同抗击匈奴。

张骞率领着300名随从，赶着数以万计的牛羊，带着价值数千万钱的丝绸、漆器、玉器和铜器等贵重物品向西域进发。张骞认定，胡人“贪汉物”，也“恋故地”，只要送上厚礼，再劝他们回到祁连与敦煌之间的故土，一定可以成为汉朝靠得住的“外援”。

西域36国之间的实力悬殊，大国的人口有数十万，最小的国家人口不过1000余人。在这些国家中，乌孙是人口多、军事实力强盛的大国，曾经打败过匈奴，是张骞这次出使重点争取的对象。

这时，乌孙复国已经42年，昔日的英雄猎骄靡已经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早已不复当年抗击匈奴的锐气和勇气。他看到汉朝送来的礼物，两眼放光，欣喜不已，但当他明白张骞前来的意图后，却无法作出令汉朝殷切期盼的回应。因为，他并不了解汉朝，汉朝对西域人而言遥远而陌生。猎骄靡虽然曾听说汉朝打败了匈奴，但他也曾经打败过匈奴人，再加上这时乌孙内部矛盾重重，除了猎骄靡本人统帅的军队外，他二儿子大禄统率有1万多骑兵，他大孙子军须也统率有1万多骑兵，二儿子和大孙子不和，经常闹矛盾。乌孙国出现了裂痕。因此，他任何一个决定都要小心翼翼，以免引起乌孙国内震荡。

张骞见乌孙昆莫难以做决定，就将副手们分别派往西域的其余35国，尽可能多地争取盟友。西域那些小国从没见过如此慷慨丰盛的礼物，对汉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宛因在张骞第一次来到西域时就有过接触，所以这次表现得分外客气，派出使者携带着宝马随同汉使一同前往长安。当然，猎骄靡也派出了几十名使者带着宝马等礼物随着张骞回访了汉朝。

公元前115年，张骞带着西域各国使者回到了长安。各国使者见识了汉朝的富庶和强盛，而西域各国送来的宝马也让刘彻眼前一亮，这不正是汉朝战胜匈奴的利器吗？他决定不断派人到西域求购好马，以改善

汉朝战马的质量，提高汉军骑兵的作战能力。

这时候，被刘彻关闭和亲之门的伊稚斜在漠北苦寒之地异常郁闷：他有心复兴匈奴，可是身处苦寒之地，匈奴的人口和马匹发展都极为缓慢，限于自身的实力，他既害怕汉军再次深入漠北对匈奴实施远距离袭击，又不敢派兵南侵汉朝实施抢掠，赵信虽然继续为他出谋划策，但计谋无一例外地一次次流产，这使他对赵信也产生了怀疑。

伊稚斜越来越心灰意冷，加上又上了年纪，身体每况愈下，很快死了。公元前114年，他不到30岁的儿子乌维继位，匈奴进入了乌维时代。乌维很低调务实：躲避汉军的锋芒，集中力量去解决西域问题。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的消息传到了匈奴。西域各国派出大批使者，送去大批宝马回访汉朝，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一旦他们认可了汉朝，就很有可脱离匈奴，投入汉朝的怀抱。乌维当然不能坐视不管，因为匈奴联络西域各国比汉朝更有地利优势。只要控制住西域各国，匈奴就可以分散来自汉朝的军事压力。

于是，乌维决定联络羌人以及西域楼兰、车师等国，共同打击汉军。他派出密使，前往羌人部落，相约于公元前113年合攻河西之地；又令西域楼兰、车师二国拦截汉朝的使者，抢掠财物，破坏汉朝使者在西域的外交活动。

河湟一带的十余万羌人如约造反，挥师攻打安故，包围了枹罕。与此同时，乌维命令匈奴军队攻入五原郡，策应羌人的军事行动。乌维的如意算盘是让羌人与汉军恶斗，等到两败俱伤时，匈奴坐收渔翁之利。

刘彻看出了乌维的用意，决定借助羌人反叛之机，彻底扫清河西之地的反汉势力，威慑和打击匈奴，断绝匈奴人对河西之地的念想。

刘彻令李息和徐自为率军10万军队镇压西羌叛乱。同时，他派遣公孙贺率领1万精锐骑兵从九原出发，赵破奴率领1万精锐骑兵从令居出发，寻找匈奴主力决战。

十万羌人的叛乱很快平定，刘彻在羌人聚居地设置了护羌校尉，管理和监督羌人。但是，公孙贺和赵破奴率军行进了好长一段路程，也没

有发现一个匈奴士兵，不得不无功而返。

原来，乌维命令匈奴军攻入五原，只是做样子给羌人看的。匈奴军队攻打五原后，立即退到大漠西北某处深山躲藏起来了，防止汉军远距离奔袭。几乎在平定羌人叛乱和深入攻击匈奴同时，刘彻还指挥了平定南越、东越、西南夷、朝鲜等战争，不断扩张着汉朝的领土。这几场战争，刘彻都没派卫青。他认为，不到与匈奴进行大决战时刻，不能轻易派卫青上战场。

平定羌人叛乱后，刘彻把下一步打击目标指向了拦截汉朝使者、抢掠使者财物的楼兰和车师。

楼兰和车师是西域门户，位置非常重要。两国君主都听命于匈奴单于乌维，派人屡次遮拦汉朝使者，劫掠汉朝商队财物，如果不尽快打击两国的猖獗气焰，势必会影响汉朝在西域的形象。刘彻派的将领是赵破奴。

赵破奴，汉人，年少时曾流浪到了匈奴，对匈奴的习俗非常了解。他取名破奴，就是破灭匈奴之意。赵破奴曾在霍去病手下当差。每次作战时，他敢于深入，更敢于力战，深受霍去病赏识。在河西之战中，他立下大功，被封为从骠侯，后又在漠北之战中立下功勋，被增封食邑300户。霍去病死后，他因为犯事被刘彻削去了封号。刘彻重新启用他，就是期待他再建新功，封侯荫子。

公元前110年，赵破奴与出使西域的使者王恢（不是马邑之谋的王恢）率领属国骑兵和郡兵数万人进攻楼兰和车师。

赵破奴作战颇有霍去病的作风，当王恢还在敦煌整军时，他就已率领700轻骑兵出发了，日夜兼程，直捣楼兰。

赵破奴率军赶到楼兰城下时，天刚刚亮。楼兰人丝毫没有戒备，照例大开城门。趁楼兰人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赵破奴就率军攻进了城里，直奔楼兰王宫。这时，楼兰王还在睡觉。当他醒来时，发现赵破奴的刀已经架到了他的脖子上。眼见大势已去，楼兰王不得不宣布投降汉军。

赵破奴将楼兰王放在马背上，率军马不停蹄奔向车师。

第二天午后，汉军抵达车师。车师国同样没有防备，汉军不费吹灰之力进入了车师城。见700汉军铁骑像旋风一样扑来，车师王立即大呼护驾，想组织护卫队与赵破奴决战。

赵破奴将楼兰王从马上推下地，指着他问车师王：“你可认得此人？”

车师王点了点头。

赵破奴立即挥刀砍下了楼兰王的头，大声喝道：“不降者，这就是下场！”

与此同时，700汉军将士亮出战刀，一声吆喝，准备杀进车师王宫。车师王吓破了胆，眼见抵抗无望，就弃刀投降了。

赵破奴在一天半时间里，连破两国，且不损一兵一卒，这消息震惊了西域诸国。他又将楼兰王的头颅派人送到西域各国展示，声称：“不亲汉者，视此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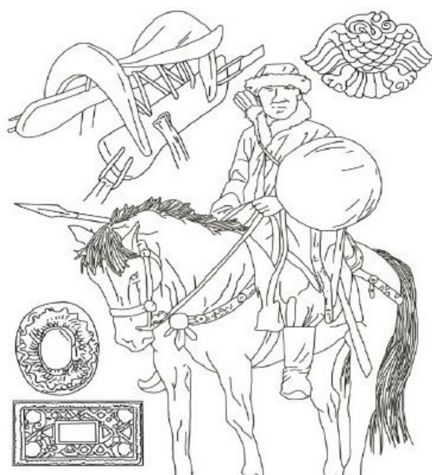
西域小国哪里见过这等架势。于是，楼兰、车师都献质子于长安，乌孙、大宛诸国也望风归附。

乌维听说赵破奴在西域的军事行动后，深感在经营西域上有些失策，连忙采取补救措施。在赵破奴率军班师后，匈奴也派兵攻打楼兰，迫使新的楼兰王给匈奴送了人质，并要挟楼兰不要在匈奴与汉朝战争中支持汉朝。

乌孙为了加强与汉朝的联系，向汉朝请求和亲。刘彻将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封为细君公主，嫁给了猎骄靡。乌维得到消息，也将自己的居次（即公主）嫁给猎骄靡。

楼兰和乌孙夹在汉朝和匈奴之间，战战兢兢，谁都不敢得罪。

第五章　艰难博弈，绝境中求逆转



匈奴对汉朝乾坤逆转，角色换位，惨败之后不甘心失败，却又连遭打击。刘彻不仅是“匈奴最惊恐的克星”，而且是个“长寿的克星”，是个“匈奴不臣服不罢休”的“顽固克星”。匈奴遭受打击后，单于更换频繁，但都处在求战无力、求和不成的状态。这些单于只好采取非正常手段与刘彻周旋，想方设法“削弱”刘彻。匈奴曾一度策反李陵和李广利投降，打击了刘彻，但最终还是无法打败刘彻。

乌维求婚的闹剧

刘彻见乌维单于又在西域捣鬼，必里很是恼火，决定刺激一下他的神经。

公元前110年底，刘彻亲率18万大军出巡边塞，向乌维单于进行武装示威。

乌维单于恨得咬牙切齿。军臣单于和伊稚斜单于都败在刘彻手下，他很想陈兵塞上，与刘彻一较高低，但他知道这时匈奴没有这个资本，只好躲起来。

刘彻便派郭吉作为使者，前往漠北单于庭。郭吉到了单于庭，谦虚地对迎接他的匈奴主客（主管外交的官员）表示，他是奉汉朝皇帝的命令，来和匈奴商量要事的，兹事体大，必须亲口告诉单于。

匈奴主客见郭吉如此谦虚，以为汉朝打算和谈，报告了乌维单于。乌维单于非常高兴，亲自接见了郭吉。

郭吉见了乌维单于，笑眯眯眯地对他说："现在，反叛大汉的南越王首级已经被悬挂在宫城的北门之下。我们大汉皇帝说了，如果单于觉得匈奴敢于和大汉一决高低的话，就请率军前往边塞一战，我们皇上正在那里等着；如果不敢和大汉抗衡，那就请单于向大汉称臣，过太平日子，何必这样龟缩在漠北苦寒之地受苦呢？"

这分明是一种赤裸裸的威胁和侮辱！乌维单于一怒之下，杀了匈奴主客，扣留了郭吉，将其流放到北海监禁。

愤怒归愤怒，愤怒之后还必须要认清形势，确定对策。乌维单于很清楚，以目前匈奴军队的战力是不能跟强大的汉朝军队硬碰的。他下令各部，暂时不要到汉朝边境去侵扰抢夺，不生事、不惹事，一心一意休养士卒和战马，练习射箭打猎本领。同时，他派遣使者前往长安，向汉朝求亲。

这时，汉朝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十分繁荣，但连年战争也让它不堪重

负，刘彻也想结束双方对峙的局面，但是，对于乌维单于的和亲意图和诚意，他有些怀疑。

为了摸清乌维单于的和亲底牌，公元前107年，刘彻派王乌出使匈奴，一则试探匈奴求婚的虚实，二则探寻郭吉的下落。

根据匈奴人的法律，汉朝使者若不放弃旄节和用墨黥面，是不能进入单于毡帐的。这种侮辱性的规定是大汉奸中行说为了羞辱汉使制定的。

王乌是北地人，当然熟悉匈奴人这一规矩。到了单于庭，他二话不说，把符节放在一旁，用墨涂黑了脸，去见乌维单于。乌维单于就喜欢这类人，他与王乌把酒言欢，话里真真假假，他甚至信誓旦旦地对王乌说："我准备派太子去长安做人质，作为与大汉和亲的条件。"

王乌大喜，回到长安把乌维单于的话原原本本对刘彻说了。刘彻听了当然很高兴，但为了确认真假，他又派出另一位使者杨信前往匈奴，商讨投降的具体事宜。

王乌处世八面玲珑，而杨信则刚直倔强，原则性很强，他不肯屈从于匈奴风俗，到了单于庭，手握节杖不放松，更是不肯以墨涂脸。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乌维单于无奈，只好做出让步，走出单于大帐，在大帐外接见了杨信。

杨信也不讲什么客套，单刀直入，对乌维单于说："既然匈奴要与我大汉和亲，那就请大单于兑现自己的诺言，先将太子送到长安。"这个条件本是乌维单于自己对王乌说的，但这时他却不认账了："你说得不对吧？按照贵国高皇帝刘邦与我国伟大的冒顿所缔结的和亲协议，应该是汉朝送公主入匈奴和亲，并送来大量的绸缎、食物作为嫁妆，作为回报，我们匈奴与汉朝和平相处，不派兵侵扰汉朝边境。现在你们想撕毁以前的协议，让我把太子送到长安做人质，这分明是赤裸裸的霸权行径，我怎么能同意！"

见乌维单于不认账，杨信勃然大怒，转身回国，将乌维单于的话一五一十地向刘彻做了汇报。

刘彻听了自然勃然大怒，召王乌前来问询。王乌吓了一跳，连忙表示可能有什么误会，并表示自己愿意再次出使匈奴，探个究竟。

王乌再度来到漠北草原，又受到了乌维单于的热情接待了，乌维单于尽说些匈奴与汉朝应友好和平的话，并以人格担保说以前说过的话全都算数，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将亲自前往长安朝见汉朝天子，与汉朝天子约为兄弟，从此两国和睦相处，互不侵犯。

王乌被乌维单于的一番话忽悠得晕晕乎乎的，回去报告刘彻说，乌维单于确实是真心和亲，不但愿意送太子做人质，而且还要亲自到长安朝见，先前都是因为杨信对人家太不礼貌，人家才大动肝火。

见王乌说得如此有鼻子有眼，刘彻不得不信，于是召集大臣们讨论接待匈奴单于的礼节。讨论的结果是，我大汉毕竟是礼仪之邦，匈奴单于虽然是汉朝的手下败将，但也是一个大国的领袖，既然人家有诚意前来中原朝见天子，那么汉朝的接待礼仪上就不能有丝毫的马虎。于是，刘彻下令在长安为乌维单于修建豪华的单于宫邸，作为乌维单于前来朝见的下榻之处。

等到单于官邸落成，刘彻派出使节前往匈奴，告知乌维单于可以动身前往长安朝见汉朝天子了。

殊不知，乌维单于根本就没有想过去朝见刘彻，他之所以这样说，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给匈奴争取时间休养生息、训练和扩充军队，同时通过和亲多骗点嫁妆财物，顺带恶心一下刘彻。

当然，面对汉使，乌维单于不能再度翻脸，于是他借口汉朝派来的使者级别太低，没有把匈奴当成大国看待，不见使者。当然，为了再度表示“诚意”，乌维单于派出了一位匈奴“贵人”先期前往长安，一则代他向汉朝皇帝问好，二则一睹汉朝皇帝亲自下令修建的单于官邸。

匈奴“贵人”带着使命前往长安，可不知道他是因为本身就有病，还是水土不服，反正到长安没多久，就病倒了。无论怎么救治，都不起效，最后一命呜呼。刘彻很尴尬，为表安慰，授予路充国2000石的印绶，让他护送匈奴“贵人”的灵柩回漠北，同时带去大量财物作为吊唁之

礼。

原本就没有打算与汉朝真心友好的乌维单于趁机一口咬定，是汉朝害死了匈奴的“贵人”，还假惺惺地将尸体送回来，幸亏他本人没有去长安，否则躺在棺材里面的就是他本人。

乌维单于指责汉朝包藏祸心，在一番大肆声讨后，下令逮捕路充国，将他幽禁起来，去与郭吉做伴。而在和亲闹剧上演的这几年里，匈奴国力和军队战斗力也有了一定的恢复，于是乌维单于借着匈奴“贵人”死在汉朝长安这件事，命令匈奴小股军队开始袭击汉朝边境，摆出一副与汉朝势不两立的架势。

至此，刘彻终于明白，乌维单于所谓的和亲、送太子做人质、亲自前往长安朝拜原来全是假的，不过是拖延时间、恢复国力的烟幕弹。他感觉自己被乌维单于戏弄了。当他得知路充国被扣押和匈奴骑兵侵扰汉朝边疆的消息时，当即打消了和谈念头，派郭昌和赵破奴率军驻守朔方，防备匈奴。同时，刘彻又开始策划远征匈奴的战争。

一场血腥的战争似乎就要来临。

不过，匈奴很快就得到了好消息。公元前106年，匈奴的克星、汉朝大将军卫青在抑郁中死去。对匈奴人来说，汉朝除了皇帝刘彻外，卫青和霍去病也是他们的魔咒，霍去病已经去世，卫青就是汉军悬在匈奴军头上的一把利剑。如今卫青也死了，刘彻也就失去了与匈奴大规模作战的最锐利武器。

乌维单于兴奋异常。不过，他没有高兴多久，公元前105年，他也突然暴病身亡，他年仅15岁儿子詹师卢继位为单于。这位年幼的单于能挑起拯救匈奴命运的重担吗？

风暴中的“儿单于”

詹师卢继位时只有15岁，被汉朝人称为“儿单于”。

刘彻正在策划新一轮对匈奴的战争，听说乌维死了，“儿单于”继位，便改变策略，将战争手段转变为分化手段，决定瓦解匈奴内部，让匈奴人自相残杀，最终两败俱伤，臣服于汉朝。

刘彻向匈奴派出了两个使者：一个前去吊唁乌维，一个去慰问匈奴右贤王。

为什么去慰问右贤王呢？刘彻认为，右贤王是乌维的大弟弟，在匈奴有人缘有威望，肯定不会听从15岁侄子的话，派人前去慰问右贤王可以试探他有无做单于的野心，顺便调拨离间一下，为匈奴内争埋下种子。

遗憾的是，右贤王的理智超过了刘彻的想象。看出刘彻派人慰问他的意图后，右贤王立即逮捕了汉使，将他交给了“儿单于”。“儿单于”得知汉朝使者在匈奴活动，索性将所有汉使逮捕，同时将匈奴部众继续往西北迁徙，将军队部署为两翼，令左贤王部的左翼防备云中郡的汉军，左贤王部的右翼防备敦煌郡的汉军。

刘彻得知汉朝使团全部被捕后，十分震怒，立即下令扣留所有匈奴使者。双方不断对等报复扣留对方使者，竟然达十余批之多，但战争还是没有打起来：一方面“儿单于”躲得远远的，防得紧紧的；另一方面，刘彻认为深入草原作战风险太大，毕竟汉朝已经没有了卫青、霍去病这种善于远距离突袭的将领。

双方都在等待时机，最先等来时机的是刘彻。

原来，“儿单于”即位那一年冬天，匈奴遭遇了罕见的雪灾，牲畜因为饥寒损失极大。迷信的匈奴人普遍认为，这是“儿单于”年少无德、好杀伐，得罪了上天，继而降下的灾难。于是，一部分匈奴人想反叛“儿单于”。匈奴左大都尉派出心腹联络刘彻，说：“我想杀了单于投降汉朝，只是汉朝太远，如果汉军能前来接应，我就立即起事。”

有这样好的机会，刘彻当然不肯放过。他派公孙敖在塞外修筑受降城，准备接应匈奴左大都尉率部来投降。但是，左大都尉认为，受降城距离单于庭太远，难以及时策应，迟迟不肯动手。

刘彻无奈，只好派遣霍去病手下最得力的悍将赵破奴率领2万精锐骑兵从朔方郡出发，走了两千多里，到浚稽山去接应，同时派人去通知左大都尉。

看到赵破奴率军逼近，左大都尉如约反叛。然而，他拖得太久，消息已经泄露，他还没来得及动手，就先被“儿单于”给杀了。

砍了左大都尉的脑袋后，“儿单于”调集单于庭和左贤王两部共8万骑兵，攻击赵破奴率领的汉军。见敌我双方力量悬殊，赵破奴立即撤军，无奈撤退至距汉军据守的受降城不到400里时，被匈奴骑兵追上包围。

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未分胜负，当天晚上，赵破奴饥渴难耐，亲自出去寻找水源，遭到匈奴军队伏击而被捕。



匈奴骑兵

“儿单于”非常高兴，第二天令人押着赵破奴到汉军阵前喊话，让汉军放下武器，投降匈奴。根据《汉律》，军队主帅有失，其余将士都要治罪。赵破奴被匈奴人抓获，汉军每个将士都会受到牵连，加上赵破奴

率领的这支汉军有不少将士都是从匈奴那边投诚过来的，不想为这件事回去接受惩罚，于是纷纷投降了匈奴。

汉军精锐骑兵集体投降匈奴，这是汉朝对匈奴战争以来的第一次。这件事严重打击了汉军的自信心，振奋了匈奴的军心。自军臣单于以来，匈奴还从未像这样扬眉吐气过。

“儿单于”挥军长驱直入，尝试攻击受降城未果，便绕过受降城，侵入汉朝边境大肆劫掠一番后扬长而去。

这一仗无疑是对刘彻的当头一击。他清醒地意识到，自漠北之战后，匈奴人退到漠北，经过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实力已经得到了很大恢复，“儿单于”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少不更事，相反，他很有几分冒顿单于和老上单于的雄才大略，自己太小看他了。

刘彻不得不调整战略，做好长期对匈奴作战的准备。

这一仗大大提高了“儿单于”的威望。他信心十足地要率领匈奴复兴，在匈奴贵族面前更加骄狂起来。

有句话说得好，“天要其亡，必令其狂”，任何骄狂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公元前102年夏天，“儿单于”又一次率领大军攻打受降城，但是，匈奴大军尚未到达受降城，“儿单于”就突然死了。他到底是暴病而死，还是被随军出征的匈奴贵族合谋害死，不得而知，只是在他死后，匈奴贵族没有立他年幼的儿子为单于，而是立乌维单于的弟弟呴犁湖为单于。

“儿单于”就像一道闪电，虽有光亮之处，但瞬间就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狂澜之中的失落

呴犁湖当上单于后，借着匈奴国力渐渐恢复之机，大肆攻击汉朝的边境防线。

这时，刘彻意识到，要想在短时间里彻底消灭匈奴不现实，自从赵破奴那支精锐骑兵投降匈奴后，他便改变了长途奔袭的策略，开始在汉匈边境实施堡垒战术。他命令光禄勋徐自为在五原以北数百里的地方修筑堡垒与哨所，一直修到浚稽山下。这条堡垒战线长达数百里。由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驻守；而强弩都尉路博德则率军驻守在居延泽附近，保护堡垒线的左翼。

当年卫青、霍去病之所以能成为匈奴人的克星，取得令人瞩目的战绩，在于他们擅长在运动战中消灭匈奴的主力。但是，这种战术对马匹的消耗很大。卫青、霍去病等人对匈奴的几次大规模出击几乎耗尽了汉朝自“文景之治”以来积存的马匹。如今，卫青、霍去病等人已经死了，勉强称得上接班人的赵破奴又投降了匈奴，刘彻只好实施堡垒战术，依托于堡垒与匈奴人决战，阻止匈奴南下。但是，在高度机动、灵活的匈奴骑兵面前，这些堡垒很快就沦为一个个孤立的靶子。

公元前102年秋，呴犁湖率领匈奴大军对汉朝的云中、定襄、五原、朔方四郡发动了全面进攻，杀死汉朝军民数千人。在此役中，徐自为所筑的漫长堡垒线根本没发挥任何作用，就被匈奴人一一拔掉。

与此同时，呴犁湖又命匈奴右贤王率领军队侵掠敦煌和张掖，掳掠了大批人口与牲畜。幸亏汉朝将领任文率领援军赶到，与右贤王部展开激战，并击退右贤王，才夺回了被掳掠的人口与财物。

呴犁湖率军对汉朝边境四郡大肆抢掠后，满载着胜利成果回到了漠北单于庭。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心安理得地享受，就从西域传来了令他震惊的消息：西域诸国纷纷臣服汉朝，脱离匈奴。

要知道此前西域诸国跟汉朝与匈奴都维持着平静的中立关系，打破这一平静的是大宛国。

大宛拥有60万人口，距离长安城12000多里，出产汗血宝马。汗血宝马属于山地马种，抗疲劳、蹄坚硬，可以日行千里。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将大宛的汗血宝马向刘彻做了绘声绘色的描述。刘彻很想借助汗血宝马培育出优秀的中原马，重建精锐骑兵，实现踏平匈奴的夙愿。

公元前104年，刘彻派遣车令率领100余人到大宛国求购汗血宝马。刘彻很有诚意做这桩买卖，准备了大批金帛和一尊金马，旨在换取几匹汗血宝马。车令不辱使命，历尽辛苦来到了大宛。在大宛王毋寡面前，车令申明了来意。本来汉朝极有诚意，价钱也出得很高，两国关系历来也很友好，达成这笔买卖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大宛王毋寡出乎意料地拒绝与汉朝交换汗血宝马，还非常傲慢地对车令说：汉朝与大宛远隔万水千山，我不给你汗血宝马，你能将我怎么样？

这话就伤人了，太不给面子了。车令很生气，当着毋寡的面，将金马打碎，就率使团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毋寡觉得受到了羞辱，决定报复。在车令途经大宛边境城市郁成城时，毋寡令郁成王率军伏击他们，将汉朝使者全部杀光。

汉朝与匈奴交战近百年，除极个别事件外，是不杀对方使者的，何况是将对方使团杀光。大宛王的做法彻底激怒了刘彻。刘彻立即派小妻子李夫人的弟弟李广利率军远征大宛。

大宛是西域诸国中名副其实的大国，非常具有政治影响力，加上匈奴“儿单于”曾派人警告过西域各国不准帮助汉军，否则将会受到严惩。因此，李广利率军攻打大宛时，遭到了西域各国的冷遇，他们既不给汉军提供补给，也不主动攻击汉军，只是冷眼旁观。

汉军很快陷入不利局面。为了摆脱军需不足的困境，李广利只好指挥军队沿途攻击西域各国，打下来就抢些粮食，打不下来就绕路而行。一路上减员严重，当抵达郁成城下时，汉军只剩下了几千名饥饿不堪的士兵。

疲劳之师攻城，结果可想而知。攻城失败后，李广利失去了征服大宛的信心，便私自决定撤军。但当他到达玉门关时，却发现刘彻已经下

达了圣旨："军人有敢入，斩之！"再继续后退就要杀头，李广利无奈只好在敦煌停留下来。

赵破奴所部投降匈奴后，有人建议刘彻暂停攻打大宛，集中力量对付匈奴。但是，刘彻认为，攻打大宛的战争既然已经开始，就必须不计代价完成，一则是汉朝声威不容轻视，二则也是为了切断匈奴的后援。

公元前102年，刘彻命令李广利再度率军攻打大宛，慑服西域。这次出征补给非常丰富，有正规军6万余人，其后方基地还有与之相策应的18万军队。

这次出征天下骚动。西域诸国得知汉朝开动大军，除了轮台国闭门据守，其他诸国纷纷见风使舵，打开城门表示欢迎汉军。汉军很快攻下了轮台国，并迅速向大宛国杀去。

汉军浩浩荡荡开到郁成城，箭如雨发，将率部迎战的郁成王打回城中，不敢再出来。李广利见此也没有强攻，绕过郁成城向大宛王城贵山进攻。到了贵山城外，李广利并不急于攻城。他派遣水利工程人员将河流改道。贵山城中没有水井，全靠流过城边的河水饮用。河流改道后，城里就没有水了，贵山城中的军民很快陷入恐慌。李广利这才下令攻城。经过40余日围攻后，贵山城的外城被攻破，大宛军民死伤无数。

毋寡这才意识到汉朝之强大，汉军之不可战胜。他只能龟缩在内城坐以待毙，可其他大宛贵族却不想让他安静地等死，他们认为这场战事是毋寡召来的，他们杀了毋寡，提着他的人头前去与李广利求和，表示愿意献出所有良马，给汉军提供所需粮草。最后汉军挑选了数十匹大宛良马，3000匹中等以下的良驹，又指定了与汉朝亲善的昧蔡为大宛王，才兴高采烈地班师回朝。一路上，西域各国纷纷派王子跟随汉军前往汉朝表示效忠。

虽然汉军撤走后，大宛贵族们便发动政变杀了昧蔡，另立毋寡的弟弟蝉封为王，但蝉封吸取了毋寡的教训，派儿子到汉朝做人质，表示永远忠于汉朝，每年向刘彻进贡汗血宝马两匹。刘彻见大宛愿意臣服于汉朝，政变的事也就不再追究。

刘彻下令，重奖远征军的将士，在西域设置官吏，统一管理西域诸国，又派遣数百名士兵在渠犁、轮台等地种田驻守，自给自足，供应来往汉使的粮食。

这次远征既充分展示了汉朝的国力和汉军强大的战斗力，也让西域诸国深刻地意识到匈奴根本靠不住。匈奴除了向它们征收赋税以外，并不能保证它们的安全。于是，它们集体倒向了汉朝，以寻求保护。连此前对汉朝和匈奴保持同等外交的乌孙国，也公开表示支持汉朝，与汉朝结成军事同盟。匈奴在西域陷入了空前的孤立状态。

呴犁湖单于不愿接受这一事实，准备趁汉军远征疲乏之机，率军在路上拦击，不巧的是，他刚要出发，就染上了重病，不久就死了。

在不到四年时间里，匈奴连续死了三个单于！不祥的阴影笼罩着匈奴，它能够实现复兴吗？

不友好的“干儿子”

刘彻苦心经营的堡垒虽然被匈奴攻破，但李广利攻打大宛，降伏了西域诸国，等于断了匈奴的战略补给线，尤其是乌孙等西域强国与汉朝结盟，彻底断了匈奴对西域各国的念想。刘彻认为，汉朝从此可以放开手脚征服匈奴了。就在这时，匈奴呴犁湖单于病死的消息传来，南宫公主所生的儿子且鞮侯继任单于。

南宫公主是刘启的女儿，刘彻的同父异母姐姐。且鞮侯虽然是刘彻的外甥，但刘彻并没有改变在有生之年降伏匈奴的念头。他仗着汉朝征服西域诸国的余威，派人到匈奴送去国书，措辞和态度极为强硬，内容大意是：过去匈奴对汉朝的侵辱，不会就这样算了，君子报仇一百年也不嫌晚。匈奴与汉朝连年战争，和亲早已经中断，刘彻和且鞮侯虽然是舅甥关系，但相互之间没有什么感情，何况作为君主，各为其国也是名正言顺。

刘彻这封国书的目的是警告且鞮侯不要对汉朝动心思。

且鞮侯虽然对舅舅的强硬态度不满，但鉴于匈奴在四年时间里死了三个单于，国内局势不稳，再说他是以左大都尉身份继位单于的，左大都尉在匈奴国内的地位在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之下，要想安抚手下老资历的人还需要时间。这时，他和舅舅翻脸，显然不利。

想到这些，且鞮侯单于接受了权臣卫律的建议，派使者到长安示好求和，向舅舅问安，并将历任单于扣留的汉朝使者，除了投降匈奴的人外，全部释放。为了表达求和的诚意，且鞮侯主动要做刘彻的干儿子。

刘彻对他的态度很满意。见且鞮侯将汉朝使者全部放了回来，刘彻也宣布将此前扣押的匈奴使者全部送回去，并派中郎将苏武为汉使、副中郎将张胜和属吏常惠为副使，率领庞大的使团护送匈奴人回国，还为且鞮侯送去了大量礼物。

且鞮侯一直生活在匈奴，对汉人所谓的亲戚伦理观念没有丝毫概念，舅舅刘彻在他脑海里的印象异常陌生，他之所以以外甥的身份向刘彻示好，一方面是由于实力不济，另一方面是投降匈奴的汉人卫律劝导

所致。

且鞮侯狡猾多变，他从苏武带来的厚礼看出汉朝对匈奴并无动武的野心，而且刘彻还真的将他当亲外甥看待。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很快就露出了嚣张的原形，对汉朝使者傲慢无礼。

苏武等人见且鞮侯如此嚣张蛮横，非常气愤，非常恼火，认为汉朝上了且鞮侯的大当。

正在大伙儿痛恨且鞮侯反复无常的时候，匈奴的内应找上门来了。

原来，副使张胜有个叫做虞常的匈奴朋友，本是浑邪王的部属，随浑邪部一同投降了汉朝，后来又随赵破奴出征时兵败被俘。在赵破奴那场倒霉的战斗中，很多与虞常类似的归汉的匈奴人都投降了匈奴，浑邪王的外甥缑王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的家眷在汉朝境内，他们也早已适应了汉朝的生活，回到漠北苦寒之地后，总觉得别扭，更重要的是，且鞮侯根本不重用那些投降了汉朝又重新回归匈奴的人。由于在匈奴过得不如意，他们总想找机会重新回到汉朝。



匈奴人的马饰

虞常和缑王找到张胜说：我们身在匈奴心在大汉，打算劫了且鞮侯的母亲南宫公主返回中原。你们到匈奴来，正好可以支持配合我们。

张胜听了非常吃惊，知道目前汉朝和匈奴正在搞和亲休战，参与这事凶多吉少，因此没有立即表态。

虞常见张胜不说话，又提出杀死卫律。卫律原本是胡人，因与李延年、李广利兄弟关系好，才被推荐到汉朝做了官。后来，刘彻派卫律作为使者出使匈奴，卫律借机投降了匈奴人，并逐步取代了赵信在匈奴中的地位，经常替匈奴出谋划策对付汉朝，让汉朝不胜其苦。张胜想了想，认为刘彻可能对劫持南宫公主回汉朝不感兴趣，但对杀死卫律这个汉奸，让被迫投降匈奴的那些人重返汉朝会感兴趣。

李广利远征大宛，建立煊赫的战功，连随从人员都获得了重赏，如

果能杀死大汉奸，能将匈奴单于的母亲劫持到汉朝做人质，那将建立比李广利更令人瞩目的功劳。张胜为了贪功，居然背着苏武答应了虞常的请求。

一个月后，且鞮侯外出打猎，单于庭只有他的母亲、弟弟、儿子和少量护卫。虞常纠集了70多人准备发难，但在行动前夜被人告了密。且鞮侯的子弟们闻讯，设下埋伏，围捕了虞常等叛乱分子。虞常被生擒，缑王等70余人全被杀。

事件发生后，张胜只好将真相告诉了苏武。苏武认为，且鞮侯会追究他的责任，与其被捕受辱而死，还不如自杀保持尊严，于是拔刀自杀，幸好张胜手疾眼快，将刀夺走，救了苏武。

出了这件事后，且鞮侯政治智慧不够成熟的短处显露出来，竟然忘记了他的当务之急是与汉朝实现和平，为匈奴休养生息和复兴争取时间。他一气之下要将包括苏武在内的所有汉朝使团人员杀死。不过，匈奴左伊秩訾建议，杀之无用，不如招降。且鞮侯在匈奴威望不高，又是刚刚继位，不得不尊重各部贵人的意见，便同意招降，命令卫律全权负责处理这件事。

卫律对招降苏武等人的心情极为复杂，既害怕苏武真的投降，将来受宠的风头盖过了他，又想劝降苏武，向且鞮侯表功。

苏武充分展示了他的民族气节，坚决不投降，而张胜经不住匈奴人的酷刑，投降了。

卫律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希望能够诱降苏武，结果被苏武大骂了一通。卫律没办法，只好建议且鞮侯将苏武流放到北海放羊，让他等到公羊下崽后再回来。

张胜投降、苏武被流放的消息传回长安，刘彻非常震怒。他已经年老了，想在有生之年实现征服匈奴的愿望，但看在匈奴新单于且鞮侯是他外甥的分上，不想再打动干戈，只要外甥在口头上表示臣服，成就他的千秋功业，他也会网开一面。但现在看来，国与国之间的纷争是不能讲亲情的。

过了没多久，先前被迫投降匈奴的浞野侯从匈奴逃归汉朝，向刘彻汇报了他在匈奴所看到的一切情况。刘彻大喜，决定对匈奴发动战争。

且鞮侯也知道和平之门从此被堵死，他所面临的将是战争，而他的对手是击败了此前数任单于，如今已进入老年的汉朝皇帝——他从未谋面的舅舅刘彻。

当然，且鞮侯也是有收获的。挫败虞常等人的阴谋，重处虞常等人，招降张胜，流放苏武等，这一系列措施，展示了他的血性和强硬态度，这是匈奴国人希望看到的，因而此次事件提高了且鞮侯在匈奴国内的威望。

既然要打，那就打吧！且鞮侯需要战争来巩固他的威望。

“匈奴死敌”降匈奴

在匈奴的克星霍去病、卫青死后，为了继续对匈奴作战，刘彻刻意栽培了一些后起之秀。李陵、苏武、霍光、上官桀、赵充国等，都是刘彻贮备的对匈奴作战的年轻将才。如今匈奴跟汉朝翻脸了，这些年轻的将才正好有机会派上用场。

五人之中，李陵的天资最高。李陵出身于具有传奇性的军人世家，他的祖父就是名震匈奴的飞将李广。

受家世的影响，李陵不仅擅长骑射，而且为人谦让真诚，不贪图财富，又能礼贤下士。刘彻认为，李陵有李广的遗风，对他另眼相看，曾命他率800轻骑兵经过居延，深入匈奴2000多里的内部实施侦察。李陵圆满地完成了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升官为骑都尉，负责教授酒泉、张掖的将士学习骑射，防备匈奴侵扰。在李广利远征大宛回师时，李陵率领500轻骑兵到盐水接应，回来后，他继续屯驻在张掖。

刘彻决定好好教训一下匈奴后，便延续他重用小舅子的习惯，于公元前99年，命令李广利挂帅出征。

李广利本是街头地痞，只因妹妹李夫人受到刘彻宠爱才能飞黄腾达，远征大宛能得胜回朝封侯拜将凭的也是汉朝国威浩荡，他的能力一直广受质疑，其中最不服气的就是李陵。

按照刘彻的安排，李陵负责李广利军队的后勤辎重护送任务。这个安排对自负的李陵而言是一种侮辱。李陵认为，他爷爷李广是抗击匈奴的名将，委屈在卫青属下当差尚说得过去。如今霍去病、卫青都不在人世了，他李陵足以独当一面，就算挂帅出征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怎么能给李广利这种无能之辈打下手呢？于是，李陵立即去找刘彻反映情况，希望自己可以单独率领一队人马，到兰干山南边去打击匈奴人。

刘彻对李陵这一举动很不高兴。他指挥汉军对匈奴作战几十年，还从来没有人敢对他做出的战略部署说不。他对李陵说：“我已经分拨调用了所有骑兵部队，没有骑兵可以供你指挥了！”

刘彻的意思很清楚：战略部署命令已经下达，没有更改余地！但李陵年轻气盛，当即回答说：“没有骑兵无所谓！我只想率军以少击众，以5000步兵出击单于庭就足够了！”

以区区5000步兵出塞长驱直入攻打匈奴，这是卫青、霍去病等都不敢做的事。以往汉军都是以精锐骑兵为主力与匈奴作战，以步兵长驱直入，一旦作战失利，就没有生还的机会了。见李陵如此自告奋勇，刘彻心里一怔。他是个喜爱勇士的人，自卫青、霍去病去世后，他一直感叹再难有如此雄杰之人，没想到李陵比他们更加自负。李陵有如此的勇气，刘彻哪能打击他的积极性？如果李陵此去能够成功，那将就意味着汉朝又有了一位足以让匈奴人闻风丧胆的名将。即使不能成功，5000人的步兵的损失，汉朝也能承受，毕竟不是骑兵。于是，刘彻答应了李陵的要求，让他率领5000步兵长驱直入，攻击匈奴，但出于安全考虑，刘彻又令强弩都尉路博德率军在半路接应李陵。

路博德久经沙场，曾随霍去病攻打过匈奴，立过很多战功，又率军在平定南越之战中大显身手，一直打到了海南岛。如今，路博德虽然因为犯罪被降职为都尉，但同样心高气傲。李陵不愿为李广利属下，路博德的战功和资历远在李陵之上，同样不愿意给李陵“打下手”。但他又不敢明确抗议，便上奏刘彻，说现在匈奴草肥马壮，不能同它们发生战争，不如等到明年春天再由他和李陵分率酒泉、张掖两地各5000骑兵一起从东西两个方向攻打匈奴的浚稽。

战略部署命令早已下达，如今李陵要求单独分兵，路博德也想单独分兵，再这样下去，保不准还会有人提出单独分兵。刘彻非常生气，他生气地下诏说：据刚从匈奴逃回的赵破奴报告，匈奴将入侵西河，路博德率兵驻防西河；李陵立即率领自己部下的5000人从居延出发，沿着赵破奴进军匈奴的原路返回受降城进行休整。

至此，汉军分为4路向匈奴进攻：李广利一路；李陵一路；路博德一路，公孙敖一路。

且鞮侯得知汉军分4路进击，决定集中兵力迎战李广利率领的汉军主力及李陵一部。且鞮侯认为，李广利是凭裙带关系混上主帅的，远征大宛并不能表明他真有能力，而李陵年少气盛，容易轻敌，重点打击这

两路汉军，只要有一路成功，就可以提升匈奴军队的士气，继而赢得整场战争。相反，路博德和公孙敖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就让他们到大漠中迷路去吧！

李广利率领3万骑兵从酒泉郡出发，在天山与匈奴右贤王部展开激战，汉军奋勇杀敌，斩杀了匈奴1万人，随后见好就收，却不料在回撤途中遭到前来援救的且鞮侯部匈奴主力大军的围攻，最后还是靠着假司马赵充国率领100名精锐将士发起自杀性进攻，他才得以率军猛冲猛打，率领不到1万人杀出了重围。

这一战让且鞮侯信心大振，他惊喜地发现：以前汉军对匈奴军的绝对优势开始消失了，匈奴人重新找到了自信。他立即挥师前去攻打李陵所部。

李陵率军出塞后，虽然没有骑兵部队助阵，但他的部下一个个意气风发，充满了必胜的信念。这些人大多是中原剑客游侠出身，身怀绝技，有自信的资本。

李陵率军离开居延千余里后，向北行军了30天，到浚稽山下驻扎。他将沿途所经的山川地形绘成了地图，派陈步乐送回长安。

且鞮侯听说李陵所部如此狂妄，决定趁战胜李广利所部的余威，亲自率领3万精锐骑兵前往浚稽山，迎击李陵这支孤军深入匈奴腹部的偏师。

匈奴人将李陵大军包围在两山之间。面对敌我悬殊的形势，李陵从容镇定，以大车为营，然后带领士兵出营列阵，前排戟盾、后排弓弩，传令将士：“闻鼓声而纵，闻金声而止。”即听到打鼓时就进攻，听到打锣时就停止进攻。

且鞮侯一挥马鞭，匈奴大军蜂拥而上。李陵下令放箭，匈奴兵很快领教了汉军强弓硬弩的厉害。汉军数千张弓弩一起射箭，匈奴士兵一个接一个倒下。

一阵箭雨之后，且鞮侯率军狼狈溃退。他打算退到山上重整旗鼓，没想到李陵竟然率军追击过来。汉军个个耀武扬威，锐不可当，趁着匈

奴骑兵往山里溃退时，又射杀了数千人。

且鞮侯大惊，心想自己碰上了真正的对手，立即传令左右贤王所部共8万余骑兵增援，押上了匈奴人的全部家当。

面对匈奴大军，李陵率军边打边撤，但终究是步兵，哪里跑得过骑兵？不久，李陵大军被困在山谷中，被匈奴骑兵的弓箭射伤的人越来越多。李陵下令：汉军中伤三次的人乘车而行，负伤两次的人负责赶车，负伤一次的人继续作战。而就在这时，李陵发现有将士在军中私藏女人。李陵下令将那些女人全部杀掉，然后命令将士们与匈奴人作战。

将士们将怒气洒在匈奴人身上，一口气杀死了3000多匈奴人，随后向东南沿着龙城古道行军，来到了一片满是芦苇的大沼泽中。

且鞮侯率军尾随而至，下令顺风放火烧汉军。但是，李陵抢先放火自救，使且鞮侯的“烧烤”战术没能奏效。

且鞮侯又命他的儿子率军攻击山下的李陵。汉军退到树林中步战，匈奴骑兵在树林中无法发挥马匹的冲击优势，汉军则使用连弩射杀，匈奴人很快损失了数千人马。且鞮侯再度大败而归。

李陵这时没有后援，军中眼看就要弹尽粮绝，但战力不减，撤退有序，以致让且鞮侯不得不怀疑，这是不是刘彻特意使的诱敌之术，故意派李陵率军将匈奴军往长城边塞引诱，予以围歼。且鞮侯准备再攻击一次不奏效就撤回漠北，但此时李陵军中一个名叫管敢的军侯，因为被校尉所辱，投降了匈奴，他将李陵军队的实际情况全部告诉了且鞮侯。

且鞮侯大喜，立即集中优势兵力猛攻李陵所部。李陵率部向南急退，至离汉朝的边境数百里时，李陵身边还有3000余人，但此时他们已经弹尽粮绝，一行人只能撤入了峡谷中据守。

黄昏时分，李陵独自穿着便衣出营。他吩咐左右不要跟随说：“我一个人去和单于拼个你死我活！”过了很久，拼死不成的李陵回来，大声叹息：“战败了，活不成了！”

军吏们劝他诈降，李陵不依，他说：“我如果不死，就不是壮

士。”他下令汉军砍断旌旗，将随行携带的珍宝掩埋了，然后分路突围。最终，除了400人成功突围、回到塞内，其余全部战死，李陵本人力尽被俘，不得已，只好诈降了匈奴。

且鞮侯为了笼络李陵，封李陵为王，并将匈奴公主嫁给他，让他统率投降匈奴所有的汉人，但他又担心李陵不是真降，时刻防备着他。

李陵投降匈奴，对刘彻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比赵破奴率部投降匈奴对他的打击还大。消息传回长安，刘彻十分愤怒，先前向刘彻报告说李陵等人将拼死报国的陈步乐自杀谢罪，将为李陵辩解的司马迁处以宫刑。

刘彻咽不下这口气，更不甘心败于外甥之手，决定再次进攻匈奴。

公元前97年，刘彻兵分三路，再一次出征匈奴，主帅还是李广利，可惜汉军此次出征，没有取得了多大的战果。唯一的“收获”是，交战失败的公孙敖抓住了一个匈奴俘虏，从俘虏的口中得知有个叫李少陵的汉人在帮匈奴人训练军队，教匈奴人战阵和弩箭的技能。

李陵，字少陵，李少陵也就是李陵。刘彻得到这一消息，非常生气，认定李陵已经降敌，一怒之下下令将李陵的家属全部杀光。可后来他才知道，投降匈奴、帮助匈奴人训练军队的是李绪，他的字也叫少陵，而不是李陵。可无奈大错已经铸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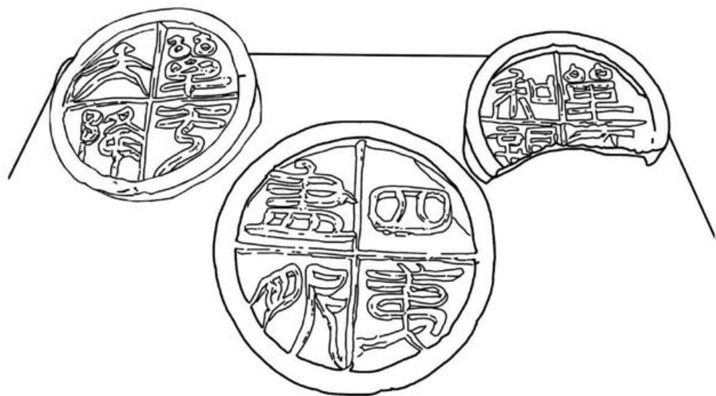
而得知刘彻杀了李陵全家的消息，且鞮侯终于松了一口气。他知道李陵全家被杀后，再也没有牵挂了，再也不会想着汉朝，从而会死心塌地地为匈奴卖力。于是，且鞮侯派李陵前去北海劝说牧羊的苏武投降。苏武没有投降，但对李陵的遭遇也深表同情。

且鞮侯连连挫败汉军，让汉朝劳民伤财，心里非常高兴，兴奋之余，他认为匈奴复兴的机会来临了！不过，上天没让他看到那一天。一年后，即公元前96年，且鞮侯一命呜呼，死了。

李广利死前的诅咒

且鞮侯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为左贤王，二儿子为左大将。且鞮侯临终前吩咐传位给大儿子左贤王，且鞮侯死后，各部贵人商议新单于即位一事时却长久等不来左贤王。各部贵人认为匈奴不能长时间没有单于，便拥立左大将为单于。正要举行登基仪式时，左贤王来了。左大将要让位于他，左贤王推让，但左大将执意不肯，表示“即不幸死，传之于我”。意思是，你如果将来不幸死了，再传给我就是。左贤王同意了，并对天发誓，然后才登上了单于之位。他就是狐鹿姑单于。

狐鹿姑信守承诺，即位之后，就将弟弟从左大将升任为左贤王，以示他的王储地位。没想到左大将没有福气，在左贤王位上没过几年就病死了。他的儿子先贤掸自以为可以继任为左贤王，但狐鹿姑不认账：我答应传位给你父亲，并没答应传位给你，你父亲不能继位，那是天意。于是，狐鹿姑就将他的亲生儿子任命为新左贤王，而让先贤掸做日逐千——整整比左贤王低了四级的官。先贤掸没办法，只好在喝酒骂人中度日。



匈奴瓦当

而这时，刘彻受李陵事件的影响，再加上连年征战，国库空虚，暂时无力组织大规模攻打匈奴的战争。而狐鹿姑也知道匈奴需要休养生息，暂时也没有命令匈奴军队侵扰汉朝边塞。双方既不宣布停战，也不宣布和平，各自悄然放下了战争。

公元前91年，经过6年修整的匈奴军队逐渐强大起来，再也按捺不住抢掠的本性。于是，狐鹿姑下令匈奴军队进攻上谷和五原，杀掠汉朝的吏民。

由于较长时间没有战事，汉朝边境的防御有所松懈。匈奴军轻松攻破了五原，随后又攻破酒泉。

刘彻这时也在考虑再次远征匈奴，听说匈奴军南下攻取了五原和酒泉，决定借机对匈奴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

公元前90年，刘彻派李广利率领7万人从五原出发，商丘成率领3万人从西河出发，莽通率领4万骑兵从酒泉出发，三路大军同时向匈奴腹地进攻。

狐鹿姑得知汉军大举进攻，决定誓死一战。

商丘成率军出塞，因不见匈奴军队而不得不撤回。但狐鹿姑不愿放过他，派李陵与匈奴大将一起率领3万余骑兵，追击汉军。双方在当年李陵与且鞮侯大战的浚稽山边相遇。在这样的伤心地作战，李陵百感交集，但他不愿狠心杀戮自己的同胞，就敷衍应战。商丘成率军转战9天，在陷入重围中多次击败匈奴军，杀死了不少匈奴兵。两军一直打到蒲奴水，最终李陵率领失利的匈奴军撤走，才结束了这场战争。莽通率军抵达天山后，遇到了匈奴大将偃渠和左右呼知王率领的2万余骑兵。偃渠见汉军军容强盛，斗志昂扬，不敢应战，率军撤走了，莽通率军示威后，率领军队撤回。

在这条战线上，最倒霉的是车师。刘彻担心匈奴勾结车师拦击莽通，就派闿陵侯成娩（即匈奴投降过来的介和王）率领楼兰、尉犁、危须凡等西域6国军队进攻车师。车师王见势不妙，立即投降。

在汉朝3路大军中，李广利率领的军队是主力，最被刘彻看重，但在此战中，李广利上演了一场闹剧。

战争开始，狐鹿姑派遣右大都尉与卫律率领5000骑兵在夫羊句山峡中埋伏。李广利派出“属国胡骑”2000人应战。匈奴人抵敌不住，死伤数百人，败逃而去。汉军乘胜追击，直到范夫人城。匈奴军四散奔走，不

敢应战。这次实在是太顺利了，于是，李广利心满意足地吩咐手下，准备凯旋回长安，接受刘彻的封赏。

然而，就在这时，后方传来消息，说丞相刘屈牦被告发对刘彻行巫蛊，刘屈牦被腰斩，他的妻子均被砍头，李广利的妻子也受到牵扯下了狱。

听到这一消息，李广利决定深入匈奴作战，用更大的胜利来为妻子赎罪。他不顾一切，率军深入，直抵郅居水的北边。

这里是匈奴腹地。汉军捕捉到了左贤王的2万主力骑兵。经过一天血战，汉军的战果辉煌，斩杀了匈奴左大将，匈奴士兵死伤非常多。但是，李广利对这样的战果仍不满足，准备继续向匈奴腹地进攻。李广利的长史与决眭都尉辉渠侯商量见势不妙，两人打算逮捕李广利，迅速班师。不料消息泄露，李广利立即将长史斩首，然后率军退到了燕然山。

这时，汉军已经疲惫至极。狐鹿姑趁势亲率5万匈奴骑兵袭击汉军，汉军损失惨重。李广利只好下令修筑堡垒坚守燕然山。

狐鹿姑从投降匈奴的汉人那里得到启示，夜晚在汉军营前挖掘了深达数尺的壕堑，然后率军迂回，从汉军背后发起猛攻。汉军抵挡不住，阵脚大乱，想逃走却被堑壕所阻。李广利无奈在阵前投降了匈奴，此路汉军也因此全军覆没，无一逃脱。

狐鹿姑知道李广利是汉朝大将，见他来降，当即对他另眼相看，把女儿嫁给了他。

狐鹿姑打败了强大的汉军，一下子心旷神怡，底气十足。第二年，他派使者给汉朝送去国书，理直气壮地要与汉朝恢复和亲政策。国书的意思大致是：根据汉人坐北朝南的规矩，大汉在南，匈奴在北，匈奴是天之骄子，现在本单于打算与汉朝打开关隘，互通友好，我娶汉朝公主为妻，汉朝每年送给我百万石美酒、五千斛稷米、丝绸绢帛万匹，其他的按照先前冒顿单于与你们高皇帝的约定执行。

对于刘彻而言，这样的和亲条件无疑是勒索，要是在以往，他早就怒发冲冠，拍案而起了。但是这一次他没有，他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因为这时汉朝已经无力再大规模对匈奴发动战争了。这些年来，对匈奴的战争已经耗去了自“文景之治”以来所积累的财富，老百姓已经不堪重负。他终于明白，在他有生之年是不可能消灭匈奴的，哪怕是让匈奴臣服也不可能。作为回应，刘彻也向匈奴派出了使者，商议停战一事。

紧接着，刘彻又发布了《轮台罪己诏》，向天下谢罪，表示不再继续发动战争。

借着军事上的胜利，狐鹿姑派人到西域各国宣传汉朝已经屈服于匈奴，希望西域诸国认清形势，重新归附匈奴。虽说如此，匈奴却依然只能继续住在漠北苦寒之地，不敢主动对汉朝挑起战争。对此汉朝还应感谢那位投降的李广利。

李广利投降后在匈奴待了一年多，宠遇远远超过了卫律。卫律当然不甘心，他决定除掉李广利。趁狐鹿姑的母亲生病之时，卫律串通胡巫作法，声称这是惹死去的且鞮侯震怒所遭受的惩罚。因为且鞮侯在世时多次与李广利交战，每次出兵都要举行祠祀，说要拿李广利的人头祭天。可，现在明明已经得到了李广利，为什么不替他实现夙愿呢？

狐鹿姑是大孝子，听了巫师的话，也顾不上丈人女婿的情面，当即收押李广利，将他送上了祭坛。李广利临死前终于体现了他的血性，咒骂道：“我死必灭匈奴！”

没想到李广利临死的诅咒竟然一语成谶。虽然狐鹿姑用了李广利的人头祭天，可不但他的母亲没有康复，匈奴也没能迎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反而灾害不断。

面对这一系列可怕的灾难，狐鹿姑十分恐惧，想起李广利临死前的诅咒，深信是他错杀了好人，触怒了上天。于是，他赶紧为李广利立祠祭祀，以求安抚作祟的怨灵。

一番折腾后，汉朝和匈奴谁的日子都不好过，双方相安无事地过了两年。公元前87年，在位54年的刘彻死了，享年70岁。

刘彻通过半个世纪的奋斗，将强大的匈奴摧垮了，虽然没能在有生之年实现彻底降伏匈奴的宏愿，但从根本上扭转了汉朝对匈奴的弱势，

将汉朝的疆域扩大了两倍以上。刘彻的帝王生涯就是匈奴半个世纪的魔咒。他的死亡标志着汉人一个辉煌时代的结束，也是匈奴人走出魔咒的开始。

第六章　匈奴内讧，葬送一代帝国



霍去病没了，卫青没了，刘彻也死了，汉朝因与匈奴长年交战，国库空虚，民不聊生，汉朝新皇帝刘弗陵只有七八岁，稳定国内为要，无力考虑攻打匈奴的事。匈奴复兴的机遇来了。但狐鹿姑早死，继位的壶衍鞮不思积蓄实力而屡次进攻汉朝，却没想到汉朝辅政的霍光能力不亚于其哥哥霍去病，也是“匈奴的大克星”，协助几任汉朝皇帝打败了壶衍鞮。壶衍鞮死后，匈奴贵族蜂起争夺单于之位。南单于呼韩邪归附汉朝，企图借助汉朝势力统一匈奴，他相继灭掉其他几个单于，并将势力最强大的北单于郅支单于赶到漠北。汉军联合南匈奴军以及其他少数民族部落的军队穷追北单于，最终在西域将北单于彻底打败。此后，汉朝加强了对南匈奴的控制。在此后半个多世纪里，北匈奴不存在，南匈奴是汉朝附属国，匈奴帝国不复存在。

匈奴惨败给乌孙

对匈奴人来说，刘彻死了是一个天大的喜讯。他们从中看到了复兴的希望。半个世纪以来，刘彻对待匈奴非常强硬，导致匈奴由盛转衰，日子过得很窘迫。现在，刘彻死了，汉朝新皇帝刘弗陵还小，只有七八岁，由霍光、金日磾等人辅佐，国内需要稳定，暂时不会对匈奴有什么威胁。

狐鹿姑认为，匈奴的转机来了。不过，上天很残酷，没把复兴匈奴的伟大任务交给他。公元前85年，刘彻死后才一年多，狐鹿姑也死了。

狐鹿姑忧虑诸子年幼不能治国，临终前留下遗言立弟弟右谷蠡王为单于。但是，狐鹿姑死后，他的颛渠阏氏与卫律合谋，更改了遗嘱，立他的儿子左谷蠡王为单于，即壶衍鞮单于。此举彻底激怒了右谷蠡王和同样身为狐鹿姑儿子的左贤王。而在此之前，狐鹿姑的异母弟弟左大都尉已遭颛渠阏氏的毒手，他的同母兄长对此愤恨异常，已经不再听壶衍鞮的号令了。

壶衍鞮是一个有投机瘾的赌徒，他于争议中继位，在匈奴内政不稳的情况下，居然希望通过对外战争转移视线，提升个人威望，让那些不服的人对他心服口服。

不久，壶衍鞮命令匈奴大军南侵，攻入代郡，杀死了代郡都尉，进行了一番血洗和抢掠。而卫律希望能延续狐鹿姑的政策，暂时与汉朝处于休战状态，担心壶衍鞮的举动会招致汉军报复，便劝壶衍鞮释放扣押的汉朝使者和战俘，以此向汉朝释放善意。可惜壶衍鞮不予理会，继续率军南侵。卫律刚把苏武、马宏等汉使放回去，壶衍鞮就发兵2万，侵扰汉朝边塞。

这一次，汉军已经有了充分准备，严阵以待，一举斩杀了9000匈奴兵，俘获了负责匈奴边境安全的瓯脱王，而汉军的损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壶衍鞮这才知道害怕。他担心瓯脱王等人为汉军引路直捣匈奴腹心，连忙率众向西北撤退，还再度利用全民皆兵的特点备战备荒，防止

汉军北伐。卫律又数度劝壶衍鞮与汉朝和亲休战，争取和平的环境和足够的时间积蓄实力，振兴匈奴，但壶衍鞮还是不听。一年后，卫律忧愤而死。

另一边右谷蠡王却觉得卫律说得很有道理，决定与汉朝和亲休战。他多次派人试探汉朝口风，并主动减少了所部对汉朝边塞的侵扰力度，对汉朝的使者也非常厚道，渐渐地获得了汉朝的信任。遗憾的是，双方还未来得及和谈，右谷蠡王就病死了。

卫律和右谷蠡王这两个主和派一死，壶衍鞮的耳根子清净了。他决定在对汉朝战争上赌一把，命令犁污王率部到汉朝边境侦察，寻找袭击的机会。

犁污王跑了一圈，回去跟壶衍鞮说，酒泉和张掖两地的汉军兵力较弱，如果出兵攻击，说不定就能收复这两处失地。收复失地，复兴匈奴，这是众多匈奴人几十年来的梦想。壶衍鞮听到这一消息，非常兴奋，立即动员军队，高呼着收复领土的口号率军南下。

但是，匈奴内部对壶衍鞮不满的人很多。他们竟然事先将这一军事机密透露给了汉朝。汉朝皇帝刘弗陵此时还很年幼，朝政由霍光做主。霍光是抗匈名将霍去病的弟弟，他自然不会对匈奴心慈手软。他下令向酒泉和张掖增派援军，附近郡县互相配合，严阵以待。

这一次，壶衍鞮输得很惨。匈奴右贤王和犁污王率领4000骑兵分为3队，分别进入日勒、屋兰、番和劫掠，遭到了张掖太守和属国都尉所部强烈的反击，匈奴军被打得大败，只有数百人逃脱，犁污王被射杀。壶衍鞮闻讯痛哭一场，再也不敢派兵进攻张掖了。

不过，壶衍鞮的赌徒性格没变。第二年，他又派3000骑兵突袭五原。这一战，匈奴军战果喜人，掠杀了汉朝军民数千人。随后，匈奴军又沿着汉朝边境一路骚扰，但因为汉朝边郡积极防守，抢掠到的东西很少。壶衍鞮想再次侵犯汉朝边塞，大肆抢掠一番，不巧的是，在匈奴的东边，东胡人的后裔乌桓人开始给匈奴人难堪——他们挖掘了历代匈奴单于的坟墓。

壶衍鞮闻讯大怒，立即率领2万骑兵去攻打乌桓。

霍光从匈奴降兵中得知这个消息后，在咨询了赵充国和范明友的意见后，最后决定听从主战派范明友的意见，趁机去收拾一下盗寇成性的匈奴人。

霍光代替皇帝封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命令他率2万骑兵，从辽东出发，向匈奴人发起进攻。临行前，霍光告诉范明友："此次出兵不要空手而归，即使匈奴人跑了，也要把乌桓打服。"

壶衍鞮见汉军来了，不敢应战，转身撤走。范明友立即率领汉军朝乌桓发起进攻。乌桓人刚被匈奴人打得筋疲力尽，哪里顶得住汉军的攻势，几下就败下阵来。此战，汉军斩杀了6000名乌桓兵，杀死了3个乌桓王。范明友得胜归来，被封为平陵侯。

壶衍鞮在东边被汉军杀跑了，咽不下这口气，便转而率兵袭击汉朝的西域盟国乌孙，强迫乌孙昆莫将汉朝与乌孙和亲的解忧公主交给他。乌孙昆莫当然不会答应。壶衍鞮于是率军猛攻乌孙。解忧公主亲自给刘弗陵上书，希望汉朝赶快发兵救援乌孙。

可惜身患重病的刘弗陵接到解忧公主的求救书，还没等大臣们商量出到底是否出兵，就一命呜呼了。不久昌邑王刘贺被迎立为帝。

不过，这个刘贺除了吃喝玩乐，实在不能担当大事。他即位27天，干了1127件荒唐事，平均每天40件后就被霍光请旨，让刘弗陵的皇后、自己14岁的外孙女上官氏下旨给废掉了，改立卫子夫皇后唯一的曾孙，即戾太子刘据唯一的遗孙，18岁的刘询（又叫刘病已）为帝，即汉宣帝。

就这样来回折腾，出兵援救乌孙的事拖了一年多。在这一年里，乌孙昆莫不堪其苦，因为不愿送出妻子，匈奴人不断向他施加军事压力。没有办法，乌孙昆莫只好亲自写信向汉朝求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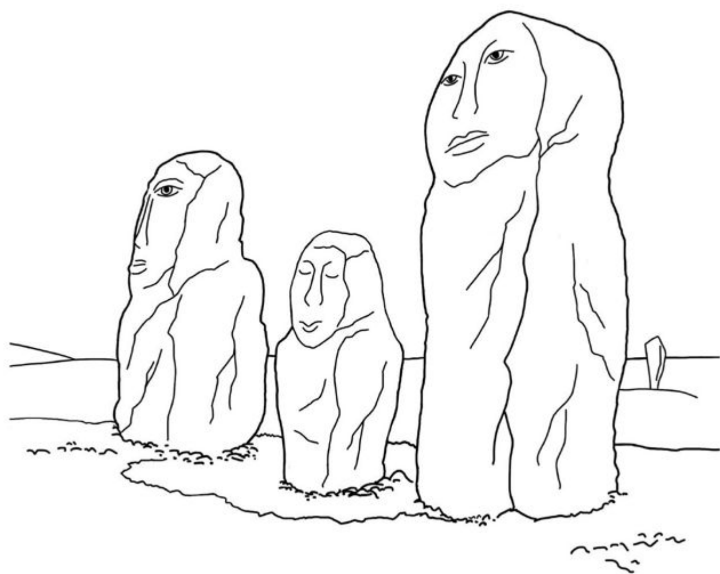
刘询不是好大喜功的皇帝，但是，他知道他的皇曾祖母卫皇后有个弟弟叫卫青，有个姨侄叫霍去病，都是匈奴人的魔咒。面对匈奴人的挑衅，他当然不手软，决定出兵西域，与匈奴决战。当然，这也是霍光的

意思。霍光打仗虽然不如哥哥霍去病，但建功立业的雄心一点不亚于他。

公元前71年，刘询下诏，征发关东精锐之士，下令郡国俸禄达到三百石的精于搏击和骑射的官吏全部从军。此举，刘询摆出了一副要与匈奴决战的架势。自刘彻死后，汉朝没有主动对匈奴发起战争，休养生息了十几年，国力有了很大恢复，现在有能力对匈奴组织大规模的军事反击了。

刘询命令汉军分5路出击：田广明率领4万余骑兵从西河出击；范明友率领3万余骑兵从张掖出击；韩增率领3万余骑兵从云中出击；赵充国率领3万余骑兵从酒泉出击；田顺率领3万余骑兵从五原出击。此次出击是纵深出击，各路大军都要出塞2000余里攻击匈奴。

与此同时，校尉常惠也征调西域各国的兵马策应乌孙。乌孙昆莫亲自率领翕侯以下5万余骑兵从西方对匈奴发起反攻。如此一来，汉乌联军达到了20余万，形成了东西夹击之势。这对匈奴人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乌孙国石人像

壶衍鞮原本认为汉朝皇帝年轻，没有魄力大规模出征匈奴，再说乌

孙和汉朝相隔很远，汉乌之间不可能对匈奴发起夹攻，因此当汉朝和乌孙联军20余万浩浩荡荡地杀向漠北时，他才傻了眼。不过，关键时刻壶衍鞮还是很识时务，没有率军迎战，而是下令各部逃走，驱赶牲畜远逃北方。

此战各路大军都取得了或大或小的胜利，远的如赵充国出塞1800里，大获全胜却未能按时回撤；近的有田顺出塞只有800余里就止步不前，并且还谎报军功；田广明出塞1600里，却为了按时撤回放过了近在眼前的敌人，等等。总的来说，5路汉军出征虽然规模浩大，但都没有履行出塞2000里的命令，没有遇到匈奴主力，战果很不理想。但令人眼前一亮的是，校尉常惠与乌孙的联军却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们横扫了匈奴右谷蠡王部和单于庭，匈奴民众死伤不计其数，并俘虏了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长、骑将以下39000余人，牛、羊、马、驼、驴、骡等70余万头。常惠因功被封为长罗侯。

匈奴惨败于强大的汉朝，他们尚能勉强接受，毕竟他们的祖先不止输了一次，但惨败于乌孙，他们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此战，匈奴人不恨汉朝，反将所有的账都记在了乌孙身上。

公元前71年冬天，壶衍鞮亲自率领大军冒险出击乌孙。乌孙毫无准备，仓皇应战，一败涂地。匈奴人大获全胜，抢掠了不少人口和财物。

但是，壶衍鞮没来得及高兴，就把到手的胜利果实葬送了。

原来，匈奴在凯旋途中遭到了暴风雪的袭击，匈奴部众及畜产被冻死者不可计数，生还者不到十分之一。

不仅如此，被匈奴人欺凌已久的各部族也趁机落井下石，举兵发难：丁零部进攻匈奴的北部，乌桓攻入匈奴的东部，乌孙袭击匈奴的西部。在三股入侵者的打击下，匈奴部众又损失了数万人，被劫掠马匹数万，牛、羊不计其数。混乱中，大量匈奴人逃亡，而在逃亡过程中，很多人因冻饿而死。

还没有等壶衍鞮缓过劲儿来，公元前68年，匈奴又遭遇了特大荒灾，全国总人口损失了30%以上，牲畜的损失达50%。至此，匈奴实力

大减。汉军曾试探性地派出3000骑兵深入匈奴腹地，居然能顺利捕虏数千人。

壶衍鞮想把匈奴复兴的希望押在战争这一赌注上，没想到一系列战争却把匈奴逼到了崩溃的边缘。带着无比的失落、愤慨和懊悔，在位17年的壶衍鞮两脚一伸，离开了人世。匈奴的赌徒时代结束了！

匈奴内部的单于之争

壶衍鞮死后，他的弟弟左贤王继位，即虚闾权渠单于。

虚闾权渠迫于现实，不得不放弃壶衍鞮的错误策略，暂时停止战争，休养生息，并打算派使者向汉朝求亲，然而，他在家庭问题上处理不善，为匈奴带来了又一场灾难。

虚闾权渠继位后，按照匈奴人的习俗娶了壶衍鞮的妻子，但他却以右大将的女儿为大阏氏，废黜了壶衍鞮所宠幸的颛渠阏氏。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竟然成了一场内讧的导火索。

颛渠阏氏的父亲左大且渠对此很不满意，决定伺机报复虚闾权渠。

原本刘询和虚闾权渠都有意共享太平，与民休养生息，可虚闾权渠的和亲大计却遭到了左大且渠的破坏，不仅如此，这一年匈奴再度遭遇了可怕的饥荒，人民畜产损失十之六七，大量匈奴属国驱赶着牲畜叛离。

为了改变处境，虚闾权渠与汉朝在西域曾发生了一系列争夺战，结果胜少败多。在这期间，匈奴还被丁零人进攻了一次。丁零人用匈奴对付汉朝边境的惯用手段劫掠，杀掠了匈奴军民数千，夺走了牲畜无数，扬长而去。

公元前60年，虚闾权渠在塞外集结10万余骑兵骑，准备偷袭汉朝，大肆抢掠一番。结果他的计划不但被一个叫题除渠堂降汉的匈奴人泄露，他本人更是在行军途中重病呕血，最终只得徒劳而返。

虚闾权渠眼看他再也无法指挥对汉朝的战争，只好派遣使题王都犁胡次等人前往汉朝请求和亲，作为缓兵之计。但是，匈奴使者尚在路上，虚闾权渠就归天了。

虚闾权渠的一生是虚妄的一生。他心高气傲，渴望重振匈奴，但不仅没带领匈奴走出积贫积弱的困境，反而使匈奴雪上加霜，出现了公开的分裂。

颛渠阏氏被虚闾权渠废黜后，与右贤王屠耆堂私通。虚闾权渠死后，颛渠阏氏便与左大且渠都隆奇发动了政变，立屠耆堂为单于，即握衍朐鞮单于。

握衍朐鞮上台后，认清形势，分析对策，认为目前匈奴要避免与汉朝对峙，应想方设法与汉朝恢复和亲关系。他派人前往长安，向汉朝请求再次和亲。但事实上，是否与汉朝恢复和亲关系，匈奴内部有严重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和亲符合匈奴的最高利益，一部分人认为和亲就是投降，尤其是虚闾权渠生前的支持者们坚决反对和亲。握衍朐鞮一不做二不休，将虚闾权渠时代的亲信重臣杀了大半，把虚闾权渠的子弟近亲诸王大将等全部撤职，让自己的子弟去取代他们的职位。

虚闾权渠的儿子稽侯珊见握衍朐鞮抢了他的单于之位，还向他们挥起了大棒和屠刀，就逃到了岳父乌禅幕那里。乌禅幕原来是西域乌孙与康居之间的一个小国国王，因为在西域经常被那些大国欺负，就率部投靠了匈奴。他手下有数千兵马，狐鹿姑接纳了他，让他居在匈奴右地，并把侄女，即日逐王先贤掸的姐姐嫁给了乌禅幕。先贤掸的父亲左贤王当年已经被立为单于，但将单于之位让给了狐鹿姑，狐鹿姑许诺死后将单于之位传给他，没想到他却比狐鹿姑先死。因为这个缘故，很多人以为先贤掸会接替父亲的左贤王之位，继而登上单于之位，但先贤掸被狐鹿姑贬为日逐王。从此，先贤掸对狐鹿姑怀恨在心，图谋报复。

先贤掸向来与握衍朐鞮不和，眼见握衍朐鞮杀戮先朝重臣刑未央等人，又解除了上一任单于的子弟近亲诸王的职位，认为下一步必然会拿他的部众开刀。于是，不等握衍朐提动手，先贤掸就率领数万骑兵叛逃到了汉朝。

刘询大喜，立即封先贤掸为归德侯。握衍朐鞮无奈，只好任命堂兄薄胥堂为新日逐王。但新日逐王得不到当地民众的支持。刘询见状，就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率部去接管了先贤掸丢下的地盘，汉朝完全控制了天山南北。

握衍朐鞮恼羞成怒，立即下令砍掉了先贤掸两个弟弟的脑袋。乌禅幕曾为了援救两个小舅子四处奔走求告，结果毫无作用。握衍朐鞮夺去了大舅子的单于位，又杀戮了两个小舅子，乌禅幕心中复仇的怒火开始

燃烧。不久，左奥鞬王去世，握衍朐鞮趁机立自己的小儿子为奥鞬王，留居单于庭。此举引起了原奥鞬王部众的强烈不满。他们共立原奥鞬王的儿子为新奥鞬王，然后向东迁徙。

这时，握衍朐鞮已登位两年，因暴虐杀伐成性导致国内离心离德，军心民心很不稳定，加上太子、左贤王看不起左地（匈奴东部为左地，西部为右地）的贵人们，左地的贵人们都有怨言。在握衍朐鞮登位后第三年，乌桓入侵姑夕王的领地，姑夕王抵敌不住，百姓和牲畜被掠去了不少，握衍朐鞮不但不发兵相助，还要借此治姑夕王的罪。姑夕王很害怕，就联合乌禅幕及其他左地贵人造反了。

公元前58年，虚闾权渠的儿子稽侯珊即位为单于，即呼韩邪单于。呼韩邪率领支持他的5万人马向西对握衍朐鞮发起了进攻。握衍朐鞮率军平叛，没想到他的军队在阵前集体投降了呼韩邪，他只好率领少部分亲信逃走，逃跑途中他派人向右贤王求救又遭拒绝，握衍朐鞮羞愤难当，却又无可奈何，只好自杀。左大且渠都隆奇逃到了右贤王那里，他的部下全部投降了呼韩邪。

呼韩邪上任后一边忙着稳定局势，一边也没忘记清算当初害得他不能继承单于位的那帮人。他先让各位左部贵人各归领地，又从民间找回失散的哥哥呼屠吾斯，立他为左谷蠡王，一边还派人去拉拢匈奴右部的各位贵人，挑拨他们与右贤王的关系，怂恿他们杀掉右贤王。右贤王对呼韩邪恨之入骨。

这一年冬天，都隆奇与右贤王一起册立日逐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并率领数万骑兵袭击呼韩邪。这时，呼韩邪刚把各位左部贵人的兵马遣散了回去，手头没有多少人马，哪里抵挡得住右贤王的几万骑兵？他被杀得狼狈而逃。屠耆的大儿子都涂吾西顶替了呼屠吾斯左谷蠡王的职位，小儿子姑瞀楼头被封为右谷蠡王。

呼韩邪不甘心失败，召集各种势力，准备反扑。屠耆得知消息，命令日逐王先贤掸的哥哥右奥鞬王和乌藉都尉各率领2万骑兵，驻扎在单于庭东边，防备呼韩邪率军进攻。就在这时，匈奴右部的呼揭王与唯犁当户合谋，到屠耆那里诬告右贤王，说右贤王打算抛弃屠耆，自立为乌藉单于。屠耆闻言，没多想就杀了右贤王父子。

右贤王父子突然被杀，在单于庭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久，真相大白，右贤王是被冤枉的。屠耆无法向天下人交代，只得又杀了唯犁当户谢罪。这下，呼揭王坐不住了。诬告右贤王他也有一份儿，虽然他地位较高没被治罪，但谁能打包票屠耆不会继续追究下去。想到这些，呼揭王干脆领着部众跑到一边，占了一块地盘，自立为呼揭单于。

右奥鞮王听说此事，也不甘落后，凭借手中的2万雄兵，通告天下他才是匈奴的单于，自号车犁单于。随后，车犁去拉拢乌藉都尉。乌藉都尉见有人相继自立为单于，发现原来做单于如此容易，就拒不接受车犁的拉拢，同样凭着自己手中的2万兵马，自立为乌藉单于。

就这样，在匈奴的历史上，破天荒地同时出现了5个单于。5个单于互不服气，相互争夺。屠耆占据着单于庭，以正统自居，底气十足，当然不允许这么多单于跟他分庭抗礼，就亲自率军征讨车犁，同时派都隆奇率兵攻打乌藉。

乌藉、车犁抵挡不住，领着部下向西北败逃，与呼揭合兵一处，总共有4万人马。大敌当前，乌藉、呼揭两人舍掉了单于尊号，共尊车犁为单于。屠耆唯恐车犁势力强大起来，连忙派左大将和左都尉统领4万骑兵防备呼韩邪，亲自统领4万兵马向西攻打车犁。车犁不是屠耆的对手，很快就败下阵来，向西北逃跑。

可就在屠耆与车犁恶战时，呼韩邪命令右谷蠡王等人率兵偷袭了屠耆的领地。屠耆大怒，在打败车犁后，率领6万骑兵倾巢而出，向东行了千里去袭击呼韩邪。呼韩邪虽然只有4万骑兵，但以逸待劳，还没等屠耆大军站稳脚跟就发起了进攻，很快就取得了胜利。屠耆眼见大势已去，只得拔剑自杀，都隆奇与屠耆的小儿子姑瞀楼头等人率领残部向南逃跑，投降了汉朝。

听说呼韩邪战胜了屠耆，无处投靠的车犁心知不是呼韩邪的对手，非常识时务地去掉了单于尊号，率部投降了呼韩邪。

就这样，呼韩邪成了草原之主，但是，他面临的局势并不轻松。左大将父子见匈奴内乱不止，认为前途渺茫，索性率领本部数万人投降了汉朝。同时，李陵的儿子也跳出来捣乱。他拥立乌藉都尉复辟为单于，

与呼韩邪分庭抗礼。但是，这场闹剧没持续多久。乌藉先前和呼揭、车犁等人合兵一处，都打不过屠耆，乌藉又怎么可能是呼韩邪的对手呢？呼韩邪很不客气地发兵攻打，乌藉和李陵的儿子很快就被杀了。

但内乱还在延续。不久，屠耆的弟弟休旬王率部击杀了左大且渠，自立为闰振单于。与此同时，呼韩邪的哥哥呼屠吾斯也出来凑热闹，自立为郅支单于。三大单于不断混战。几年后，闰振退出了历史舞台，匈奴内部只剩下呼韩邪和郅支两大势力。

按理说，两兄弟打了这么多年，应该歇歇气，坐下来谈谈。但两人谁也不服气，丝毫没有要谈的意思。一个认为自己是哥哥——哪有哥哥臣服弟弟的道理，一个认为自己好心好意把你找回来，你怎么能这么白眼狼？最后，还是哥哥郅支打败了弟弟呼韩邪，占据了单于庭。

经过残酷的内战之后，匈奴的人口和牲畜损失了近80%，丢失了单于庭的呼韩邪处境更是十分恶劣：他的部众和牲畜已经损失殆尽，北部面临着来自郅支的直接军事压力，南面的汉朝虎视眈眈地盯着他。无论是臣服于郅支，还是臣服于汉朝，他都心有不甘，但为了生存，最终呼韩邪还是说服了部下。他率领残部来到汉朝边境，准备对汉朝称臣，寻求汉朝保护。

郅支听说呼韩邪要投靠汉朝，一下子就着急了，他担心汉朝派军帮助呼韩邪攻打他，就以匈奴正统单于的身份向汉朝传达善意，同时派自己的儿子右大将驹子利受到长安侍奉刘询，以争取汉朝不支持呼韩邪。

原来让匈奴臣服竟是如此容易！刘询笑了，霍光笑了。当年，刘彻指挥卫青、霍去病等将领，集汉朝的财力和人力，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多次深入攻打匈奴，尚未实现让匈奴臣服的目标，现在刘询坐观匈奴内部厮杀，不费一兵一卒，就使匈奴各部争着臣服。这太令人感慨了！刘彻凭着雄才大略和顽强意志，成为中原大军横扫大漠草原帝国的千古一帝；他的孙子刘询凭着难得的好运气，成为中原历史上接受草原帝国臣服的千古一帝。而匈奴的“千古一单于”冒顿如果在天有灵，见子孙们这样不争气，恐怕会气得活过来。

呼韩邪归附汉朝

面对呼韩邪和郅支的争相示好，刘询该如何抉择呢？他该如何抓住这种千年难得的好运气呢？

刘询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当时，汉朝的主流舆论要求皇帝趁匈奴内乱出兵匈奴，彻底干掉这个祸害中原数百年的心腹大患。刘询也热血沸腾，想御驾亲征，建立不世功业。但是，太子太傅萧望之打消了他的狂热念头。

萧望之认为，对待四夷，应以仁义安抚，建议派使者前往吊问匈奴单于的丧，趁机对匈奴表示同情和抚慰，宣扬汉朝的仁义道德，并适时帮助匈奴渡过难关。

这一套听起来似乎很迂腐，但是，萧望之并不是迂腐。他对秦汉以来的汉匈关系非常熟悉，他心里清楚，匈奴可以用武力打败，但很难用武力降伏。匈奴内斗时，可以互相攻伐，但一旦汉军远征，大敌当前，势必会促使匈奴停止内斗，一致对外。退一万步讲，即使汉朝将匈奴灭了，也会有其他游牧部落进入草原，发展壮大，成为汉朝新的敌人。事实上，随着匈奴衰落，与它紧邻的西羌、乌桓等部落已呈现出了崛起之势，而它们都曾反叛过汉朝。因此，对匈奴的内争，最好持观望态度，对内争的各方都摆出一副友好仁慈的态度，让它们相互攻打，最后逼着它们全部或者一部投降汉朝。如此一来，西羌、乌桓等少数民族就不敢对汉朝动歪心思了。

刘询觉得萧望之的见解有道理，就对匈奴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下令边塞的将士严守边塞，但禁止做出挑衅匈奴的举动，禁止将士们私自出塞攻击和骚扰匈奴，不明确表示支持匈奴任何一方，让呼韩邪和郅支继续相互攻打。

这下，呼韩邪着急了。公元前53年春，他令儿子右贤王铢娄渠堂为侍子入汉，见汉朝没有多大反应，又于公元前53年冬派他的弟弟左贤王去长安，朝见汉朝皇帝。一年之内两次派重量级权贵人物入汉，这在匈奴历史上是空前的，也从中折射出呼韩邪内附汉朝的渴切心情。郅支也

不甘落后，派出儿子之后，又派出使者，表示愿意与汉朝友好。

见匈奴内战各方争相巴结汉朝，刘询不能长期拖延，必须做出选择。该选哪一方呢？呼韩邪统治南匈奴，离汉朝近，实力较弱，如果拒绝了他，就很可能导致他在怨恨之余，发兵抢掠边塞，给汉朝造成直接损失。或者他见投降汉朝无望，不得不臣服于郅支，结果必会导致匈奴实力壮大，对汉朝也不利。无论哪种情况，对汉朝都是不利的。郅支统治北匈奴，是草原上的新霸主，目前之所以愿意与汉朝结好，是怕汉朝帮助呼韩邪对付他，一旦汉朝答应他的要求，等他消灭了呼韩邪，腰杆硬了，肯定会背叛汉朝，与汉朝作对。现在如果拒绝了他，即使他想率军侵扰汉朝，中间有个呼韩邪隔着，损失也不会很大。权衡之后，刘询决定扶弱削强，继续维持匈奴分裂的局面，将友好的天平倾向了呼韩邪一方。

刘询接待呼韩邪所派使者的规格非常高，而接待郅支所派使者的规格则相对要低一些。刘询的善意让呼韩邪大为欣慰，同时也让他感到了一丝压力，因为虽说接待的规格不一样，但刘询并未拒绝郅支和好的请求，这意味着到目前为止，郅支也是刘询的选项之一。这时绝不能出娄子，一旦刘询翻脸，选择与郅支单于结盟，他呼韩邪将死无葬身之地。

为了在这场跟汉朝的外交争夺战中胜出，公元前52年冬，呼韩邪率5万余部众抵达五原郡塞外，亲自告诉汉朝守将，要向汉朝皇帝进贡珍宝，期望能在明年正月亲自到长安朝见汉朝皇帝。

刘询得知消息非常高兴，趁此大造声势，昭告天下：匈奴单于要来朝见天子，从此四夷咸服，天下太平！

这是老百姓愿意听到的、看到的。数百年来修筑长城，抗击匈奴，有多少英雄儿女命丧疆场，如今终于盼来了匈奴臣服的那一天。大家奔走相告，汉朝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

这时问题又来了，该以何种礼仪接待呼韩邪呢？汉朝内部出现了广泛的争论。很多大臣认为，呼韩邪既是来臣服的，当然是采用臣子见皇帝的礼仪。萧望之力排众议，认为对待匈奴单于的礼仪不能等同于对待臣子的礼仪。刘询深以为然，最终决定以与君王平等的身份接见呼韩

邪。

公元前51年春，呼韩邪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踏上了前往长安的道路。刘询派车骑都尉韩昌为专使，前往五原塞迎接呼韩邪入京。沿途的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冯翊等郡都派出2000精锐骑兵列队作为呼韩邪的护卫仪仗。不仅如此，刘询还亲自到甘泉宫外迎接呼韩邪。

呼韩邪原以为刘询会以对待俘虏的傲慢姿态接待他，没想到刘询准备的接待规格如此高，顿感受宠若惊，认为臣服汉朝是英明之举。

随后，刘询赏赐呼韩邪大量财物，其中那枚黄金“匈奴单于玺”尤为引人注目。“匈奴单于玺”的象征意义是深远的。刘询向呼韩邪颁发单于玺，意味着呼韩邪接受了汉朝“中央政府”的册封，确立了匈奴“地方政府”隶属于汉朝“中央政府”的政治关系。当然，考虑到匈奴多年来统治大漠的事实以及他们的民族心理，“匈奴单于玺”的形式和字体的布局与汉朝天子所用的玉玺完全相同，以示匈奴虽然臣服于汉朝，但与汉朝境内的臣属还是有所不同，地位要高一等。

呼韩邪在长安住了一个月，汉朝极尽奢华地款待他。呼韩邪非常感激刘询盛情款待，在归国前，自请留居光禄塞下。刘询答应了他的请求，派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率领16000骑兵和数千边郡守备军马，护送呼韩邪从朔方鸡鹿塞回草原，命令这批汉军暂时留在呼韩邪身边以“助诛不服”，即帮助他征服不服的匈奴人，同时还给了他一大批粮食。刘询此举既是为了保护呼韩邪，也是为了看住呼韩邪部，毕竟匈奴内部对于臣服汉朝存在意见分歧，如果出现反复，这批汉军扮演镇压叛乱的角色。



呼韩邪单于与王昭君像

呼韩邪小心翼翼地维护与汉朝的关系。为了表示对刘询的忠诚，同时也为了再得到一批礼物，第二年，呼韩邪再度到长安朝见。这一次，他得到了更多的赏赐。呼韩邪这次回匈奴时，刘询没有再度派军“护送”。

先前，郅支以为呼韩邪会像此前投降汉朝的那些匈奴贵族一样，不会再回草原，故觉南方不足为虑，就集中力量去对付趁乱自立的伊利目单于。等到呼韩邪回到草原，并且得到汉朝大批资助后，郅支才明白错失了消灭呼韩邪、统一匈奴的最佳时机。

刘询对郅支并无恶意，虽然他优待呼韩邪，但对郅支派的使者和侍子也很友善。郅支的失落难以言表。他仇恨汉朝，却又无可奈何。于是，他率军接近乌孙，派使人求见乌孙昆莫，试图联合攻打汉朝。但昆莫为了取悦汉朝，顺便联合汉朝打劫郅支，不但杀了郅支派的使者，还派遣8000骑兵假装迎接郅支，准备趁其不备偷袭郅支，将他的人头献给汉朝请赏。

老谋深算的郅支识破了昆莫的计谋，他不但打败了乌孙军队，还挥师向西北击败和降伏了乌揭部，又征发乌揭的兵马向西北攻下了坚昆，向北降服了丁零，随后再度返回攻打乌孙，巩固了新的占领区，并将单于庭设置在坚昆。

当郅支在西北尽情扩大地盘时，汉朝却遭遇了不幸。公元前49年，

正当盛年的刘询病逝，他儿子刘奭继位，即汉元帝。呼韩邪趁机索要援助，郅支也趁机上书，要求将质子送回去。面对种种敲诈和挑衅，刘奭心想和平来之不易，都大度地同意了。

公元前44年冬，刘奭派使者谷吉将郅支的儿子驹于利送到了坚昆。郅支见自己没有什么东西捏在汉朝手里，立即翻脸，痛斥汉朝偏袒匈奴叛徒呼韩邪，杀了谷吉等汉使，随后跟前来求兵攻打乌孙的康居国结盟，率领部众一路向西朝着康居国迁移，预备等夺取乌孙土地后，将那里作为郅支部的新据地。可惜康居国远在西域西端，此去路途遥远，郅支仓促之间又没做好保暖防寒工作，长途跋涉后，很多人冻饿而死，最后，抵达康居境内的郅支部匈奴人只剩下3000人。

郅支到达康居后，与康居王结成姻亲。随后，郅支频繁指挥康居兵马攻打乌孙，很快将势力范围推进到乌孙的都城赤谷城附近。而康居军队更是打着郅支的旗号杀掠百姓、驱掠牲畜。乌孙慑于郅支的兵威，不敢出兵追击，继而导致乌孙西部千里之地空虚，无人敢再去那里居住游牧。

这时刘奭还在长安一直等着谷吉回国复命，可左等右等，等来的却是从叛逃到汉朝的匈奴人那里传来的谷吉在瓯脱被杀的消息。瓯脱是呼韩邪的属地，呼韩邪又有杀死汉朝出使郅支的使者、阻止郅支与汉朝交往的动机，理所当然地成了杀死谷吉的最大嫌疑人，受到了刘奭的调查和怀疑。真相大白后，刘奭派车骑都尉韩昌和光禄大夫张猛护送呼韩邪的儿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回呼韩邪部，以示信赖和安抚。

这时，呼韩邪南下附汉已经快十年了，所属部众逐步恢复了元气。漠北单于庭此刻又无人居住，呼韩邪部的人都起了北归的心思，韩昌和张猛见状担心呼韩邪北去后难以约束，便越权代表刘奭与呼韩邪订立了盟约，同意放呼韩邪部北归，要求呼韩邪与汉朝世代交好，不得违约。可他们哪里知道任何盟约都是以实力为保障的。这时汉朝与呼韩邪部的实力出现了此消彼长的趋势，让呼韩邪及其部众在汉军监督之下过日子，远比与他结盟让他们回到大漠更安全可靠。如今纵其北归，形同放虎归山，离双方和平期的结束不远了。

韩昌和张猛回到长安后，刘奭龙颜大怒，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将他们

杀了。但是，这时呼韩邪已率部重返漠北的单于庭，刘奭也无可奈何，宣布韩昌和张猛与呼韩邪所结缔的盟约无效只会增加呼韩邪部对汉朝的仇恨，而承认盟约至少能保持亲汉的匈奴政权统治草原。最终，刘奭不得不送了个顺水人情，承认两人与呼韩邪结缔的盟约有效。

就这样，呼韩邪实现了曲线救国，实现了他当年臣服汉朝，最终依靠汉朝夺回单于庭，重新主宰匈奴的目标。

郅支死在了西域

呼韩邪虽然顺利地回到了单于庭，但他的老对手郅支还活跃在世上，这时正在西域耀武扬威，他能否坐稳单于庭，取决于在接下来的争斗中能否战胜郅支。呼韩邪心里没有底，因为他的对手是一个特别能战斗的人。不过，他很快就发现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汉朝帮他解决了这一令他头痛了十多年的难题。

其实，汉朝并没有打算帮助呼韩邪，之所以灭掉了郅支，完全是一次无心插柳之举。

当初，康居王慑于乌孙国的威势，请郅支来帮助他攻打乌孙。郅支没有让他失望，率部打败了乌孙，帮他夺取了乌孙的大片土地。但是，康居王忘记了这样一个道理：迎虎驱狼比与狼共舞更可怕。

郅支对乌孙等国作战的连续胜利，充分显示了匈奴骑兵的强大威力。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郅支已经不满足于寄居状态，他想在康居领土内重建匈奴。很快，他狂傲残忍的性格就暴露无遗。他肆意欺辱对他有恩的康居王，不但杀了自己的妻子——康居王的女儿，还杀了一群康居贵人，并且一改匈奴漂游不定的游牧传统，大肆征发康居人在都赖水畔修筑郅支城，还又派人到大宛等国勒令纳贡。

康居王手里有12万军队，却没有胆量跟3000匈奴兵开战，只好苟且偷生，隐忍生活。

郅支在西域以匈奴单于的名义肆意欺凌周边列国，不仅给西域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也直接威胁到汉朝在西域的利益。在郅支的淫威逼迫下，西域诸国纷纷倒向了匈奴，这时，汉朝如果不作出强硬的反应，势必会令匈奴人再度复苏强大。但是，刘奭远远没有他的列祖列宗强硬，认为汉朝距康居路途遥远，出兵耗费巨大不说，还不一定有什么收获，当年李广利远征大宛就是最好的证明。

刘奭虽然不愿出兵，但姿态还要表的。但是，他表态的方式很特别，不是向匈奴人提出警告，而是连续三次派使臣向郅支索取谷吉等人的尸骨。郅支从中看出了刘奭的软弱，不但不肯归还谷吉等人的尸骨，

还扣留了汉使，他还以册封他为西域都护为条件，表示愿意再度归附汉朝。换句话说，他要刘奭答应，西域这块地盘归他管。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勒索。刘奭无论多软弱，也不会答应这样的条件。

公元前36年，西域都护郑吉退休回国，刘奭派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和副都尉陈汤两人接替郑吉出镇乌垒城。软弱的刘奭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这不经意间的一次任命，竟然改变了汉朝在西域的处境，也改变了匈奴的历史。

那时，西域的形势很不稳定。郅支正力图以康居、大宛和乌孙三国为基地，重建匈奴，把匈奴的势力推向全西域。甘延寿和陈汤接手西域都护一职，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陈汤意气风发，甘延寿却老成持重。这也不难看出，刘奭虽然软弱，但在人事安排上还是很有一套，知道怎样去驾驭外臣。陈汤对甘延寿说："蛮夷之国往往只畏惧武力而不向往道德，向强者低头是它们的天性。目前郅支凭借匈奴余威占据了康居，现在又试图吞并大宛和乌孙。一旦他的阴谋得逞，必定会向北攻占伊列、向西攻取安息、向南打击月氏。这样一来，不出数年，整个西域都将为他所有了！他彪悍善战，一旦让他强大起来，必然会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现在，我们应该将在西域屯田的士卒全部调集起来，再联合乌孙军队直接进攻郅支城。郅支城这时的守备还不算坚固，容易攻破，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甘延寿完全同意陈汤的见解，但认为这是件大事，应事先奏请朝廷批准。陈汤认为远在千里之外的朝廷大臣们根本不可能全面了解西域的局势，一旦不予批准，将坐失良机，眼看着郅支在西域发展壮大，况且，刘奭软弱，向他请示，十有八九会被否决。最好的办法就是干了再向刘奭请示。试想，韩昌和张猛私自与呼韩邪歃血为盟，事后都能得到刘奭承认，他不相信消灭了郅支，如此大功，刘奭会不认可。

甘延寿不愿意冒越权杀头的危险，坚决要请示刘奭，陈汤则坚持要先斩后奏。正相持不下时，甘延寿病倒了。陈汤索性假传皇帝的命令，调集了西域十五国兵马和驻车师汉军共4万多人攻打郅支。等兵马调集好后，甘延寿病好了，见陈汤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也不再坚持己见，就亲自投入到了这场战争中。

大军分两路进击，北路由甘延寿和与陈汤亲自率领，由温宿横越天山，经乌孙赤谷城攻打康居北部；南路由其余三个汉军校尉率领，出葱岭，经大宛，攻入康居南部。两路大军神不知鬼不觉地向康居国进发了。

北路汉军行到阗池以西时，康居副王抱阗正奉郅支的命令率千余骑兵在乌孙都城赤谷城以东掳掠。抱阗见汉军西征，便率部尾随，企图袭击汉军的辎重队。陈汤识破了他的伎俩，纵兵回击，大败抱阗，夺回好几百被掠的人口及大批牲畜。陈汤将夺回的人口交给了乌孙大昆莫，牲畜则留作军粮，继续向康居国进发。

陈汤又派人联络不满郅支的康居贵人屠墨，与他歃血为盟，命令屠墨统管好部众，不得与汉军为敌。汉军进入康居境内后，陈汤约束部众，严明军纪，一路上秋毫无犯，以争取康居的民心。

不久，陈汤捕获了屠墨的侄子开牟。开牟的父亲贝色早已同郅支结下了仇怨，正担心郅支会报复，惶惶不可终日。开牟见汉朝大军到来，立即投降，担任汉军向导，将郅支的虚实和盘托出。汉军在开牟的指引下，径直向郅支城进发，在离城30里的地方安营扎寨。郅支这才发现了军情，立即派使人前来询问汉兵为什么到这里来。陈汤回答说："因为单于上书天子说愿意归附汉朝、朝见汉朝天子，汉朝天子怜悯单于遗弃匈奴故国，蜗居康居，特派我等前来护送单于全家老小去汉朝，只是怕惊了单于一家大小，才在城外驻扎。"

郅支当然不相信陈汤的这番说辞，他一边拖延，一边调遣援军。不过，陈汤和甘延寿不是那么好糊弄的。几番交流后，他们便不耐烦地对郅支派的使者说："我们大伙远道而来，单于为何不出来迎接，实在是太不给面子了！现在，我们人困马乏、军粮耗尽，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我们都必须要到郅支城中寻求补给！"

随后，甘延寿和陈汤率军向郅支城逼近。郅支城墙有两层，外层是用大木头编连而成的木城，内层是夯土成墙的土城。木城有孔隙作为射击孔，匈奴人督促着康居兵马躲在里面射箭抵抗，再让百名骑兵时不时从城里杀出，另外还有数百步兵在城门口布成鱼鳞方阵守候。汉军与守军交战一阵，感觉强攻无法取胜，索性纵火烧了木城。

郅支单于见木城被烧，失去了屏障，原本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却见汉军兵势浩大，且不少西域兵也赶来参战，认为即使突围，也逃无可逃，于是下令退入内城坚守。他全身披挂，亲自登上城楼指挥，并令他的妻子孩子全都上城射箭。城上箭如雨下，汉军弓箭手也马上还击，密集射箭，蜂拥攻城。郅支的阏氏们一个个中箭而亡，他本人也被射中鼻子。

在汉军围攻郅支城时，有1万多愚忠于郅支的康居骑兵前来救援。甘延寿与陈汤见状，急令暂缓攻城，回师迎战。半夜时分，汉军派出一支奇兵渗透到康居援军后方，康居兵丝毫未曾觉察，仍与城内的匈奴兵遥相呼应，夹击汉军。天快亮时，趁着康居兵疲惫不堪，两路汉军前后夹击，一起发动进攻，将康居援军打得溃不成军，只有数百人侥幸逃生。汉军随即乘胜破城而入，郅支率领男女百余人退入宫内，顽强抵抗，做困兽犹斗，但这一切都挽救不了他灭亡的命运。

汉兵呐喊着，纵火焚烧了宫室，奋不顾身地向残余的匈奴人猛砍猛剁。郅支在自立为单于18年后，死于乱刀之下，首级也被汉军军侯杜勋抢先一步割下。

甘延寿和陈汤将所获金帛、牲畜等都赏赐给从军将士，厚赏西域各国随征的兵士，然后联名向刘奭奏明此事。

刘奭虽然觉得他们有先斩后奏之嫌，但毕竟取得了成功，干成了几代汉朝皇帝和无数名将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龙颜大悦，不仅没有追究他们私自发兵的责任，而且传旨犒赏出征将士，将郅支的首级悬挂于专供异族人居住的槁街，示众十日后掩埋。

郅支城之战消灭了与汉朝为敌的北匈奴，保护了西域诸国，维护了汉朝在西域诸国中的威信，但是，这场战争的最大赢家并不是汉朝。郅支虽然对汉朝不敬，但他的存在，可以有效地牵制南匈奴，迫使呼韩邪继续与汉朝友好。如今郅支死了，对呼韩邪来说，最大的威胁不复存在，匈奴统一的大势不可阻挡。而对于汉朝来说，匈奴统一绝不是福音。

昭君出塞稳定匈奴

呼韩邪得知郅支全军覆没，既惊喜又忧惧。惊喜的是不共戴天的郅支终于被干掉了，心头大患已除，从此他将成为匈奴唯一的单于，对所有匈奴子民发号施令，看到了匈奴复兴的希望；忧惧的是，汉军跨越万里发起远征的强大实力令他震撼，既然远在西域能征善战的郅支都无法逃脱覆灭的下场，他待在距离汉境更近的单于庭，又怎敢对汉朝有异心呢？虽然，他并无叛汉朝之心，但如果汉朝怀疑他不忠，也很难保证不会发兵袭击他。谷吉事件已经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他害怕刘奭产生“汉朝已经不需要匈奴（呼韩邪）存在”的念头，那样的话，匈奴将会面临着灭顶之灾。

为了表达对汉朝表明忠心，呼韩邪给刘奭上书，请求第三次朝见天子。刘奭没有理由拒绝，再说接受匈奴单于朝见也是一件很风光的事。

公元前33年正月，呼韩邪第三次前往长安朝见汉朝皇帝。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他所得到的赏赐比前两次只多不少。此情此景让呼韩邪大受鼓舞，于是，他趁热打铁，提出请求和亲，做汉朝皇帝的女婿。



昭君出塞图

当然，此次和亲与以往不同，以往匈奴是逼婚，此次是诚挚谦卑求婚。刘奭答应了呼韩邪的要求，决定选一位宫女下嫁呼韩邪，于是和亲变成了赐婚。呼韩邪急于讨好汉朝，即使是宫女，只要是皇帝所赐，他

也满心喜欢。不过，呼韩邪是很有艳福的，因为刘奭赐给他的宫女是王昭君，号称是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女之一，而这时呼韩邪已经“近黄昏”，连刘奭都觉得这桩婚姻有些亏。

呼韩邪获得美女王昭君后，一时头脑发热，进一步提出讨好汉朝的策略。他上书刘奭要汉朝撤销与匈奴接壤地方的守军，由忠诚的匈奴人代为守卫。

国防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怎么能交给别人来防守呢？何况，提出替代防守的是过去的敌人、现在的附属国。刘奭召集群臣商议此事，许多大臣也被匈奴和汉朝和亲的和谐气氛冲昏了头脑，居然认为呼韩邪的提议利国利民，应该允许，唯有熟悉边塞情形的郎中侯应极力反对。

侯应提出了10条反对理由，认为对百蛮异族只有保持威慑并施以恩惠，才是长治久安之策。

1．匈奴人不甘心失去河南地等漠南领土，他们被迫迁徙到漠北风沙之地后，一直怀着收复故土的念头，边塞村庄的长老曾说匈奴人每次途经阴山时都痛哭流涕，可见他们对故土的情结。

2．匈奴现在之所以对汉朝恭顺，是因窘迫所致。蛮夷之人向来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常言道居安思危，我们万不可因为一时的和平而废弃国防力量。

3．中国是礼仪之邦、刑法严峻，国内尚有不断犯禁作乱的愚民存在，更别说治国粗犷的单于了，他能保证自己的手下绝对不会作乱祸害汉境吗？

4．在汉朝境内尚且还需在各险要处建立要塞，以防备诸侯作乱，更何况是在边境线上守备！边境驻军责任重大，不仅要防备匈奴，还要负责监护属国降民。这些属国之众全是匈奴、胡人，如果没有监督，恐怕不久就会逃归匈奴。

5．西北要塞还要防备羌人作乱。西羌与汉人交通，汉朝官吏贪利忘义，经常侵占羌人的畜产妻子，他们因此憎恨朝廷，屡屡叛汉，世世不绝，如果没有边防守军，西羌定会趁机作乱。

6．汉军昔日出塞作战，因战败被俘投降等原因，遗留在匈奴的人员很多，这些人的家眷子孙生活贫困，没人看守边境的话，他们恐怕会越境到匈奴投奔亲戚。

7．边境地带的奴婢们境遇愁苦，他们很希望逃亡到匈奴过自由人的生活。即便在目前守备森严的情形下，还是常有奴婢背主逃亡的例子，更别说撤掉守军以后了。

8．内地的盗贼活动猖獗，如果没有守军驻防，他们就会在中原受打击后逃到匈奴躲藏，一旦时机成熟，又会潜入内地作乱。

9．边防要塞长城等防御体系建立已有百余年之久，这些工程当初耗费无数人力、物力才得以构筑，如果弃之不用，很快就会荒废。如果今后匈奴与汉朝之间关系恶化，刀兵相见，那时恐怕得重新构筑防御体系，这笔花销是惊人的。

10．如果接受呼韩邪的提议，匈奴的单于们定然认为自己为汉朝守边有功，会不断向汉朝请求赏赐。这种赏赐未必会比自己守备花费少，而一旦赏赐不到位令匈奴恼怒，后果不堪设想。

侯应的十条建议，条条触及国家安全隐患，真可谓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刘奭觉得侯应的建议很有道理，又鉴于刚刚赐婚，不便直接拒绝，伤及对方的面子，于是派了车骑将军许嘉婉拒了他的请求。

呼韩邪当然表示遵从。他抱得美人归后，称王昭君为“宁胡阏氏”。所谓“宁胡”，就是使匈奴得到安宁之意。王昭君为呼韩邪生下一子，叫伊屠智牙师，被立为右日逐王。王昭君出塞，为匈奴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汉室礼仪，匈奴境内逐渐出现了一片升平景象。

公元前31年，在位28年的呼韩邪去世。呼韩邪子女甚多，临死前他考虑再三，最终立年纪最大的雕陶莫皋为继任单于，并“约令传国与弟”，保证其他儿子将来都可以做单于，避免再度出现5单于争位的悲剧。

呼韩邪死后，雕陶莫皋继位，号复株条若鞮单于。复株条若鞮根据父亲的遗命，任命大弟弟且糜胥为左贤王，且莫车为左谷蠡王，囊知牙

斯为右贤王，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右致卢儿王醯谐屠奴侯送到汉朝做人质。

呼韩邪死后，王昭君曾请求归汉。汉成帝从大局出发，令她遵守匈奴的习俗。王昭君又嫁给了复株条若鞮，生下两个女儿。

复株条若鞮继位3年后，为了试探一下汉朝是否像对待他父亲一样对待他，派右皋林王伊邪莫演趁出使汉朝之机，假装向汉朝投降，以此试探汉成帝刘骜对他的态度。

公元前28年，伊邪莫演等人前往长安朝见。朝见仪式结束后，刘骜派人将伊邪莫演送至蒲反。这时，伊邪莫演对汉使说："我打算投降汉朝，汉朝如果不接受我，我就自杀，绝不再回匈奴。"

汉使把伊邪莫演的话向朝廷做了汇报。刘骜召集公卿们商议此事。有些人主张按照以往惯例，接受伊邪莫演投降，但是，光禄大夫谷永、议郎杜钦认为："汉朝建立以来，匈奴屡次为害边塞，所以朝廷才设置了金爵之赏以优待那些前来投降的匈奴人，目的是为了分化匈奴内部。现在匈奴单于对大汉屈节称臣，成为大汉的北藩，每年遣使朝贺，并无二心。朝廷既然安享单于的聘贡，就不能再接纳它的叛逃之臣。这件事关系到边境的安危，无论新单于是想继续与我大汉交好前来试探我们的态度，还是想设反间计、借此寻衅生事，都要慎重对待。不如不接受投降，以此向匈奴新单于昭示，朝廷是认可他的，希望他永远对汉朝保持友善政策。"

刘骜采纳了两人的意见，派中郎将王舜前去勘问伊邪莫演投降一事。伊邪莫演见状只好推说自己之前病了，胡言乱语，愿意回去接受单于的惩罚。

这次试探后，复株条若鞮放心地臣服于汉朝，并亲自前往长安朝见汉帝。双方关系融洽，边境安宁。

复株条若鞮死后，且糜胥继位，即搜谐单于，搜谐死后继位的是且莫车，即车牙单于，车牙死后，传位给弟弟囊知牙斯，是为乌珠留单于。

呼韩邪临死前立下的兄终弟及的继位秩序，使匈奴保持了平稳良好的发展势头。不过，呼韩邪单于的儿子们虽然小心翼翼地侍奉着汉朝，尽力维持着良好的双边关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和谐的气氛仍不时出现。

匈奴朝汉的死亡魔咒

乌珠留即位后，汉朝派中郎将夏侯藩、副校尉韩容出使匈奴。当时，大司马、骠骑将军王根掌管着朝政。有人对王根说："匈奴有块状如'斗'形的地盘伸入张掖郡内，那里生长奇异的木材，可以用来制作良弓和羽箭，如果能得到这块地，不但边防的补给丰厚了，国家的地盘也会拓广，那将军也算立了一件大功了。"

王根是刘骜的舅舅。听了这话，他认为这人说得有理，就跑去找刘骜，说那块地对汉朝如何有利。刘骜动了心，想直接找乌珠留要那块地，又怕对方不给，既破坏两国邦交，又丢自己的面子。王根便将这事揽了过去，说办得成便好，办不成也可以推到使者身上。于是，王根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夏侯藩。

夏侯藩来到匈奴，对乌珠留提及此事，说如果单于能将这块地献给大汉，必能换来大汉天子的厚报。

乌珠留问："这是天子的意思，还是你个人的意思？"夏侯藩回答说："这既是天子的旨意，也是我本人为单于筹划的良图，完全是为推动两国邦交着想。"

乌珠留打了个哈哈，说："当年孝宣、孝元皇帝哀怜我父亲呼韩邪单于，这才把长城以北都划归匈奴所有。至于你说的斗地，是温偶駼王驻牧的地方，这块地的具体形状我不清楚，请允许我先派人核实一下情况，再做决定。"很明显，乌珠留是委婉拒绝，但夏侯藩从乌珠留友好的态度中却认为这事十有八九可成，就回去复命去了。

不久，夏侯藩又奉命出使匈奴，他老调重弹，希望把单于把那块地献给汉朝。没想到这一次乌珠留翻脸了："我的父兄已经传了五世单于，前几世单于在世时，大汉都不要这块土地，怎么偏到我这一任上就要呢？这也太拿我不当一回事了吧！再说，这是我父亲传下来的遗产，我不敢交出去，否则无法向父亲的在天之灵和匈奴百姓交代。"

夏侯藩碰了一鼻子灰，只好讪讪而归。乌珠留也趁机上书刘骜，指责夏侯藩前来索要土地，破坏两国邦交。夏侯藩回来后已经被提升为太

原太守，但刘骜接到乌珠留的国书，被整了个大红脸，只好诏报单于说：“那不是朕的意思，是夏侯藩矫诏向单于索地，按照汉律，夏侯藩罪当处死，只是适逢大赦，才免去了他的死罪，如今已经把他降职为济南太守，使其辖区不与匈奴接壤，避免他再生事端！”

很明显，刘骜这个谎撒得漏洞百出，既然是矫诏，就应该处死，即便遇上大赦，也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怎么只是从太原太守变成了济南太守呢？乌珠留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刘骜那番辩词。不过，既然保住了领土，又维持了双方和平共处的关系，其他的也不能计较太多。于是，乌珠留顺驴下坡，权当是这么一回事。

第二年，乌珠留在长安的质子病死，被送回匈奴按匈奴习俗下葬，他又派出另一个儿子左於駼仇掸王稽留昆到长安为质。不过，刘骜很快就死了，他的侄子刘欣继位，即汉哀帝。这年是公元前7年。

公元前5年，乌孙军队攻击匈奴西部边界，抢走了不少牲畜，杀了不少匈奴百姓。乌珠留派左大当户乌夷泠率5000骑兵前往迎战，杀死数百名乌孙人，俘获了千余人，夺回了被掳掠的牲畜。乌孙害怕匈奴反击，攻掠乌孙的国土，就派人质到匈奴讲和。乌珠留接受了乌孙的人质，并上报刘欣。刘欣很不满意乌珠留的做法，因为在汉朝看来，乌孙和匈奴都是臣服于自己的属国，属国只有派遣侍子到汉朝做人质的义务，岂有接受其他属国人质的资格？于是，刘欣派中郎将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出使匈奴，责备乌珠留此举过火，命令他把乌孙的质子归还乌孙。乌珠留没有办法，只好一一照办。

这件事让乌珠留窝了一肚子火，却又不敢发泄。不知他从哪里听到了这样的传言，说匈奴单于每次到长安朝见汉朝皇帝后不久，汉朝皇帝就会死去。乌珠留仔细一想，有一些道理：当初呼韩邪首次去长安，不久刘询就驾崩了；呼韩邪第三次去长安，不久刘奭便死了。乌珠留很恨刘欣，便于公元前3年派人到长安，请求亲自朝见刘欣。

听说乌珠留派人来长安请求朝见，刘欣心里极不愿意。他也听到了传言：匈奴胡巫在行巫蛊诅咒，匈奴单于每次朝见汉朝皇帝后，汉朝总会出现大变故，不是皇帝死了，就会发生其他大灾难！

刘欣正在病中，听说匈奴单于请求朝见，有一种不祥之感。不仅他担心自己会年纪轻轻就死了，大臣们也担心频繁换皇帝会动摇汉朝的根基。因此，汉朝君臣几乎一致认为乌珠留暂时不宜来长安朝见。使者闻言，只好回漠北复命。但是，正当他要出长安城时，却被黄门郎扬雄拦住。扬雄上书刘欣，大力宣扬拒绝乌珠留前来朝见的严重后果，弄得不好，会危及社稷江山。刘欣虽是个性格比较软弱的人，却也是个有责任感的皇帝，见扬雄说拒绝单于朝见会危及汉朝江山，就豁出去了：没有了刘欣，大汉江山还在，如果没有了大汉江山，他将何处安身？即使死了，也没脸到地下见自己的祖宗啊！于是，刘欣答应让乌珠留来长安朝见。

乌珠留决定于第二年正月前来朝见刘欣。可是，还没等到他出发，他就病了。没有办法，他只好再次派使者前往长安，说朝见日期延后一年。刘欣闻报，暗自高兴：你想让我死，没准你可能要先死。不过，乌珠留一阵病痛后，身体就康复了！

公元前1年，乌珠留率领500人的庞大贵族使团前往长安。

这一年是非常热闹的一年，不止乌珠留来了，西域的乌孙等国也派来了使团，甚至一些西域商人也冒充某国使者来了长安。总之，这一年，刘欣的接待任务非常繁忙。

万国来朝是令人欣喜的，但也让刘欣揪心。按照传统规矩，对前来朝拜的使团，都要给予大量的赏赐。但这时汉朝一派乌烟瘴气，王、傅两家把持朝政，斗得不可开交，社会上土地兼并完全失控，老百姓造反此起彼伏。

刘欣心烦意乱，但再乱也不能乱了规矩，于是大手一挥，对前来朝见的使团进行了大规模赏赐。乌珠留所率领的使者团得到的赏赐异常丰厚，在以往单于朝见的赏赐规格基础上，加赐衣三百七十袭，锦绣缯帛三万匹，絮三万斤。刘欣之所以如此慷慨，是希望通过厚赏破除魔咒，好让自己继续好好地活下去。

但是，匈奴单于朝见汉朝天子的魔咒再一次应验了。当年六月，刘欣死了，8岁的刘衎当了皇帝。

乌珠留满以为汉朝新皇帝继位，对匈奴的态度会改观一些，但是，他没想到这时王莽控制了汉朝政权，匈奴的处境越来越尴尬。

当时，西域的车师后王姑句无法忍受汉朝校尉徐普的欺压，又受到车师前国王被汉朝处死的惊吓，率部投降了匈奴。另外王唐兜因为怨恨汉朝都护不及时援救，致使他受到了羌人的侵害，也率领部众逃亡到了匈奴。乌珠留来者不拒，将他们安置在左谷蠡王的领地，然后如实上报给汉朝。

王莽接报，立即派中郎将韩隆和王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谒者帛敞、长水校尉王歙等人出使匈奴，警告乌珠留："西域是大汉的属地，匈奴不能接受叛逃汉朝的西域人，请单于把人交出来。"

这话就说得很有火药味了，但乌珠留单于还想打个哈哈混过去："孝宣、孝元皇帝哀怜，双方建立条约，自长城以南归大汉天子所有，长城以北归单于管辖。一方有边关将士侵扰对方边塞的，对方要及时通报情况；对方有叛臣有前来投降的，双方互不受降。我父亲呼韩邪单于蒙大汉无量之恩，临死前他留下遗言：'为了报答天子的厚恩，所有来降的汉人一概不收，还要将他们送回边塞去。'我们一直遵守这一遗命，只是诸位大人这次索要的车师王、去胡来王不是大汉人，我们接受他们率部投降，并没有违反双方的约定。"

应该说乌珠留的这番话是站得住脚的，但是，汉朝根本就没有把这时的匈奴当回事。听了这番话，汉使板着面孔责备说："当初匈奴骨肉相残，国家都差点灭亡了，是蒙受大汉的大恩，你们国家才得以延续，变得十分兴盛。对汉朝的大恩大德，也总应该有所报答吧！"言下之意，你们蒙受了汉朝如此大的恩典，现在大汉皇帝派我等来找你要几个人，你就东推西推，这太不够意思了吧！

话说到这个份上，乌珠留知道再辩解下去意味着什么。这时匈奴是惹不起汉朝的。于是，他赶紧叩头谢罪，将车师王、去胡来王交给了汉朝使团，并派人随汉朝使团前往长安朝见。但是，王莽很不给乌珠留面子，以小皇帝的名义，命中郎将王萌召集西域各国国王，前往西域恶都奴等待，由单于派人将车师王、去胡来王送到那里，当着西域各国国王的面，将二人斩首，以此警示其他国王：背叛汉朝者，这就是下场。

事过不久，王莽又派中郎将王骏、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寻出使匈奴，以宣达政令的形式向乌珠留颁布了四条禁令，命令他照章执行，并借此收回了当年刘询和呼韩邪所订立的拒降条款。

乌珠留无奈，只得一一接受。

后来，王莽又命令乌桓人不必再向匈奴缴纳“皮布税”，强令他改名字等，乌珠留心里虽然不满，但还是强压心中的怒火接受了。王莽的这一系列高压政策，将汉匈奴之间来之不易的平共处关系推向了凝固的冰点。乌珠留觉得他有点对不起父亲呼韩邪，发誓要在忍辱负重中爆发。

第七章　回光返照，匈奴的短暂复兴



南匈奴做了汉朝的附属国半个多世纪后，汉朝走向了衰落。王莽篡夺了汉朝政权，建立新朝，加重对匈奴的压迫。匈奴打着“为汉朝报仇”的旗号，起兵反抗王莽，势力迅速壮大起来。与此同时，新朝被绿林起义军推翻，匈奴复兴的梦想又点燃了。重建汉朝的刘秀也不得不与匈奴交好。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自负而无力复兴匈奴，死前为传位给儿子杀了自己的弟弟，随后，匈奴争单于的斗争不绝，再次出现“南北朝”。刘秀在短时期内恢复了汉朝势力，并采取“支持南单于，打击北单于”的政策。北单于被汉军和南匈奴军一路赶到西域，惨败后少数残部西迁；南单于被汉朝死死控制，被迫内迁，受到汉军监督，最终“强国梦想”被彻底摧毁，而单于也从匈奴帝王的称号贬值为中原王朝不入流的小官官职名。

王莽的步步紧逼

在乌珠留忍辱负重、小心翼翼地与汉朝维持和平关系的同时，匈奴的国力得到了很大恢复，人口已经超过了鼎盛时期的一半，而汉朝却被王莽篡夺，被新朝取代。新朝看上去很强大，却直接继承了汉朝遗留下来的各种矛盾，并且矛盾还在不断激化。双方的实力此消彼长。乌珠留欣喜地看到了这一点，但他没有足够的底气去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可王莽频频出手，逐渐把两国的关系推向了战争边缘。



王莽篡汉图

新朝建立后，乌珠留向新朝称臣，希望双方能像汉朝时一样，保持和平共处的关系。但是，王莽的做法让他难以理解，并逐渐超越了他的承受底线。

王莽是位改革家，但更是一位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者。王莽梦想按照儒家的伦理思想来改造世界，认为一切社会秩序都应该回到周朝那个完美的时代。他不仅要在汉朝境内推行自己的改革主张，还要把一系列改革措施推广到四夷，其中改变少数民族族名和首领的封号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王莽登基不久，就派王骏率领庞大的使团，带着大量的礼物出使匈奴，告诉匈奴新朝已经取代汉朝，现在王莽是长城以南所有土地的主人。王骏要求乌珠留将汉朝皇帝赐予的单于印上交，换成新朝赐予的新

单于印。

这个要求看上去也很合理，毕竟改朝换代了，刘家天子已经成为新朝的臣子，留着那个印也没用。乌珠留很爽快地就将旧印交了出来，但却被一旁的左姑夕侯苏接连以“没看见新印文”为由阻止。眼见王骏等人很不高兴，乌珠留有点不耐烦地说：“新朝皇帝没有理由变更印文吧！”便把汉朝的旧印交了出去。

王骏接受了旧印，将新朝的印绂授予乌珠留。乌珠留也不看印，热情地款待大家。大家吃好喝好，酒宴一直持续到晚上才结束。

随行的陈饶担心乌珠留发现印文变更后前来索要旧印，徒生事端，便提议砸破旧印，以绝祸根。王骏犹豫不决，随行的其他几个人也一个个不说话。陈饶为人慷慨果断，行事作风彪悍，见大家沉默不语，立即拿着斧子把旧印砸坏了。

第二天，乌珠留果然派右骨都侯当前来索要旧印：“汉朝旧印的印文是‘匈奴单于玺’，新印的印文是‘新匈奴单于章’。汉赐单于印言‘玺’，不言‘章’，而且无‘汉’字。只有诸王以下才有‘汉’字，并配以‘章’字，那意味着我匈奴单于地位在诸王之上，与皇帝平等。现在新印去掉‘玺’，在前面加了一个‘新’字，并且说‘章’不说‘玺’，那我匈奴的单于地位在新朝皇帝看来就与臣下没有分别了。所以，我们愿意用旧印，请把旧印还给我们吧。”

王骏把已经毁坏的旧印取出来说：“新印乃新朝顺天制作，故新印送达，旧印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我已经将它毁了。再说，原来的汉朝皇帝现在都变成了侯，单于还是应该顺承天命，奉行新朝的制度。”

右骨都侯当回去报告了乌珠留。乌珠留见事已至此，无可奈何，加上收了人家这么多钱财，就没有为难使团。他随即派他弟弟右贤王舆带着礼物，随新朝使团前往长安致谢，并上书要求按汉朝旧印的印文重新制作印玺。

当然，这一切是徒劳的，王莽不可能答应。

王骏一行人返回汉朝，途经匈奴左犁汗王咸的辖区时，发现那里有

不少乌桓人。王骏询问咸怎么回事。咸说乌桓人抗税，杀死了匈奴使者，匈奴为了教训一下乌桓人，抓了许多乌桓俘虏。

王骏大怒，说："先前规定的四条，其中有'不得受乌桓降者'，难道你们忘记了吗？希望尽快遣返这些人。"咸没办法，表示这事要请示乌珠留，一旦乌珠留发话，他就立即放人。

乌珠留听到这个消息，怒不可遏，但他再一次强压怒火，答应放人，并让咸问王骏："是从塞内遣返乌桓人，还是从塞外？"王骏也不敢私自做决定，派人请示王莽。王莽说直接从塞外遣返。

乌珠留为了维持与中原政权的和平共处关系，对中原方面的无理取闹再三容忍，退步，没想到对方却得寸进尺。如果说汉朝皇帝如此，他尚能接受，毕竟汉朝对他们父子有大恩，如今篡汉的王莽对匈奴没有半点恩惠，却变本加厉、变着法子欺凌匈奴人，终于让乌珠留忍无可忍。他派右大且渠蒲呼卢訾等10余名将领率领1万骑兵，以护送乌桓俘虏为名，率兵到朔方塞下，耀武扬威。新朝边塞守军见匈奴人来势突然，立即严守边塞，不敢轻易出战。朔方太守立即把这一情况报告了王莽。

乌珠留此举意在警告王莽：别把我逼急了，到此为止吧！但是，作为理想主义的改革家王莽却不想到此为止。双方翻脸不可避免，战火从西域首先燃起了。

第二年，西域车师后王须置离密谋投降匈奴。新朝在西域的戊己校尉刀护知道了他的阴谋后，将他用枷锁捆绑着送到了西域都护但钦所在的埒娄城。西域都护但钦虽在属国受到攻击时不肯援助，但此刻反应却相当敏捷，不等须置离辩解，就砍下了他的头颅。此举让车师人十分失望。须置离的哥哥狐兰支痛恨但钦，立即率领2000余人，赶着牲畜，逃到了匈奴。乌珠留此前已经向新朝耀武扬威，意味着他不再遵守新朝那一套所谓的"四不准"，见狐兰支率部前来投降，非常高兴地接纳了他们，并派兵与狐兰支一起攻打车师。

紧接着，戊己校尉属下的陈良、韩玄、任商等汉族将领见西域诸国纷纷背叛新朝，又听说乌珠留将派大军入侵西域，夺回他们的故土，害怕自己在这场战争中被杀，挟持手下数百名吏卒人，合谋杀死了生病的

戊己校尉刀护及其全家男丁，然后派人与匈奴南犁汗王南将军接洽投降一事。匈奴南将军奉命率2000骑兵前往西域迎接这伙叛徒。但钦得知这一消息，怕上面怪罪下来，立即上书王莽说匈奴南将军和右伊秩訾王即将率大军侵扰西域诸国。

王莽得知这一消息，勃然大怒。他打算将匈奴分为15块，设置15个单于，以使其无力造反。接到但钦的奏报后，他立即派中郎将蔺苞、副校尉戴级等人率领1万骑兵，携带珍宝财物到云中塞下，诱招呼韩邪的子孙们入塞，依次将其封为单于。

蔺苞派人诱骗左犁汗王咸及其儿子登、助入塞。他们刚进入长城内，就被新朝军队控制。蔺苞强迫咸接受孝单于的封号。随后，蔺苞放咸一人出塞，将助、登二人带到长安做人质。

咸脱身后，立刻将事件前后经过禀报乌珠留。但是，他的忠诚没能感动乌珠留。乌珠留将他贬为匈奴贱官。咸的儿子助在长安因水土不服病死，王莽立即宣布登为匈奴新任顺单于。

虽然乌珠留不断在西域动手脚，但其行为不算出格，给双方留下了和谈的余地，但王莽的做法相当极端，突破了乌珠留的底线。乌珠留召集匈奴各部贵人，愤怒地宣布：不承认王莽的皇帝地位，匈奴与新朝势不两立。随后，他派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卢訾及左贤王乐等人率军进攻新朝云中郡的益寿塞，大杀新朝边塞的吏民。这一年是公元11年，长城内外60年的和平正式宣布结束。匈奴经过60年的休养生息，打着为汉朝皇帝复仇的旗号，向新朝发起了抢掠和进攻。

这时，新朝刚建立两三年，王莽推行的一系列理想主义改革伤及了国内众多达官贵人、豪强地主的利益，而老百姓又没有从中得到实惠，上上下下都对他不满，国内矛盾重重。

为了缓和矛盾，王莽决定将视线转移到对外战争上，通过战争的胜利来树立皇威，巩固统治。新朝托汉朝的洪福，国库充实，有能力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对外战争。

面对匈奴的进攻，王莽不甘示弱，派出12位将军携带300天的军

粮，分10路出击匈奴。

王莽此举当即遭到了一部分朝臣反对。严尤不仅借周秦汉三家对待匈奴的态度指出王莽发兵远征是下策，还认为无论是民力、物力、兵力，还是气候，对新朝都很不利，此次出征困难重重，几乎没可能成功。严尤在否定大规模动用物力民力征讨的同时，也指出，既然现在已经决定出兵，就应该纵兵先至，表示愿意率轻骑兵对匈奴发起闪电袭击，予以重创，好让它知道新朝的厉害。

然而崇尚儒家的王莽认为，王者之师必须要堂堂正正，浩浩荡荡出师，先声夺人，因而没有采纳严尤的建议，继续大规模征兵，运输粮草，导致天下骚动，民心不安。

在宣战后，王莽迫不及待地宣布，将匈奴改名为“降奴”，将单于改名为“服于”。

但是，王莽试图利用对外战转移民众视线，掩盖国内矛盾，却使国内矛盾不断激化。

新朝12路大军抵达长城边塞后，就停滞不前。严尤的担忧终于应验了。不是将士们不敢战斗，而是内地的军粮根本运不上来。这时，国内矛盾加剧，很多豪强地主不满王莽的改革，不愿出钱出粮打仗，征收粮草阻力重重，运输粮食的队伍也经常遭到抢掠。

新朝12路大军停留在边塞，军心涣散，士气低落，毫无作为。乌珠留却不想让他们这样安静地待着。他下令匈奴军加紧侵扰和进攻新军，一时间，新朝边郡百姓伤亡惨重，长城沿线到处都是累累白骨。

后来，屯驻云中葛邪塞的新朝厌难将军陈钦、震狄将军王巡等人在抵御匈奴侵掠中抓到几名俘虏。他们从俘虏的口中得知，经常率军侵犯边界，最积极、对边境危害最大的竟然是孝单于咸的儿子角。他们把这事报告给了王莽。王莽大怒，召集各国在京的使节贵人，会聚一堂，将孝单于留在长安的质子顺单于登杀了。

报复完孝单于咸父子后，王莽望眼欲穿地等待着大军出塞的捷报。但是，他等来的不是大军出塞的消息，而是乌珠留的死讯和前不久被他

报复的孝单于咸继位为乌累单于的消息。

匈奴与王莽的较量

乌珠留登基之时，以乐为左贤王，以舆为右贤王。这时，乐已先乌珠留而死，根据呼韩邪“兄终弟及”的临终遗言，乌珠留死后，匈奴单于之位应该让给舆，怎么会轮到孝单于咸呢？这得归功于王昭君的女儿。

王昭君的大女儿云被封为须卜居次，她的丈夫右骨都侯须卜当是匈奴的用事大臣。两人与孝单于咸的关系很好，认为王莽之所以拜咸为孝单于，是因为喜欢咸，一旦咸继位，有利于改善新朝与匈奴的关系。于是，在乌珠留死后，两人越过本该即位的舆，将咸推上了单于宝座，即乌累单于。

其实，首先破坏“兄终弟及”这一遗命的不是乌累，而是乌珠留本人。因为，在左贤王乐死后，右贤王舆并没有被递补为左贤王，而且连右贤王的名号也被剥夺了。奇怪的是，接连继位的几位左贤王都死了。当时，乌珠留认为，左贤王这个名号太不吉利，就将左贤王的名号改为“护于”。但是，当上“护于”的不是舆，而是乌珠留的儿子苏屠胡。很明显，乌珠留不想再把单于之位传给弟弟，而想传给自己的儿子。

乌累怨恨当初乌珠留不体察自己的忠诚，无故将自己贬官，降低名号，继位之后立即免去乌珠留的儿子苏屠胡的“护于”之位，将他贬为左屠耆王。当然，乌累觉得他有些对不起舆，于是将舆立为左贤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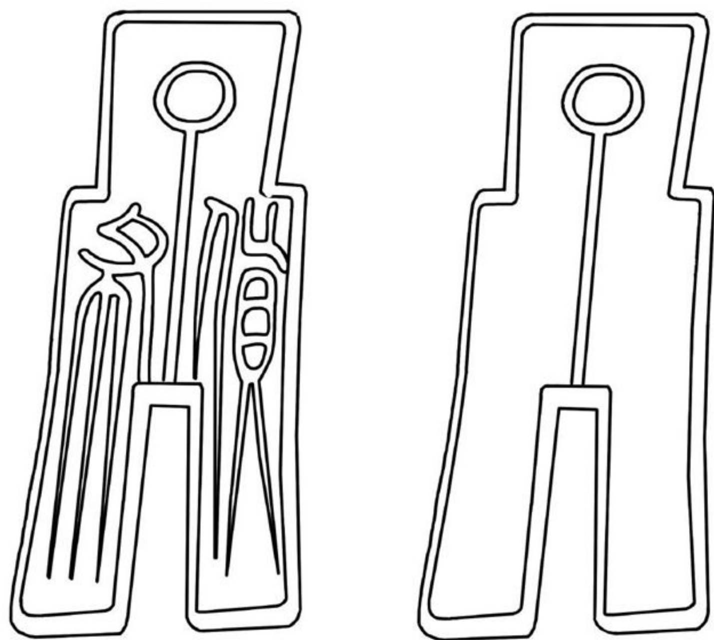
人事调动完毕，云和须卜当就催促乌累与王莽和亲，恢复和平。这时，乌累并不知道儿子登已被王莽所杀。想到儿子登还被王莽扣着，乌累同意派人前往长安请求和亲。云和须卜当派人到西河的塞下，通过新朝的守塞官吏转告和亲侯王歙。王歙是王昭君的侄子，也就是云的表哥。他得到和亲消息后，立即上奏王莽。

12路大军屯驻塞上几个月，却无法出塞征讨匈奴，如今骑虎难下，王莽正为此事犯愁，听说匈奴主动要求和亲，心里很高兴。可是，高兴过后，问题马上出现了：他已经杀掉了乌累的儿子登，这可怎么解释呢？实际上，一切解释都是没用的。

王莽思来想去，决定先把杀登的事糊弄过去。他派和亲侯王歙作为

贺使，前往单于庭庆祝乌累继位，赐给乌累大量黄金衣被缯帛等礼物，并大言不惭地宣称乌累的儿子登在长安活得好好的，还顺便要求将当年杀死西域校尉刁护的新朝叛将陈良、终带等人遣返中原。乌累刚刚上台，统治还不稳固，不想节外生枝，便同意了。随后，他将陈良、终带、韩玄、任商4位主谋及亲手杀死校尉刁护的芝音及其妻子共27人全部捉拿，交给汉朝使者，并派右厨唯姑夕王富等40人送新朝使团回国。

一行人回到长安后，王莽随即召开公审大会，在长安城将陈良等27人处以“焚如”之刑，活活烧死，又把驻扎在塞上的大军陆续撤回，只保留游击都尉守备边塞。王莽以为，新朝与匈奴的敌对关系结束了。



王莽货币

然而没过不久，乌累就知道了登早已被王莽所杀的消息。他感觉到被王莽狠狠忽悠了一把，便怨恨丛生，不断派人南下侵略新朝。王莽居然厚着脸皮派人前往匈奴指责乌累：双方既然和亲，你们为什么率军侵扰新朝边境呢？乌累自然也不认账。他一口咬定那是乌桓人和部分匈奴刁民的私自行为，他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刚刚继位，声望尚浅，一定会尽全力严打私自入侵新朝的乌桓人和匈奴刁民，绝不敢对新朝有半点二心。

乌累一面糊弄新朝使者，一面仍不放弃侵扰，同时还派使人前往长安，求其子登的尸首。

公元15年，王莽派和亲侯王歙与能言善辩的王咸带领伏黯、丁业等6人，送匈奴右厨唯姑夕王富归国，并一同将登的尸体送还匈奴。一行人来到塞下，乌累早已派云与须卜当的儿子大且渠奢在那里等候、迎接。

到了单于庭，使团送给了乌累很多金银珍宝，先按抚乌累的情绪。随后，他们又向乌累宣布新朝皇帝的旨意，改称匈奴为“恭奴”，称单于为“善于”，意思是让匈奴做个对新朝恭顺的民族，单于要修身积德，做个好人。他们又封骨都侯须卜当为后安公，他的儿子大且渠奢为后安侯。当然，汉使还对乌累提出了如下强硬要求：敕令刨掉乌珠留的坟墓并鞭尸以惩罚其造反；责令匈奴撤退到漠北不得南侵；责令乌累缴纳马万匹、牛3万头、羊10万头作为以前入侵掳掠的惩罚，并将此前所掠的边民幸存者悉数放归。乌累看在大量礼物的分上，口头上答应了，但实际上没有一件事照办。匈奴军继续在边境侵犯如故，新朝并不安宁。

乌累在位5年后去世，左贤王继位，即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

呼都而尸道皋若鞮是个贪财好利之徒。为了尽可能多地从王莽那里获得赏赐，他派出王昭君的两位外孙——云的儿子大且渠奢和云的妹妹当于居次的儿子醯椟王俱到长安去朝贡请赏。

王莽见呼都而尸道皋若鞮派人前来，试图利用这一机会再次分裂匈奴。朝贡完毕，他赏赐了不少礼物，命和亲侯王歙等人护送大且渠奢等来到制虏塞下。须卜当与居次云等带着小儿子前来迎接。他们并不知王莽的诡计，没想到刚一会面就被新朝军队挟持了。居次云的小儿子设法逃脱回了匈奴，其余的人全被强行带到长安。

在长安城中，王莽早已准备好了一套单于行头。须卜当和居次云刚到长安，须卜当就被王莽拜为“须卜善于”。

早在王莽要动手绑架须卜当和居次云等人之前，严尤就劝阻说：“须卜当在匈奴右部可以控制匈奴不侵犯北边边境，单于有何动静能立刻告

诉我国方面知道，这是对我国的极大帮助。如果强行将他绑架到长安的话，不仅会失去匈奴亲汉派的拥戴，还会失去在匈奴高层的内线。须卜当放在草原上是一条龙，放在长安槁街不过是个普通的胡人罢了，还是让他留在匈奴吧！”王莽依然不听严尤的劝告，不仅绑架了云和须卜当一家，还打算派大军出塞扶植须卜当为单于。他匆匆拉起一支队伍，强令严尤率部出征匈奴。严尤劝谏说，当务之急是镇压绿林和赤眉乱党，而不是出征匈奴。王莽不听，认为严尤有意违背他的意志，当即下令将严尤革职。

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听说王莽想远征匈奴，立即做好迎战准备。这时，新朝境内，绿林军和赤眉军的势力一天天壮大，攻州掠郡，势如破竹。匈奴趁机出兵进攻新朝北部的边郡，边郡的防线形同虚设，屡屡告破。

公元21年，须卜当病死在长安，但王莽仍不放弃出征匈奴的计划。他把自己的庶女嫁给须卜当的儿子大且渠奢，仍然一意孤行地要出兵匈奴，扶植大且渠奢当单于。不过，他再也没有机会派军出塞了，因为绿林军、赤眉军的汹涌发展势头让他认识到了处境不妙，形势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但他却无法逆转。

公元23年，绿林军拥立西汉宗室刘玄为更始帝，不久攻入长安，王莽被杀，云和大且渠奢也在混战中被杀死。至此，匈奴内部主和派领袖都被消灭，匈奴与中原王朝之间不得不再次处于战争状态。

匈奴再次点燃复兴梦想

王莽的新朝崩溃了，统治长安的新贵刘玄以汉朝正统自居，正努力恢复汉朝的统治。可惜的是，刘玄并不是一代雄主，撑不起汉朝的一面天。中原地区的战乱并未结束，各派势力加入了新一轮的逐鹿，谁都想成为中原大地的最终主宰者。这是复兴匈奴的天赐良机。匈奴贵族内，和亲休战派已经失势，传统的游牧征战势力迅猛抬头，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公元24年，更始帝刘玄派人前往漠北单于庭，把匈奴一直强烈要求恢复的黄金“匈奴单于玺”按原样铸好，授予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并将云和须卜当的亲属及随从贵人等一起送还匈奴。刘玄满以为匈奴被王莽欺压会思汉，却不知道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只认钱，何况此刻汉朝柔弱匈奴强大，刘玄的黄金印玺对匈奴已经没有多大的吸引力。

呼都而尸道皋若鞮不仅不臣服汉朝，还扯出消灭王莽他有功，汉朝应该臣服他，令本以为单于会乖乖称臣的汉朝使臣们大吃一惊。他们据理力争，但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始终坚持己见，双方谈判半年，毫无进展，使者们无奈，只好灰溜溜地回长安。可是，还没有等他们回到长安，刘玄就失败了。

赤眉军拥立刘盆子为帝，攻入了长安。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刘盆子在长安没有待多久，又一位汉室后裔刘秀率军打败了刘盆子，一统天下，成为真正恢复汉朝的一代雄主。由于他建立的汉朝定都于洛阳，于是又称东汉。刘秀就是东汉光武帝。

呼都而尸道皋若鞮时刻关注着中原局势的变化，刘玄和刘盆子相继被推翻，刘秀当上东汉的皇帝后，呼都而尸道皋若鞮趁他国内初定、根基未稳，指挥匈奴军队从三个方面向东汉发起了进攻。

匈奴首攻的方向是西域。在这一区域，匈奴是有基础的。当初王莽逼迫西域各国国王改王为侯，激起了他们的普遍怨恨和反感。早在公元13年，在匈奴策动下，靠近匈奴的焉耆王率先起兵反叛，攻杀了西域都护但钦，继而又在姑墨、尉犁、危须等国的支持下，打败了继任都护李

崇。西域从此断绝了与中原的联系。

后来，西域诸国自相残杀，匈奴便乘虚而入。“王者归来”的匈奴对西域各国横征暴敛，逼迫西域诸国在重归匈奴后把拖欠数十年未付的保护费加倍偿还。西域诸国过惯了到长安朝见请赏领钱的优裕生活，哪里受得了匈奴横征暴敛，于是，西域诸国中一些实力较强的国家萌生了反抗之心。

莎车国在西域实力较强。莎车国王延曾在西汉末年作为侍子生活在长安，一向亲近中原。公元18年延去世，王莽赠其谥号为“忠武王”。继位的康依旧坚持亲近中原的政策，联合诸国抵御匈奴。东汉初期，康派人通过河西关塞上书刘秀，表明他的亲汉政策。

这时，东汉立国不久，境内还有隗嚣、公孙述等几大割据势力，刘秀哪里有闲工夫去管西域的事？但是，既然人家找上门来了，也不能拒绝人家，总得给人家一点表示。公元29年，刘秀封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诏令西域55国皆属莎车管辖。虽然刘秀对莎车的册封仅仅属于精神鼓励，但莎车王还是很乐意。因为在此之前，西域都护由汉朝官吏担任，西域诸国隶属于汉朝，如今他则代表汉朝节制西域诸国，成为了一方老大。

公元33年，莎车王康死去，刘秀赠他谥号为“宣成王”，康的弟弟贤成为了新莎车王。贤即位之后，率军攻破了拘弥、西夜两国，杀死了两国的大王，立康的两个儿子为拘弥王和西夜王。

公元38年，贤与鄯善王安一起派使者到洛阳朝贡。自此，西域开始与东汉正式通好。这时，葱岭以东的西域诸国都属贤管辖。随着地盘的扩大和实力的增强，贤的想法也多了起来。公元41年，贤向刘秀“请都护”，即要求东汉正式册封他为西域主人。刘秀同意，但敦煌太守裴遵上书反对，刘秀便下诏收回都护印绶。但是，莎车使者不肯交还都护印，裴遵便强行夺走。此举令莎车王贤大恨不已：我父子三人为汉与匈奴奋战多年，难道就是为了得到几个谥号吗？愤恨不已的他失去了理智，立即采取报复性措施。贤既然决定与东汉决断，自然就要向匈奴抛出橄榄枝。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大喜，当即表态支持贤。于是，贤屡次率军攻打龟兹等国，弄得那些和莎车接壤的国家整日提心吊胆。

在匈奴和莎车的双重压迫下，公元45年冬，不堪压迫的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18国都遣子入侍洛阳，献上他们的珍宝，希望东汉在西域重置都护，保护他们的领土和人民不受侵犯。但刘秀认为，东汉消灭各地的割据势力不久，国力疲惫，北边的匈奴也没有屈服，暂时无法出兵平息西域之乱，就很犹豫。

莎车王贤见刘秀对他无能为力，变得狂妄至极，打算兼并西域诸国，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域之王。西域诸国见东汉靠不住，为了自保，纷纷归顺匈奴。一时间“匈奴右臂”颇有断臂重生之势。西域诸国的赋税源源不断输入匈奴，让呼都而尸道皋若鞮的腰包迅速鼓了起来，呼都而尸道皋若鞮信心十足，憧憬着复兴匈奴的蓝图。

志得意满的呼都而尸道皋若鞮不仅成功地将西域诸国收入囊中，还通过威逼利诱，使乌桓和鲜卑再次成为匈奴的附属。

乌桓在西汉时就已经脱离了匈奴的控制。王莽篡汉后，曾试图利用乌桓与匈奴的宿怨驱使他们攻击匈奴。他所策划的带300天军粮，兵分12路出击匈奴，其中的一路就有乌桓和丁零人。王莽让乌桓人拖家带口全部到达代郡，由于水土不服，乌桓人非常害怕无休止地屯驻下去，多次请求回去。王莽不同意，很多乌桓人悄悄溜走，沿路还不忘抢掠一番，王莽一气之下，杀了很多乌桓人的家属。乌桓人一看家属纷纷被新朝士兵杀死，对王莽恨之入骨。这时，匈奴及时出手拉拢，乌桓人顺势投入了匈奴的怀抱。拉拢乌桓后，匈奴又顺势征服了势力日益壮大起来的鲜卑。

刘秀重建汉朝后，呼都而尸道皋若鞮经常驱使乌桓和鲜卑人南下抢掠。乌桓人久居塞边，部落距离汉朝边境非常近，加上仇恨中原人，在抢掠过程中非常卖力，手段狠毒，所到之处，不留活口，导致代郡以东很多地方变成了无人区。

西域来求救，刘秀可以装缩头乌龟，因为西域不是汉朝的核心利益区，但是，面对乌桓的侵扰，他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因为乌桓侵扰的地区是汉朝的边郡，直接关系到中原地区的安危。刘秀决定对乌桓的入侵做出反应。

公元37年，刘秀令王霸等人率领6000弛刑，即因为充军或服劳役而被赦免的囚徒，从代郡到平城修治全长300多里的飞狐道，以防止匈奴、乌桓侵扰。

公元45年，伏波将军马援请缨率领3000骑兵攻打乌桓，无奈消息被乌桓人提前得知，反被乌桓人用诱敌深入之计打得惨败而归。

匈奴不仅利用乌桓人重创东汉，还“以汉制汉”，派人拉拢汉朝安定郡三水县的卢芳、代县的张晔、渔阳郡的彭宠和五原郡的李兴等军阀割据势力，出钱出人帮助他们攻击汉军，蚕食东汉领土。

面对匈奴的侵扰，刘秀采取了先安内再攘外的策略，对匈奴的狂妄尽量忍让，而对卢芳、张晔等人则实行军事打击和分化瓦解相结合的政策。等逐步削平群雄统一天下后，刘秀也不急于与匈奴决战，而是整顿内政，稳定秩序，恢复生产。他心里很清楚，要想打赢对匈奴的战争，必须以强大的实力做后盾。

事实上，经过战乱之后，东汉面临的局面一片混乱，因而当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得意扬扬地从三个战略方向向刘秀压迫过来时，刘秀基本上是咬紧牙关，实行单纯的防御和忍让政策。

呼都而尸道皋若鞮频频向汉朝发难，刘秀一再退让，使得他的野心越来越大，甚至想恢复冒顿时代的辉煌，但是，他忽略了一个事实：这时匈奴的规模只有冒顿时代的一半，而匈奴的复兴不是因为匈奴势力已经崛起，而是因为匈奴的老对手汉朝陷入内乱，无力迎战匈奴的挑战。汉朝内部早已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形成了牢固的统一，匈奴的分化政策不会长期起作用。相反，匈奴历经两百多年发展，却没有形成共同的民族意识，反而在汉朝的影响下继续分化，匈奴国内南部和北部民众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差别越来越大。因此，呼都而尸道皋若鞮试图利用汉朝动乱重建之机复兴匈奴的宏愿，只能是昙花一现，随着汉朝实力的恢复，它必将走向终结。

匈奴再现“南北朝”

公元46年，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去世。临死前，他想将单于之位传给儿子，因而对弟弟左贤王伊屠知牙师举起了屠刀。此举破坏了呼韩邪“传国于弟”的遗嘱，在匈奴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

法定的继承体系被破坏，诸王争位的局面很快重现。伊屠知牙师被杀后，呼韩邪的子孙们开始各自打起了小算盘，不服气的人非常多，尤其是乌珠留的儿子右薁鞬日逐王比更是一肚子怨言。

在呼韩邪北迁单于庭之后，在漠南形成了一个以8部大人为中心的政治集团，后由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师统率。伊屠知牙师遇害后，漠南8部大人及乌桓都由比统辖。当初乌珠留试图传位给儿子苏屠胡没能得逞，如今比见叔叔伊屠知牙师被杀，比便口出怨言。

比放出怨言后，担心呼都而尸道皋若鞮会杀他，从此很少去单于庭参加各部大人的聚会。他不去朝见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呼都而尸道皋若鞮自然会对他加深猜忌，怀疑他图谋不轨。由于比的领地临近乌桓，拥有四五万军队，在匈奴内部举足轻重，因而呼都而尸道皋若鞮不便轻易诛杀他，只好派心腹去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呼都而尸道皋若鞮死后，乌达被立为单于，但乌达是个短命鬼，继位当年就死了。随后，呼都而尸道皋若鞮的弟弟蒲奴被立为单于。比见单于之位没有他的份，愤恨至极，决定采取行动，自立为单于。

恰逢匈奴遭遇了罕见的灾难。面对艰难的国内环境和日益崛起的东汉，蒲奴害怕东汉乘匈奴国内不稳的时候发兵攻打，便派出使者前往渔阳郡，要求渔阳郡守向东汉皇帝代为传递匈奴和亲的请求。刘秀接报，派李茂负责筹办此事。

但是，缓和与东汉的关系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匈奴的危机。依附匈奴的乌桓见匈奴国势衰颓，就打算不再依附匈奴，继而又出兵攻打匈奴。蒲奴抵挡不住乌桓的攻势，只好率部众向北迁徙，放弃了对漠南草原的实际控制权。

统率漠南的比趁机行动。公元47年，他秘密派汉人郭衡带着匈奴地图求见汉朝的西河太守，请求内附。监视他的两位骨都侯看破了比的意图，就在五月龙城大会时将此事报告了蒲奴。此话又恰好被比的弟弟渐将王在单于帐下听到，他立即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比。

比知道自己已无路可退，就召集漠南8部共四五万人人马，打算先干掉两位骨都侯，再率军直捣单于庭。蒲奴得知消息勃然大怒，立即派1万骑兵前往漠南逮捕比，只是他的大军到达漠南后，发现比的支持者有四五万之多，就好汉不吃眼前亏，撤了。

比与蒲奴彻底决裂后，面临两条路：被蒲奴镇压后被杀或者归附汉朝。

比对部众是否愿意归顺汉朝并不担心。自公元18年以来，比就率领8部众驻牧在南边，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与汉人频繁进行手工业品、农产品和畜产品的互换贸易，他们对汉人有某种亲近感。如今，他们已经与仇汉的蒲奴闹翻，归附汉朝寻求保护当然是最佳选择。

不过，比还是有些担心，毕竟他父亲乌珠留曾经与汉朝敌对，刘秀会不会接纳他呢？

公元48年春，匈奴漠南8部大人会聚一堂，商议未来的出路问题。由于当年呼韩邪附汉为匈奴复兴打下了基础，大家决定重走呼韩邪的老路，立比为“呼韩邪单于”，借助祖父的称号来与汉朝交涉。比派使者前往五原塞下，上书刘秀请求内附，声称：“愿意永远作汉朝的屏障，防御北匈奴的入侵。”

真是天上掉馅饼啊！刘秀得知这消息，激动得不能自已。他正苦于匈奴连年入侵，无法应对，而今匈奴南北分裂，南匈奴自愿为汉朝保卫边塞，这真是天佑中华，老天促成他成就千古功业。刘秀审时度势，当即决定扶持南匈奴，抗击北匈奴，同意了南匈奴通好的请求。

与此同时，刘秀又趁机拉拢乌桓，让乌桓人不成为汉朝的祸害，而成为牵制匈奴的有生力量。

同年冬，比自立为“呼韩邪单于”，即醢落尸逐鞮单于。从此，匈奴

正式分为南北匈奴，且两个彼此敌对的分支分道扬镳，朝着不同的历史方向前进。（在以后的行文中，为了便于区分，将南匈奴单于称为南单于，北匈奴单于称为北单于。）

得到汉朝的支持后，南单于比的腰板也硬了，决定攻打北匈奴，树立威信，让全匈奴人都知道，他才是真正的单于。

公元49年春，南单于比派左贤王率兵攻击北单于蒲奴的弟弟薁鞬左贤王，结果南匈奴的左贤王大获全胜，还抓获了北匈奴的左贤王薁鞬。

北单于蒲奴大为震惊，为了避开南匈奴的兵锋，向北退却了近千里。眼见蒲奴接连大败，北匈奴的薁鞬骨都侯与右骨都侯率领3万余部众归降了南单于比。一时间，南匈奴声势大振。

当年三月，南单于比派人到洛阳称臣，请求东汉派人去监护，复修“呼韩邪单于故约”。刘秀自然是求之不得。公元50年春，他派中郎将段彬等人出使南匈奴，在距五原塞西部80里处建立南单于庭，设置“护匈奴中郎将”，率兵护卫南单于。当然，所谓护卫，其实就是监视、看住南匈奴。

由于不再担心匈奴到边境郡县烧杀抢掠，刘秀就将以前迁徙的边民回迁故地，同时宣布南匈奴的部众可在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上谷等8郡内外放牧居住，但南匈奴的部众要协助诸郡县戍守，侦察北匈奴的动静，担负起护卫北部边境的任务。

南匈奴与汉民在边郡杂居，导致了彼此接触、互相通婚的情况出现。从此，南匈奴人开始了与汉族融合的历程。除此之外，杂居还让南匈奴人逐渐学会了农耕技术。他们和昔日的属国胡人一样，逐步摒弃了纯粹的游牧生活，转向了半游牧半农耕的生活，从而加速了汉化过程。

公元50年秋，南单于比把儿子送到东汉做人质。刘秀依照东汉诸侯王的相关制度，授予南单于比黄金玺绶与汉诸侯王冠带、衣裳，此外还有大量物资，又从河东郡转输粮食25000多斛、牛羊36000多头，赈济处于饥荒和疫病中的南匈奴部众。

此后每年南单于都会向东汉皇帝上贡礼物并汇报情况，监护南匈奴

的东汉中郎将也同时派人陪同质子入朝。与此同时，东汉也将前一年的质子送还南单于。此外，每逢新年到来，祭拜完汉室祖庙之后，东汉皇帝都会派出使者到南单于那里给予一定的封赏。每年如此，形成惯例。

公元56年，南单于比去世。南单于比是因为争位而率部分裂的，因而他对南匈奴的单于继承制度格外重视。为了避免南匈奴再度因为争夺单于位而四分五裂，同时也为了表示他才是延续祖父呼韩邪遗训的正宗传人，他制定了兄传弟、弟传侄循环式的继承法则。这种法则巧妙地将传弟与传子交叉结合在一起，传弟之中有传子、传子之中又见传弟，避免了昔日匈奴时代由于传位制度不明确而导致的父子兄弟叔侄之间的骨肉相残和母阏氏干政等现象。这一套继承制度在南匈奴实行了98年之久，国家始终保持了平稳过渡。

在汉朝的庇护下，南匈奴开始逐步展露勃勃生机，而地处漠北的北匈奴却处境艰难。南匈奴比自立不仅使北匈奴丧失了漠南一大片水草丰美的土地，经济上陷入窘境，而且还时常受到北面丁零，东面乌桓、鲜卑，南面南匈奴的夹击。为了生存和发展，北匈奴的势力逐渐向西转移，加强对西域诸国的控制，以保障北匈奴的经济来源。

为了摆脱困境，北匈奴于公元51年首次派人到武威郡，请求与东汉和亲。刘秀命群臣廷议，一时间争论不休。太子刘庄认为，与北匈奴和亲，会使南单于失望而产生二心，一旦与南匈奴关系破裂，北匈奴也就不会再提归顺之事了。刘秀认为刘庄的话有道理，命令武威太守拒绝了北匈奴的要求。

北单于见和亲使者被挡回，不但不恼怒，反而接二连三地派出和亲使团，尤其是在公元52年时，北单于蒲奴不仅派了名王做使者，还提出要前往东汉朝见天子。此举既是为了表达他与东汉和亲的诚意，同时也提醒东汉：整个西域现在都已被北匈奴控制，如果反复拒绝他们的善意的话，西域诸国很可能会变成北匈奴联兵入侵的伙伴。

在这种情况下，刘秀不得不掂量北匈奴此举的分量了。他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司徒掾班彪说：“匈奴一向欺软怕硬，又有外强中干的毛病。他们送的礼物越重越殷勤，反而说明其国力越虚弱，对我们的恐惧越大。我们还是应该静观其变再做决断！”

班彪的建议不无道理，匈奴分裂和内讧，意味着东汉是最大的受益者。如今南匈奴与东汉已和平休战，北匈奴侵占了东汉西域领地，害怕遭到东汉与南匈奴的联合打击，才向东汉请求和亲，这完全是一种阴谋，是一种政治敲诈。不过，从东汉的最高利益出发，与北匈奴公开翻脸也是不明智的，这只会导致北匈奴在西域变本加厉。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与北匈奴和稀泥，拖延时间，静观时局变化，因势利导，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手中。

基于这样的考虑，刘秀给北单于蒲奴回了一封长信，极尽委婉之语气，再次拒绝了北单于的好意。北单于蒲奴接到回信，颇有几分气愤，但看到东汉回赠了那么多礼物，且都是雪中送炭的东西，气也消了不少。他决定继续发扬百折不挠的精神，再次派人去洛阳和亲。

公元55年，蒲奴派的使者又一次来到了洛阳，请求和亲。其实，蒲奴有自知之明，他对实现和亲目标不抱任何希望，只是想通过频繁派使者到汉朝间离南匈奴与东汉的关系，同时要求东汉同意互市贸易，解决北匈奴的经济和日常生活用品的供给问题。但是，刘秀没答应北匈奴使者的任何要求，只是照例赏赐了一点东西，就打发使者回去了。即使如此，蒲奴也不亏。

不过，蒲奴见刘秀一而再、再而三地和稀泥，渐渐失去了耐心，转而开始加强武力侵扰南匈奴和东汉。然而，这时东汉立国已经30多年了，社会安定，国力蒸蒸日上，出现了“光武中兴”局面，有足够的能力去迎接甚至策划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当失去耐心的蒲奴决定诉诸武力时，也就意味着北匈奴真正的灾难来临了。

班超西域建奇功

南北匈奴都想借东汉的势力消灭对方，统一匈奴，而东汉则一直试图维持南北匈奴对峙的局面，因此即便边境时不时遭到北匈奴的侵扰，也始终保持着克制，三方在矛盾和联合中维持了20多年。北匈奴眼见和亲无望，又试图联合反叛的南匈奴贵人向东汉挑起事端，依然未果，于是变本加厉地入侵东汉边境进行抢掠。

公元72年，北匈奴居然征发西域各国的军队，一起入侵河西，并在第二年又进入云中和渔阳两郡大肆烧杀抢掠。

这时的东汉皇帝是刘庄。见北匈奴勾结西域诸国成群结队地抢掠东汉的边境郡县，刘庄忍无可忍，下令东汉军队向北匈奴发起进攻。

刘庄此举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东汉经过刘秀的“光武中兴”和刘庄十多年苦心经营，无论是财力、物力，还是边防建设，都已经具备大规模征伐北匈奴的条件，朝廷内部武将们请战的积极性也非常高，可以说从上到下都做好了反击匈奴侵略的准备。

反观这时的北匈奴，处境则并不乐观，向南被南匈奴和汉朝阻挡；东边是背叛了它的乌桓，它多次击败过北匈奴人，北匈奴人不敢再去招惹它；北边是茂密的森林地带，那里不适合游牧民族居住，且丁零人也不友善。因而，征服西域，控制西域，发展西域是北匈奴坚定不移的生存发展战略。

此前刘秀放弃经营西域的战略，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北匈奴复苏。通过控制西域诸国，北匈奴源源不断地得到了人力、物力的补充，实力比刚刚分裂时有所恢复，但无法与东汉相提并论。况且，西域曾在西汉时依附中原，不但没有受到西汉的敲诈勒索，反而经常从西汉那里得到赏赐，这对它们来说，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如今随着东汉的强盛，西域诸国归汉之心更加强烈。一旦汉军大规模出击北匈奴，西域诸国很可能顺势倒向东汉。

刘庄决定开战后，把出击的目标指向西域。西域诸国是北匈奴维持生存的生命线。东汉只要控制了西域，就等于斩断了北匈奴的经济来

源。

公元73年2月，汉军分为4路出击北匈奴。北匈奴平时虽然骄横狂妄，不可一世，但当得知汉军联合南匈奴、乌桓、鲜卑、羌大规模进攻它们时，也充分认识到了形势的严峻，继而不遗余力地发挥其打不赢就跑的优良传统，沿途各部均望风而逃。

联军轰轰烈烈地出征，却因找不到目标，不得不空手而回，这虽然让刘庄多少有些失落，但汉军再度插手西域的举动却令西域诸国震动不已，尤其是配合这次军事行动的一群外交人员在西域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战绩，不亚于在正面战场上打了几个大胜仗。

公元73年夏，刘庄派假司马班超率领36人西出阳关，前往西域，游说西域诸国归汉，间离西域诸国与匈奴的关系。

班超是史学世家出身，他的父亲是著名史学家班彪，他的哥哥班固、妹妹班昭也在史学方面造诣颇深。班超年轻时替人抄书写字，觉得一辈子跟笔砚打交道，很没有出息。他投笔从戎，到窦固手下做了个假司马。所谓假司马，也就是代理司马。窦固在此次率军出征取得胜利后，立即向刘庄建议派人出使西域，同时推荐了班超和郭恂。刘庄同意了。



班超出使西域路线图

北匈奴在西域已经营多年，班超此行要达到离间西域诸国与北匈奴的关系、说服它们重新归汉的目的，风险重重。不过，他对此行充满了信心。

班超是胆大心细的人，特别善于从风险中发现机会。他启程前对西

域诸国做过一番详细的分析，决定先易后难，从匈奴控制相对薄弱的天山南部的诸国下手。他率领36人首先来到了鄯善国。

鄯善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地。鄯善王早已得知窦固击败北匈奴呼衍王的消息，见班超奉命前来，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但是，几天后鄯善王的态度就变了，由友善变得冷淡。班超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变化，很快发现了鄯善王态度逆转的原因所在。他对部属们说，这一定是北匈奴的使者来了，鄯善王在到底是归汉还是臣服于匈奴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班超心里很清楚，西域诸国大多是小国，在汉匈两个大国的夹缝中求生存，向来采取的是“事大主义”。汉朝已放弃西域数十年，仅凭天山一场小胜并不足以使鄯善消除对匈奴的畏惧，毕竟汉朝离西域远，而匈奴离西域近。所以，当匈奴使者到来，鄯善王对汉朝使者态度便微妙起来。如果照此情形发展下去，形势对汉朝使者是非常不利的。

一天，班超从鄯善侍者的口中套出了北匈奴使者的驻地，他召集随从人员，借风使火，趁夜袭击了北匈奴人的住处，100多北匈奴人不是被杀就是被烧死。

第二天，班超将北匈奴使者的头颅交给鄯善王，鄯善王见状大吃一惊。不管怎样，北匈奴使者死在他的国都，他是没法向北匈奴单于交代的，何况这是战争时期，此举更让他有口难言。无奈之下，他只好归顺东汉，请求东汉保护鄯善国的安全。

刘庄得知班超一把火逼降了鄯善王的消息，非常高兴，大笔一挥：从现在开始，你就别当什么假司马了，当真司马吧！

当然，刘庄没把班超召回长安，而是鼓励他再接再厉，将整个西域降服。对此，窦固不放心，打算给班超多派些人壮声势，不过班超表示36人足够了。

这一次，班超去的是西域小霸于阗国。于阗王仗着国势强盛，雄踞天山南部，加上北匈奴的支持，根本不理会班超等人。

当时，于阗国的巫师常常装神弄鬼，左右社会舆论。班超等人来到

于阗国后，受北匈奴收买的于阗国巫师在作法时代表神训斥于阗国王：“我们做神仙的都看不惯你与汉人友善，汉使不是有匹好马吗？还不赶紧拉来宰了祭祀我！”

于阗国王是位虔诚的信徒，立即派人强索班超的乘骑，说要杀马祭神。班超心想：这次要我的马献祭，下次恐怕就要用我的人头献祭了！想到这里，他假意答应，但提出要请巫师亲自前来取马。当巫师得意扬扬地前来牵马时，班超二话不说，一刀剁了他。

随后，班超将巫师的人头送到于阗国王面前。于阗国王见状，心知班超果然名不虚传，是位不折不扣的猛人，惹不起。他下定了决心，砍下了北匈奴镇抚使者的脑袋，将它回赠给班超。班超大声称赞他的义举，并说于阗国归顺东汉，必然会有美好的未来。

见于阗国这个小霸主都归附了东汉，天山南部诸国就不再犹豫了，望风归附东汉。

天山南部诸国归附后，班超又把降服的目标指向了天山北部诸国。天山北部诸国离北匈奴近，最强悍的龟兹王就是北匈奴所立。龟兹王建仗着北匈奴的支持，在天山北部横行霸道，不久前还攻杀了疏勒王，另立龟兹人兜题为新疏勒王。疏勒国位于天山南北会合之处，是极其重要的交通枢纽，如果不把疏勒控制在手里，东汉通往西域的道路就依然不能畅通。

公元74年春天，班超在初步稳定于阗国后，带着部下从偏僻小路进入疏勒国。他们在距兜题所居的盘橐城90余里处停下来，班超仅派田虑一人前去劝降。田虑武功高强，却又貌不惊人，这样的人不会引起对方防范。班超对田虑说：“兜题不是疏勒人，他的手下不会卖命的。如果他不投降，只管把他抓回来就是！”

田虑依计，进了盘橐城，见了兜题，先礼后兵，见兜题不把他当回事，他也就毫不客气地绑了兜题飞奔出城。很快班超一行人就大模大样地进城召集疏勒群臣，宣布：兜题已被抓获，奉大汉天子之命，重新册立已故疏勒王的侄子忠为王。疏勒人早已恨透了兜题，见故主的侄子被大汉册立为王，一个个拍手称快，纷纷请求班超杀死了兜题。班超认为

杀了他没好处，不如释放他以示东汉的恩德，就将兜题送回了龟兹。就这样，疏勒成了东汉的属国。

与此同时，上次远征空手而归而心有不甘的刘庄下令窦固、耿秉、刘张率领14000骑兵从玉门关出发，进军西域天山地区。

汉军先在蒲类海击败北匈奴呼衍王属下的白山部，随后又将目标对准依附北匈奴的车师国。耿秉胆大心细，喜欢简便行事，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攻击，大败车师后王，逼得车师前王也率部投降，很快就平定了车师全境。

随后，东汉重新设置西域都护，其中陈睦及耿恭在车师后部的金蒲城屯驻、关宠在车师前部的柳中城屯驻，用以镇抚西域，捍御北匈奴。耿恭到任后，立即向乌孙示威。乌孙昆莫知道与东汉交好的益处，就献名马朝贡，并把儿子送到东汉做人质。

西域是北匈奴的生命线，见东汉迅速控制了西域，北单于怒火中烧，积极策划反击。公元75年2月，北单于遣左鲁蠡王率领2万骑兵进攻车师后部。匈奴骑兵先杀死了车师后王安得，随即麾军猛攻耿恭坚守的金蒲城。

耿恭是耿秉的堂兄，为人沉稳机智，他在金蒲城据守了3个月，北匈奴拿他无可奈何。只因金蒲城是一座孤城，不能长期据守，耿恭审时度势，于5月率军前往临水的疏勒城据守。此时北匈奴已联同焉耆、龟兹一起攻破了汉朝的西域都护府，柳中城也告失守，连车师王也转而反叛东汉，与北匈奴共同围困疏勒城。更为不利的是，刘庄也在这个时候死了，汉朝陷入暂时性瘫痪之中，向西域增发救兵必须要为国丧让路。

新皇帝刘炟即汉章帝登基后，得知北匈奴在西域连破了汉军的城池，不禁勃然大怒。刘炟决定好好地教训一下匈奴人。公元76年1月，刘炟派都骑尉秦彭与谒者王蒙、皇甫援征发了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共计7000人向车师进攻。东汉援军一路虚张声势，顺利打破了柳中城，攻下了交河城，但行到半路，就准备不管耿恭，班师回朝，最后还是耿恭的属下范羌好说歹说，率领2000部众前去疏勒城解围。

这时，疏勒城中仅剩下26人。他们凭着对东汉的无比忠诚和坚毅不挠的精神坚持到了最后。

第二天，耿恭放弃疏勒城向东撤回东汉。沿途又遇到敌兵的追赶骚扰，汉军边战边行，当大家抵达玉门关时，守卫疏勒城的壮士仅剩下13人。

刘炟表彰了他们的功绩，但出于种种考虑，不愿再次用兵西域，并罢除了西域都护与戊己校尉。就这样，刚刚与中原恢复联系的西域北部交通又告中断。西域北部的控制权再度落入到北匈奴手中，西域南部也由于焉耆与龟兹两国作乱而面临倾覆的危机。

虽然西域都护不存在了，耿恭也被救走了，但班超还在西域。他不愿意放弃苦心经营了几年的西域。汉军撤走后，他与疏勒王忠互为犄角，首尾呼应，在架橐城据守了1年多，屡次击退龟兹和姑墨的联合进攻。

不久，班超接到了刘炟命他撤出西域的诏书。君命难违，他不得不率部离开。得知班超要走，疏勒举国忧恐，都尉黎貪大哭，觉得他一走，疏勒必被龟兹所灭，竟自刎而死。途经于阗时，于阗国贵人们也纷纷号泣，于阗人抱着班超的马腿不放。毕竟于阗国王曾砍下了匈奴使者的头颅，北单于岂能饶他。班超思来想去，最后决定不走了。

他率部返回疏勒，但这时疏勒已经投降了龟兹国。班超立即率军平叛，并做好了独自护卫西域诸国的准备。朝廷放弃西域诸国，但班超坚决不放弃，他要承担起保护西域诸国、抗击北匈奴的重任。

公元78年，班超率领疏勒、康居、于阗和拘弥等国士兵1万多人攻占了姑墨。形势稍微好转之后，班超向刘炟上书，请求派兵支持，并指出龟兹王是北匈奴所立，所以破龟兹便是破北匈奴。

看了班超的上书，刘炟很佩服他的勇气和智慧，随即派与班超志同道合的假司马徐干率大军前往支持。这是一支由弛刑徒和志愿者组成的大军，朝廷没有在他们身上进行过多投入，此去即使全军覆没，对东汉也说不上什么损失。

此时莎车又一次投降了龟兹，疏勒都尉番辰也趁机造反，班超忙于镇压叛乱，手头又没有多余的兵马，见徐干率军前来，心里大喜。这支军队虽然在刘炟眼里一文不值，但在班超和徐干手中很快变成了一支铁军。班超率军攻打番辰，很快平定了叛乱。

刘炟见班超在西域经营得颇有起色，又在第二年派来了援军800人。这时，班超正在征发疏勒、于阗两国的兵马，准备进攻莎车。援军的到来无异于一场及时雨。无奈疏勒王忠被莎车王说动，起兵反叛，占据了乌即城，班超只得改去乌即城平叛。班超围攻了半年，不但没有攻下乌即城，还等来了康居王派兵前来援救忠的消息。最后班超只能买通与康居王通婚的月氏王，前去劝说康居王退兵。

公元80年，班超征发于阗等国25000人，再次进攻莎车。龟兹王派遣他的左将军率本国兵马，并征发温宿、姑墨、尉头3国的军队，共计5万余人前往援救莎车。

在这场联军对联军的战争中，班超诱使敌人分兵追击，接着集中全部军力直扑莎车军营。一战下来，莎车军被杀5000余人，被迫投降。龟兹等援军见大势已去，只得匆匆退军而去。班超再度威震西域。

公元87年，月氏王派人找到班超，表示要与东汉和亲，迎娶东汉公主，却遭到出身史学世家的班超一口回绝。月氏王怀恨在心，于公元90年派月氏副王谢率领7万大军攻打班超。

这时，班超手中的兵力不到7000人。部下见月氏军队来势凶猛，声势浩大，都很恐慌，班超却成竹在胸。他以逸待劳，坚守不出，跟没有后勤运输作保障的月氏军队玩起了持久战，月氏军队很快就坚持不住了。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月氏军队只得派人前去向龟兹求救，但派出去的使者半路就被料事如神的班超给截杀了。

见月氏大军面临饿死的绝境，谢只好派人向班超请罪，希望能放他们一条生路。班超对他们训示了一番，就放了他们。月氏王大为震慑，不敢再生异心。

月氏远征军乖乖回去之后，龟兹等国感到绝望，深感自己已无力阻

挡东汉在西域拓展的局势，而北匈奴也自顾不暇，就在公元91年在金微山惨败之后整个国家向西搬迁。

公元91年10月，天山北部的龟兹、姑墨、温宿见北匈奴势力已退出西域，纷纷向班超投降。12月，东汉恢复西域都护府，任命班超为都护，设都护府于龟兹它干城；以徐干为长史，屯居在疏勒。至此，西域仅有焉耆、危须、尉犁三国曾因攻杀陈睦，害怕获罪而不敢投降。公元94年秋，班超调集龟兹、鄯善等8国7万多兵马，进行了征服西域的最后一战。

班超设计诱捕了焉耆王等人，将他们押到陈睦被害的地方斩首，随即又发兵攻打焉耆王城，大获全胜，之后立曾在汉朝做质子的元孟为焉耆王。尉犁、危须也重立新王。

至此，班超大功告成，西域50余国重归东汉控制。北匈奴依托西域诸国复兴，继而统一南匈奴、征服东汉的梦想宣告破灭了。

匈奴的强国梦破灭

在与东汉争夺西域的同时，北匈奴与南匈奴、东汉、乌桓、鲜卑之间的战争也没有间断，更要命的是，北匈奴又发生了内讧。这一切，不仅直接导致了北匈奴争夺西域失败，而且逼着它不得不流亡异国他乡，寻找新的生存空间。

公元76年，北匈奴皋林温禺犊王率部重新回到涿邪山一带游牧。南单于知道后，立即派轻骑兵与汉朝边防军及乌桓兵联合出塞攻击。此战下来，北匈奴被斩100多人，三四千人投降。不过，南单于还来不及庆贺这场小小的胜利，就愁眉不展了：南匈奴遭遇了特大蝗灾。幸好刘炟及时下诏赈济南匈奴的灾民，才帮助南匈奴渡过了难关。

在南匈奴遭遇天灾时，北匈奴却人祸不断，内部离心离德，许多部落都打算南下投降东汉。公元73年，汉军大规模远征北匈奴，虽然北匈奴避过了汉军的锋芒，并在伺机反击中收获不菲。但是，这次战争却加速了北匈奴内部的分裂。

公元83年，北匈奴三木楼訾部落在大人稽留斯等人的率领下，前往五原塞投降了东汉。这次叛变的规模仅次于南单于比率部分裂匈奴，对北匈奴的打击相当大。北单于非常恐慌，于公元84年匆忙派人前往洛阳，再度请求东汉开通互市，友好相处。刘炟口头答应了开通互市，却趁机派人去拉拢北匈奴的贵族。结果，公元85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车利、涿兵等纷纷南逃入塞，归降了东汉。这些归降者先后竟然多达73批。

令北匈奴雪上加霜的是，刚继位的南单于宣派兵杀了北匈奴的温禺犊王，北匈奴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界。北匈奴的部众见南匈奴的人受到汉朝厚待，纷纷南下归附。就这样，又有数千北匈奴人归降了东汉。

公元87年，匈奴昔日的仆从部落鲜卑侵入北匈奴东部，大破北匈奴，北单于优留被杀。一时间，北单于庭大乱，屈兰、储卑、胡都须等58部人口20万、兵众8000人，纷纷前往云中、五原、朔方、北地等郡归降东汉。

人祸不止，天灾也来袭，蝗灾又一次袭击了北匈奴。人民饥饿不堪，而匈奴贵族又为该由谁继承单于之位而再度分裂。原来，北单于优留被斩杀后，贵人们曾在慌乱中立他的弟弟为北单于，不久，骨都侯又立优留的异母哥哥右贤王为北单于。北匈奴的部众看到国家再度陷入了兄弟争立的局面，纷纷四散而去。

公元88年，刘炟去世，南单于屯屠何上书临朝听政的窦太后，请求趁北匈奴连年天灾、内部大乱之际，出兵讨伐。

窦太后召集群臣讨论，耿秉认为机不可失，但绝大多数大臣认为，北匈奴没有入侵，何必要劳民伤财万里远征，更何况汉朝刚遇国家大丧，不宜出兵。更重要的是，此战有可能促成匈奴再度统一，统一的匈奴必将再次成为大汉的威胁。但是，窦太后最后接受了耿秉的意见，同意出兵。之所以同意出兵，窦太后一方面是想建立赫赫战功，让历史深深地记住她，二是因为她的哥哥窦宪因犯杀人罪被判刑，请求带兵出塞攻打匈奴，用军功赎罪。于是，窦太后封窦宪为车骑将军，令他率军出击北匈奴。

窦宪虽然是个罪犯，但确实是个将才，准确地说是北匈奴的克星。此前，汉军与匈奴军作战，汉军通常因为找不到匈奴军主力不得不空手而归。这次窦宪率领大军出塞之后，在稽落山遇上了北单于的主力军。他分别派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等与左谷蠡王师子率精兵1万余骑兵迎战，大败北单于军。北匈奴部众四处溃散，北单于率领残部逃跑了。

窦宪率军紧紧追赶，接连打败北匈奴诸部，一直追到了私渠比鞮海。这一仗，窦宪战绩辉煌，直追当年的卫青、霍去病。唯一的遗憾是，北单于在此战中逃走。窦宪不想重复当年卫青的遗憾，在班师回朝时，派遣军司马吴汜、梁讽等人率军继续寻找北单于的下落。

吴汜和梁讽在西海找到了失魂落魄的北单于。梁讽劝北单于效法呼韩邪，归附东汉，以保国安民。北单于听后转忧为喜，率领着残部与吴汜等人一起去洛阳。到达私渠海时，听说汉军已经入塞，北单于又犹豫起来。他派弟弟右温禺鞮王奉贡入侍，自己留在草原上徘徊观望。窦宪认为，北单于不亲自前来，缺乏诚意，就奏请送还了北单于的弟弟。北单于见东汉不接受他送去的弟弟，又派车偕储王等贵人到居延塞，请求

朝见。

见北匈奴要归附东汉，南匈奴的统治者心慌了。南单于积极鼓动东汉，趁此机会消灭北匈奴。掌握东汉大权的窦太后竟然同意了南单于的提议。

公元90年春，窦宪派班固与梁讽前去迎接北单于归附。与此同时，南匈奴却在获得窦太后的同意后，派遣左谷蠡王师子等人率领8000骑兵，从鸡鹿塞出发，攻击北匈奴，中郎将耿谭也派从事率军支援南匈奴的军事行动。

两军趁着夜色包围了北单于的营地。北单于大惊，立即率精兵千余人仓促应战。在混战中，北单于受伤坠马。他忍着伤痛再次爬上战马，率领数十轻骑兵趁混乱突围而去。北匈奴的玉玺、北单于的阏氏及儿女都被俘。

这一仗北匈奴损失惨重，另一边南匈奴却收获颇丰，不但缴获无数财物，前来投靠的北匈奴部众也源源不断，一时“党众最盛”，人口将近24万，兵力也扩充到5万人。

出塞迎接北单于的班固直到私渠海也没有发现北单于的踪影。窦宪得到报告后，也改变了主意，认为北匈奴微弱，东汉已经没有再对它进行政治争取的必要，应趁势将它彻底消灭。窦宪在北征北匈奴过程中建立了旷世功勋，加上他妹妹窦太后临朝听政、执掌汉朝大权，他的意见具有相当的分量。

汉朝上下无人敢再坚持保留北匈奴，让南北匈奴继续对峙。北匈奴的灭顶之灾来临了。

窦宪很快弄清了北单于的准确位置。北单于此前连遭大败，势力已非常弱小，加上他根本没想到汉军会长途奔袭5000里，因此当汉军突然出现在他眼前时，他傻眼了，他身边的军队也傻眼了，还没有来得及迎战，就被汉军800精锐骑兵打得溃不成军。但是，北单于竟然又一次跑掉了。他率领数名亲信随从逃亡到了乌孙国。不过，北匈奴复兴的本钱输得精光，再也无法在漠北生存下去了。

北单于的军队被彻底摧毁后，匈奴残部各逃生路。他们主要朝四个方向流散：

其一，北单于自金微山一战彻底失败后，率领数人逃到乌孙，之后又有部分死党追随到乌孙。他们见在乌孙待不下去，又转徙到康居。这一部分人数量不明，但后来又逐渐兴旺起来。这些北匈奴人在公元4世纪中叶与俄罗斯顿河以东的阿兰人发生了战争，并在公元374年攻灭了阿兰国。后来，这些北匈奴人分三期向西攻入欧洲，在欧洲战场上掀起了战争风暴。

其二，北单于逃走后，他的弟弟右谷蠡王于除鞬自立为北单于。于除鞬率领右温禺犊王、骨都侯等8部2万余人盘踞在蒲类海，随即遣使请求归附东汉。窦宪似乎意识到彻底消灭北匈奴对东汉并没有什么好处，又一次改变了主意，奏请册封于除鞬为北单于。时任东汉皇帝的刘肇同意了。公元92年，汉朝派耿夔为使者，前往北匈奴，为于除鞬册封。但是，就在这时，功高震主的窦宪被刘肇处死了。于除鞬见东汉内部主张册封他为北单于的窦宪死了，非常害怕，便于公元93年擅自逃回了漠北。刘肇派遣长史王辅与任尚前去追赶。两人追到漠北，威逼利诱，终于让于除鞬答应回归东汉，不过，在回归途中，两人将于除鞬和他的部众全部杀光了。

其三，北匈奴败走后，漠北草原被新兴的鲜卑人逐步占据，部分匈奴人归顺了鲜卑，其部族名也不再称匈奴，直接改称鲜卑。鲜卑部落联盟由此而兴起，到公元3世纪时出现了最强大的三部：即鲜卑宇文部、鲜卑拓跋部和鲜卑慕容部。三部中，宇文部便是北匈奴宇文部落的后裔。后来，鲜卑宇文部随着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而融入了汉族之中。

另外还有少量北匈奴人继续留居漠北，自称匈奴人，但始终没复兴过，到公元5世纪时，这部分匈奴人被并入了崛起的柔然。

至于南匈奴，因为长期归附汉人，与汉人杂居，全民皆兵的社会制度被改为“胜兵”军制。所谓胜兵，就是身为常备军的职业军人。由于有专门的胜兵担负作战任务，其余丁壮人口以及老弱妇孺就可以安心从事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这样，南匈奴便由游牧文明过渡到农耕文明，加上汉朝对其控制和防范，决定了它不可能肩负起复兴匈奴的重任。从某

种意义上说，北匈奴被摧毁也宣告了匈奴人雄踞大漠南北、与东汉对抗的强国梦想彻底破灭。

单于就这样消失了

无论是南匈奴，还是北匈奴，都宣称是匈奴的正统，都以复兴匈奴为己任。因此，当北匈奴被东汉彻底摧毁后，南匈奴便认为匈奴统一和复兴的机会来临了。但是，汉朝不会满足它的这一要求。历代南单于在东汉监护官吏的干涉下，已经失去了对国家的绝对控制权，随着时间推移，单于慢慢成了东汉属下的一个官名，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下降，直至退出历史舞台。

公元93年，南单于屯屠何去世，左贤王安国继位。在这一年，北匈奴政权的最后残余于除鞬也被彻底铲除，南匈奴与东汉的关系进入了敏感期。

左谷蠡王师子在前南单于宣及屯屠何时代，受到重用，东汉皇帝也对他另眼相看。按理说，师子比安国更适合继承南单于之位，但是，根据前南单于比立下的传位规矩，安国成了南匈奴的接班人。

很多时候，人心的向背并不取决于地位的高低，南匈奴出现了“国中尽敬师子，而不服安国”的局面。南单于安国对此耿耿于怀，对师子恨之入骨，欲杀之而后快。有了这样的想法，他便暗中联合曾被师子率军袭击过的那些刚投降过来的北匈奴人，准备寻机杀掉师子。

师子本来没有什么野心，只是因为能力出众，那些有崇拜英雄传统的部众才纷纷归附于他。当得知安国正在暗中设法除掉他后，他认为安国此举非常过分，便不再出席龙城大会。而东汉派来监督的皇甫棱见北匈奴灭亡后，南匈奴的势力日益做大，也想制造点乱子，挑起南匈奴内乱，消耗南匈奴的实力，就暗中支持师子。

不久，安国率领北匈奴投降过来的部众攻击师子。这一恶性事件爆发后，皇甫棱以东汉派驻官员的身份责备安国。安国的舅舅害怕把事情闹大了祸及自身，就杀了安国。随后，师子被立为南单于。

这下那些与安国联合图谋师子的新归降者立刻骚动起来，与师子发生混战。此后，南匈奴分裂，元气大伤。叛军逃回漠北后，立逢侯为北单于。逢侯将漠北的匈奴人分为左右两部，逢侯自领右部，驻牧在涿邪

山下，左部屯驻朔方西北，两者相距数百里。

公元96年冬季，北匈奴左部出现了内讧，有1万多人重新回到了朔方塞，东汉将这些人安置在北边诸郡。这时，南单于师子也没闲着。他在国内四处缉捕安国的余党，逼得右温禺犊王乌居战率领数千人反叛出塞，躲进山谷中为寇，成了汉朝边郡军民的一大祸害。不久，汉军出兵击败了乌居战，将他的部众和其他归降的共2万余人置在安定和北地。

北单于逢侯的日子也不好过。由于漠北草原已经被鲜卑部落占据，逢侯率领部众回到漠北后，多次被鲜卑痛击，他的部众纷纷逃散，窜逃入塞的人络绎不绝。

公元98年，南单于师子去世，传位给檀。南单于檀多次率军攻打逢侯，逢侯窘迫不堪，无计可施，于公元104年和公元105年连续派人前往洛阳，请求与东汉和亲，修“呼韩邪故约”。前一次刘肇还在世，他和前几任汉朝皇帝一样，对于北匈奴使者厚加赏赐，却不答复他的和亲请求；后一次新即位的刘隆还在襁褓中，无法答复他的和亲请求。

眼看和亲不成，在漠北又遭鲜卑人反复打击，难以立足，逢侯就把目光投向了西域。此时西域诸国正闹反叛，而汉朝这边接替刚刚夭折的刘隆登基的汉安帝刘祜也才十二三岁，朝政由邓太后做主。邓太后没有什么远大的政治目标，对西域也不感兴趣，便放弃了经营西域。就这样，逢侯在西域捡了个便宜，一举收服了西域诸国，强迫西域诸国上交税赋。

东汉放弃西域的做法，不仅成全了北单于的野心，也让南单于看到了东汉执政者的软弱，趁机闹事。

公元109年夏，南单于檀勾结乌桓人一同起兵，但他们的反叛于次年3月便遭平定。

后来，崛起的鲜卑人又连续侵扰边境。耿夔与南匈奴的温禺犊王呼尤徽率领北匈奴新降的部众连年出塞，攻打鲜卑。由于鲜卑人猖獗一时，侵扰不断，耿夔被迫加大了征发兵役的力度。可是，北匈奴人天性并不喜欢做炮灰，对于耿夔频频征发兵役的举动怨声载道，尤其是那些

投降不久的北匈奴人个个都萌生了叛乱的想法。

南单于拔即位后，新投降的北匈奴人阿族率部反叛，不过这支反叛军很快就被中郎将马翼击败，叛逃部众也死伤殆尽。

南匈奴叛乱虽被平息，但鲜卑人入侵的问题依然严重。

鲜卑人占据了北匈奴留下的地盘后，对东汉边境的骚扰十分频繁，与南匈奴、乌桓之间也纷争不断。公元117年，盘踞在漠北的北单于逢侯部被鲜卑人攻破，北单于逢侯的一部分部众并入鲜卑。北单于无所依靠，流浪数月后，逃到朔方塞，请求归汉，东汉将他安置在颍川郡。

逢侯是最后一位世系明确的北单于，他之后虽然仍有号称北匈奴与北单于的势力出现，但其世系已不明确，影响也不大。

北单于逢侯归汉后，还有一位北匈奴的呼衍王率部控制着西域，驻牧在蒲类海。作为逢侯北匈奴政权的残余势力，在逢侯投降东汉后，东汉有足够的理由去接收他，而西域作为东汉曾经的势力范围，汉军更有充分的理由去收复失地。

公元120年，长史索班曾经进驻伊吾，招抚西域各国。车师前王及鄯善王知道后，率部投降。但是，数月之后，北匈奴呼衍王又率领车师后王军，联兵来攻杀索班，打跑了车师前王。鄯善王被逼得急不可耐，赶紧向东汉敦煌太守曹宗求救。曹宗上书请求朝廷出兵收复西域，赶走匈奴，但他的建议遭到邓太后否决。于是，北匈奴呼衍王得以纵横西域，不久又与车师联军侵入河西，猖狂至极。

东汉可以坐视西域不管，但对北匈奴入侵河西却不能容忍。因为一旦河西有失，关中地区将直接暴露在匈奴人的攻击之下。看来，不彻底消灭北匈奴的残余势力不行了。

公元123年，班超的儿子班勇被任命为西域长史，领兵500进驻到柳中城。班超曾经横行西域诸国，为东汉经营西域谱写了光辉灿烂的一笔。班勇和他父亲一样，从小就有立功异域的理想，东汉让他负责恢复对西域诸国的控制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果然，虎父无犬子，班勇在西域再现了当年父亲的神勇。

班勇先到楼兰招抚了鄯善王，继而迫降了龟兹、姑墨、温宿三国，随后，他趁着西域诸国憎恨北匈奴横征暴敛的情绪高涨之机，征发各国联军万余人，先后收复了车师前部和后部。

公元126年，班勇率领西域诸国联军进攻北匈奴呼衍王。呼衍王战败后，逃到了枯梧河，他的部众2万余人归附了东汉。此战中，班勇还捕获了北单于的堂兄，班勇命令加特奴亲手杀了他，使车师与匈奴结下了怨仇。

公元127年，最后一个反抗东汉的西域国家焉耆被张朗率领的3000汉军攻破，焉耆王元孟投降。自此，西域全境再度被平定。

为了不让北匈奴利用伊吾卢作为入侵车师的跳板，公元131年，汉朝在此恢复了屯田，设置了伊吾卢司马管辖。公元134年，汉车师后部司马率加特奴手下1500人，在阊吾陆谷出击北匈奴，大获全胜。

公元135年，北匈奴呼衍王率兵入侵车师后部，进行报复。敦煌太守征发西域诸国兵马，及玉门关侯、伊吾卢司马等部前往援助，双方在勒山大战，汉军败退。这年秋天，呼衍王率领2000人攻破了车师后部。

公元137年秋，敦煌太守率军再次攻打北匈奴呼衍王，在巴里坤击溃了北匈奴军队。这一战，北匈奴损失惨重，嚣张一时的呼衍王被杀了。

但匈奴不甘心退出西域，14年后，即公元151年，又一位北匈奴呼衍王率领3000骑兵入侵西域，闯进了伊吾卢境内。伊吾卢司马毛恺率领汉军500人在蒲类海东边与北匈奴呼衍王率领的军队血战，由于寡不敌众，这支汉军全军覆灭。北匈奴的呼衍王乘胜攻下了伊吾卢城。敦煌太守司马达率领敦煌、酒泉、张掖属国胡骑和汉军共4000余人前往伊吾卢城救援。司马达率军出塞抵达蒲类海时，北匈奴呼衍王见势不妙，率部仓皇逃走了。这是北匈奴最后一次出现在西域的土地上。

北匈奴彻底退出了西域，东汉在西域的统治得到了巩固，但南匈奴反叛东汉的事件却没有杜绝。

公元140年夏季，南匈奴左部句龙王吾斯反叛东汉。刘保大怒，派

人斥责南单于休利。南单于休利也是一肚子苦水，他并未参与叛乱，见汉使前来责备，赶紧向汉使谢罪，并带病随汉军出征。但他确实无力控制部属，也无力招降吾斯一伙儿。新任护匈奴中郎将陈龟见南单于休利如此软弱无能，给他下达了招降期限。南单于休利无奈，只好和他的左贤王一起自杀。南匈奴内部更加混乱。

大将军梁商建议刘保开出归顺悬赏，明码标价，诱使叛乱者前来投降。这招果然灵验，南匈奴的右贤王部抑鞮等人率领1万多人陆续来降。

虽然在东汉的悬赏招降下，南匈奴那些被胁迫造反的部众纷纷投降，但主谋者仍很疯狂。这年秋天，吾斯等人立车纽为单于，继续反汉。公元143年，刘保在洛阳册立兜楼储为南单于。兜楼储完全由东汉推上台再护送回单于庭，这标志着南匈奴已经完全处于臣属地位。兜楼储和中郎将马寔招募刺客刺杀了吾斯，但此举并未彻底解决叛乱问题，吾斯的余党仍在继续作乱。

东汉坚定地不移地实施以夷制夷的政策，但是请来羌族人平叛，最后羌族人反了；征发乌桓人协助平叛，最后乌桓人也反了；虽然现在又引来了鲜卑人帮助平叛，但南匈奴的叛乱始终没有被镇压下去。

公元188年4月，前中山太守张纯发起叛乱，时任东汉皇帝刘宏诏发南匈奴的军队协助平叛。南匈奴人害怕南单于发兵不止，于是，不愿做炮灰的右部虾落与休各胡、白马铜等十余万人起兵反叛。

叛军杀了南单于羌渠，推举须卜骨都侯为单于。羌渠的儿子于扶罗无奈，只得亲自到洛阳找东汉皇帝刘宏鸣冤，却赶上刘宏死了。继位的刘辩只是个13岁的孩子，当然无法为他主持正义，再说，这时汉朝黄巾乱党猖獗，东汉的首要任务是平定黄巾乱党，其他的一切都要为此让路。

须卜骨都侯在位一年后去世，南匈奴人没有再立新单于，日常事务由年老的氏族首长主持。

于扶罗无法回到草原，便在中原混战中寻找立足之地，一会儿参与

农民起义，一会儿投靠袁绍，一会儿投靠袁术，但一番辗转奔波后，他始终找不到东山再起的机会。公元195年，于扶罗在郁闷中死去。于扶罗死后，他的弟弟呼厨泉继任。呼厨泉虽自称南单于，但因他哥哥于扶罗被族人反对，无法归国即位，还数次被鲜卑人抄掠，日子过得很狼狈。

公元202年，把持东汉朝政的曹操派钟繇率军围攻平阳，呼厨泉归顺了曹操。曹操趁机授予他官职，将他留在邺城。后来，曹操又将呼厨泉部众3万余户分为5部，都立南匈奴的贵人为帅，并派汉人为司马进行监督。这样一来，南单于被彻底架空，只剩一个单于的名号而已，而诸王侯也无法统领部属，失去了兴风作浪的能力。

此外，并州刺史梁习还以强力手段对并州一带的南匈奴人加以控制，大力鼓励南匈奴人弃牧从农，与汉人同化。至此，作为匈奴象征的单于和部落组织已经彻底丧失了领导能力，在大漠南北复兴匈奴的梦想彻底无望了。

公元220年，曹操的儿子曹丕逼迫刘协“禅让”，登上了皇帝宝座。随着刘协的退位，东汉宣告结束，而南匈奴这个仅在字面意义上存在的藩属国家也随之烟消云散。虽然，曹丕仍然授予呼厨泉魏玺绶、青盖车和宝剑等，但他的身份和处境与曹魏的大臣已经没什么区别了。南匈奴民众自此成为了曹魏的百姓。

第八章　穷途末路，匈奴威震西方



南匈奴臣服于汉朝，但复兴梦想始终被打压着。五胡乱华时期，匈奴首先发难，企图复兴匈奴，但这时南匈奴人基本被汉化，号召力和凝聚力有限。南匈奴人最后被迫臣服于鲜卑。鲜卑族经过几次改革和一百多年的发展，最终融入汉族。北匈奴人战败后，一路西迁。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他们兼并了很多部落，在欧洲东南部建立了强大的帝国，实现了复兴的梦想。尤其是阿提拉时代，匈奴人让地跨亚非欧的大帝国罗马胆战心惊。但阿提拉死后，匈奴遇到覆灭的劫数，帝国迅速崩溃，匈奴人被其他部落打败，并被纳入其中。匈奴作为一个民族也不复存在。

五胡乱华的悲剧

从曹魏时期开始，统治阶层就对匈奴人进行严格的控制，防止南匈奴人叛乱。然而，曹魏灭亡后，代之而起的西晋在对少数民族的控制方面却十分懈怠，尤其是“八王之乱”爆发后，西晋王朝陷入内乱达16年之久，朝局陷入瘫痪，对胡人的控制彻底失控。

八王之乱时，晋朝的王爷们为了壮大力量，在彼此的角逐中成为最后的胜利者，纷纷利诱胡人首领率领部众协助作战，就这样，塞外的胡人部落纷纷以雇佣军的形式进入中原。胡人各族的贵族们也意识到摆脱中原王朝控制的时机来临了。

匈奴首领刘渊首先抓住机会，自立为皇帝，开启了复兴匈奴之路。

刘渊曾作为质子在洛阳生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广结达官贵人和各地名士，颇受中原上层人士的赏识。基于良好的社会关系网，刘渊当上了五部大都督，完全控制了并州的匈奴人，成为事实上的“单于”。

“八王之乱”后，成都王司马颖坐镇邺城，招揽刘渊担任宁朗将军，率领五部匈奴为他效力。当时，留在并州的匈奴贵族野心勃勃，认为应该趁天下大乱自立，继而争夺天下，如果运气好，就可以入主中原，实现匈奴的伟大复兴。即使无法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也可以趁天下混乱之际，摆脱中原王朝的控制，雄踞一方以图自保。

匈奴贵族们秘密推举刘渊为大单于，并派呼延攸到邺城秘密告诉刘渊。刘渊大喜，请求回并州，但司马颖没有答应。

公元304年，幽州刺史王浚率军攻打邺城。刘渊请求带兵出城迎战，司马颖担心邺城守不住，就封刘渊为北单于协助自己作战。刘渊趁机提出回并州招募匈奴人参军，结果一回到并州，就被并州的匈奴贵族立为大单于。司马颖抵不住王浚的攻势，率部从邺城撤回洛阳。

经过仔细权衡，刘渊正式决定和晋朝摊牌，他号称自己是汉朝皇帝的外甥，打着光复汉朝的旗号，举兵反叛晋朝。刘渊迁都到左国城，立妻子呼延氏为王后，刘宣为丞相，崔游为御史大夫，刘宏为太尉，建立

汉国，自称汉王，改元元熙，一时间远近汉族和匈奴人都归附了他。并州刺史司马腾闻讯率兵镇压，但在甘陵一战中惨败而逃。刘渊挟胜利余威，一路攻下太原、上党、介休等地。公元308年，刘渊大军攻下平阳和河东，当年十月，他迁都平阳，正式称帝，改元永凤。

刘渊称帝后，一时风光无限，附近的汉、胡叛乱领袖纷纷前来投靠，其中就有能征善战的羯族首领石勒。石勒是个很了不起的猛人，在战场上几乎所向披靡。他投靠刘渊后，将西晋在北方的武装力量一扫而光。可惜的是，刘渊寿命不长，称帝不久就死了。

继位的刘和心胸狭窄，对刘渊给他其他几个兄弟兵权十分不满。他即位不久，就在刘锐和呼延攸的怂恿下，向兄弟们举起了屠刀。一场血战后，刘裕和刘隆被刘和杀死，而刘和又被刘聪杀死，怂恿兄弟相残的刘锐和呼延攸被斩首，刘聪登基当了皇帝，改元光兴。

刘聪虽然从小就接受了汉人的先进文化，但行事作风却仍如传统的匈奴人一样野蛮，他虽然能征善战，但却荒淫无道。公元311年6月，刘聪军队攻破洛阳，杀了太子司马诠，抓了晋怀帝司马炽，将他押往平阳。刘聪将司马炽封为会稽郡公，2年后用酒毒杀了他。

公元317年8月，他派刘曜率军围攻长安。司马邺率领城内军民奋勇坚守三个月后，粮草俱尽。司马邺不想连累无辜百姓，出城投降，被刘曜押至平阳。刘聪对司马邺进行了百般羞辱后才将其杀了。他的这些行径让手下的汉人非常寒心。

不仅如此，他一继位，便立即恢复了匈奴传统的继婚制，把父亲刘渊的妻妾全收归己有，日夜淫乐，常常几个月不上朝处理政事。这样的举动，连那些汉化了的匈奴人都觉得过分，至于汉人则将他视为禽兽。

刘聪不但一心一意地营建着宫殿和搜罗美女，重用亲信和近臣，还不遗余力地展现着残暴嗜杀的本性，杀死了与皇太弟刘乂走得很近的那些大臣，并将刘乂以及属下管理的氐族、羌族酋长十余人全部杀死。如此一来，归附匈奴汉国的氐族、羌族人只好造反了。

看到刘聪倒行逆施，羯族首领石勒趁机拥兵自重。公元312年，石

勒占领襄国，开始处于半独立状态。公元316年，石勒派2万骑兵驻扎在并州，并公开召集汉族流民入伍。汉族、氐族、羌族、羯族人不满刘聪的统治，纷纷离他而去，就是作为政权基础的匈奴人，也有3万余骑逃到江南，投奔了东晋。

公元318年，刘聪一病不起，太子刘粲继位。

刘粲比刘聪更荒淫无耻，也更冷酷残暴。登基之后，他子承父业，将刘聪的妻妾全部收归己有，终日与5位不到20岁的皇太后淫乐，不问国家大事。这样一来，匈奴汉政权统治下的老百姓彻底失去了信心。

不久，靳准起兵杀死了刘粲，自称汉天王，把刘姓皇族全部诛杀，并将刘渊、刘聪开棺鞭尸。这一残暴行为，也引来匈奴汉国官员的极其憎恨。

拥兵自保的刘曜和石勒都认为机会来临了，打着为汉皇报仇的旗号，率军开进平阳。刘曜率军到达赤壁（今山西河津市西北的赤石川）时，遇到了从平阳出逃的太保呼延晏与太傅朱纪，他们劝刘曜称帝以号令天下。刘曜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即帝位，改元光初，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

石勒大举进兵，一路上羌族、羯族部落纷纷归降。刘耀得知石勒先赶到了平阳，就停留在蒲坂，想让石勒与靳准厮杀，坐收渔利。

平阳城的靳准抵挡不住石勒的攻势，眼看平阳不保，为了活命，靳准的兄弟们将靳准杀了，推举靳明为盟主，派人将传国玺送给刘曜，请求刘曜保护。

石勒得到消息后大怒，加紧攻城。刘曜派刘畅率军前去救助，靳明等人率领15000多人突围，投降了刘曜，可刘曜却将靳明及靳氏男女一概诛杀。

石勒进城后，也将尚未来得及逃亡的靳姓人一并处决，将平阳城全部摧毁。石勒非常仇恨刘曜，准备自起炉灶。不久，石勒在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自称赵王，建立赵政权，史称后赵。

石、刘双方在扫清自己的后方、巩固政权之后，为了争夺对天下的控制权，展开了较量。

公元328年，石勒亲率大军，出击围困洛阳的刘曜。刘曜得知石勒率军前来，心里先是一惊，继而决定率军10万大军在洛水以西布阵，与石勒展开决战。

在后赵大军的三面夹击下，刘曜大军很快溃败，刘曜被俘虏。

这一战，前赵军被杀5万余人。刘曜被押到石勒面前，石勒也没有为难他，命他给儿子刘熙写信，勒令刘熙投降。刘曜充分展示了匈奴人的血性和狼性，他挥笔写了一封信，信中命令刘熙，保住社稷要紧，不要管他的死活。石勒一怒之下，杀了刘曜。

听说刘曜战败被杀，关中顿时大乱，刘熙也慌了手脚。公元329年2月，刘熙率领文武百官逃到上邽（今甘肃天水市），留守长安的前赵将军蒋英见皇帝都不积极抗战，就率领10万大军投降了后赵。公元329年9月，石虎率领后赵大军攻克了上邽，前赵正式宣告灭亡，前赵王室3000多人被石勒全部杀死，以刘渊为代表的匈奴人企图趁中原内乱之机复兴匈奴的梦想至此破灭。但匈奴人并未就此消沉，半个世纪后，一个叫赫连勃勃的匈奴人重新举起了复兴匈奴的大旗。

赫连勃勃本名刘勃勃，是南匈奴人的后裔，其祖父叫刘虎。刘虎的祖父是南匈奴末代单于呼厨泉的右贤王去卑。当呼知泉被曹操强留在邺城时，去卑被派遣回国代替单于监管南匈奴。南北朝时期，刘勃勃的父亲刘卫辰归附前秦王朝，被封为西单于。

公元391年，刘卫辰率部攻击北魏王朝时遭到痛击，整个部落四处逃散。刘勃勃逃走后，投奔后秦姚兴属下的高平公麾下，被任命为安北将军。公元407年，后秦与北魏结好。刘勃勃背叛后秦，一举袭杀了高平公，兼并了高平公的军队和地盘，随后率军攻击后秦国主姚兴，不断取得胜利。

公元413年，刘勃勃修筑统万城，建国大夏，改刘姓为赫连。赫连即天的意思，看来，他已经不认为作为汉朝皇帝的外孙有什么光荣的，

他要率领匈奴人争衡天下，重建冒顿时期的辉煌。

做了皇帝的赫连勃勃立即恢复了匈奴人嗜杀的狼性，他喜怒无常，动不动就杀人，而且杀人不分胡汉，只要他心情不好，就要大肆杀人，不仅自己杀，还鼓励别人杀。公元424年，太子赫连璝先率军杀了对他太子之位造成威胁的赫连伦，之后又被赫连昌所杀。赫连勃勃目睹儿子们的相互杀戮，居然非常高兴地任命赫连昌为太子——不为别的，只因为他善于杀戮，因而能在血腥的夺储之战中胜出。一年后，赫连勃勃死了，赫连昌继位。

赫连勃勃嗜杀，儿子们自相残杀，耗损了大夏帝国的元气，北魏一直看在眼里，只待时机来临，就给这个残暴的帝国致命一击。公元426年，北魏大举发兵攻打夏国，很快打到统万城下。公元427年，北魏皇帝拓跋焘用计诱惑赫连昌出城决战，自己却不幸跌落马下，赫连昌趁机突围跑到上邽。公元428年，拓跋焘率军攻击上邽，赫连昌抵挡不住，在败退时从马上掉下来被俘。

赫连昌成为北魏的阶下囚后，拓跋焘对他还是不错的，封他为秦王。但赫连昌并不甘心做秦王，还继续做着复兴匈奴的美梦。公元434年，他率部叛逃。拓跋焘大怒，派军追击，一番恶战之后，赫连昌被追兵杀死。至此，这一支匈奴后裔复兴匈奴的梦想也破灭了。

除了这两支南匈奴的直接后裔，匈奴别部、勉强称得上匈奴后裔的沮渠蒙逊也同样做着复兴匈奴的美梦。趁着中原大乱之机，他在张掖建立了北凉国。这时，鲜卑拓跋部已经进入中原，并在中原各族混战中取得了优势地位。他们建立的北魏政权志在统一天下，必然要全力剪灭群雄。作为匈奴人的沮渠蒙逊没有脱离匈奴统治者的残暴习气，生活非常荒淫，臣民苦不堪言。他死后，儿子沮渠牧犍继位，国势一如既往，没有任何起色，北魏趁机对其发兵攻打。公元439年，拓跋焘率军攻打北凉，沮渠牧犍投降，历史上的五胡十六国宣告结束，北魏统一了北方。



五胡乱华时期的各国版图

这时，匈奴人与在中原的汉人一样，都成为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的臣民。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之后东魏被鲜卑化的汉人政权北齐取代，而西魏则为昔日北匈奴灭亡后归顺鲜卑的匈奴后裔宇文氏的北周所取代。只是宇文氏投靠鲜卑多年，已经完全融入鲜卑族中，不再自称匈奴，而是以正宗的鲜卑人自居。后来，北周被汉人杨坚篡位，建立隋朝。隋朝不久统一了大江南北，进入中原的胡人和汉人进一步融合。到唐朝初年，进入中原的鲜卑族已完全融入汉族之中，更不用说那些在混战中早已被征服的匈奴、羯、氐、羌等胡人了。至此，匈奴作为一个民族在中华大地已不复存在。

不过，几乎就在同时，北匈奴西迁的那部分残余力量却在西方谱写着自己复兴匈奴的历史——他们曾经辉煌过，并一度震惊了世界，虽然在短暂的复兴之后仍然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之中了。

北匈奴的西迁之路

北匈奴在公元91年被东汉彻底击败后，漠北和西域已经没有了北匈奴的生存空间，北单于率少数随从侥幸逃到了乌孙。他们在乌孙停留了一段时间，发现生存空间极其有限，就继续西迁以拓展生存空间。北单于带着精壮人员去了康居，而将老弱病残留在了乌孙。到了南北朝时期，兴起于漠北的游牧民族柔然逐渐强大，屡次侵扰乌孙。乌孙无力抵抗，只得向西迁徙，当年留在乌孙的北匈奴人趁机在乌孙故土建立了新国家——悦般。悦般起初还与柔然交好，不久就反目成仇。双方屡次交战，强大的柔然不断向悦般施压，迫使悦般不得不迁徙离去。

北单于率领精壮人员离开乌孙进入康居后，与当年北匈奴郅支单于被杀后留在康居的部分匈奴后裔会合。但是，他们在康居生活一段时间后，发现康居的生存空间依然不足以复兴匈奴，又继续西迁。多年以后，匈奴人的后裔来到了阿兰国。

阿兰也称阿兰聊，又叫奄蔡，位于康居以北2000里处，即顿河以东、高加索山脉以北。这里是茫茫大草原，水草丰美，适合游牧，且阿兰的风俗与康居类似，在康居住过多年的匈奴人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环境。阿兰人属于伊朗人种，居住在四轮或六轮的大篷车里。阿兰人擅长养马，国力不算弱小，拥有10余万军队。但北匈奴人曾与强大的汉朝长期较量，见过大世面，作战经验丰富，并不认为阿兰的实力有多强大，加上他们是流民，要想生存，就必须要夺取生存空间。

公元374年，北匈奴人从顿河以东向阿兰人发起进攻。阿兰人奋起抵抗，两军在顿河上大战。阿兰人以战车为主，战车的机动性、灵活性远不能和骑兵相比。在勇猛的北匈奴骑兵冲击下，阿兰军大败，国王被杀，国家被征服，除了少部分阿兰人逃散到外地，大部分阿兰人接受了北匈奴人的统治。阿兰武士被吸收到北匈奴人的队伍中，成为北匈奴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游牧民族的习性是相通的，他们崇拜强者，战败后甘愿投入强者的怀抱，成为强者队伍中的一员。因此，北匈奴人在向西迁徙的过程中，不断有沿途的游牧部落加入其中，队伍逐渐壮大。而这也是西迁匈奴人强大和消失的重要原因。

阿兰灭国后，北匈奴首领巴拉米尔乘胜渡过了第聂伯河，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位于阿兰西边的邻居东哥特。

位于黑海北岸的东哥特是一个由日耳曼人建立的庞大国家。当北匈奴大军攻入东哥特时，以前被东哥特征服的很多部落乘机造反，东哥特很快陷入内外交困之中，屡战屡败，一年后彻底失败。东哥特王亥耳曼纳奇兵败自杀，王子威塞米尔被北匈奴人杀死，一部分东哥特人投降，成了北匈奴军队中的一员，另一部分东哥特人向西逃跑，投奔了西哥特。

北匈奴人的出现与征服行动，很快在欧洲引起了巨大震动，让欧洲人既嫉恨又恐惧。在约旦尼斯的《哥特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一个至今为止不为人知的种族从遥远世界的角落里冒出来，像一阵从高山中骤然而降的暴风雪，将一切挡在它们前进道路中的物体连根拔起、毁灭殆尽。"在他们的心目中，北匈奴人就是两只脚的禽兽，是巫婆和魔鬼的后代，具有超人的力量，是无法与之抗衡的。

这种魔化北匈奴人的做法虽然使他们的灵魂得到些许安慰，却在客观上刺激了北匈奴人的雄心，成就了他们在欧洲的丰功伟绩。

当北匈奴人征服了东哥特、向西哥特挺进时，西哥特人因为恐惧，很快就失去了抵抗意志。刚开始，他们还试图凭借德涅斯特河的天险负隅顽抗，但北匈奴人留下少数人在河对岸作掩护，大部队却从上游偷渡德涅斯特河，然后从侧方攻击了西哥特军队。北匈奴大军一到，西哥特人立刻崩溃，满怀恐惧地逃离他们的田园和村庄。北匈奴人对于他们来说，既是魔鬼，更是一场噩梦。在北匈奴人面前，他们失去了抵抗意志，以至一两个北匈奴骑兵就可以屠杀一整村的百姓。

西哥特王国崩溃了，举国上下成为难民，他们渡过多瑙河，逃入罗马。虽然他们先前的领袖阿塔纳里克曾与罗马皇帝瓦林斯达成协议：不得渡过多瑙河，但事到如今西哥特人已经顾不上条约了。因为他们不是去侵略，而是为了活命。西哥特王菲列迪根率领西哥特人渡过了多瑙河，渴求罗马允许他们过路，能到色雷斯山谷中重新安家，苟延残喘。

但是，罗马皇帝瓦林斯也担心遭到北匈奴人攻击，决定趁西哥特人

危难之际，强迫并利用他们充当炮灰，抵御即将到来的北匈奴人。于是，双方经过讨价还价，瓦林斯与菲列迪根达成了一项交易：西哥特人可以渡过多瑙河，但要交出武器，并在罗马边境省份生活，以备在罗马遭到入侵时保卫帝国。

公元376年春夏之交，一无所有的西哥特难民渡河进入罗马境内，等待他们的是罗马地方行政官员们的“慷慨”迎接：许诺中的粮食、土地和房屋早就被贪官污吏们中饱私囊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又一个阴险的圈套。

西哥特人愤怒了，开始酝酿反抗罗马的斗争。双方的矛盾不断激化。一天，卢皮奇努斯邀请菲列迪根等西哥特部落首领到马西安诺堡商议援助方案。慷慨的卢皮奇努斯操持了一场盛宴，但城墙外聚集的西哥特民众们却在流言蜚语中暴躁起来，他们收缴了一小队罗马士兵的武器。卢皮奇努斯闻讯，处死了菲列迪根的侍从作为报复。就在他打算进一步杀光西哥特人时，菲列迪根冷冷地说，现在唯一能够重建和平的方法就是让他完好无损、自由地回到他的人民中去。卢皮奇努斯想了想，知道当时他根本没有胜算，只好释放了菲列迪根。菲列迪根立刻策马逃离，回去后立即点起了战争的火焰。

西哥特与罗马之间的战争爆发了。一无所有的西哥特人四处劫掠，瓦林斯亲自率军前往镇压。但是，西哥特人很快在劫掠中武装起来。

公元378年8月9日，瓦林斯与菲列迪根在阿德里雅堡展开决战。决战的结果是，西哥特的重装骑兵将罗马的重装步兵砍成碎块。1万多名罗马士兵战死沙场，瓦林斯本人也未能幸免。这一战动摇了罗马帝国的根基，帝国辖区内的蛮族从此不再服从帝国高层的命令。

菲列迪根死后，新任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与新任的西哥特首领阿坦那利克达成了妥协。双方签订协议：罗马给予西哥特人多瑙河南岸的土地和半独立的地位；而西哥特人则承诺在自己首领的带领下为罗马而战。

在西哥特人与罗马帝国展开混战时，北匈奴人控制了从乌拉尔山到喀尔巴阡山之间的辽阔草原，占据了足以让匈奴复兴的地盘。

但是，他们并没满足。不久，他们通过喀尔巴阡山山口进入匈牙利，征服了周边的日耳曼部落，并在那里建立了国家。北匈奴西迁至此结束。

但是，西迁后的北匈奴与地处中国漠北的匈奴有所不同。他们以散漫的部落状态散布在各占领区，不同的匈奴部落时而联合，时而分散，甚至单独迁徙或与敌人联合，无法形成持久的合力。这也决定了他们在欧洲的复兴只能是昙花一现。

在西哥特人陆续渡过多瑙河之时，一小部分北匈奴人也随之渡河，罗马被迫默许这些北匈奴人在境内生活。北匈奴人在潘诺尼亚和下摩西亚地区驻扎下来，由于他们需要时间消化掉投降并加入其中的阿兰人和东哥特人，北匈奴人在一段时间内表现得相对安分，并没有发起大规模战争。

北匈奴人占据南俄罗斯草原后，人口开始急剧增加。即便如此，他们也不想贸然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当他们想发起军事行动时，总是先以小股力量袭击各邻国，试探各邻国的军事实力和对战争的反应，等弄清楚这些问题后，他们再将战争升级，把祖先冒顿的神威传播到欧洲大陆。

欧洲再现“冒顿单于”

西哥特王国是被北匈奴人占领的，西哥特国王和臣民是被北匈奴人赶跑的，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渡过多瑙河，来到罗马帝国。有意思的是，当西哥特人与罗马人矛盾激化时，北匈奴人坚定地站在了西哥特人一边，经常派出小股军队帮助西哥特人对付罗马人。

在阿德里雅堡之战中，北匈奴小股军队及时出现在战场上，帮助西哥特人打败了罗马军队。在这场战争中，北匈奴人的收获很大，虽然他们只带回少量的战利品，但是北匈奴首领丝毫不在意。因为他发现庞大而富裕的罗马竟然是一只不堪一击的肥羊，罗马的一切财物都将属于他，现在只是暂时由罗马人替他保管而已，需要时只管拍马去取就是了。

由于罗马的重步兵不如西哥特人的重骑兵，为了阻止北匈奴人的进攻，罗马与西哥特人达成了妥协，希望西哥特的重骑兵能帮助它对付北匈奴人。天真的罗马皇帝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西哥特人能够阻挡北匈奴人的进攻，他们为什么还要放弃自己的家园，渡过多瑙河，跑到罗马来呢？这个弱智的决定注定了罗马的悲剧命运。

从公元395年开始，北匈奴人就连续攻入色雷斯一带抢掠。他们通过抢掠对手的财物来壮大自身的实力，而等到实力壮大到一定程度后，就发动大规模入侵。在欧洲大陆，他们将祖先们在与汉朝几百年战争中积累的经验发挥得淋漓尽致。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一分为二：东罗马和西罗马。

公元400年，北匈奴人在首领乌丹的率领下，大举进攻东罗马。不过，这一次，他们不是以侵略者的身份出现，而是以朋友的身份前往，因为东罗马有人请他们去。

原来，这时的东西罗马皇帝分别是亲兄弟阿卡迪乌斯和霍诺留，而朝政大权则分别被哥特人鲁菲努斯和汪达尔人斯提里科把持。因为对伊利里库姆的归属问题产生了争议，鲁菲努斯和斯提里科互不相让。当北匈奴人入侵东罗马边境时，斯提里科趁机率军进入了东罗马。由于鲁菲

努斯鼓动东罗马皇帝阿卡迪乌斯做出了强烈反应，斯提里科便将部众交给手下的哥特将军干纳斯，自己返回了西罗马。干纳斯率军来到了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鲁菲努斯见是自己的同胞率军而来，放松了警惕。就在鲁菲努斯与阿卡迪乌斯出城劳军时，干纳斯砍掉了他们的脑袋。就这样，干纳斯成为了东罗马的实际控制者。

由于哥特人信仰基督教阿利安教派，而这一教派被信仰天主教的东罗马人视为异端，因此，干纳斯在东罗马并不受欢迎，再加上他与东罗马的皇后不和，导致从皇室到民间全都憎恨他和他所率领的哥特军队。随着仇恨升级，最终爆发了一场动乱：干纳斯的部下被君士坦丁堡的人屠杀，他本人仓皇出逃。他来到多瑙河下游，找到了北匈奴人，希望北匈奴人能帮助他杀回君士坦丁堡。

令人想不到的是，乌丹接待了干纳斯，却砍下了他的脑袋，并派人送到君士坦丁堡，交给东罗马的皇帝阿卡迪乌斯。虽然乌丹内心迫切想到东罗马抢掠一番，但他还是尽力装出一副与东罗马友好的面孔，因为他觉得这时入侵东罗马，时机并不成熟。

乌丹在向东罗马展示友好的同时，还与西罗马结盟。东哥特王拉达盖斯率领40万部众渡过多瑙河侵入西罗马后，一路向着罗马城而去。拉达盖斯宣称要焚烧罗马城，并杀死元老院成员祭神。他是异教徒，对于已经信仰基督教的罗马人没有丝毫怜悯。在这种情况下，西罗马与乌丹达成了镇压暴乱的一致意见：由乌丹率领北匈奴大军在佛罗伦萨附近击杀拉达盖斯。乌丹说到做到，他打败拉达盖斯后，率部回到潘诺尼亚，顺便大肆抢掠了一番。

在麻痹了东罗马几年后，乌丹认为侵略东罗马的时机成熟了。公元408年，他亲自率军侵入东罗马。东罗马决定给他这个狂妄的强盗头子一点儿颜色看看。于是，满载而归的北匈奴主力军遭到了东罗马军队的突袭，损失惨重，乌丹也差点被杀。

这一战失败后，乌丹偃旗息鼓，再也没有入侵过东罗马。几年后，一个叫俄塔的人成为新的匈奴领袖。俄塔在入侵莱茵河流域的柏干提人时战败被杀，他的王位传给了弟弟卢阿。

卢阿即位后，连续入侵色雷斯和马其顿尼亚，东罗马疲于应付，忍受不了这种长期战争的骚扰。公元431年，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不得不正式答应每年向卢阿缴纳350磅黄金，并允许北匈奴人进入几个指定城镇进行互市贸易。

遗憾的是，卢阿对外虽然逼迫了东罗马屈服求和，但对内却不得人心。一些北匈奴人不满卢阿的高压统治，纷纷逃往东罗马。不仅如此，由于进入欧洲的北匈奴部落联盟比较松散，临近东罗马的一些北匈奴部落因为不满卢阿的统治，也纷纷自行与东罗马签订合约，让东罗马缴纳保护费，答应如果发生战争，这些北匈奴部落就帮助东罗马打退任何来犯的敌人。以卢阿为首的北匈奴人本是悬在东罗马头上的一把剑，随时都可能对东罗马发动战争，如今东罗马居然与不服卢阿的北匈奴部落签订合约，简直就是与北匈奴内部的反叛分子里应外合，共同对付卢阿。卢阿当然不能容忍。

公元432年，卢阿要求东罗马宣布与那些北匈奴部落签订的合约无效。狄奥多西二世害怕卢阿发动战争，连忙派人前往交涉。但是，当东罗马的使者抵达北匈奴王国的边境时，却得到卢阿已死的消息，这时的北匈奴由布雷达和阿提拉共同执政。

公元435年，布雷达和阿提拉在马盖斯附近的草原上与东罗马的使者谈判。说是谈判，但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给东罗马使者谈的余地，他们直接宣布了条约内容，就逼迫东罗马的使者签字。合约的内容完全是按北匈奴人的意志拟定的：

一、凡是卢阿要求引渡的北匈奴叛国者，东罗马须立即将他们抓捕，遣送回国，尤其是避居在君士坦丁堡的两位北匈奴部落的王子必须要用钉子钉死；

二、废除一切与其他北匈奴部落订立的条约，承认只有布雷达和阿提拉才有订立条约的权力；

三、每年交付给北匈奴人的保护费进行合理上调：由于以前北匈奴只有一位国王，而现在有两位，保护费得上涨100%；

四、东罗马在多瑙河岸开设市场，向北匈奴供给物资；

五、在北匈奴的东罗马俘虏如果逃跑的话，每跑一个，东罗马就得被罚款8枚金币。



阿提拉像

面对气势汹汹的北匈奴人，东罗马的使者根本不敢反驳，当下表示全盘接受合约内容。阿提拉为了让东罗马自觉遵守条约，不敢阳奉阴违，还特意邀请两位使者参观北匈奴人进攻西徐亚与日耳曼部落的屠杀表演，对东罗马进行武力威慑。

布雷达和阿提拉逼迫东罗马签订合约，斩断了那些不服的北匈奴部落的经济来源，随后，他们便开始展开了军事镇压的行动。

公元435年，布雷达和阿提拉征服了索拉斯基的北匈奴部落。公元444年，布雷达去世，阿提拉又征服了另一个北匈奴部落首领阿卡特斯

特。

阿提拉成为了北匈奴唯一的国王。北匈奴帝国的势力范围南到里海南岸靠近地中海一带，北至北海和波罗的海，东抵顿河，西达高卢、大西洋沿岸。从小亚细亚到多瑙河、莱茵河流域的人们都匍匐在北匈奴的马蹄下，这些人的总人口远远超过了北匈奴。北匈奴人后裔西迁到欧洲，似乎实现了他们先辈们奋斗了500多年的奋斗目标——将匈奴建设得可以与冒顿单于时代的强盛相媲美。

阿提拉的“上帝之鞭”

阿提拉统一西迁欧洲的北匈奴人后，北匈奴帝国在欧洲空前强大起来。阿提拉不仅好战，而且是善战的军事天才。

阿提拉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君主，他曾傲慢地对罗马人说：“在罗马的广大疆土中，任何安全或难以攻克的堡垒和城市都不存在。假如我们喜欢的话，我们都可以将它从地面上抹平。”罗马曾经是地跨欧、亚、非三洲的超级大国，曾经所向披靡，让所有的对手俯首称臣。但是，阿提拉却用北匈奴人的武力让罗马在他面前伏伏帖帖，让欧洲人为之胆战心惊，成为他们刻骨铭心的“上帝之鞭”。

东罗马在阿提拉的频繁入侵和敲诈勒索下，声誉扫地、财政破产。阿提拉见从东罗马那里捞不到什么大油水，就将战争的目标转向了波斯。但是，这时波斯正处于强盛时期，北匈奴人与波斯人一番恶战后，无法取胜，不得不退兵而去。

但阿提拉从来不愿做赔本买卖，决定在东罗马身上弥补与波斯作战的损失。他先是率军一举攻克多瑙河附近的君士坦提亚堡，赶走或杀死在君士坦提亚堡做生意的东罗马商人，后又连续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入侵，赢得了三次大会战，占领了东罗马的70座城市。北匈奴骑兵一直深入到达尼尔海峡和温泉关，威胁了东罗马的首都君士坦丁堡。

为了自保，狄奥多西二世动员君士坦丁堡所有劳力在60天内修好了首都的城墙。但是，无论城墙多么高大，君士坦丁堡的军民面对气势汹汹的北匈奴人却提不起丝毫斗志，投降论调到处蔓延。虽然狄奥多西二世信誓旦旦地表示头可断，血可流，誓与北匈奴对抗到底，但君士坦丁堡的军民龟缩在城里不愿出战，眼睁睁地看城外的军队被北匈奴一扫而光。

幸好君士坦丁堡的城墙非常坚固，北匈奴人不善于攻坚作战，阿提拉围攻了君士坦丁堡很长时间，却始终找不到突破城墙的办法。

但这样僵持下去对谁也不利。公元448年，双方重新签订了和约，阿提拉要求东罗马割让从多瑙河南岸到色雷斯的大片国土给北匈奴，无

条件释放北匈奴俘虏和所有为东罗马而战的北匈奴人，高价赎回被俘的罗马人，并支付大笔赔偿金，才终于结束了战争。

和约签订后，不仅那些帮助东罗马的蛮族部落憎恨狄奥多西二世背叛和出卖了他们，东罗马被割让地区的无数臣民家破人亡，幸存的也不得不背井离乡。

为了避免再次遭到入侵，狄奥多西二世不久又派出使团前往北匈奴帝国与阿提拉谈判。

东罗马使者与阿提拉谈了几天，阿提拉才表示了他的大度和慷慨：一些罗马俘虏被允许以较低的价格赎身。但是，就在这时，一件意外的事改变了阿提拉的态度：有人要刺杀阿提拉！阿提拉震怒了，决定严惩东罗马。

原来，使团成员艾德孔受当权宦官克莱萨菲亚斯的唆使，准备去刺杀阿提拉。艾德孔临时反悔，将此事向阿提拉和盘托出。当维基斯阿斯父子奉命将克莱萨菲亚斯许诺的黄金交给艾德孔时，被逮个正着，维基斯阿斯在逼迫下只得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最后，阿提拉派使者带着黄金赴君士坦丁堡，找东罗马皇帝讨说法。

北匈奴使者闯进东罗马的皇宫，厉声呵斥狄奥多西二世，同时向他下达了最后通牒：如果不立刻交出克莱萨菲亚斯，就毁灭他的帝国，当然也包括他本人在内。

狄奥多西二世惊呆了，但还是立即做出了反应。不是一刀宰了惹是生非的克莱萨菲亚斯，而是派出一个最高级别的求饶使团，带着能凑出的全部礼物去哀求阿提拉的饶恕。

阿提拉龙颜大悦，如沐春风，决定赦免狄奥多西二世、维基斯阿斯，甚至连罪魁祸首克莱萨菲亚斯也一并赦免了，并再一次展示了他的大度和慷慨：保证遵守和平条约，释放大量俘虏，还放弃了多瑙河南岸的大片领土——反正这里的人民和村庄城镇都已经被他抢光、烧光、杀光，这块地给他也没有什么用，不如还给东罗马人，让他们建设好了家园再去抢。

东罗马和北匈奴之间的矛盾就这样暂时解决了。

公元450年，狄奥多西二世去世，他的姐姐巴尔吉莉阿继位。作为罗马历史上的第一位女皇，巴尔吉莉阿选定了元老院议员马尔西安做丈夫，共同统治已经破败到极点的东罗马。

马尔西安制定的第一项国策就是，改变以前忍辱偷生的国策，反对继续向阿提拉奉献大笔财物求和。他认为，应该把从国民那里搜刮来的钱财用来整顿军队。

而阿提拉认为东罗马已被他洗劫到了一贫如洗的地步，与其继续与它较劲儿，逼它来个鱼死网破，还不如暂时饶了它，等它把自己养肥了再宰。于是阿提拉大方地对马尔西安派来的使者表示：东罗马不用再向北匈奴交保护费了。

北匈奴人暂时放过东罗马后，开始寻找下一个抢劫目标。阿提拉环顾四周，很快锁定了西罗马。

早在卢阿统治匈奴的时代，西罗马就曾派遣埃提乌斯到北匈奴做人质。埃提乌斯是个很机灵的人，他与卢阿相处很好，同时与布雷达和阿提拉也成了朋友。后来，埃提乌斯试图插手西罗马的帝位之争，说服卢阿发兵6万支持他看中的人选约翰。虽然最后约翰还是败北，但埃提乌斯却以北匈奴人为后盾，迫使摄政王普拉西任命他为高卢的军事长官。埃提乌斯没忘记给北匈奴人好处。他与卢阿、布雷达、阿提拉都保持着非常友好的私人关系，而北匈奴人也很少骚扰西罗马。

到了公元450年，已成为西罗马最高军事长官的埃提乌斯日子很不好过：皇帝瓦伦丁尼安三世昏聩无能，一切听从太后普拉西狄娅的指示，而太后又同埃提乌斯彼此看不顺眼，总是互相拆台。就在这时，阿提拉收到了霍诺利娅公主寄来的一枚戒指。

霍诺利娅公主是罗马家喻户晓的人物，她16岁时就因与宫廷侍从淫乱怀孕而被普拉西狄娅送到君士坦丁堡软禁了10年之久。她听说北匈奴帝国的阿提拉天下无敌，便想方设法给他送去一枚戒指，表示愿意嫁给他。阿提拉对霍诺利娅公主没什么兴趣，但觉得这是一个进攻西罗马的

好机会。于是阿提拉向瓦伦丁尼安三世正式提亲，并且特别表示，嫁妆不一定要特别丰厚，只要西罗马一半的土地和人民就足够了。

瓦伦丁尼安三世很快就回复了阿提拉，表示此项“提婚不合法”，并且在普拉西狄娅的授意下，赶紧将招惹是非的霍诺利娅公主流放外地。阿提拉对求婚被拒的结果表示很满意。

公元451年，阿提拉凑齐了一支号称50万人的大军，向西罗马进发，他还公然宣布，此次出征是为了帮助西罗马讨伐西哥特人。这支军队充斥着阿兰人、撒克逊人、东哥特人、勃艮第人和赫鲁利人等蛮族壮丁。他们在北匈奴人的调教下，一个个如狼似虎。西罗马意识到战争不可避免，也在忙着准备迎战。西罗马统帅埃提乌斯招揽了大批凯尔特人、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进入军队，同时他还派元老院议员阿维都斯去说服自己的老冤家西哥特王狄奥多里克跟他一起对付阿提拉。



阿提拉帝国版图

阿维都斯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先大肆渲染了一番西哥特人与北匈奴人的宿怨，随后又打着基督教的幌子，鼓吹信仰基督教的西哥特人应该保护同为基督教徒的西罗马人免受非信徒的北匈奴人伤害，终于成功说动了狄奥多里克。

就这样，西哥特人与西罗马人结成了战略同盟，他们很快凑起了一支庞大的军队。这支军队里有法兰克人、莱提人、阿摩里卡人、布雷翁

人、撒克逊人、勃艮第人、萨尔马提亚人、阿兰人和里普阿里人等，是名副其实的多国部队。西罗马联军抢在阿提拉之前赶到了奥尔良，以阻止北匈奴军队继续前进。跨越2000公里而来的阿提拉大军虽然攻陷了重镇梅斯，面对奥尔良却久攻不克。

阿提拉对埃提乌斯颇为忌惮，他经过慎重考虑，下令大军回渡塞纳河，在适合骑兵作战的沙隆平原等待西罗马的联军。见北匈奴军队退却，埃提乌斯和狄奥多里克率军穷追不舍，联军的前锋不停地对阿提拉的后卫部队进行了冲击，很快，双方在沙隆平原进行了一场影响欧洲命运的大决战。

战前，西哥特王子托里斯蒙德抢先占领了战场制高点——中央高地。试图夺回中央高地的北匈奴人仰攻失利后，阿提拉便下令巫师占卜未来，占卜结果显示他的主要敌手将会死亡，而北匈奴人会战败。

但是，阿提拉不会被这不祥的预言吓退。为了鼓舞士气，阿提拉向全军训话说：“我要亲自投出第一支标枪，哪个可怜虫要是不肯照我的样子做，便必死无疑！”

在阿提拉的鼓舞下，北匈奴军队以及仆从国的军队士气大振，立即摆开阵势与西罗马的联军决战。阿提拉率领北匈奴军队居中，仆从国的军队则排列在两翼，其中，右翼由格皮达人的国王阿尔达里克统领，左翼由统治着东哥特人的英勇三兄弟压阵，以便对付西哥特人。

西罗马联军在布阵时显得很不自信：曾与阿提拉勾结密谋反水的阿兰王桑基邦被置在正中，便于其他军队监督，埃提乌斯居左，狄奥多里克居右，托里斯蒙德仍在中央高地。

公元451年6月20日，这场中世纪的“世界大战”打响了。

经过一番弓箭、标枪和投石器的互相猛射后，阿提拉率先率领中路军对西罗马联军的中路军发起了猛烈攻击，没过多久，西罗马联军的中路军就被北匈奴人冲破。随后，阿提拉开始集中火力攻击西哥特的军队，指挥战斗的狄奥多里克冷不防被东哥特贵族安德基斯投出的标枪刺死。匈奴人认为，这正好印证了占卜的结果。高地上的托里斯蒙德看到

父亲战死，立即率部冲下来复仇，东哥特人很快陷入混乱。

这时，阿提拉所率领的中路军由于推进太快，与左右两翼分离，形成孤军深入之势。西罗马联军趁机将阿提拉率领的北匈奴军团团包围，形势发生了逆转。阿提拉见脱身不得，就趁着夜幕降临，用战车围成了圆圈防守。

战斗持续到第二天清晨，双方死伤都很惨重。托里斯蒙德与埃提乌斯会师后，找到了父亲的遗体，他们立即在战场上举行了葬礼。

葬礼结束后，西哥特将士们推举托里斯蒙德为新的西哥特王。在战火中继位的托里斯蒙德发出了第一道命令：干掉阿提拉！

狂热的西哥特人像海啸一般杀向阿提拉的营地，但他们的进攻却一次次被北匈奴人从营地里射出的暴风雨般的飞箭所击退。

西罗马联军不得不坐下来开会商讨对策。最终，大家决定，围困阿提拉：要么饿死他，要么逼迫他接受屈辱的投降条件。

见西哥特人下定决心要除掉被围困的阿提拉，埃提乌斯却打起了小算盘：阿提拉一死，西哥特人定然会成为新的霸主，从而严重威胁西罗马的生存。为了牵制西哥特人、保全西罗马，埃提乌斯“关切”地对托里斯蒙德说：“不知道你那些留在后方的兄弟们知道你父亲死了会有什么想法？”

托里斯蒙德果然中计，他将杀死阿提拉的事放到一边，当即率领军队掉头就走了。

被围困的阿提拉看占尽优势的敌军忽然四散而去，起初还怀疑是对手使的诱敌之计，他在营地里困守数天后，才下令撤退。

阿提拉率军退回莱茵河流域休整了一段时间，又开始策划下一场战争。这一次，他避开了高卢，把进攻的目标指向了意大利。

公元452年，阿提拉率军从巴尔干翻越了阿尔卑斯山，攻打埃提乌斯。埃提乌斯没想到阿提拉这么快就卷土重来，而且他刚跟西哥特人翻

脸，失去了后援，很快便被打得惨败。

北匈奴军队在意大利长驱直入，直至抵达亚得里亚海滨的重镇阿基利亚时，才遭到了坚决而顽强的抵抗。阿基利亚城凭借坚固的城池和顽强的意志，坚守了三个月，才告失陷。随后，阿提拉麾军攻下了阿尔提纽、孔格迪亚和巴度等沿海城市，继而又连克了维星萨、凡罗纳、巴甲姆等内地城市。北匈奴军队所到之处，烧杀掳掠，走后留下一片废墟。米兰人和巴维亚人见势不妙，在答应交出全部财物、换得北匈奴人饶恕全城百姓性命的许诺后，主动向北匈奴人投降。

阿提拉率军继续南下，目标直指罗马城。埃提乌斯束手无策——罗马这座“永恒之城”眼看就要彻底完蛋。在这关键时刻，罗马大主教利奥一世挺身而出，愿意为全城百姓去忽悠阿提拉撤军。

阿提拉在波河接见了求和使团。利奥一世苦口婆心地劝说阿提拉放过罗马，并以公元410年西哥特王亚拉里克一世入侵罗马城后不久就暴毙为例，表示罗马有神灵庇护。

阿提拉虽然对此不以为然，但此时北匈奴军队已经到了强弩之末，而且阿提拉得到消息：东罗马援军即将到来，更何况意大利到处都在闹灾荒，瘟疫四处流行，北匈奴军中也出现了感染。阿提拉审时度势，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北匈奴军队再强行攻打罗马城，先不说胜负确实难料，即使取得了最终胜利，北匈奴方面也必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于是阿提拉借坡下驴，勒令西罗马交出大量财物后，率军撤离。当然，在撤离前，他还不忘告诉西罗马人：西罗马如果不交出他的“未婚妻”霍诺利娅公主，他还会回来的！

匈奴最后的归宿

阿提拉的北匈奴对于东西罗马来说，是一道魔咒，是欧洲人心目中的“上帝之鞭”。阿提拉从来不缺女人，也不在乎女人，他为了给发动战争找一个理由，可以口口声声将跟他毫无关系的霍诺利娅公主称为“未婚妻”。可即便如此，为了博得他的好感、得到他的保护，日耳曼、东哥特等民族的封建主还是想方设法地巴结他，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

公元453年，阿提拉娶了一位名叫伊笛可的年轻漂亮的日耳曼姑娘。阿提拉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迎娶仪式，然而，这场婚礼却把阿提拉的生命推向了尽头。

新婚之夜，阿提拉喝得烂醉如泥。直到第二天下午，侍者见到新房久无动静，心生疑惑，便破门而入，才发现阿提拉已倒在血泊里，他的新婚妻子正在一旁哭泣。这个自诩“上帝之鞭”的匈奴人，蒙受上帝的召见，升天了。

关于阿提拉是怎么死的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死于新娘谋杀，有人说是死于醉酒，有人说是上帝见他作恶太多而取他的性命，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从不相信什么上帝。

总之，阿提拉死了，在欧洲的北匈奴失去了灵魂，再也没有一位英雄能像他那样威慑万里、征服四方。阿提拉的北匈奴帝国本来只是一个凭借领袖威望将各部落绑在一起的军事联盟，这些部落并不只有北匈奴人，相反，非北匈奴人占了大多数。他们没有共同的经济文化基础，之所以能走到一起，是出于他们对英雄领袖的崇拜。如今，这位可以和当年的冒顿单于媲美的北匈奴英雄死了，北匈奴失去了主心骨。他生前的威望太高，死后没有一个人能代替他打理好北匈奴的军政事务，尤其是阿提拉那些由来自不同种族的妻子所生的儿子们，彼此不服，很快便引发了争权夺位的内讧。强大的北匈奴在内讧中被掏空了精气神，不得不走向衰落。

公元455年，阿提拉的亲信、格皮达王阿尔达里克带头造反，他联合格皮达人、东哥特人、斯威弗人、赫鲁利人和阿里人在诺都河畔一起

进攻北匈奴。阿提拉的大儿子埃拉克与3万北匈奴军队被杀，阿提拉的王廷成为阿尔达里克的战利品，其余各蛮族部落也纷纷起来瓜分阿提拉的遗产。北匈奴帝国没有被强大的罗马打败，但却在阿提拉死后，被它昔日的盟友们瓜分。

遭此浩劫的北匈奴，不再是令欧洲人胆寒的对手，大家都想往它身上插上一刀。这是阿提拉生前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此前被阿提拉蹂躏的东西罗马听到这个消息，也慌忙地感谢上帝。

阿提拉的另一个儿子邓吉西齐带着一支残存的北匈奴骑兵，四处流窜，企图恢复阿提拉的宏伟基业，但是，历史不再给他这样的机会。随着昔日那些蛮族奴仆们的日益崛起，邓吉西齐的地盘变得越来越小。

为了重建北匈奴帝国，邓吉西齐率领军队进攻东哥特，却遭到了失败。公元468年，邓吉西齐又率领北匈奴军渡过多瑙河，进攻东罗马。但是，这时的东罗马已经不是那个可以随意任人欺凌的受气包了。东罗马人同仇敌忾，点燃了复仇的火焰，大败北匈奴人。邓吉西齐命丧疆场，他的头被悬挂在君士坦丁堡的竞技场上。

阿提拉生前最宠爱小儿子伊尔那克，他相信小儿子能成为和他一样的英雄。但是，在阿提拉死后，伊尔那克率领部众逃到了多瑙河以南的多布鲁甲苟延残喘，一点儿也没有逆境奋发、重振雄风的气象。没过多久，这支北匈奴残军就被当地的蛮族给消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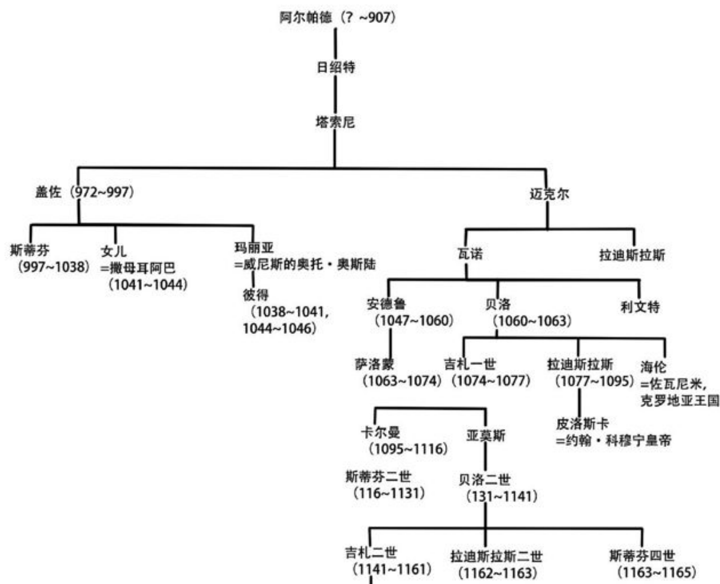
还有两位阿提拉的儿子艾尼祖和乌星托占据了东罗马的达西亚和利彭西斯。

公元6世纪初，定居在塞尔维亚的北匈奴人曾支持意大利王东哥特人迪奥德里克与东罗马作战，并且在东哥特人的协助下打败了东罗马。

残留在黑海北岸的一些北匈奴部落分成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在亚速海西北过着游牧生活的库特利格尔匈奴人，一部分是在顿河河口放牧的乌特格尔匈奴人。两支部落在东罗马的挑拨离间下成为了敌人，互相征战仇杀。库特利格尔匈奴人在其首领扎伯干的率领下曾报复性地攻击到了东罗马的多瑙河，突然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城下。但是，他没能打破

坚城，不得不率部返回顿河草原，继续与乌特格尔匈奴的首领桑第克自相残杀，直到他们一同被来自亚洲的阿瓦尔部落所征服。

从此，欧洲再也没有出现过关于匈奴人的记载。直到公元884年，另一支来自东方的游牧民族马扎尔人来到匈牙利，他们的后代就是今天的匈牙利人。马扎尔的历史学家把阿提拉视为马扎尔人的祖先，虽然按照他们的传说，阿提拉只有四代继承人，每一代继承人都在100岁时才生下一个继承人，直到马扎尔人的祖先阿尔帕德出现为止。



阿尔帕德王朝族系图

但是，匈牙利人究竟是不是北匈奴人的后代，还存在着争议。不过，时至今日，匈牙利人仍然喜欢用阿提拉作为名字，这对西迁的北匈奴人的灵魂多少是一种安慰。这标志着北匈奴人曾经在欧洲存在过，辉煌过——他们把在蒙古高原上谱写的征战神话延续到了欧洲，成为欧洲人刻骨铭心的“上帝之鞭”。

后记　匈奴影响了世界

匈奴与秦朝、汉朝对峙了数百年，一度强大无比，迫使汉朝和亲休战，但形势最终还是发生了逆转。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它们勇武善战的秉性发生了变化，而是因为两种文明的差异所致。

战争比拼的是综合国力，打的是钱粮、马匹、武器，比的是智慧和谋略。匈奴所代表的游牧文明在经济文化方面远远落后于秦朝、汉朝所代表的农业文明。在农业文明衰落的时期，国家也许会表现得贫弱不堪，远不如游牧文明富有血性，难以爆发出狼性般的战斗力，这在汉朝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但是，农业文明的发展后劲儿远非游牧文明所能比，在经过高祖、惠帝、文帝、景帝四代“卧薪尝胆”后，在汉武帝刘彻时期形成了爆发。这时，汉朝拥有5000多万人口，钱粮多得用不完，官方的战马达到了数十万匹，而匈奴只有几十万人口，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汉朝都对匈奴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双方决战的结果不言而喻。

但是，战败的匈奴体现了超强的忍耐和出色的生存能力。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中，继续张扬着勇武的个性，证明着他们是“天之骄子”。失败后的匈奴，一部分南迁，进入中原，与汉族融合，或者融入其他少数民族中，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向西迁徙，寻找新的生存空间。而在向西迁徙的过程中，匈奴的实力逐步得到了恢复。

当时，欧洲在经济文化上远不能跟中国的汉晋南北朝相提并论，游牧文明所滋养出的勇武彪悍及长期与中原作战所积累的战斗经验，使匈奴人在新的土地上重新找到了冒顿时代的自信。他们征服了一个又一个国家，一路向西迁徙，最终成了东西罗马的邻居，无数次打败东西罗马，迫使它们与匈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向匈奴进贡，交保护费，接受匈奴人的保护。东西罗马是当时西方的两个超级大国，然而，在匈奴人面前，它们不堪一击。毫不夸张地说，因为匈奴人的到来，欧洲的政治格局被迫大大改变。

在匈奴人到来之前，奴隶制的罗马帝国地跨亚欧非三洲，是当时欧洲、西亚、北非的霸主，是历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千年帝国。当然，那

时它除了与西亚的波斯接触较多以外，尚未与东亚的秦汉、魏晋南北朝有广泛的接触。

匈奴人西迁的过程，也是东西方民族一次空前深入的交流过程，虽然这种交流的方式近乎血腥，但是，它开阔了双方的视野。匈奴人发现，原来除了长城南边有富裕繁华的农耕国家可以抢掠外，欧洲也有个同样富裕的罗马可以抢掠。欧洲人也开始意识到，东方竟然还有如此强大的民族，原本不可战胜的罗马竟然是如此不堪一击。于是，曾经活在罗马阴影下的西哥特、日耳曼等民族觉醒了。

由于匈奴人西迁，东哥特人大部分融进了匈奴王国，吸取匈奴人的营养，变得勇武善战；而西哥特人则慑于匈奴人不可战胜的恐惧心理，被迫迁徙到罗马帝国境内。他们原本是去寻求罗马庇护的，然而，当他们看到罗马在匈奴人面前不堪一击时，潜藏在他们心灵深处的进取心和挑战意识一下子复活了。他们从面对匈奴人的软弱不堪迅速蜕变成一支可怕的战斗力量，而他们的崛起，危及了西罗马的生存。

为了保护帝国的安全，西罗马引入了同样强悍的日耳曼人，利用他们去对付西哥特人。这是引狼入室之举。日耳曼人打败了西哥特人，最后又埋葬了西罗马，把欧洲带入了中世纪，导致欧洲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封建国家。封建领主代替了奴隶主，这是历史的进步，是人类文明的进步。

虽然匈奴人本身并没给欧洲人带去先进的封建制度，但是，正是因为他们的到来，迫使欧洲各种政治、军事力量出现了分化、重组，并借助于分化、重组，新兴的力量战胜了守旧的奴隶制贵族势力，使新兴的封建制度在欧洲落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于是，法兰克、英格兰、意大利、波兰等新兴的封建国家进入历史的视野，谱写了欧洲历史的新篇章。

在整个中世纪，欧洲没有出现过像中国秦汉、隋唐、明清这样统一强大的封建王朝，小国林立，民族之间的融合进程缓慢，各个小国、民族之间相对势均力敌、相互并存。这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是很有利的。而封建势力强盛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萌芽虽然很早，却一直没能发展壮大，致使欧洲在告别中世纪后，很快走在中国等亚洲国

家前面。这一切，从外因上讲，要归功于匈奴和后来的蒙古。

北匈奴西迁，对亚洲历史的发展进程影响也很大。一方面，北匈奴西迁，使西域跟中原王朝的交往更加密切，促使大部分西域国家后来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匈奴西迁又使中亚、欧洲的众多部落或国家不是被匈奴消灭，就是被迫加入了匈奴大军，随着匈奴人西迁，不断征服西方国家。在这种民族迁徙过程中，很多部落或国家被融化到了匈奴中去，最终又随着匈奴的解体融化到其他各民族之中，使欧洲的民族构成变得多样复杂。

北匈奴西迁，对于东亚地区来说，最大受益者不是中原的汉朝，而是匈奴曾经的臣属、东边的劲敌鲜卑。北匈奴迁走以后，鲜卑人填补了其势力真空，占有了漠北草原，取代匈奴人成为了塞外的强国，继而成为汉朝、魏晋等中原王朝新的敌人。西晋“八王之乱”后，鲜卑人趁机进入中原地区，其中的慕容部、拓跋部、宇文部都先后建立了强大的政权，不但统治了大漠南北，还成为长城以南及中原的主宰者，使鲜卑族在中国历史上辉煌一时。如果北匈奴不西迁，鲜卑族能不能谱写这样辉煌的历史篇章，还很不好说。

受北匈奴西迁影响最大的，当然还是匈奴和汉朝双方。长城内外，有强大的匈奴和强大的汉朝对峙，是一种势均力敌的平衡。这种平衡对双方都是一种激励和鞭策，虽然这种激励和鞭策带着血腥味儿，但这是必需的。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对双方来说都是致命的。

汉朝的崛起导致了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争，匈奴遭受损失自不必说，可是，汉朝也因此耗空了自高祖、惠帝、文帝、景帝以来几十年的积蓄，人口几乎减少了一半，让一向要强的汉武帝刘彻也不得不下《轮台罪己诏》。

匈奴战败后，逐渐分化为南、北匈奴。北匈奴继续与汉朝对抗了一百多年，被击溃后，残部西迁，其原有势力范围为鲜卑族所占领；南匈奴南迁后，虽然曾经梦想统一匈奴，复兴冒顿时代的辉煌，但在汉朝的严格控制下，不可避免地被汉化，民族特性逐渐消失。

至于汉朝，在北匈奴西迁后，来自塞外的强大压力突然消失，渐渐

地，它便不思进取，得过且过，外戚、宦官交相祸乱朝纲，豪强地主大肆兼并，朝野上下乌烟瘴气，当权者忙于内斗，对外则仍以天朝上国自居，目空一切，不务实事。这一方面导致汉朝暮气攻心、群雄割据，走向没落衰亡；另一方面又让失去牵制的塞外诸族日益做大，终于在西晋末年引发了“永嘉之乱”，继而“五胡乱华”。

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汉人在近三百年时间里，失去了对中原的控制，当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规模空前强大的时期，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这也是北匈奴西迁后，直接和间接导致的后果。

总之，匈奴西迁对亚洲和欧洲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既引发了血腥的征服战争，又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客观地讲，它改变了中国、中亚及整个欧洲的历史发展进程。虽然，它的背影已经远去，但是作为一个民族，它已经成为一个记忆的历史符号，它所刮起的历史旋风，所奏响的勇武刚健乐章，将永远回荡在历史的记忆中。

附录　匈奴历史简表

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209年　部落联盟时期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攻打申侯，犬戎部落攻陷镐京。

战国时，林胡、楼烦多次侵扰赵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驱逐林胡、楼烦。林胡、楼烦北迁融入新崛起的匈奴。

战国末期，赵国大将李牧大败匈奴。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发兵30万，派蒙恬北攻匈奴。

公元前214年，蒙恬大败匈奴，收复河南地，增修长城，西起临洮，东至辽东，抵御匈奴。

公元前209年~公元前128年　匈奴全盛时期

公元前209年，冒顿杀父头曼单于而自立。

公元前201年，韩王信降匈奴。

公元前200年，刘邦攻打韩王信。韩王信及匈奴兵反击汉军。汉军被围于平城七日，后解围。

公元前198年冬，汉朝派人至匈奴和亲。

公元前174年春，冒顿致书汉文帝，相约和平共处。冒顿死，老上（稽粥）即单于位。

公元前158年冬，匈奴侵入上郡、云中。稽粥死，军臣即位。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发兵30余万，准备在马邑附近诱击匈奴，无功而返。

公元前128年秋，军臣命令匈奴兵分三路，同时突破长城，大举侵入汉朝边境，最后被卫青率军击退。

公元前127年~公元前85年　匈奴转衰时期

公元前127年，匈奴侵入上谷、渔阳。卫青在河南地大败匈奴，赶走匈奴白羊王、楼烦王，收复河南地。

公元前126年冬，军臣死，伊稚斜谋反即位，匈奴爆发内战，太子於丹率部降汉。

公元前124年春，匈奴右贤王兵临汉朔方，汉朝以卫青等十余将往征，大获全胜。

公元前123年，汉将卫青统六将军直捣匈奴的单于庭，大胜而归。赵信率部投降了匈奴。

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受命发动了打通河西走廊的军事行动，大胜而归。秋，匈奴浑邪王杀了休屠王，率领部众降汉。

公元前119年春，漠北之战开打，汉军大胜，伊稚斜战败而逃，匈奴漠南无王庭，伊稚斜请求和亲。张骞率众出使西域。

公元前114年，匈奴伊稚斜死、乌维继位，匈奴进入了乌维时代。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

公元前105年，乌维暴病身亡，詹师庐即位，率部向西北迁徙。

公元前102年，詹师庐率领大军攻打受降城，于出兵途中身亡，呴犁湖继位。秋，呴犁湖率部侵掠汉朝四郡。

公元前100年，苏武出使匈奴被扣。呴犁湖死，且鞮侯被立为单于。

公元前99年，汉远征天山，攻打匈奴，回师途中被匈奴所围，兵败。李陵投降匈奴。

公元前96年，且鞮侯死，狐鹿姑即单于位。

公元前91年，狐鹿姑下令匈奴军队进攻上谷和五原。

公元前90年，汉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

公元前87年，刘彻驾崩。

公元前85年—公元前60年 匈奴内乱时期

公元前85年，狐鹿姑死，壶衍鞮即单于位。匈奴内部陷入争乱。

公元前68年，壶衍鞮死，虚闾权渠立被立为单于。

公元前60年，虚闾权渠死，颛渠阏氏发动政变，

立屠耆堂为单于，即握衍朐鞮单于，匈奴日逐王先贤掸率众降汉。

公元前58年，稽侯珊即位为单于，即呼韩邪单于。

公元前57年，匈奴五单于争立。

公元前54年，呼韩邪向汉朝称臣。

公元前53年，呼韩邪、郅支遣子侍汉。

公元前51年，呼韩邪入长安朝见，汉授其玺绶。

公元前50年，呼韩邪、郅支各献于汉。

公元前44年，郅支杀汉使谷吉，迁徙至康居。

公元前43年，呼韩邪北归单于庭。

公元前36年，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发西域兵攻入康居，杀郅支。

公元前33年—公元前8年 匈奴安稳时期

公元前33年，呼韩邪第三次入长安朝见，昭君出塞和亲。

公元前31年，呼韩邪死，死前立下“兄终弟及”的继位秩序，立年纪最大的雕陶莫皋为单于，即复株条若鞮单于。

公元前28年，复株条若鞮派伊邪莫演前往长安朝见，试探汉朝对匈奴的态度。

公元前8年，囊知牙斯被立为乌珠留单于。

公元前1年，乌珠留入朝。

公元8年，王莽建立新朝。

公元9年，王莽换单于玺，授新章。

公元11年，乌珠留举兵进攻新朝。王莽改匈奴为“降奴”，改单于为“服于”。

公元13年，乌珠留死，孝单于咸继位为乌累单于。

公元15年，新朝改匈奴为“恭奴”，称单于为“善于”。

公元18年，乌累死，左贤王继位，即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

公元23年，绿林军拥立西汉宗室刘玄为更始帝，后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新朝灭亡。

公元23年冬，匈奴单于不再向更始帝称臣，并趁机攻击西域诸国。

公元25年，刘秀称帝，国号仍为“汉”，史称后汉。

公元38年，西域各国与东汉正式通好。

公元46年，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死，蒲奴立。

公元48年，比自立为单于，是为“南单于”。

公元49年，南单于向东汉称臣。

公元50年，东汉建立南单于庭，设置“护匈奴中郎将”，授南单于玺绶。

公元51年，北单于首次请求与东汉和亲。

公元56年，南单于比去世，死前设立了循环式的继承法则，确保了南匈奴98年之久的平稳过渡。

公元72年，北匈奴征发西域各国的军队，一起入侵河西。

公元73年，汉兵分四路攻击北匈奴。夏，班超出使西域。

公元75年，北匈奴破车师后王，先后围攻金蒲城、柳中城、疏勒城等。

公元83年，北匈奴三木楼訾部落向东汉投降。

公元91年，汉窦宪破北匈奴于金微山。单于远走。12月，东汉恢复西域都护府。

公元94年，西域50余国重归东汉控制。公元119年，北匈奴再次征服西域诸国。

公元123年，班勇被任命为西域长史，进驻柳中城。

公元124年，班勇征发西域兵马攻打北匈奴。

公元126年，班勇率军进攻北匈奴呼衍王，呼衍王败走枯梧河。

公元127年，西域全境再度被平定。

公元135年，北匈奴呼衍王率兵入侵车师后部。

公元137年，呼衍王被杀。

公元151年，又一位北匈奴呼衍王率兵入侵西域，攻下伊吾卢城，随后被东汉大军击退。北匈奴最后一次出现在西域的土地上。

公元140年~公元220年

公元140年，南匈奴左部句龙王吾斯反叛东汉。

公元143年，汉立守义王兜楼储为单于。

公元147年，兜楼储死，立居车儿为伊陵尸逐就单于。

公元177年，汉与南匈奴合攻鲜卑，大败敌军。

公元178年，立呼徵为南单于。

公元179年，汉中郎将杀呼徵，立羌渠。

公元188年，屠各胡攻杀并州刺史。匈奴发生内讧，一部与屠各胡合攻杀羌渠，其子于扶罗被立为持至尸逐侯单于。起义者另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9月，南单于于扶罗与白波、黄巾合攻河东。

公元189年，须卜骨都侯死，此后南匈奴人没有再立新单于，国事由氏族首长主持。

公元195年，南匈奴右贤王去卑护卫汉献帝，击退李榷、郭汜兵。於夫罗死，呼厨泉被立为单于。

公元202年，曹操击降南单于。南单于被彻底架空，只剩一个名号。

公元220年，曹丕即位，东汉灭亡，南匈奴民众自此成为了曹魏的百姓。

公元220年~公元460年

公元220年，南匈奴民众成为了曹魏的百姓，开始融入中原。

公元308年，刘渊正式称帝，改元永凤。

公元311年，刘聪攻占洛阳。

公元316年，刘聪攻占长安，灭西晋。

公元318年，刘聪病亡，太子刘粲即位，靳准起兵杀了刘粲，自称汉天王。

公元319年，刘聪族弟刘曜在长安称帝，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11月，石勒在襄国自称赵王，史称后赵。

公元328年，石勒擒杀刘曜。

公元329年，石虎率领后赵大军攻克了上邽，前赵正式宣告灭

亡。

公元407年，匈奴别部铁弗人刘勃勃建立夏，史称胡夏。

公元413年，刘勃勃改刘姓为赫连。

公元425年，赫连勃勃死，他儿子赫连昌继位。

公元428年，北魏俘赫连昌。赫连昌弟赫连定在平凉自称夏皇帝。

公元431年，北魏俘虏赫连定，夏亡。

公元401年，匈奴别部卢水胡沮渠蒙逊自立为北凉王。

公元433年，蒙逊的儿子沮渠牧犍继位。

公元439年，北凉被北魏所灭，五胡十六国宣告结束，北魏统一了北方。牧犍弟沮渠无讳西行至高昌，建立高昌北凉。

公元460年，高昌北凉被柔然所灭。

公元290年~公元468年 北匈奴西迁时期

公元290年，匈奴人在阿[illegible]周围活动。（此前一段时间内，北匈奴的世系不详。）

公元350年，匈奴人灭阿兰。

公元374年，匈奴人攻入第聂伯河，与东哥特人开战。

公元376年，匈奴人大败西哥特。

公元378年，西哥特与罗马展开决战，西哥特人大获全胜。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一分为二。

公元400年，北匈奴人大举进攻东罗马。

公元434年，布雷达和阿提拉共同成为匈奴单于。匈奴人攻拜占庭，迫使东罗马签订屈辱盟约。

公元445年，布雷达去世，阿提拉独掌大权。

公元447年，匈奴人攻拜占庭。

公元451年，阿提拉进攻西罗马，在沙隆会战中输给了西哥特与西罗马联军。

公元452年，匈奴人兵临罗马城下，最后被罗马大主教利奥一世劝退。

公元453年，阿提拉去世，匈奴帝国崩溃。

公元455年，格皮达王阿尔达里克造反，进攻北匈奴。

公元468年，阿提拉的儿子邓吉西齐发动对拜占庭的战争，战败而亡。

契丹简史

qi dan jian shi

苏伶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Democracy & Construc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契丹简史／苏伶著．—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7

ISBN 978-7-5139-1116-0

Ⅰ．①契…　Ⅱ．①苏…　Ⅲ．①契丹—民族历史—中国　Ⅳ．①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19557号

出版 人：许久文

责任编辑：李保华

整体设计：@嫁衣公社

出版发行：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010）59419778　　59417745

社　　址：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融科望京中心B座601室

邮　　编：100102

印　　刷：固安县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16

印　　张：16.5

书　　号：ISBN 978-7-5139-1116-0

定　　价：39.80元

注：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前　言

1922年6月21日，在中国内蒙古巴林右旗一座被盗空的古墓中，一位来自比利时的传教士克尔文（Kervgn）发现了一块刻满奇怪符号的石碑。很明显，石碑上的符号是文字，但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识别这些类似天书的文字。

专家们经过研究推断，这些“天书”就是早已经被岁月掩埋的契丹族的文字。结论一出，人们顿时兴奋异常——契丹，一个消失的王朝，一段沉睡的历史，一个远逝的民族，就像他们的文字一样神秘而遥远……

由此，这个早已经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民族和帝国，再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成了无数人追逐、热衷的一段传奇。

“契丹”的本意是“镔铁”，也就是坚固的意思，说明这是一个剽悍勇猛的民族，就像镔铁一样坚硬不摧。

早在1400多年前，契丹就已经出现在了《魏书》中。他们兵强马壮，能骑善射，骁勇善战，弯弓能射雕，纵马能御风，是草原上当仁不让的雄鹰。后来，一位名叫耶律阿保机的部落首领统一了契丹各部，建立了契丹帝国，之后改国号为大辽。

契丹帝国在最强盛的时候，曾经雄霸中国北部大片疆域，南到河北、山西北部，北到外兴安岭、贝加尔湖一线，东抵库页岛，西跨阿尔泰山，真正称得上是疆域辽阔、气壮山河。

契丹帝国先后经历了五胡乱华、唐、五代、北宋、南宋、元等朝代，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与宋朝形成了南北对峙的格局。

就在与宋朝对峙的时期里，契丹帝国达到鼎盛，一度阻断了中原地区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以至于欧亚大陆中西部的许多国家误以为整个中国都已经沦陷在契丹的铁骑下。于是，“契丹”这个词成了中国的代称。

后来，意大利的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介绍东方时，就用“契丹”来称呼中国。哪怕到了今天，在斯拉夫语国家中，仍然把中国称为“契丹”。

而在中国，提起杨家将，人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跟杨家将杀得昏天暗地的契丹军队。

事实上，契丹帝国不仅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还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尤其是寺庙、塔刹，自从佛教传入契丹以后，契丹皇帝就热衷于烧香拜佛，自然而然促进了佛教的流行和发展。如今，在黄河以北地区保存下来的古佛寺和佛塔，很大一部分都是契丹帝国修建的，他们巍峨雄伟，历经千年风雨洗礼，却仍然顽强地屹立不倒。

契丹这个马背上的民族，虽然剽悍凶猛，却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大国风度，他们虚心地学习中原文化，大量吸收中原汉族人才，同时兼容各种文化，在中国北方开创了一派繁华盛世！

然而，风水轮流转，就像其他所有帝国在兴盛之后，总要走向衰落和灭亡一样，随着女真部的崛起，盛极一时的契丹帝国最终走向灭亡。一部分幸存的契丹人被迫西迁，在西域建立起一个新的政权——西辽。

这是契丹帝国最后希望的延续，也是契丹帝国复兴的最后希望。然而，历史的车轮碾过一路繁华，终归淹没在了时间的长河里。西辽帝国虽然也曾一度强盛，但很快就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所灭。

这个强大的帝国和民族，终于如同过眼云烟一般，在历史的画卷中渐渐褪去色彩，消失得无影无踪！

可是，闭上双眼，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浮想联翩：蓝天白云下，莽莽草原上，契丹铁骑奔腾而至，气势磅礴，气吞山河，一幅盛世画卷随之缓缓展开，华美如斯，大气如斯，恢弘如斯……

到底这是怎样一番摄人心魄的气势，怎样跌宕起伏的兴盛与衰亡，怎样奇迹般地留下一个个神话，在中国北方轰轰烈烈地拓创出几百年的辉煌呢？

就让我们一起翻开史册，穿越历史的时空，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中，共同见证一个搏击长空的雄鹰民族——契丹的兴亡传奇吧！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木叶山的传说：契丹族的崛起
青牛与白马的传奇——从传说中走来的契丹人
发展带来的意外——契丹八部的分裂
大唐设立松漠都督府——50年后重相聚
不小心左右了大唐的命运——营州之乱
权力斗争下诞生的幸运儿——遥辇氏继承可汗
大唐王朝的“隐形杀手”——催生“安史之乱”
第二章　契丹帝国的缔造与扩张：建国与南下
民主选举产生的契丹王——耶律阿保机
帝国版图的进一步扩大——征服奚族
家族内部的王权之争——诸弟叛乱
主动辞职是为了更好的发展——主动辞职与建国
与中原的第一次大规模正面交锋——窥视燕云
草原之王生平唯一的惨败战役——望都之战
威震西域——耶律阿保机西征
横扫东北腹地的闪电突袭——灭亡渤海国
没有法定继承制度的尴尬——述律平左右皇位
抛弃故国的皇太子——耶律倍投靠后唐
“老”儿子奉上大礼包——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
契丹直接统治中原的唯一尝试——太宗南下称帝
第三章　在摸索中前行的帝国：暂时衰退与稳定
被赶上皇位的辽世宗——耶律阮即位
皇权争夺中的祖孙对峙——横渡之约
皇帝权威的宣示——世宗打击述律氏
在内乱中寻求稳定——平定叛乱
耿耿于怀的南征大计——图谋南征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辽世宗被拥立者杀害
在位期间每天都忙着镇压叛乱——睡皇帝耶律璟
第四章　帝国最辉煌的时代：鼎盛时期
帝国的发展步入正轨——辽景宗中兴

政治婚姻带来的意外惊喜——北国“武则天”萧绰
有惊无险的权力交接——萧绰垂帘听政
“绯闻”引发的辽宋战争——宋朝雍熙北伐
名利双收的和平谈判——澶渊之盟
萧家有本难念的经——萧家带来的麻烦
全盛帝国的打造——圣宗亲政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大延琳之叛
第五章　与大宋、西夏的明争暗斗：三国鼎立
王权争夺下的家庭战争——两太后斗法
与生母的权力较量——兴宗夺回皇权
统一天下的变相手段——重熙增币
和亲带来的麻烦——兴宗征伐西夏
第六章　趋向没落的帝国：中衰
不合情理的皇叔叛乱——重元父子滦河之乱
宠信奸臣带来的家破人亡——十香词案
斡旋大宋、西夏之争——和亲西夏
第七章　契丹帝国的陨灭：分裂与灭亡
帝国灭亡的丧钟——萧海里反叛
一场宴会引发的血案——“头鱼宴”带来灾难
女真族的崛起与复仇——完颜阿骨打反叛
误信谗言杀妻害子——误杀萧瑟瑟
强势逼迫下的叛乱——耶律余睹之叛
孤注一掷的自救——北辽王朝
两败涂地的趁火打劫——宋金海上之盟
九死一生也逃不过命中注定——大辽灭亡
第八章　帝国最后希望的终结：西辽王朝
二百契丹勇士的最后远征——耶律大石之立
菊儿汗威震中亚——定都八剌沙衮
耶律大石的巅峰绝唱——摧毁塞尔柱帝国
女帝统治之下的盛世再现——承天太后改制
一切从与古尔王朝的战争开始——转向衰落
引狼入室带来的悲剧——王朝的灭亡
附录　契丹历史简表

第一章
木叶山的传说：契丹族的崛起

跟世界上很多民族一样，契丹的诞生也从一个美丽而古老的传说开始，也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艰难历程。但是，当契丹人第一次走出世外桃源，见识到南方世界的富庶与繁华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发展是一个曲折而惊险的过程。他们在还没有做好充足准备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追求强大，结果带来的不是鲜花与贡品，而是恶狠狠的教训。但，那又怎样？在木叶山的见证下，这一切都不过是一个民族悄然崛起的印证！

青牛与白马的传奇——从传说中走来的契丹人



青牛与白马的传奇

在中国的东北部，流淌着两条重要的河流。

一条叫做土河，也就是今天的老哈河，发源于医巫闾山。

一条叫做潢河，也就是今天的西拉木伦河，发源于大兴安岭南端。

这两条河都从高山上奔流而下，一路翻山越岭，流到平地上，最初的汹涌澎湃也渐渐舒缓，最终，在木叶山下，他们汇合在一起，共同孕育出一片水草丰美的绿色草原。

就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位骑着雄健白马的神人云游至此，看到这片茂盛的莽莽草原，他震惊了。他松开缰绳，信马由缰，从土河上游，一路顺河东行。

与此同时，一位久居仙宫的天女，也被人间的美景所吸引，降临到人间。她坐着青牛马车，从“平地松林”沿着潢河顺流而下。

神人与天女都沉醉在美丽的景色之中，不知不觉，竟然同时来到了

两河交汇的木叶山下。顿时，他们都愣住了，望着出现在自己视线里的人，怔怔出神。

清风拂过，草原上掀起如同海浪般的潮涌，蓝天、白云、碧水、佳人， 构成一幅唯美的画面，让两个人忍不住心潮澎湃——他们一见钟情了。

于是，神人与天女结为了夫妻，放开马缰，卸下牛车，在这片美丽的山前草原上定居下来。

神人和天女共生育了八个儿子，这八个孩子长大后，各自成家立业，繁衍生息，最终壮大成了契丹的八个部落。

神人与天女的相遇，青牛与白马的传奇，可能仅仅只是一个传说。然而，契丹人对此深信不疑，所以，每当有军事活动或者遇到春秋祭祀，他们必然用青牛白马作祭品，以此来表达对祖先的敬意。

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以后，又在木叶山上修建了始祖庙，神人在南庙，天女在北庙，并塑造了两人以及他们八个孩子的神像，每年按时供奉。每当战争爆发之前，都会来这里祭告祖先，祈求保佑。

你不知道的契丹

除了青牛白马的传说，契丹族中还有三个领袖的传说：

曾有一个叫做遒呵的领袖，是一个骷髅的形象，平常待在帐篷里，用毡子把自己盖得严严实实的，谁也看不到他的真实面目。如果族里发生重大事情，族人就用青牛白马作为祭品祈祷，遒呵就会变成人的样子，出来帮族人解决问题，事情一结束，他又会马上回到帐篷里，恢复成骷髅的样子。有个人按捺不住好奇心，偷偷去窥视遒呵的样子，这个族长却从此消失了。

后来族中又有了一个叫做喎呵的族长，这位族长戴着野猪头，披着猪皮，平时待在帐篷里，族里发生重大事情的时候就会出现，之后又重新回到帐篷里。后来，他的妻子偷走了他的猪皮，他也消失了。

再后来，族中又出现一个伟大的族长，叫做昼里昏呵。这位族长养了二十只羊供族人们吃，每天吃掉十九只，留下一只，到了第二天又变成二十只。

发展带来的意外——契丹八部的分裂

多年以来，契丹族都在辽河流域过着悠闲的游猎生活。他们自给自足，饿了有牛、羊、马肉做食物，渴了有山泉、辽河水以及马奶、羊奶做饮品，穿的是动物兽皮和自己制作的粗布衣服，少与外界相通，仿佛世外桃源一般。

然而，这样与世无争的生活，却也给他们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局限——生活条件远远比不上中原的农耕部落。

认识到这一点以后，契丹人纠结了，他们一方面想要拥有世外桃源一般的部族生活，另一方面又渴望过上优越的物质生活。但是，自古好事难两全，怎么办呢？在激烈的争论之后，最终，少数服从多数，契丹族人决定与中原进行试探性的接触。

这时的中原，在经历了五胡十六国乱华以后，北魏迅速崛起，统一了华北，成为雄踞北方的一头雄狮。



契丹，马背上的民族

周围的民族和部落眼看着北魏败胡夏、破柔然、克北燕、服北凉，与南朝隐隐形成对峙之势，马上意识到凭借自己这些武器不够精良、气

势不够雄伟、人口不够众多的“小喽啰”，根本没法跟北魏叫板儿，于是纷纷派遣使者，牵着骏马、赶着牛羊、捧着珠宝、抱着珍禽异兽，来到北魏朝贡，以表自己的忠心和对北魏的服膺。

正准备与外界互通有无的契丹族一看机会来了，也马上派遣使者来到北魏请求朝献。北魏皇帝看着众多朝贺部族以及堆成山的贡品，心里一高兴，就准了全部的朝献请求，契丹族自然也被列入其中。于是，再往后的十余年里，契丹族每年都按时派遣使者向北魏贡献名马。

这一年，契丹族同往年一样，派出使者带着礼物浩浩汤汤地前往北魏朝献。却没想到，就是这次普普通通的朝贺，却为契丹日后几十年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朝献的使者头头叫做何辰，他带着礼物来到北魏后，北魏皇帝，也就是显祖文帝拓跋弘正值龙颜大悦之际，竟意外地像接待其他民族的使者一样接待了何辰。这让何辰受宠若惊，他强自保持镇静，但内心仍然波涛汹涌，兴奋、激动之情难以言表。

等到赐宴之时，更见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拓跋弘竟然让何辰坐在了最末等的位置。何辰激动得差点晕过去，这可是契丹族从未受到过的礼遇！生平第一次，契丹族终于与其他民族同席而坐、同等而居了！

何辰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朝献一结束，就快马加鞭带着随从们赶回契丹。一回到契丹，何辰就马上把这个天大的消息告诉首领，并绘声绘色地给族人讲述了这次入魏的所见所闻。

何辰把他一路上看到的北魏兴盛富庶的景象描绘得栩栩如生，让人身临其境。对于当时的契丹人来说，何辰所描绘的繁华景象真如云顶天宫，华丽却遥不可及，更像海市蜃楼，如梦似幻。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在契丹八部掀起了轩然大波，族人们对中原的繁华产生了空前的仰慕之情，并开始与北魏进行互市交易，同时与北魏王朝保持紧密的联系，年年贡赋不断。

契丹人如饥似渴地吸收着中原文化，并巧妙地将其本土化，为我所用，文化、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得到了大幅度的发展与提高。

就在契丹默默壮大的同时，西部的柔然也逐渐发展起来，而且很明显它比契丹的发展速度要快得多，这给了契丹莫大的生存压力。再加上周围其他民族的虎视眈眈，比如地豆于、室韦、豆莫娄、库莫奚、高丽等，契丹人每天都是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就成了周围民族和国家的口中之食。但就算这样，他们还是时常遭到周围民族和国家的侵袭，生活十分艰难。

契丹人很聪明，他们比较了一下自己的实力与对方实力的差距，知道目前自己只能选择一条路——忍。但一忍、再忍、再再忍，契丹终于忍不下去了，首领莫弗（古代北方少数民族部落首领的称谓）贺勿于上书北魏皇帝，情真意切地讲述了自己在大草原的生存之艰难、未来之渺茫，最后请求内附。

北魏皇帝很开心契丹这么信任自己，把未来生存大计都托付于己，大笔一挥，恩准了他的请求。

于是，莫弗贺勿于带着万余口契丹人，三千车马，赶着牲畜，迁徙到了白狼水东，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阜新地界。在这里，契丹族不断学习中原文化，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实力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甚至开始了向外扩张。

没过几年，北魏灭亡了，中原的新老大北齐政府忙着处理内乱，没工夫搭理北方的民族。这是个发展的绝佳机会，契丹马上抓住时机，加快脚步向外扩张，不断壮大起来。

一开始，契丹先试着攻打西边的柔然，意外地获得了胜利，还杀死了柔然的首领铁伐。契丹人一下子高兴坏了，洋洋得意起来，觉得自己真的天下 无敌了，于是挥兵南下，袭击北齐的边境要塞，企图一举拿下北齐，称霸中国北方。

此时，北齐皇帝高洋正为自己的能力和威望能否与之前的北魏相提并论而耿耿于怀，契丹这一举动，摆明了是瞧不起他。恼羞成怒之下，高洋觉得是时候杀鸡儆猴，树立国威了，于是马上下令对契丹进行报复性的还击。

高洋亲自率领军队，气势如虹地向契丹逼近。望着这天兵天将一般的北齐军，契丹人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后悔。

结果，高洋率领的北齐军一路势如破竹，攻克数座城池，一直打到青山（也就是今天的阜新西大青山），契丹输得一塌糊涂，十多万人被俘虏，十万头牲畜被一抢而空。

这给了契丹致命的打击，契丹经济从此一蹶不振，最后不得不臣服于北齐。

然而，祸不单行，此前过快的发展让契丹成了草原新秀，同时也成了新近崛起的突厥族的眼中钉。突厥族发家于草原西部，它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灭掉了曾经独霸一方的柔然，又开始攻打发展迅速的契丹。此时的契丹经济还没来得及恢复，又没了柔然这个巨大的屏障，毫无抵抗力，简直不堪一击。

面对接踵而至的灾难，契丹人再一次纠结了，他们一直以为发展会让自己壮大，却不知道发展反而给自己招致了各种眼红和嫉妒，甚至是灾难。于是，一部分契丹人提出向东迁徙，远离突厥和中原。

但这一提议很快就遭到了另一部分人的反对，他们已经习惯了中原繁华的经济和生活条件，实在不愿意再回到原始状态。他们坚决地选择了留下来。但突厥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坚决而心慈手软，而是毫不客气地收纳了他们的领土和人民，最终，这些人被突厥纳入统治范围之内。

从此以后，曾经紧紧团抱在一起的契丹八部分化成三大部分，一部分人成了北齐的俘虏，一部分人东迁，一部分受到突厥的统治。

你不知道的契丹

之前，契丹各部都在各自首领莫弗的带领下，逐水草而居，靠畜牧业为生。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契丹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都得到了大幅度提高，畜产品和猎获物也大大增加，于是，契丹人就开始用本部产品换取中原的农业和手工业产品。

与中原进一步接触以后，契丹人开始以朝贡、回赐、互市贸易的方式与中原进行物质交流。此外，“寇盗”“寇抄”也是他们与中原进行物质交流的手段。所谓“寇盗”“寇抄”，就是侵扰劫掠。

大唐设立松漠都督府——50年后重相聚

契丹人相信同宗同源的说法，他们一直坚信契丹八部是神人天女所生八子的后代，所谓血浓于水，这种血脉相连的关系是时间与空间都无法隔绝的。所以，近半个世纪的分离，不但没有让他们疏离，反而激发了他们重新聚集在一起的愿望和勇气。

然而，作为草原上的弱者，哪怕是这样微不足道的梦想，也显得曲折而坎坷。

先后经历北齐、突厥等的外来侵略和攻击以后，四分五裂的契丹元气大伤，分散的部族只能在当地统治者的淫威下苟延残喘，默默地维持着最后一点气息，八部重聚的梦想显得遥远而不真实。

就在契丹人为八部无法团聚而忧伤不已时，南方政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过多年的南征北战，隋文帝杨坚最终结束了中原地区分裂的局面，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政权。更重要的是，隋文帝是个明君，他自身勤劳节俭， 不断改革、完善制度，提倡休养生息，以至于隋朝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政治安定，完全一派盛世景象。



辽朝地理位置

这一切，当年因被北齐俘虏而迁居到营州、平州等地的契丹人都看在了眼里。他们看着隋王朝一天天强大起来，意识到南方政权的强大与稳定不是突厥族能够同日而语的，甚至都不能和当年的北魏相提并论。再加上对中原文化、经济的痴迷，最终，他们决定重新归附南方政权。

部落首领莫弗派遣使者来到隋朝，表达了自己对于隋朝犹如滔滔江水般无尽的仰慕之情，表示愿意重新“弃暗投明”，臣服于隋朝。看到有人主动来归附，隋文帝龙颜大悦，举朝迎接，马上同意了契丹人的内附请求，准许他们回到原来居住的地方，继续在白狼山东北部生活，还封了莫 弗为大将军。

隋朝对于契丹内附表现出的热情极大地鼓舞了契丹人，很快，东迁的契丹部众也赶着牲畜和马车，拖家带口地迁徙而来，归附隋朝。隋文帝自然喜上加喜，以同样的热情接待了他们，也同样让他们回到原来的居住地，跟刚刚回老家居住的兄弟们汇合。

看到族人们都受到了隋朝的热情接待，并回到了老家生活，被突厥统治的契丹部众激动了，他们无法继续忍受突厥人的控制，回家的迫切欲望蠢蠢欲动，最终一发不可收拾。回家，与兄弟团聚，成了他们的唯

一信念。于是，他们默默无言地收拾东西，脱离了突厥的控制，回到了白狼山东北。

有了前两次的例子，这些契丹人以为他们就算不会受到隋朝的热情接待，也会被恩准回到老家生活。然而，千算万算，他们都没有算到，此时的隋王朝并不欢迎他们的内附。

隋文帝很清楚自己所处的形势，他知道大隋江山的北部防线并不牢靠，而北部的突厥一族正在迅速崛起，隋王朝随时都可能受到突厥的威胁。对此，隋文帝觉得中原多年战乱，元气还没有完全恢复，最好不要与突厥发生正面冲突。

突厥统治下的契丹人的回归，无疑是给这原本就不稳固的和平局面安装了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会将其彻底打破，继而一发不可收拾。这是最坏的结果，也是隋文帝最不想看到的结果，所以他下令赐给这些契丹人足够的粮食供给，让他们回到突厥的统治区内，希望将这个“定时炸弹”扼杀在摇篮里。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他还亲自给突厥可汗写了一封信，为契丹人求情，请求突厥可汗不要因为他们的叛离而惩治他们。

但是，好不容易重聚的契丹人早已经下定了决心，这一次就算死也要死在一起。当隋王朝的诏令抵达时，从突厥统治下回到老家的契丹人坚决地摇头，表示拒绝再次离开自己的族人。隋王朝无奈，最后只好妥协。

于是，分离近半个世纪的契丹八部，终于重新团聚在一起了！虽然此时的契丹八部早已经不是古八部，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共同进退的决心。

为了防止再次被拆散，他们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决定成立部落联盟，并由显贵氏族大贺氏担任联盟长，从这时开始，契丹族进入了大贺氏联盟时期。

然而，契丹族的好日子还没有过几天，隋文帝就驾鹤西去了，接任皇位的隋炀帝杨广残酷暴虐，导致天下大乱，群雄竟起，中原地区再次陷入了战火连天的局面。而此时突厥启民可汗去世，他的儿子始毕可汗

继承汗位，这位新可汗年轻有为，在他的带领下，突厥实力大增。契丹人眼看南方政权无法继续依附，迫于生存压力，不得不重新臣服于突厥。

很快，突厥成为北方草原的霸主，甚至连刚刚建立的唐王朝都稍逊一筹。但随着中原的统一，唐王朝的实力不断增大，臣服于突厥的契丹又动摇了。

但是反观自身，契丹人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实力太弱了，左边是老虎，右边是狮子，哪一个他都不是对手，让他明确地表明立场，无异于自取灭亡。所以，契丹只好小心翼翼地分别款表称臣，表达自己的温良恭顺。但很明显，契丹人不甘于这样窝窝囊囊地憋屈着，所以，他们时而侵入唐境攻城略地，时而反抗突厥的控制，以此来表达自己对“双面胶”身份的不满。

唐王朝的统治者很清楚契丹人的心思，他们容忍着契丹的不坚定，并积极地拉拢和扶植契丹，明里暗里表示欢迎契丹归附中原王朝。

一开始，契丹人表面点头哈腰，暗地里冷眼旁观。突厥的强大是有目共睹的，他们可不想再重蹈覆辙，万一一个不小心玩火自焚，再次被迫分离，那就太得不偿失了。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唐王朝逐渐强盛起来，甚至超过了草原霸主突厥，契丹人心动了。于是，契丹族的君长大贺咄罗试探性地派出使者，牵着 名马，带着貂皮等特产，来到长安朝献。唐高祖李渊热情接待了契丹使者，契丹使者感受着天朝上国的风度和气派，默默地在心里打了个好评。从此以后，契丹与唐王朝的来往逐渐频繁起来。

等到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以后，他更加慷慨，先赐给契丹新君长大贺摩会象征可汗权力的战鼓和旌旗——“鼓纛”，又赐契丹君长“国姓”。这让契丹人异常开心，但仍然没能彻底打消他们的顾虑。虽然他们十分想要归附唐王朝，可是总结经验，他们不想再“客居他乡”，被动挨打，所以为了保住最后的地盘，他们宁愿永不表态。

这可急坏了唐太宗了，边疆不稳定，天朝国威就得不到保证，可契

丹人就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地不归附，怎么办呢？

最后，唐太宗咬咬牙、狠狠心，决定给契丹更具有实际意义的东西——对松漠地区的军事统治权。于是，唐太宗在北部边疆设了个松漠都督府，让契丹君长出任都督，统治包括今天的西拉木伦河南、老哈河上游、朝阳以北、辽河以西的地区。

虽然这片地区在名义上是唐王朝的疆域范围，但实际上，都督才是这里真正的老大，所以，契丹族权衡利弊之后，欣喜地接受了唐王朝开出的条件，正式归附了唐王朝。从此以后，重聚在一起的契丹人就在这里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并不断养精蓄锐，韬光养晦。

你不知道的契丹

在隋炀帝初年，契丹族与隋朝发生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大规模战争。当时，契丹族想趁着隋王朝内部乌烟瘴气之时拣点便宜，派兵劫掠营州，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惹怒了隋炀帝。隋炀帝下令让韦云起护送突厥兵讨伐契丹。

韦云起和突厥兵到达契丹领地以后，说他们只是路过此地，要去柳城和 高丽做交易。契丹族人信以为真，对入境的突厥大军毫无防备。结果，当突厥军到达离契丹兵营五十里的地方时，突然加速前进，杀了契丹族一个措手不及，契丹族四万多人被俘虏，其中大部分男子被杀害，女人和牲畜则被突厥和隋朝瓜分。

这次战争给契丹族带来了灭顶之灾，他们失去了近一半的人口，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遭受到了空前的严重破坏。

不小心左右了大唐的命运——营州之乱

归附唐王朝以后的契丹，一方面作为唐王朝统治下的臣民，恭恭敬敬地接受唐王朝的调遣，另一方面又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存在和发展着，其内部逐渐形成了稳固的部落联盟，共同为了契丹民族的壮大而不懈努力。

对于天朝上国而言，契丹完全不足为惧，甚至有些过于渺小，所以很多时候，大唐王朝并不将这个小小的民族放在眼里，对其经济、军事、制度等各方面的迅速发展，也漠不关心。然而，就是这样一种放任和轻视的态度，让大唐王朝吃了不少哑巴亏，甚至连大唐的命运都因这个毫不起眼的民族而改变了方向。

当时，营州一带连续好几年发生灾荒，农牧无收，百姓生活毫无着落，穷困潦倒，民不聊生。万般无奈之下，契丹君长、松漠府都督李尽忠将灾情上报唐王朝，希望唐王朝能够开仓赈济，解决百姓的生存难题。然而，一次，两次，三次……数次奏请，唐王朝就是迟迟不回复，这让李尽忠十分焦急。

经过一番了解，李尽忠发现他的上书奏请，营州都督赵文翙根本连看都没看，就全部扔进了垃圾桶，然后转身跟家里的姬妾美人饮酒作乐、醉生梦 死，仿佛契丹百姓的死活跟他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这让李尽忠十分生气。本来赵文翙不把他管辖区内的各族酋长当人看，动不动就骂骂咧咧、拳打脚踢、肆意侮辱，已经让李尽忠十分不满了，如今人命关天，他竟然仍然视同儿戏，只顾着自己享乐，全然不在乎外面饿殍遍野。李尽忠再好的脾气也无法忍受了。一番挣扎之后，李尽忠找到妹夫、诚州刺史孙万荣，说服他跟自己一同起兵反唐。

让李尽忠感到惊喜的是，起义的旗号一打起来，当地百姓就纷纷投靠起义军，义愤填膺地表示要将当时的统治者赶下台，取而代之。李尽忠惊喜之余，连忙调派兵马，筹备战斗，在他的带领下，起义军一路攻

城略地，势如破竹。

看着拿下的大片江山，李尽忠激动了，他感觉到胸腔里有一股莫名的热情正喷薄而出，草原男儿的雄心壮志正展翅翱翔，契丹人不用再寄篱人下、担惊受怕的梦想正在一点点实现。

胜利的喜悦给李尽忠壮了胆，给足了他勇气，他勇敢地站了出来，明确表示要与唐王朝划清界限，不再给唐王朝做奴仆，而要翻身做主人，并自封为“无上可汗”。

这时候，唐王朝的执政者是武则天，她在几年前废了刚刚继承皇位的儿子李显，自立为帝，改国号为周，定都洛阳，李显则被她贬为庐陵王，流放在外。

武则天一心想要自己的娘家人来继承皇位，可是一直苦于找不到正当理由，毕竟李氏才是天下公认的正统，她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也是理所当然，传给武氏子弟就显得名不正、言不顺，得不到朝廷百官和百姓的支持。

所以，当契丹起兵的消息传到洛阳以后，武则天欣喜若狂，这可是一个天赐良机啊，契丹几乎属于一个弹丸之地，影响力小不说，人力、兵力、物力也都难以与大唐王朝相抗衡，平定叛乱自然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于是，被 喜悦冲昏头脑的武则天根本没有详细了解情况，就马上大张旗鼓地安排武氏子弟带兵讨伐，希望以此来给他们创造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好名正言顺地把皇位传给娘家人。

然而，令武则天失望的是，武氏子弟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表现极其差劲，不是逃跑，就是躲躲藏藏，更有甚者到处滥杀无辜。结果，在这些无才无能的武氏子弟的瞎指挥下，契丹军一路势如破竹，节节胜利。李尽忠和孙万荣更是打出了“何不归我庐陵王”的旗号，明确表示出对武氏家族的不满。

武则天恼羞成怒，连忙派人联系突厥汗国的默啜可汗，想要联手镇压李尽忠的契丹军。

突厥早就对契丹的叛离怀恨在心，接到武则天的来信，默啜可汗十

分欣喜，两人一拍即合。于是，突厥大军趁着孙万荣带兵南下之际，偷袭了契丹后方，占领了新城，李尽忠、孙万荣的老婆孩子以及其他留守人众全部沦为突厥的俘虏。

消息传到前线，契丹军心动摇，气势大跌。此时，李尽忠早已因病驾鹤西去了，孙万荣孤掌难鸣，眼看军心涣散，忧心如焚。但武周军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趁机发动进攻，契丹军被迫边打边退。孙万荣麾下的奚人眼看契丹战败在即，望风使舵，马上投降了武周军，帮助武周军从背后夹击，契丹军最后一败涂地。

孙万荣带着剩余的部下杀出重围，仓皇逃往潞水东，也就是今天的北京通州附近的北运河东面。连番苦战，再加上一路逃亡，孙万荣疲惫不堪，一停下来就觉得身体要散架一般，只好下令让大家在树林里休息。

跟着孙万荣逃出来的家奴，看着跟随孙万荣的残兵败将，知道大势已去，于是趁着孙万荣休息的时候，将孙万荣杀死了。就这样，契丹反对武周的战争最终以失败告终。

而在洛阳，事情却远远没有结束。这场战争让朝中大臣看到了武氏子弟 的不成器，于是，他们趁机纷纷站出来拥护李唐。武则天早就对武氏子弟失望透顶，如今又看到人心所向的是李唐宗室，而不是武氏，她知道，如果自己继续一意孤行，恐怕事情就难以收场了，所以只好顺应民意，召回了庐陵王李显，以实际行动向天下人表示她决定立李氏子弟为嗣。

含恨而终的李尽忠和孙万荣，恐怕无论如何都想不到，他们虽然被武则天定义为“叛军”，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大唐的功臣，帮助李唐宗室“夺”回了属于他们的皇位，改变了大唐王朝的命运！

你不知道的契丹

契丹这次叛乱不但左右了大唐的命运，还为中国的文学史涂抹了浓重的一笔。在武则天派出镇压契丹叛乱的武氏子弟中，有一个叫做武攸宜的王爷。这个王爷本身并没有多大才能，甚至也跟其他武氏子弟一

样，被打得落花流水。但在讨伐契丹的过程中，这位王爷的手下出了一位著名的幕僚——陈子昂。

当时，陈子昂看到武周军连连败退，于是建议武攸宜派遣万人作为前驱来进攻敌人，结果武攸宜根本不搭理他。之后，陈子昂又向武攸宜进言，武攸宜就生气了，一怒之下把他降为军曹。为此，陈子昂郁闷得不得了，只好跑到附近的景点散心，结果触景生情，诗兴大发，写下了著名的《登幽州台歌》。

权力斗争下诞生的幸运儿——遥辇氏继承可汗

在过去一百多年里，契丹八部的可汗一直从大贺氏里挑选，像遥辇氏这样一个实力微弱的部落，从来没有奢望过有朝一日能够登临大宝。

然而，风水轮流转，迟早到我家，就在遥辇氏一直默默无闻地跟在大贺氏可汗背后南征北战时，好运竟然光顾了，可汗的桂冠不小心落在了遥辇氏的帐篷里，这个部落中一个叫做屈列的孩子被推举为可汗。

屈列战战兢兢地接过这个烫手山芋，左顾右盼，想要找个人帮自己出个主意，但得到的回应只是一片死寂。这个时候，没有人敢站出来反对，不是怕遥辇氏部族，也不是完全赞同废弃大贺氏改立遥辇氏，而是因为畏惧总揽军事大权、能够随意生杀予夺和废立可汗的可突于。

可突于一开始只是契丹族内的一名衙官，由于骁勇善战，屡立军功，深得人心，逐渐成为契丹族内的一颗新星，在族中的声望也越来越高，甚至有赶超当时的可汗李失活的苗头。不过，两人还没来得及成为对手，李失活就死了，李失活的弟弟李娑固继承了李失活的位子。



嫁给契丹首领李郁于的唐朝燕郡公主

李娑固很清楚自己面临的形势，他明显不想当傀儡，可是军事大权握在可突于的手里，就等于在枕边放了一颗定时炸弹，想要睡好觉，唯有除去可突于。想通了这一点，李娑固一咬牙、一跺脚，决定先除掉可突于再说，否则自己一辈子都不会有出头之日。

于是，李娑固开始召集心腹，秘密商讨“锄奸大计”，同时不断招兵买马，做好了与可突于决一死战的准备。李娑固非常认真，毕竟这是一件大事，而且是值得背水一战的大事，只要迈出了第一步，就绝没有回头的余地，只能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就在李娑固为自己的精密计划暗自窃喜，做梦都梦到自己亲手斩杀可突于，从此 独揽契丹大权而乐醒时，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他跟部下熬了无数个通宵做好的精密计划被泄露了。

得知李娑固密谋的可突于自然是勃然大怒，马上挥兵而至，反攻李

娑固及其部下。大军当前，可突于大军扬起的沙尘漫天漫地，望不到人马，只能看到一片黄沙由远而近杀来，杀气腾腾，气势恢宏，李娑固一下子吓傻了。

这场战争，可突于毫无悬念地胜了，李娑固带着残兵败将狼狈地逃亡营州，寻求营州总督许钦澹的帮助。许钦澹得知事情始末，义愤填膺，马上表示要帮李娑固报仇雪恨，夺回大权，除掉可突于。

于是，许钦澹命令部将薛泰带领五百精兵，联同奚王李大辅和李娑固的军队，一同雄赳赳、气昂昂地朝着可突于大军而去。结果，又被可突于打得落花流水。不仅如此，可突于还临阵斩杀了李娑固和李大辅，生擒了薛泰。

可突于自然而然成了契丹部的老大，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会自立为可汗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推举李失活的另一个弟弟李郁于为可汗。

可突于很清楚当时的情况，虽然他与李娑固的战争属于族内战争，但是一方面唐王朝的官员许钦澹掺合进来了，另一方面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以后，当时还靠在突厥这棵大树下的李失活就马上带领部众复归唐王朝，唐玄宗一高兴，重新设立了松漠都督府，任命李失活为都督，之后的可汗也都继承松漠府都督这一职位，可以说，契丹可汗不仅仅是契丹的可汗，更是唐王朝的官吏。

如今，他让唐王朝吃了败仗不说，还杀了唐王朝的官员，想必皇帝老儿肯定早就被气得吹胡子瞪眼了。要知道，唐王朝若是大军压境，就不仅仅是他可突于吃不了兜着走那么简单了，只怕整个契丹都得给他陪葬。左思右想以后，可突于马上让李郁于派遣使者入唐谢罪，同时请求唐王朝的认可。

唐玄宗听了使者的话以后，龙颜大悦，也就顺水推舟地给了李郁于封 号，并嫁了个燕郡公主给他。

可惜，好景不长，没过多久，李郁于就病死了，他的弟弟李吐于继位。李吐于跟可突于不断明争暗斗，想要夺回大权，结果一败涂地，带

着燕郡公主逃往唐王朝。

可突于又立了李尽忠的弟弟李邵固为可汗。但李邵固是个明显的“亲唐派”，这让可突于忍无可忍，最后一怒之下把李邵固杀了。

就这样，掌握军事大权的可突于一次又一次地废掉自己的首领，寻找听话的“傀儡可汗”，唐王朝虽然对此有所不满，可由于鞭长莫及，只好听之任之。

但是，这一次可突于纠结了，似乎不管立大贺氏家族的哪一个为可汗，他们都会想方设法地除掉他，独揽大权，他的利益永远都无法保障。那么，要怎样才行呢？

经过数天不眠不休的思考以后，可突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在其他实力较弱的家族中选择可汗。于是，出身于遥辇氏的屈列就成了这个幸运儿，被可突于推上了汗位。

屈列乃至整个遥辇氏对此都心惊胆战，时刻如履薄冰，生怕自己随时都会步前几位可汗的后尘，所以，族内一切大小事务，屈列都会先行问过可突于，然后才做决定。这让可突于非常高兴，他觉得自己这次终于选对人了。

但是，远在长安的唐玄宗却不高兴了，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可突于，而可突于却丝毫不加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一次又一次地废立契丹可汗。终于，当可突于兴高采烈地立了遥辇氏的消息传到长安，又大张旗鼓地表示要跟唐王朝划清界限，从此与突厥一家亲时，唐玄宗忍无可忍了，他下令让幽州长史赵含章等人发兵讨伐契丹，结果大获全胜。

但可突于是铁了心要跟唐王朝对抗到底，他从突厥搬来救兵，大肆侵扰唐王朝北方边境，以宣示他才不怕唐王朝！唐王朝负责守边的幽州长史薛楚 玉率领万骑反击，结果由于过于轻敌而损失惨重。这个消息传到长安，唐玄宗龙颜震怒，恨不得直接把薛楚玉给千刀万剐了。等到好不容易平静下来，他马上派遣大将张守珪为幽州长史，讨伐可突于。

张守珪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唐王朝的大军虽然厉害，但是与契丹和突厥这些擅长骑射的民族硬碰硬，就算最后侥幸获胜，也是损失惨重。

所以，他思前想后，决定从契丹内部下手。

他知道，大贺氏当了一百多年可汗，对权力和可汗之位的看重肯定是根深蒂固的，而遥辇氏只不过是个不起眼的弱小部落，想要大贺氏心甘情愿地让出可汗之位，让遥辇氏从此平步青云，那肯定比登天还难。

于是，他找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李过折，是被推翻的大贺氏一族的人物，当时正在松漠都督府里做衙官。张守珪知道他对可突于独揽大权十分不满，于是，就暗中派人与他联系，希望能够联手除去可突于。

李过折分外高兴，他早就看可突于不顺眼了，可是自己一没实力与可突于对抗，二没把握能一举击败可突于，万一偷鸡不成蚀把米，那就太得不偿失了，所以他只好按兵不动，静观其变，伺机而动。

张守珪使者的到来正合了他的心意，两人一拍即合。于是，张守珪带兵正面攻击可突于，李过折则按照计划暗中埋伏。最后，张守珪大败可突于，可突于看部下军心涣散，只好率兵后撤。到了晚上，李过折就趁着夜色斩杀了可突于和屈列可汗，坐上了契丹可汗的宝座。

然而，可能真的大贺氏气数已尽，经过可突于来来回回的折腾，大贺氏的实力和威望早已经日薄西山，虽然屈列只当了几天的可汗，但在契丹族内，新兴的遥辇氏却是众望所归。李过折当上可汗以后，契丹族人却都不愿意买他的账，渐渐地，连他的部下也有了反叛之心。最后，李过折的部下耶律涅里杀了李过折全家，推举遥辇氏的李怀秀为可汗，也就是历史上的“阻午可汗”。

就这样，契丹的领导权最终还是落在了被命运意外选中的遥辇氏手中，此后的历代可汗也都从遥辇氏选出，总管族内一切事务。耶律涅里则总揽军事大权，世代继之，直到他的后人耶律阿保机建国，追封他为“辽始祖”。

你不知道的契丹

遥辇氏联盟的首领称为可汗。各部落首领称为夷离堇，从部落贵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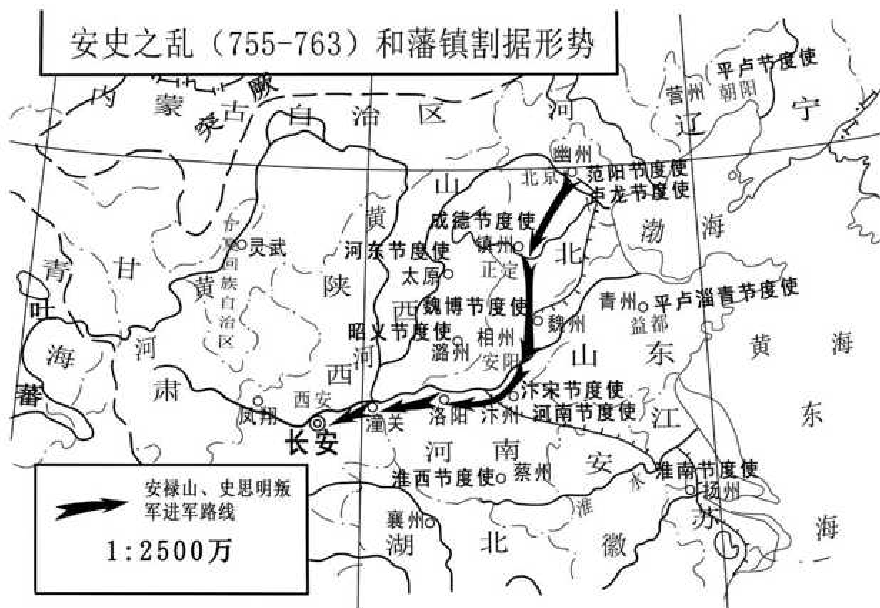
中选举产生，他们的权力非常大，不仅能够共同参与决定联盟内的重大事务，而且还能够任免联盟首领。

遥辇氏联盟的军事首长也称为夷离堇，涅里就是联盟首任夷离堇。后来，夷离堇的职位逐渐被部落中的显贵家族所控制，一直由迭剌部的夷离堇兼任，他们不但掌握着联盟的军事大权，还决定着联盟对外的征伐权，进而控制了整个联盟的一切裁判权。遥辇氏后期，迭剌部首领甚至也可以举行柴册礼。所谓柴册礼，就是积薪为坛，可汗受群臣所上玉册，然后燔柴祀天，是王权的象征。这表示这一时期夷离堇的权力已经不在可汗之下！

大唐王朝的“隐形杀手”——催生“安史之乱”

“营州之乱”让契丹成了大唐王朝的功臣，促使李唐宗室夺回了皇权。但契丹族给大唐王朝带来的惊喜却不止这一件，八十多年以后，契丹族又给大唐王朝送上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贺礼——“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主人公安禄山原本只是一个混迹街头的小混混，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甚至连生计都得不到保障。如果不是契丹人，恐怕他一辈子都只能这样浑浑噩噩，无法平步青云、呼风唤雨，更无法在历史上留下 大名了。



安史之乱形势图

那时，契丹族内发生内乱，可突于杀死了可汗李邵固，立遥辇屈列为可汗，想要带着契丹部众投靠突厥。李邵固的老婆东华公主仓皇逃回唐王朝，向朝廷报告了可突于的反叛，并哭着请求唐玄宗为她报仇。

唐玄宗早就对可突于忍无可忍，趁着这次机会，决定好好教训教训可突于，于是马上派兵讨伐契丹。无奈人算不如天算，唐军却连吃败

仗。最后，唐玄宗派遣大将张守珪为幽州长史，讨伐可突于。

张守珪很清楚“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道理，他认为之前的将领连吃败仗，并不是带兵打仗的能力不行，而是根本不了解契丹内部的情况。所以一到达军营，张守珪就立即召集部将开会，让他们紧急招募熟悉契丹情况的幽州当地人入伍。

一时间，幽州城内人满为患，很多人都慕名而来，既有想趁机换几两银　子花花的，也有想借此机会施展抱负，万一一不小心从此平步青云，那岂不是美上加美？安禄山的家里也早已经揭不开锅了，为了赚钱，他也来凑热闹了，而且幸运的是他被选中了。

刚进部队的安禄山，一没推荐人，二没高学历，三没战功奇才，所以只能做一个小小的捉生将（一种低级军官）。但他勇猛善斗，精明狡黠，很快就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屡立奇功，得到了张守珪的赏识，将他收为养子。

但这样一个偏远地区的小小将领，就算再有奇功战绩，再骁勇过人，恐怕也只能一辈子生活在养父张守珪的光环下，不会有太大的发展。就在这时，契丹人给安禄山创造了他人生中的第二次机会。

在一次战斗中，安禄山仗着自己骁勇过人，能够以一当百，不听他人劝告，贸然前进。结果中了契丹人的埋伏，全军覆没，只有安禄山一人死里逃生，逃回了幽州。

张守珪大怒，马上下令要依法处斩安禄山。临刑之前，安禄山大喊：“男子汉大丈夫，谁不想灭掉奚人和契丹？为什么要杀我！”

这时候，张守珪的怒气已经消了。一冷静下来，他就后悔了，安禄山这次贸然前进、导致全军覆没固然有错，但他的确是个将才，而且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因为一次过错就斩杀一个良将，实在很可惜啊。但身为幽州长史，话已出口，怎能无故收回呢？

张守珪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把安禄山解送到长安，让皇帝来处置。而他自然在呈文里努力地帮安禄山说好话。

唐玄宗看到张守珪的呈文以后，果然如张守珪所料，觉得安禄山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就下令赦免了安禄山，只是免去了他的官职，让他做个普通士卒在军前效力，戴罪立功。

就这样，契丹人给安禄山创造了一个因祸得福的机会，让他在皇帝面前露了脸，在朝野中也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人物。

安禄山回到幽州以后，张守珪对他更加青睐有加，并不断给他创造机会，让他戴罪立功，甚至把接待朝廷派往幽州的各方面人员的任务也交给安禄山去做。

安禄山生性圆滑，善揣人意，又懂得谄媚巧言、阿谀奉承，再加上刻意讨好、巴结，那些朝廷派来的官员都被他哄得心花怒放，每次都是拎着大包小包的礼品，兴高采烈地返回长安。这一招果然奏效，没过多久，安禄山就在朝廷里赢得了一片赞誉。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那些享受过安禄山奉承拍马、巴结贿赂的官员，回到朝廷以后，不断在唐玄宗面前夸赞安禄山，说他才能卓越，卓尔不凡，是个难得的人才，又为他只能做个小小的士卒感到惋惜，言外之意，自然是希望朝廷重用他。

唐玄宗早就对安禄山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好印象，又听到这么多从幽州回来的大臣异口同声地夸赞他，于是顺水推舟，开始一步步提拔安禄山。于是，借由契丹发家的安禄山开始平步青云，最终当上了平卢节度使。

这时候，可突于已经死了，阻午可汗是个和平主义者，他带领契丹部众重新投降唐朝，表示愿与唐王朝重修旧好，永结友谊。唐玄宗自然十分高兴，不仅赐阻午可汗汉名李怀秀，让他做松漠府都督，还封他为崇顺王，嫁了个公主给他。

阻午可汗过够了担惊受怕的生活，早就想过几年太平日子，唐王朝的回应让他感激涕零，一回家，他就奋发图强，带着族人全心全意搞发展，暂时将战争抛到了九霄云外。

这可急坏了安禄山。契丹不惹是生非，他就没有用武之地，自然也

就没法继续升官发财。可是，契丹人太平日子过得风生水起，死活就是不肯犯境侵扰，安禄山总不能写封信给阻午可汗，让他起兵造反吧？

这当然没有难倒安禄山。他思索良久，决定人为地激发契丹对唐王朝的 不满。这一招果然奏效，在他不断派兵侵掠契丹以后，契丹人对唐王的信赖越来越少，不满越来越多，从一开始的派人讲和，逐渐变成了带兵反击。

安禄山心花怒放，眼看契丹与唐王朝的战争已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他便狠了狠心，决定再下一剂狠药。

这天，安禄山在自己的府上摆下了鸿门宴，邀请平卢附近的契丹、奚族等族的首领和将士来参加宴会。在酒席上，他用药酒灌醉了这些首领和将士，把他们统统杀了，并把首领的头颅砍下来，派人送去朝廷报功。

对于安禄山这次的功劳，朝廷上下举朝欢腾，唐玄宗更是欣喜若狂，觉得自己没有看错人，不仅大肆赏赐安禄山，还称他是自己倚重的“安边长城”。安禄山一边谦虚地接受了唐玄宗的赏赐和夸赞，一边又趁机索要军饷和粮草，扩充自己的实力。此时唐玄宗龙颜大悦，对他的请求自然统统恩准了。

但契丹人却不干了，他们无法继续忍受唐王朝这种无休止的侵扰了，于是，阻午可汗和涅里杀了唐朝公主，发动了叛乱，举族投奔回纥。

安禄山一看形势不对，契丹不陪自己玩了，那自己凭借什么谋求政治利益？万一搞不好，皇帝觉得边境安定了，自己也没啥利用价值了，就来个兔死狗烹，那他安禄山辛辛苦苦奋斗大半辈子，绞尽脑汁地谄媚巧言，费尽心机地阴谋阳谋，岂不都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

安禄山越想越不对，尤其看着契丹都懒得搭理他了，他知道自己的好日子要到头了，他纠结了。但他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丧气，在某天灵光一闪以后，安禄山决定先下手为强。于是，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发动了叛乱，攻向洛阳。“安史之乱”从此揭开了序幕。

这是契丹始料不及的，他们想不到他们成就了安禄山，却也因此将大唐从强盛推向了衰落。

你不知道的契丹

阻午可汗一开始并不是“亲唐派”，而是心向突厥，所以上台以后，马上带着契丹族众投靠了突厥。

但是，此时欧亚草原上的回纥民族正在不断壮大，没过多久，回纥民族就灭掉了突厥，建立了回纥汗国。阻午可汗一看连突厥都被灭了，吓得心惊胆战，连忙举族投奔唐王朝。唐王朝并没有追究他之前的过错，而是封他为松漠府都督、崇顺王，并把静乐公主嫁给了他。

之后，阻午可汗很想太太平平过日子，同时努力发展壮大本民族，却没想到半路杀出个安禄山，逼迫他再次叛唐。

第二章
契丹帝国的缔造与扩张：建国与南下

草原是一个缔造英雄的摇篮，然而，在过去的数百年里，契丹族始终没有诞生一个真正的英雄，一个能够带领契丹走向辉煌的英雄。于是，一个改变历史、改变契丹族现状的英雄应运而生了，他就是耶律阿保机。在他的努力下，一个延续两百多年的契丹帝国诞生了！在数代人的努力下，这个草原帝国迅速地壮大起来，并让南方政权俯首称臣，俨然成为草原上升起的一颗新星！

民主选举产生的契丹王——耶律阿保机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画像

公元872年的一天，契丹族迭剌部耶律家族的一座帐篷里，霞光万丈，香气宜人，周围的妇女、嬷嬷忙得手忙脚乱，都在伺候即将分娩的那位孕妇。忽然，一声响亮的啼哭传来，接着耶律家族的当家主母抱出了一个体如三岁孩童的婴儿，这就是后来带领契丹不断壮大的耶律阿保机。

看到如此异象，再想起媳妇怀孕时做了太阳坠入怀中的胎梦，阿保机的奶奶真是又喜又恨。她知道，出生即有祥瑞之兆，表示这个孩子绝非寻常，长大后一定能够做出一番大成就。然而，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她不免又生出无限担忧。

当时的契丹族内部，权力斗争极其剧烈，阿保机的爷爷、父亲和叔伯都已经卷入其中，整个家族每天都被紧张和担忧的雾霭笼罩，无时不刻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阿保机出生就如此与众不同，必然会让对手把他当作潜在的竞争对手，在他还没有自保能力的时候就先下手为强，将其铲除，以绝后患。

经过一番慎重考虑之后，阿保机的奶奶决定把阿保机带在自己的身边，并涂黑了他的脸，藏在附近的毡帐里。

奶奶的预料果然没错。阿保机从一出生就显示出了超乎寻常的能力，出 生没几天就会爬了，三个月就会走路。会说话以后，阿保机更是出人意料地自称有神人相护，甚至经常猜中还没发生的事情。

这时候的阿保机虽然只是一个黄口小儿，但所思所想所说，已经都是族内事务了。甚至连他担任契丹夷离堇的伯父，都常常找他讨论重要事情，征求他的意见。

等阿保机长大以后，更是卓尔不凡：身长九尺，丰上锐下，目光如炬，能够拉开一百五十公斤的大弓，而且机智勇敢，能骑善射，深受族人的拥护和信任。痕德堇可汗见阿保机如此英勇善战，是个难得的人才，就把他调到自己身边，担任自己的亲兵卫队长——挞马狘沙里。

虽然挞马狘沙里只是一个小官，但阿保机却做得有声有色，并在此期间充分展现了自己卓越的军事才能，先后带领部下降服大小二黄室韦、乌古部等几个部落，赢得了族人的一片好评。

转眼间，阿保机已经三十岁了，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战功，阿保机被推举为迭剌部的夷离堇，掌握了部族的军事大权。这时，正值血气方刚的阿保机首先要做的自然是建功立业，带领族人开拓一方更广阔的天空。

他不断带兵四处征战，接连攻破室韦、奚等部落，又南下进攻汉族聚居地，俘获了一些汉人和大量的粮食、牲畜等。胜利带来的丰厚战利品，在促使迭剌部经济实力和作战实力迅速提升的同时，也为阿保机树立了更多威信。

后来，阿保机如愿地继承了伯父的于越职位，独掌部落联盟的军政大权。这时候，虽然阿保机不是可汗，但对于靠武力征服而立足的草原民族而言，掌握了军政大权，就等于掌握了整个契丹联盟。可以说，这时候，阿保机已经是契丹实际上的老大了。

阿保机果然没有令族人失望，当上于越以后，他不断带兵攻伐周围

部落，并开始向南发展势力，不仅获得了丰厚的战利品，也使契丹民族的实力和威望大大提高。

渴望强盛的契丹人，深深地意识到一个严峻的问题：想要成为草原霸主，必须要有一个像阿保机这样强大的领导人。

然而，回顾他们的联盟盟主痕德堇可汗，实在让人汗颜得五体投地。他不仅仅是个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继位以后毫无建树，而且还是个胆小如鼠的软弱之人，遇到事情不是以强有力的手段加以解决，而是首先被吓得屁滚尿流。

一次，在契丹族与幽州刘氏父子的战争中，痕德堇可汗的儿子被俘虏。痕德堇可汗得知消息以后，愣了半天，直到身边的人催促才回过神来。就在大家等着他慷慨激昂地发誓与刘氏父子不死不休的时候，他却默默地退了出去，不但没有发兵解救儿子，反而挑选了五千匹好马，恳求刘氏父子允许他用马匹换回儿子。

刘氏父子大感意外，同时也觉得痕德堇可汗是个软柿子，能捏就得好好捏，于是一口回绝了痕德堇可汗的要求，并暗示他拿出更多“诚意”。

契丹族人听说以后，异常气愤，觉得刘氏父子欺人太甚，纷纷表示要跟他们决一死战。但痕德堇可汗根本不理会族人的义愤填膺，而是恭恭敬敬地向刘氏父子乞求结盟，承诺从此以后定期纳赂，同时连夜带着族人跑回北地，不敢再贸然南进。

这一切都让争强好胜的契丹人十分不爽，他们费尽心机，想要激发痕德堇可汗“开窍”，但无奈总是徒劳无功。

终于，有人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于是就对痕德堇可汗进言说刘仁恭每年秋霜以后，都放火烧毁契丹人的牧地草场，导致族内大量牲畜因为缺乏草料而饿死，甚至族人也因为忍饥受饿，常有饿死，希望痕德堇可汗为族人讨回公道。

可令契丹人大跌眼镜的是，痕德堇可汗在冥思苦想几天以后，召开部落会议，表示应该送给刘仁恭更多的宝马良驹，好请求他卖给契丹一

些草场。

阿保机十分清楚，痕德堇可汗的这些软弱作风，让族人非常不满。于是，他利用这个大好机会，提出遵照合法的传统制度选举可汗。

按照契丹人的风俗，做可汗的人必须有德行功业，否则就该退位让贤。软弱无能的痕德堇可汗在位期间，不仅没有帮助族人聚敛财富，也没有壮大契丹，甚至让契丹人脸上蒙羞，所以，阿保机的建议一提出，就得到了族人们的强烈支持。

结果，阿保机毫无悬念地赢得了大部分族人的支持，成为契丹联盟的新可汗。

成为契丹可汗以后，阿保机仍旧带兵四处征战，将契丹的领土扩张到了现在的长城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并与李克用会盟，相互交换战袍、战马等，一起打败了刘仁恭，获得了大量财富。

另一方面，阿保机不断培植个人势力集团，建立了自己的侍卫亲军，还建立了专门管理皇族事务的宗正官，也就是惕隐，为日后的建国称帝做好了准备。

你不知道的契丹

阿保机的伯父耶律释鲁有个老婆萧氏，跟耶律释鲁的小儿子耶律滑哥相互爱慕，勾搭成奸。耶律滑哥担心父亲知道自己与庶母的苟且之事以后会惩罚自己，于是联合耶律罨古只和萧氏的兄弟设计害死了父亲。消息传出，被释鲁扶植起来的迭剌部夷离堇耶律辖底连夜逃跑，迭剌部一夜之间危机重重，内乱随时都会发生。

这时候，阿保机还只是一个小小的挞马狘沙里，但他不惧艰险，挺身而出，主动向痕德堇可汗请缨，承担起破案重任。令人惊喜的是，他很快就将案件侦破了，将耶律罨古只、萧氏及其兄弟绳之以法，稳住了迭剌部的局势。也正是这次事件，让阿保机成功地坐上了迭剌部夷离堇的位子。

帝国版图的进一步扩大——征服奚族

随着汗位不断巩固，耶律阿保机便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征服其他草原民族上，企图打造一个新的草原帝国。征服室韦、乌古、女真等部落以后，阿保机将目光转向了西面的部落，首当其冲的就是奚族和黑车子室韦。



契丹归猎图

黑车子室韦是个小民族，在契丹铁骑的连番征伐下，很快就屈服了。而奚族，却仍旧顽强地跟契丹作斗争，这让阿保机十分头疼，却也激发了他非征服奚族不可的欲望和决心。

奚族，一开始叫做库莫奚，隋朝的时候简称为奚族。契丹在独立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部族，就躲在库莫奚部落联盟的羽翼下生存。

后来，随着契丹族的逐渐壮大，两个民族便在和平谈判的基础上分道扬 镳，各自独立发展：契丹族游牧在冷径山以东的潢水、土河流域，奚族则生活在冷径山西面的土河上游地区。

这样过了好几百年，两家时而亲如一家：这家有了困难，那家也会

帮忙，那家有了危机，这家也会伸出援助之手。时而兵戎相见，恨不得杀个你死我活，从此独占冷径山东西。然而，斗来斗去，两个民族谁都没有此消彼长的趋势，反而共同繁荣、共同强大起来。

一山不容二虎，两只老虎斗争久了，就肯定有一个占上风，一个落下风。在长期联合与斗争的过程中，契丹渐渐掌握了草原生存的规律，并不断自我提高，成为了一只猛虎，稳稳地占据了上风。

特别是阿保机的祖父辈担任夷离堇的时候，契丹已经成为周围部落中的佼佼者。强大起来的契丹一想到几百年来的纠缠不休，真是恨得夜不能寐、食不知味，他们觉得分出胜负的时机已经到了，于是开始对昔日的伙伴兼敌人——奚族大规模用兵。结果显而易见，奚族大败，一些部族被迫归附契丹。

之后，在契丹的不断征伐下，奚族渐渐分成了三大部分：一部分成为契丹的俘虏，也就是被征服奚；一部分游牧在燕山山脉中东段以北以及琵琶川地区，为东部奚；另一部分西迁到燕山山脉西段地区，为西部奚。

在阿保机担任夷离堇的时候，契丹劝降了东部奚，并不断加强对东部奚的管束，这使得东部奚中一些不愿被契丹奴役的人，不断逃离到西部奚。阿保机当上可汗以后，契丹内部一些反对阿保机的人也投奔去了西部奚。西部奚就这样一下子成了阿保机的眼中钉、肉中刺，阿保机无时无刻不想着除之而后快。

就在这时，被征服奚中一部分被安置在乌马山的部落爆发了叛乱，阿保机怒火中烧，在平定叛乱以后，迁怒于西部奚，亲自带领大军雄赳赳、气昂昂地朝着西部奚挺进。

西部奚所处地形险峻，易守难攻，再加上契丹军初来乍到，不熟悉地 形，几轮攻击下来，契丹军没有占到半分便宜。

这让阿保机恼羞成怒，他想起了过去几百年，他的祖先们与奚族旷日持久却始终平分秋色的战争，他痛恨那种只有流血死亡和冲锋陷阵，却没有胜利的战斗。同时，他也十分清楚，一旦战争陷入持久战，那将

对自己十分不利，不说士卒们会思念家乡，士气低落，迟迟看不到胜利也会打击士卒们的信心，更何况他们远道而来，一旦粮草不接，那将会输得惨不忍睹。

想到这些，阿保机渐渐冷静下来，开始思考新的征服西部奚的办法。终于，他灵光一闪，决定双管齐下：一边不断挥军征伐，让西部奚知道契丹的厉害，一边派人前去劝降。

然而，令阿保机意外的是，劝降的效果并不明显。由于西部奚中既有奚族中的反契丹分子从中作梗，又有投奔过来的反对耶律阿保机当政的契丹贵族不断游说，结果，投降的奚族部落寥寥无几，就算有几个今天投降了，明天又可能改变主意，叛离而去。

这让阿保机十分恼火。于是，他重整兵马，重新制定作战方案，紧急部署，开始全方位、大规模地扑杀西部奚。一时间，契丹兵马气势熏天，厮杀声响彻苍穹，一路势如破竹，没过多久，就完全拿下了大半个西部奚，剩余的一小部分仓皇撤退到伪州境内，直到辽太宗耶律德光获取幽云十六州以后，才彻底归附契丹。

这一切，东部奚都看在了眼里。他们当初是没动一刀一枪就归附了契丹，所以没有想到契丹竟然如此凶猛，差点灭了整个西部奚。看着同族人的悲惨遭遇，他们心底汹涌澎湃，仿佛看到了自己部落的未来。一些人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开始光明正大地反对契丹的统治。

阿保机眼看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觉得自己放任奚族太久了，是时候好好教训教训他们了。于是，他马上挥师东进，分兵征讨东部奚。结果自然是大获全胜。

就这样，西部奚和东部奚都被契丹相继征服了，奚族所居之地也归契丹所有，契丹帝国的版图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南到燕山山脉（也就是长城一线），西到阴山。

你不知道的契丹

西部奚和东部奚成为了契丹的属部以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奚族

与契丹部落联盟有着相同的一套管理体制，如果把奚族强行纳入契丹属部管理，废除他们原有的政权机构，显然不现实。可是，不然又该怎样管理奚族呢？

阿保机并没有被这个问题难倒。他决定向中原王朝学习，将奚族部落重组，保留原来奚族王族的五帐，并让他们继续享受原来奚王族的待遇，全部由奚王府管辖。除此以外，奚王府仍然有相对独立的部落自由主权，这样一来，奚族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一国两制”下的“民族自治区”。等到辽圣宗时期，奚王献出了牙帐地，开始完全由契丹部落来管理。

家族内部的王权之争——诸弟叛乱

阿保机当上可汗以后，混得可谓是风生水起。他不断对外征伐，对内调整，使得可汗的权力越来越大，逐渐成为至高无上的象征。然而，就在阿保机洋洋得意于自己的丰功伟业之际，各种羡慕嫉妒恨也接踵而至，越来越多眼红的人开始默默地做起了可汗梦。

当时，按照契丹传统，可汗之位是世选制，也就是说凡是耶律家族的成年男子，只要有能力和功绩，就有机会成为下一任可汗。但是，阿保机做可汗做上了瘾，不想按照传统让出汗位，这样一来，他那些已经成年的叔叔和 弟弟们就不乐意了，纷纷暗中磨刀霍霍，企图以武力解决可汗换届问题。



契丹第一面正式颁发的职官金牌

最先忍耐不下去的是剌葛、迭剌、寅底石、安瑞四人。他们勾结在一起以后，没事就关起门来商量如何除掉阿保机，夺得可汗之位。日子久了，就被安瑞的妻子发觉了。她了解到安瑞四人要密谋造反以后，整天心惊肉跳、寝食不安，最后终于狠下心向阿保机告密。

阿保机勃然大怒，决定先下手为强，于是马上派人将谋反的四个弟弟抓了起来。但是，他们毕竟是自己的亲兄弟，阿保机实在不忍心杀他们，就跟他们“敞开心扉”地深入交谈，表示自己并不是要霸占着可汗的位子不放，但也要等下次改选再说。

四个弟弟见阿保机不但没有处罚他们，还这么情真意切地跟自己谈话，深受感动，纷纷表示愿意相信阿保机。为了给他们吃上定心丸，阿保机带着他们一起登山杀牲，向天发誓说下次可汗改选大会上一定会交出汗位。

下次换届大会很快就来了，这让阿保机恨得牙痒痒，因为就算别人不知道，他自己也很清楚之前用的只是缓兵之计，可汗之位他还没坐够，怎么能随便让出去？可话已出口，怎么办呢？这时，阿保机正带兵攻打周围部落，他灵机一动，就派人告诉弟弟们他现在军事繁忙，实在抽不出时间参加换届大会。

弟弟们一看，又被阿保机放鸽子了，心里十分不爽，就凑在一起商量到底该怎么办。商量来商量去，他们得出一个跟之前一样的结论：只能借用武力来逼迫阿保机退位让贤了。这一次，除了上次的四个人，新任惕隐耶律滑哥也加盟到了反叛队伍中。

经过一番密谋，他们决定趁着阿保机带兵征伐术不姑部的机会，劫持阿 保机参加换届大会。于是，带兵攻打平州凯旋的剌葛，在半路上调转矛头，阻挡了阿保机的归路，企图以此强迫阿保机召开可汗换届大会，并交出象征可汗权力的战鼓和旌旗——“鼓纛”。

阿保机万万没有料到，自己的兄弟竟然在他凯旋之际向他发难，一时间，震惊、愤怒汹涌而至。但他毕竟久经沙场，定力过人，很快就冷静了下来，开始思考该如何应对这个麻烦。

可汗换届大会是契丹传统，弟弟们并没有错，而之前自己也说了要参加这次的改选，如今又以各种理由拒绝参加，所以才让他们抓住了把柄。想通了这一点，阿保机意味深长地笑了，既然他们谨遵“传统”，那么就让所谓的“传统”来对抗他们吧。

阿保机不再搭理想跟他鱼死网破的弟弟们，而是带兵南下，同时秘密召集各部夷离堇到军前开会。在一个叫做十七泺的地方，阿保机与赶来开会的各部夷离堇会合了。

阿保机告诉他们，今年又是改选年了，之前由于自己军务繁忙，没能举行，这次一定要举行了，毕竟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我们必须得尊重。

各部夷离堇也都是聪明人，早就知道阿保机与弟弟们之间的矛盾，知道他们正为了可汗之位跟阿保机处处为难。再看这次所谓的改选大会，阿保机的四个弟弟一个也没到，于越耶律辖底和惕隐耶律滑哥也不见踪影，就连迭剌部夷离堇耶律剌葛也没露面，这毫无疑问，是阿保机在走过场，好按照传统混个名正言顺的连任。

再环顾帐外，阿保机的大军环绕四周，戒备森严，几位夷离堇深知阿保机根本没有给他们任何拒绝的机会。于是，各部夷离堇都不约而同地投了阿保机的支持票，并高高兴兴地举行了“柴册礼”，恭贺阿保机连任契丹可汗。

按照契丹习俗，只要举行了“柴册礼”，不管这个人是不是被众人推举出来的，都是合法可汗。这样一来，弟弟们就无话可说了。

阿保机为自己的机智深感欣慰，并马上派人通知还在北面等着他回去的弟弟们。弟弟们一看大局已定，顿时都傻眼了，连忙派人来向阿保机请罪。阿保机有惊无险，又获得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心情好得不得了，也就不再追究弟弟们的叛乱之罪，只让他们悔过自新。但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阿保机任命耶律曷鲁总管军国事，并担任迭剌部夷离堇，剥夺了耶律氏旧贵族对迭剌部的控制权。

然而，可汗宝座的诱惑实在太过强大了。当阿保机的弟弟们意识到传统的约束已经对阿保机毫无意义以后，他们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欲望和愤怒，决定跟阿保机决一死战。

可汗改选大会召开以后不到半年，阿保机的母亲宣简皇太后萧氏、妹妹余卢睹姑、养子涅离衰、契丹大巫神速姑等人，连同阿保机的弟弟

们，一起发动了叛乱。

一开始，这些人先商议好拥立剌葛为新可汗，并准备好了“鼓纛”。然后，迭剌和安瑞按照事先的计划，假装去朝见阿保机，企图伺机劫持阿保机去参加他们已经准备好的可汗改选大会。

悲剧的是，这次的阴谋又被阿保机识破了。阿保机将计就计，依靠自己的军队战胜了迭剌和安瑞，收编了他们的一千名骑兵，然后亲自带兵前去围剿剌葛。

但剌葛也不是善者，他早就做好了两手准备，一得到消息说阿保机正朝自己杀来，马上派出军队直扑阿保机的行宫。

当时，阿保机倾巢而出追击剌葛，只留下妻子述律平和她的部分亲兵看守大帐。述律平的亲兵大败，剌葛的军队顺利地烧毁了辎重、庐帐，夺走了象征可汗权力的“鼓纛”和祖先的神帐。

述律平知道一旦失去“鼓纛”和神帐，阿保机的可汗之位就真的岌岌可危了。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述律平咬咬牙，亲自带兵拼死抵抗。很快，得　到消息的阿保机就派来了援兵，述律平大喜，马上派人追赶敌军，顺利地夺回了“鼓纛”，却让反叛军逃走了。

另一方面，北上追击剌葛的阿保机并没有硬碰硬，而是根据地势，先派人在前面埋伏堵截，又派兵在后追赶，前后夹攻。结果，剌葛大败，将好不容易夺来的神帐往路边随便一扔，带着仅剩的部下仓皇而逃。

阿保机却没有继续追赶，而是带兵在土河驻扎下来，让部下好好休整。每天，阿保机都悠闲地在土河边散步，没事看看蓝天、白云，跟部下齐聚一堂，日子过得悠然自得。他并不着急，他知道剌葛的部下很快就会思念家乡，那时对方的士气就会一落千丈，士兵也早已无心恋战，就算他不出兵，也已稳操胜券。

一切果如阿保机所料，剌葛的部下很快就士气低迷、意志消沉，阿保机趁机大举进攻，结果毫无悬念地大获全胜，擒获了剌葛。

之后，阿保机重新任命了迭剌部的夷离堇和惕隐等官，并处罚了参与叛乱的人。

经过这三次平叛，阿保机基本把家族内部的反对势力消灭干净了，这也为他日后建国称帝扫清了障碍。

你不知道的契丹

所谓“柴册礼”就是积薪为坛，皇帝受群臣所上玉册，然后燔柴祀天。这是契丹族的一种传统礼仪。只要举行了“柴册礼”，不管是谁，也不管这个人是不是大家推举而出的，都算是合法可汗。

主动辞职是为了更好的发展——主动辞职与建国

觊觎可汗之位的，其实远不止耶律阿保机的兄弟们，还有契丹的其余七部。只是，在迭剌部成为联盟首领的这么多年里，迭剌部发展迅速，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实力都遥遥领先，远非其余七部可同日而语。所以，其余七部只好按兵不动，强迫自己隐忍着对可汗之位的渴望。

当了解到阿保机的弟弟们也对汗位虎视眈眈以后，其余七部暗自窃喜，下定决心决不抢先动手。果不其然，没过多久，迭剌部内战爆发，阿保机与弟弟们的汗位之争从暗斗转为了明争，其余七部马上好整以暇，隔岸观火，准备等他们两败俱伤，好坐收渔翁之利。

这场内战，迭剌部损失惨重，元气大伤，经济和军事都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原来部落中有上万匹马，如今百姓连出门都得步行。

这一切，自然瞒不过其余七部的眼睛，他们看到迭剌部的实力一下子倒退了好几十年，马上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

这时候，乌古部发生叛乱，阿保机正亲自带兵征讨。其余七部知道这是将阿保机赶下台的绝佳机会，于是马上暗中相互联络，密谋除掉阿保机。

当阿保机平定叛乱，兴高采烈地班师回朝时，却在路上遇到了前来“逼宫”的其余七部。他当然不会以为这些人是在列队欢迎自己，看他们的架势，他马上意识到，这些人是想趁着他兵疲马惫，又无支援，要挟他恢复旧的可汗选举制度，让出可汗之位。

大军当前，阿保机回头看看自己身后早就疲惫不堪的兵马，他深深地知道，这一次不能再像对待诸弟叛乱那样完全靠武力来解决问题了，只能智取。可是，要如何智取呢？

这些人既然敢陈兵境上，以兵阻道，逼他就范，那必然已经做好了充分　的准备。一旦言语不和，或者自己拒绝他们的请求，难免兵戎相

见。

而他们又跟自己的弟弟不同，自己的弟弟怎么闹腾，那都是他迭剌部的家事。但七部夷离堇就不一样了，一旦双方撕破脸皮，闹得不欢而散，不仅可能导致契丹内乱，甚至还可能使好不容易发展壮大的契丹分崩离析，彻底瓦解。

阿保机思前想后，发现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自己让步，但就此让出可汗之位，他又怎么甘心？于是，阿保机对七部夷离堇说："我想过了，我决定辞去可汗的职位。不过，我担任可汗九年，俘虏了很多汉人，我想带领他们到炭山古汉城，自己另起炉灶，治理一方，不知道这样可以吗？"

七部夷离堇一下子都愣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他们设想了几百几千种可能，甚至想到了谈判失败，双方被迫兵戈相向，结果当然是七部大军完胜，耶律阿保机被斩首马下，七部顺利地将迭剌部赶下台，从此可汗轮流做。却偏偏没有想到，阿保机竟然这么痛快地主动辞职了。



辽代服装以长袍为主

没动一刀一枪就让阿保机退位让贤，这自然是再好不过的结果了。七部夷离堇心花怒放，再考虑阿保机的要求，也就不觉得过分了。毕竟他们本来就担心阿保机回到原部再带兵杀回来，现在他主动要求另起炉

灶，那实在是太皆大欢喜了。

于是，阿保机带着迭剌部和契丹部落中被俘虏或归附而来的汉人来到滦河一带的炭山 古汉城。

炭山古汉城原先是西部奚的地盘，后来阿保机征服西部奚，这里也就归契丹所有了。经过几年的发展，炭山古汉城已经成为一座具有一定规模的商业城市。

阿保机带领部众到来以后，采取汉族谋士的建议，进一步修建城郭房屋，大力鼓励耕种，再加上当地盛产盐、铁，经济很快发展起来。一段时间以后，迭剌部的经济、军事实力和人口数又稳居契丹八部之首了。

看着欣欣向荣的新部族，阿保机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是时候返回大本营，让那七个逼迫自己退位让贤的部族重新选自己当可汗。要知道，这一口气他已经忍得太久了，再不好好发泄一下，迟早得憋出内伤。

但是，阿保机的妻子述律平却不这样认为。她觉得重新当上可汗，也不过仍是三年之期，三年之后还得重新选举，即便阿保机仍然能够连任，但每隔三年，可汗之位都得经受一次挑战，而且反对者也仍然不会善罢甘休，之前的诸弟之乱和七部逼宫仍然有可能发生。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就只有一个办法——斩草除根，永绝后患。

阿保机如同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于是马上开始着手诛杀诸部夷离堇，决定以兵统一契丹。

可是，要怎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掉七部夷离堇呢？这的确是个难题。

阿保机在与妻子述律平商量之后，决定利用炭山古汉城的特产——食盐做文章。

契丹族一向以游牧为主，生活所需的食盐根本没法自给自足，而炭山古汉城拥有盐池，盛产食盐，契丹七部所需的食盐都来自这里。于

是，阿保机就对七部夷离堇说：“我们这里有盐池产盐，各部所需的食盐都由我们供给，可是大家只知道吃盐很方便，却不知道盐池也有主人。这样怎么可以呢？你们都应该来犒劳犒劳我才对！”

七部夷离堇一听，觉得很有道理，也未加多想，就定下了一个日子，带着牲畜和美酒来到迭剌部。阿保机亲自迎接了他们，并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招待他们，七部夷离堇感激涕零，纷纷举杯推盏，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喝得不亦乐乎。

就在宴会气氛最热烈，七部夷离堇都喝得醉醺醺的时候，只听一声哨响，埋伏在四周的迭剌部将士一拥而上，将七部夷离堇全部杀死。这场契丹版的鸿门宴就是契丹历史上著名的“盐池之变”。

之后，阿保机顺利地统一了契丹八部，并在公元916年正式称帝、建国，国号契丹，建元神册，自封“大圣大明天皇帝”，册封妻子述律平为“应天大明地皇后”，并立长子耶律倍为太子，彻底废除了部落世选制，开始实施皇位世袭制。

之后，阿保机完善了护卫制度，建立“斡鲁朵”制，也就是宫卫制度，培养特殊的皇权侍卫，随时随地跟随自己左右。

与此同时，阿保机又重用汉族知识分子，确立各项制度，健全法制，并制定了契丹第一部法典——《决狱法》，使契丹帝国从此有法可依。又实施“因俗而治”的管理方法，管辖统治区内的各个民族，实行中央南北官制，北面官制以契丹制度管理契丹本部，南面官制以汉人制度管理汉人。

此外，阿保机又让耶律突吕不等人，在汉族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吸收汉字的特点，创造出了契丹文字，称为“契丹大字”。

从这一时期开始，契丹不再是随处迁徙的游牧民族，逐渐成为拥有无数城市、村落的国家，正式走向帝国之路！

你不知道的契丹

在历史上，契丹的国号曾有过几次变动：公元947年，辽太宗耶律德光改成了辽；公元983年，辽景宗耶律贤的皇后萧绰执政以后，又改成了契丹；公　元1066年，辽道宗耶律洪基又改成了大辽，从此以后，契丹帝国再也没有改过国号，直到灭亡。

与中原的第一次大规模正面交锋——窥视燕云

称帝以后，阿保机并没有停止征伐，而是继续带兵征伐突厥、吐谷浑、党项、沙陀等部落，甚至想趁机南下，进一步扩大契丹帝国的版图，建立强大的草原帝国。

但是，南下并非易事，纵观老祖宗们与中原王朝打交道的历史，阿保机知道只有等到天时地利人和再动手，才是万全之策。

苍天不负有心人，很快，阿保机就等到了这么一个机会——晋新州的裨将卢文进带兵来投，并邀请阿保机一同南下。

卢文进原来是桀燕皇帝刘守光的手下，后来晋王李存勖派兵攻打幽州，刘守光和父亲刘仁恭被俘获并斩首，卢文进一看形势不对，马上表示愿意归降。李存勖见卢文进仪表不俗，是个人才，便同意了，把他安排在弟弟李存矩手下当差。

李存矩为人骄横跋扈，贪图享受，十分懒惰。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见到了卢文进的女儿，顿时惊为天人，被其迷得神魂颠倒，也不管卢文进同不同意、女儿愿不愿意，强行把她带回家中，纳为侧室。卢文进十分恼火，可也是敢怒不敢言。

但李存矩平时坏事做尽，很快就得到了报应，军中发生叛乱，李存矩被杀。身为副官的卢文进得知以后，抱着李存矩的尸体放声大哭："你们害死了将军，让我以什么脸面去见晋王啊！"

卢文进平时对待手下十分和善，深得军心，众人一听，也知道因为自己的鲁莽害了卢文进。于是，纷纷提议拥立卢文进为主帅，脱离后唐，另起炉灶。

事已至此，卢文进也没办法了，只好同意了属下的提议，带兵返回新州。新州守将杨全章已经得到消息，知道卢文进反叛，拒绝他们进城。卢文进只好带兵去攻打武州，结果大败，无奈之下，只好投奔契

丹。

阿保机自然也知道卢文进投靠契丹是无奈之举，他并不是真的想在契丹长住下去，而是想借契丹的力量，帮他在长城以南获得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但阿保机并不怕他不全心全意为契丹服务，这么一个小小的汉将，他还没有完全放在眼里。所以，当卢文进献计，怂恿阿保机趁着李存勖在河北大战的机会，进取其山北八军的时候，阿保机欣然同意了。

所谓山北八军，就是李存勖在幽云十六州的八个军镇。阿保机本着擒贼先擒王的原则，先让卢文进带领汉军攻打山北八军统帅总部所在的新州。

新州守将是个名副其实的胆小鬼，看到卢文进带领大军气势磅礴地杀来，厮杀声响彻云霄，顿时吓得面如土色，惊慌失措之下，他根本顾不得自己的职责了，连滚带爬地弃城而逃。契丹兵不费一兵一卒就顺利拿下了新州。

这时候，李存勖正在魏博（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大名）亲自带兵与朱梁大军作战。听说卢文进叛变，还当了契丹人的前锋，顿时火冒三丈，马上命令幽州节度使周德威带兵前去讨伐。

两军在新州西相遇，大战一场，周德威被打得落花流水，损失三万多人。眼看这样下去，自己必败无疑，周德威只好下令退回幽州。一回到幽州城，周德威马上下令关闭城门，死守幽州，拒不迎战。

阿保机见状，挥兵而上，把幽州城里三圈外三圈地围了个水泄不通。

周德威吃了一次亏，坚决不肯再出城迎战，任凭契丹军和卢文进带领的汉军在城下破口大骂，不断挑衅，他就是岿然不动，充耳不闻。他知道，单凭自己，是很难取胜的，如今最好的办法就是守城不出，等待援军到来。幽 州城城墙坚固，易守难攻，坚持半年都不会有问题，所以他耐下性子，开始坚守不出。

这下阿保机郁闷了，草原上刀光剑影见得多了，不管势均力敌还是

彼此悬殊，都会直截了当地面对面，昏天暗地地厮杀一通，一决高下。鹿死谁手，那都听天由命。却从没见过有谁战败之后，躲起来拒不迎战的。周德威如今死不露面，仗都没法打，总不能俩人“纸上决战”吧？这可如何是好？

这时，卢文进闪亮登场了。他告诉阿保机，在中原，因为人们都修筑城郭而居，每逢战争，势必会遇到一方守城不出的情况，所谓水来土掩兵来将挡，一物必有一物可降，对方既然有守城之策，我们就有攻城之计。

阿保机一听，郁结之情顿时烟消云散，决定让汉军做全军的“军师”，带领契丹军攻取幽州城。

契丹军正为不知如何是好而发愁，气势大跌，如今听说汉军有攻城妙计，士气大振。于是，两军合作，开始夜以继日、日以继夜地攻打幽州城。

周德威也不是善类，他严密部署，让守城士兵借着居高临下的优势，不断往下扔滚木、礌石，施放冷箭，来阻止契丹军和卢军的进攻。在守城军的严密阻击下，契丹军和卢军一次次被迫退回来，但他们毫不气馁，很快就又冲了上去，再被逼回去，再次打回来……

这样的攻守大战持续了很多天，却全无效果。阿保机不禁有些恼火，卢文进灵机一动，马上献计，地上攻城不行，何不从地下攻城？于是，他带领汉军和契丹军从城外挖掘地道，准备从城墙底下挖到城内，从地道攻入城内。

阿保机和卢文进本以为这一招万无一失，禁不住要提前设宴庆功了，却没想到喜悦很快就被接着传来的噩耗击溃了。

原来周德威意外发现了契丹军和卢军的意图，却并没有揭穿他们，而是将计就计，在城内相应的位置挖出壕沟，找到契丹兵马挖掘的地下通道出口，然后将熔化的铜水一股脑灌入通道中。契丹兵马猝不及防，死伤严重， 被迫取消这一工程计划。

卢文进气结，连忙紧急部署，采用空中攻城的策略，在城外用土堆

起一座座土山，居高临下攻城。然而，卢文进有“张良计”，周德威有“过墙梯”，他也紧接着变化守城方式，再一次阻止了契丹兵马。

这样纠缠了接近两百天，幽州城迟迟没有攻下，所谓的攻城也变成了彻彻底底的围城。阿保机心急如焚，一方面不想就此放弃这个南下的大好机会，另一方面又觉得如此攻城实在太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了，内心纠结不已。

这时，李存勖仍在跟朱梁大军作战，不过他也知道幽州这边已经快到极限了，就算城墙不破，城内也快断粮了，于是马上命令李嗣源和李存审带领七万兵马前去救援。

阿保机得知消息，马上派兵阻击，结果数次大战，都一败涂地。阿保机围城旷日持久却始终无果，内心早就已经动摇了，这下连番战败，顿时有些灰心丧气，知道自己还不是中原兵马的对手，于是只好带兵撤围而去，新州诸镇又重新回到了晋军手中。

你不知道的契丹

在这次战争的前一年，阿保机也曾试图南下。他先包围了朔州，朔州守将是李克用的干儿子李嗣本，当时他刚从河北前线回到朔州，大部分兵马还没撤回，结果抵挡不住契丹兵马的进攻，朔州城被攻破，李嗣本也被活捉。

之后，阿保机又派人给云州守将李存璋送信，让他给契丹兵马提供钱财和粮草，否则就踏平云州。结果，李存璋根本不买他的账，还斩杀了送信的使者。阿保机大怒，带兵直扑云州，将云州团团包围，但云州城池坚固，易守难攻，契丹攻城多日，迟迟攻打不下，阿保机无奈，只好转去蔚州。

随后，阿保机接连攻掠蔚州、新州、武州等地，抢掠了大量财物、人口和牲畜，兴高采烈地满载而归。

草原之王生平唯一的惨败战役——望都之战

幽州之战后，阿保机南下受挫，所以就专心处理国内事务，希望带领契丹再上一个台阶，促使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实力大幅度提高，为下一次南下做准备。但很快，没等他准备完毕，中原王朝就又向他伸来了橄榄枝。

这一次，除了卢文进，还有定州节度使王处直的儿子王郁。王郁本来是李克用的女婿，李存勖的妹夫，因为“王镕事件”而改投契丹。

王镕是镇州节度使，因为杀了两个反对自己的臣僚，引起了部下将士们的不满和恐慌，他的干儿子张文礼趁机鼓动闹事。这天晚上，王镕正在自家后院跟道士一起恭恭敬敬地焚香受箓，突然，一千多名将士翻墙而入，冲进来把他杀死了。

之后，张文礼诛杀了王镕的长子和其他王氏子孙，自己做起了“镇州留后”，也就是镇州节度使代理人、下任镇州节度使。

李存勖得知王镕被杀的消息以后，顿时火冒三丈，觉得张文礼也太不把他当回事了，竟敢擅自杀死他亲自任命的官员，还自封了留后，看来不好好教训教训张文礼，他是不知道镇州到底是谁说了算！于是，李存勖传令下去，准备发兵攻打镇州。

张文礼得知以后，吓得脸色惨白，之前自己只想着夺权了，竟然还忘了王镕背后的大靠山，这可怎么办是好？想来想去，他发现，目前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请求契丹的帮助。于是，张文礼暗中派人联系卢文进，让他说服阿保机出兵援助。

与此同时，王镕的邻居、定州节度使王处直听说李存勖要亲自征讨镇州，也吓得魂不附体。他之前归附李存勖是迫不得已，心里一直都盘算着怎么脱离李存勖，另起炉灶，他知道李存勖对此也心知肚明。所以，这次李存 勖征讨镇州，肯定会顺便把定州也收了。

难道就这样坐以待毙，等着李存勖收了自己的地盘和脑袋吗？王处直用力摇摇头，绝对不行！可是，要怎么办呢？打又打不过人家，逃就等于把定州双手奉上！忽然，他想起了在李存勖手下当差的儿子王郁。

于是，王处直情真意切地给儿子写了一封信，让他出关搬救兵，并承诺事成以后让他继承自己的家业。

王郁看到信以后，开始十分不屑。当年王处直在侄子王郜手下当差时，想要杀害王郜，王郜连夜逃到了晋王李克用那里，当时王郁也跟着堂哥一起投奔了李克用。之后，王郁混得越来越好，还娶了李克用的女儿，当上了新州节度使，混得可谓是风生水起、有声有色。所以，跟老爸也一直存有芥蒂，甚至有些老死不相往来的味道。

如今，老爸竟然跑来让他去搬救兵对付李存勖，这不等于让他公然背叛李存勖吗？王郁觉得这笔买卖很不划算。但是，再看老爸开出的条件，把整个家族基业都给他，王郁心动了，毕竟家业再小，那也是自己的地盘，在李存勖麾下混得再好，那也是寄人篱下。

挣扎一番以后，王郁决定跟老爸合作，于是，他秘密潜出关外，找到阿保机，请求他出兵援助。

但是，很明显，阿保机并不想此时南下。

卢文进和王郁当然很清楚阿保机在担心什么，于是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将此时南下的好处一一列出，并明确指出此时南方政局动荡不安，自顾不暇，正是契丹趁虚而入的好机会，否则过了这个村就再难找这个店儿了。

最终，阿保机被他们说动了，于是，亲自率领十万兵马，从古北口长驱直入，一路攻城略地，势如破竹，一直攻打到幽州城下，再次包围了幽州城。

这时候，幽州节度使周德威已经死了两年了，负责镇守幽州城的是晋将李绍宏。李绍宏远没有周德威的才能，看到契丹大军浩浩汤汤地杀来，吓得 面如土色，屁滚尿流，连忙招呼部将退回幽州城，迅速地关闭城门，拒不迎战。

阿保机费尽心机攻打幽州城，但无奈幽州城固若金汤，任他使出三十六计，也难以撼动一分一毫。再回想起上次幽州受挫，阿保机郁闷了，难道这次还要止步于此？

就在这时，传来了王处直被杀的消息。原来，王处直跟儿子王郁的交易被干儿子王都知道了，王都害怕王郁抢了自己的利益，于是煽动将士的不满情绪，趁乱杀死了王处直，自己做起了定州留后。

王郁听说老爸王处直被杀，勃然大怒，于是费尽口舌劝说阿保机暂时放弃幽州，先挥兵南下，攻打定州。

阿保机正在为幽州迟迟攻打不下而发愁，王郁的建议让他豁然开朗，于是听从了王郁的建议，绕过幽州城，直奔镇州和定州，并在路上顺手攻取了涿州。

很快，契丹大军就将定州城团团围住了。

然而，还不等阿保机正式攻城，意外却发生了——天气骤变，下起雪来。

与中原军队不同，契丹军队并没有什么后期保障队伍，也没有专门押送粮草的人马，所有的粮草都由将士自己准备。一般来说，每次出征，契丹将士都只允许携带很少的粮草，其他的都是走到哪里，在哪里就地解决，或抢掠，或放牧。

所以，恶劣天气的突然降临，一下子给契丹大军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导致粮草无法相继。

更悲剧的是，正在带兵攻打镇州的李存勖听说契丹兵马南下攻打定州，也马上亲自带了五千兵马朝定州赶来。

阿保机不敢怠慢，马上分兵阻击，结果还是被李存勖杀了个措手不及，大败而归。阿保机再次落败，惊慌失措，连忙下令撤往望都。由于撤退过于慌乱，他随军来到定州的小儿子耶律牙里被晋军俘虏。

李存勖当然不肯善罢甘休，带兵一路追到望都。这时候，阿保机也

刚刚到达望都，还没安顿好，就看到李存勖带兵气势磅礴地杀来，他恼羞成怒，带兵出城迎战。

这一战，李存勖所领不过五千人，而阿保机却有十万之众，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李存勖。所以，阿保机分析利弊以后，马上调整阵型，将李存勖的兵马团团围住，准备来个瓮中捉鳖。

李存勖坐在高头大马上，睨着黑压压的契丹大军，脸上毫无惧色，镇定自若地指挥部队拼死硬打，毫不输于契丹军。一时间，双方陷入了昏天暗地的混战之中。

然而，双方兵力太过悬殊，阿保机使用人海战术，一个倒下了，后面的接着顶上，将士前赴后继，源源不断。很快，李存勖就支撑不住，渐渐处于下风了。

李存勖很清楚现在的状况，知道再战下去，已经不是你死我活的问题了，自己必然全军覆没。于是，他马上下令，让将士伺机突围。但是，十万契丹大军组成的包围圈实在太过庞大了，尝试了一次又一次，始终找不到突围而出的机会。

李存勖渐渐有些绝望了，难道真是天要亡我？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喊声，李存勖定睛一看，竟然是自己的部下李嗣昭带着援军赶到了，不禁大喜，再次振奋精神。

援军的赶到，让晋军士气大振，而契丹人马却一下子乱了阵脚，纷纷溃败下去。李存勖见状，马上挥军而上，打了契丹军一个落花流水。

阿保机见大势已去，慌忙下令迅速北撤。

卢文进还想劝说阿保机继续战斗，但阿保机抬头看着漫天飞雪的苍茫天空，说：“是老天不让我到这里来。”说着，就命人把王郁绑了起来，率领大军向北撤去。

“屋漏偏逢连夜雨”，契丹军一路往北撤退，但越往北走，雪却下得越来越大，平地上积雪都达到了数尺深。

积雪过厚，天寒地冻，粮草难济，这给契丹兵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不断有人马因饥寒交迫而倒下，一望无际的雪地上留下无数兵马的尸体，惨不忍睹。等到撤退到古北口时，十万大军只剩下不足两万了。

这是耶律阿保机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输得如此惨烈的战役，被称为“望都之战”。

你不知道的契丹

望都之战后第三年，阿保机有生之年最后一次率兵南下攻掠幽蓟地区。但是这次，他并没有亲自出马，而是让二儿子、新任的契丹天下兵马大元帅耶律德光为先锋官。耶律德光一路攻城掠地，很快就拿下了平州、幽州以及镇州的曲阳、北平等地。

就在这时候，李存勖在魏州建唐称帝。阿保机得知以后，知道中原局势变化，很难有利可图，李存勖这颗眼中钉又实在太过棘手，于是留下卢文进、赵思温驻守平州，自己带领大军返回契丹。

威震西域——耶律阿保机西征

耶律阿保机从平州返回以后，本想进一步休养生息，但是眼看着李存勖灭了朱梁，建唐称帝，耐性再好，他也坐不住了。

阿保机十分清楚，一旦中原政权的局势稳定下来，李存勖首先要对付的就是契丹。

当年，李克用临死之际，交给儿子李存勖三支箭，让他替自己完成三个心愿，即讨伐刘仁恭、消灭朱梁、北击契丹。如今，刘仁恭灭了，朱梁也亡了，如果不是因为李存勖正忙着完成中原统一大业，腾不出时间和精力对付契丹，恐怕契丹早就被讨伐了不知几十甚至几百次了。

等到李存勖完成统一大业，面对中原王朝的百万雄师，契丹别说是想要再涉足中原，就是想管理好自家的事情，统一北疆，都是难上加难。

阿保机越想越确定，必须要趁着李存勖刚刚灭亡朱梁，忙着平定中原藩镇的机会，赶紧统一北疆。于是，阿保机决定亲自率军西征，统一草原诸部落。

但是，这时候距离上次南下中原惨败而归，还不到三年，契丹元气还没恢复，这时候大规模用兵，明显不是明智之举。阿保机知道肯定会有很多人反对，所以，为了以防万一，他事先做足了准备，然后把诸部首领和文武大臣都召集起来，决定学习中原人的策略——以情动人，以理服人。

他告诉大家，圣主明君，多少年才出一个，而他耶律阿保机很幸运地被老天选中，成了这个承天命来统领众生的圣明君主，所以他一定会竭尽全力、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地为了壮大契丹而不懈努力。



耶律阿保机戎装图

他又说，如今，契丹政治制度完善，对子孙可以放一万个心了，但是人生有期，三年之后的初秋就是他驾鹤西去的日子，然而革命还没成功，他怎么能够死得瞑目？所以，趁着还有一点时间，他一定要抓紧采取行动，为契丹做出最后一份贡献。

阿保机说得情真意切，句 句发自肺腑，在场众人听得目瞪口呆，惊惧不已，一时间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崇拜的神一样的男人会说出这样一番话。等到他们回过神来，明白了其中的深意之后，阿保机已经整装待发，准备带着契丹大军向西挺进了。

西征大军先征服了叛服无常的乌古、敌烈诸部，然后沿着胪朐河溯流西征，翻过狼居胥山，到达古回鹘城。

古回鹘城主要居住着三大部族，即阻卜诸部（也就是鞑靼）、黠嘎斯部和嗢娘改诸部。这三大部族各有特点，而且实力都很强大，非常棘手。

阿保机没有急着攻打，而是先派人调查了解各部的实际情况。结果发现，阻卜诸部分为三十姓鞑靼和九姓鞑靼，是实力最强且最难征服的部族；相对而言，黠嘎斯部和嗢娘改诸部就容易对付多了。

于是，阿保机“因材施教”，重点派兵攻打阻卜诸部，同时派人去黠

嘎斯部和唱娘改诸部做说客。这一招果然奏效，很快，三十姓鞑靼就被征服了，接着九姓鞑靼也被迫臣服，与此同时，早已被契丹大军吓得魂飞魄散的黠嘎斯部和唱娘改诸部也无条件归附。

阿保机龙颜大悦，马上派人在鄂尔浑河流域凿石取水，用车送回木叶山和潢水，向老祖宗传达这一好消息，让他们知道如今契丹真的是疆土辽阔了。然后，他又立碑记录这次西征的丰功伟绩，并与新归附的部落首领们杀鹿祭天。

不过，阿保机并没有就此满足，他望着草原尽头，想起契丹过去摇摆在或突厥或柔然或回纥与中原王朝之间，内心跌宕起伏，久久无法平静。如今那些昔日的草原帝国都相继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他的契丹帝国，所以，既然来到了这里，不去问候问候“旧主人”，他心里真的过意不去。

这时候，已经是隆冬时节，刺骨的寒风和浓重的沙尘扑面而来，越往西走，前进越艰难。但阿保机心意已决，所以毫不犹豫地带着契丹大军拔营而起，浩浩汤汤地向西而去。

很快，契丹大军就到达了金山（也就是今天的阿尔泰山）脚下。这里是突厥民族兴起的地方，如今居住着突厥、回纥、沙陀、吐谷浑、阻卜等部落。

在这众多部族之中，回纥是最难对付的。回纥汗国灭亡以后，大部分回纥人都向西搬到了河西走廊，定都甘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张掖），所以被称为甘州回纥；另一部分人则搬到了高昌（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吐鲁番市），被称为西州回纥。

西州回纥过惯了安稳日子，不喜欢打打杀杀，所以当雄才大略的草原新秀阿保机担任契丹可汗以后，嗅到了危机气息的西州回纥就马上派人来到契丹，表示愿意称臣纳贡，此后，一直很乖巧听话。

这次，听说阿保机亲自率领大军西征，他们一开始并不相信，直到契丹大军黑压压地从天边一直压到边境，这才如梦初醒，马上屁颠屁颠地主动派人跟阿保机联系，表达了对于契丹帝国的无限忠诚。对此，阿

保机十分高兴。

但西州回纥的兄弟部族甘州回纥就没这么听话了，听说契丹大军压境，不但不跟阿保机联系，还迅速休整军队，准备随时作战，这让阿保机十分头疼。

经过一番慎重考虑，阿保机决定采用“先兵后礼”的策略对付甘州回纥，先派出大军全面扑杀，然后再对其进行说降。面对浩浩汤汤的契丹大军，甘州回纥的军队简直不堪一击，被打得溃不成军，连都督必离遏都被契丹军俘获。

这下阿保机的心情阴转晴了，他亲自接见了必离遏，并费尽口舌地给他做思想工作，晓之以大义，动之以真情，最后终于成功说服了必离遏，让他回去动员甘州回纥的首领乌母主可汗快快投降。

必离遏本以为落在敌人手里，不被大卸八块，也肯定性命难保，没想到不但没有性命之忧，还被好吃好喝地伺候了一番，所以对契丹充满了好感。一回到甘州回纥，他就马上找到乌母主可汗，把阿保机交代的话，更加煽情　地转述了一遍：“我知道你背井离乡很不容易，非常思念故国，只要你乖乖归顺，我马上帮你复国。但是，如果你坚决不肯回去，那我也实在没办法，只好代替你管理那块土地了。”

乌母主可汗很清楚阿保机是在威逼利诱，但是他既没有被恐吓住，也没有被眼前庞大的诱惑蒙蔽双眼。当然，他更知道就算他这时候归附了契丹，也难保从此安享太平。可那毕竟是以后的事情了，此时大军当前，他必须得做出一个选择。

一番思考以后，乌母主可汗最终还是选择了投降，但他并没有接受阿保机的好意回到故地复国，而是表示大家都在甘州居住久了，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不想再长途跋涉，还是选择留在甘州。

对于这个皆大欢喜的结局，阿保机十分开心，龙颜大悦之下，顺手攻下了浮图城，攻掠了党项诸部，彻底拿下了整个西方边邑，这才兴高采烈地班师回朝。

从此以后，契丹帝国的疆域向西推进到了金山，北到色楞格河流

域，南接长城一线。与此同时，也开通了一条草原“丝绸之路”，西域国家的商人们纷纷沿着阿保机开通的道路，来到契丹西楼皇都做生意，促进了契丹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

你不知道的契丹

契丹的国都是西楼，这里的“楼”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高楼大厦，而是一种对游牧政权首领驻牧地的泛称。在游牧民族，首领的驻牧地是整个汗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所以相对比较繁荣，建筑物也比较多，时常存在着一些两层以上的固定建筑物，所以这个地区就被称为“楼”。

耶律阿保机当上契丹可汗以后，不想继续在大贺氏、遥辇氏的驻牧地办公，所以把汗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往西搬迁到了耶律氏显贵的驻牧地。为了 与原来的政治统治中心区别开来，就把原来的驻牧地叫作“东楼”，新的驻牧地叫作“西楼”。

横扫东北腹地的闪电突袭——灭亡渤海国

西征结束以后，耶律阿保机回到西楼皇都没几天，整个契丹正在为他的凯旋而欢庆，却没想到，好事成双，又一个好消息驾着彩云腾空而至。

带来好消息的是两个使臣。早在西征之初，阿保机就派出信使前往日本国和新罗国打探虚实，好为东征渤海国做准备。这次，日本国和新罗国听说阿保机西征凯旋，大惊之余，纷纷派来使臣觐见阿保机，表示愿意与契丹友谊地久天长，不仅如此，新罗国还明确表示愿意出兵协助契丹攻打渤海国。

这让阿保机十分高兴，但另一方面，他又担心李存勖会插手。就在这时，阿保机得到消息，李存勖因为吴国和西蜀迟迟不肯归附而恼羞成怒，派出大军进攻西蜀。也就是说，现在李存勖根本没有功夫也没有能力搭理契丹，更别说救援渤海国了。

阿保机欣喜若狂，简直是天助我也！他马上召集各部首领和文武大臣，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东征渤海国的具体事宜。

但是，军事会议却没有阿保机想象得那么顺利，大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一言我一语，意见就是统一不起来。

有的十分支持阿保机的决定，说李存勖正忙着对付西蜀，没法顾及北方，所以现在是攻打渤海国的最佳时间。要知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应该抓住时机，马上东征渤海国。

有的却无条件反对，他们挖出过去几百年的历史，拿契丹跟渤海国进行 比较，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实力，契丹都远远逊色于渤海国，以契丹现在的实力，拿什么跟渤海国相抗衡？还是再等上十年二十年吧。

有的基本保持中立，他们不反对攻打渤海国，却也不支持马上攻

打。这些人认为契丹刚刚结束西征，人疲马惫，应该先休养生息一段时间，等到兵强马壮，再攻打渤海国。

这些人都坚持自己说的最正确，谁都不肯让步，争论不休。阿保机郁闷了。他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会，可不是听他们辩论的。他一开始设想的是等他说完攻打渤海国的提议以后，大家会为他的伟大提议而欢呼雀跃，然后全票通过，同时再提前庆贺他一番，却没想到谁都没有理解他的用苦良心。这可怎么办是好？

打仗讲求天时、地利、人和，现在天时和地利都准备好了，没想到人不但没和，却乱作一团。无奈之下，阿保机只好带着满腔郁闷宣布散会，让大家回去冷静冷静，再好好讨论这个问题。

这天，阿保机带人到黎谷（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石房子村北的辽祖陵）打猎，想趁机散散心，看看能否灵光一闪，想出能够说服大家的好主意。没想到运气非常好，打了很多猎物，就和侍卫们一起兴高采烈地抬着猎物返回行帐。

突然，阿保机发现行帐上趴着一条一丈多长的怪物，若隐若现。侍卫们很快也发现了，他们从没见过这样的怪物，吓得魂飞魄散。阿保机小声嘱咐侍卫不要大惊小怪，转身迅速地拿出箭，弯弓搭箭，只听“嗖、嗖”两声，那只怪物就扭曲了几下，掉在帐前了。

阿保机指着地上的怪物说：“这是一条龙。”一时间，阿保机黎谷射龙的事情传播开来，大家都说这是一个好兆头。

阿保机趁机再次召开军事大会，并说他想要东征渤海国，主意还没确定下来，不成想龙却出现在他面前，而他轻而易举就把龙杀了，这说明什么？ 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他耶律阿保机这次东征渤海国，必然是大胜利。

契丹族向来信奉萨满教，相信神灵的存在，如今听阿保机说得句句在理，大家都觉得黎谷射龙是个吉兆，于是纷纷表示赞同东征渤海国。

阿保机龙颜大悦，意气风发，马上调集全国的精锐部队，又征调了回纥、党项、沙陀、乌古、敌烈、阻卜、室韦、奚等部族的精兵强将，

保险起见，又组织了一支汉军，并派出使团给李存勖送礼品，让他误以为自己正安享太平日子，可谓是做足了准备。

然后，阿保机就带着皇后述律平、太子耶律倍和二儿子耶律德光，率领大军雄赳赳、气昂昂地日夜兼程赶往渤海国，并在渤海国还没来得及侦察到契丹动向的时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地包围了渤海国扶余府。

这一天正好是除夕夜，扶余府的守城官员和将士正在家里欢欢喜喜地过除夕，谁也没有想到契丹大军会在这时候攻打城池。得到消息以后，纷纷跑上城楼，想看看是不是有人在开玩笑。结果，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城门外黑压压的一片全是契丹兵马，寒风呼啸，旌旗猎猎，把守城官员和将士吓得屁滚尿流。

其实，扶余府是渤海国最接近契丹的地方，这里的守城军队也是一等一的精锐之师。但是，渤海国太平日子过久了，从百姓到国王，从小卒到将军，早都忘了世上还有打仗这回事，别说居安思危、随时准备战斗了，就连战斗精神都荡然无存了。

如今，阿保机带领着草原上最精锐的大军，如狼似虎、凶神恶煞地攻打过来，扶余城的守军惊慌失措之下，毫无招架之力。结果，契丹大军毫无悬念地攻破城门，占领了扶余城。

之后，阿保机听从太子耶律倍的建议，放弃征缴粮税的想法，带领大军直取渤海国的首都忽汗城。

扶余城被包围的时候，渤海国的国王正在忽汗城跟大臣、后妃们欢度春 节，得知契丹攻打扶余府，这个昏庸无能的皇帝一改平时昏君的本色，马上召集大臣开会，商量对策，并组织了三万人马，让老相带领，前去救援扶余府。

当时，阿保机也派出了一万人马作为先锋部队，前去攻打忽汗城。两军在半路上狭路相逢，自然谁也看谁不顺眼，都恨不得把对方碎尸万段，立即拉开阵势，大战一场。结果，渤海兵溃败，落荒而逃。契丹先锋部队当然不肯善罢甘休，马上休整队伍，快速前进，很快就来到忽汗

城下。

渤海国王当时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前线的好消息，结果好消息没等到，却等来契丹军兵临城下，顿时吓得魂飞魄散，六神无主。

眼看忽汗城马上就成了契丹的囊中之物，渤海国王倒冷静下来了，他还不想死，他想要活命，可想要活命该怎么做呢？如今只有一条路能给他活着的希望——主动投降。于是，围城第三天，渤海国王就派人去告诉阿保机：他要投降。

阿保机恩准了他的请求，渤海国王顿时松了一口气，在第五天，穿着白衣，举着白旗，牵着白羊，带领三百多名官员开城投降。

这让阿保机十分满意，他真没想到东征如此顺利就圆满地画上了句号，现在他只要充分表现一下他的大国风度和帝王气度就行了。于是，他很高兴地接待了渤海国王及其大臣，并表示以后渤海王族还可以继续住在城里，又下令不准契丹兵马入城扰民，更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只派了十三个将士进城清点府库，清缴兵器。

结果，城里的宫卫亲兵们不干了。他们本来就不赞成开城投降，更不愿意做契丹人的阶下囚，如今看到契丹人耀武扬威地入城，得意之色溢于言表，心里越想越不痛快。于是，他们私下密谋，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死了入城清点的十三名契丹兵将，关闭城门，向城外的契丹大军正式宣战。

渤海国王本来就在为自己成了亡国之君而郁闷，一听宫卫亲兵们造反 了，而且情绪激昂，一下子转忧为喜，又想到之前阿保机围攻幽州两百日，最后还是无功而返，顿时有了希望，马上精神抖擞起来，决定做一回贤明圣主，带着宫卫亲兵们孤注一掷，凭借忽汗城坚固的城墙跟契丹对抗到底。

这下阿保机真的怒了，恨不得直接踏平忽汗城，于是他马上命令大军不惜一切代价攻城。

忽汗城的守军与幽州可谓是天壤之别，没过多久，忽汗城就重新被契丹军拿下了。渤海国王发现这个真相的时候，契丹军已经攻入城中。

听着外面越来越近的厮杀声，他吓得魂不附体，终于彻底绝望了，再次举起了白旗表示投降。

看到这么快就拿下了忽汗城，阿保机心情大好，也就好风度地赦免了渤海国王及其大臣，但却无法原谅渤海国王的朝三暮四。为了出一口气，他对渤海国王和王妃进行了人格侮辱，把他们的名字改成了自己两匹坐骑的名字。

你不知道的契丹

征服渤海国以后，整个东北地区都纳入了契丹版图中。契丹帝国的疆域涵盖了长城以北的整个疆域，西至金山（也就是今天的阿尔泰山）以西，北至色楞格河流域，南接长城一线，东南与朝鲜半岛相接，东临东海，东北到外兴安岭和鄂霍次克海。

这个疆域正是后来清王朝的北疆疆域，而现在中国版图就是在清王朝的版图基础上确定下来的。所以，可以说，现在中国版图的北方和东北疆域轮廓，是由契丹帝国开拓出来的！

没有法定继承制度的尴尬——述律平左右皇位

东征渤海国胜利以后，耶律阿保机的毕生心愿算是告一段落了。精神一放松下来，他的健康也跟着放松下来，在班师回朝的路上，走到扶余时，忽然病倒了，还没来得及交代后事就驾鹤西去了。

这下麻烦了，阿保机没留下遗嘱，那该由谁来继承皇位呢？朝中大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吱声。

按理说，阿保机生前曾经立了长子耶律倍为皇太子，还封他为人皇王，这已经是明确表示要让耶律倍继承皇位。但对于封建制度思想还不完善的契丹人来说，他们根深蒂固的世选“贤者”的思想还在蠢蠢欲动，所以根本没有几个人信服“皇太子”的封号，形势一下子陷入了僵局。

这时候，一个女人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她先怀着崇敬之心歌颂了一番阿保机的高尚品质和丰功伟绩，然后深切地表达了对阿保机的缅怀之情，最后表示皇子年幼，主少必会导致国疑，所以暂时由自己临朝称制代行皇权。在众人惊讶与错愕的目光里，她面不改色地接过了朝政大权，心安理得地做起了“皇帝代理人”。

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阿保机的老婆、契丹帝国的皇后述律平。

述律平的老爸是回纥人，老妈则是阿保机的姑姑。按照氏族传统，耶律家和述律家是通婚的两个部落，双方都应该在对方的部落里寻找结婚对象。所以，在述律平十四岁时，按照传统嫁给了大自己六岁的表哥耶律阿保机。

述律平不像汉族女儿一样柔柔弱弱，相反，她是个狠角色，不仅眼光犀利、手段毒辣，而且精于骑射，经验丰富，具有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能，是耶律阿保机建国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左膀右臂。再加上契丹不像中原王朝一样限制女性参政，所以她的能力和实力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是契丹人眼中与 耶律阿保机不相上下的神一般的存在。

她跟阿保机一共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就是太子耶律倍，二儿子是天下兵马大元帅耶律德光，小儿子叫做李胡。

在这三个儿子里，她最喜欢的就是二儿子耶律德光。因为耶律德光虽然文采稍逊，但跟她一样精于骑射，武略出众，拥有一颗强大的军事头脑，这才是她心目中草原帝王的最完美形象。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耶律德光的老婆是她的女儿质古与弟弟室鲁所生的孩子，也就是她的外孙女兼内侄女萧温，所以，耶律德光继承皇位，会是对萧家最大的保护。

而大儿子耶律倍，是个彻彻底底的汉文化狂热分子，敬仰孔子和儒家学说，不喜欢打打杀杀，张口闭口都是儒家的仁义道德。

有次，阿保机跟耶律倍讨论中国的传统文化到底是佛教还是儒教，耶律倍不假思索地回答“儒教”。在他的影响下，阿保机登基以后，也在契丹建立了孔庙，并经常让耶律倍主持祭孔仪式。相对于骑马射箭，耶律倍更爱博览群书，研究阴阳、医药、音律、绘画等，完全是一个博通经史的儒者。

这令述律平十分反感。所以，虽然她明知道丈夫是想让一个宽厚仁慈、具有儒者风范的皇帝指点后世江山，但还是无法控制内心的不满，在心里默默地给大儿子打了个差评。

至于小儿子耶律李胡，这时候才十六岁，真的太年幼，再加上他才能平庸，性情残暴，根本不是当皇帝的料，自然就被排除在皇位候选人之外了。

述律平是个聪明人，她知道就算自己百分百挺二儿子耶律德光，也无法阻止那些阿保机和汉文化的虔诚追随者力挺阿保机选中的继承人耶律倍。而且，就算按照“贤者居之”来裁定，这两个儿子各有千秋，估计也会难分高下。那怎么办呢？

述律平决定先下手为强，开始不遗余力地铲除她认为可能影响她决定皇位继承人的大臣们。

这天，述律平把那些被她在心里默默地打了问号的大臣们召集起

来，然后问道：“你们思念先帝吗？”

这些大臣都是阿保机的忠实追随者，对阿保机的忠心日月可鉴，而且阿保机对他们恩重如山，他们怎么会不思念呢？现在被述律平这一问，这些人激动之情难以抑制，便不由自主地向述律平表达了对于先帝迫切的思念之情。

述律平听了，半天不说话。许久，才说：“你们既然这么思念先帝，就去见他吧。”然后，就下令把这些大臣统统送进祖陵陪葬了。

杀了一个潜在反对者，还有千千万万个潜在反对者。述律平知道那些对阿保机赤胆忠心的人，很可能表面上对她心悦诚服，暗地里密谋夺权，拥立耶律倍继承皇位。所以，一旦当她觉得哪个人可疑的时候，她就随随便便找件事，让那个人“替她传话先帝”，在阿保机的牌位前将他杀掉。

这天，汉官赵思温不知道哪里得罪了述律平，述律平也以同样的方法让他去侍奉先帝。

赵思温虽然是武官，却不是个直肠子的莽夫，他马上站出来，当着满朝文武大臣，问述律平：“先帝亲近的人，谁也没法跟太后相提并论，太后为什么不以身殉葬呢？让我们这些臣子去侍奉先帝，怎么比得上太后让先帝如意呢？”

满朝大臣暗地里纷纷给赵思温拍手称好，都等着看述律平被堵得哑口无言、尴尬不已，但述律平却面不改色，马上回答说：“儿女年幼，国家却不能一日无主，所以我暂时不能跟随先帝而去！”说着，就挥动佩刀，毫不迟疑地砍下了自己的右手，命人把这只手送进阿保机的墓中，代替自己殉葬。

这一次，原本述律平是在被逼无奈下才出此狠招，没想到却收到了意外的效果，她自断手腕的狠辣劲头，让满朝文武百官领教了这位太后的杀伤力，从此以后再也没人敢跟她唱反调了。

述律平对这种现状十分满意，她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是时候进行她的 下一步计划——把二儿子耶律德光推上皇位。

这时候，辽祖陵正好完工了，选择良辰吉日将阿保机入葬陵寝以后，早已知道母亲心思的太子耶律倍决定主动辞职，于是，带着群臣向述律平请命，让弟弟耶律德光继承大统。

这让述律平十分开心，但为了表示一下自己的公平公正，她让两个儿子骑马并立，然后对满朝文武和贵族们说："他们两个都是我的儿子，我对他们一样喜爱，所以，让我选择他们其中一个继承皇位，实在很难。所以，还是大家来选吧，选择谁做你们的新皇帝，就牵起他的马缰。"

虽然述律平客气得很认真，但大臣们都知道他们不能当真，十六个月的杀戮已经把他们吓得神经衰弱了，谁还敢跟她对着干？于是，纷纷牵起了二皇子耶律德光的马缰，太子耶律倍则被孤零零地晾在了一边。

述律平看着这样的推选结果，心花怒放，于是就"顺应民意"，让耶律德光继承皇位。也就是辽太宗，他尊述律平为"应天皇太后"，册立萧温为皇后。

你不知道的契丹

阿保机班师回朝来到扶余时，后唐使臣姚坤前来觐见。姚坤告诉阿保机，李存勖已经被杀，李克用的义子李嗣源继承皇位，并向阿保机表达了李嗣源愿意与契丹通好的心意。于是，阿保机趁机逼迫姚坤同意把幽州让给契丹，但好说歹说，姚坤就是不同意，阿保机大发雷霆，想要杀掉姚坤，在众人的劝说下，才勉强同意先把他关起来以后再说。

这时，又传来消息说阿保机的弟弟耶律迭剌被刺杀身亡，阿保机本来就余气未消，这下直接怒火攻心，一下子晕倒在床上。经过几天几夜的治疗，阿保机的病情始终不见好转，而且越来越重。与此同时，有人看见阿保机的帐篷上空盘绕着一道类似黄龙的烟状物，盘绕了一会儿就进入了帐篷，然后 天空就被紫气黑气弥漫，过了一天才渐渐消散。第二天，又有陨石降落在帐篷前，没过多久，阿保机就驾鹤西去了。

抛弃故国的皇太子——耶律倍投靠后唐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耶律倍画
像

作为长子，从父亲的地位逐渐提高开始，耶律倍就完全被当成接班人培养着、呵护着、宠爱着。在所有人的眼里，甚至在他自己的眼里，有朝一日阿保机驾鹤西去，他必然就是继承人的不二人选。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他有个强大的老爸，也有一个强大的老妈，而且这个老妈还不喜欢他，所以他就悲剧地被命运玩弄了。

看着老妈不断诛杀支持自己的大臣和显贵，耶律倍对于皇位的最后一点希望也渐渐变成了肥皂泡泡，慢慢幻灭了。但是他很快调整好了心态，决定安安心心当个东丹王，辅佐弟弟将契丹发扬光大。

然而，他的弟弟耶律德光却没调整好心态。耶律德光知道自己的能力跟哥哥伯仲之间，从没有分出个高低胜负来。

小时候，有一次老爸阿保机为了考验他们，让他们三兄弟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里分头外出捡柴，结果除了怕冷嫌累、只随便捡了几根柴敷衍了事的李胡，他和哥哥耶律倍也是平分秋色：他出门后看到柴就捡回家，虽然杂乱，但速度快且数量多；而哥哥耶律倍捡的柴都是干燥且长短相近的，而且捆得整整齐齐地带回家。所以，兄弟二人都得到了老

爸的夸奖，说他们都是 能担大事之人。

从小到大，两个人一路比较，却都是这样势均力敌。他擅长打仗，随着老爸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年纪轻轻就被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而哥哥耶律倍也不含糊，虽然武略稍逊，但博览群书，待人宽厚、仁爱，广得民心，深得老爸喜爱，而且似乎比他更得民心，所以他就更加不得不防了。

特别是如今自己又是凭借老妈这个大靠山才继承皇位的，尽管大部分反对他的大臣都被老妈送去给老爸阿保机陪葬了，但哥哥耶律倍始终是他的心头大患。

可是要怎么处置耶律倍呢？这的确是个问题。

耶律德光念在手足之情的份上，并没打算斩草除根，只是想找个方法处置他，让他安安稳稳地在自己手下干活，有力出力，有智出智，然后为自己和契丹帝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他当然也会风风光光地把哥哥给安葬了，说不准一高兴还会追封几个封号。

可是，该让他担任什么职务呢？耶律德光思前想后，觉得还是放他回东丹国比较合适。

东丹国就是原来的渤海国，阿保机拿下渤海国以后，将其改名为东丹，并封耶律倍为东丹王，穿天子冠服，设置百官，国王有充分的自主权。可以说，东丹国就是契丹帝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虽然名义上归契丹所有，实际上是个“国中之国”。

所以，耶律德光又纠结了，东丹国在处理国内事务、外交事宜等各方面，都可以绕过他这个皇帝，俨然一个独立小国，而且那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发展都比契丹本土好很多，放耶律倍回去，岂不是等于放虎归山，等着他慢慢养精蓄锐、韬光养晦，然后反过来扑杀契丹本土？到时候别说一个老妈，估计搬出十个老妈都不管用了！

耶律德光又一想，其实哥哥耶律倍是个十分容易满足的人，如今天下太　平，让他回物阜民丰的东丹国，估计他会十分心满意足，从此写诗、画画、弹琴、唱歌，过起与世无争的神仙生活。

不过，耶律德光十分清楚，这也只是假设，耶律倍这个“独立皇帝”存在一天，他就等于在枕边放了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会受到威胁。那该怎么办呢？

耶律德光为这事纠结了很久，终于有一天，他灵光一闪，决定把东丹国都迁到辽阳东平郡。这是一招很精妙的棋，辽阳东平郡是契丹国的一个地方建制，耶律德光把东丹国都搬到这里，也就是变相地把东丹国降为了地方建制，耶律倍东丹王的封号也就名存实亡了。

于是，耶律德光一方面把耶律倍留在皇都，没事跟他表现下兄弟情深，一起喝喝酒，打打猎，问候问候老妈，祭拜祭拜老爸，另一方面就命人搬迁东丹国。等到一切都安置妥当以后，这才放耶律倍回东丹。

耶律倍早就已经没啥想法了，他觉得弟弟雄才大略，手段强硬，颇有老爸阿保机的风范，肯定是个好皇帝，而且还有老妈做靠山，他还是接受现实比较好，安安心心过几天太平日子算了。所以，对于失去皇位、东丹国搬迁，他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完全一副既来之则安之的样子，开始专心致志地建书楼、置画室，没事画个画、写个诗、弹个琴、唱个曲、写个文章、打个猎，日子过得好不快活。

这让耶律德光更加不安了，这个哥哥啥反应都没有，你哪怕背后骂我两句，做个小人儿扎我两下，我心里也踏实啊。可现在，耶律倍完全一副天塌下来不关他事的样子，这不会是掩人耳目，然后暗度陈仓吧？

耶律德光越想越不对，于是没事就把耶律倍召回皇都“嘘寒问暖”，或者隔三差五亲自跑去东丹国看望耶律倍。

这样观察了一年多，耶律德光也没发现什么可疑迹象。但他还是不放心，于是，他想方设法地拉拢耶律倍的属下，让他们充当自己的耳目，监视 耶律倍的一举一动。

这下耶律倍不自在了。自己把皇位让出去了，把东丹国也放弃了，现在想安安心心地陶冶情操，做个“富贵闲人”，你也不让我舒坦，难道真的非要置我于死地吗？

就在这时候，中原王朝后唐的皇帝李嗣源听说耶律德光与耶律倍两

兄弟在闹矛盾，也想插一脚，浑水摸鱼。于是，李嗣源给耶律倍写了封信，邀请耶律倍去中原游览观光，住上几年，顺便避避难。

一开始，耶律倍并不把李嗣源的邀请当回事，他是堂堂契丹国的皇子，当今契丹皇帝的亲哥哥，东丹国的国王，去异国他乡住几年、避避难，这算什么事？

但李嗣源也铁了心地想要拉拢他，又三番五次地派人来劝他投靠后唐。

这天，耶律倍正在海上渔猎，李嗣源的说客又来了。这位说客详细地给耶律倍阐述了继续留在契丹的危险，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耶律倍。

于是，耶律倍对身边的属下说："我把天下都让给了陛下，现在他却怀疑我心怀不轨。既然如此，倒不如我们离开契丹，去别的国家吧，也好成全泰伯让国之名！"

但是，这毕竟是背井离乡，临行之际，耶律倍站在海边，回顾故国，这里是他生长、生存的地方，如今就要离开了，此去经年，不知道何时才能再回来。

耶律倍顿时思绪万千，感慨万端，于是找来一块木板，刻下一首小诗："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

刻完之后，耶律倍凝神看了几遍，将木板插在海边，然后带着爱姬高美人乘筏载书泛海投奔后唐去了。

你不知道的契丹

后唐明宗李嗣源以天子礼仪迎接了耶律倍，又把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妃子夏氏嫁给了他，还给他赐姓、拜官，可谓是荣宠至极。李嗣源死后，他的义子李从珂即位，后来石敬瑭与契丹相约南下，李从珂吓得魂不附体，想要拉着耶律倍自焚，耶律倍当然不愿意，李从珂恼羞成怒，命令属下把耶律倍杀死了。

耶律倍死后，被一位僧人草草收尸。后来，石敬瑭为了讨好契丹，亲自为耶律倍服丧，并在耶律倍灵前放声痛哭，以王的礼仪给耶律倍举行了盛大的葬礼，风风光光地把他葬在了洛阳郊外。后来，石敬瑭又追封耶律倍为燕王，并派人把他的灵柩送回契丹，辽太宗耶律德光把他改葬在医巫闾山，赐谥号文武元皇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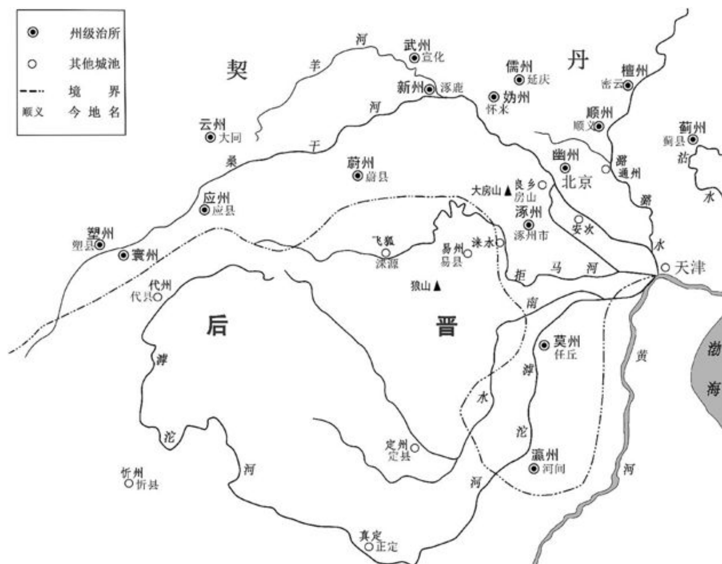
“老”儿子奉上大礼包——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

耶律德光即位的时候，契丹基本已经完成了草原统一大业，所以，在搞定哥哥耶律倍、平定几个小叛乱以后，他就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经济发展上。

这样过了几年，耶律德光看着蒸蒸日上、繁荣富强的帝国，觉得是时候考虑帝国的下一步发展战略了。就在这时，从南方来了一个叫做桑维翰的人，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来替主子石敬瑭认亲的，想要认下耶律德光这个爹。

耶律德光顿时无语了，石敬瑭比自己大了十多岁，却跑来要认自己当爹，不是开玩笑吧？不过他又一想，要算起来，这个石敬瑭的确跟自己有那么一点点关系。

石敬瑭年轻的时候曾经跟着李克用的义子李嗣源混，那时候正好李克 用、李存勖父子与后梁朱温打得“热火朝天”，石敬瑭就抓住时机，冲锋陷阵，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甚至还多次救李存勖于危难之中，所以很快就得到了重用，并逐渐成为李嗣源的心腹。后来，李嗣源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并让他统率亲兵。



幽云十六州形势图

这样算起来，石敬瑭是李克用的孙女婿，而李克用曾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结义金兰，也就是说，石敬瑭的确是耶律德光的子侄辈。

可是，后唐与契丹的结盟关系早已经破裂，所谓的兄弟之情自然也无从谈起，这时候，石敬瑭跑来认亲，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耶律德光不禁仔细分析起中原的形势来。

李存勖称帝以后，昏庸无道，残暴不仁，渐渐失去了民心，导致魏州兵变。李存勖得知以后，勃然大怒，马上命令李嗣源带兵前去平叛。结果，到 了魏州以后，李嗣源的军队也发生了叛乱，与魏州的叛军联合在一起，拥立李嗣源为皇帝。

李嗣源大惊之下，自然是连连推辞，但石敬瑭却不干了，他费尽口舌劝服李嗣源自立为王。最后，李嗣源带兵攻取洛阳，杀了李存勖，理所当然地当上了皇帝。这次事件中，石敬瑭立下了大功，所以从此平步青云，一直坐到河东节度使的位子。

这时候，李嗣源已经死了，他的儿子李从厚即位。李从厚比较疑神疑鬼，总觉得老爸的干儿子、凤翔节度使李从珂和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手握重兵，肯定会心怀不轨，时刻都准备着杀了自己，取而代之。这让他十分纠结，吃不好，睡不好，日思夜想着该怎么削弱他们的势力。

李从厚身边的人自然很快就发现了他的心事，于是有人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让李从珂和石敬瑭对调一下位子。

李从珂和石敬瑭当然不愿意，尤其是李从珂，听说以后顿时火冒三丈，在凤翔起兵造反，带兵直扑洛阳。石敬瑭审时度势，于是也起兵造反，幽禁了李从厚，然后去向李从珂请功。最后，李从珂派人杀了李从厚，自己当上了皇帝。

但是，李从珂只是李家的养子，这个皇位继承得并不名正言顺，而且他手里的兵马不多，人也很懦弱，所以他这个皇帝当得十分窝囊，甚至连皇后的首饰都拿出去犒劳将士。

而石敬瑭不仅是李家的正牌女婿，还坐守最大的藩镇之一河东，实力比李从珂强了不知多少倍，这让李从珂十分不安。石敬瑭自然也知道自己被猜忌，所以参加完李嗣源的葬礼以后，也不敢提出要回河东，整天愁眉苦脸，郁郁寡欢，最后竟然瘦得皮包骨头，不成人样，最后还是老婆向曹太后求情，才得以回到河东。

回到河东以后，石敬瑭整天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最后，他 决定试探试探李从珂，于是就假装上书要辞去马步兵总管的职务，请求到其他地方做节度使。要是李从珂同意，就说明他还在怀疑自己。可惜，李从珂根本没有体会到石敬瑭的深意，大笔一挥，恩准了石敬瑭的奏请，让他到别的地方做节度使。

这下可真的刺激到石敬瑭了。他先装病不走，然后又说李从珂只是李嗣源的养子，应该把皇位让位李嗣源的亲生儿子李从益。

李从珂本来就对自己名不正、言不顺这事耿耿于怀，被石敬瑭这么一闹，顿时恼羞成怒，下令罢免石敬瑭的所有官职，并派张敬达带兵前去讨伐石敬瑭，还把石敬瑭住在洛阳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弟弟给杀了。

这下石敬瑭不干了，决定彻底跟李从珂撕破脸皮，来个鱼死网破，你死我活。但是他也很清楚，自己兵力不如张敬达，要取胜很难，只能在邻居中找一个帮手。经过一番思考以后，他最终选中了契丹这个亲戚。于是，就命令桑维翰来到契丹认亲并求助。

耶律德光了解到石敬瑭的情况以后，发现石敬瑭的确被欺负得很惨，不禁动了恻隐之心。但更重要的是，他觉得经过几年的韬光养晦，契丹国力大增，也是时候出去露一手，以振契丹雄风了。于是，他爽快地答应了石敬瑭的请求，决定南下救救这个远亲。

不过，救援计划还没开始实施，意外就出现了。

原来石敬瑭包围了后唐军队以后，李从珂就马上派赵德钧、范延光、符彦饶兵分三路，火速前去救援张敬达，又让赵延寿带人支援。

在这三路兵马中，赵德钧的实力最强，可是在这火烧眉毛的时候，他却讲起了条件。李从珂无奈，只好按照他的要求，让他统领三军。但赵德钧还不满足，又得寸进尺地提了各种要求，最后要求李从珂允许他把自己的军队和范延光的军队混编，由他一个人说了算，这摆明了就是要吞掉范延光的军队。

李从珂勃然大怒，马上派人通知范延光，让他小心赵德钧，并彻底无 视了赵德钧提出的各种要求，甚至当着众大臣的面破口大骂赵氏父子目无君王、卑鄙无耻。

见李从珂“敬酒不吃吃罚酒”，赵德钧也怒了，一怒之下，他就决定叛离后唐，改投契丹，于是派人给耶律德光送来大批贵重礼物，请求耶律德光支援自己夺取后唐江山，并承诺只要自己当了皇帝，肯定与契丹结为兄弟盟国，永世修好。

一边是与自己沾亲带故的远亲，一边是兄弟盟国，耶律德光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他不会忘了老爸耶律阿保机南下失败的惨痛经历，所以深深地明白，这种情况下，自己一定要慎重选择支持对象，否则只会偷鸡不成蚀把米。更重要的是，他得考虑清楚把注押在哪一边，获得的利益才最大，“前途”才最光明。

石敬瑭当然很清楚耶律德光的所思所想，于是，他马上火急火燎地又派桑维翰来求见耶律德光。这次，他不仅让桑维翰带来了丰厚的礼物，还开出了三个令人眼前一亮的条件：向契丹附表称臣，以对待父亲的礼仪对待契丹；成功以后，把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的十六州，也就

是幽云十六州，全部送给契丹；以后每年进贡大批财物。

这三个条件深深地打动了耶律德光，龙颜大悦之下，他马上表示继续支持石敬瑭，并指着大帐前面的一块石头对桑维翰说，我已经答应石郎了，直到这块石头烂掉，才会改变我的决定。

得到确定答复的石敬瑭欣喜若狂，马上在太原称帝，建立后晋政权。

与此同时，耶律德光派出五千精兵前去帮助石敬瑭攻入洛阳，并派韩延徽等人前往晋都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

石敬瑭对耶律德光感激涕零，称帝以后，马上派人送上了幽云十六州的图籍，同时承诺每年孝敬契丹三十万匹布帛，并对耶律德光百依百顺，每次写信都用表，以此来表示君臣有别，称耶律德光为“父皇帝”，自己称 “臣”，是“儿皇帝”，而且每逢过年过节，都会孝敬大量珍奇异宝给耶律德光。

就这样，耶律德光不仅认了一个“老儿子”，还收到了“老儿子”送来的特大礼包——幽云十六州。

从此以后，契丹军队就在幽云地区驻扎下来，势力进入河北、山西两地，耶律德光又把皇都改名为上京，原来的南京改为东京，幽州改为南京，契丹帝国的统治中心正式南移。

你不知道的契丹

赵德钧因为和后唐决裂，所以失去了属地，最后只好攻占了潞州，作为暂时的容身之所。但是，他们父子的所作所为引起了部下将士的不满，不少将领纷纷带着部下离去，结果潞州城都没能守住，被耶律德光在班师回朝的路上擒获，带回了契丹。

到了契丹皇都，赵氏父子见到述律平，想要用自己的财物田宅换回自由之身。述律平得知以后，就问赵德钧：“你要献给我的财宝都在这里了，可是田宅在哪里呢？”赵德钧说：“在幽州。”述律平笑了：“幽州现

在是谁的地盘？”赵德钧冷汗直下：“是太后的。”述律平点点头，反问道：“既然幽州已经是我的地盘，那还用得着你献给我吗？”赵德钧顿时哑口无言，一年以后，在幽州郁郁而终。

契丹直接统治中原的唯一尝试——太宗南下称帝

耶律德光收了一个听话又贴心的儿子，还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梦寐以求的 幽云地区，兴奋之情实在是只可意会无法言传。可惜，这种好日子过了没几年，“老儿子”就驾鹤西去了，这让耶律德光十分郁闷，因为他不知道继位的孙子会不会像儿子一样乖巧孝顺。

继承石敬瑭皇位的是他的侄子石重贵，石重贵的父母很早就去世了，所以从小跟随在石敬瑭身边长大。石敬瑭把他当自己的亲生儿子看待，而他自己也非常争气，谨言慎行，质朴淳厚，精于骑马射箭，跟随在石敬瑭身边出生入死，身先士卒，屡立奇功，算得上石敬瑭的左膀右臂。

当初，石敬瑭当了皇帝以后，要带兵去洛阳，但得留一个儿子镇守太原，就问耶律德光应该留哪一个儿子，耶律德光指着石重贵说：“就留这个眼大的就行。”于是，石重贵就被留下来镇守太原，全权负责河东地区的所有事务。

也就是因为这件事，石敬瑭对这个侄子更加看重了，不断给他加官晋爵，最后干脆封他为王爷，还想把皇帝之位传给他。

石敬瑭临死之际，忽然想明白了，觉得皇位还是得留给自己的儿子，于是就留下遗嘱让儿子石重睿做接班人，但没想到，他一闭眼，他的托孤大臣冯道就和掌权的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景延广拥立了石重贵。

石重贵当上了后晋的皇帝以后，思考的第一个问题跟“爷爷”耶律德光如出一辙。他也很郁闷，自己到底该以什么身份面对契丹帝国呢？叔叔石敬瑭已经自称“儿皇帝”了，难道自己要自称“孙皇帝”？

这时，拥立石重贵当上皇帝的景延广大义凛然地站出来了，他仗着自己拥立新皇有功，傲气十足，自然也不把契丹放在眼里，于是就辞严义正地表示石重贵应该向契丹称孙而不称臣。

石重贵顿时恍然大悟，于是马上派人通知契丹，表示自己好歹也是大晋的皇帝，而且坐上这个皇位也没凭借契丹什么帮助，所以只能跟契丹做邻居，给耶律德光做孙子，却不能称臣。

这让耶律德光龙颜震怒，恨不得直接挥军南下，踏平中原。但此时，他还是比较理性的，不想跟中原把关系搞得太僵，也就把怒气强压了下来。

这一切都被身居幽州的赵延寿看在了眼里，他了解到耶律德光的不满以后，顿时看到了希望，多年的皇帝梦再次死灰复燃。于是，他开始不断在耶律德光耳边添油加醋地说石重贵的坏话，煽风点火，怂恿耶律德光惩治这个不听话的孙子。

耶律德光最终还是被说动了，与此同时，他又发现后晋发生了大灾害，军队死亡过半，不由得大喜，觉得这的确是讨伐后晋的最佳时机，于是马上调集军队，先派赵延寿、赵延昭为前锋，带领五万精骑，兵分几路南下攻打贝州，过雁门关，长驱直入。

消息传到洛阳，石重贵大惊失色，这才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一时热血沸腾闯下了大祸，连忙召集大臣商量对策。大臣们纷纷建议石重贵御驾亲征，以显示大晋威风，振奋将士精神，石重贵无奈之下，只好御驾亲征。

但是，当望见契丹大军杀气腾腾地扑来，石重贵顿时吓得魂飞魄散，把来之前的信誓旦旦统统抛到了九霄云外，仗还没开始打，就迫不及待地写信求和。

此时，耶律德光正踌躇满志，意气风发，怎么可能说退兵就退兵？直接撕毁了石重贵的求和信，表示这仗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石重贵无奈，只好硬着头皮迎战。

这一打就是一年多，两场较量下来，耶律德光没讨到丝毫便宜。

等到第二场较量结束后，本来就不赞成南下用兵的述律平终于坐不住了，她找来儿子耶律德光，力劝儿子放弃继续攻打后晋，赶紧议和才是上上之策。

耶律德光当然不肯，南下中原不仅是他，也是老爸阿保机乃至老祖宗们的梦想，如今大门已经打开了，只要再加把劲儿，应该就能成功了，怎么能 说退兵就退兵？

述律平十分清楚耶律德光的心思，就问耶律德光："如果让汉人来做契丹皇帝，你觉得可行吗？"

耶律德光摇摇头，当然不行！

述律平就告诉儿子，对于契丹人来说，道理是一样的，就算得到了汉地，也没法长久地住下去，而且到时候万一发生什么意外，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在述律平的一番劝导下，耶律德光决定就势下台阶，与后晋议和，从中原撤兵。

但是，这并不表示耶律德光就真的从此放弃南下的梦想了。一年后，他重整旗鼓，再一次带领契丹大军，浩浩汤汤地杀来。

石重贵却并不把这当回事，前两次的侥幸胜利早就冲昏了他的头脑。他觉得自己连爷爷耶律德光都打败了，早就天下无敌了，所以自信满满地对大臣们说这次要先取瀛莫，安定关南，再收复幽燕地区，踏平塞北。

令他想不到的是，这次命运却跟他开了个莫大的玩笑，大将杜重威在契丹大军面前节节败退，但杜重威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回到军中就跟将领喝酒作乐，完全不把战争当回事。更神奇的是，杜重威不积极主动地谋划怎么击退敌人，反而不断向石重贵索要粮草，甚至当将士们在沙场浴血奋战时，他也不派兵支援，反而不断后退。

这无疑给了契丹军莫大的精神鼓励，他们很快就包围了杜重威的部队。

这时候，杜重威的军中士气低下，将士们都心急如焚地等待着杜重威想出一个妙计，然后带领全军突围而去。但显然，杜重威根本就没兴趣考虑突围的问题了，他果断地找到耶律德光，要求投降。

耶律德光十分清楚杜重威心里在想什么，所以也假装许诺他当中原王朝的皇帝，甚至还让他穿上龙袍在军中绕了一圈。杜重威满心欢喜，就放心大 胆地把全军休整好，交给了耶律德光。

石重贵正在皇宫里跟大臣们提前开庆功宴，听说杜重威反叛的消息，顿时面如土色，急忙调集其他兵马赶去抵御契丹大军。

然而，杜重威手里的大军是整个后晋的主力军，如今主力军都没了，其他兵马又怎么会是契丹大军的对手呢？更何况，杜重威投降以后，他的部下张彦泽马上率军掉头攻打后晋，形势十万火急。

在契丹大军与张彦泽兵马的联合攻击下，后晋军连连败退，最后都城也被团团包围。石重贵眼看大军压城，无路可走，连忙交出国宝、金印投降，并希望跟太后一起出城迎接耶律德光。耶律德光早就对石重贵痛恨至极，恨不得把他千刀万剐，果断地拒绝了他的请求。

之后，耶律德光按照中原皇帝的仪仗进入开封，入城以后，又换上汉族皇帝的服装，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过了一把汉族皇帝登基称帝的瘾。

你不知道的契丹

契丹皇族除了契丹姓“耶律”，还有一个汉姓“刘”，与耶律家通婚的述律家也还有一个汉姓“萧”。这都要归功于耶律阿保机。

耶律阿保机非常崇拜汉高祖刘邦，所以就认刘邦的祖宗唐尧为祖，给自己起了个汉名叫“刘亿”。之后，他又把北府宰相一族赐姓“萧”，也就是将他们比作刘邦的宰相萧何。北府宰相一族，也就是他的老婆述律平的娘家。

看到阿保机这么热衷于姓氏，其他很多部落也跟着行动起来，有的把自己的姓定为耶律，有的借用萧姓，于是，契丹就形成了耶律和萧这两大姓氏。所以，在契丹，姓耶律的不一定是皇族，为了将其与皇族区分开来，这些普通的耶律氏都被称为“庶耶律”。

第三章
在摸索中前行的帝国：暂时衰退与稳定

一个帝国的兴盛，往往是艰难的。尤其是契丹这样一个从未经历过“国家”这一概念的民族，前行的道路必然充满坎坷与荆棘，这也注定了契丹帝国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势必会在历史长河中起起伏伏。好在低谷过后，帝国终于迎来了稳定与和平！

被赶上皇位的辽世宗——耶律阮即位

当年，遥辇氏当上可汗完全是可突于被逼无奈时做出的选择，所以遥辇屈列才被莫名地赶上了可汗之位。没想到，时隔多年，这样的历史竟然重演，耶律德光驾鹤西去以后，耶律倍的儿子耶律阮也被赶鸭子上架当了皇帝。

耶律阮出生的时候，契丹帝国已经建成了，他的老爸耶律倍也已经当上了皇太子，所以，作为皇太子的儿子，又是皇嫡长孙，耶律阮从小就享受着耶律家族的最高待遇，过着令人艳羡的王子生活。

后来，耶律倍让出皇位，被迫远走后唐，耶律阮的人生也跟着起起伏伏。等到耶律倍客死他乡，耶律德光高兴之余，忽然良心发现，觉得自己的确很对不起哥哥，于是就把对哥哥的歉疚转移到了侄子耶律阮身上，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关心、爱护耶律阮，不仅把他封为永康王，还经常带他南征北战。



契丹铁骑

这次南下攻打晋国，耶律德光自然也带着耶律阮来了。这就在无形

之中为耶律阮继承皇位埋下了伏笔。

耶律德光南下攻打后晋的过程中，采用的军队管理还是老祖宗那一套，士兵随身携带很少的粮草，剩下的都沿路烧杀抢掠而来，哪怕进入开封以后，也毫不客 气，心情一好就大肆洗劫一通。

中原百姓一开始能避则避，能躲就躲，结果，开封城周围数百里的人一下子都跑光了，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因为跑不了只能默默地忍受着契丹军的凌虐。

那些投降契丹的汉人官员，一看正牌王师都这么祸害人间，自然有样学样，也毫不客气地发挥自身的昏庸品质，趁机鱼肉乡里。

中原百姓本来对于契丹夺取家园就愤愤不平，这下看到契丹人和汉人官员都没打算好好安慰安慰他们，心里十分窝火。一开始，他们因为害怕契丹军努力隐忍着，但眼看着契丹军和汉人官员丝毫不加收敛，他们一忍再忍，终于忍耐不下去了，展开了强烈的反抗。结果，各地百姓纷纷响应，反抗的声音此起彼伏。

这让耶律德光一时手足无措，这才想起老妈述律平的话，契丹人来统治中原，的确会很不妥。

于是，他深刻地反思了自己的过失，发现如果一开始能够扶绥百姓、和协军情，跟中原百姓推心置腹，像对待契丹百姓一样对待他们，那么中原人心归契丹，绝对是迟早的事。但如今，说什么都已经来不及了，自己已经错失了收买民心的最好时机。

无奈之下，耶律德光只好以回家看望老妈为借口，带领大军匆匆离开开封，返回契丹。

就在北返的路上，耶律德光突然患上了急病，高烧不退，随行的太医想尽办法救治，甚至把他身边堆满冰块、让他吞冰入腹，可就是退不了烧。这样折腾了没几天，耶律德光就驾鹤仙游了。

这给跟从耶律德光出征的将领和大臣们带来了一个难题，该选谁来做接班人呢？

如果按照父子相承的原则来，那么毫无疑问，耶律德光的长子耶律璟及 其兄弟是最佳人选。

但是，他们都很清楚，太后述律平早就有心让自己的小儿子耶律李胡继承皇位，早在几年前，她就开始怂恿耶律德光立耶律李胡为皇太弟了，因为这样一来，述律平仍然是皇太后，而且耶律李胡资质平庸，无才无德，她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也罢，挟天子以令诸侯也罢，都没关系，反正军政大权始终会落入她的手里。

而且，耶律李胡不仅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更是一个“嗜血魔王”，性情残暴，稍微不顺他意，他就会把人黥面刺字，甚至把人活活剥皮抽筋，或者抛进水火里面活活淹死、烧死。在整个契丹，他的名字比妖魔鬼怪还好用，一提到他的名字，上至高官贵族，下至平民奴隶，都会吓得面色惨白，冷汗直流。

要是让述律平得逞，耶律李胡做接班人，那么就意味着他们不得不生活在两个嗜血魔王的淫威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经历过述律平残杀耶律阿保机旧臣的人都能够想象出来，必然是水深火热、生不如死。

更重要的是，述律平本来就反对南下用兵，现在耶律德光又在南下用兵的途中死亡，述律平肯定会把账都算在他们这些跟随耶律德光出征的人头上。

想到这些，这些大臣们纠结了，尤其是当年被述律平残杀的大臣的后代们更是心惊胆战，难道先辈的悲剧真的要在自己身上重演？

想来想去，这些大臣们一致决定，这一次要将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不但不能让述律平得逞，还要将她一军！于是，他们决定在述律平得知耶律德光死亡的消息之前，拥立耶律倍的儿子耶律阮为皇帝。

耶律阮并没有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喜冲昏头脑，他很清楚目前的形势，自己不仅要面对支持耶律璟的人，还要应对可怕的奶奶述律平，但是他也并不是不想当皇帝，毕竟这个皇位原本就应该是他老爸的，继而自然是他的，如今他也不过是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于是，他马上找来了耶律安抟，商量到底该怎么办。耶律安抟是耶律迭里的儿子，当年耶律迭里因为支持耶律倍而被述律平处死，所以耶律安抟当然是无条件地支持耶律阮继承皇位。他见耶律阮还在犹豫，就晓之以大义，动之以真情，让他当机立断，不要耽误时机。

就这样，在耶律德光死后的第二天，耶律阮就在叔叔的灵柩前正式继承了契丹帝国的皇位，史称辽世宗。

你不知道的契丹

耶律阮跟随叔叔耶律德光攻克开封以后，在后晋宫里见到了宫女甄氏，这时候她已经四十多岁了，比耶律阮大了十岁，可是风韵犹存，端庄秀雅。耶律阮对她一见钟情，在登基以后，册立她为皇后。甄氏也因此而成为契丹唯一一个不姓萧的皇后，更是唯一一个汉人皇后。

不过，因为甄氏是汉人，契丹贵族纷纷表示不满，最后耶律阮迫于压力，只好又把自己原来的妃子萧撒葛只册立为皇后，于是，契丹一下子就有了两位皇后。

皇权争夺中的祖孙对峙——横渡之约

耶律阮匆匆忙忙地在军前即位，其实就是为了赶在奶奶述律平立耶律李胡之前。当消息传到契丹皇都，述律平果不其然地火冒三丈，连死了儿子都没心情悲痛了，马上派天下兵马大元帅耶律李胡带兵讨伐“逆徒”耶律阮。

遗憾的是，耶律李胡根本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除了吃喝玩乐、耍王子脾气，带兵打仗简直一窍不通，很快就被打得落花流水，落败而逃。

述律平恼羞成怒，不但不反思儿子的失败完全归功于他自身的无能，反而更加觉得耶律阮可恨了，于是亲自整顿兵马，和耶律李胡一起来到上京城外的潢河（也就是今天的西拉木伦河）岸边，准备跟孙子来个你死我活。

与此同时，她又暗中派人拉拢耶律阮军营中的将领，企图让他们临阵倒戈，但悲剧的是，耶律阮的部将竟然没有一个人肯反叛，甚至连皇都里的官员也纷纷站在了耶律阮一边。

述律平纠结了，她不相信自己会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于是质问耶律阮的部属萧翰为什么要背叛自己。

萧翰毫不客气地告诉述律平，当年她为了立耶律德光为皇帝，无缘无故杀害了他的亲人，他早就对她恨之入骨了，这次不过是天时地利人和，他才趁机弃暗投明而已。

述律平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她没想到自己横行一世，现在竟然被几个后辈秋后算账，不禁越想越气。一怒之下，她命令耶律李胡把耶律阮军中贵族和将士的家眷统统抓了起来，扬言说，如果自己被打败了，就拿这些人做祭品。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筹码，甚至说是很有力的威胁。耶律德光的部将

们得知自己的家眷被抓，心里都忐忑不安，连之前信誓旦旦说要跟述律平顽抗到底的决心也变得弱不禁风了。

然而，事实上，大部分契丹官员都不愿意窝里斗，更不愿意看到自相残杀的情况发生，所以述律平的做法，在动摇耶律阮军心的同时，也导致她自己大失人心，很多将士偷偷归降了耶律阮。

这边耶律阮坚决不肯让出皇位，那边述律平气势汹汹，两军就这样隔着潢水对峙起来，一场骨肉相残的大战随时都可能爆发。

眼看着战争一触即发，那些被述律平扣押家眷的耶律阮将领心急如焚，都火急火燎地劝说耶律阮跟太后坐下来好好谈谈，和平解决皇位继承问题。

但耶律阮知道，现在回头已经晚了，想要跟奶奶和谈，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把皇位让给叔叔耶律李胡，但这是他最不可能接受的条件。所以，他的态度也十分坚决。

就在众臣束手无策的时候，一个人大义凛然地站了出来，表示他愿意帮助耶律阮和述律平解决这场危机。

这个人叫做耶律屋质，担任契丹帝国的惕隐工作，能够职掌皇族政教，协调皇族内部的关系。他非常善于谋划，很得述律平的信任，这时候正跟随在述律平左右。

一开始，耶律阮担心耶律屋质会很难对付，就给述律平写了封信，表示愿意好好侍奉奶奶述律平，想以此来离间述律平和耶律屋质。

述律平一眼就看穿了耶律阮的把戏，把这封信拿给耶律屋质看。耶律屋质看完以后，毫不避嫌地说太后和耶律阮应该尽可能和谈。他说：“太后辅佐太祖平定天下，开创契丹帝国，是对契丹的江山社稷有功的人，所以我很高兴为您效力。如果太后怀疑我，那么即使我想效忠，恐怕也有心无力了。现在，要是双方能够坐下来好好谈谈，那么事情也就很容易解决了，要是您不愿意，那就应该马上开战。但是，您首先要知道，一旦开战，人心动摇，国祸不浅，还望太后三思而行。”

述律平不由得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耶律屋质说得很有道理，一旦开战，那将后患无穷，契丹好不容易开创的盛世景象也将毁于一旦，甚至还可能让其他人渔翁得利，实在很不划算。

耶律屋质看到述律平有所动摇，忙趁热打铁：“李胡和永康王都是太祖的子孙，不管他们谁当皇帝，皇位也没有落到别人手里，所以，永康王当皇帝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最终，述律平听从了耶律屋质的劝告，决定跟耶律阮议和。于是，耶律屋质自告奋勇，带着述律平的亲笔信，过河去找耶律阮和解。

耶律屋质见到耶律阮以后，马上先发制人，劈头盖脸地数落了耶律阮一顿，说他没有得到太后的认可就私自继承皇位，现在又兵临皇都，要知道这契丹天下可是太后和太祖共同打下来的，他这么做怎么能得到臣民的拥戴呢？

耶律阮自知理亏，连忙解释说自己是被将领拥立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然后又质问耶律屋质，当年太后废长立少，放着现成的太子不立，却改立耶律德光，难道她老人家就不理亏吗？

耶律屋质的确是个称职的和事佬，如果内战搞得国家支离破碎，部落瓦解，民不聊生，实在不是一个好皇帝该做的事。言外之意，自然是希望耶律阮能够跟述律平和解。

耶律阮不以为意，在他看来，述律平的军队都是乌合之众，想要打败他们简直易如反掌。所以，和谈根本是多此一举，毫无必要。

耶律屋质却不这样认为，他说：“就算您能轻易击败太后，可是太后和李胡都是您的亲人，您打算怎么处置他们呢？更何况战争才刚开始，到底谁会取得最后的胜利还是未知数。而且退一万步讲，就算您幸运地获得了胜利，到时候，恐怕李胡一不做二不休，也会真的把被囚禁的诸位大臣的家眷杀害。这样看来，只有议和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耶律屋质所说的话，耶律阮当然十分清楚，所以，他决定听从耶律屋质的安排，跟奶奶述律平坐下来好好谈谈，把不满都说出来。

谈判一开始，双方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耶律阮和述律平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谁都没有想要让步的意思。

这让耶律屋质十分郁闷，于是他忍不住站出来说："你们既然相见了，就是决定要和解了，还这样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地相互指责，到底是为了什么呢？真想开战，那么何必和谈？"

听了耶律屋质的话，祖孙二人都冷静了下来，让耶律屋质帮自己主持公道。

这正是耶律屋质想要的效果，于是，他问太后："当年人皇王还生龙活 虎，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改立太宗皇帝呢？"

述律平马上把责任推到耶律阿保机身上，说是阿保机留下的遗旨，要求立耶律德光为皇帝。

耶律阮虽然心里不服，但是爷爷阿保机早就死了多年了，不管是真是假，自己也没法去找爷爷出来问个清楚，只好勉为其难地接受了述律平的说法。

耶律屋质又问耶律阮："大王为什么在军中擅自称帝，甚至都没有提前通知太后？"

耶律阮正为刚才述律平的解释不满，于是愤愤不平地说："当年，按照礼法，应该是我父亲继承皇位，结果奶奶却改立叔叔，最后逼得我父亲远走他国，客死异乡。"

耶律屋质马上严厉地说："太后固然有不对的地方，但是人皇王背叛自己的国家，投靠后唐，难道这是一个儿子、一个皇子、一个大臣应该做的事情吗？而你身为孙子，现在却带兵攻打奶奶，丝毫没有谦逊礼让的意思，你觉得这样做符合孝敬之道吗？"

耶律阮顿时哑口无言。述律平却心情大好，差一点就拍手称快了。

然而，耶律屋质却没打算就这么结束，他话锋一转，质问述律平："太后偏心，废长立幼，立太宗皇帝为帝，结果导致众人心中愤恨不

平，最终引发了今天这场争端。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永康王固然有错，但太后也难辞其咎。您是一国之母，既然知道自己做错了，就应该及时反思自省才是，现在却跟孙子争个没完，这样下去，骨肉相残，国家瓦解，生灵涂炭，契丹亡国就不远了！”

述律平当年跟随耶律阿保机打天下时，亲身经历了诸弟之乱，当时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契丹国力直线下降，自然十分清楚耶律屋质所说的后果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所以，她马上表示自己绝对不想看到那样的情况发生，但她此时更关心应该由谁来继承皇位，按照她的意思，她还是希望自己的儿子 耶律李胡继承皇位。

耶律屋质马上表示反对，他明确表示永康王做皇帝才是真正顺天意、合人愿的事情，而且他已经在耶律德光灵柩前即位了，还有什么理由更换他人呢？更何况，按照礼法，皇位应该传给嫡长子，哪有传给弟弟的道理？最重要的是，耶律李胡性情乖僻暴虐，完全不得人心，让他做皇帝，恐怕天下百姓也不会答应，甚至还会导致大失民心。

述律平被他一番话说得哑口无言，也只好不再一意孤行。

于是，述律平与耶律阮达成了正式的会议决定，又被称为“横渡之约”，承认了耶律阮这个皇帝的合法地位，三十一岁的耶律阮终于成了契丹帝国名正言顺的皇帝，并追封老爸耶律倍为“让国皇帝”。

你不知道的契丹

述律平自从嫁给耶律阿保机以后，就多次跟随阿保机南征北战，虽然是个女流之辈，但巾帼不让须眉，总是冲锋在前，奋勇杀敌，获得了大批俘虏。她发现自己的俘虏中很多人都有一技之长，灵光一闪，决定把他们挑选出来组建一支私人军队，也就是属珊军，即盖比珊瑚之宝的意思。这次，述律平率军南下，跟孙子耶律阮争夺皇位，主力军就是属珊军。

皇帝权威的宣示——世宗打击述律氏

站在权力顶峰的人，从来都不会轻易放弃权力，哪怕已经败在政敌手里，他们也很难甘心，往往会暗地里聚集力量，准备随时反扑回去，杀对方一个措手不及。述律平就是这样的人。

横渡之约以后，述律平和耶律阮都回到了皇都，耶律阮也的确像之前说的，有事没事去给奶奶述律平请安问好，嘘寒问暖，完全一副乖巧孙儿的模样。

述律平表面上也俨然一副慈祥奶奶的模样，但时间久了，她就装不下去了，越看这个孙子越不顺眼，她实在无法忍受一个不听自己话的皇帝坐在龙椅上，尤其这个皇帝的龙椅还是从自己手里夺走的。

这时候，她的宝贝儿子耶律李胡也开始行动了，明里暗里地在皇都四处活动，想要趁着耶律阮根基未稳，把他从龙椅上踢下去，自己当皇帝。

述律平了解到自己这个胸无大略、残暴嗜杀的儿子还没死心以后，不但没有反对，更没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是积极主动地配合他暗中活动，图谋大位。

对于这个儿子，其实述律平比谁都了解，她很清楚李胡一没能力，二没德行，只懂得贪图享乐，就算是在和平时代做了皇帝，也不会给国家带来什么好运。但是，作为一个母亲，她始终无法拒绝儿子的要求。



契丹贵族

李胡是述律平最小的孩子，也是最依赖她的一个。

她一共有四个孩子，女儿长大以后早早就出嫁了，根本没来得及跟她推心置腹。大儿子耶律倍被她剥夺了皇位继承权，自然对她怨恨有加，最后干脆抛弃国家和老婆孩子，渡海而去。二儿子是自己推上皇位的，按说应该对她感恩戴德了，但始终跟自己貌合神离，时刻想着从自己手里夺走军事大权。

眼看着孩子一个个长大成人了，翅膀硬了，完全不需要她这个母亲了，她心里的失落感越来越强烈。幸好有小儿子李胡，他常年跟随在自己身边，虽然他没有哥哥们的才华，也很不得人心，甚至时常惹些麻烦，但这正好满足了她这个做母亲的心理。只有李胡最需要她，所以，述律平觉得自己应该好好保护这个儿子，给他一切他想要的东西。

这一次也不例外。儿子要谋反，述律平义无反顾地表示支持，哪怕对手是自己的孙子，她也决不心慈手软。作为儿子的靠山和军师，述律平一步步计划着谋反大计，心里默默地为自己这块老姜的狠辣和犀利而得意。

然而，她高兴了没几天，噩运就来了——她和耶律李胡图谋废除耶律阮的活动被耶律阮发现了。

其实，耶律阮根本没有述律平想的那么单纯。回到皇都以后，他并没有高枕无忧，相反，他心里很清楚，虽然自己得到了奶奶述律平的认可，成了名正言顺的皇帝，但并不表示奶奶就会放弃立叔叔耶律李胡为帝的梦想。而她表面上越平静，暗地里的阴谋可能越可怕。

所以，耶律阮暗地里派人盯着述律平和耶律李胡，只要他们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马上先下手为强。

没想到，还真被他逮到了狐狸尾巴。他丝毫没有心慈手软，马上派人把述律平和耶律李胡抓了起来。

可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到底怎么处置他们呢？耶律阮纠结了。

按照契丹法律，贵族谋反，主犯要被处死，他的家族也要全部抓去充作奴隶。可是，述律平和耶律李胡不是普通贵族，一个是开国国母，一个是皇帝的叔叔。尤其是述律平，她曾跟随耶律阿保机南征北战，共同缔造了契丹帝国，在国民的心目中，那可是神一般的存在，而且她背后的萧家更是势力强大，要是处理不好，恐怕会后患无穷。

想来想去，耶律阮始终没想出一个完美的办法。忽然有一天，耶律阮一觉醒来，灵光一闪，豁然开朗：自己已经是名正言顺的皇帝，奶奶也已经 七十岁了，就算想兴风作浪，恐怕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而叔叔耶律李胡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根本成不了气候，所以，严格来说，他们根本对自己构不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那自己还跟他们叫什么劲儿呢？

想通了这一点，耶律阮顿时神清气爽，马上做了一番情深意切的感慨，说述律平是爷爷耶律阿保机的老婆，叔叔耶律李胡则是爷爷唯一活在世上的儿子，他们就是爷爷在这个世上最亲密的人，让他们去伺候爷爷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然后就将述律平和耶律李胡打发去了祖州城的石屋，伺候死去多年的爷爷耶律阿保机，同时将参与谋反的随从们该杀的杀、该关的关。

耶律阮说得好听，是伺候耶律阿保机，只是负责祭祀阿保机行了，其实就是将他们软禁于此。但是，耶律阮证据确凿，两人又无力回天，

只好默默地收拾东西，搬到了石屋里伺候耶律阿保机。

但耶律阮并没有就此罢休。他很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在无形中挑战了述律平的娘家——二国舅帐。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重手出拳，明里暗里地打击二国舅帐的势力。

二国舅帐就是述律平的两个兄弟，萧敌鲁和萧阿古只。当年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帝国以后，为了巩固皇位，加强皇权，就费尽心机地培养述律平娘家的势力，先后让萧敌鲁和萧阿古只担任北府宰相，并下令以后的北府宰相都要在他们家里选。

后来，阿保机重新整顿部落的时候，又把述律平娘家从本部族中独立出来，升为二国舅帐。经过耶律阿保机和耶律德光两朝的发展，二国舅帐已经成为契丹帝国举足轻重的一支政治势力，甚至可以说已经是与耶律家族同掌契丹的政治力量。

二国舅帐的崛起，可以说完全归功于述律平。如今，耶律阮把述律平给软禁了，他当然十分担心二国舅帐会造反，所以，他必须趁热打铁，先杀杀二国舅帐的威风。

在抓了述律平以后，耶律阮马上下令撤掉述律平的斡鲁朵，这就基本等于剥夺了述律平的私人政治经济实体，她原来的机构、军队和从事生产、服务的宫卫们，一下子被清零了，让述律平失去了与皇权相抗衡的资本。

接着，耶律阮又做出了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决定——立汉族女子甄氏为后。在契丹帝国，有个不成文的婚姻规定，就是皇帝必须得封二国舅帐家的女人为皇后，耶律阮为了给二国舅帐一个下马威，魄力十足地立了汉族女子为皇后。

这样做，耶律阮觉得还不够，于是他又把自己因犯罪被充为奴隶的舅舅救了出来，赦免了他的奴隶身份，升为国舅帐，被称为国舅别帐，并给了舅舅一族参与世选北府宰相的特权，想要以此来与二国舅帐抗衡。

年轻气盛的耶律阮可谓是干劲十足，一上台，就对契丹帝国拥有极

大权势的述律家族进行了残酷的打击。但他不知道，在太岁头上动土，迟早会招来麻烦，他慷慨激昂的一系列宣示，也在无形中给他埋下了危险的伏笔。

你不知道的契丹

石屋，又叫做石房子，是为了停放耶律阿保机的尸体而建造的停尸房。当年耶律阿保机死去以后，他的陵墓还没有修好，契丹人看到一时半会儿也修不好了，于是就修建了一座石屋来暂时存放耶律阿保机的尸体，以使耶律阿保机的尸体尽可能保存完好。

斡鲁朵，也就是宫卫、宫帐，其实就是皇帝的私人政治经济实体。它有自己的机构、军队，能够自主地从事生产和服务等，斡鲁朵的成员大多都是战争中俘虏来的俘虏和后妃的陪嫁人，主要负责皇帝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安全。在契丹，每个皇帝都有自己的斡鲁朵，皇帝死后，斡鲁朵由其子孙继承，其中一部分则被派去守陵。在整个契丹，除了皇帝以外，还有四个人也有自己的斡鲁朵，即述律平、萧绰、耶律隆庆和韩德让。

在内乱中寻求稳定——平定叛乱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耶律阮的皇位是捡来的。

当时，耶律德光死得太过匆忙了，根本没来得及指定接班人，大臣们就郁闷了，按照契丹习俗，在没有明确接班人的情况下，国母述律平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临朝称制，代掌国事，也就是说她可以操纵皇帝该由谁来当。大家都很清楚，她一定会让自己的儿子李胡来做皇帝。

这让以南、北两院大王为代表的诸部酋长非常不安，他们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述律平重新掌权，更不想顺从述律平的意思，立耶律李胡为皇帝。可是，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人，耶律德光的嫡长子耶律璟才十几岁，根本没有能力跟述律平抗衡。那要怎么办呢？

这时，跟随耶律德光南下的耶律阮进入了众人的视线。耶律阮是人皇王耶律倍的儿子，早已经成年了，而且为人宽厚，比耶律李胡更适合当皇帝，于是，他们决定推举耶律阮做皇帝。



银鎏金契丹人乐俑



契丹渔猎木立俑

这个提议马上受到了另一大批人的强烈支持——二十年前被述律平杀死的大臣们的后人——他们觉得这是个绝佳的机会，既可以打击述律平，为祖父辈报仇雪恨，又能够改变自己的政治命运，实在是一举两得。

就这样，耶律阮在两拨人的强烈要求下，当上了皇帝。

然而，这样的前提也注定了这些人不可能为耶律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到述律平和耶律李胡被囚禁在祖州石屋以后，这些人的危险解除了，该报的仇也报了，于是，他们理所当然地开始策划进一步的行动。

最先按捺不住的人是萧翰和耶律天德。

萧翰是契丹帝国开国宰相萧敌鲁的儿子，述律平的侄子，是二国舅帐里数一数二的人物。当初耶律阮和述律平争夺皇位，他一开始隔岸观火，哪边都不投靠，后来发现耶律阮明显占上风，就兴高采烈地投靠了耶律阮。

耶律天德是耶律德光名副其实的大儿子，可惜他老妈只是个普通宫

人，他只能算是庶出，没有资格继承皇位。当时耶律德光南下攻打晋国，他也跟着去了，但由于他是庶出，基本没有说话的地位，所以只能眼睁睁看着老爸病死、耶律阮即位。

之后，耶律阮派耶律天德护送耶律德光的尸体回皇都，耶律天德马上投靠了奶奶述律平，跟着叔叔耶律李胡一起带兵讨伐耶律阮，结果被打得落花流水。

这样一来，他就把自己搞得里外不是人了。这边述律平觉得耶律阮即位的时候，他既没有反对，让他带兵攻打耶律阮，他又败得一塌糊涂，根本就是没真心效忠自己；那边耶律阮也觉得他投靠了述律平，还带兵攻打自己，一定是敌人了。所以，两边都不待见他。

这俩人从一开始就心怀鬼胎，没真心效忠任何人，如今，看着耶律阮大张旗鼓地囚禁了述律平，开始论功行赏，封王的封王，升官的升官，接着又一波一波地改革，大力提拔汉族知识分子，好运却怎么都没落到自己头上， 心里很不是滋味。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俩人满腔热血，却偏偏报国无门，壮志难酬，搞得自己满怀幽怨，于是，有事没事就相互倾诉倾诉。这样一来二去，俩人就倾诉出阴谋来了，决定一起推翻耶律阮的统治。

但是，还不等他们将自己的宏伟计划付诸实际，他们的阴谋就被人告发了，俩人一起被抓了起来。

这俩人知道耶律阮根本没有证据，所以坚决否认谋反的事情，还认认真真地给耶律阮分析理由：他们一没兵权，二没职权，凭什么谋反呢？

耶律阮刚刚把奶奶述律平和叔叔耶律李胡扳倒，心里正得意洋洋，听到俩人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派人形式化地审问了几天，便把他们放了。

这俩人一看这样就把耶律阮搞定了，不由得飘飘然起来，信心大增，勾结了新任的惕隐耶律刘哥，准备大张旗鼓地干一场。

耶律刘哥的老爸耶律寅底石当年被述律平杀害了，想借耶律阮的手报仇雪恨，所以站在了耶律阮这一边。如今大仇已报，他也因为拥立耶律阮有功被任命为惕隐，掌管皇族事务。

时间一久，耶律刘哥的欲望就越来越强，不再满足于只做一个臣子，也想过一把皇帝瘾。他看到耶律阮喜欢喝酒、赌博，就投其所好，经常跟耶律阮一起喝酒、赌博，然后伺机谋反。

这三个人暗中通气，当然是一拍即合，马上关起门来，商量怎么扳倒耶律阮。

可是，天不遂人愿，没过几天，他们谋反的事情就被耶律石剌知道了。耶律石剌心里揣着个大秘密，整天睡不好、吃不好，如坐针毡，最后终于忍不住了，就偷偷告诉了耶律屋质。

这时候，耶律屋质正在家里待业，原本这种事情跟他没啥关系了，但他责任心太重，觉得身为契丹子民，有责任和义务帮助皇帝分忧，就马上火急 火燎地进宫，把这三个人要谋反的事情告诉了耶律阮。

耶律阮狐疑地盯着耶律屋质看了很久，不知道该不该信他，怎么说他也曾经是述律平的人，他的话真的可信吗？更何况，耶律刘哥跟自己是酒友和赌友，整天一起玩，也没见他有谋反的迹象啊。于是，耶律阮就把耶律刘哥和萧翰等人叫来，直截了当地问他们是不是要谋反。

听到耶律阮的问话，耶律刘哥、萧翰等几个人目瞪口呆，同时也意识到，耶律阮肯定没有完全相信耶律屋质，所以连忙条件反射地否认。

耶律阮本来就将信将疑，看到几个人死不承认，也就觉得是耶律屋质道听途说、大惊小怪了，就兴高采烈地拉着耶律刘哥继续喝酒、赌博，把这件事完全抛到了九霄云外。

但耶律阮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不代表耶律刘哥没放在心上。相反，耶律刘哥不但完全放在了心上，还开始担心了。他知道耶律阮已经开始怀疑自己了，自己再不动手，恐怕就只能等死了。于是，在耶律阮又召他入宫陪自己玩的时候，就在袖子里藏了一把匕首，准备伺机刺杀耶律阮。

然而，老天再一次站在了耶律阮这一边，耶律刘哥一走进来，耶律阮就鬼使神差地一眼看到了耶律刘哥袖子里的匕首，于是马上派人把耶律刘哥抓了起来。

悲剧的是，耶律阮根本没把这件事情当回事，关了耶律刘哥没几天，因为赌瘾犯了，又找不到旗鼓相当的对手陪自己玩，就又把耶律刘哥放了出来。

耶律刘哥当然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使尽浑身解数，把耶律阮哄得心花怒放。耶律阮一高兴，竟然猛然想起来耶律刘哥造反的事情，就问他："你真的想造反吗？"

耶律刘哥眼前一亮，知道好运驾到了，马上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对耶律阮是一千一万个忠心，要是有谋反之心，就头上生千顶疽而死。

耶律阮听到他发了毒誓，觉得他应该不会谋反，就打算赦免他的罪行。

这下耶律屋质不干了，他坚决反对放了耶律刘哥，并要求让耶律刘哥和耶律石剌对峙，看看两个人都怎么说，然后再做决定。

耶律阮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就让耶律屋质去办这件事。耶律屋质很快就查明了真相，将耶律天德、萧翰等人全部抓了起来。

按理说，这下真相大白了，谋反罪行也罪证确凿，只剩下把他们处理掉了。但耶律阮这时候却大慈大悲起来，他觉得这些人虽然意图谋反，但却没对自己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威胁，所以可以从轻发落，就只处死了耶律天德，把耶律刘哥流放外地，杖打了一顿萧翰。

后来，萧翰又打算跟老婆，也就是耶律阮的妹妹耶律阿不里谋反，结果写给耶律安瑞的信又落到了耶律屋质手里，耶律屋质自然再次报告给了耶律阮，最后耶律阮下令处死了萧翰。

你不知道的契丹

公元922年，耶律阿保机为了削弱迭剌部的势力，把迭剌部分为五

院、六院两部，也称为北院和南院，各有夷离堇。公元938年，耶律德光把两院改为北、南二大王院，两院官署长官分别称为北院大王、南院大王，下面设有大王院知事、院太师、院太保、院司徒、院司空等官。

耿耿于怀的南征大计——图谋南征

奶奶述律平和叔叔耶律李胡打发走了，内乱也平定了，耶律阮忽然闲下来，就觉得应该给自己找点事情做做，否则怎么显示他的雄才大略、气吞山河呢？

可是，做什么呢？政权也改革了，述律一家也打击了……想来想去，耶律阮最终把目光投向了中原。

后晋灭亡以后，没过多久，刘知远就在太原自立为王，并派兵攻打河北，听说耶律德光驾鹤仙游以后，他不由得大喜，马上披肩挂帅，亲自出马，带领大军杀向开封，并很快拿下了开封。

刘知远本来是沙陀人，但是为了表示自己“根正苗红”，他便把自己说成是后汉皇帝的后人，并取国号为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后汉。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很多人还没回过神来，刘知远就已经拿下开封，建立后汉了。所以，一些原本就觊觎中原地区的人不高兴了。南唐皇帝李璟就是其中之一。

南唐皇族自称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后人，从一建国，就死死盯着中原地区，时刻想着光复祖业。但他们也很清楚，单凭借自身的能力，很难对付中原王朝，于是就三番五次地派人来契丹，想要跟契丹瓜分中原地区。

那时候，中原正是石敬瑭执政，后晋早就成了契丹帝国的附庸国，所以契丹果断地扔了南唐伸来的橄榄枝，拒绝了南唐的邀请。

等到耶律德光驾鹤西去，南唐看到有机可乘，就马上整顿兵马，准备北上光复祖业，结果大军还没离开本土，刘知远就捷足先登了。

眼看着到手的东西被人抢走，李璟心里真心恨得牙痒痒，问候了刘知远祖宗十八代，但他恨归恨，却也很清楚南唐力量薄弱，只凭自己根

本不是刘志远的对手。可是，另一方面，他又不甘心就这样放弃入主中原的大好机会，那该怎么办呢？

想来想去，李璟就想到了与南唐隔中原相望的契丹，于是，就派人打着祝贺耶律阮当上契丹皇帝的幌子，来找耶律阮商量南北夹击共灭后汉的事情。

耶律阮正在为找什么理由南下而伤脑筋，南唐使者的到来恰恰帮他了却了一桩心事，顿时高兴得眉飞色舞，好像已经看到自己挥军南下，一路势如 破竹。于是，他马上召开诸部酋长会议，商量南下征讨后汉的事情。

不料，诸部酋长大部分都不赞成南征。这下耶律阮郁闷了，自己又没爷爷耶律阿保机走运，能找一条龙来射射，也没叔叔耶律德光那样的运气，遇到石敬瑭那样的“老儿子”送上大礼包作为通行证，无奈之下，他只好暂时放弃了举全国之兵南下的想法。

但耶律阮想要建功立业的梦想实在太坚定了，南征的提议被否决，他一怒之下，干脆自己亲自出马，带着大军游历在幽州一带，有时派一些游骑，有时亲自率军，不时地攻掠中原，企图伺机大规模南征。

这时候，刘知远已经撒手人寰了，耶律阮得知以后，更加肆无忌惮，甚至干脆让手下骑兵深入河北贝州、魏博等地，烧杀抢掠。

中原各地的藩镇节度使和刺史纷纷紧闭城门，没有一个敢跟契丹交手。消息传到开封，后汉皇帝刘承祐极为震怒，马上派遣宰相郭威亲自率领大军到魏博坐镇，防御契丹。

郭威前脚刚走，后脚开封就发生了巨大变故。刘承祐担心自己身边的佐辅大臣权势过大，最后闹得“挟天子以令诸侯”，他们刘家的天下就不得不改姓了，所以干脆先下手为强，下令诛杀了大批辅佐大臣，连郭威也在“黑名单”里。

郭威听说以后，勃然大怒，马上打着诛贼臣、清君侧的旗号，带兵朝着开封杀来。

刘承祐本来也没多少本事，这下看到郭威带兵攻打开封，自己真的危险了，顿时傻了眼，慌慌忙忙地逃跑，最后被乱军杀死了。

郭威是个聪明人，虽然他也想当皇帝，但他知道自己出身卑微，在这个讲究门第出身的年代，恐怕很难服众，于是他就在刘氏家族中选择了一个年龄最小的孩子，也就是刘知远的弟弟刘崇的儿子刘赟。

然而，还没等刘赟正式登基称帝，耶律阮再次攻打河北的消息就传到了 开封，郭威不敢怠慢，马上休整兵马，准备带兵北上迎战。

当兵马渡过黄河以后，一天，将士们纷纷来到郭威的房前，一致表示皇帝必须由郭威来做，将士们已经跟刘氏结下仇怨，不能再立他们为帝了。将士们一边说着，一边撕开一面黄旗披在郭威身上，接着就高呼万岁。

郭威当然是心花怒放，半推半就以后，也就装作勉为其难地接受了。

这下刘崇不乐意了。本来哥哥一死，侄儿刘承祐继承皇位，大权落在郭威等人手里，他就很不高兴了。后来郭威带兵攻打开封，杀死了刘承祐，他就坐不住了，想要带兵去跟郭威来个你死我活。

不过，还没等他动身，郭威就说让他儿子刘赟当皇帝，他觉得这样至少皇位还是他们刘家的，也就暂时罢手了。却没想到，这登基大典还没举行，郭威就自己当了皇帝，建立后周，还杀了他的儿子。

刘崇很不甘心刘家祖业被郭威抢走，所以在郭威称帝半个月以后，也在太原称帝，国号仍然是汉，也就是北汉。

满腔愤怒的刘崇马上挥军南下，讨伐郭威，结果几场战争下来，刘崇都是惨败而归。眼看着不用多久，自己就得葬身郭威刀下，刘崇绝望了。

这时候，任何一根稻草都可能成为刘崇的希望，于是“契丹”这个名字便带着神圣而美好的光环降临到了刘崇的脑海里。正处于绝望边缘的刘崇顿时看到了光明，马上派人向契丹求救。

耶律阮正在契丹南境带兵游历，望着南方大片土地，心里既懊恼又纠结，可就是苦于没有南下的理由。为了打发时间，也为了发泄内心的愤懑，他只好继续有事没事地带兵骚扰一番，大肆抢掠河北地界。刘崇派来的使者就在这时驾着彩云光临了。

了解到中原的情形以后，耶律阮按捺住内心的惊喜和喜悦，强迫自己镇定下来。于是，冷静之后，他决定效仿自己的叔叔耶律德光，抓住机会跟刘崇谈起了条件。为了促使刘崇答应自己的条件，他干脆将郭威跟契丹缔结友　　谊之邦的事情也告诉了刘崇，表示自己很为难到底要帮谁。

刘崇正火烧眉毛，每天都望眼欲穿地等待着契丹大军驾着彩云来救他于水火之中，却没想到等来了耶律阮为到底帮谁而纠结的消息，顿时心急如焚，恨不得直接跪在耶律阮面前求爷爷告奶奶了。

忽然，他灵光一闪，想到了石敬瑭。当年石敬瑭就是认了耶律德光为爹，才得到契丹大军的支援，得以入主开封，称帝为王，自己为什么不效仿石敬瑭呢？

于是，刘崇也恭恭敬敬地写了一封认亲信，称呼耶律阮为“叔皇帝”，自己是“侄皇帝”，表示从今以后以臣国侍奉契丹，请求契丹发兵援助。

耶律阮看了信，龙颜大悦，觉得这跟当年叔叔耶律德光和石敬瑭的故事如出一辙，是个好兆头，以为契丹就要重新获得中原地区了，于是就顺水推舟地同意了刘崇的请求。

就在这时候，南唐李璟又派人来跟耶律阮商量一起援助北汉，攻打后周的事情，耶律阮一看，连南唐也要帮忙了，不由得信心倍增，马上召集诸部酋长开会商量南征的事情。

这时候，耶律阮迫于压力，已经立了述律家族的萧撒葛只为皇后，述律家族对此十分满意，也就不再跟耶律阮唱反调了，其他诸部酋长一看连述律家族都同意了，自然纷纷表示赞同。

耶律阮心情大好，马上命令诸部酋长率领本部兵马到归化州（也就

是今天的河北宣化）祥古山的火神淀会合，气势磅礴地准备南下帮助北汉夺取中原政权！

你不知道的契丹

耶律阮率军南下抢掠河北的时候，一天，契丹军正在烧杀抢掠，突然发生了月食。契丹人信奉萨满教，相信鬼神的存在，所以突然看到月亮没了， 天顿时黑暗了下来，以为是自己的行为触怒了天神，都非常害怕。耶律阮自然也不例外，慌忙带着部将北返。

回到契丹南京以后，耶律阮仍然惊魂未定，觉得是自己的南掠行为惹怒了天神，要是再继续下去，肯定要遭天谴，所以就想主动跟后汉议和。这时候，郭威已经灭了后汉，建立了后周，所以，耶律阮的信使便把信给了郭威。郭威马上派人跟契丹搞好关系，却不料耶律阮想要趁火打劫，提出各种额外要求，最后议和失败，耶律阮扣押了郭威的使者。没过多久，刘崇就派人来向耶律阮求救了，耶律阮便以这次的议和条件为诱饵，诱使刘崇上表称臣。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辽世宗被拥立者杀害

耶律阮到达火神淀的时候，诸部兵马还没有到齐，耶律阮只好就地扎营驻寨，一边兴高采烈地跟部下喝酒玩乐，一边等待诸部兵马，同时商量南征的事情，好像中原地区早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

就在耶律阮为了终于能够一展宏图而兴奋的时候，一个人已经默默地向他举起了屠刀。

这个人叫做耶律察割，是耶律阿保机的弟弟耶律安瑞的儿子。

耶律察割小时候非常腼腆，不爱说话，总是一副懦弱好欺的样子，但是内心却十分狠毒而狡诈。

他的伪装并没有瞒过耶律阿保机的眼睛，有一次，耶律察割奉了老爸的命令，去向耶律阿保机汇报工作。结束以后，他刚离开，阿保机就对身边的侍卫说："这个人目若风驼，面有反相，我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让他进入我的房间。"正是因此，阿保机一直没给他什么实质性的工作。

耶律察割的前半生基本都是这样默默无闻地存在着，没有任何机会风生水起，更没任何可能兴风作浪。直到耶律德光驾鹤仙游，他才真正拨开云雾见天日。

当时，耶律察割的老爸耶律安瑞正为了到底要倒向述律平还是耶律阮而纠结不已，耶律察割便给老爸分析形势。他告诉老爸，李胡凶狠残暴，如果让他当了皇帝，恐怕他们父子就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只能每天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但如果耶律阮当皇帝就不一样了，耶律阮宽厚仁慈，应该不会亏待他们。

耶律安瑞觉得儿子说得很有道理，就听从了儿子的建议，投靠了耶律阮。结果，耶律阮最终继承了皇位，耶律安瑞因此被封为明王，耶律察割也被封为泰宁王。

耶律阿保机的确没有说错，耶律察割不但面有反相，心更是装着一堆谋反计划。一步登天来得太过容易了，这让耶律察割飘飘然起来，忍不住想再高点。但他已经封王列侯，再高能高到哪儿去呢？最终，他把目光放在了耶律阮的龙椅上。

耶律察割也知道，这把龙椅不好做，尤其是耶律阮登基之初就跟述律平较量过，接着又镇压了耶律天德和萧翰等人的谋反，这时候，耶律阮铁定十二分的警惕，稍有风吹草动，就会草木皆兵。

于是，耶律察割一咬牙、一跺脚，决定来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先博得耶律阮的信赖，然后再伺机下手，除掉耶律阮。

他先有事没事派人去跟耶律阮打自己老爸耶律安瑞的小报告，然后又假装打小报告的事情被老爸发现了，希望耶律阮能够救他于水火之中。耶律阮被他大义灭亲的举动感动得不得了，就把他留在自己身边，做了自己亲自掌管的女石烈军的首领。

这样一来，耶律察割就能有事没事在耶律阮身边转悠了。为了保险起 见，他继续打自己老爸的小报告，同时使尽浑身解数讨好耶律阮，把耶律阮哄得心花怒放，对他越来越信赖。

一次，耶律阮外出打猎，耶律察割觉得时机到了，就撒谎说自己手腕崴了，没法拿弓箭，所以只拿了一个链子锤，跟在耶律阮后面，想要趁着耶律阮不注意的时候下毒手。可惜，始终没找到机会。

耶律察割没辙了，只好选择夜里动手，就把自己的庐帐偷偷地移近耶律阮的大帐，却被耶律屋质发现了。

耶律屋质看到耶律察割移动自己的庐帐，并让手下的士兵整装戒备，觉得十分可疑，就向耶律阮报告了这件事，说耶律察割意图不轨。

耶律阮一来先除掉了一生叱咤风云的奶奶，又平叛了内乱，顺便还打击了述律一家，正飘飘然而不知所以然，觉得自己已经天下无敌了，二来他对自己看人的能力十分有信心，相对地，自然也就十分信任耶律察割。

所以，当耶律察割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自己是冤枉的，自己对耶律阮的忠心可昭日月，耶律屋质肯定是嫉妒他才诬陷他时，耶律阮毫不犹豫地被感动了，完全忘记了之前谋反的耶律刘哥也曾用过这一招，不但选择了百分之一百二地信赖耶律察割，而且还拍着他的肩膀安慰他。

之后，耶律察割又数次试图谋害耶律阮，可无奈次次都找不到天时地利人和的机会。这一拖再拖，就拖到了耶律阮要带兵南下援助北汉。

此时，耶律阮的大军驻扎在火神淀，诸部兵马还没到来，耶律察割觉得机会来了。

耶律阮南征在即，心情如沐春风，好得一塌糊涂，根本没工夫搭理身边的人有没有心事重重、磨刀霍霍。激动之余，他不免就想起了他死在中原的老爸耶律倍，于是，摆上香案，跟老妈、老婆一起祭祀老爸。

正值深秋时节，火神淀天高气爽，风景宜人，蓝天白云相衬，苍天茫野相望，风吹草低见牛羊，耶律阮看着大好的江山，想到马上就要指点更大一 片江山了，不由得心情大好，便跟诸酋长、诸王和大臣们开起了篝火晚会。

大家吃着手把肉，喝着菊花酒，越来越来劲，越喝越高兴，不知不觉就都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了，有的直接趴在地上睡着了，有的还算清醒的就回寝帐大睡，耶律阮也被侍卫扶回寝帐，睡得昏天暗地。

然而，有一个人却没有喝醉，不但没醉，而且还十分清醒。这个人就是耶律察割。他看着耶律阮和王爷、大臣们喝得不省人事，觉得这就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天时地利人和，真是天助我也。

不过，耶律察割知道，自己这时候起兵，肯定会被判为谋反作乱，到时候不但得不到其他人的支持，很可能还会被诸部兵马联合起来围歼。于是，他就想到了耶律德光的儿子耶律璟，想拉他入伙，企图先名正言顺地扳倒耶律阮，夺来皇位，然后再以谋反的罪名杀掉耶律璟，自己坐上皇位。

耶律璟是耶律德光的嫡长子，按理说，耶律德光死后，他是最有资格做皇帝的，耶律察割觉得他肯定十分痛恨耶律阮抢了自己的皇位。但

没想到，耶律璟当王爷当得很滋润，根本没兴趣抢回皇位。

耶律察割虽然心里很窝火，但时间紧迫，也没工夫跟他耗着，否则等他说服了耶律璟，恐怕时机就错过了。于是，他马上找到耶律盆都，问他要不要跟自己一起谋反。

耶律盆都是耶律阿保机的另一个弟弟耶律寅底石的儿子，耶律刘哥的弟弟，当初因为痛恨述律平而选择支持耶律阮，后来因为参与耶律刘哥的谋反，被罚出使辖嘎斯国，所以对耶律阮怀恨在心，时刻都想着报仇雪恨。

了解到耶律察割的来意以后，他十分高兴，马上同意跟耶律察割一起起兵造反。

于是，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耶律察割和耶律盆都一起带领着早已准备好的兵马直扑耶律阮的寝帐。

这时候，耶律阮还在熟睡中，被外面的厮杀声惊醒，酒也全醒了，等到 看到耶律察割和耶律盆都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时，他才幡然醒悟，但已经为时晚矣。

就这样，被众人赶上皇位的耶律阮，在只当了四年多皇帝以后，又被自己的拥立者杀害了。

你不知道的契丹

契丹建国后，皇帝游猎设行帐成为“捺钵”，也形成了四时“捺钵”制度。“捺钵”随着四季而迁徙，分为春、夏、秋、冬四捺钵。夏、冬在行帐处召开政事会议，并处理政务。每次会议结束，皇帝就会到春水秋山的行猎地点，大部分汉官则返回中原居守，处理汉人事务。这样，就能保证皇帝可以随时随地处理政务了。

事实上，契丹有皇都，也有五京之制。只不过，契丹皇帝一年四季都会巡行在四捺钵之间，政务也在捺钵中处理。所以，在契丹，捺钵之地就是全国实际上的政治中心和最高统治者所在之地，而皇都和五京则

是宰相以下官僚处理政务的地方，特别是汉民政务，这也是契丹政治管理的一大特色。

在位期间每天都忙着镇压叛乱——睡皇帝耶律璟

耶律璟是个与世无争的人，只要给他好吃好喝好玩的，他就别无所求。所以，虽然堂兄耶律阮抢了他的皇位，他也觉得这并不算什么事，反正都是耶律家的人，谁坐不是坐呢？所以，当耶律察割来找他谋反的时候，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谋反不是小事，耶律璟知道搞不好就会牵扯到自己头上，不想惹麻烦上 身，自然是走为上策。于是，耶律察割前脚离开他的庐帐，后脚耶律璟就骑马跑到山里躲了起来。

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不惹麻烦，麻烦也会自己找上门来。很快，耶律屋质就派自己的弟弟耶律冲找来了。

一开始，耶律璟还是坚决表示自己不想参与其中，耶律冲也坚决不肯让步，晓之以大义，动之以真情，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最终还是说动了耶律璟，把他带回了军营。

这时候，耶律屋质已经派人去联络诸王起兵平乱了，看到耶律璟回来，顿时高兴得脸上几乎要开出花来。耶律璟却没他那么高兴，表示自己并不是很情愿来参与平叛。

耶律屋质顿时郁闷了，好不容易找了一个主持大局的人回来，白送你一个皇帝当，竟然还心不甘情不愿。但时间紧迫，根本来不及找其他人了，于是他也一咬牙、一跺脚，狠下心肠，“威胁”道：“你是太宗皇帝的嫡长子，如果被耶律察割抓住，他肯定不会放过你。要是真的那样的话，你让将士们去侍奉谁？社稷又该依赖谁？要是皇位落到了耶律察割那些贼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啊！”

耶律璟是个聪明人，耶律屋质一番话让他顿时醒悟过来，如果让耶律察割当了皇帝，那么契丹的确要从此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了，而且自己恐怕也没什么好日子过了，毕竟虽然自己相信自己没兴趣当皇帝，但不

代表别人会相信，更不能保证耶律察割会信。

想通了这一点，耶律璟就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择了，只有率兵平叛。

看到耶律璟同意率兵平叛，耶律屋质一颗悬而未定的心终于放下了一大半，马上兴高采烈地派人放出消息，号召诸王起来平叛。

在契丹，兵制非常严格，皇帝带兵出征，诸部酋长、诸王、诸大臣们 应该带多少兵马随征，都有严格的规定。不仅如此，当大军停下来扎营休息时，皇帝的御帐扎下以后，诸部酋长、诸王、诸大臣的行帐应该扎在哪里，离皇帝的御帐要多远，都有明确的规定，绝对不允许有人随便扎营。

所以，耶律察割的叛军所影响的范围也只是在皇帝的御帐周围，离着皇帝御帐比较远的行帐，基本都没有受到冲击。

这时候，那些没有被叛军波及到的王爷和将领们，听说耶律察割叛乱、皇帝被杀，心里十分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办，是投靠叛军，还是起兵平叛呢，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就在众人都纠结万分的时候，耶律璟和耶律屋质带兵平叛的消息传来了，诸王和将领们顿时精神振奋，马上休整兵马，前去与耶律璟会合，共同镇压叛乱。

最后，耶律璟成功地平定了叛乱，杀死了耶律察割，坐上了契丹的龙椅，成为辽穆宗。

坐上了皇帝的宝座，耶律璟并不开心，相反，他感到不安。曾经亲眼目睹各种皇位之争和谋反，这次自己又是借着谋反的东风坐上皇位，他对谋反怀着高度的警惕。

所以，一上台没几天，他就马上采取了残酷的手段，借着处理耶律察割叛乱的机会，处死了一大批人，又抓了一大批人，同时提拔了一大批人，希望以此达到以儆效尤、杀鸡儆猴的效果，让自己从此高枕无忧。

但事实却截然相反，耶律璟的美好梦想不仅很快就破灭了，而且破灭得极其彻底——在他在位期间，叛乱此起彼伏，他几乎每天都忙着镇压叛乱：

耶律璟即位刚刚三个月，太尉忽古质就铤而走险，开始谋反，最后很快被平息下去。

忽古质谋反案件发生五个月后，国舅萧海贞、工部侍郎李浣又开始谋反，最后事情暴露，两人想要南投后周，半路被抓了回来。

萧海贞、李浣南投事件刚结束，耶律倍的二儿子、耶律阮的弟弟耶律娄国，联合耶律敌烈谋反，结果事情暴露，两人都被抓，最后两人和萧海贞一起被处死。

一年后，耶律宛、耶律化葛里、耶律奚蹇意图谋反，耶律璟的弟弟耶律罨撒葛也牵涉其中，虽然这些人很快就被绳之以法，但由于他们只是想想而已，还没付之行动，所以坚决不承认罪行，最后，耶律璟没办法，只好放人。

两个月后，耶律罨撒葛、耶律宛等人又聚集在一起，商量怎么推翻耶律璟，结果又被耶律璟发现了，最后耶律璟杀了耶律化葛里、耶律奚蹇，对于耶律宛和耶律罨撒葛，杖打了一顿就放掉了。

几年后，后周世宗柴荣带兵北征，想要收复幽云十六州，耶律璟在大臣们的强烈要求下御驾亲征，耶律敌烈便想趁机联合耶律海思等人发动政变。结果，还不等他们开始行动，柴荣由于病重被迫退兵，耶律璟返回上京，并迅速地将政变扼杀在摇篮中了。

之后，政事令耶律寿远、太保楚阿不等人谋反，最后两人被杀，叛乱失败。

没多久，耶律李胡和儿子耶律喜隐又起来谋反，最后耶律李胡替儿子顶了罪，被抓。后来，耶律喜隐又想造反，又失败了，被耶律璟抓了起来。

另外，还有室韦、乌古等部反叛。

……

然而，虽然叛乱此起彼伏，波涛汹涌，耶律璟却丝毫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反而在忙着平定叛乱的闲暇时间里，学会了饮酒作乐。

作为皇帝，耶律璟拥有喝不完的美酒，所以，他高兴了要喝，不高兴了也要喝，几乎整天抱着酒坛子，喝得不亦乐乎。一喝醉了，他就有两大爱好——要么睡觉，要么杀人。

耶律璟睡起觉来非常不要命，喝完了就睡，睡醒了接着喝，然后接着睡，如此日以继夜，夜以继日，没完没了。但这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 是他的杀人爱好。

一旦喝醉了，耶律璟就完全失去了意识，常常看见谁就说杀谁，结果导致伺候他的内侍们整天心惊胆战，诚惶诚恐，就怕他喝醉了随口一句话，自己的小命就没了。

杀的人多了，耶律璟自己也不好意思了，就下诏说如果在他喝醉的时候下达命令，他们可以暂时不执行。这下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但效果明显很不好，没人执行命令，耶律璟干脆自己动手杀人，结果被他酒醉之下杀死的人数还是有增无减。

这样日子久了，耶律璟身边的内侍们就产生了怨恨，毕竟谁也不想整天生活在刀口上。

这天，耶律璟游猎回到行帐以后又喝多了，忽然想起自己刚刚打回来的大熊，便传旨让厨班把熊肉端上来当下酒菜。

可是熊刚刚抬回来，正在收拾，而且做好还需要一段时间，怎么可能马上端上来呢？

早就喝高了的耶律璟一听熊肉还没有做好，不禁龙颜大怒，扬言要亲手杀了那一群厨子，然后一倒头就睡过去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耶律璟的话把厨班吓了个半死，他们早就见识过耶律璟的杀人狂性了，搞不好今天真的就是自己的末日了！

想到这些，再看看醉得一塌糊涂的耶律璟，他们决定一不做二不休，今天就给自己来个彻底的解脱。

于是，近侍小哥、盥人花哥和厨子辛古等六个人，趁着耶律璟醉得不省人事，联手把他送上了黄泉路。

你不知道的契丹

耶律璟爱好喝酒，所以爱屋及乌，也非常关心酒的酿造工作。他经常 亲自视察酿酒的作坊，并指导酿酒工作。不仅如此，耶律璟还慷慨解囊，奖励酿酒作坊，大力支持他们扩大生产规模，并鼓励他们把酿酒的锅改得大一点，把盛酒的酒坛、酒罐也改得大一点。他还自己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贮酒器，在上面刻了一些鹿文，起名叫“鹿甒”。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契丹酿酒行业越来越发达，酒税也逐渐成为国家的重要税源。

第四章
帝国最辉煌的时代：鼎盛时期

一个强大的帝国，必然拥有一个剽悍的英明君主。反之，当英明君主降临人间，一个再腐朽的政权都可以枯木逢春。然而，令契丹人意外的是，当契丹帝国迎来最辉煌的时刻，堪称神一般存在的英雄并非一人，而是一对母子——萧绰与圣宗耶律隆绪母子！他们站在老祖宗们打下的基业上，借着历史的东风，抓住前所未有的机遇，给契丹帝国展开了最为华丽的篇章——鼎盛时期！

帝国的发展步入正轨——辽景宗中兴

耶律璟没有儿子，所以他被仆人杀害以后，皇位应该花落谁家就又成了一个问题。

当时，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耶律璟同父同母的弟弟耶律罨撒葛，一个就是耶律阮的儿子、耶律璟的养子耶律贤。

耶律阮被杀的时候，耶律贤还不满四岁，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只知道吃了玩，玩累了就睡，睡醒了就接着玩。当耶律察割带着兵马气势汹汹地冲进御帐，四处搜索，疯狂扑杀皇室人员的时候，耶律贤一下子被吓傻了，连哭都给吓忘了。

幸好有厨子发现了他，慌忙用毡子把他包住，藏在了柴草里。等到天亮 以后，耶律璟带兵平定了叛乱，人们在清理战场的时候，从柴草堆里发现了他。



契丹武士

不过，虽然耶律贤幸运地活了下来，却因为惊吓过度而落下了抽风病，时不时地抽风，身体也变得非常差，严重的时候连马都没法骑。

耶律璟当上皇帝以后，由于没有子嗣，又看到耶律贤小小年纪就失去了父母，于心不忍，就把他带进宫中，当作自己的儿子抚养起来。

后来，耶律璟借着惩处谋反之机，诛杀了大量可能对自己有威胁的皇室成员，而耶律贤，一方面因为他年龄还小，根本构不成威胁，另一方面因为他并没有表现出对皇位的热心，总是跟耶律璟保持着和谐的父子关系和君臣关系，所以侥幸地躲过去了。

就在耶律璟被害的前几天，耶律璟还把耶律贤叫到自己身边，对他说：“儿子你已经长大了，我可以把朝政交给你处理了。”但话虽这么说，耶律璟回头就又醉得不省人事了，并没有马上册立耶律贤为皇太子。也就是说，耶律贤拿到的只是“口头支票”，并没有法律效力，所以想要获得皇位，还得靠他自己努力。

耶律璟被杀的时候，耶律罨撒葛和耶律贤都不在身边，只有他们的部分支持者跟随在皇帝行宫里。而此时，毫无疑问，谁先到达行宫，谁就会占据上风，有可能控制住局势，成为下一任皇帝。

于是，两拨人马一听说耶律璟被杀，马上火急火燎地分头行动，分别向耶律罨撒葛和耶律贤通风报信。

耶律罨撒葛因为之前谋反的事情被耶律璟打发到了西北边境，但耶律贤并没有因此而放松警惕，为了防止突变发生，他早就准备好了一支应急队伍。得到女里的报告以后，耶律贤就马上跟女里、高勋等人，率领兵马连夜赶到了皇帝行宫，而此时，耶律罨撒葛的信使还在路上。

但这并不表示耶律贤就稳操胜券了，耶律罨撒葛阵营里的主要代表人物，像萧思温、粘木衮、耶律夷腊葛等人，这时候也在行宫里。而且悲剧的 是，他们手里都掌握着大量军队，只要他们行动，耶律贤就基本没有什么胜算了。

不过，萧思温几个人都是比较懂事的，他们很清楚，耶律罨撒葛不在，他们擅自行动，就会被耶律贤抓住把柄，甚至可能会以谋反罪名论处，所以他们只能耐心而又焦急地等待耶律罨撒葛赶紧到来。

这就大大地给了耶律贤机会，他一到行宫，就马上控制住了局面。

耶律罨撒葛的支持者们顿时傻眼了，要么马上表示从此效忠耶律贤，要么就被耶律贤扣押了。

耶律贤抓了那些人以后，并没有把他们怎么样。相反，他很清楚，想要成为名正言顺的皇帝，想要避免老爸耶律阮和叔叔耶律璟所遭遇的那一连串的叛乱，就必须得说服他们归顺。而在这些人中，萧思温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于是，他主动找到了萧思温，想要说服他拥立自己为皇帝。

萧思温是耶律德光的女婿，也是耶律璟的姐夫，更是耶律罨撒葛的岳父，他之所以支持耶律罨撒葛，无非是想要借着女儿的东风平步青云。

他是个聪明人，从耶律贤带兵到来开始，他就知道耶律罨撒葛已经没什么机会了，所以，思索一番之后，他决定跟耶律贤谈条件。条件很简单，只要耶律贤答应娶他的女儿萧绰为皇后，那么他就支持耶律贤。

耶律贤早就听说萧思温的小女儿萧绰不仅美若天仙，而且聪明伶俐，觉得能娶这样的女子为皇后应该是前世修来的福分才对，所以马上同意了萧思温的条件。

于是，耶律贤就在耶律璟的灵柩前痛哭一场以后，在萧思温、女里、高勋等人的拥戴下，继承了皇位，史称辽景宗。

辽景宗上台以后，面对的是睡皇帝耶律璟扔下的一个烂摊子，所以郁闷之余，他马上开始着手处理积攒了十几年迟迟没有得到解决的国家大事。

他吸取耶律璟的教训，不仅不采取高压政策，反而一口气册封了九个 王爷。这一招的确很管用，直到他驾鹤西去，除了宋王耶律喜隐两次谋反以外，其他王爷都非常守本分，而且兢兢业业地为国鞠躬尽瘁。

安抚诸王以后，他又开始论功行赏，大力提拔了拥戴有功的大臣们，同时又知人善用，重用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大臣，并重用汉族官员，使得原本乌烟瘴气的朝政得到了大大的改善。

为了彻底改变耶律璟留下的混乱局面，耶律贤又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向汉族官员室昉询问治国之道，研究古往今来各个朝代的历史经验教训，并将它们充分地应用到实际中去。

耶律贤赏罚分明，励精图治，使得百官恪尽职守，凋敝的国政大幅度改善。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契丹帝国的政治开始呈现出一派清明气象，社会发展也逐渐恢复正常并趋向兴盛，国力大大提高，契丹帝国开始进入中兴时期，为辽圣宗的全盛时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历史上也把这段时期称为“景宗中兴”。

你不知道的契丹

耶律贤即位以后，萧思温家族也随之崛起，萧思温被封为北院枢密使，兼任北府宰相、尚书令，又加封魏王，身兼数职，权倾朝野，他的家族还被授予世选北府宰相的特权。不仅如此，他的小女儿萧绰是皇后，大女儿、二女儿都是王妃，可以说，萧思温一夜之间成了“政治暴发户”。

这就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和嫉妒，先是“皇后专业户”述律家族，然后是拥立耶律贤的功臣女里和高勋。于是，这几个人就勾结在一起，想方设法除掉萧思温。最后，他们安排了一场土匪劫杀，成功地杀掉了萧思温。耶律贤当然十分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他知道如果追究到底肯定会引起政局混乱，所以就只处置了杀害萧思温的直接凶手，后来又找机会处置了高勋和女里。

政治婚姻带来的意外惊喜——北国“武则天”萧绰

耶律贤当上皇帝以后，按照与萧思温的约定，回到皇都以后就迎娶了萧思温的女儿萧绰，并把她立为皇后。

萧绰的老妈是耶律德光的女儿——燕国大长公主，她跟丈夫萧思温都非常疼爱这个聪明伶俐、乖巧可爱的小女儿，所以就借用自己的封号，给女儿起了小名，叫做“燕燕”。

萧绰从小就机敏过人，做事井井有条。在她小的时候，有一次，萧思温让她和两个姐姐一起打扫房间，两个姐姐很不情愿，但是父命难为，只好硬着头皮去做，却也只是敷衍地打扫了一下就不管了。只有萧绰一丝不苟地完成了老爸交代的任务。萧思温看到三个女儿的表现，对萧绰格外满意，夸赞萧绰以后一定是当家的好手。

虽然耶律贤早就听说萧绰美貌动人，聪明伶俐，但是对于一个面都没见过、只在传说中听过的女人，他也只是形式化地欣赏而已，并没有抱太大希望。所以，一开始，萧绰入宫、当皇后，都只是耶律贤与萧思温的一场政治 交易。



契丹人发式

很快，耶律贤就推翻了这个结论。

登基以后，耶律贤接手的是酒鬼皇帝耶律璟迷迷糊糊地统治了十几

年的国家，局面真的是混乱得一塌糊涂。于是，一心想要重振契丹雄威的耶律贤，大张旗鼓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遗憾的是，耶律贤由于小时候受惊过度，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身体一直不好，真的是有心无力。这下耶律贤纠结了，是放着混乱的朝政不管，先养好身体好求个万岁万岁万万岁呢，还是拖着生病的身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前者固然幸福，但实在不是他的作风，后者虽然痛苦，但他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那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萧绰站出来了。她义无反顾地走到了前台，一边尽心尽力地照顾耶律贤，一边帮助耶律贤处理国事。

但是，作为一个只有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又从没有接触过朝政，萧绰一开始真的是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幸好她有个厉害的老爸，她的老爸萧思温当然不遗余力地顶自己女儿，并利用一切能利用的力量支持女儿。时间一久，萧绰就对处理朝政游刃有余了。

这让耶律贤十分惊喜，他没有想到这场政治婚姻竟然能给他带来如此巨大的“财富”，萧绰在处理朝政上几乎就是一个天才，完全帮他分担了一切忧虑。高兴之余，耶律贤就干脆放心大胆地把一切事务都交给萧绰处理了，自己则优哉游哉地享受起生活来。

萧绰大权在握，她老爸萧思温身价倍增，迅速成为契丹炙手可热的人物，所谓树大招风，很快就引来了不少人的嫉妒。这些人不甘心被萧思温一家抢了风头，在萧思温跟随耶律贤外出行猎的时候，设计刺杀了萧思温。

这时候，萧绰不过十七岁，老爸的死让她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她终于认识到权力斗争的残酷，这里面是没有余地可留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只有 技高一筹的人才能够笑到最后。从这时候开始，萧绰迅速地成长起来，政治阅历也越来越丰富。

没有了老爸的支持，萧绰还有丈夫的支持。在耶律贤的支持下，萧绰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才干，全力协助耶律贤治理国家，推进改革，从而得到了群臣乃至整个契丹由衷的钦佩和效忠。

在萧绰和耶律贤的共同努力下，契丹的经济形势迅速好转，军事实力也大大提高。为了回报老婆，耶律贤把一个皇帝能够给予的最高嘉许和信任都给了她，甚至让史官在记录皇后的语言时，按照皇帝的规格来，并把军国大权都交给了萧绰。

没过多久，宋太宗赵光义带兵北伐北汉。消息传到契丹，萧绰大惊失色，她知道赵光义名义上是讨伐北汉，实际上是想夺回幽云十六州。对于契丹来说，北汉不仅仅是一个附属国，更是一个屏障，是契丹与宋王朝之间的缓冲地带，所以萧绰真心地不想北汉被灭。

于是，她马上派出使者，带着她的亲笔信和大量贵重礼物来到北宋，好言相劝赵光义，让他不要北伐北汉。

但是，赵光义刚刚即位没几年，正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看着北方大片土地，恨不得挥挥衣袖就把它们收入囊中。再加上他自认为大宋兵强马壮，契丹根本不足为惧，所以对于萧绰的警告，他完全当作耳旁风，并拍着胸脯气壮山河地说："北汉忤逆大宋，应该兴师问罪，如果契丹不多管闲事，那么我们的和平协议仍然奏效，否则，只好决一死战了！"

北汉的气数早已经尽了，在宋朝大军的猛烈攻击下，简直不堪一击，很快就成了宋王朝的囊中之物。赵光义不禁飘飘然了，觉得自己果然是天降奇才，竟然一路兵不血刃，势如破竹，照这样的气势持续下去，拿下契丹也不在话下。于是，他马上挥军北上。

萧绰早已经料到赵光义会北上，所以设下圈套，引诱赵光义深入北地。 这时候的赵光义早已经被胜利的喜悦冲昏了头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完全是圈套，结果在到达高粱河时，被契丹军三面包围，最后被打得落花流水。

这时候的萧绰已经被赵光义彻底惹毛了，她和耶律贤商量之后，决定好好教训教训赵光义，于是两人率领大军进围瓦桥关，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雄县。赵光义勃然大怒，亲自带兵前去迎战，结果损失惨重。

你不知道的契丹

客观来讲，宋朝的综合国力远在契丹之上，契丹人口不过四百余万，其中还包括大量汉人，而北宋统一南方以后，就有四百万户人家。不仅如此，宋军在武器装备方面也甩契丹好几条街，不仅建有专门的武器作坊，而且生产的各种武器都威力十足、产量庞大。

然而，宋朝两代君主处心积虑，都想收复幽云十六州，结果，倾尽全国之力，两次攻打契丹，都无功而返。这一切都是因为契丹大将耶律休哥。高粱河、瓦桥关之战，都是由于耶律休哥临机制变、苦战破敌，使得宋军最终一败涂地。二十年间，耶律休哥战功累累，成为契丹新一代的“战神”，从惕隐升至于越，被封为宋国王。

有惊无险的权力交接——萧绰垂帘听政

虽然耶律贤有个貌美如花、聪明能干的老婆兼做秘书，帮忙处理朝政，又有一帮贤臣良将精忠报国，但这一切都无法妙手回春，救不了耶律贤每况愈下的身体。终于，在当了十三年皇帝以后，耶律贤在焦山驾鹤西去了，传位给了大儿子耶律隆绪。

这时候，耶律隆绪才十二岁，他老妈萧绰也不过三十岁。一个是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儿，一个是拖着六七个奶娃娃的单亲妈妈，其悲惨状况可想而知。

更悲剧的是，一般皇太后可以依仗的娘家，萧绰基本没有。她老爸萧思温早已经被人害死了，娘家又没有兄弟，只有两个姐姐，大姐嫁给了齐王耶律罨撒葛，二姐嫁给了宋王耶律喜隐，此时，她们俩也跟萧绰一样，都成了寡妇，而且还因为谋反的事情，跟萧绰有很深的矛盾。也就是说，这时候的萧绰是个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

另一方面，皇亲国戚还在对皇位虎视眈眈，恨不得耶律贤一闭眼，就马上饿狼扑食一般把皇位给瓜分了。而这些，正是让萧绰最头疼的。

按照契丹法律，四帐皇族的王爷和国舅、公主们都可以建立头下军州。所谓头下军州，也就是这些王爷、国舅和公主的私城，一开始是为了安置战争俘虏而建立，后来慢慢发展壮大，成了契丹地方州县建置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私城里不仅有奴隶、税收，还有私人军队，可以说一个私城基本就等于一个小国家。

但很明显，这些王爷、国舅、公主们都不甘心当一个弹丸之地的小国王，而是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地心心念念着契丹帝国的皇帝宝座，甚至为此辗转反侧，寤寐求之。

这样“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让萧绰忧心不已。她很清楚，整个契丹，只横帐的王爷就两百多人，遍布朝廷内外。当然这还不是最重要

的，最重要的是他们个个手握精兵，随时都可能对皇位构成威胁。国舅和公主们虽然没法直接参与争夺皇位，但却可以跟王爷勾结在一起，同样是令人头疼的存在。

而在边防地区，由于耶律贤连续几年伐宋，导致契丹与宋王朝的边境时刻处于紧张状态。与此同时，西南的党项、西北的阻卜、东面的女真也默默地发展壮大起来，成为契丹周边的安全隐患。

萧绰在心里默默地盘算了一下如今的形势，震惊地发现自己和儿子正处于十面埋伏之中，随时都可能被人偷偷除掉，取而代之。

她越想心里越不舒服，她不喜欢这种枕边放着一连串大大小小的定时炸弹的感觉。她知道，想要儿子安安稳稳地坐上皇位，顺利地完成权力交接，保证天下太平，此时她唯一可以利用的就是自己的忠实粉丝，也就是她和耶律贤提拔上来的一批新人，如南院的最高行政长官韩德让，北院的二号老大耶律斜轸，北院最高行政长官室昉等等。

其中，韩德让的家族已经成为契丹朝廷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势力，而耶律斜轸不仅是萧绰的妹夫或者姐夫，更是北院的实际掌权人。可以说，他们俩正是萧绰最能依赖的力量。

所以，在耶律贤弥留之际，萧绰就偷偷地找来韩德让和耶律斜轸，商量下一步的应对策略。

当时，韩德让刚刚成为南院最高行政长官，并不在皇帝行宫，接到萧绰的密信以后，震惊不已，马上带着兵马连夜赶往皇帝行宫，终于在耶律贤驾鹤西去之前赶到了行宫，并用兵控制了整个行宫。

这时候，萧绰正带着孩子们在耶律贤的床前哭得昏天暗地，看到韩德让和耶律斜轸，哽咽了半天，终于把各种委屈、悲痛和无奈汇成了一句话：“孩子还小，我又没有强大后台，而皇族势力雄厚，南面又有大宋威胁，周边还有各族虎视眈眈，你们说我该怎么办？”

看着萧绰梨花带雨、楚楚可怜的样子，韩德让和耶律斜轸也几乎跟着痛哭流涕，连忙跪下，信誓旦旦地表示：“只要您信任我们，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话虽这么说，但三个人都明白，形势十分危急。两百多个手握重兵、把持朝政的皇族王爷，这时候有的跟随在行宫，有的在皇都，虽然所处位置不同，但却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在密切注视着皇帝行宫的一举一动，只等 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伺机而动。这是最危险的结局，也是萧绰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三个人分析一番形势以后，韩德让表示应该先让王爷们回到自己的领地，相互之间不准互通消息，连举行宴会也不准，并随机应变，剥夺他们的兵权。然后，让住在皇都的王爷家属来行宫，作为人质，这样王爷们就会投鼠忌器，不敢轻举妄动。为了保险起见，韩德让又亲自带兵不分昼夜地保护萧绰母子安全。

萧绰马上听取了韩德让的建议，成功解除了宫廷政变的危险。等到一切都安排妥当以后，萧绰才在韩德让、耶律斜轸、耶律休哥、室昉等大臣的拥护下，宣读了耶律贤的遗诏，立耶律隆绪为皇帝，也就是辽圣宗，萧绰则被尊为“承天皇太后”。

由于耶律隆绪还只是一个孩子，除了吃喝玩乐，几乎什么都不懂，所以一切朝中大事都由他老妈萧绰代为处理。从此，契丹进入了萧绰摄政时期。

一上台，萧绰就雷厉风行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一步解除皇位危机：

提拔重用汉族知识分子，培养可以信赖和依靠的政治力量。

萧绰本人就是积极的汉族知识狂热分子，她十分清楚汉族知识分子不仅懂得君臣之礼，更有治国之才，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皇位没什么威胁，所以，摄政以后，她更加重用汉族知识分子，比如室昉、韩德让等人。

削弱诸王的权势，让他们再也没能力跟中央政权相抗衡。

在诸王中，最有能力跟中央抗衡的就是耶律隆先、耶律稍、耶律道隐、耶律只没四个王爷。萧绰和耶律隆绪母子先“因材施教”，各个击破，排除了四王的危险。然后，又大刀阔斧地削弱其他诸王的兵权、财

权、人权，并直接或间接地撤消了头下军州。

经过多年的努力，萧绰和耶律隆绪母子不仅解决了权力交接时的各种危机，还使契丹帝国逐渐走向繁荣富强的鼎盛时期！

你不知道的契丹

韩德让的爷爷韩知古原来是述律家的家奴，述律平嫁给耶律阿保机的时候，韩知古作为陪嫁的媵臣来到了耶律家。虽然，后来韩知古、韩匡嗣等人都成为契丹的重臣，但韩家“宫分人”的奴隶身份始终没有改变。

后来，韩德让由于拥立和辅佐萧绰、耶律隆绪母子有功，深得萧绰母子宠信，逐渐成为契丹数一数二的权臣，萧绰更是改嫁给他。澶渊之盟以后，耶律隆绪赐韩德让国姓耶律，改变了他奴隶的身份，把他列为了契丹皇室宗族，并获得了设置宫卫斡鲁朵的特权。

“绯闻”引发的辽宋战争——宋朝雍熙北伐

契丹帝国有惊无险地完成了权力交接，开始有条不紊地朝着鼎盛时期迈进。不得不说，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韩德让。所以，内部稳定以后，萧绰和耶律隆绪都十二分地宠信这个汉族男人，不断给他加官晋爵，大赏特赏。

这在契丹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毕竟萧绰孤儿寡母，左有皇亲国戚虎视眈眈，右有边陲危机枕戈待旦，而她本身又没有强硬的后台和靠山，所以倚重位高权重、有权有势的大臣，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当萧绰宠信与自己年龄相当的大臣的消息传到中原，读了多年圣贤书的中原人震惊了。在他们的观念里，“三从四德”早已经成为金科玉律，所有女子都应该爱惜名节，坚守节操，守身如玉，对丈夫忠心不二，做到“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别说是跟丈夫以外的男子搞暧昧，就是关系稍微亲密一点点，那也是罪不可赦。

而萧绰，作为一个年纪轻轻的寡妇，这么明目张胆地宠信一个臣子，就必然十二分地不妥了。

心思细腻的雄州知州贺令图就是这样饱读圣贤书的“儒学大师”。他听说萧绰宠信韩德让以后，顿时心花怒放，觉得契丹国内肯定因为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乌烟瘴气，这是攻打契丹的大好时机。

于是，他马上联合老爸越州刺史贺怀浦上书，怂恿宋太宗赵光义攻打契丹。他们表示，现在契丹皇帝耶律隆绪年纪太小，什么都听他老妈萧绰的，但萧绰跟韩德让关系暧昧，不清不楚，肯定让国人感到十分屈辱，不满她的统治。也就是说，这时候的契丹国内肯定表面平静，暗地里波涛汹涌，内乱随时都会爆发，上下难以统一，毕竟没有人会愿意听从一个伤风败俗的女人的指挥。所以，现在就是万事俱备，只欠宋王朝挥军北上，攻打契丹。

赵光义早就听说萧绰和韩德让青梅竹马，小时候就私订婚约，只是萧思 温为了家族利益，棒打鸳鸯，把他们俩活活拆散了。后来，萧绰深得耶律贤宠爱，一连生了六七个孩子，对韩德让的感情才慢慢淡化了。



辽代疆域图及辽五京方位

如今，耶律贤早已经驾鹤西去，他的儿子耶律隆绪又年纪小，萧绰娘家又没人可以做靠山，而韩德让正是春风得意，手握兵马大权。萧绰一开始可能是为了儿子和皇位，但天长日久，恐怕俩人一来二去，也就旧情复燃了。

而且，赵光义早就听说萧绰和韩德让之间的暧昧关系，曾在契丹贵族内部引发议论和不满，萧绰为了平息议论，明确规定不准向外传播自己帐中的事情，甚至还杀掉了一些对韩德让不满的人。

那么，岂不是说，萧绰和韩德让之间的事情早就在契丹闹得沸沸扬扬，在契丹显贵们之间引起了极大的不满？

这样一想，赵光义顿时觉得贺氏父子的话很有道理，马上休整兵马，兵分三路，北上攻打契丹。

但遗憾的是，赵光义千算万算，都没有算到，萧绰与韩德让之间的暧昧关系，在契丹人眼里根本算不上什么绯闻，更不会对政坛产生一丝一毫的影响。恰恰相反，他们两个可以说是强强联手，堪称一对最佳搭档。再加上当时的契丹，国力已经今非昔比，又有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军事人才，完全可以跟宋王朝叫板儿了。

这些赵光义当然不知道。在看到宋军一开始一路势如破竹，不断攻城略地，迅速北上时，他根本没有意识到悲剧正神不知鬼不觉地向他走来，只顾飘飘然，想当然地觉得这次就算灭不了契丹，也绝对会大挫契丹锐气，让契丹从此一蹶不振。

赵光义还没有高兴几天，很快，一直对宋军采取守势的萧绰，就下令让契丹军全线进攻，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有条不紊地展开反击，并和儿子一起来到幽州，坐镇退敌。

主持辽南境军事的耶律休哥，在了解敌强我弱以后，果断撤军，坚决不 肯与宋军正面交锋，而是选择偷袭侵扰的策略，延迟宋军的进攻。

白天，耶律休哥就派出精锐骑兵虚张声势，趁着宋军做饭、休息的时候，大肆袭扰。晚上，耶律休哥又派出轻骑兵不断劫掠宋军的单兵弱卒，以此来威胁其余宋军。除此以外，耶律休哥又暗中设下埋伏，断绝了宋军的粮道。

这一连串袭扰下来，宋军被搞得白天晚上都不得安生，做梦都梦到契丹军突然从后面杀来，人心惶惶。再加上粮道断绝，无奈之下，带领东路一军的大将曹彬只好率军退回雄州，增援后勤队伍。

赵光义听说曹彬退回到雄州以后，龙颜大怒：谁见过敌人在前面追杀，不去迎敌，反而退回来救援粮草供应的？

但事已至此，就算赵光义恨得牙痒痒，他也不能再让曹彬返回去。最后，他只好命令曹彬原地待命，等其他兵马进攻取胜以后，再与他们会合，一起攻打幽州。

然而，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对于赵光义的军令，曹彬不仅没有受，而且是完全没有受。

看到其他几路兵马的捷报不断传来，曹彬真心坐不住了。他带领的原本是主力部队，这下倒好，其他部队在外面冲锋陷阵，屡立战功，而他这个带领主力部队的主帅，却只能在后方喝喝茶，听听别人的战果。这不仅是对他的讽刺，简直是对他莫大的侮辱。

曹彬想了又想，越想越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干耗着了，于是，他带了五十天的粮草，与米信会合，重新北上进攻涿州。

但很明显，老天就是不打算给曹彬这个面子。当曹彬带领大军气势磅礴地北上时，契丹的各路大军也正雄赳赳、气昂昂地赶来，而且他们赶在曹彬前面来到涿州，并摆开阵势，做好了迎战宋军的准备。

与此同时，耶律休哥故技重施，再次派军不断袭扰曹彬的大军。曹彬只 好一面跟契丹兵马周旋，一面艰难北上，结果行进速度大打折扣。等到了涿州时，宋军已经疲惫不堪，更糟糕的是，粮草再次出现了危机。

曹彬看着契丹好整以暇的大军，再看看自己身后疲惫不堪、气势全无的兵马，顿时泄了气，只好下令撤军。

看到宋军还没开战就逃跑了，契丹军士气大振。耶律休哥马上下令追杀，最后在岐沟关（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涿县西南）追上了曹彬的大军，结果宋军毫无悬念地惨败，无数宋军丧命在契丹铁骑之下。

消息传来，宋王朝上上下下大为震惊，赵光义顿时面如土色，原本的豪气冲天也完全飘到了九霄云外，连忙下令撤兵。

契丹兵马正打得高兴，当然不肯善罢甘休，等到各路援军赶到之后，正式展开大规模的反攻。宋军早就士气全无，在契丹大军的连番围追堵截下连连败退。

这次由于“绯闻”而引发的辽宋战争，发生在宋王朝雍熙三年，所以我们又把它称为“雍熙北伐”。

你不知道的契丹

在“雍熙北伐”中，宋朝大将表现最好的就是杨业。但是，他由于屡立战功，遭到了同事的羡慕嫉妒恨，被同事陷害，最后兵败被俘。

萧绰和耶律隆绪都非常敬佩杨业的才能，之前就下令不准伤害杨业，只能活捉。抓住杨业以后，萧绰派耶律斜轸去劝说杨业归降契丹，杨业不肯，最后绝食而亡。萧绰命令将杨业的头颅传示诸军，后来又在古北口为杨业修建了一座像模像样的坟墓，厚葬了杨业。

名利双收的和平谈判——澶渊之盟

雍熙北伐之后，契丹和宋王朝又进行了几次较量，但结果都差强人意，宋王朝始终收复不了燕云地区，契丹也消灭不了宋王朝，彼此只能南北相持。

萧绰和契丹小皇帝耶律隆绪都是聪明人，他们发现，契丹和中原王朝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对峙时期——谁都征服不了谁，只能借着时间充沛拉开持久战。

然而，这样今天你征讨我，明天我讨伐你，带来的唯一结果就是两国人民均会遭受严重的灾难，两国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都遭受了巨大损失，国力自然而然也越来越弱。萧绰知道，这也下去，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会是必然的趋势。

所以，在契丹渐渐掌握了对宋王朝的主动权之后，萧绰开始有意无意地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同时减少赋税，抚恤孤寡，努力发展经济。契丹与宋王朝之间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

这样过了没几年，宋太宗赵光义驾鹤西去，他的儿子宋真宗赵恒继承皇位。

萧绰得知以后，觉得宋王朝新皇刚刚上台，根基不稳，就想趁机南下，用武力威慑一下宋王朝，于是，马上调集大军，气势恢宏地南下杀来。

这一打又是几年，几番战争下来，双方都没讨到便宜。萧绰眼看战争迟迟没有结束的征兆，胜利也遥不可及，心急如焚。

就在这时，契丹军俘获了一个对契丹和宋王朝未来命运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关键人物。

这个人叫王继忠。王继忠很小的时候老爸就死了，他因为老爸的关

系成为殿侍，整天跟宋真宗混在一起，两人渐渐地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宋真　　宗继位以后，王继忠就开始平步青云，在宋王朝混得风生水起。

萧绰和耶律隆绪一开始只是爱惜王继忠是个人才，没有杀他，而是把他招降了，让他做户部使，还把契丹开国功臣康默记家族的女儿嫁给了他。后来，萧绰了解到王继忠是宋真宗的死党，顿时心花怒放，马上把王继忠找来，问他关于宋王朝的事情。

王继忠虽然被迫投降契丹，但心中仍然惦记着故国，再加上亲眼看到战争中两国百姓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心里十分触动。所以，一听到萧绰询问自己，马上决定趁机说服萧绰罢兵议和。

他告诉萧绰，契丹和宋王朝一直把彼此当作仇敌，动不动就兵戈相见，结果导致两国国内一片骚乱，民不聊生，实在没什么好处。这样下去，两个国家不但得不到发展，恐怕国力还会大大衰弱。相反，如果两国肯罢兵议和，重修旧好，结为盟友，让百姓休养生息，双方都会从中获利，共同繁荣。

几年战争，带来的财力、物力、人力消耗，萧绰和耶律隆绪都看得十分清楚。现在听到王继忠的话，俩人都如梦初醒，觉得议和的确很有必要。

但萧绰并不急着罢兵议和。作为一个在政坛呼风唤雨、阴谋阳谋久了的人，她很清楚罢兵议和代表着什么，也知道接下来的谈判会是怎样——谁掌握着更高的筹码，谁就有资格开出更高的条件。深思熟虑之后，她决定下一剂狠药，让自己一方议和的筹码更上一层楼。

于是，萧绰在听取了王继忠的建议以后，不但没有罢兵，相反，却打着收复当年被周世宗柴荣所攻占的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三关的旗号，带领二十万大军，气势磅礴地向南杀来。

虽然宋王朝之前已经做好了应战的充分准备，但是当远在开封的宋王朝大臣们，听说契丹兵马如狼似虎地从北涌来，一路势如破竹，攻城略地，很快就拿下了唐兴、遂城等地，一直推进到望都，大有直接攻取

定州的气势， 他们仿佛看到神兵神将一般的契丹兵正兵临开封城下，旌旗猎猎，厮杀震天，顿时全给吓傻了。

宋真宗心里十分纠结，他一方面不想当个窝囊皇帝，想要学学大伯赵匡胤和老爸赵光义，披甲挂帅，豪气干云，杀契丹军一个片甲不留。另一方面，他又很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根本没那个能耐跟马背上长大的萧绰、耶律隆绪母子叫板儿，所以他十分想听从一部分大臣的意见，南下避难。

就在这时，王继忠在萧绰母子的授意下，给宋真宗写了一份信，表示契丹有心重修旧好，希望陛下抓住时机，赶紧罢兵议和。

宋真宗看到信以后，真是啼笑皆非，契丹兵正肆无忌惮地南下攻打宋王朝，这边却又想议和？于是，宋真宗也决定学学契丹，一边表示愿意议和，一边也抓紧时间调兵遣将。

结果，双方都不肯让步，议和提议最终不了了之。

萧绰一看宋真宗竟然“敬酒不吃吃罚酒”，心里十分窝火，马上休整兵马，加大力度，攻打宋军，想要给宋王朝施加更大压力，促使宋真宗让步。

捷报不断传来，契丹军士气大振，一鼓作气，逼近澶州，直逼开封。

消息传来，宋王朝上上下下大为震惊，甚至有胆小的大臣，更是干脆建议宋真宗迁都金陵。

宋真宗如坐针毡，一时之间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好。

宋王朝建国以来，先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武将们对皇位的威胁，然后又将重文轻武的治国方针贯彻到底，结果导致整个国家的将领乃至军队整体素质都大大下降。

而作为一国之君的皇帝，不是被奶奶、老妈、奶妈、宫女等一大堆妇人养大，就是整天跟一群毫无男儿豪气的宦官厮混，别说真刀真枪地

实地演练，就连骑马射箭都毫不精通。

所以，一听说契丹兵马即将兵临城下，上至宋真宗，下至文武百官、宫 女太监，都吓得魂飞魄散，恨不得直接找个老鼠洞进去躲躲。

纠结来，纠结去，宋真宗始终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好，于是，他找来了新任宰相寇准，想问问他是怎么想的。

寇准表示现在敌兵当前，百姓提心吊胆，作为皇帝，宋真宗不但不能逃跑，相反，应该一马当先，带领军民共同抗敌。否则，要是皇帝跑了，军民就会瞬间瓦解，到时候，别说逃到金陵，就是逃到岭南去，契丹铁骑也会很快尾随而至。

接着，他又把河北各路兵马日夜盼望皇帝到来，希望皇帝带领他们冲锋陷阵的深切愿望，全面表达了一下，最终说动了宋真宗亲自前往澶州督师。

宋真宗一到，宋军士气大振，信心倍增，接二连三地把攻城的契丹军击退，并射杀了契丹大将萧挞凛。

萧挞凛一死，契丹兵马人心动摇，萧绰母子更是大受震动。再加上这时候契丹军深入中原腹地，粮草难济，萧绰十分清楚，此时一旦宋军切断自己的后路，来个前后夹击，那么自己肯定全军覆没。再三考虑以后，萧绰决定接受宋王朝的建议，罢兵议和。

宋真宗虽然被迫来到前线督战，但心里早就七上八下，吓得要命了，一听议和有希望了，马上兴高采烈地举双手赞同，表示热烈欢迎两国罢兵议和，并派曹利用前去议和，甚至表示只要不丧失土地，就是契丹索要百万钱财，也一定要答应。

寇准听说以后，马上警告曹利用，如果答应所给的银绢超过三十万，就算皇帝不追究，他也一定砍了曹利用。曹利用被逼无奈，只好唯唯诺诺地领命而去。

最终，契丹同意以三十万岁贡和谈，于是，双方签订了合约，萧绰和耶律隆绪兴高采烈地抱着战果班师回朝。

澶渊之盟的协议共有四项内容：

契丹、宋王朝约为兄弟，宋真宗年长为哥哥，辽圣宗耶律隆绪年幼为弟弟，宋真宗喊萧绰为叔母，两国定期派使者互访；

宋王朝每年向契丹交二十万匹绢帛、十万两白银；

两国沿边州军各自守卫各自的疆土，两地的军民不得交侵，也不准收容对方逃亡过来的盗贼等；

两国都不准在边境建造城堡，改移河道。

萧家有本难念的经——萧家带来的麻烦

所谓龙生九子，虽然不同，但绝对都会是响当当的人物。如今，萧家出了一个北国“武则天”萧绰，其他人——尤其是萧绰的两个姐姐——当然也不肯落后，恨不得振振臂就惹得地动山摇，山呼海啸。

先是萧绰的二姐。

当年耶律贤登基以后，为了跟皇室成员搞好关系，一口气封了九个王爷，因为谋反而被软禁的耶律喜隐当然也捡了个王爷。之后，耶律贤为了安抚耶律喜隐，就把萧绰的二姐嫁给了耶律喜隐。

萧绰和耶律贤的本意，是让二姐帮助劝说耶律喜隐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从此兢兢业业，一心为主。但遗憾的是，二姐不但没有了解萧绰的用心良苦，反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全力支持丈夫的谋反大业。

悲剧的是，虽然耶律喜隐拥有锲而不舍的毅力，虽然屡反屡败，仍然屡败屡反，但最终还是彻底激怒了好脾气的耶律贤，最后问罪赐死。

这下萧绰的二姐不干了，她知道耶律贤什么事都听萧绰的，所以认为杀害自己丈夫的罪魁祸首肯定是萧绰。于是，她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假装邀请萧绰到自己帐中喝酒，想要借机在酒中下毒，毒死萧绰。

正当她为自己的精妙计划而洋洋得意时，萧绰却一口道破了她的阴谋，并找来了她的婢女做人证。她大惊失色，没想到就差最后一步了，却因疏忽大意，被一个小小的婢女出卖。最后，萧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毒酒赐死了二姐。

萧绰共有姐妹三人，二姐被杀，萧绰就只有一个大姐萧胡辇了。但很明显，这个大姐跟萧绰也是面和心不合，甚至对她十二分地羡慕嫉妒恨。

萧胡辇早在耶律贤当上皇帝之前，就嫁给了耶律德光的儿子、耶律

璟的弟弟耶律罨撒葛。

当时的皇帝是耶律璟，耶律璟是个嗜酒贪睡的糊涂皇帝，所以大部分朝政都是耶律罨撒葛代为处理，可以说，耶律罨撒葛已经是实际上的皇帝。萧胡辇自然十分高兴，日日夜夜梦想着耶律璟一死，丈夫登基，自己母仪天下。

但命运同样没有青睐于她。耶律罨撒葛当代理皇帝当久了，心里十分郁闷，他想当真真正正的皇帝，可是他那个糊涂皇兄虽然生活腐败堕落，却偏偏就是不肯驾鹤西去。这可急坏了耶律罨撒葛。

最后，耶律罨撒葛忍无可忍，就悄悄地去外面找人算命，想看看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坐上皇位，结果却被耶律璟知道了。耶律璟勃然大怒，将耶律罨撒葛贬到了西北边戍。

之后，耶律璟被杀，耶律贤在萧思温等人的拥立下坐上了皇位，并立萧绰为皇后。耶律罨撒葛从此郁郁寡欢，没过多久就死了，被追封为皇太叔，萧胡辇自然而然也就成了皇太妃。

看着原本属于自己的皇后宝座被妹妹抢走，萧胡辇心里十分不痛快。但是老爸萧思温已经死了，二妹也死了，自己就只剩下萧绰这一个亲人，要是 自己跟她撕破脸皮，两个人还有谁可以依靠呢？她纠结来纠结去，最终决定将心里的不满压下，跟妹妹搞好关系。

不管是从个人角度出发，还是从政治立场考虑，萧绰当然都十二分地高兴姐姐跟自己不计前嫌，所以也就十分欣喜地与姐姐握手言和，从此姐妹情深了。

没过多久，西北边境发生叛乱，萧绰思考一番以后，觉得耶律罨撒葛曾经戍守西北边境多年，在当地诸部落中肯定有一定的影响力，于是她决定派姐姐萧胡辇以“皇太妃”的身份，带领兵马前去镇压。

和萧绰一样，萧胡辇也是女中豪杰，能征善战，敢爱敢恨。她领命以后，带领三万兵马赶赴西北边境，成功地平定叛乱，并驻守西北。

这天，萧胡辇像往常一样去马场巡视，无意间，见到一个名叫挞览

阿钵的漂亮奴隶，并对他一见钟情。回到宫帐以后，萧胡辇的心情还是久久无法平复，脑海里全都是挞览阿钵的身影，于是她马上派人把挞览阿钵找来侍寝。从此以后，萧胡辇和挞览阿钵就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了一起。

好景不长，这件事很快就被萧绰知道了。萧绰勃然大怒，她并不反对姐姐再嫁，但是堂堂一个皇太妃，却跟一个奴隶鬼混在一起，实在太不像话了！

萧绰软硬兼施地劝说了一番萧胡辇，又按照契丹习俗，命人打了挞览阿钵四百沙袋，将他赶走了。

挞览阿钵离开以后，萧胡辇整天郁郁寡欢，吃不下，睡不着，心里想的念的都是挞览阿钵。这样过了一年，她终于忍不住了，跑来找萧绰，表示自己一定要嫁给挞览阿钵。

这时候，萧绰的气早就消了，看到姐姐为了一个奴隶寝食难安，心里也很纠结。如今，听到姐姐这样坚决的请求，她动了恻隐之心，决定成全姐姐。为了使两人的身份相匹配，萧绰将挞览阿钵封为将军，给他机会立功建业。

然而，亡羊补牢，为时晚矣。这时候，萧胡辇对萧绰的新仇旧恨交加在 一起，虽然萧绰做出了让步，却还是无法弥补早已经彻底破裂的姐妹情谊。

想到被萧绰夺走的皇后宝座，想到被萧绰杀害的前夫，再想到被萧绰处以刑罚的后夫，萧胡辇心里如同即将爆发的火山，愤怒汹涌澎湃，恨不得直接将萧绰碎尸万段。

经过一番苦心经营和周密计划，萧胡辇开始暗中联络西北诸部，并企图从原来自己把守的西北边境出逃，联合骨力札国举兵谋反，夺回属于自己的皇后宝座。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萧胡辇自以为自己的计划十分隐秘，却不知萧绰早就猜到她有谋反之心，暗中派了人盯着她。如今，一发现萧胡辇有了风吹草动，萧绰马上先发制人，剥夺了萧胡辇的兵权，把他们夫妻

双双擒获，并在第二年将他二人赐死，其余党羽全部活埋。

萧家带来的麻烦并没有就此结束，解决了两个心怀壮志的姐姐，萧绰的女婿也没让她省心。

萧绰共有三个女儿，大女儿齐国公主耶律燕哥嫁给了萧绰的本家弟弟萧继先，二女儿卫国公主耶律长寿奴嫁给了国舅少父房的萧排押。这两个女婿都是卓尔不群的人才，战功累累，为人谦虚宽仁，深得萧绰喜爱。而三女儿越国公主耶律延寿奴所嫁的萧恒德，却让萧绰十分纠结。

萧恒德本来也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为契丹帝国立下不少汗马功劳。但是，他并不像其他两个女婿一样谦虚宽仁，相反，他的人品存在一定问题。

越国公主生下儿子以后，身体十分不好，萧绰心疼女儿，就派自己宫中的女官贤释去伺候女儿。没想到，萧恒德见到贤释以后，顿时被迷得晕头转向，不顾自己生病的老婆，跑去勾搭贤释，甚至当着越国公主的面眉目传情。

越国公主知道萧恒德跟贤释私通以后，心里十分郁闷，又看到两人根本把自己当空气，竟然在自己面前相互调情，又气又恨，结果病越来越严重，没过几天就撒手人寰了。

萧绰并不相信女儿就这么死了，觉得其中肯定有蹊跷，就派人明察暗访，最终发现萧恒德跟贤释私通，才把女儿活活气死了。萧绰顿时勃然大怒，马上派人把萧恒德抓来赐死，又把女儿刚刚出生没几天的儿子抱来，养在自己身边。

你不知道的契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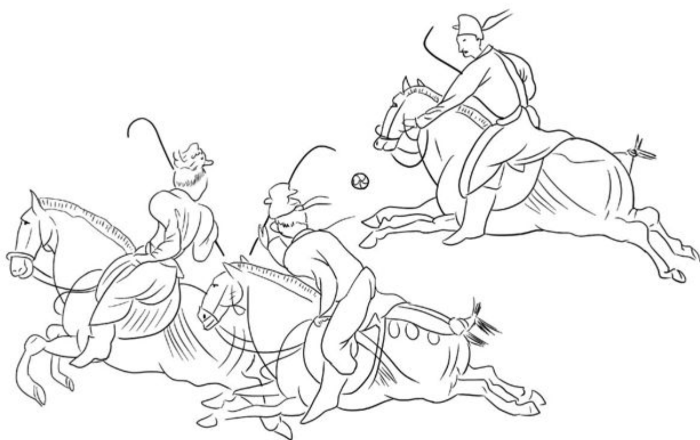
契丹后族，也就是二国舅帐，一共有四房，也就是拔里氏国舅帐两房和乙室已国舅帐两房。拔里氏国舅帐两房是述律平的两个同父同母兄弟，其中，萧阿古只一支系为国舅少父房，萧室鲁一支系为国舅大父房。乙室已国舅帐两房中，述律平同母异父的哥哥萧敌鲁一支系为国舅小翁帐，萧敌鲁的族兄萧忽没里一支系为国舅大翁帐。

其中，国舅大父房、少父房和乙室已氏国舅小翁帐都与述律平有血缘关系，都属于述律家族势力。耶律德光的皇后萧温、耶律阮的皇后萧撒葛只也都是出自述律家族。而萧绰的老爸萧思温，以及耶律阿保机的老妈萧岩母斤的亲族都出自国舅大翁帐。

全盛帝国的打造——圣宗亲政

斗转星移，时光飞逝，等到澶渊之盟以后，当年那个只会跟在老妈身后的小男孩早已经长大。但是，由于老妈萧绰一直在垂帘听政，所以耶律隆绪也只能耐心地处在老妈的光环下，默默地祈祷着老妈赶紧如梦初醒，想起把军国大权交还给自己。

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萧绰就灵光一闪，发现当年需要自己庇护的小 男孩早已经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于是风风光光地为儿子举行了“柴册礼”，把皇权交还给了儿子耶律隆绪，准备退居二线，颐养天年。



打马球是契丹族的节日庆祝活动之一

耶律隆绪被老妈的光环笼罩久了，本身的皇帝威信大打折扣，他接过皇帝的权杖以后，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更多人害怕的还是老妈，以及老妈的宠臣们。他越想越不舒服，觉得自己亲政后最该做的事情，首先应该是树立威信。

于是，等老妈驾鹤西去以后，耶律隆绪马上将在心里盘算了一遍一遍又一遍的计划付诸实施，明里暗里地打击手握大权、对自己威胁最大的韩德让和二弟耶律隆庆。

韩德让与萧绰结婚的时候，耶律隆绪已经十八岁了，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人了。对于老妈给自己选的这个“后爹”，他并不怎么赞同。但是，当时他和老妈一没靠山，二没足够的兵马，而周围皇室宗族成员又虎视眈眈，除了依靠权大势大的韩德让，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所以他也只能咬咬牙，默认了这个汉人“后爹”。

为了得到韩德让百分之百的支持和拥护，耶律隆绪在老妈的淫威下，这边做着契丹帝国的好皇帝，那边做着韩德让的好儿子，并隔三差五地前去请安问好，比韩德让的亲儿子还像亲儿子。

每次耶律隆绪去看望韩德让，在距离韩德让的行帐五十步的地方，就会下马步行，以表示对韩德让的尊敬。韩德让出来迎接的时候，耶律隆绪也都会先向韩德让行礼。进入大帐之后，两人仍然按照父子礼仪相处。

不仅如此，萧绰更是让韩德让担任南院、北院两院的枢密使，权倾朝野。如果有人稍微表示不满，萧绰就可能直接翻脸，让他人头落地。

这让耶律隆绪十分郁闷。不管如何，他是一国之君，堂堂契丹帝国名正言顺的皇帝，但这边有老妈代掌朝政，那边还有个后爹权势熏天，他感觉到自己活得不仅仅是很压抑，而且是非常窝囊。

如今，萧绰撒手人寰了，耶律隆绪在悲痛老妈仙逝的同时，也顿时松了一口气，感觉自己的春天就要到来了。

可是，韩德让对自己和老妈都忠心耿耿，为国家鞠躬尽瘁、尽职尽责，终归是个治国忠臣，虽然权势大了点，又没有犯下什么滔天大罪，要怎么处理他呢？

耶律隆绪纠结了，他希望能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妙计，既能让韩德让继续为他效力，又能成功地让他退回到臣子的位子。

耶律隆绪思前想后，绞尽了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绝佳的办法。他先赐名韩德让为耶律隆运，让韩德让沾了皇帝的“隆”字，又赐给他宅基地、陪葬品，并承诺让他死后陪葬萧绰。

这样，耶律隆绪表面上给了韩德让莫大的荣宠，实际上把韩德让从父辈拉到了平辈，让韩德让知道君臣有别。

处理好了韩德让，耶律隆绪又把矛头对准了二弟耶律隆庆。

耶律隆庆从小就有很高的军事才能，小时候，一群孩子一起玩行军、布 阵、作战之类的游戏，他总是指挥若定，意气风发，小小年纪就表现出一个大将的气度，使得孩子们没人敢违背他。当时，耶律贤看到以后，感到非常诧异，连连称赞他将来是个人才。

长大以后，耶律隆庆经常跟随萧绰或者耶律隆绪带兵打仗，而且屡立战功，很受萧绰的喜爱，不断给他加官晋爵，使得他的权势越来越大。再加上他所管辖的幽州地区物产丰富，百姓富庶，而他自己也渐渐变得骄傲自满，逐渐跟耶律隆绪分庭抗衡起来。

作为一个皇帝，耶律隆绪当然不愿意看到有人能跟自己抗衡，哪怕这个人是自己的亲弟弟。但是，当时老妈还健在，而她老人家又百般喜爱这个儿子，所以，耶律隆绪只能一忍再忍再再忍，同时把这个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的弟弟的所作所为，一一记在了心里，默默地把他拉入了黑名单。

等到老妈一闭眼，耶律隆绪知道已经天时地利人和了，于是马上磨刀霍霍，准备对耶律隆庆动手。

但是耶律隆庆手握重兵，又占有契丹最富庶的地区，早已经成了气候，并不是三下五除二就能除掉的。耶律隆绪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决定提拔另一个弟弟耶律隆裕，让他跟耶律隆庆相抗衡。

随着权势越来越大，耶律隆庆早就不甘心只当一个臣子，而是想痛痛快快地除掉哥哥，自己当皇帝。

如今，看到耶律隆绪大肆提拔耶律隆裕，摆明了是跟自己叫板儿，他再也按捺不住了，一方面以各种借口拒绝入京觐见，另一方面又暗地里招兵买马，结交朝中显贵，时刻准备着自立为王。

这一切当然都没有逃出耶律隆绪的法眼，他密切注视着耶律隆庆的

一举一动，并利用韩德让的家族势力来抗衡耶律隆庆的势力。与此同时，他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不断地催促耶律隆庆进京觐见。

最终耶律隆庆挺不住了，乖乖地来到皇都，觐见耶律隆绪。耶律隆绪马 上摆出一副好哥哥的样子，加封耶律隆庆的两个儿子为郡王，大肆表现他们的兄弟情深。

树立了皇帝威信，耶律隆绪知道，他的使命只是开了一个序章，更重的任务还没正式开始。

当时，他从老妈手里接过的是一个和平、稳定、国力正蒸蒸日上的契丹帝国，但这并不是一个足够强大的帝国，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改革和改善，所以耶律隆绪在认真分析国家各方面形势以后，开始兢兢业业、不辞辛劳地带领契丹帝国朝着鼎盛出发。

耶律隆绪在位期间，修订法律，减少契丹族人的特权，释放奴隶，改革政治机构，召集汉族工匠，按照汉制修筑中京城，改革赋税，促进了契丹经济的发展。

耶律隆绪在位四十年，契丹帝国在他的带领下完全进入鼎盛时期，所以，耶律隆绪又被称为“小尧舜”。

你不知道的契丹

澶渊之盟以后，萧绰和耶律隆绪母子发现，契丹现有的三京，即上京、东京和南京，都是以军事为目的而建立的，其规模和繁华程度根本没法跟宋王朝的汴京（也就是开封）相提并论。于是，他们决定在土河上游的奚王牙帐地，仿效宋王朝汴京城的模式，建立一座以经济为目的的大城市，以此来显示契丹的经济实力。

由于这座城正好位于上京、东京和南京的三京交点处，从这里到其他三京的距离都差不多，所以被称为中京。中京建立以后，逐渐成为契丹接见宋王朝使臣的重要场所，也成为契丹帝国中后期经济最繁华的大城市。不过，由于这里是以经济交流为主要目的，契丹皇帝并不经常住在这里，只是上京的陪都而已。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大延琳之叛

自从耶律阿保机灭亡渤海国以后，原来的渤海地区就作为契丹帝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存在着，继续沿用原来渤海国的各项制度，享受着不向中央政府缴纳酒盐专卖税赋的特殊待遇。

这样的日子过久了，渤海人民也渐渐地习惯了，非常乐于享受这样幸福美满的生活。

虽然内心深处，他们仍然怀念故国，但是他们也很清楚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现在和未来才是最应该珍惜的。所以，除了心情不好或者情绪太高昂的时候，偶尔造造反，小打小闹地戳戳契丹帝国皇帝的软肋，大部分时候，他们都很安分守己。

但这样幸福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

韩绍勋当上契丹户部使以后，按照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原则，决定大张旗鼓地作为一番。

但是，这时候，契丹帝国正在圣宗皇帝耶律隆绪的带领下，到处一片清平，百姓安居乐业，国力蒸蒸日上。就算他想改革，耶律隆绪也早已经亲力亲为，下达了各种改革命令。

韩绍勋郁闷了，总不能自己一上台，什么都不做，就这么默默无闻地拿着俸禄过清闲日子吧？

想来想去，韩绍勋猛然顿悟了——还有渤海地区呢！这么多年以来，渤海地区始终享受着特权，小日子过得风生水起、有滋有味，可是放眼整个契丹，除了幽州，就数这一块富庶了，他们不交税，国库岂不是亏了一大半？

于是，韩绍勋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耶律隆绪，开始在渤海地区推行跟幽州地区一样的赋税制度。

消息一传开，整个渤海地区沸腾了。

一开始，所有人都以为是谣传，甚至感觉十分不屑：渤海向来是契丹的特区，皇帝虽然没有特别钟爱这里，但也皇恩浩荡，才不会说推行就推行。

人们以为过不了几天，谣言就会不攻自破。但过了一天又一天，他们不但没有看到政府出来辟谣，反而发现政府正一本正经地张贴布告，认认真真地开始征讨赋税了。

这下渤海人民不干了，他们强烈表示抗议，要求朝廷撤销缴纳税赋的政策。

韩绍勋正在为自己为国鞠躬尽瘁而洋洋得意，对于这些抗议声，完全视而不见，当作耳旁风，所有抗议一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他很清楚，那些抗议声不过是所有改革都会经历的过程，很快就会平息了。而且只要赋税交上来，他们闹一闹、吵一吵，也无伤大雅。

果然，渤海人民看到抗议无效，又不想为了一点身外之财就搞得家破人亡，渐渐地也就不再抗议，乖乖地交了赋税。

但很快，渤海人民就发现，情况并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好。

这时候，正好幽州地区闹饥荒，韩绍勋就命令渤海人民造船，想要把渤海地区的粮食运到幽州赈灾。

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渤海人民也都是血肉长成的，知道饥荒有多么可怕，所以，政府招募人民造船，也都纷纷响应。

然而，从渤海地区到幽州的水路十分凶险，造好的船只经常还没行出多远就被一个浪头打来，摇摇晃晃地沉入了水底。

眼看着粮食没法按期送到，自己不但没法领功请赏，还可能被皇帝责罚，韩绍勋心急火燎，怒发冲冠，把他的部下骂了个狗血淋头，恨不得直接用他们做船运送粮食。

韩绍勋的部下们心里更加窝火了，可是又不能对着韩绍勋发火，于是转 头就把气都撒在了渤海民众身上，动不动就拳打脚踢，甚至干脆严刑威逼，搞得渤海地区到处哀鸿遍野，百姓怨声载道。

这一切都被东京渤海贵族子弟所组成的舍利军的详稳大延琳看在了眼里。

大延琳是原来的渤海王族后裔，一直心心念念着复国大计。看到契丹官员昏庸无道，残忍凶狠，渤海人民不满情绪高涨，他顿时觉得机会来了！

于是，他马上派人联系黄龙府、保州等地共同谋反，同时利用手中的兵权，杀死了韩绍勋和户部副使王嘉，囚禁了东京留守、驸马都尉萧孝先和耶律隆绪的四女儿南阳公主耶律崔八，自立为王，国号为兴辽，年号天庆。

周围部落听说大延琳公开反契丹，建国自立，纷纷响应，南、北女真起兵响应，高丽停止向契丹纳贡。一时之间，契丹东部叛乱丛生。

东京副留守王道平一看形势不好，知道自己拒绝跟大延琳共同谋反，肯定会被大延琳杀害，所以连夜逃出东京城，去给耶律隆绪报信。

耶律隆绪听说大延琳叛乱，龙颜大怒，马上下令召集兵马，讨伐大延琳。

就在这时候，之前大延琳派人去联系的驻守在保州的渤海太保夏行美，意识到大延琳虽然召集了不少兵马，但显而易见，仍然没法跟契丹大军相提并论，所以马上见机行事，联合统军使耶律蒲古杀死渤海兵八百多人，断了大延琳的后路。

国舅萧匹敌的军营离东京很近，得到消息以后，马上休整兵马，占据了要害地点，阻断了大延琳的西进道路。

结果，大延琳数面受敌，只好退守东京城，没法攻城略地，一统渤海。

没过多久，契丹大军就浩浩汤汤地杀来了，一路气势磅礴，杀气腾腾，一直压到东京城下，将东京城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个水泄不通。

大延琳站在城楼上，看着黑压压的契丹大军，不但没有害怕，反而更加得意洋洋，觉得能让耶律隆绪动用这么多兵力来对付自己，这正说明自己英明神武，是几百年难得一遇的帝王之才。所以，他就凭借东京城城墙坚固， 易守难攻，跟契丹大军耗起来。

这样一耗就耗了几个月，契丹兵马丝毫没有撤军的意思，相反，他们正为自己围城数月，还没有拿下东京城而心里窝火，信誓旦旦地表示不破东京誓不还。

东京城里，供应渐渐短缺，人心开始慌乱，士兵情绪低迷，士气低下，绝望的阴霾笼罩在整个东京城上空。

又过了几个月，城里的粮草几乎全没了，大延琳的副将杨详世看到已经没有任何胜利的希望了，便偷偷跟契丹兵马联系，在晚上偷偷打开南门放契丹兵进城。

就这样，东京城很快被契丹兵马占领，大延琳被活捉，持续一年的大延琳叛乱被彻底平息了。

你不知道的契丹

耶律隆绪不仅是个雄才大略的皇帝，更是个多才多艺、关心百姓疾苦的皇帝。他不仅通晓音律，擅长绘画，而且特别喜欢吟诗，一生写了五百多首诗，只可惜流传下来的并不多。他最喜欢白居易的诗，甚至用契丹文字翻译过白居易的《讽谏集》。

耶律隆绪经常微服出巡，查看庄稼长得怎么样，市场行情如何，以此来了解百姓的生活。有一次，他听说由于发生水灾，百姓被逼无奈，只好把孩子卖了换钱，就下令要求买家每天支付十文佣金，等孩子们抵偿了身价，就放他们回家。如果出行时，赶上百姓庆祝丰收，他也会参与其中，与民同乐。

第五章
与大宋、西夏的明争暗斗：三国鼎立

当契丹帝国迈入最辉煌时代的时候，在契丹西南部，一个民族也在悄然崛起，那就是西夏。与此同时，南方中原王朝虽然看似软弱无能，不善用兵打仗，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宋王朝仍然是一个强大的对手。于是，契丹帝国不可避免地邂逅了两大劲敌，历史兜兜转转，又重新进入了“三国鼎立”时期！

王权争夺下的家庭战争——两太后斗法

圣宗耶律隆绪在当了四十九年皇帝以后，在大福河行宫驾鹤西去，他的大儿子耶律宗真继承皇位，也就是辽兴宗。但是，令耶律隆绪和耶律宗真都没有想到的是，耶律隆绪尸骨未寒，他的两个老婆——皇后萧菩萨哥和元妃萧耨斤就展开了夺权大战。

皇后萧菩萨哥是韩德让的外甥女，当初萧绰因为宠信韩德让，就废了耶律隆绪原来的皇后，立韩德让十二岁的外甥女萧菩萨哥为齐天皇后。

萧菩萨哥美丽动人，有才有德，是名副其实的才貌双全。而且，她跟耶律隆绪情投意合，互为知己，感情好得不得了。

但是，命运给了你某些东西，总要拿走另外一些。萧菩萨哥虽然贵为皇后，却也没能逃过命运的捉弄。她连着生了两个皇子，却偏偏都很快夭折了，之后再也没能生出皇子来。

这时候，耶律隆绪已经四十多岁了，眼看着自己一天天老去，膝下却没有半个儿子可以继承皇位，他的心里十分郁闷。



契丹人狩猎图

对于这一切，整个契丹人都十分清楚，萧耨斤当然也不例外。

萧耨斤出身于国舅少父房，但是因为长得皮肤粗糙、黝黑，入宫以后，只是 萧绰的一个婢女。

她知道皇位继承是皇家大事，自古以来，都很受皇家重视。耶律隆绪的第一位皇后萧氏，当了十五年皇后，最后因为没有生下儿子被废；第二位皇后萧菩萨哥虽然了生了两个儿子，却都夭折了。所以，现在太子之位仍然空着，皇位继承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

于是，萧耨斤利用职位之便，不断接近耶律隆绪，想方设法博得耶律隆绪的宠幸，终于生下了一个儿子，也就是耶律宗真。

这时候，耶律隆绪已经四十五岁了，正在为没有儿子继承大业而郁闷。猛然看到梦想成真，白白胖胖的儿子真的出生了，高兴得泪流满面，忙去感谢了一遍耶律家的列祖列宗，并把耶律宗真当成心肝宝贝一样呵护，恨不得马上把他封为皇太子，明确表示这是契丹帝国未来的接班人。

但这样一来，矛盾就出现了。

一般来说，只有皇后的儿子才能当皇帝，只有太子的老妈才能当皇后。也就是说，如果要立耶律宗真为太子，那么就应该废掉萧菩萨哥，改立萧耨斤为皇后。

可是，耶律隆绪是真心喜欢萧菩萨哥，实在不愿意废掉她，改立萧耨斤。那怎么办呢？

想来想去，最后，耶律隆绪选择了一条中庸之道：把耶律宗真抱去给他深爱的皇后萧菩萨哥做养子，同时为了感谢萧耨斤为契丹、为皇室做出的巨大贡献，册立她为顺圣元妃。

这样的结果，当然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萧菩萨哥多年无子，突然天上掉下个宝贝儿子，当然欣喜若狂，对耶律宗真视如己出，把全部母爱都倾注在了这个儿子身上。

萧耨斤虽然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妃，但儿子却被抢走了，心里十分不爽，好在几年后她又生下了一个儿子耶律重元，这才稍微缓解了她的痛苦， 但对于萧菩萨哥的恨意却迟迟没能消除。

此后多年里，两人你来我往，不断勾心斗角。萧耨斤凭着势力强大的娘家做后台，渐渐占了上风。于是，她就开始日日夜夜地期盼着耶律隆绪一死，儿子耶律宗真登基，好把多年来压抑在内心里的仇恨统统朝萧菩萨哥宣泄出去。

对于这一切，耶律隆绪心里当然十分清楚。也正是因此，之前萧耨斤在皇后宫里安插眼线，企图发现皇后萧菩萨哥的绯闻，好置她于死地，甚至诬告萧菩萨哥跟人偷情等，他都不予理睬。

但是，等到弥留之际，他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对萧菩萨哥太好，又因为抱走耶律宗真而觉得亏欠萧耨斤，太过放纵萧耨斤，所以导致萧耨斤对萧菩萨哥恨意难消，恐怕自己死后，萧耨斤会肆无忌惮地报复萧菩萨哥。

于是，耶律隆绪千叮咛万嘱咐，一再要求萧耨斤和耶律宗真要好好对待萧菩萨哥，并留下遗诏立萧菩萨哥为皇太后，萧耨斤为皇太妃。

他不嘱咐还好，这一嘱咐，顿时激起了萧耨斤的羡慕嫉妒恨。新仇旧恨加在一起，萧耨斤连耶律隆绪的面子也不卖了，直接抓起遗诏扔进火里烧了个干净，并马上派人软禁了萧菩萨哥，自立为皇太后，也就是法天皇太后。

与此同时，萧耨斤又安排自己的家奴诬告萧菩萨哥的弟弟、北府宰相萧浞卜和驸马都尉萧匹敌等人谋反，连着杀了数人，以此来打击铲除萧菩萨哥的势力。

萧菩萨哥的家族势力本来就不大，连个强大的靠山都没有，这下丈夫死了，弟弟等人又被杀了，就完全不是萧耨斤的对手了。

耶律宗真无奈地看看萧耨斤，看看萧菩萨哥，欲哭无泪——这两个人，一个是自己的亲生妈妈，一个是比亲妈还亲的养母，他站在哪一边都不对！

可是，看着亲妈萧耨斤为了铲除萧菩萨哥的势力，不惜连自己的女婿萧匹敌也不放过，耶律宗真顿时知道情况不妙了，恐怕为了报复，这个亲妈会 做出更加惨绝人寰的事情来。于是，他马上找到萧耨斤，恳请她罢手。

他情真意切地告诉萧耨斤，这十几年来，萧菩萨哥是如何含辛茹苦地抚养自己成人，如何不是亲妈却胜似亲妈地呵护自己、关心自己、照顾自己，又搬出萧菩萨哥侍奉老爸耶律隆绪四十年的历史，表示萧菩萨哥如此兢兢业业，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就算不把她立为太后，也应该好好孝顺她，绝对不能治她的罪。

萧耨斤听着儿子的话，越听心里越窝火。不但耶律隆绪口口声声为萧菩萨哥说情，连自己的儿子也为她忤逆自己，越想她心里越不痛快，就跟耶律宗真说如果萧菩萨哥活着，那将会后患无穷，想要说服儿子除掉萧菩萨哥。

没想到，耶律宗真却不以为然，他说萧菩萨哥娘家势力薄弱，又没有儿子，而且如今她已经年老体衰，根本成不了气候，怎么可能会后患无穷呢？

萧耨斤看儿子不但不听话，反而处处跟自己对着干，心里越想越气，直接绕过耶律宗真，私自下令把萧菩萨哥迁到上京囚禁。但是，她又觉得这样还不够彻底，于是，干脆派人去刺杀萧菩萨哥。

萧菩萨哥看到刺客以后，并没有太过惊讶，她早就知道萧耨斤不会那么轻易放过自己，所以早就做好了随时赴死的准备。她看着刺客，平静地说："我的清白，天下人都很清楚。所以，你稍等一会儿，让我沐浴更衣，死也死得清清白白。可以吗？"

刺客听了萧菩萨哥的话，心生怜悯，于是暂时退了出去，等他再回来的时候，萧菩萨哥已经沐浴更衣自缢身亡了。

萧耨斤觉得还不解气，又命人按照庶人的礼仪，把萧菩萨哥的尸体葬在荒山野岭里。

之后，萧耨斤临朝称制，独揽大权，同时大肆处置大臣，屠杀异

己，并疯狂地任用自己家族的人做官，甚至连自己家族的仆人、奴隶都提拔为朝廷官员，一时之间，朝廷内外都充斥着萧家的人。

你不知道的契丹

萧耨斤临朝称制以后，追封自己的曾祖为兰陵郡王，父亲为齐国王，几个弟弟也都封为王爷。萧耨斤有一个姐姐，很早就死了丈夫，萧耨斤看到长沙王谢家奴长得很漂亮，就杀了他的妻子，封自己的姐姐为秦国夫人，嫁给了谢家奴。后来，萧耨斤的妹妹喜欢上了户部侍郎耿元吉，可是耿元吉也已经结婚了，萧耨斤就杀了耿元吉的老婆，把妹妹封为晋国夫人，嫁给了耿元吉。可以说，与之前的述律平、萧绰等摄政太后比起来，萧耨斤完全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了第一位，而述律平、萧绰则是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

与生母的权力较量——兴宗夺回皇权

萧耨斤摄政以后，内心深处的黑暗因子完全被激发了出来，不但大肆扑杀朝廷大臣，疯狂提拔、重用亲信，连自己的亲生儿子耶律宗真也没放过。她不仅派人密切监视耶律宗真，而且一旦心血来潮，就肆无忌惮地打压耶律宗真。

有一次，耶律宗真赐给手下乐工一条银带。萧耨斤知道以后，没有任何原因，就是感觉不爽，于是就派人把那个乐工狠狠地打了一顿。

耶律宗真十分不高兴，他觉得这个亲妈肯定在自己身边安插了眼线，将自己的一举一动都随时报告给她，否则赏赐乐工这样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她怎么也能够得知呢？

这样一想，耶律宗真心里更加窝火了，他堂堂一国之君，却要被人时时刻刻地监视着，而且这个罪魁祸首还是他的亲妈！于是，他决定揪出身边的“间谍”，让亲妈知道知道他也不是吃素的。

可是，那么多内侍，哪个看着都不像间谍，又都像间谍，耶律宗真整天疑神疑鬼，心里十分纠结。终于，被他抓住一个形迹可疑的内侍，他欣喜若狂，二话不说，就下令把那个内侍杀死了。

没想到，这件事情却激怒了萧耨斤，她恼羞成怒，马上下令把杀死内侍的人统统抓了起来，严刑逼供，最后扯到了耶律宗真身上。

萧耨斤早就料到事情会这样，便故意让耶律宗真跟被审讯的人对质。

这让耶律宗真心里十分窝火，不管怎么说，他都贵为天子，但摄政的亲妈萧耨斤明显不把他当天子看，还把他当犯人审问，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等他看到朝中大臣也明里暗里地反对萧耨斤，并迫切希望他夺回皇

权，耶律宗真顿时看到了希望，开始暗中活动，积蓄力量，准备夺回大权。

耶律宗真很清楚，萧耨斤之所以能够独揽大权，完全是依赖娘家兄弟们的势力。所以，他想要夺回大权，首先就必须把萧耨斤的兄弟们争取到自己阵营里来。想通了这一点，耶律宗真开始重点拉拢萧氏家族的主要人物萧孝穆、萧朴等人，

萧孝穆是萧耨斤的哥哥，耶律宗真的亲舅舅，而且他的女儿萧挞里是耶律宗真的妃子，还生了皇子耶律洪基，也就是未来的道宗皇帝，可以说他是萧氏家族中与耶律宗真关系最密切的人。

最重要的是，他从开始做官，到后来加封东平王、赐佐国功臣、调任东京留守，能够一路平步青云，成为契丹重臣，靠的完完全全是自己的能力，所以十分看不惯萧耨斤的做法。萧耨斤摄政以后，多次赏赐财物给萧孝穆，想跟哥哥拉拉关系，萧孝穆也毫不领情，全部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

所以，不管从哪一方面出发，萧孝穆都是耶律宗真第一个想要争取的人。

耶律宗真知道，对于这样一个人品端正、办事公道、懂事理、识大体、顾全局的人来说，唯一能够打动他的就是政治上的利益。所以，耶律宗真效 仿爷爷耶律贤，跟萧孝穆做了一笔“政治交易”：萧孝穆支持耶律宗真夺回皇权，耶律宗真改立萧孝穆的女儿萧挞里为皇后，并提拔萧孝穆为北院枢密使。

萧孝穆一开始支持妹妹萧耨斤摄政，完全是为了打击齐天皇后萧菩萨哥家族的人，同时为了从国舅大翁帐手中夺回皇后宝座，所以他觉得既然女儿能够被封为皇后，目的也就达到了，萧耨斤就没必要继续摄政了。于是，他爽快地答应了耶律宗真，开始全心全意支持耶律宗真夺回皇权。

萧朴是萧耨斤的族中兄弟，但跟萧孝穆一样，并不十分赞同萧耨斤的做法。当初萧耨斤加害萧菩萨哥，萧朴就表示过强烈的不满，甚至干

脆站出来劝说萧耨斤得饶人处且饶人。后来萧菩萨哥被逼自尽，萧朴又多次为她伸冤，希望能够给她一个公正的评价。这样一来二去就惹怒了萧耨斤，最后萧耨斤终于忍无可忍，一怒之下把他打发去了东京。

对于这些，耶律宗真当然心知肚明，于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很快就把萧朴拉到了自己一边。

拉拢了萧氏兄弟以后，耶律宗真并没有就此罢休。为了增加更多胜利的筹码，他又把目光放在了亲妈身边的耶律喜孙和赵安仁等人身上。

耶律喜孙原本是个奴隶，但是博学多识，所以成了当时还是太子的耶律宗真的辅导老师，可以自由出入齐天皇后萧菩萨哥的宫中。后来，萧耨斤收买了耶律喜孙，从此以后，耶律喜孙就成了萧耨斤安排在萧菩萨哥身边的眼线。

等到耶律隆绪驾鹤西去，耶律喜孙又按照萧耨斤的意思，诬告齐天皇后的弟弟萧浞卜和驸马都尉萧匹敌等人谋反，顺便把萧菩萨哥牵扯进去了。也就是说，萧耨斤能够成功夺取大权，摄理朝政，耶律喜孙功不可没。也正因此，耶律喜孙一度成了萧耨斤面前的红人。

但是，随着萧耨斤日益嚣张跋扈，肆无忌惮地提拔家族人，毫不留情地打压耶律宗真，耶律喜孙内心的正义因子爆发了，他开始有意无意地反对萧耨斤。最后，他看萧耨斤毫无悔改之意，知道萧耨斤不会长久，为了自保， 就转身投靠了前途一片光明的耶律宗真，成了耶律宗真的心腹。

赵安仁原本是宋朝人，小时候被俘虏到了契丹，成了一名太监。后来跟耶律喜孙一样，也被萧耨斤收买，成了萧菩萨哥宫中的一个眼线，暗中监视萧菩萨哥。

但是，很明显，赵安仁办事能力要远远逊色于耶律喜孙，胆子也小得多，时间一久，他总是惴惴不安，觉得身边的人都盯着自己，每天都做噩梦，梦到自己被人抓住了，最后他实在受不了这样的精神折磨，决定偷偷跑回宋朝。结果被人抓住了，萧菩萨哥想要处死他，萧耨斤就跑去耶律隆绪面前给他求情，最后得以保全性命。

赵安仁最初是贪财才为萧耨斤卖命，后来是被迫，但他心里总是十分不安，尤其是看着萧耨斤越来越不受人待见，他就更加纠结了，最后狠了狠心，直接投靠了耶律宗真。

看着自己阵营的人越来越多，耶律宗真还不是很放心，为了以防万一，他又暗中准备了五百精骑。

对于耶律宗真的行动，萧耨斤虽然并不清楚，但凭着直觉，她意识到这个儿子越来越难对付了。而且，随着耶律宗真渐渐长大，两人的矛盾越来越严重。于是，萧耨斤暗中与弟弟萧孝先商量废掉耶律宗真，改立小儿子耶律重元为皇帝。

这时候，耶律重元只有十三岁，还不懂得皇位到底意味着什么，再加上他十分看不惯老妈对哥哥的态度，所以一听说老妈要废掉哥哥，就马上跑去告诉了哥哥。

耶律宗真正为等待天时地利人和的时机而纠结，一听说亲妈要废掉自己，顿时龙颜大悦，决定先下手为强，并马上采取行动，把萧孝先给拿下了。

萧孝先是萧耨斤的铁杆粉丝、忠实的拥护者。他一开始虽然娶了公主，当了驸马，但是却始终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直到萧耨斤生了耶律宗真， 家族再次崛起，他才得以重用，逐渐平步青云。也就是说，他的成功跟姐姐萧耨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在整个家族里，萧孝先跟萧耨斤的关系最好。从耶律隆绪病重将死，萧耨斤派人将皇宫戒严，到后来杀害萧菩萨哥及其族人，再到萧耨斤摄政，所有的一切，几乎都是他在背后出谋划策。也就是说，萧孝先是萧耨斤的左膀右臂，只要除掉了他，就等于夺回了一大半皇权。

经过精心密谋和部署以后，耶律宗真派人把萧孝先叫到了自己的宫帐，告诉他，他和萧耨斤的密谋自己已经知道了，而且现在很多大臣都站在了自己一边，让他自己做出选择。

萧孝先根本没有料到小皇帝竟然暗中积蓄了这么大的力量，顿时傻了眼，不知如何是好。

耶律宗真看萧孝先迟迟不表态，就恩威并施，表示自己并没打算杀他和老妈，只是想要夺回皇权，而且只要他肯归附自己，他还是可以继续坐他的高官。

看看周围刀剑出鞘的精兵，再看看连家族的人都归附耶律宗真了，萧孝先知道就算自己继续顽强反抗，也已经无济于事了，相反可能会搞得自己死无葬身之地，于是就点头表示同意。

耶律宗真大喜过望，马上派耶律喜孙和赵安仁去萧耨斤的行宫，按照事先的约定，告诉萧耨斤庆陵有事，请她前去处理。而他自己，则带领五百精兵埋伏在距离萧耨斤行宫两里地的小山坡上，作为策应。

萧耨斤虽然十分信赖耶律喜孙和赵安仁，但是猛然听到这样的消息，她也觉得有点问题，就问两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耶律喜孙和赵安仁看到萧耨斤不肯上当，也顾不得她信不信了，干脆来硬的，连推带拉，把萧耨斤推拉到早已经准备好的马车上，把她送到庆陵囚禁了起来。

耶律宗真远远望见老妈萧耨斤被耶律喜孙和赵安仁带走了，顿时松了一口气，马上命令五百精兵，分头行动，把萧耨斤的党羽抓的抓，流放的流放，处死的处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回了皇权。

你不知道的契丹

庆陵，位于今天的内蒙古巴林右旗索博力嘎的苏木驻地约十五公里的地方。陵墓里葬着辽圣宗耶律隆绪、钦哀皇后萧耨斤、仁德皇后萧菩萨哥、辽兴宗耶律宗真、仁懿皇后萧挞里、辽道宗耶律洪基、宣懿皇后萧观音七位契丹皇室成员。

庆陵陵墓分布在大兴安岭林区的一条东西横亘的大山南麓的山地峡谷中。这座大山山麓的南坡有三个山峰，怪石嶙峋，高耸入云，被称为永安山，后来改为庆云山，所以这座陵墓被称为庆陵。现在，这座山叫做大黑山，蒙古语名字是瓦林乌拉，意思是有砖瓦的沙丘。这里四周大山环绕，草木茂盛，环境优美，有很多野兽，契丹皇帝都喜欢在这里游

猎。

统一天下的变相手段——重熙增币

耶律宗真上台以后，一心想要做出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成就来，但无奈除了从亲妈手里夺回皇权，整顿了一番乌烟瘴气的朝廷以外，他始终都没找到更好的机会建功立业。

最终，等啊等，他终于等到了一个好机会——宋王朝与西夏连年征战，宋王朝节节败退，始终被西夏压制着，耶律宗真心里顿时乐开了花，既然宋王朝如此软弱，自己何不趁机捞一把呢？

可是，出师总得有名呀，找个什么样的借口呢？想来想去，耶律宗真最后灵光一闪，决定拿关南十县地做文章。

关南十县地就是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三关十县地。一开始，这三关十县地是属于中原王朝的，后来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的时候给了契丹。再后来，后周世宗柴荣兴兵北伐，这片土地又归属了中原王朝。

当时，契丹的皇帝是睡皇帝耶律璟，他只顾着喝酒、睡觉、打猎，完全没有兴趣搭理朝政，听说柴荣退兵了，也就不管有没有丢失土地了，转头就抱着酒坛子喝酒去了。所以，从此以后，三关十县地就完全回归了中原王朝的怀抱。

耶律隆绪继位以后，萧绰摄政，母子二人曾经趁着宋王朝新皇继位，根基不稳，打着索要三关十县地的旗号发动战争，最后兵临澶州城下，逼迫宋真宗赵恒与契丹签订了“澶渊之盟”，契丹虽然没有收回三关十县地，却也得到了每年三十万的岁币。

耶律宗真就想学学祖奶奶萧绰和爷爷耶律隆绪，打着索要三关十县地的旗号，出兵攻打宋王朝。

但是，耶律宗真心里始终没底儿，就去找已经退休在家的老宰相张俭，询问张俭的意见。张俭给耶律宗真分析了一下当前形势以后，表示根本不用出兵，只要派出使者前往宋王朝交涉，就能达到索要土地的目

的。

耶律宗真一听顿时心花怒放，兴高采烈地回宫召集大臣，商量派遣使者前往宋王朝的事情。

最后，耶律宗真给宋仁宗赵祯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信，表示关南十县地是契丹所有，后来柴荣逞一时英雄，把地夺了去，所以他柴家江山才很快就灭亡了。而且契丹和宋王朝两家结为友好邻邦，关系一直不错。只是，关南十县地的问题始终萦绕心头，导致他整天吃不好、睡不好，时刻担心宋王朝会毁约背盟，所以希望宋王朝能够把地还给契丹。

此外，李元昊已经对契丹称臣，又跟契丹沾亲带故，就算他罪大恶极，应该诛伐，宋王朝要讨伐他，也应该事先通知一声才对。宋王朝这样不声不响地突然讨伐西夏，让契丹实在很不安啊。

耶律宗真写完以后，自己反复读了几遍，越读越觉得自己写得情真意切，煽人泪下，肯定能够说服宋王朝把地还给自己。

这一切都被宋王朝安排在契丹的间谍看在了眼里，他们连忙想方设法弄来耶律宗真写给宋仁宗赵祯书信的底稿，上报给赵祯。

赵祯得到底稿以后，震惊不已，马上召集大臣，商量该怎么应对。

等契丹使臣刘六符、萧特末带着耶律宗真的正式信件来到开封，他们已经商量出三条意见：不能割地，可以和亲，可以增加岁币。

这边契丹坚持要求割地，那边宋王朝坚决表示拒绝割地。双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始终没法形成统一意见。

远在契丹的耶律宗真得知以后，决定给宋王朝施加一下压力，迫使宋王朝赶紧答应割地，于是，就大张旗鼓地颁布了南征的赏罚令。

赵祯听说以后，大惊失色，马上派遣富弼为使者，带着他的亲笔信前往契丹，交涉索地事宜。与此同时，他又在大臣的建议下，声势浩大地升大名府（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大名）为北京，加固城防，同时在两国边境地段修固河防，操练兵马，以此来大造声势。

耶律宗真看到宋王朝一改软弱本色，强硬起来了，心里十分没底。所以，听说双方使臣迟迟没有谈出结果以后，干脆亲自接见了富弼，表示只要宋王朝把三关十县地还给契丹，两国就会友谊地久天长。

富弼却丝毫不为所动，明确表示契丹想得到祖宗的旧地，宋王朝也不想失去祖宗的旧地，而且既然契丹以得到土地为荣，那么宋王朝必然会以失去土地为耻，两个国家建盟友好，约为兄弟，怎么能够让兄弟二人一个荣耀一个耻辱呢？

接着，他又说幽云十六州本来就是中原的土地，如今大片土地都归契丹所有，宋王朝也没有提出索要土地的要求，就是顾及兄弟之情，所以两个国家还是知足常乐，不要再贪求更多了吧。

耶律宗真原本只是想趁着宋王朝与西夏连年战争的机会，学学老祖宗们，建功立业，一展抱负。如今，听到富弼这一番话，又想到宋王朝正在边境上磨刀擦枪，时刻准备开战，心里就顿时乱作一团，决定退让一步，只要联姻和赠币。

这让宋仁宗赵祯和满朝文武非常不爽，要是两个条件都同意了，岂不是恰恰证明了宋王朝软弱可欺，以后谁想欺负都成了？

于是，经过几天几夜的会议讨论以后，赵祯明确表示，如果契丹想要联姻，那么就没有金帛，如果契丹能够说服李元昊重新臣服于宋朝，那么宋朝每年向契丹赠币二十万，否则只赠币十万。

面对宋王朝的强硬态度，耶律宗真无奈了。他知道南朝公主出嫁的惯例，嫁妆一般不超过十万缗，想来想去，他决定选择二十万赠币。但是，为了获得心理上的安慰，他要求在誓书上加一个“献”字。

富弼当然不同意，“献”表示的是下级向上级朝献，契丹和宋王朝是敌对的两个国家，属于平级，怎么能够用“献”呢？更何况，两国约为兄弟，宋朝为兄，契丹为弟，哥哥“献”于弟弟，那成什么体统？

耶律宗真见富弼不肯答应，又提议改用“纳”字，同样遭到了富弼的拒绝。这下耶律宗真不乐意了，就让富弼先跟宋仁宗赵祯商量好了再谈。

事实上，宋王朝的皇帝大臣们心里都很清楚，向契丹增加岁币，本身就等于向契丹进贡，争一个用词也不过只是想求得一点心理安慰而已。但满朝文武谁也不肯撕破脸皮，承认这个自欺欺人的说法。

结果，讨论来讨论去，始终没能解决用词的问题。

这时，北宋著名词人晏殊义无反顾地站出来了，他建议采用“纳”字。

听到晏殊的建议，赵祯顿时喜笑颜开。他得知耶律宗真最终选择了增加二十万的岁币，心里早就乐开了花，要知道宋王朝此时的年收入高达数万万贯，相对而言，二十万岁币就摆平了契丹，这笔交易十分划算。但碍于面子，他一直不好意思表示自己的满心欢喜。

如今，见到晏殊肯给自己当替罪羊，赵祯马上就坡下驴，同意了这一主张。

就这样，耶律宗真趁火打劫功德圆满，兴高采烈地抱着新获得的赠币，跟宋王朝握手言和，两国的索地风波也就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因为这件事发生在耶律宗真重熙年间，所以被叫做“重熙增币”。

你不知道的契丹

这次耶律宗真趁火打劫的行为，虽然最后获得了皆大欢喜的结局，但却让西夏首领十分不爽。所以，这件事以后，西夏与契丹的关系也越来越差。特别是李元昊当上首领以后，想建立独立的政权，既不臣服于宋朝，也不臣服于契丹，所以暗中拉拢依附契丹的党项诸部，让他们脱离契丹，归附自己。以至于，后来党项诸部谋反，李元昊不但不帮助耶律宗真平叛，反而救援党项诸部。

和亲带来的麻烦——兴宗征伐西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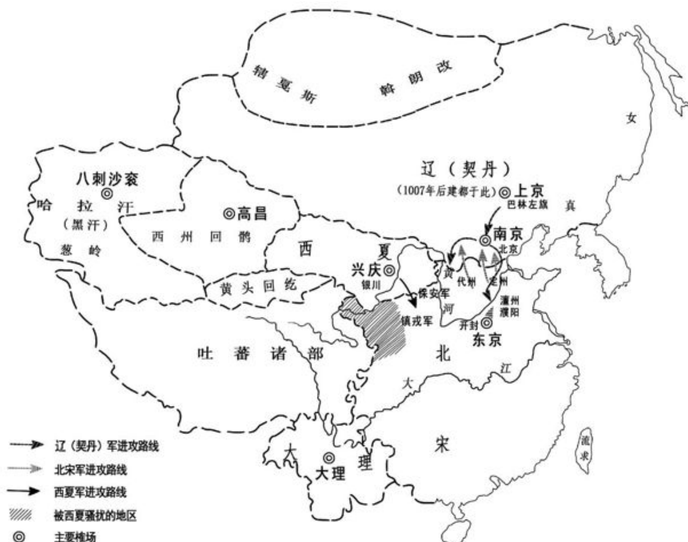
就在契丹帝国内部为了权力而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西部一个小国家正在悄悄崛起。

这个国家就是西夏。

西夏原本只是以党项羌族为主体建立的一个割据政权。其首领李氏原 来姓拓跋，是北魏时期鲜卑拓跋氏的后人，后来因为帮助唐王朝平定叛乱有功，被赐姓李。

多年来，西夏一直默默无闻地存在于宋王朝西北部、契丹帝国西南部，并靠着顽强的生命力，默默地发展壮大着。等到了耶律隆绪当皇帝的时候，西夏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割据政权，并有事没事地欺负欺负重文轻武、不擅长打仗的宋王朝。

看着西夏一天天壮大起来，契丹皇帝知道这将是另一个强敌，但这边要忙着跟强大的宋王朝周旋，那边肯定顾不上西夏，可又担心西夏会在背后捣鬼。怎么办呢？最后，契丹皇帝决定“收买”西夏，不断给西夏首领加官晋爵，还把皇家公主嫁给西夏首领。



契丹、西夏、北宋并立形势图

耶律宗真即位以后，为了拉拢西夏，就把自己的姐姐兴平公主嫁给了西夏首领李德明的儿子李元昊，并封李元昊为夏国公、驸马都尉。

李元昊是个文武双全的奇才，小时候就表现出与普通人截然不同的气度，喜欢读书，擅长思考，对很多事情的见解都很独到，而且通晓佛理，能征善战，多次带兵出征，立下战功，在西夏部族中拥有很高的威信。

所谓英雄爱美女，李元昊也不例外。但遗憾的是，兴平公主相貌平平，毫无姿色，李元昊大失所望，差一点直接把兴平公主塞回马车送回契丹。

不过，李元昊很清楚，自己娶兴平公主并不是为了什么相亲相爱、比翼双飞、只羡鸳鸯不羡仙，而是出于政治目的。说白了，这场婚姻只是一场政治交易，只能谈合作，不能讲感情，所以他咬咬牙、狠狠心，做出兴高采烈的样子，风风光光地迎娶了兴平公主。

李元昊不喜欢兴平公主，兴平公主也不喜欢李元昊，这样的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可想而知，不是今天你看我不顺眼，就是明天我看着你不痛快。所以，两个人的日子过得水深火热，整天除了大吵小闹，就是冷战连连。

李德明还健在的时候，两个人还给他面子，没有闹得十分过分。等到李德明驾鹤西去，李元昊继位做了西夏国王，一下子没了管束，李元昊更加疯狂了。他一面豪气冲天地推行政治、文化改革，带领西夏人民快速发展，一面又肆无忌惮地过着骄奢淫逸、美女如云的腐败生活，直接把兴平公主的存在抛到了九霄云外。

兴平公主内心忧愤不已，整天郁郁寡欢，以泪洗面，最后郁结成疾。但李元昊仍然不搭理她，仍旧左拥右抱，彻夜狂欢，声色犬马。

直到公主病死，李元昊才如梦初醒，想起来自己的老婆不仅仅是自己的老婆，还是契丹帝国的公主，是契丹帝国送来西夏做和平使者的。这下她病死了，自己该如何向契丹交代呢？但转念一想，公主是病死的，又不是自己杀死的，害怕什么呢？

于是，李元昊马上写了一封情深意切的信，派人送去给耶律宗真，告诉他兴平公主驾鹤西去了。

耶律宗真早就听说李元昊跟姐姐兴平公主关系不好，而李元昊又完全不顾姐姐的感受，整天跟其他女人鬼混。得知姐姐病死的消息，耶律宗真顿时龙颜大怒，把错全部推到了李元昊身上，恨不得直接把他拖到自己面前狠抽一顿。

但冷静下来以后，耶律宗真知道自己目前还不能跟西夏闹得太僵，于是只写了一封信给李元昊，形式化地责怪了他一番，内心深处却把这笔账狠狠地记了下来。

没过多久，契丹境内的党项族发生叛乱，耶律宗真派人前去镇压，却碰上了李元昊赶来救援的兵马。两兵相遇，耶律宗真派去的使臣怒斥李元昊助纣为虐，李元昊却一不做二不休，直接砍了使者，以实际行动表示要跟契丹决裂。

耶律宗真之前的怒气还没完全平息，听说李元昊反叛，顿时勃然大怒，马上调集兵马，连出三路大军，共十万精兵，雄赳赳、气昂昂地渡过黄河，直扑西夏。

契丹兵马一路势如破竹，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几乎没遇到任何有

价值的抵抗，就杀到了贺兰山，并在贺兰山北麓发现了李元昊的兵马。

李元昊多年来欺负惯了不善作战的宋王朝，十战九胜，所以不由得飘飘然起来，觉得西夏兵马天下无敌了，根本不把契丹的十万大军放在眼里，直接纵兵迎战。结果，西夏军被打了个落花流水，李元昊顿时傻了眼，慌忙派人向耶律宗真认错求和。

耶律宗真见契丹军初战告捷，龙心大悦，又看到李元昊被吓得屁滚尿流，慌忙向自己求饶，高兴之余，就想恩准了李元昊的请求。

还不等耶律宗真下旨撤兵，大臣们就纷纷站出来表示这时候坚决不能撤兵，并强烈怂恿耶律宗真一鼓作气，直接扫平西夏，以除后患。

耶律宗真思考一番以后，觉得大臣们说得很有道理，于是派萧惠担任前 锋，再次扑杀西夏军。

李元昊一看形势不好，马上带兵撤退，又担心契丹军追上来，于是边退边坚壁清野，烧掉了路上所有的粮草和居所。李元昊一口气撤了一百多里，也连续烧了一百多里的粮草。

这下契丹军郁闷了。他们本来就是边打边搜刮粮草，以战养战，如今李元昊一把火烧光了路上的粮草，吃饭就成了一个大问题。特别是战马，由于缺少草料，病的病，死的死，没过多久，就少了一半。

李元昊了解到契丹兵马的情况以后，决定来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于是表面上派人求和，暗地里休整兵马，磨刀擦枪。

耶律宗真一路打来，几乎没费吹灰之力，看到李元昊的求和使者，觉得肯定是帝国威武，把李元昊给吓坏了，龙心大悦，马上召集大臣开会，商量接下来是不是该停战了。

就在这时，李元昊忽然带兵杀来，直扑萧惠的大营。

萧惠猝不及防，愕然之下，连忙休整兵马，奋起反击，结果又把西夏军打了个落花流水。

萧惠知道如果不彻底扫平西夏，等西夏休整之后，肯定还会一而再

再而三地反叛。想要彻底解决西夏叛乱，就该趁机追杀到底，杀他个片甲不留。于是，萧惠下令，准备全力追击西夏军。

这时候，忽然天色大变，狂风骤起，黄沙漫天，几米以内都看不清楚。契丹兵一直生活在草原上，从没经历过西北荒漠地区的风沙天气，顿时吓得面如土色，军中乱作一团，完全顾不得行军打仗了。

李元昊顿时心花怒放，契丹军不适应风沙天气，但西夏军常年生活在这种环境中，早已经习以为常。于是，他马上休整兵马，趁机反攻。

结果，李元昊毫无悬念地胜了，还俘虏了几十名契丹贵族大臣，连耶律宗真都差点被他活捉。

因为这次战争发生在河曲，也就是今天的内蒙伊克昭盟，被称为“河曲之战”。

你不知道的契丹

河曲之战失败以后，耶律宗真仓皇逃跑。他的身边跟着一个叫做罗衣轻的戏子，为了缓解紧张的气氛，在耶律宗真停下来休息的时候，他故意搞笑地说道：“陛下，您看看您的鼻子还在吗？”因为西夏人有个习惯，抓住俘虏以后，就把俘虏的鼻子割掉，罗衣轻想要以此来逗耶律宗真开心。

耶律宗真刚刚死里逃生，这时候还惊魂未定，听到罗衣轻的话，龙颜大怒，马上命人把罗衣轻给砍了。这时候，太子耶律洪基连忙站出来缓解气氛，说：“插科打诨的不是黄幡绰。”黄幡绰是唐朝时的伶人，非常善于搞笑。罗衣轻也毫不示弱，马上回道：“行兵领队的不是唐太宗。”

第六章
趋向没落的帝国：中衰

所谓盛极必衰，世间的一切，一旦到了最为繁荣鼎盛的时期，就意味着必然要转向衰败了。历史也是如此，曾经让人惊叹一时的草原帝国自然也没法逃避这个现实。当最辉煌的时代过去，契丹帝国终于丢掉了老祖宗们的英武雄浑和强大霸气，也开始走向没落：皇帝像丢了魂一样，进退失据，昏庸无道，是非不分，声色犬马，奸臣弄权，帝国到处一片乌烟瘴气……

不合情理的皇叔叛乱——重元父子滦河之乱

当年，萧耨斤想要废除兴宗耶律宗真，立小儿子耶律重元为皇帝。小小年纪的耶律重元，由于还不懂皇帝是个什么东西，当皇帝有什么好处，所以偷偷地跑去告诉了哥哥耶律宗真，使得老妈的阴谋失败了，他也跟皇帝的宝座失之交臂。

但是，也正因此，他跟哥哥耶律宗真的感情越来越好，不仅获得了两次金券，父子都荣宠备至，甚至耶律宗真还表示自己仙游极乐以后，要把皇位传给他。

有了哥哥的承诺，耶律重元心花怒放，不管何时何地，都十分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确保自己有未来皇帝的形象，同时默默地祈祷着风水早点转到自己家。



契丹服饰

遗憾的是，天不遂人愿，耶律宗真虽然口里那么说，心里却根本没有那么想，而是从长子耶律洪基出生开始，就全心全意地培养儿子做自己的接班人，并在弥留之际，留下遗诏，让长子耶律洪基继承皇位。

看着自己的侄儿耶律洪基成了名正言顺的皇帝，耶律重元心里十分不爽。此时，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了，他心里十分清楚当皇帝意味 着什么，所以，他想要夺取皇位。

可是，要怎样夺取皇位呢？耶律重元想来想去，最后只能可怜巴巴地望向了自己的老妈萧耨斤。

这时候，萧耨斤已经垂垂老矣，虽然很想帮助儿子坐上皇位，可是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自己的兄弟又差不多都死了，还健在的两个，一个叫做萧孝友，早已经日薄西山，很难再成什么气候，另一个就是萧孝穆，却是耶律洪基的外祖父，根本不可能帮助自己推翻耶律洪基。

分析来分析去，耶律重元只能无奈地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皇帝梦彻底破灭，决定安安心心地做自己的王爷。

但是，耶律重元的儿子耶律涅鲁古却不甘心，他看着老爸情绪低落，最后干脆放弃了夺取皇位的想法，心里十分郁闷。

他早就知道奶奶萧耨斤曾经想要立老爸耶律重元当皇帝，而老爸却大义凛然地揭发了奶奶，把皇位让给了伯父耶律宗真。也知道伯父耶律宗真曾经说过等自己死后，要把皇位传给他的老爸耶律重元。

这么多年，他无时无刻不在盼着自己的老爸耶律重元登临大宝，然后自己再名正言顺地从老爸耶律重元手里接过皇位，成为九五之尊。

一想到自己穿上龙袍，站在文武百官面前接受朝拜，意气风发地指点江山，他做梦都会笑醒。

然而，这一切，随着耶律洪基的上台，统统破灭了。

耶律涅鲁古十分不甘心，他不容许原本应该属于自己的皇位被耶律洪基抢走。所以，他不断怂恿老爸起兵造反，夺取皇位。

在耶律涅鲁古的不断撺掇下，耶律重元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心又热血沸腾起来了，最后果断表示要跟儿子一起夺回皇位，并暗中大肆招兵买马，准备一举拿下契丹帝国。

但是，怎么除掉耶律洪基呢？耶律重元父子二人商量了很久，决定让 耶律重元装病，等耶律洪基来探病的时候，趁机刺杀他。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耶律洪基竟然阴差阳错地躲过了这一劫。

一计不成，耶律重元父子再生一计，决定趁着耶律洪基在滦河岸边的太子山行猎的时候，袭击滦河行宫，同时让跟随耶律洪基行猎的党羽杀死耶律洪基，夺取大权。

这一次，两人的计划更加周密，眼看着计划就要成功了，两人心中都暗自窃喜，仿佛已经看到自己坐上九五之尊的宝座了。

可就在这时，现实给了他们当头一棒——他们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就被人得知了。

这个人叫作耶律良，原本是个奴隶，后来得以免去奴隶身份，并进入朝廷当官，成了太后萧挞里宫里一名宫官。他通过小道消息，得知耶律重元父子要谋反夺权，顿时大惊失色。

镇静下来之后，耶律良认真分析了一下形势，他知道耶律洪基十分宠信耶律重元父子，就算自己告诉他耶律重元父子要造反，他也肯定不会相信，弄不好还会被耶律重元父子反咬一口。想来想去，他决定先把这件事告诉皇太后萧挞里。

萧挞里是个聪明人，她一听到耶律良带来的消息，就知道事情已经非常严重。于是，她马上吩咐耶律良要严守秘密，不能走漏一点风声，同时谎称自己生病了，派人去把耶律洪基找来，告诉他耶律重元父子要造反，一定要早做准备。

耶律洪基听完老妈的话，觉得完全不靠谱，甚至斥责耶律良是在故意挑拨离间，想让他们骨肉相残。

耶律良早就料到耶律洪基的反应了，连忙表示自己绝无半点谎言，并甘愿拿自己项上人头作担保。看到耶律洪基有所动摇，他就趁热打铁，表示如果耶律洪基不相信，干脆把耶律涅鲁古找来问问，不就真相大白了？如果耶 律涅鲁古不敢来，那就表示他心虚。

耶律洪基虽然不太相信耶律重元父子会造反，但看老妈一脸庄重、严肃，耶律良又说得这么义愤填膺，而且这件事关系到自己的皇位甚至身家性命，也不敢大意，于是，就听从了耶律良的建议，派人去叫耶律涅鲁古到行宫来觐见。

耶律涅鲁古正在自己的大帐里，跟老爸耶律重元商量夺取皇位的事情，看到耶律洪基突然派人叫自己过去，吓了一大跳，心里顿时七上八下，觉得这一去凶多吉少。父子两人交流了一下意见，一致决定干脆来个鱼死网破，于是扣下了耶律洪基派来的人，带领手下兵马起兵造反，直扑皇帝行宫。

就在耶律涅鲁古组织兵马的时候，耶律洪基派来的人趁乱逃跑，连忙跑去给耶律洪基报信。

耶律洪基这才相信了耶律重元父子造反的事情，顾不得了解详细情况，就马上派人找来南院枢密使、许王耶律仁先，命令他带人前去抓捕耶律重元父子。

耶律仁先拥有卓越的军事和政治头脑，他觉得耶律重元父子蓄谋已久，肯定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样带人前去逮捕他们，根本无济于事，甚至还可能让他们有机可乘。但耶律洪基根本不听那么多，坚持让耶律仁先带兵去捕捉耶律重元父子。

没想到，耶律仁先刚走出行宫，耶律重元父子就带兵杀来了。无奈之下，耶律仁先只好命令卫兵把车辆连在一起，环车为营，把耶律洪基保护在中央，自己则率领卫兵在车辆外面阻挡叛军的攻击。

经过一番厮杀，耶律涅鲁古被乱箭射中，从马上跌落下来，被南府宰相萧唐古一刀砍下了脑袋。耶律涅鲁古带领的叛军一看首领被杀，顿时乱作一团，纷纷退了回去。

接着，双方又进行了一番弓箭大战，耶律洪基和耶律重元都被射伤。双 方眼见这场战争胜负难分，而天又渐渐黑了，就都撤了回去。

第二天黎明，耶律重元重整兵马，胁迫三千名奚人猎户跟随他再次杀来。

了解敌情以后，北院宣徽使萧韩家奴顿时心花怒放。他本人就是奚人，而且曾经担任过奚六部大王，在奚人中很有威望，而且他也知道这些奚人肯定是被耶律重元强迫参加叛乱的，于是就对他们说叛离朝廷、追随叛军是自取灭亡的大罪，甚至会因此给族人带来灭族之灾，如果现在悔过，陛下当然会皇恩浩荡，不再追究他们的罪责，让他们转祸为福。

这些奚人根本不关心什么国家大事，本来就是被胁迫而来，这时候一听可能会罪及整个部族，全都吓得魂飞魄散，马上弃械投降了。

耶律洪基见叛兵大乱，于是乘机挥兵追杀，把叛军打了个落花流水，耶律重元拼死逃亡大漠，最后自尽而亡。

你不知道的契丹

耶律涅鲁古从小就心狠手辣。耶律宗真从亲妈萧耨斤手里夺回皇权以后，十分宠信耶律重元，所以爱屋及乌，当耶律重元的大儿子耶律涅鲁古出生的时候，他也十分高兴，不仅写诗庆贺，还赏赐了大量宝玩器物。可是，当看到耶律涅鲁古的时候，耶律宗真的脸顿时黑了，说："这个孩子面有反相。"

也正因此，虽然此后十多年年里，耶律宗真不断大肆加封耶律涅鲁古，五岁就封他为安定郡王，十一岁就晋封他为楚王，却从来没有给过他实质性的工作。直到耶律洪基即位，耶律涅鲁古才渐渐担任有实权的工作，并开始手握兵权。

宠信奸臣带来的家破人亡——十香词案

耶律重元父子叛乱被平息以后，耶律洪基顿感神清气爽，意气风发，为了让参与护驾和平叛的大臣们也感受下自己的神采飞扬，他开始慷慨地论功行赏，该封王的封王，该升官的升官，该奖赏的奖赏。

也就是这次封赏，让一个大奸臣走进了人们的视线。耶律洪基不会想到，就是这个人，最终搞得他家破人亡！

这个人叫耶律乙辛，出身于契丹内部诸部落中实力最强大的五院部，不过他的家族到了他老爸耶律迭剌时就已经穷得叮当响了，几乎吃了上顿没下顿，被族人称为“穷迭剌”。

虽然耶律乙辛长得非常俊美，仪态万方，很讨人喜欢，但是由于出身不好，一开始进入朝廷的时候只做了一个小小的文班吏。不过，耶律乙辛并没有自惭形秽，而是凭借聪明狡诈的头脑，善于伪装自己的手段，很快就得到了当时的皇帝耶律宗真和皇后萧挞里的喜爱，被提拔为护卫太保。

这个职位让耶律乙辛有了更多跟皇室成员接触的机会，这样一来二去，他就跟当时的“准皇帝”耶律洪基混熟了，并得到了耶律洪基的充分信任。所以，等耶律宗真驾鹤仙游，耶律洪基当上皇帝以后，耶律乙辛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枢密副使。

耶律重元和儿子耶律涅鲁古发动叛乱的时候，耶律乙辛也在滦河行宫，并跟耶律仁先等大臣一起，带领士兵平定叛乱，拼死保护耶律洪基。所以，等到叛乱平定，耶律洪基论功行赏的时候，耶律乙辛自然而然成了大功臣，被提拔为北院枢密使，晋封魏王。

一跃而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贵人物，耶律乙辛明显被这突如其来的好运冲昏了头，开始大肆地结党营私，排除异己，开始了他长达十几年的 卑鄙无耻的“反角人生”。

但很快，他就发现，他的党羽再多，门下搜罗、投靠的人再多，也有一个人从来都不搭理他，甚至专门处处跟他作对，动不动就上奏折弹劾弹劾他。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个人跟他平起平坐，同掌朝政，算是他在整个契丹唯一的天敌。这个人就是耶律仁先。

这让耶律乙辛十分不爽，他实在无法容忍这样一个天敌整天在他眼前晃来晃去，有事没事抓他的把柄、告他的状。于是，他开始大肆地在耶律洪基面前说耶律仁先的坏话，并成功地陷害了耶律仁先，让耶律洪基把耶律仁先打发去了幽州做留守。

这之后，耶律乙辛更加肆无忌惮了，更加无所顾忌地培植个人势力，同时想方设法地哄耶律洪基开心，博取耶律洪基的信任。结果，整个朝廷内外到处充斥着耶律乙辛的党羽，很多国家大事也都是耶律乙辛说了算，可以说，耶律乙辛已经成了契丹帝国的半个皇帝。

这时候，耶律乙辛左看看，右看看，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但很快，他的脸又黑下来了，他发现了一个新的、比耶律仁先更加强有力的敌人——皇太子耶律浚。

可是，耶律浚毕竟是耶律洪基的“独苗”，不能随便下手，而且他在朝廷里颇有威望，恐怕很难轻易除掉。那么，该怎么办？想来想去，耶律乙辛决定从皇后萧观音身上下手。

萧观音是契丹帝国著名的女诗人，不仅长得美艳动人，善于骑射，而且多才多艺，品德贤良。

在她十六岁的时候，有一次跟随耶律洪基外出行猎，耶律洪基骑着号称“飞电”的宝马，在深山幽谷中策马如飞，陪同耶律洪基左右的萧观音不由得豪气勃发，漫声吟道：“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叫猛虎不投降。”意思是说，契丹帝国威震大宋、高丽，连鬼神都 闻风丧胆，山林中的猛虎怎能不乖乖投降呢？

耶律洪基也是诗词高手，听到老婆借由打猎为题，赞颂自己豪气冲天、雄心万里、威震四方的气概，顿时龙颜大悦，马上命人抄下来给跟随行猎的大臣们看，并称赞萧观音是女中才子。结果第二天，耶律洪基

果真亲手射杀了一只猛虎，使他对萧观音更加喜爱了。

但是，好景不长。耶律洪基整天被一群奸佞小人围着，开始听信谗言，贬黜忠良，甚至连萧观音的娘家人也杀。这让萧观音心急如焚，她担心这样下去，祖宗的基业就会彻底毁在耶律洪基手里，于是不断劝谏耶律洪基。

此时的耶律洪基早已经被阿谀奉承、拍马屁搞得晕头转向，分不清好坏了，甚至觉得萧观音是在责怪自己贬黜她娘家的人，所以不但不听萧观音的话，甚至越来越厌恶萧观音，渐渐疏远了萧观音。

萧观音被老公怀疑甚至疏远，内心忧伤不已，百无聊赖之中，就想起了唐玄宗李隆基的梅妃江采萍，她在与杨贵妃争宠失败后，把宫苑改名为“回心院”，希望唐玄宗能够回心转意。

于是，萧观音就学习江采萍写下了《回心院》一词，希望能够打动耶律洪基，使他重新回到自己身边。

《回心院》共有十首：

其一

扫深殿，闭久金铺暗。游丝络网尘作堆，积岁青苔厚阶面。扫深殿，待君宴。

其二

拂象床，凭梦借高唐。敲坏半边知妾卧，恰当天处少辉光。拂象床，待君王。

其三

换香枕，一半无云锦。为是秋来展转多，理有双双泪痕渗。换香枕，待君寝。

其四

铺翠被，羞杀鸳鸯对。犹忆当时叫合欢，而今独覆相思块。铺翠被，待君睡。

其五

装绣帐，金钩未敢上。解却四角夜光珠，不教照见愁模样。装绣帐，待君贶。

其六

叠锦茵，重重空自陈。只原身当白玉体，不愿伊当薄命人。叠锦茵，待君临。

其七

展瑶席，花笑三韩碧。笑妾新铺玉一床，从来妇欢不终夕。展瑶席，待君息。

其八

剔银灯，须知一样明。偏是君来生彩晕，对妾故作青荧荧。剔银灯，待君行。

其九

蒸熏炉，能将孤闷苏。若道妾身多秽贱，自沾御香香彻肤。蒸熏炉，待君娱。

其十

张鸣筝，恰恰语娇莺。一从弹作房中曲，常和窗前风雨声。张鸣筝，待君听。

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盼望耶律洪基到来的迫切心情，萧观音让宫廷乐师赵惟一给《回心院》谱上了曲子。从此以后，百无聊赖的时候，萧观音都把赵惟一叫来，两人一支玉笛，一曲琵琶，一起弹唱，而且合作得简直可说是天衣无缝，让所有人听后都忍不住怦然心动。

这一切当然没有逃过正在密切注意萧观音动向、企图抓萧观音把柄的耶律乙辛的法眼。他看到萧观音隔三差五就跟赵惟一一起切磋音乐，而且合奏默契至极，于是，灵光一闪，决定利用这个大好机会，污蔑萧观音和赵惟一私通。

在耶律乙辛的暗中操纵下，很快，后宫里关于萧观音与赵惟一情投意合的传闻就传得沸沸扬扬了。

但耶律乙辛并不满足，他知道这还不足以置萧观音于死地，于是他又找来了一个帮手。

这个帮手叫做单登，原本是耶律重元帐下的奴婢，耶律重元父子被杀以后，就成了宫女。单登非常擅长弹筝和琵琶，有一次耶律洪基想要听她弹奏筝曲，却被萧观音阻止了，她表示罪臣耶律重元的婢女，根本没有资格面见龙颜，并把单登调离内宫。所以，单登十分痛恨萧观音。

单登有一个妹妹叫做清子，是教坊伶人朱顶鹤的老婆，同时又跟耶律乙辛暧昧不明。

耶律乙辛先找人模仿《回心院》写了一首《十香词》，然后通过清子转交给了单登，让单登见机行事，把《十香词》献给萧观音，谎称是宋朝皇后写的，如果萧观音能够把它抄写下来，并谱上曲子，就能跟《回心院》并称“双绝”了。

《十香词》十首：

其一：发香

青丝七尺长，挽作内家妆；不知眠枕上，倍觉绿云香。

其二：乳香

红绡一幅强，轻阑白玉光；试开胸探取，尤比颤酥香。

其三：腮香

芙蓉失新颜，莲花落故妆；两般总堪比，可似粉腮香。

其四：颈香

蝤蛴那足并？长须学凤凰；昨宵欢臂上，应惹颈边香。

其五：吐气香

和羹好滋味，送语出宫商；安知郎口内，含有暖甘香。

其六：口脂香

非关兼酒气，不是口脂芳；却疑花解语，风送过来香。

其七：玉手香

既摘上林蕊，还亲御苑桑；归来便携手，纤纤春笋香。

其八：金莲香

凤靴抛合缝，罗袜卸轻霜；谁将暖白玉，雕出软钩香。

其九：裙内香

解带色已颤，触手心愈忙；那识罗裙内，销魂别有香。

其十：满身香

咳唾千花酿，肌肤百合装。无非瞰沉水，生得满身香。

《十香词》从各方面描写了一个女人的风韵，遣词用句都很暧昧，但这正合了内心孤寂的萧观音的心态。所以，读完以后，萧观音顿时爱不释手，不仅亲手用彩绢抄写了一遍，还在最后附加了一首《怀古》：“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

耶律乙辛拿到萧观音誊写的诗词以后，顿时心花怒放，尤其看到最后一首萧观音合唱的诗，更是欣喜若狂。于是，他一方面暗中命令宫女

单登去诬 告萧观音和赵惟一私通，另一方面又把萧观音亲手抄写的诗稿拿去给耶律洪基看，同时又命令自己的党羽、宰相张孝杰到耶律洪基面前“解释”萧观音的《怀古》一诗。

张孝杰一本正经地表示，这首诗中，“宫中只数赵家妆”“惟有知情一片月”两句，正好包含了“赵惟一”三个字，完完全全是萧观音思念赵惟一的表现。

耶律洪基早就听到宫中关于萧观音跟赵惟一私通的传闻，一开始他并不怎么相信，如今看着萧观音亲手抄写的诗稿，听着张孝杰的解释，顿时觉得自己被戴了一顶硕大无比的绿帽子，不由得勃然大怒，马上命人把萧观音和赵惟一抓了起来。

经过一番严刑拷打以后，被气得失去理智的耶律洪基下令把萧观音赐死，赵惟一凌迟处死。最后，他觉得还不解气，又命人用苇席包裹萧观音的裸尸，送回她的娘家，以此来羞辱萧观音及其娘家。

耶律乙辛的所作所为，很快就激起了契丹朝廷中一些正义人士的不满，他们纷纷揭露耶律乙辛的罪行，最后耶律洪基不得已把耶律乙辛贬去了中京。但耶律乙辛早就摸清了耶律洪基的弱点，不断让亲信在耶律洪基面前替自己说好话，结果，很快耶律洪基就把他重新召回皇都。

这下耶律乙辛更加肆无忌惮了，大肆清理那些反对他的人，并毫无原则地提拔自己的党羽。

看着自己的势力一天天扩大，耶律乙辛知道，是时候对付太子耶律浚了！

可是，自从萧观音被诬陷赐死以后，耶律浚在痛恨自己的同时，也更加小心谨慎，要抓他的把柄，或者说要诬陷他，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到底该怎么办呢？

想来想去，耶律乙辛决定选择最致命的罪名扣在耶律浚头上——谋反罪。他知道耶律洪基跟其他所有皇帝一样，最痛恨的就是谋反，一旦他知道 自己的宝贝儿子正在暗中策划着夺取自己的皇位，他肯定会大开杀戒，让耶律浚不得好死。

经过几天几夜的商议之后，耶律乙辛决定先让自己的党羽、护卫太保耶律查剌告发耶律撒剌、萧速撒、萧忽古等人企图废除耶律洪基，立耶律浚为帝。

耶律洪基接到举报以后，当然十分不爽，马上命人进行调查，结果自然是查无实据。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怀疑耶律乙辛等人，相反，却重重奖赏了举报的人。

耶律乙辛的目的就是扳倒耶律浚，看到这样不痛不痒的结果，当然十分不爽，于是，他决定下一剂狠药——命令自己的党羽萧讹都斡、耶律塔不也等人以皇太子耶律浚党羽的身份“自首”，并列出了参与谋反的人员名单。

如果说之前耶律洪基还是半信半疑，那么这次他就彻底相信了。看着自己的宝贝儿子不肯等到自己驾鹤西去再名正言顺地继承皇位，耶律洪基既失望又难过，马上派人把耶律浚囚禁了起来，并杀死了名单里列出的太子党羽。

耶律乙辛眼看自己的奸计马上就要得逞了，兴奋得好几天睡不着觉。

但眼看着耶律洪基只是杀了所谓的太子党羽，把耶律浚贬为庶人，等候发落，他心里不安了。

耶律洪基只有耶律浚一个儿子，从小就对他寄予了厚望，六岁就把他封为梁王，八岁就立为太子，十七岁就让他总领南北两枢密院事，开始处理朝政。而耶律浚也没有让耶律洪基失望，从小就聪明好学，能文能武，处理起朝政来有章有节，法度修明。

耶律乙辛知道，耶律洪基所谓的等候发落，一等两等，可能就要直接等到耶律洪基驾鹤仙游，耶律浚直接继承皇位了。他当然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就暗中派人杀害了被囚禁的耶律浚，谎称耶律浚得疾病而死。

耶律洪基听说以后，顿时没了脾气，想到之前还生龙活虎的儿子，现在 却已经成了死人，心里十分难过，就想叫太子妃前来问明真相。耶

律乙辛担心太子妃告诉耶律洪基是他害死了太子，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又杀了太子妃。

杀掉了萧观音和耶律浚，耶律乙辛还不满足，因为耶律浚虽然死了，但他还有个儿子耶律延禧。虽然这时候耶律延禧还只是个奶娃娃，但很明显，只要他活着，未来的皇位就肯定是他的，到时候他肯定会跟自己翻翻旧账，替奶奶和老爸报仇。这样想来想去，耶律乙辛觉得一定要除掉耶律延禧。

正好耶律洪基要去黑山行猎，耶律乙辛一看机会来了，马上提议将皇孙耶律延禧留在皇宫里。

北院宣徽使萧兀纳马上就猜到了耶律乙辛的阴谋，立即表示反对，并说皇孙年纪还小，把他留在皇宫里，一旦保护不当，恐怕会出意外。然后，他又提出，如果要把皇孙留在皇宫里，他也请求留下，以防不测。

萧兀纳的话提醒了耶律洪基，于是他把孙子耶律延禧带在了身边，使耶律延禧躲过一劫。

也就是因为这件事，耶律洪基忽然顿悟了，再联系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他终于意识到一切都是耶律乙辛在捣鬼。

但是，身为一国之君，他是坚决不会承认是自己杀妻害子的，所以，他绝对不能以陷害皇后、太子的理由处置耶律乙辛。那该以什么理由惩办耶律乙辛呢？

想啊想，最后耶律洪基终于想出了一个妙计——以耶律乙辛企图叛逃到宋王朝为理由，下令杀了耶律乙辛。

但是，杀了一个耶律乙辛并没有多大作用，因为这时候的契丹帝国早已经乌烟瘴气，开始快速地走向了衰弱。

你不知道的契丹

当年，耶律阿保机整顿国内诸部的时候，先把自己祖父耶律匀德实

一支单独拿出来，然后把剩余的迭剌部一分为二：将耶律阿保机五世祖耶律耨里思的长子耶律洽慎一族分为五院部，其他几支被分为六院部，合称为二院皇族。也就是说，五院部人的血缘关系比较近，都是耶律洽慎的后裔。

而耶律阿保机的祖父耶律匀德实一支则被列为横帐三父房。耶律匀德实共四个儿子，大儿子无后，二儿子耶律严木一支为孟父房，三儿子耶律释鲁一支为仲父房，四儿子也就是耶律阿保机的老爸耶律撒剌共有六个儿子，大儿子耶律阿保机自身一支为横帐，其他五个儿子是耶律剌葛、耶律迭剌、耶律寅底石、耶律安瑞、耶律苏，他们均列为季父房。这一帐三父房统称为横帐皇族。

斡旋大宋、西夏之争——和亲西夏

耶律洪基在皇帝的宝座上碌碌无为、昏庸无道了四十六年以后，终于结束了他腐败的一生。之后，他的孙子耶律延禧继承皇位，成为契丹帝国最后一个皇帝——天祚帝。

耶律延禧刚当上皇帝没几天，远在西南的西夏就派遣使者来求婚，想要通过联姻加强巩固两国的关系，促使契丹与西夏友谊地久天长。

第一次，耶律延禧二话没说就拒绝了，但西夏仍不死心，没过多久又派来了求亲使者。

这让耶律延禧郁闷了，为什么西夏这么锲而不舍地要跟自己攀亲戚，死活缠着自己不放呢？

无奈之下，他只好翻开契丹帝国的史书，认真了解了下契丹与西夏的恩怨纠葛。他这才发现，原来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他那个腐败无能的爷爷耶律洪基，正是由于他不断在大宋与契丹中间充当和事佬，才使得西夏要死要活地缠上了契丹。

在耶律洪基听信耶律乙辛的谗言，杀了自己的老婆，间接害死自己的儿子，之后又忽然顿悟，除掉耶律乙辛，并进入另一个昏庸无道境界的同时，远在西南的西夏内部政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先是西夏惠宗李秉常撒手人寰，他年仅三岁的儿子李乾顺继承皇位，接着李乾顺的老妈梁太后和舅舅梁乙逋共同辅佐朝政。他们两个凭借梁家强大的威势，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牢固地控制着朝政大权。对于李秉常当年的亲信旧臣，杀的杀，排挤的排挤，搞得整个西夏为梁氏兄妹独尊。

这给整个西夏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导致内部矛盾丛生，满朝文武表面上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暗地里却十分不满和反对梁氏兄妹的统治——西夏陷入了一个危机时期，如同绷紧的弓箭，已经箭在弦上，蓄势

待发——一场内战已经迫在眉睫。

这一切梁太后和梁乙逋兄妹当然很清楚，他们知道自己的行为必然会激化国内的矛盾。可是，如果不这么做，他们的统治同样会遭到反对，所以，他们只好铤而走险，选择先激化矛盾、再转移危机的策略——为了缓和矛盾，转移国内的危机，两个人开始肆无忌惮地推行战争策略。

可是，选择谁做开战的对象呢？

这边，宋朝在李乾顺刚上台的第二年，就马上派遣使者来册封他为夏国王。那边，契丹没过多久也派来了使者，册封李乾顺为夏国王。两边都推行和平友好政策，要跟谁挑起战争呢？

梁氏兄妹左看看、右看看，最终决定选择了不善于打仗的宋王朝，并打着要入主中原的旗号，气吞山河般地对宋王朝发动了战争。

战争一开始，梁氏兄妹就兴奋了，根本不打算停手，大战不断，小战连连，竟然一口气发动了五六十次战争。

与此同时，他们又以探听中原虚实，以求得更多“岁赐”为借口，始终与宋王朝保持着臣属关系，贡使往来不绝，甚至大肆叫嚣这样做是为了让宋王朝害怕西夏！

后来，梁氏兄妹为了夺权，反目成仇，梁太后成功诛杀了哥哥梁乙逋，独揽朝政，并开始更加穷兵黩武地对宋王朝发动进攻，甚至经常是举全国之兵，母子御驾亲征。

这一年，梁太后再一次调集四十万大军攻打宋王朝的平夏城。宋军凭借平夏城城墙坚固，易守难攻，坚守城池，与西夏军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拖延战争。

梁太后眼看着平夏城迟迟攻打不下，心急如焚，恨不得踏平平夏城。所以，当属下来告诉她粮草不继的时候，她不但没有马上撤军，而是下令大军围攻平夏城。

就在这时候，天色大变，大风骤起，西夏军马车都被震断。西夏军虽然见惯了风沙天气，但却没有见过这么诡异的情况，顿时兵马大乱。宋朝守军见状，马上抓住机会，反守为攻，打了西夏军一个落花流水，梁太后和儿子李乾顺在部下的保护下狼狈而逃。

梁太后看着麾下的残兵败将，内心又羞又怒，决定向契丹求助，借来援军，重整旗鼓，报仇雪恨。

耶律洪基早就听说梁太后擅权专恣，非常不得人心，所以任凭梁太后三番五次求援，都一概不搭理。最后，梁太后恼羞成怒，干脆在写给耶律洪基的上表中发泄心中不满，耶律洪基看后当然更加恼火，暗中决定伺机除掉梁太后。

这时候，李乾顺已经十六岁了，按道理讲，他完全可以亲政了，但是他的老妈梁太后根本不打算把大权交给他，仍然独断专行，独揽大权。

耶律洪基得知以后，知道机会来了，于是派人到西夏用毒酒杀死了梁太后，并扶植李乾顺正式亲政。

李乾顺亲政以后，在契丹的支持下，决定跟宋王朝和解。但是宋哲宗被骚扰了几十年，此时好不容易扬眉吐气，恨不得直接挥兵踏平西夏，根本不同意和解。无奈之下，李乾顺只好可怜巴巴地把求助的目光再次投向了耶律洪基。

耶律洪基正为自己扶植了西夏而得意洋洋，所以二话没说就同意给西夏与宋王朝当和事佬。

于是，在耶律洪基的指导下，李乾顺先杀了梁太后的军师、帮助梁太后策划侵宋战争的嵬保没等人，然后向宋王朝上谢罪表。

宋哲宗看到契丹从中斡旋，又看到李乾顺确实很有诚意跟宋王朝重修旧好，就充分发扬大国风度，答应了与西夏议和，并恢复“岁赐”。

契丹一次次的帮助，让李乾顺尝到了甜头，所以没过多久，他就派人跑来契丹求亲，希望能够通过与契丹缔结秦晋之好，消除因为耶律洪

基杀死自己老妈而造成的两国之间的隔阂，同时巩固两国的关系，增进友好。

耶律洪基当然知道李乾顺的用意，但昏庸无道的他根本不觉得契丹与西夏缔结秦晋之好有什么好处，所以想都没想地拒绝了。

然而，李乾顺并不死心，没过多久就再次派人来了。这时，耶律洪基已经驾鹤西去了，刚刚上台的耶律延禧同样拒绝了李乾顺。但李乾顺仍不死心，收拾心情以后，再次派来了求亲使者。

这一次，耶律延禧无奈了。人家诚心诚意地来求亲，想要跟自己拉拢拉拢关系，还想着跟自己永结友好，而且还是锲而不舍地派遣使者，不顾千难万险，跋涉千山万水，千里迢迢地跑来，自己要是再拒绝，似乎真的不太好！

西夏的使臣李至忠一看耶律延禧有所动摇，知道这次有希望了，于是马上趁热打铁，在耶律延禧面前大肆赞扬了一番李乾顺，把李乾顺夸得好像天 上仅有、地上绝无。

耶律延禧看到李乾顺这么有诚意，而且人又这么好，就爽快地答应了求婚，册封皇室族女耶律南仙为成安公主，嫁给了李乾顺。

成安公主远嫁西夏以后，心里仍然惦记着契丹。后来，契丹灭亡以后，成安公主得到消息，悲恸欲绝，最后绝食而亡。

你不知道的契丹

契丹在建国以前，信奉的主要是原始的萨满教。萨满教相信神的存在，通过萨满或者个别人，以异常的精神状态，与超自然直接接触，来完成神与人之间的沟通。这是一种最原始的宗教形态，起源于人们对于自然力认识低下的母系氏族社会。

从耶律阿保机朝开始，佛教开始传入契丹，并逐渐发展壮大。契丹的皇帝都对佛教情有独钟，其中，耶律洪基是最笃信佛教的一个。他不仅允许佛教僧徒随便出入皇宫大内——皇宫大内向来是国家禁地，朝中

大臣都不能随便出入，甚至连伺候皇帝后妃们的太监也不能随便走动——而且大肆建造佛教寺庙、塔刹，结果导致整个契丹寺庙、塔刹数不胜数，佛教僧徒达数十万之多。这些寺庙、塔刹的建筑资金都来自于国家财政和民间捐助，僧徒则完全依靠国家养着，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契丹帝国的衰亡。

第七章
契丹帝国的陨灭：分裂与灭亡

随着帝国的衰败与没落，契丹帝国内部也开始蠢蠢欲动，曾经恭恭敬敬的属国、部落和大臣们也开始不安于现状，不甘心做一个昏庸皇帝手中的棋子，想要一展抱负，成就一番霸业，创建第二个“契丹帝国”，于是，契丹帝国很快四分五裂，成了一盘散沙。生长于白山黑水间的女真族就是最好的例子，它趁着契丹皇帝昏庸无道的机会，悄然崛起并迅速壮大，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就为契丹帝国奏响了迈向破灭的回旋曲！

帝国灭亡的丧钟——萧海里反叛

耶律延禧即位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张旗鼓地为老爸和奶奶及其党羽们平凡昭雪，可惜此时的契丹帝国内部已经是乌烟瘴气，任凭他再怎么收买人心、大快人心，也无力回天。

最悲剧的是，耶律延禧一心豪气冲天，根本没有看清自己重用的到底是奸臣还是忠臣，所以这一壮举恰恰让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他的昏庸无能，于是，很快就有人对此表示了坚决的嘲讽——起兵造反。

这个人叫做萧海里，是大国舅帐的人，能骑善射，心狠手辣，是个名副其实的亡命之徒。他整天东奔西走，慢慢地，身边就聚集了几十个跟他一样做起坏事来不要命的属下，边四处行猎，边大肆烧杀抢夺，导致整个契丹人人都恨不得将他抽筋扒皮。



契丹人的金冠玉饰锦绣衣

耶律延禧即位以后的第二年，萧海里因为杀人太多，遭到了朝廷的追捕。

萧海里听说自己上了通缉令，不怒反喜，趁机带领属下占山为王，并大肆招揽部下。结果，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他就聚集了两千多人，并成功地拿下了乾、显（这两个州都在今天的辽宁省北镇境内）两州。

拿下这两州以后，萧海里顿时感觉热血沸腾，人生忽然有了目标，决定 带着手下们大干特干一场。于是，他们砸开兵器库，抢夺了兵器和五百副铠甲，明确地表示要跟契丹执政者们血拼到底！

正当萧海里意气风发，准备带着属下们披荆斩棘、开山立祖、建国称帝的时候，现实的月光照进了他的梦想里，他被猛然惊醒了——他只有区区两千人，契丹却有千军万马，所以当契丹兵马浩浩汤汤地杀来，双方激战多场以后，萧海里毫无悬念地败了，只能带着部下逃往生女真境内。

这时候，生女真完颜部的首领还是完颜阿骨打的叔叔完颜盈歌。跟阿骨打一样，他也是一个雄才大略、雄心勃勃的人，而且跟契丹的关系并不怎么友好。

几年前，阿骨打在契丹怒打契丹显贵返回完颜部的时候，完颜盈歌正因为生女真纥石烈部的首领阿疏处处跟完颜部作对，而带领兵马攻打生女真纥石烈部的阿疏城。

面对完颜部的强兵强将，阿疏连连败退，无奈之下，只好求救于契丹帝国。当时耶律洪基还健在，二话不说，就派人去命令完颜盈歌罢兵，跟阿疏握手言和。

完颜盈歌知道以自己的能力，根本没有资格与契丹帝国硬碰硬，但他又咽不下去这口气，于是决定来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表面上恭恭顺顺地答应着，暗地里继续围攻阿疏城。

阿疏看到完颜盈歌对契丹阳奉阴违，死活不肯撤兵，摆明了要将自己置于死地，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继续跑去契丹告状。

这让耶律洪基十分头疼，他既不想因此而跟完颜部发生冲突，又不能置之不理，于是只好形式化地再次派人去命令完颜盈歌罢兵。

完颜盈歌很给面子地再一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表面上明确表示马上罢兵，等使臣一走，马上继续围攻阿疏城。

这样攻打了几年，阿疏城终于坚持不住，快要沦陷了。

这时候，阿疏还躲在契丹，不敢回来，听到阿疏城要被完颜部拿下了，顿时慌了神。阿疏城是他的大本营，要是阿疏城丢了，自己不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光杆司令吗？于是，阿疏马上跑去找耶律洪基，求他出面命令完颜盈歌停止攻打阿疏城。

完颜盈歌听说契丹使臣又要来了，心里虽然很不爽，但还是不敢怠慢。可是，俗话说事不过三，自己两次都违背了契丹皇帝的命令，这次总不能继续故技重施吧？想来想去，完颜盈歌终于想到一个迷惑对方的完美计策。

他先命令攻城的将士们全部换上跟阿疏城守兵一样的衣服，然后让他们冒充阿疏城的守兵前去接待契丹使臣。契丹使臣根本没有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在冒充阿疏城人的完颜部接待人员的恐吓下，狼狈而逃。

看着契丹使臣吓得屁滚尿流，完颜部兵马士气大振，没几天就彻底拿下了阿疏城。

远在契丹的阿疏听说以后，顿时面如土色，过了好久，他才渐渐回过神来，再一次跑去求耶律洪基帮忙。

之前，耶律洪基根本没把完颜部攻打阿疏城的事情放在心上，觉得不过是两个小部落闹矛盾，自己在中间协调一下、恐吓一下，他们也就老实了，再说，就算他们相互掐架，只要翻不出自己的手掌心，那就没关系。

可现在，他一听完颜盈歌在自己三令五申的情况下，还明目张胆地攻打了阿疏城好几年，而且还成功地拿下了阿疏城，心里就郁闷了，觉得得好好教育教育完颜盈歌了。于是，他马上派了一位节度使，带着他的谕令来到完颜部，命令完颜盈歌交还全部攻城战果，并向他征调百匹战马。

完颜盈歌恭恭敬敬地接待了节度使，并表示一定奉还一切攻城所得，从此改过自新，一心向善。但是，等到节度使前脚离开，他后脚就怂恿其他生女真部落，叫嚣着要阻断鹰路，如果要重开鹰路，除非生女

真节度使——也就是他完颜盈歌本人——点头不可。

所谓鹰路，就是女真人向契丹进献海东青的线路。海东青是一种猎鹰，产自东海之滨，非常擅长捕捉天鹅，是契丹人春天捕捉天鹅的主要工具。契丹皇帝都非常热衷于行猎，尤其喜欢春天到混同江钩鱼、捕捉天鹅，再加上贵族们，契丹每年都需要大量的海东青。

所以，一听到女真人要阻断鹰路，整个契丹，从皇帝到大臣，顿时就没人敢说话了。

虽然耶律洪基很不甘心，但是包括他在内的所有契丹贵族，都不想丧失捕捉天鹅的乐趣，所以，耶律洪基咬了咬牙，最终决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再追究这件事情。

阿疏看到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自己又没了大本营，只好待在契丹避难了。

这正好给了完颜盈歌机会，他看到阿疏一直躲在契丹，便有事没事地打着索要叛徒阿疏的旗号，向契丹提出各种各样的无理要求。

契丹乃是堂堂的“天朝上邦”，当然不会听任一个附属国的叫嚣，轻易把跑来向自己求助的避难者交出去。但是，不管是耶律洪基，还是后来的耶律延禧，都害怕完颜部被惹毛了，真的阻断鹰路，所以，为了安抚完颜部，便毫无下限地一再答应完颜部的很多无理要求。

遗憾的是，完颜盈歌并不为此感激涕零，而是对契丹越来越不屑。

这一切，契丹人自然心知肚明。所以，一看到萧海里逃到了生女真境内，追捕的契丹军顿时没了主意，只好停止追捕，并报告给耶律延禧。

耶律延禧马上派遣使者前去完颜部，命令完颜盈歌出兵追捕萧海里和他的同党们。与此同时，萧海里也在分析形势后，果断地向完颜盈歌伸出了橄榄枝，表示愿意跟他合作，一起反叛契丹。

完颜盈歌审时度势，觉得一方面现在还不是跟契丹撕破脸皮的时

候，另一方面又觉得萧海里不得人心，不足为谋，所以果断地拒绝了萧海里的请求，并把萧海里的使者抓了起来，送到了契丹。

但这并不表示完颜盈歌就乖乖听契丹的话了，接到契丹的命令以后，完颜盈歌以各种借口拖延时间，迟迟不动手，想看看耶律延禧有什么反应。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完颜盈歌发现契丹只是不断派人来催他，并没有派兵进入生女真境内，这才放下心来，派自己的侄子完颜阿骨打前去追捕萧海里。

面对完颜阿骨打的千余精兵，萧海里的残兵败将简直不堪一击，很快就被打得落花流水，兵马、兵器和五百副铠甲统统落入了完颜部手中。

完颜盈歌派完颜阿骨打把萧海里的人头送去给耶律延禧，其余的战利品则全部留下自用。

耶律延禧看到萧海里的人头，高兴得不得了，不但没有责怪完颜盈歌私自留下战利品，反而大大地奖赏了完颜盈歌和完颜阿骨打。虽然一些契丹人猛然意识到女真人正在迅速崛起，需要及时防备，但耶律延禧根本不把女真人当回事，仍然我行我素，继续昏庸无道。

也就是这次战争，让女真人对契丹的兵力有了新的认识，开始更加认真地韬光养晦，时刻准备着推翻契丹帝国！

你不知道的契丹

萧海里反叛之前，契丹还发生过另一件造反事件——赵钟哥抢掠上京。这件事发生在耶律延禧即位后的第二年，当时赵钟哥带领部众攻入上京皇都，大肆抢掠宫女和皇帝御用物品。

幸好刚刚上任没几天的上京副留守马人望，在听到贼兵攻入皇宫抢掠的消息后，当机立断，马上带人前去讨剿，才平息了叛乱，将贼兵全部抓获。马人望也因此深得耶律延禧信赖，成为耶律延禧朝的重要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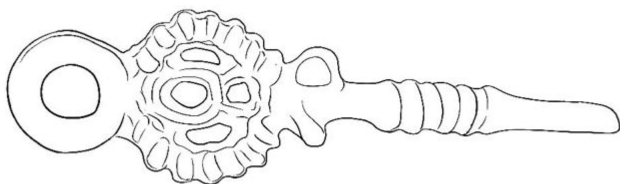
臣。

一场宴会引发的血案——“头鱼宴”带来灾难

按照契丹风俗，每年春天，皇帝外出游猎都会进行春钓，钓来第一条鱼以后，都会摆设“头鱼宴”，举行盛大的庆祝宴会。

作为契丹最爱打猎的皇帝，耶律延禧当然不会放弃这么好的庆功机会，不仅如此，他还总是想方设法增加各种节目，把“头鱼宴”办成一场别开生面的欢庆晚会。

这一年，像往年一样，耶律延禧早早地就去了混同江边（今天吉林省境内的松花江）的鸭子河泺，也就是今天的吉林省大安月亮泡。



契丹金针

望着冰雪覆盖的混同江，耶律延禧顿时感觉心潮澎湃，便带着大臣们火急火燎地跑去钓鱼，并成功而又迅速地捕获了今年第一条鱼。耶律延禧大喜过望，带着自己钓来的鱼，兴高采烈地返回行宫。

这时候，千里之外的生女真部落的诸部酋长们都已经到来了，由于完颜部首领乌雅束生病，所以由他的弟弟完颜阿骨打代替他来觐见。

耶律延禧正龙心大悦，当然不会介意到底是不是乌雅束本人到场，便大张旗鼓地命人准备头鱼宴。

宴会的气氛十分热烈，场中音乐声声，歌姬翩翩起舞，契丹君臣和生女真诸部酋长推杯换盏，觥筹交错。尤其是耶律延禧，听着群臣的朗朗奉声，看着下面莺歌燕舞，顿时感觉天下都一片歌舞升平、国泰民安了，不由得心情大好，命令群臣跟自己畅怀大吃、大饮，来个不醉不归。

结果，大臣们还没有喝醉，耶律延禧就醉态萌生了。他想到年年都举行 头鱼宴，虽然每年都很热闹，可是这样折腾来折腾去，也不过就是钓鱼、觐见、宴会、听歌赏舞，实在很没劲，所以应该来点新鲜的！

这样一想，耶律延禧醉意就减轻了几分，顿时来了精神，大脑飞速旋转，马上突发奇想，命令诸部酋长给他跳舞唱歌祝酒。

诸部酋长顿时愣了。他们怎么说也是一个部落的老大，怎么能够像歌舞伎一样又唱又跳呢？

但是，看着心情好得不得了的耶律延禧，他们知道如果这时候拒绝，扫了耶律延禧的兴，他们唯一可能得到的后果就是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诸部酋长中，那些十分乐意奉承、讨好耶律延禧的人，马上站起来了，抛衣、甩袖、放嗓，惹得耶律延禧连连喝彩。那些不愿意曲意逢迎的人，由于害怕契丹帝国，也只能忍气吞声，狠狠心站出来表演一番。

这让一个人十分不爽——代替哥哥前来觐见的完颜部阿骨打。他看其他诸部酋长或自愿、或被迫地载歌载舞，心里怒火丛生，恨不得直接冲上去砍了耶律延禧。在他看来，耶律延禧叫酋长们给他唱歌跳舞，根本就是对他们人格的侮辱。

也正是因此，他也很同情那些酋长们——他们都很畏惧契丹帝国，觉得自己在契丹这头老虎面前，只是一只柔弱的小兔子，但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眼中的老虎已经病入膏肓，甚至已经成了外强中干的纸老虎。

早在十年前，他在契丹皇都的酒宴上用刀怒击契丹贵族，并安然无恙地离开皇都回家以后，他就知道，其实勇猛可怕的契丹人早已经随着契丹帝国的衰落而灭亡了，现在的契丹人根本没有什么可怕的。

更何况，从那时开始，他就和当时的完颜部首领、自己的叔叔盈歌，以及后来的首领、自己的哥哥乌雅束，大力发展完颜部，不断修建城堡，训练兵马，迅速地统一了生女真部落。

经过多年的努力，如今的完颜部已经基本把整个生女真诸部吞并了，可 以说，已经有了跟契丹相抗衡的资本。

阿骨打考虑清楚以后，打定了主意决不表演，并想通过这次事件看看契丹还有多少底牌。所以，当轮到他表演的时候，他不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而且两眼冒火地直视着耶律延禧，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和反对。

耶律延禧一开始并不以为然，随口催促了阿骨打几次。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怎么催，阿骨打都装作没听见，完全无动于衷，他就有点不高兴了。

诸部酋长察言观色，看到耶律延禧脸色变了，纷纷跑去劝阿骨打就算不会，也出来应付应付，否则万一惹恼了耶律延禧，掉脑袋是小，搞得家破人亡、整族被灭，那就太得不偿失了。

阿骨打心意已决，任凭诸部酋长好说歹说，就是雷打不动地坐在那里。

耶律延禧开始只是以为阿骨打不会唱歌跳舞，害羞不肯出来，这下终于看明白了，他不是不会，是根本没打算给自己面子出来表演，心里越想越不爽，结果导致头鱼宴不欢而散。

头鱼宴结束以后，耶律延禧仍然怒气未消，特别是回想起阿骨打怒视自己的样子，不由得打了个冷战，酒也醒了一大半。现在的阿骨打只是一个小小的完颜部的小官，却敢当众违背他堂堂契丹帝国皇帝的命令，还敢跟他怒视，要是以后等他当了女真部的老大，还会把契丹帝国放在眼里吗？还不直接公然叛乱，想爬到自己的头上去，把契丹帝国踩在脚下了？

忽然，耶律延禧又想起之前萧兀纳的奏折。当初萧海里叛逃进入生女真部落，萧兀纳就表示生女真部落并不是真心实意臣服于契丹，应该多加防范。后来萧兀纳担任契丹东北路统军使，又提醒他要小心生女真部。

当时，萧兀纳几次上奏，他都不以为意，都觉得一个小小的生女真

部根本成不了什么气候，没有放在心上。但是，今天看到阿骨打意气风发、有恃无恐的样子，他才觉得萧兀纳说的可能是有道理的。

于是，他马上找来萧奉先，表示阿骨打这样嚣张跋扈，不把契丹放在眼 里，实在让人难以忍受，倒不如趁早杀了他，以绝后患。

萧奉先身为北院枢密使，自然经常跟女真人打交道，看多了女真人空手刺虎、擒狼的事情，知道女真人个个神通广大，有万夫不当之勇，所以一直对女真人充满了畏惧，觉得女真人强悍勇猛，连虎狼这些野兽都不是他们的对手，何况从小锦衣玉食、安享盛世太平的契丹贵族子弟呢？

如今听到耶律延禧说要杀阿骨打，萧奉先愣了半天，等到反应过来以后，连连表示反对，说阿骨打就是一个粗人，根本不懂什么礼仪，而且跳舞本来也不是他应该做的，他不跳舞也不算什么大错，这样就杀了他，恐怕会让其他归顺者心生不满，最重要的是，就算他有野心，完颜部就那么一个弹丸之地，能成什么气候呢？

耶律延禧一听，觉得萧奉先说得很有道理，也就把心放回肚子里，安心地放阿骨打回去了。

然而，阿骨打却不这样想，他很清楚自己得罪了契丹皇帝，跟契丹彻底结仇了，所以一回到完颜部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反叛契丹，大肆吞并生女真部的其他部落，同时更加明目张胆地跟契丹对着干。

当时，有两个生女真部落死活不肯归附完颜部，阿骨打就派人抓走了这两个部落首领的家人，想要威胁他们归附。这两个部落的首领却丝毫不为所动，而是跑到契丹告阿骨打的状。

投诉状很快就到了萧奉先手里，他二话没说，就当成普通投诉案件报告给了耶律延禧，并建议没必要大惊小怪，只要让阿骨打认罪道歉、改过自新就行了。耶律延禧本来就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所以就按照萧奉先的建议办了。

契丹一而再再而三的宽容并没有换来阿骨打的感激涕零，相反，他觉得契丹根本不足为惧了，所以更加有恃无恐，对于契丹官员的传召，

一概称病不理，同时更加积极地开始准备反叛契丹的大计！

你不知道的契丹

契丹皇帝的春钓，确切的说应该是“春钩”。因为这时候，混同江上冰雪还没有融化，契丹人就利用鱼长期在冰下缺氧，一旦有透气的地方，就肯定会伸出头来吐气的特点来钩鱼。

钩鱼的时候，先在冰面上选好地方，凿出一个大一点的冰窟窿。然后，以这个大冰窟窿为中心，在周围选择三个相应的地方，各凿出一个透明但不漏水的冰窟窿，以此来观察鱼的游动。当看到有鱼游过来的时候，观察的人就马上告诉钩鱼的人，钩鱼的人拿着系有长绳的鱼钩站在大冰窟窿旁边，等看到鱼把头露出水面张口吐气的时候，就猛地用力把鱼钩扔到鱼的嘴里。鱼受到惊吓，就会带着鱼钩逃跑，钩鱼的人只管握住绳子，任由鱼带着鱼钩跑，等鱼跑累了，再也没有力气挣扎的时候，就可以把鱼拽出水面了！

女真族的崛起与复仇——完颜阿骨打反叛

“头鱼宴”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完颜部首领乌雅束在仙游之前做了一个梦。

他梦到自己拼命地追赶一只狼，可是不管他怎么追，射了多少箭，就是射不中。这时候，他的弟弟阿骨打出现了，他弯弓搭箭，只一箭就射中了那只狼。

乌雅束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这个梦到底意味着什么，于是就找来僚属帮他解梦。僚属们纷纷表示这个梦是吉兆，表示哥哥不能得到的东西，弟弟却能得到。

乌雅束恍然大悟，自己一心想要灭亡契丹，可是如今自己行将就木、日　薄西山，根本没有能力实现心中的抱负了，而从梦中的征兆来看，弟弟阿骨打能够灭亡契丹，替自己实现抱负。于是，他在弥留之际把完颜部首领之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阿骨打。

阿骨打上台以后，果然没令哥哥失望，开始更加积极地招兵买马，准备起兵。他一面不遗余力地在契丹与女真边境修筑城堡，积极备战；一面又打着索要阿疏的旗号，派人进入契丹，刺探契丹动静。

耶律延禧听说阿骨打正在两国边境上大张旗鼓地修筑边堡以后，一开始并没有放在心上，只是派了耶律阿息保带着自己的口谕前去给阿骨打做思想工作。

阿骨打却根本不买账，直截了当地表示：“女真只是一个小国家，侍奉契丹从来都是礼仪备至，但是契丹却根本不领情，反而保护从我们这里叛逃的人阿疏，契丹用这种方式对待我们这些小国家，我们能没有怨言吗？如果契丹肯尽快交还阿疏，那我们就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否则我们也不是吃素的，当然不能束手就擒！”

耶律阿息保被阿骨打的话镇住了，吓得面如土色，一句话也说不出

来，最后仓皇逃回契丹。一回到契丹，他就把阿骨打的话原封不动地报告给了耶律延禧，并添油加醋地说再不处理女真部，就真的后患无穷了。

耶律延禧觉得耶律阿息保简直是在危言耸听，契丹一个泱泱大国，难道还对付不了一个小小的女真部吗？但是，他也知道如果继续放任阿骨打，恐怕会很麻烦。于是，他命令东北统军使萧兀纳加强边防，充实宁江州（在今天的吉林省松原市扶余县境内）的兵力，想以此吓唬吓唬阿骨打。

然而，耶律延禧的觉醒实在是太晚了。

由于契丹人多年来无限制地压榨女真部：

先是每年向女真部索要大量贡品，比如马匹、北珠、貂皮、良犬等，这些贡品有些是女真部的特产，有些则是其他地方的，需要女真人自己掏钱购买。

然后是所谓的“打女真”，也就是契丹在边境地区设置榷场，在交易的时候，不仅强买强卖，而且横加勒索，对女真人百般凌辱；

最后就是每年都派遣使者来索取海东青，当然只索鹰并不是最可恨的，可恨的是使者们要求提供特殊待遇。这些使者都佩戴银牌，被称为银牌使者，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求当地部落派遣姑娘陪宿。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只要求中下等人家没出嫁的姑娘陪宿，渐渐地越来越嚣张跋扈，只要是漂亮姑娘，不管有没有出嫁，也不管是谁的女儿、老婆，哪怕是女真贵族的女儿和老婆，都统统拉来陪宿。

这一切都让契丹人十分愤慨。最初他们还为了和平强迫自己忍耐，但一忍、再忍、再再忍，他们终于发现契丹人根本没有对此感激涕零，更没有想要改过自新，反而更加变本加厉了，于是，他们胸腔里的不满和愤怒渐渐爆满，简直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只等有人割断这根头发，点燃导火索。

所以，一听说契丹有所行动，女真部顿时沸腾了。阿骨打马上抓住机会，征兵两千五百人，在涞流河（也就是今天的拉林河）畔召开誓师

大会，正式宣布起兵反叛！

女真人早就对契丹忍无可忍，听着阿骨打的动员讲话，不禁群情激昂，宣誓声震天动地，纷纷表示要跟契丹人血战到底，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就在这样热血沸腾的气氛中，阿骨打带着女真兵马雄赳赳、气昂昂地朝着契丹宁江州开进了！

这时候，耶律延禧正在庆州（今天的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白塔子）打猎，听说阿骨打带了两千五百人起兵造反，正在攻打宁江州，顿时觉得可笑：区区两千五百人，就想跟契丹大军抗衡？所以，只是派了海州（今天的辽宁海城境内）刺史高仙寿带领渤海军前去支援，就兴致勃勃地继续进山打猎了。

宁江州的契丹人和各族百姓早就受够了契丹的压榨和剥削，一听说女真 兵马就要来了，马上表示热烈欢迎，甚至有人在街市上放声高歌“契丹马上就要完蛋啦！”

但是，阿骨打还没有到达宁江州，就遇到了赶来救援的高仙寿。

两军大战几个回合，最后阿骨打假装退兵，等契丹军追累了，突然奋起反击，杀了契丹军一个措手不及，契丹将领耶律谢十被射杀。阿骨打见状，马上命令将士们可以赶尽杀绝，将士们顿时军心大振，勇气倍增，杀得契丹军丢盔弃甲，狼狈而逃，一大半被踩踏而死。

阿骨打顺势攻下宁江城，抓了契丹防御使大药师奴，并暗中放他回去招谕契丹人。与此同时，阿骨打又派渤海人梁福、斡答剌回渤海招谕渤海人，派完颜娄室去招谕契丹境内的女真人。这一招战抚结合的策略果然奏效，女真力量迅速壮大起来。

宁江州失守的消息传到皇帝行宫的时候，耶律延禧正打猎打到兴头上，准备移驾显州（今天的辽宁省北镇）继续打猎。

听到消息以后，他仿佛亲眼看到几十万女真人正采用当年他的老祖宗们的策略，踏平契丹，建立起女真帝国，这才知道大事不好了，马上

召开紧急会议，商量怎么对付女真人。

在萧奉先的建议下，耶律延禧任命萧奉先的弟弟萧嗣先为东北路都统，萧兀纳为副都统，征调契丹、奚三千兵马，外加两千中京禁兵和地方豪族士兵以及两千各路武勇将士，前去迎击女真人。

但是，由于契丹已经有百余年没有真真正正打过仗了，契丹兵都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战斗力约等于零，战阵几乎等于没有，再加上天时地利人和都纷纷站在阿骨打一边，结果女真人以区区万人的兵力杀了契丹十万兵马一个昏天暗地。

在这场反叛战争中，阿骨打除了大获全胜，还获得了一位叫做杨朴的谋士，并在杨朴的建议下，建元称帝，国号大金，年号收国，定都上京（在今 天黑龙江省阿城市境内）。

你不知道的契丹

当年，耶律乙辛想趁着耶律洪基外出行猎的机会，把年幼的皇孙耶律延禧杀掉，结果却被大臣萧兀纳看破了，最终使得耶律延禧逃过一劫。也正因此，萧兀纳得到了耶律洪基的信赖，开始平步青云，成了南院枢密使、北府宰相，还被封为兰陵郡王，并成了耶律延禧的老师。

但是，耶律延禧并不是一个好皇帝苗子，从小就做出各种不符合“准皇帝”身份的事情来。作为老师，萧兀纳当然尽心尽力地进行劝谏，却惹怒了耶律延禧，只是由于爷爷耶律洪基还健在，他不敢发作，心里一天比一天讨厌萧兀纳。所以，等耶律洪基一死，耶律延禧一当上皇帝，就马上把萧兀纳打发去了兴军做节度使。

误信谗言杀妻害子——误杀萧瑟瑟

就在完颜阿骨打势如破竹地攻城略地，契丹节节败退的时候，耶律延禧仍然没有清醒，而是继续宠幸误国害国的萧奉先，甚至在萧奉先的一手导演下，成功地重演了他爷爷杀妻害子的大戏。

这场戏的女主角叫萧瑟瑟，是耶律延禧的妃子，更是一位跟萧观音一样擅长诗词歌赋的美女诗人。

她出身于大国舅帐，有一次，耶律延禧去大臣家里串门，碰上了萧瑟瑟，顿时惊为天人，马上把萧瑟瑟带回宫中，藏在内室。直到后来耶律延禧正式选妃，才把她封为文妃。

萧瑟瑟不仅才貌双全，更是一个关心政治的爱国者。她看到阿骨打起兵造反，不断攻城略地，而丈夫耶律延禧却仍然兴致勃勃地在猎场打猎，内心忧虑不已，于是就写了一首《讽谏歌》：“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云。”

她希望可以通过这首词劝谏耶律延禧阻塞奸邪之路，启用贤能之人，卧薪尝胆，激励天下壮士为国捐躯，重振契丹雄威。

然而，耶律延禧根本听不进这些劝谏，读完萧瑟瑟的诗稿随手一扔，仍旧我行我素，每天按时出门打猎。

这让萧瑟瑟心急如焚，尤其是看到萧奉先等兄弟把持朝政，搞得整个朝廷乌烟瘴气，于是她又借秦朝赵高弄权，最终导致秦朝灭亡的典故，写了一首《咏史诗》：“丞相来朝兮剑佩鸣，千官侧目兮寂无声。养成外患兮嗟何及！祸尽忠臣兮罚不明。亲戚并居兮藩屏位，私门潜畜兮爪牙兵。可怜往代兮秦天子，犹向宫中兮望太平。”

这一次，萧瑟瑟一针见血地把萧奉先比作赵高，说契丹帝国将会亡在他的手里。

但耶律延禧却不这样认为，他看到萧瑟瑟的诗后，不但没有自我反省，反而觉得萧瑟瑟是在拐着弯儿地讽刺自己昏庸无道，马上拂袖而去，心里越来越反感萧瑟瑟。

与此同时，萧瑟瑟的这首《咏史诗》也触怒了一个人，那就是萧奉先。

当然，这并不是最让萧奉先不爽的，最让他不爽的是萧瑟瑟有个好儿子。

耶律延禧的皇后萧夺里懒生的两个儿子都夭折了，而且她不能再生育，所以耶律延禧没有嫡子，这也就给了其他妃子所生的六个儿子继承皇位的资格和机会。

其中，大儿子燕王耶律挞里早已经病逝，另一个儿子耶律习泥烈由于 是下人所生，没有资格继承皇位，所以可能成为皇帝接班人的就只剩下四个了——文妃萧瑟瑟的儿子晋王耶律敖卢斡，萧奉先的妹妹、元妃萧贵哥的三个儿子梁王耶律雅里、秦王耶律定和许王耶律宁。

其中，耶律敖卢斡性格仁厚，对人友善，对自己要求严格，很有长者之风，在大臣和百姓中间的呼声最高。而且，他又是四个兄弟中的老大，可以说是最有希望继承皇位的人选。

这当然不是萧奉先所喜闻乐见的，他最希望看到的是自己的外甥继承皇位，好让自己继续把持朝政。所以，他一直在绞尽脑汁地想办法除掉耶律敖卢斡，让自己最出色的外甥秦王耶律定当皇帝。

特别是当他看到萧瑟瑟的《咏史诗》后，顿时火冒三丈，再也坐不住了。他觉得萧瑟瑟一脉的势力正在向自己伸出手来，所以，他决定先下手为强，开始暗地里寻找机会下手。

这天，萧瑟瑟三姐妹在军中会面，萧奉先从眼线那里得到消息以后，顿时心花怒放，觉得机会来了。接着，他马上派人去找耶律延禧，诬告萧瑟瑟和妹夫耶律余睹、驸马萧昱等人想要逼迫耶律延禧退位让贤，让晋王耶律敖卢斡当皇帝。

耶律延禧顿时龙颜大怒，马上下令杀了驸马萧昱和萧瑟瑟姐妹。由于晋王耶律敖卢斡没有参与其中，得以幸免于难。

但是，萧奉先的目的就是除掉耶律敖卢斡，怎么可能放任他继续活下去呢？没过多久，就又以谋反罪名诬陷耶律敖卢斡。

这时候，耶律延禧已经彻底昏了头了，连调查都没进行，就直接下令将亲生儿子耶律敖卢斡凌迟处死。

你不知道的契丹

在契丹，只有像韩德让那样地位极其特殊并且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契丹化 了的汉人，才可能拥有自己的头下州县，其他大多数汉族官员都没有自己的头下州，他们往往被安排定居在隶属宫卫的州县里。

当时，对于定居在契丹境内的汉族，契丹都要对他们实行“土断”。所谓“土断”，就是划定州、郡、县的领地，居民按照现在居住地编定户籍。经过“土断”后的汉族显贵们，世世代代都要生活在契丹，死了也要埋在契丹，是名副其实的“生是契丹人，死是契丹鬼”。当然，只要表现好了，契丹皇室一高兴，就会把一定数量的土地赏给这些汉族显贵们，让他们成为头下户、收取地租的封建地主。这样一来，这些地区就直接转入了封建经济时期。

强势逼迫下的叛乱——耶律余睹之叛

耶律延禧杀萧瑟瑟和驸马萧昱等人的时候，还有一个人原本也牵扯其中，但因为当时他正在军中，没能亲临现场，所以侥幸躲过了一劫。这个人就是萧瑟瑟的妹夫耶律余睹。

耶律余睹也是皇室宗族的人，为人慷慨大方，讲究义气，而且颇有才能。



青铜契丹刀

在萧瑟瑟被杀前三年的春天，耶律延禧到鸳鸯泺打猎。正当他打猎打得兴致勃勃时，得到消息说张撒八带众造反，劫掠中京，并建号称帝，当起了皇帝。于是，耶律延禧就派当时的南面军帅耶律余睹前去征剿张撒八，并成功地把他抓了回来。之后，他平步青云，一直坐到副都统之职。

这时候，按照契丹惯例，耶律余睹应该拿着工资，吃着皇粮，一边悠闲 地漫看云卷云舒，一边考虑着明天应该去哪里享受生活。

但很遗憾，他不是普通的官员，而是文妃萧瑟瑟的妹夫，也是秦王耶律敖卢斡的姨丈。这就注定了他不能安安稳稳地混一辈子了。

因为他的外甥耶律敖卢斡实在太优秀了，以至于契丹上上下下都对他寄予厚望，期盼着昏庸无道的耶律延禧赶紧驾鹤西去，让他接任大宝。

这自然而然就引起了萧奉先的羡慕嫉妒恨，结果萧奉先“恨屋及乌”，把所有跟耶律敖卢斡有关系的人都拉入了黑名单，当然也包括耶律

余睹。

当萧瑟瑟事件爆发的时候，耶律余睹正在军中，有人连夜跑来给他报信，让他赶紧逃命。

耶律余睹一听，顿时愣住了，就算他不是一片丹心为国，却也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如今却被一个奸臣诬陷谋反，该怎么办呢？

镇定下来以后，耶律余睹意识到，面对一个昏君和一个独揽朝政的奸臣，自己恐怕是有一千张嘴也没法证明清白了。

为了活命，他马上带领部下一千多名亲兵逃往金国。

当时正赶上大雨滂沱，道路泥泞难行，耶律延禧根本不管这么多，派北府宰相萧德恭、四军太师萧干等人带兵前去追捕耶律余睹。

几个人一路追到闾山县（今天的辽宁北镇境内），忽然坐下来商议："皇帝老儿宠信萧奉先，导致萧奉先整天目中无人，不把我们放在眼里。耶律余睹是皇室雄才，平时不肯向萧奉先低头，才导致萧奉先对他不满，最终招来祸患。如果现在我们把他抓回去，只怕以后我们也会跟他一样的下场，所以我们不如放他走。"

于是，他们放走了耶律余睹，回去后谎报说没有追上耶律余睹。

萧奉先看到耶律余睹逃到了金国，害怕如果这时候追究萧德恭几个人的罪责，会引发更多叛乱，就建议耶律延禧给萧德恭几个人加官晋爵，大肆封赏。

耶律余睹一进入金国，金国的探子就马上报告给了完颜阿骨打。完颜阿 骨打顿时心花怒放，觉得这是灭亡契丹的一个大好时机，开始紧锣密鼓地整顿兵马，准备一举踏平契丹，统一草原。

就在这时，耶律余睹派人带着他的亲笔信来到了上京。

他在信中表示，耶律延禧昏庸无道，意志消沉，整天沉迷于打猎，完全不考虑朝政，而且宠信奸佞小人，疏远忠臣良将，乱施刑罚，肆意增加赋税，导致民不聊生，可以说完全是个扶不起的阿斗，而萧奉先本

身并没有什么才能，完全凭借阿谀奉承、溜须拍马才混得风生水起。

他在信中又说，自己也曾经向耶律延禧献计献策，可是都被萧奉先扣下了，对此，耶律延禧根本一点察觉都没有，可见他已经昏庸到了什么地步。他认识到这一点以后，才知道契丹气数已尽，而大金国正蒸蒸日上，开疆拓土，可谓是天意如此。

所以，他之前就跟朋友约定今年夏天一起来投奔大金国，没想到被萧奉先发觉了。如今，萧奉先要追查这件事，自己只好提前行动，由于时间太紧，只带了附近三千户部族、五百辆车和数万头牲畜逃亡，最终被契丹兵马追捕进入大金国。

然后，耶律余睹的使者又情真意切地表达了耶律余睹对大金国的无限崇拜之情，希望完颜阿骨打能够收留他。

完颜阿骨打听得心花怒放，二话不说，就恩准了耶律余睹的请求。

没过多久，耶律余睹就带着部下来到了大金上京。完颜阿骨打按照接待宰相的规格，亲自设宴款待了耶律余睹，让他继续担任他所带来的部族的首领，并表示只要他能够在灭亡契丹的大业中建立战功，肯定还会给他更多封赏。

耶律余睹一听，大喜过望，马上把自己所掌握的契丹军情全部告诉了完颜阿骨打。

完颜阿骨打知彼知己，顿时觉得信心倍增，马上传令下去，任命耶律余睹为先锋，弟弟完颜杲为都统，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辽河，直扑契丹中京。

在耶律余睹的带领下，金兵一路攻城略地，势如破竹，很快就攻占了中京，拿下了泽州。

这下耶律延禧傻眼了，他一看金兵气势恢宏，来者不善，也顾不得什么皇帝形象了，连忙跑到了南京、西京等比较安全的地方，继续他人生最大的爱好——打猎。

当金兵攻陷中京的消息传来，正在南京打猎的耶律延禧顿时被吓得魂飞魄散，留下耶律淳镇守南京，就匆匆忙忙地往西逃去。他一路逃出居庸关，在鸳鸯泺停下来，结果一听是耶律余睹带着金兵来追杀自己，真是又急又气。

这时的萧奉先同样心急如焚，他并不担心大金国如何崛起，他唯一担心的是耶律余睹带着金兵杀回来是为了报复自己，并想借助大金国的力量立晋王耶律敖卢斡为皇帝。

这样一想，他就坐不住了。于是，他马上找到耶律延禧，说："耶律余睹是皇族后裔，怎么会忍心看着契丹灭亡呢？他这次带着金兵杀回来，肯定是为了立他的外甥晋王为皇帝。如果陛下为了江山社稷考虑，就不要怜惜一个儿子了，不如公布他的罪行，把他杀掉。这样一来，耶律余睹肯定不战而退。"

耶律延禧一听，觉得十分有理，于是就下令赐死晋王耶律敖卢斡。

但遗憾的是，耶律余睹并没有就此退兵，而是继续攻城略地，帮助金兵攻打契丹。

你不知道的契丹

在契丹，头下军州所属的人户，既要依附于领主，又从属于国家，在缴纳赋税的时候，也得既缴给领主，也上缴国家，所以被称为二税户。契丹法律规定，所有九品以下官员和井邑商贾人家，所缴的税都归头下，只有酒税上缴上京盐铁司。

由于契丹皇帝、贵族都十分推崇佛教，所以经常把户民或所属人户作为施舍赐给寺院。这些民户所缴纳的赋税，一半归寺庙所有，一半归朝廷所有。所以，他们也被称为二税户，或者被称为寺院二税户。

等到契丹灭亡以后，头下的二税户也随之消失了，但是寺院二税户却仍然存在。在大金国灭亡契丹的战乱时期，很多寺院都隐匿实情，把这些民户当作低贱的奴婢户役使，结果导致各地官司此起彼伏。最后，在金国皇帝的命令下，二税户才逐渐被放免为民。

孤注一掷的自救——北辽王朝

看着契丹在大金国的铁骑下苟延残喘，一天比一天日薄西山，耶律延禧不但不身先士卒，带领将士们反抗，反而越逃越远，干脆逃到了夹山里去，镇守南京的一些大臣坐不住了，他们实在无法容忍契丹帝国的百年基业毁在耶律延禧手里，更不想让自己成为亡国奴，于是，便商量想要立耶律淳为皇帝。

耶律淳是兴宗耶律宗真的亲孙子，当年耶律乙辛杀害了皇太子耶律浚，就想立他当太子，无奈耶律洪基根本不搭理他，甚至因此迁怒耶律淳，把他打发去了外地做节度使。后来，耶律延禧即位，他才渐渐有了大展拳脚的机会。

在耶律延禧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意识到上京十分危险，匆匆忙忙逃跑的时候，耶律淳因为各种原因，被迫留了下来，没能跟着耶律延禧逃跑。

这本来是一件十分悲剧的事情，却成了耶律淳的机会，更多的人发现他是个人才。

就在耶律延禧逃跑后没多久，出身于季父房的耶律章奴带着兵马返回上京，抵御金兵。

耶律章奴是个狂热的爱国分子，他早就对昏庸无能、除了擅长逃跑什么都不擅长的耶律延禧十分不满了，这次看到契丹的国土大片大片地被金国吞没，而耶律延禧仍然跑得比谁都快，他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不满了，决定改立新帝。结果找来找去，他就相中了耶律淳。

于是，耶律章奴跟耶律淳的儿子耶律阿撒、大舅子萧敌里、外甥萧延留暗中商量，要废除耶律延禧，拥立耶律淳为皇帝，并派萧敌里和萧延留去通知耶律淳。

耶律淳早就被耶律乙辛事件搞得心理阴影了，一听说耶律章奴等人

要立自己当皇帝，顿时吓得魂飞魄散。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就算耶律延禧不在了，也该是由他的儿子们继承皇位，风水怎么转，也转不到他耶律淳的头上来吧。

于是，他二话不说，就偷偷地派人把萧敌里和萧延留抓了起来，并亲自把他俩送上了西天，亲自提着他们的人头跑去找耶律延禧请罪，以示自己对耶律延禧的赤胆忠心，结果导致耶律章奴受了刺激，越来越疯狂，最后因为到处打砸抢烧而被杀，改立耶律淳为皇帝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件事之后，耶律淳为了反金，自己招募了一支军队，起名“怨军”，开始更加积极地实施反金行动。

然而，由于他所招募的人都是一些闲散的勇士和逃亡的无业游民，导致整个军队没有丝毫组织观念和纪律观念，虽然平时一个个都十分凶猛，但真到了战场却屡战屡败。不过，这并没有影响耶律淳，他仍然屡败屡战，想尽办法与金军周旋。

这让南京的大臣们再次看到了希望。

于是，当耶律延禧从南京仓皇逃往西京，进而狼狈地逃进深山老林的时候，留守南京的大臣李处温、耶律大石、张琳、萧干等人经过商量，一致决定立耶律淳为皇帝。

耶律淳仍然坚决不肯同意，任凭几个人磨破了嘴皮，也是稳如泰山，丝毫不为所动。众大臣们眼看语言攻势根本毫无威力了，干脆来个赶鸭子上架，直接把黄袍披在了耶律淳身上，同时跪倒在地，高呼万岁。

耶律淳顿时傻了，不知如何是好。

李处温等人一看，耶律淳已经犹豫了，于是趁热打铁，用“唐肃宗李亨在安史之乱后，逃亡的途中，被众人拥戴为皇帝，然后带领将士浴血奋战，最终平定叛乱”的故事来说服耶律淳，希望他能够为了大局考虑，带领契丹兵马击退金军，重震帝国雄风。

耶律淳被众人的一番鼓励说得热血沸腾，内心汹涌澎湃，马上答应了大臣们的请求，改元“建福”，称天锡皇帝，下诏降耶律延禧为湘阴王，并组建了独立政权，统治着南京、西京、平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卢龙）以及皇都、辽西等地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北辽王朝。

这时候，金兵已经拿下了朔州、应州等地，耶律淳知道自己不是金兵的对手，慌忙派遣使者前往宋王朝，表示愿意免除岁币，跟宋王朝缔结友好。但是，宋王朝和金国刚刚缔结“海上之盟”，完全不搭理他的请求。

无奈之下，耶律淳只好派遣使者前往金国，表示愿意做金国的附庸国，只求金国跟契丹和解。遗憾的是，还不等阿骨打回复他，他就因病驾鹤西去了。

耶律淳在弥留之际，留下遗嘱，要求立耶律延禧的儿子秦王耶律定做接班人，由李处温等大臣辅佐，萧德妃为太后，主持军国大事。

宋王朝听说契丹又经历了一次政权更迭，马上抓住时机，大举来犯，一口气打到了燕京，最终在契丹守军的奋勇抵抗下退兵。

当时，带领宋军北伐的大臣是童贯，他浴血奋战了一场，结果基本等于无功而返，心里十分郁闷，时刻想着再次卷土重来，夺取燕云地区。

这天，他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赵良嗣，也就是建议宋徽宗跟金国结盟的马植，因为向宋徽宗 赵佶屡献良策，被赐名赵良嗣。他跟契丹大臣李处温的儿子李奭是好朋友。于是，童贯就让赵良嗣给李奭写了一封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总之就是劝他开城投降。

李处温本来就看到耶律淳称帝，战局也没什么转变，现在耶律淳死了，契丹更是危在旦夕，正在殚精竭虑地考虑着自己该怎么办，看到赵良嗣的信，豁然开朗，马上命令儿子写了一封回信，表示他会挟持萧德妃献地投降。

后路找好了，李处温顿时放下心来，仿佛看到了美好的明天正向他遥遥招手，做梦都能乐醒了。但很快，现实就向他证明了“乐极生悲”的道理——他的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就被从弟李处能告诉了萧德妃。

萧德妃勃然大怒，立即派人逮捕了李处温父子，并痛痛快快地了结了他们。

没过多久，金兵再次攻打北辽，萧德妃知道自己不是金国的对手，就三番五次派人来见完颜阿骨打，请求立耶律定为皇帝，并心甘情愿地做金国的附庸国。

完颜阿骨打正打得精神振奋，根本没空搭理萧德妃的请求，直接挥兵而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南京，萧德妃带着文武百官狼狈而逃。

萧德妃等人马不停蹄地逃了半天，忽然意识到一个严重问题——下一步该怎么办？去哪里呢？放眼整个契丹，竟然忽然没了他们的容身之所。

这时，耶律大石站出来了，他建议萧德妃投奔耶律延禧。他觉得，虽然他们私自废了耶律延禧，但是现在的皇帝耶律定是他的儿子，他应该不会太过为难他们。

但他们千算万算，都没有算到，耶律延禧根本不买儿子的账，直接命人把萧德妃绑起来杀死，并追废耶律淳为庶人。

就这样，短暂的北辽王朝昙花一现般诞生又灭亡了！

你不知道的契丹

契丹占领燕云地区以后，这一带的陶瓷工业开始兴起。这一地区的陶瓷工业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定窑的陶瓷技术，同时又融合了契丹境内各地陶瓷的烧制经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如今，在北京地区辽墓和塔基出土的瓷器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契丹帝国燕云地区的本地瓷窑烧制的。1988年，在密云治仙塔出土的三十

多件陶制彩绘塔形经筒中，有一件绿釉瓔珞纹净瓶，釉质和造型都非常好，其他白瓷圆碟、方碟也都轻薄莹润，这些都是契丹瓷器中的精品，代表了契丹南京制瓷业的工艺水平。

两败涂地的趁火打劫——宋金海上之盟

契丹与金国打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时候，南面的宋王朝也没有完全置身事外，自娱自乐，而是时刻高调地保持着隔岸观火的姿态，准备等契丹与金国两败俱伤以后，坐收渔翁之利。

不过，很快就有一个人改变了宋徽宗赵佶的想法。

当时赵佶派太监童贯等使节带着礼物去给耶律延禧祝寿，童贯在回来的路上，路过卢沟桥在驿馆里休息的时候，一个人披星戴月地赶来拜访他。这个人就是马植。

马植原本是契丹的一个小官，可是混来混去，始终混不出名堂，就想趁机向童贯毛遂自荐。见到童贯以后，他先分析了一下当今局势，然后表示这时候最好的策略不是坐山观虎斗，而是跟金国建立同盟关系，然后东西夹攻，灭掉契丹，收回幽云十六州。

童贯一听，顿时惊呆了，觉得马植这个建议简直是孔明之计啊。于是，他就带着马植回去见了宋徽宗赵佶。

赵佶觉得马植的建议非常好，决定马上着手实施，便打着购买马匹的旗号，陆续派遣使节从山东半岛出发，渡海进入金国，跟完颜阿骨打联系。

这时候，金国的大军已经兵临契丹上京城下，并将上京城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个水泄不通——耶律延禧还在外面兴致勃勃地打猎，根本没打算回来救援。上京守城的将士浴血奋战，据守不降。

完颜阿骨打完全不以为意，对马植说："你先看完这场战争，然后我们再谈条件！"接着就下令攻城。

没用半天时间，契丹帝国的皇都上京就彻底被攻陷了。

马植震撼了，金兵的战斗力基本等于神兵神将级别了，完全不需要

宋王朝的帮助就能灭掉契丹帝国。所以，当完颜阿骨打提出结盟的三项内容时，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这就是宋金之间著名的“海上之盟”：

金国负责攻取契丹的中京后南下，穿过松漠，直到长城古北口（今天的北京密云东北）。宋王朝负责攻取契丹的南京，然后北上，也到长城古北口。两国以古北口关隘为界限，互不超越。

完颜阿骨打同意宋王朝收回幽云十六州。

宋王朝要把进贡给辽的货物和银币，进贡给金国。

虽然以后宋王朝还得继续臣服于别人脚下，但赵佶仍然很高兴，毕竟这时候金国已经攻下了契丹帝国统治的大部分地区，宋王朝只需要攻下南京一带，就能够换回幽云十六州，怎么看他都是捡了个大便宜。

盟约签订以后，赵佶神清气爽，马上命令童贯为统帅，调集兵马，准备北伐。就在这时，南方爆发了民变，赵佶只好命令童贯先去平定叛乱。这一去就是两年。

两年以后，刚刚平定完叛乱的童贯，意气风发，觉得自己兵强马壮，气数已尽的契丹根本没法跟他对抗。所以，他带领兵马一路赏景喝茶，慢悠悠地北上，在契丹与宋王朝的边境摆开了阵势。

这时候，金兵已经拿下了契丹帝国的中京，耶律延禧被迫逃进了夹山，耶律淳刚刚当上皇帝没几天。

耶律淳听说童贯带着兵马陈兵境上，就派人去劝他不要抛弃两国百年的友谊，结交金国这样的豺狼，否则只会种下无穷无尽的祸根。

童贯在自己国内刚打了个胜仗，正春风得意，当然没工夫理会耶律淳的“谆谆教诲”，再说契丹现在已经是穷途末路，从哪方面分析，他童贯也不会放着这么好的便宜不捡。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撕毁了耶律淳的请和书，表示要用拳头说话。

就在这段时间里，耶律淳悲剧地含恨而终，他的老婆萧德妃执政。

萧德妃跟“怨军”的统领郭药师关系一直不好，听说萧德妃主持军国大事，郭药师气得怒发冲冠，咬了咬牙，带着手下投靠了宋王朝，同时还送上了涿州、易州两州土地。

出师未战，就先获得了战果，宋徽宗赵佶不由得龙颜大悦，马上催促童贯挥军北上。

萧德妃已经被来势汹汹的金兵打得焦头烂额，恨不得直接找个地缝钻进去，发现宋军的动作以后，不想搞得腹背受敌，就马上派遣使者韩昉觐见童贯，表示契丹愿意世世代代归附宋王朝，请求宋军撤军。

童贯正想着来个“二连冠”，当然不肯善罢甘休，直接撕毁降书，挥军而上，准备一举拿下南京。

但人算不如天算，正当童贯和宋徽宗赵佶隔着千里之地，遥遥举杯相庆，为自己收复失地，建立伟大功勋洋洋得意的时候，令他们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面对浩浩汤汤的宋朝大军，向来只会被金兵追着打的契丹兵， 忽然间如神附体，毅然决然地奋起反抗，将宋军杀得死伤无数，溃败而逃。

这一切，完颜阿骨打都看在了眼里。他不禁暗暗惊讶，实在没想到宋军竟然如此不堪一击，所以，他马上改变了作战计划，在穿过平地松林以后，放弃了古北口，直接从居庸关南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了燕京。

赵佶一看完颜阿骨打毁约南下，心里很不痛快，就派马植前去质问阿骨打，同时索要幽云十六州。大臣蔡京、王甫更是异想天开，命令马植除了索要幽云十六州，还要要回当年刘仁恭送给契丹的平州（今天的河北卢龙）、滦州（今天的河北滦县）、营州（今天的河北昌黎）三州。

完颜阿骨打听了马植的话，怒极反笑，明确表示宋朝根本没有履行约定，所以“海上之盟”早已经作废，现在还想来捡现成的便宜，当然不可能。不过，完颜阿骨打却同意把太行山以东的七州交给宋王朝，但是，因为燕京是金兵攻陷的，所以燕京的赋税都应该交给金国。

赵佶当然也很清楚自己理亏，本来并没有对要回土地抱有希望，如今一听，金国能够奉还七州，不管什么附加条件了，马上全部无条件同意。

赵佶不会想到，完颜阿骨打这时候之所以会让步，完全是因为他知道宋王朝根本就是只纸老虎，他随便伸伸手就能捏死，所以他现在的友好只是在酝酿着更大的阴谋，那就是几年后的挥师南下，发动“靖康之变”。

而完颜阿骨打看起来是这次盟约的最大收益人，他却不知道自己这时候的能力根本不足以消化庞大的契丹帝国和宋王朝的广阔疆域，以至于没得意几天，金国就被蒙古铁骑踩在了脚下！

可以说，宋王朝发起的这次趁火打劫的“海上之盟”，归根结底，没有一个人是赢家！

你不知道的契丹

契丹的南京又称为燕京，府被称为“幽都”，统领着顺州、澶州、涿州、易州、蓟州、景州六州和析津、宛平等十一个县。南京城是在唐朝幽州旧城的基础上修建而成的，所以，城内仍然按照唐朝坊市分开的制度，居民区称为坊，闹市称为市。

南京一带是整个契丹帝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也是契丹帝国财政的最主要来源地，只南京城内的人口就达到了三十万，既有汉人，又有契丹人。从契丹人取得幽州，把幽州旧城改名为南京以后，这个名字一直沿用了两百多年，直到金国灭亡契丹，并把国都迁到这里，在残破的旧城上建造新的城市，才改名为中都。

九死一生也逃不过命中注定——大辽灭亡

在经历两百多年风雨洗礼以后，如今的契丹帝国已经摇摇欲坠，仿佛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轻而易举地把它击垮。但令人惊喜的是，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契丹皇帝耶律延禧却忽然如神附体，变得福大命大了，竟然三番五次化险为夷，死里逃生。

第一次死里逃生

早在耶律延禧听说耶律淳撒手人寰，他老婆萧德妃权摄北辽国政的时候，耶律延禧就一面怒火中烧，一面很清醒地派人到西夏及其周边地区召集人马，前来救援。

虽然召集来召集去，效果都不怎么样，但毕竟还有一些部落和被打散的契丹兵应召而来。

这让被逼进深山的耶律延禧稍稍感到了些许安慰，于是他把召集来的人马聚集在抚州（今天的河北张北县境内）石辇驿，准备在这里修筑工事，防 御金兵再次攻打夹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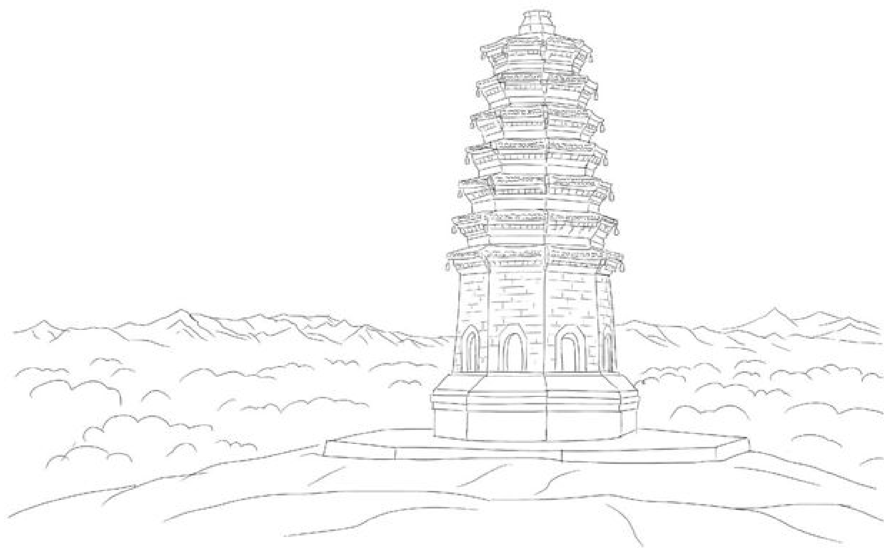
没想到，正当耶律延禧亲自带着人马风风火火地修筑工事的时候，金兵气势熏天地杀来了。

耶律延禧顿时吓得魂飞魄散，拔腿就想跑，定睛一看，却发现这队耶律余睹和完颜阿骨打的二儿子完颜宗望所带领的金兵只有一千多人，而他的手下现在却有两万五千多兵马，实力悬殊，可见一斑。

耶律延禧马上转忧为喜，特别是当他看到自己的军队正把金兵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了起来，任他们插翅也难飞的时候，他马上喜笑颜开了，觉得这次金兵死定了。于是，他找了个适合观战的地方，打开遮阳伞，大大方方地坐了下来，准备看一场围剿金兵的好戏。

耶律延禧的行动都被耶律余睹看在了眼里，耶律余睹顿时两眼放

光，看到了胜利的希望，马上把这一切告诉了完颜宗望。完颜宗望抬头看了看耶律延禧，心中大喜，马上带领一队人马朝着耶律延禧杀来。



大辽遗迹南塔

耶律延禧正兴高采烈地观战，忽然看到一队人马朝自己杀来，吓得魂飞魄散，拔腿就跑。正浑身干劲地准备杀金兵一个片甲不留的契丹兵马，一看皇帝都逃跑了，顿时没了战斗的心思，也跟着四下溃逃而去。

这一次，幸好耶律延禧跑得快，还边跑边把随军辎重丢弃在路边，才延迟了金兵的追击，让他死里逃生。

第二次死里逃生

耶律延禧逃进夹山以后，萧德妃和耶律大石等人就投奔而来了。耶律延禧的怒气还没消，下令绑了萧德妃，却设宴款待掌握兵权的耶律大石。他觉得，耶律大石和他所带领的七千多人马在身边，就等于增加了一份保险，心里也踏实了很多。

但还没等耶律延禧心里安稳几天，完颜宗望就再次带兵来攻打夹山了。

耶律延禧得知以后，惊慌失措，马上命令耶律大石带兵前往居庸关阻击。但耶律大石根本不是金兵的对手，很快就败得一塌糊涂，他本人

也被金兵俘虏。

金兵强迫耶律大石做向导，迅速地向西杀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掠了耶律延禧在青冢（今天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昭君墓）的辎重要地，并俘虏了耶律延禧的老婆、孩子。

当时，耶律延禧并不在青冢，听说自己的老婆孩子都被抓了，气得暴跳如雷，马上带领五千人马气势汹汹地杀来，结果被金兵打了个落花流水。

耶律延禧这才冷静下来，慌忙地逃命。逃出一段距离以后，他发现金兵竟然紧追不舍，于是急中生智，派人把自己的印玺送去金营，假装投降，并趁机逃回了夹山。

第三次死里逃生

金兵看打了两三次，都没能抓到耶律延禧，便决定改变一下策略，双管齐下——一边继续攻打，一边派人前去招降。

这时候，耶律延禧身边的兵马已经所剩无几了，看到金兵派人来招降，他十分犹豫：一方面他实在不甘心就这么当了亡国奴，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这样下去自己迟早都是死。所以，他就一边应付着金兵，跟他们谈条件，一边考虑到底该怎么做。

就在这时，一直密切注视着契丹局势的西夏国王李乾顺，意识到如果自己再对契丹坐视不管，恐怕契丹灭亡以后，下一个就该轮到他了。于是，经过再三考虑，他派人给耶律延禧送来了橄榄枝，邀请他到西夏避难。

耶律延禧正为该何去何从而忧心不已，见李乾顺邀请自己去避难，不由得大喜，马上就答应了。

但这却遭到了身边将领们的一致反对，最终，统军将领耶律敌烈见耶律延禧冥顽不灵，就带着青冢之战中逃出来的耶律延禧的儿子耶律雅里向西北奔逃而去。

耶律延禧根本不搭理他们，带着部下渡过黄河，准备前往西夏避难。

然而，就在他们到达金肃军（今天的内蒙古准噶尔旗西北）北面，梦想着马上就能重新吃香的、喝辣的，过着神仙般生活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了——西夏已经归附了大金国。

原来李乾顺向耶律延禧递出橄榄枝以后，金国马上就得到了消息，于是就派人去找李乾顺，表示如果耶律延禧逃到西夏国，那么李乾顺最好把他就地绑了，乖乖送去金国，否则金国将踏平西夏。李乾顺顿时就吓傻了，马上表示愿意归附金国。

这下耶律延禧郁闷了，进也不行，退也不行，无奈之下，只好在原地停留了下来，同时派人四处招募兵马。

没过多久，完颜阿骨打驾鹤西去，被抓的耶律大石趁机逃了回来。与此同时，居住在阴山的室韦诸部也带着兵马赶来救驾。

耶律延禧看到耶律大石平安归来，阴山室韦又跑来相助，顿时欣喜若 狂，觉得这是“天之助我”，不由得意气风发，信誓旦旦地表示要跟金兵决一死战。

但耶律大石并不赞同耶律延禧的做法，他觉得现在契丹元气大伤，最好的办法是养精蓄锐，而不是拼个鱼死网破。但是，耶律延禧正高兴得忘乎所以，根本听不进他的话。耶律大石十分郁闷，考虑再三以后，带着两百人马跟耶律延禧分道扬镳。

耶律延禧完全不为所动，气势汹汹地带着部下离开夹山，一路攻城略地，迅速地拿下几座城池，如入无人之境。

这让耶律延禧成就感大增，不由得飘飘然起来。然而，就在这时，金兵突然横空杀来，截住了契丹兵马的退路，并杀了契丹兵马一个措手不及。

但耶律延禧福大命大，再一次成功地化险为夷，带着几个部下仓皇逃回夹山。

第四次死里逃生

没过多久，宋徽宗赵佶突发奇想，想把耶律延禧弄来宋王朝，以此要挟金国，要回幽云十六州剩下的土地。所以，就派一个和尚拿着他的亲笔信，跑去夹山找耶律延禧。

耶律延禧虽然不怎么相信赵佶，但觉得有地方可以避难，总比在这里等死强，就马上答应了。

于是，宋徽宗就派人拿着正式的诏书来了，封耶律延禧为皇弟，地位比自己的儿子们还高，又为他建造了一千间房子，配设了三百女乐。

耶律延禧一听，心里顿时乐开了花，马上收拾东西，准备前往宋王朝。

但还没等动身，耶律延禧忽然灵光一闪，觉得这么做不太靠谱，毕竟宋人一向不靠谱，谁知道赵佶会不会是第二个李乾顺呢？

耶律延禧越想越不靠谱，所以就一拖再拖，最后也没动身。

也正是因此，他才又躲过了一劫。因为金兵早已经得知了宋徽宗请他去 宋王朝的消息，已经在夹山外面做好了埋伏，就等着他自己送上门来！

灭亡早已是注定的结局

之后，党项族的首领又邀请耶律延禧去他们的部落避难。

这时候的耶律延禧真的走投无路了，看到党项人这么诚心诚意地邀请自己，就马上答应了。

结果，还没到达党项族，耶律延禧就在路上遭遇了金兵。这一次，幸运女神没有再次光顾他，他被金国将领完颜娄室俘虏。

存在了两百多年的契丹帝国，也随着耶律延禧的被俘虏，而轰然倒塌。

在北辽皇帝耶律淳和摄政的萧普贤女去世后，耶律敌烈和百官们商议拥立耶律雅里为帝，是为北辽第二位皇帝。耶律雅里性情宽容仁慈，非常讨厌杀人，哪怕逃跑的人被抓回来，他也不会处罚，前来归附的人，他也总是给升官，当然，对待百姓也非常好。所以，北辽建立以后，很快就有很多部族和逃散的契丹兵前来归附。

然而，耶律雅里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好，而是跟他老爸耶律延禧一样，荒废政事，整天忙着击鞠打猎。结果，才当了半年皇帝，耶律雅里就因为在打猎方面太过鞠躬尽瘁，而劳累致死。

之后，圣宗耶律隆绪的五世孙耶律术烈继任皇帝，但才坐上皇位一个月，就被部下杀了，北辽政权也因此而灭亡。

第八章
帝国最后希望的终结：西辽王朝

在契丹帝国即将灭亡时，一个人带着两百勇士远走西域，这个人就是耶律大石。为了收复失地，复兴旧国，他在遥远的西域建立了新的王朝——西辽王朝。在这里，西辽王朝迅速崛起，并不断开疆拓土，将契丹人的剽悍与强大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度成为中亚的一颗明星。然而，契丹帝国气数已尽，在挣扎了百年以后，契丹帝国最后的希望还是终结在了蒙古铁骑的碾压之下！

二百契丹勇士的最后远征——耶律大石之立

在契丹帝国摇摇欲坠，耶律延禧被打得惨不忍睹时，随着耶律大石与两百契丹勇士的西去，西辽王朝再一次点亮了契丹人最后的希望。

耶律大石是太祖耶律阿保机的第八代孙，从小就接受了最好的皇家贵族教育，不仅能骑善射，而且精通契丹文和汉文，可以说是文武双全、才华横溢，是契丹帝国的最后一颗明星。

在完颜阿骨打起兵造反的第二年，耶律大石正式入朝为官，从翰林应奉，一路做到兴军节度使，逐渐成为契丹举足轻重的一员。

后来，耶律大石与李处温等人拥立耶律淳为皇帝，在耶律淳死后，被迫无奈，与萧德妃一起投奔躲在夹山的耶律延禧。

耶律延禧本来十分恼火耶律大石等人废除自己，拥立耶律淳的行为，但看到耶律大石带着七千骑兵，能给自己解决很大一个难题，就兴高采烈地既往不咎了。

耶律大石当然也没有让他失望，在被抓以后，哪怕被金兵威逼利诱，后来又给他高官厚禄，也没有让他背弃自己的祖国。而是找到机会，就马上逃回了耶律延禧身边。

这时候，耶律延禧几次死里逃生，觉得自己命不该亡，看到耶律大石逃回来，又有阴山室韦赶来救援，顿时心花怒放，觉得“天之助我”，决定马上出兵，收复失地。

耶律大石十分清醒，他很清楚金军的强大，自然也知道契丹兵马的不堪一击，所以他毫不客气地否定了耶律延禧的想法，表示之前金国刚开始起兵 的时候，契丹军队还比较完好，可是耶律延禧只会逃跑，根本不考虑打仗的事。现在金人已经占领了大半个契丹，契丹国势衰弱至此，却想主动出击，这无异于以卵击石，根本就是自寻死路。

耶律延禧正豪气冲天，准备一展抱负，听到耶律大石的评论，当然十二分的不爽，看耶律大石死活不肯支持自己，于是决定完全不搭理耶律大石，自己带兵去。

看到耶律延禧冥顽不灵，完全是个扶不起的阿斗，耶律大石十分失望，干脆杀掉了耶律延禧派来监视自己的萧乙薛和坡里括，带着两百铁骑，连夜离开了耶律延禧的大营，向西出发。

为了逃避耶律延禧的追兵，耶律大石带领部众日夜兼程，越过苍茫的大雪山，渡过奔流的黑水河（今天的茂名安旗百灵庙北七十里的爱必哈河），来到鞑靼人的聚居地，并受到了鞑靼人的热情接待和帮助。

但耶律大石并没有在这里留下来，而是离开鞑靼人的聚集地，继续向西，一路到了可敦城。

可敦城曾经是契丹帝国在西北部的一个军事重镇。从阿保机建国称帝开始，契丹就十分重视西北地区，阿保机更是几次亲自带兵征讨西北诸部。耶律隆绪时期，太后萧绰的姐姐、皇太妃萧胡辇曾经带兵平定西北叛乱，并在可敦城设建安军节度使司，选调两万诸部族军驻扎在这里，使可敦城成为西北边防重镇。

这里远离契丹帝国的中央统治，所以，金国挥军西进，契丹各地震荡不安的时候，西北地区仍然过着桃花源一样的安定生活，军力也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耶律大石正是了解了这一点，所以带着部众一路向西，来到可敦城，并在这里召集当地七州长官和十八部首领开会。

在会议上，耶律大石慷慨激昂地说："我的祖先艰难创业，经历几个皇 帝，历时两百多年。这两百多年里，金国向来是我们的属国，如今，却以下犯上，逼迫我的家国，残害我的百姓，攻占我们的州邑，让天祚皇帝蒙受屈辱，流离失所，日夜痛心疾首。今天，我仗义而西，希望借助诸位的能力，消灭仇敌，收复失地，复兴契丹。你们难道不跟我一样，日夜担忧契丹的安危，考虑跟我一起救助君主，解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吗？"

耶律大石慷慨激昂、言简意赅的话，顿时如同一块丢入湖水中的石子，激起千层浪，在场的人都被他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情绪所感染，忍不住潸然泪下，痛哭流涕，纷纷表示一定助耶律大石一臂之力！

于是，耶律大石就在当地建立了国家，设置官吏，训练精兵，打造兵器，很快就具有了一定规模。

不过，耶律大石并不着急复仇，他知道现在自己的能力还不足以与金国抗衡。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休养生息，养精蓄锐。

西北当地牧草茂盛，甚至到了冬天，也只是枯萎，而不凋零，不仅马可以趴在上面，人也可以趴在上面，始终柔软如同毡毯。耶律大石到来之后，实力很快就壮大起来，战马过万，牲畜不计其数。

与此同时，耶律大石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努力跟邻国搞好关系。没过多久，西北很多部族都明确表示要支持耶律大石了，鞑靼人更是明确表示力顶耶律大石，拒绝卖马给金国。

金太宗完颜吴乞买看到耶律大石迅速地壮大，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不敢松懈，下令让镇守西北的将领严加戒备。

当时，完颜吴乞买正忙着休整兵马，准备南下攻打宋朝，所以没有足够的精力顾及契丹的“余孽”。也正因此，耶律大石才获得了几年时间，迅速聚集力量，并逐渐开始了试探性的扩张。

在行动之前，耶律大石与大臣们开了几天几夜的会，认真分析了当前的形势，结果发现，他们最向往的神圣事业——光复旧疆，重建契丹帝国是目 前最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因为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实力，新兴的大金帝国都正处于直线上升期，而且都稳稳地甩他们好几条街。

这下耶律大石郁闷了，难道他们就只能守着目前的“一亩三分地”生存吗？这样下去，别说重建契丹帝国，就是发展壮大都没有希望！

忽然，他灵光一闪，发现了一块“新大陆”——中亚。中亚的高昌回纥王朝、哈喇汗王朝，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早已经衰落，是最容易攻

取的地方。

于是，耶律大石决定暂时放弃东征，改为先向西发展，扩大领域，等有了更加雄厚的物质基础以后，再卷土重来，征服金国，重建契丹帝国！

你不知道的契丹

契丹帝国从建立开始，军事首领夷离堇都是从同一个显贵家族中选举产生的，后来这种选举制度又推广到了南、北府宰相的选任。这样一来，世选制度就成了确保贵族地位得以持续发展的有效制度了。不过，世选制度一般只适用于北面官。按照契丹法律规定，皇族四帐都是北宰相的候选家族，国舅五帐则都是南宰相的候选家族，但事实上，北宰相大多出身于皇后的娘家，南宰相多出身于皇族。

南面官任选的主要途径是科举，主要有乡荐、府解、及第三等。刚开始的时候，虽然每年都会有科举考试，可是由于参加的人数很少，规模也相对较少，及第的人也只有寥寥几人。直到“澶渊之盟”以后，由于与宋王朝交流增多，需要的汉人官员越来越多，进士的数量才有了显著增加。按照契丹法律规定，参加进士考试的人只能是汉人，契丹人和“贱庶”比如奴隶、屠夫、医生、算命的等，都不能参加。

菊儿汗威震中亚——定都八剌沙衮

耶律大石做好决定以后，带着兵马开始西征，首先经过的地方就是新疆。

这时候，曾经统治新疆地区的突厥汗国、回纥汗国早都已经灭亡了，如今，这里主要由高昌回纥王国和葛逻禄、样磨等民族建立的哈喇汗王朝共同统治。

耶律大石分析形势以后，并没有打算在新疆长久待下去，所以就给高昌回纥可汗毕勒哥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只是借道去大食。

毕勒哥原本看到耶律大石带着兵马浩浩汤汤地杀来，心里正忐忑不安，等看到信，知道他并不是冲着自己来的，马上高兴得尖叫起来，并亲自把耶律大石请到皇宫中，为他接风洗尘，举行了三天三夜的欢庆宴会。

等耶律大石要离开的时候，他又送了耶律大石三万只羊、一百匹骆驼、六百匹马，明确表示愿意归附西辽，这才依依不舍地跟耶律大石挥泪道别。

耶律大石的军队继续向西，很快就进入了吉尔吉斯境内。当地人并没有高昌回纥人那么热情，反而对耶律大石充满敌意，结果双方越谈越僵，干脆用刀剑说话了。

耶律大石并没有把吉尔吉斯人放在心上，他觉得这只是个小部落，不值得大动干戈，他现在要做的是养精蓄锐，保存实力，准备钓更大的鱼。所以，他并没有跟吉尔吉斯发生多么重大的战争，就果断地继续向西而去了。

没过多久，耶律大石就来到了哈喇汗国，同样遭到了哈喇汗国的抵抗。但相对于耶律大石的大军来说，哈喇汗国的小规模武装反抗简直不足挂齿，很快就被他彻底镇压了。

这时候，耶律大石在额敏河流域发现了一块“宝地”，大喜过望，就在这里建造起叶密立城（也就是今天的新疆额敏县），并把这里作为根据地， 在此招抚当地部族。

一时之间，当地部族，或者威慑于耶律大石的军事力量，或者出于对耶律大石和契丹的诚心诚意膜拜，纷纷投靠而来，城内户数一下子达到了四万多。耶律大石所统治的疆域也空前扩大，东到土拉河，西至额敏河。

这时候，耶律大石虽然是实际上的皇帝，但在名义上却只是一个普通首领而已，这让他在处理政务的时候遭受到了一定的困扰，也让治下百姓心里十分不踏实，觉得这只是一个临时政权。

耶律大石意识到这一点以后，连忙召集大臣开会，商议对策。结果，商量来商量去，大家都是一个答案——为了安抚人心，继续契丹的帝系，耶律大石应该称帝！

这正符合了耶律大石的愿望，于是，耶律大石在叶密立城正式称帝，同时又入乡随俗，按照突厥风俗，号称菊儿汗，也就是“汗中之汗”的意思，尊号“天志皇帝”，建元“延庆”，并追封爷爷为嗣元皇帝，奶奶为宣义皇后，册封元妃萧氏为昭德皇后。

就这样，契丹帝国终于又在遥远的西域地区重新崛起了！

建元称帝以后，耶律大石精神更加振奋，开始考虑进一步扩大自己的领域，增强实力。

就在这时，东部哈喇汗王朝的新可汗伊卜拉欣派人送来了求救信。

原来，东哈喇汗国内的葛逻禄、康里等突厥部族正大张旗鼓地发动叛乱，面对着此起彼伏的叛乱，伊卜拉欣简直欲哭无泪，毫无办法——东面是宿敌高昌回纥，南面是吐蕃在虎视眈眈，北面是荒无人烟的大草原，西面是早已经撕破脸皮的西哈喇汗国和以前的靠山塞尔柱王朝。

而且，就算他肯重新归附于塞尔柱王朝，请求援助，塞尔柱王朝的大君桑贾尔现在又在遥远的呼罗珊，等他赶来救援，估计东哈喇汗国也

已经灭亡了。

正被逼得无路可走的时候，伊卜拉欣忽然灵光一闪，想到了正带着数万 兵马驻扎在东方边境的耶律大石。于是他马上派人前往叶密立城，把葛逻禄人和康里人的强大、奸诈统统告诉了耶律大石，并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葛逻禄人和康里人的罪大恶极和欺人太甚，请求耶律大石救他于水深火热之中。

耶律大石没想到刚站住脚，就有人这么瞧得起自己，马上爽快地答应了，带兵帮助伊卜拉欣击退了葛逻禄人和康里人。

然而，当叛乱平定、东哈喇汗国重新天下太平以后，耶律大石却不想走了，他觉得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自己帮东哈喇汗国击退了强敌，就该拿到应得的报酬。于是，他占领了东哈喇汗国的都城八剌沙衮地区，降封伊卜拉欣为伊利克-伊·土库曼，也就是土库曼王，只把喀什噶尔、和阗一带留给伊卜拉欣，并让他成为自己的附属国，其他的全部占为己有。

八剌沙衮地区位于楚河谷地，左边靠山，右边临水，平原一望无际，气候适宜，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所以农业十分发达，水果种类繁多，盛产葡萄美酒，是一块名副其实的“风水宝地”。

耶律大石得到这块土地以后，如获至宝，马上定都于此，并改名为虎思斡耳朵，也就是契丹语中“强有力的宫帐”的意思。之后，为了更好地管理这块土地以及周围城邑，他又陆续派遣了一些管民官。

从此以后，耶律大石一边兢兢业业地带领百姓休养生息，努力发展经济，一边不断对外作战，扩大领地，扩充军事。

这样过了十年，西辽王朝渐渐在这片土地上站稳了脚跟，经济和实力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看着百姓安居乐业，国力蒸蒸日上，耶律大石忍不住怀念起故国来。他的老祖宗们打下的数百年基业，也曾经像西辽王朝一样从贫穷渐渐走向繁荣富强，甚至称霸整个草原，但是如今，故国早已不堪回首。

一想到契丹的灭亡，耶律大石就吃不好、睡不着，做梦都梦到契丹沦陷在金国的铁骑下，契丹百姓正遭受着金国的凌辱，他的老祖宗们正在九泉之 下日日夜夜寝食难安。

经过一番慎重考虑以后，耶律大石觉得时机到了，是时候实现契丹“中兴”，光复旧国了！

于是，耶律大石任命六院司大王萧斡里剌为兵马都元帅，率领七万精兵东征。

萧斡里剌带领西辽兵马一路向东，很快就来到喀什噶尔，驻守在这里的契丹帝国的汉军和契丹兵马马上归服了萧斡里剌，并跟随他征服了和阗。

然而，就在他们打算继续向东，一鼓作气，收复失地的时候，他们发现由于沙漠太过辽阔，向东前进了万里，也没见到一个人影儿，相反，他们自身携带的牛马却一只接一只地死去，导致大军士气低下，人马疲惫不堪。

萧斡里剌见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定放弃东征，带着兵马班师回朝。

此时，耶律大石正在宫帐中焦急地等待捷报，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萧斡里剌无功而返的消息，他愣了半天，终于长叹一声，筹备十年的复国梦，就这样破灭了！

你不知道的契丹

西辽王朝之所以能够在中亚站住脚跟，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耶律大石在信仰上的开放性。早在契丹帝国时期，佛教就已经成为“国教”，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在西辽帝国也是如此。

但是在中亚却截然不同，除了高昌回纥王朝信奉佛教，撒马尔罕和花剌子模则大部分信奉犹太教，其余更广阔地区则流行伊斯兰教。

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耶律大石充分表现了对各国人民信仰的尊

重，甚至以穆斯林的方式给下属写信，叫他根据当地伊斯兰宗教首领的意见处理事情。

正是因为耶律大石采取了比较宽松的宗教政策，使得各种宗教信仰的人都得到了尊重，从而为西辽王朝赢得了天下太平和当地百姓的拥戴。

耶律大石的巅峰绝唱——摧毁塞尔柱帝国

复国梦的破灭让耶律大石暂时放弃了继续东征的念头，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而是集中精力壮大西辽。

很快，在西辽的土地上，没了沉重的赋税，没了劫掠的土匪，短短几年之间，百业兴旺，天下太平，到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景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耶律大石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收复旧土恐怕只能是梦想了。所以，这时候，他已经不再热衷于东征，而是开始计划着西进，开拓新的疆土，就算不能回到东方，也要在西方重振契丹帝国的威名。

于是，统治中亚大片地区的塞尔柱王朝就成了耶律大石最大的挡路人。

一开始西进的时候，耶律大石几乎没遇到什么障碍，就顺利地进入了费尔干纳谷地，到达了和毡。在这里，他遇到了西哈喇汗国大汗马赫穆德·伊本·穆罕默德，并遭到了马赫穆德的强烈抵抗。

但西哈喇汗国的军队战斗力根本没法与西辽军队相提并论，结果西哈喇汗国败得一塌糊涂，马赫穆德狼狈地逃回撒马尔罕。

顿时，撒马尔罕沸腾了，人们惊慌失措，忐忑不安，惶恐地等待着西辽的铁骑杀来，仿佛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然而，西辽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停了下来，巩固新的领地。

马赫穆德知道自己不是耶律大石的对手，想来想去，他决定求助于自己 所附庸的塞尔柱王朝，并对塞尔柱王朝苏丹桑贾尔说穆斯林遇上了灾难，怂恿他保卫穆斯林。

消息一经传开，周围的国家也都变得十分不安，表示一定要先下手

为强，除掉西辽，并纷纷派出兵马加入到桑贾尔的队伍中。

桑贾尔很快就集中了十万多兵马，他看着黑压压、一眼望不到头的军队，顿时心情大好，觉得凭借自己的十万大军，区区一个西辽根本不足为惧。所以，他就慢悠悠地先花了六个月检阅军队，然后才慢悠悠地带领大军渡过阿姆河，开进河中地区。

就在这段时间里，马赫穆德也没闲着，而是跟葛逻禄人闹得不可开交，最后马赫穆德发现自己实在不是葛逻禄人的对手，再次向桑贾尔求援。

桑贾尔这时候正洋洋得意，看到自己的附属国被欺负，脸色瞬间就变了，表示一定替马赫穆德讨回公道，并马上对葛逻禄发起进攻。

葛逻禄人听说桑贾尔要带着十万大军杀来了，吓得魂不附体，立即向菊儿汗耶律大石求助。

耶律大石这时候还不想跟强大的塞尔柱王朝为敌，所以，他本着和平发展的原则，给驻扎在撒马尔罕的桑贾尔写了一封信，为葛逻禄人求情，请他原谅他们。

但是，这时候，桑贾尔有十万大军在磨刀霍霍，他正为自己的军事实力而飘飘然，根本不把因故国被灭而被迫西来的耶律大石放在眼里，所以，他完全不理会耶律大石的说情，反而写信让耶律大石信奉 伊斯兰教，否则就用拳头说话。之后，他觉得还不够过瘾，又在描述自己的军队能用各种武器战斗之后，恐吓耶律大石说自己的将士甚至能用自己的箭截断须发。



契丹图腾柱

耶律大石看完信以后，让桑贾尔的使者拔下一缕胡须，又给他一根针，让他截断自己的胡须。使臣当然没法完成这个高难度任务，耶律大石也没有为难他，只是对桑贾尔的话提出了质疑：“既然你都不能用针截断胡须，那么什么人能够用箭截断胡须呢？”使臣顿时羞得满脸通红，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双方的和平局面就此破裂，都开始磨刀霍霍，准备拼个你死我活。

桑贾尔带领兵马北渡阿姆河，耶律大石则带领由契丹人、包括葛逻禄人在内的突厥人和汉人组成的西辽军队，开进撒马尔罕。两军在撒马尔罕北面的卡特万草原相遇，并在这里展开了一场空前绝后的精彩战斗。

战争正式开始前，桑贾尔把自己的军队分为左右中三路，左路由西

吉斯坦国王指挥，右路由桑贾尔的宰相指挥，中路则由桑贾尔亲自带领，桑贾尔的后卫和后勤等全部压后。只听他一声令下，十万大军就气势磅礴地摆开了阵势。

大敌当前，耶律大石当然不敢大意，他先认真观察了桑贾尔的阵型，也把自己的军队分成了左右中三路，左、右两路各有两千五百名精兵。

然后，他又根据地势部属作战计划。卡特万草原背靠大山，西辽军队的背后就是山脉，那里有一条长长的峡谷。耶律大石决定充分利用地理优势，把自己的中军安排在峡谷的前方。

战斗开始以后，双方的中军陷入了僵持状态。桑贾尔一方的左路军插入了耶律大石军队的中军与侧翼之间，使得耶律大石的中军和左路军被迫向左移动，军队阵营出现了一个缺口。

桑贾尔顿时大喜，马上命令队伍全力攻击缺口，耶律大石的阵营顿时陷 入了苦战。

然而，很快，桑贾尔就笑不出来了。

耶律大石并没有因为一开始的失利就自乱阵脚，而是始终保持沉着冷静，根据形势迅速地作出判断，马上命令被分割开的右路军迂回到桑贾尔的后方，攻击桑贾尔的后卫军，他自己则带领被挤压向左回旋的主力军攻击桑贾尔的右路军。

形势瞬间扭转，耶律大石的军队虽然正面洞开，但明显稳占上风，因为桑贾尔的军队此时已经陷入了三面受敌的困境。

桑贾尔却丝毫不以为意，觉得自己兵多将广，哪怕只用人海战术，也足以消灭西辽兵马。所以，分析形势以后，他觉得这样“置之死地而后生”未必不是好事，由于受到压迫没法后退，将士们肯定会拼死向前冲。

但是，桑贾尔不会想到，他在没有知彼知己的情况下，这样贸然挺进，根本就是自寻死路——因为前面正是耶律大石看中的那条峡谷。

桑贾尔的军队终于被一点点挤压进了峡谷，最后，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桑贾尔的队伍中数万人被杀，西吉斯坦国王和桑贾尔的宰相、老婆都被耶律大石俘虏，桑贾尔好不容易才带着仅存的残兵败将狼狈而逃。

这场战争，耶律大石以绝对的劣势，打败了数倍于己的塞尔柱王朝军队，获得了绝对的胜利。之后，桑贾尔一蹶不振，没过几年，纵横中亚的塞尔柱王朝就彻底消亡了。耶律大石也成功地征服了西哈喇汗国，达到了他事业的巅峰！

你不知道的契丹

卡特万战役结束以后，耶律大石春风得意，马上乘胜攻打了塞尔柱王朝的另一个附庸国花剌子模。在那里，西辽军队大肆屠杀人民，洗劫村落，搞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吓得花剌子模人一听到西辽军队的消息就面如土 色，魂飞魄散。最后，花剌子模的国王迫于无奈，只好派出使臣来到西辽军营，表示愿意效忠于西辽王朝，并每年缴纳三万金狄纳尔和其他贡品。耶律大石对此十分满意，这才与花剌子模缔结和约，宣布撤军。

女帝统治之下的盛世再现——承天太后改制

在契丹人的观念里，虽然不能说男女完全平等，但女性的地位一直都很高，特别是在皇权统治中，后族一直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西辽王朝，这一传统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与发扬光大。

卡特万之战以后，没过多久，戎马一生的耶律大石就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荣登极乐了。弥留之际，他传位于年幼的儿子耶律夷列，并让老婆萧塔不烟权摄国政。

萧塔不烟并不满足于垂帘听政，而是直接跑到了前台，不仅称制，而且改元“咸清”，号称“感天皇后”。

萧塔不烟很有统治才能，在她的治理下，西辽王朝社会安定，百姓富足，国力蒸蒸日上。但这并没有威吓住周围不安分的回纥。

回纥一直摇摆在西辽与金国之间，这时候看到耶律大石驾鹤西去，留下孤儿寡母当家作主，就派出使者来到金国，在献上贡品的同时，也把西辽目前的情况描述了一遍。

金国皇帝顿时龙颜大悦，马上封粘割韩奴为武义将军，派他出使西辽，查看具体情况。

粘割韩奴一路风尘仆仆，经过高昌回纥来到西辽境内，正好碰上在外打猎的感天皇后。粘割韩奴仗着自己国大势大，根本不把感天皇后看在眼里， 言语之间十分无礼。

这让感天皇后十分生气，她根本不理会粘割韩奴的恐吓威胁，命人把他给杀了。

感天皇后天不怕、地不怕的气魄顿时震惊了金国和西辽统治区内的人，也让一个人见识到了一个女帝该拥有的摄人气魄。

这个人就是感天皇后的女儿耶律普速完。耶律普速完完全继承了老妈的强悍生猛，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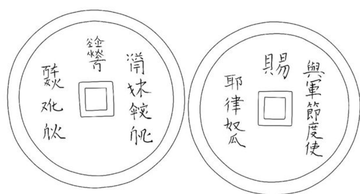
感天皇后在摄政七年以后，把政权交给了儿子耶律夷列，耶律夷列当了十三年皇帝就去世了，他的儿子们还都很小，所以留下遗诏，让妹妹耶律普速完权国。

于是，耶律普速完正式走进了人们的视线，她完全照搬老妈的传统——称制，改元“崇福”，号称“承天皇后”。

上台以后，耶律普速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拾一直都不听话的葛逻禄人。

葛逻禄人当年臣服于耶律大石，目的自然是想得到西辽王朝的庇护，脱离西哈喇汗国的统治。但他们没有想到，卡特万战争结束以后，耶律大石就哼着小曲班师回朝了，还把河中地区还给西哈喇汗国的宗室，让他们作为自己的附庸国继续存在。

虽然耶律大石明确规定，西辽王朝统治区的赋税要比以前大大减少，日子也过得比以前滋润多了。但是，葛逻禄人心里仍然十分不爽，因为他们仍然游牧在河中地区，所以仍然要受到当地领主——西哈喇汗国的管辖和压迫。



承天太后赐与耶律奴瓜的金钱背面

这样日久天长，葛逻禄人内心的愤懑和不满越积越深，终于在耶律夷列亲政后的第七年忍无可忍，带头造反了。

虽然之后耶律夷列很快就平定了叛乱，但葛逻禄人仍然不肯死心，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有事没事就给西辽王朝惹点小麻烦。

耶律普速完早就对葛逻禄人忍无可忍，决定彻底解决葛逻禄人的问题。于是，她下令让西哈喇汗国把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地区的葛逻禄人迁到东哈喇汗国的领地喀什噶尔，并要求他们到达那里以后禁止携带武器，必须从事农业或者其他劳动。

西哈喇汗国的国王接到命令以后，大喜过望，他一直就对葛逻禄人十分头疼，现在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把这个烫手山芋送出去了，他感动得热泪盈眶，忍不住膜拜耶律普速完——这个女帝真的太英明了！

于是，西哈喇汗国王认认真真地开始执行耶律普速完的命令。结果，理所当然地引起了葛逻禄人的暴动。

这些葛逻禄人已经在河中地区生活了百余年，不是说让他们迁走，他们就肯乖乖迁走的。更何况，葛逻禄民族是一个崇尚战争的民族，几乎人人都是战士，突然让他们放下武器，改行种地，他们心里当然十分不满。

原本他们已经对耶律普速完的命令有所怨言了，而西哈喇汗国王又这么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严格执行命令，容不得半点通融，甚至有公报私仇的嫌疑，这就彻底激怒了葛逻禄人。

他们在首领的带领下，聚集起来，向布哈拉进军。

布哈拉城的长官是个聪明人，他一面派人赶去向西哈喇汗国王报告，一面派人去跟造反的葛逻禄人谈判。他说当年契丹人经过这里的时候，放弃了抢掠和屠杀，而葛逻禄人，作为穆斯林战士，却把手伸向别人的财产和鲜血，那是十分卑鄙的，并表示只要他们放弃抢掠和袭击，就缴付他们足够的钱。

葛逻禄人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又看到对方这么低声下气、诚心诚意地来恳求，就决定大慈大悲地恩准他的请求，但却开出了一个天价。

布哈拉城的长官二话不说，就同意了葛逻禄人的要求。

就这样，使者在两边不断跑来跑去，就给西哈喇汗国王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秘密发兵。结果，西哈喇汗国的军队从背后突袭葛逻禄叛军，

葛逻禄叛军大败，除了一小部分逃到了花剌子模，其余大部分都乖乖地放下兵器，被押送到了喀什葛尔。

解决了葛逻禄人这个大麻烦，耶律普速完就把矛盾对准了胆敢收留葛逻禄人的花剌子模。

这么多年来，花剌子模虽然名义上臣服于西辽王朝，每年都按时缴税，但由于跟西辽王朝中间还隔着一个西哈喇汗国，是真正的“天高皇帝远”，所以，一直不怎么把西辽王朝当回事，整天胡作非为，大片混沌。

这时候，花剌子模国王沙伊勒-阿尔斯兰看到西辽王朝的皇帝耶律夷列死了，继承人还是个奶娃娃，整个帝国由一个女人掌管着，感到十分不屑：一个女人能有什么作为呢？所以，就明目张胆地收留了葛逻禄人。

然而，沙伊勒-阿尔斯兰千算万算都没有算到，他完全看不起的这个女人比她死去的哥哥脾气更加火爆——耶律普速完一怒之下，带领大军浩浩汤汤地向西进发，前去讨伐不听话的花剌子模。

沙伊勒-阿尔斯兰连忙休整兵马，出兵反击。

然而，花剌子模的军队根本没法跟西辽大军相提并论，等到西辽大军一到，寸草不留，花剌子模毫无悬念地一败涂地。沙伊勒-阿尔斯兰顿时吓得魂飞魄散，直接从马背上摔了下来，急急忙忙派人前去西辽军营求和。

没过多久，沙伊勒-阿尔斯兰就病死了。当时，沙伊勒-阿尔斯兰的大儿子特克什正留守在毡的（今天的哈萨克斯坦的克孜勒奥尔达东南方），所以，他的小儿子、特克什同父异母的弟弟苏丹沙就在老妈图尔罕的辅佐下，抢先登上了王位，并命令特克什回朝觐见。

特克什听说以后，顿时火冒三丈，他知道，这时候，自己坚决不能回去，否则就等于承认了弟弟苏丹沙的国王地位，而且还可能从此一去不复 返，被迫去面见已经驾鹤西去的老爸。可是，凭借毡的一城之力，还没法跟苏丹沙相抗衡。那该怎么办呢？

想来想去，特克什把目光投向了西辽，于是在图尔罕王后派兵前来征讨的时候，连夜骑马逃亡到了西辽，向承天皇后耶律普速完求助。

特克什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耶律普速完哭诉王位原本是他的，后妈和弟弟篡夺王位不说，还想要置他于死地，请求耶律普速完为他主持公道，并表示只要能够夺回王位，就把花剌子模的所有财宝都拿来孝敬耶律普速完，以后年年进贡，岁岁来朝。

耶律普速完一听，顿时心情大好，觉得出兵帮助特克什的确是一桩十分划算的买卖，既能送个人情，还能把一向都不听话的花剌子模收服，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她派遣驸马萧朵鲁不带领大军，护送特克什回国，苏丹沙和老妈图尔罕听说以后，顿时吓得魂飞魄散，连忙丢弃王位逃走了。

就这样，特克什登上了花剌子模的国王宝座，西辽王朝也因此加强了对花剌子模的统治。

女帝耶律普速完共执政十四年，在她统治西辽期间，西辽不断聚集力量，对外派兵扩大领域，国力达到了鼎盛。

你不知道的契丹

虽然西辽王朝的鼎盛归功于女帝耶律普速完，但事实上，西辽王朝的衰落和内乱也从她开始，可以说是真正的“成也承天，败也承天”。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来当年耶律大石为了拉拢西辽开国功臣、六院司大王萧斡里剌，就把耶律普速完嫁给了萧斡里剌的大儿子萧朵鲁不。但是，后来，耶律普速完却跟自己的小叔子萧朴古只沙里私通，还将丈夫萧朵鲁不从驸马降为东平王， 不久又把他害死了。

萧斡里剌知道儿子萧朵鲁不被害死的真相以后，怒火中烧，带兵杀入皇宫，射死了耶律普速完和萧朴古只沙里，并立耶律夷列的二儿子耶律直鲁古为新皇帝，改元“天穆”。然而，耶律直鲁古即位以后，他对西

辽王朝的实际控制力已经大大减弱，同时，辅政大臣们又开始奢侈腐化，再加上连年对外用兵，对内加重剥削，西辽王朝开始走向衰弱。

一切从与古尔王朝的战争开始——转向衰落

卡特万战争之后，西辽王朝的强大对手塞尔柱王朝渐渐走向了衰落，但这并不表示西辽王朝从此就可以安享太平了，因为另一个王朝阿富汗古尔王朝正悄然将魔爪伸向西辽王朝境内。

西辽王朝的统治贵族们不会想到，正是这个敌人的到来，如同一颗定时炸弹，彻底引爆了西辽王朝的根基，使得西辽王朝彻底走向衰落。

古尔王朝原本是阿姆河以南的一个超级大国，渐渐不甘心于现状，派兵占领了巴里黑（今天的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西北）。巴里黑城原本是西辽王朝的附庸，每年都乖乖地向西辽王朝纳贡、送缴土地税，古尔王朝占领这里以后，就马上停止了向西辽王朝缴纳贡赋。

接着，古尔王朝又与花剌子模发生了冲突。

原来塞尔柱苏丹图格里尔被杀以后，首级被献给了花剌子模的国王特克什，特克什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就派人把图格里尔的首级送给了阿拔斯王朝的君主哈里发。

阿拔斯王朝早已经日薄西山，有名无实，但是哈里发明显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弱势，而是在拿到图格里尔的首级以后，欣喜若狂，觉得花剌子模人都是有文化、有教养的人，不像塞尔柱人那样野蛮，就想趁机捞点好处。于是，他就派人去跟特克什说，希望特克什能够把伊拉克的领土归还给他这个名义上的君主。

特克什好不容易得到的土地，当然不肯轻易交给哈里发，一怒之下，他挥军直下，直扑巴格达。

哈里发顿时吓得魂不附体，马上派人向特克什求和，但特克什正在气头上，根本不搭理他。万般无奈之下，哈里发只好向古尔王朝的君主加苏丁求救。

于是，古尔王朝与花剌子模的冲突正式拉开序幕。

特克什看到古尔王朝的大军浩浩汤汤地杀来，心里发虚，没有十足的把握取胜，就向西辽王朝求援，并表示如果西辽王朝不趁机好好教训教训古尔王朝，恐怕花剌子模也会像巴里黑一样，被古尔王朝吞并，继而直取西辽王朝。

巴里黑的丢失一直都是西辽皇帝耶律直鲁古心里的伤疤，这时候听到特克什派来的使者这么说，心里更加窝火了。他越想越生气，最后决定答应特克什的请求，趁机教训教训古尔王朝，于是就派大将塔阳古带领大军征讨古尔王朝。

塔阳古带着西辽大军雄赳赳、气昂昂地渡过阿姆河，进入古尔王朝境内，一路烧杀抢掠。与此同时，他又派人去给古尔王朝下达最后通牒——要么放弃巴里黑城，要么送缴像以前一样的贡赋。

巴里黑城的长官断然拒绝了塔阳古的要求，并联合周围一些城堡的军队，共同袭击西辽军队。

结果，西辽军队大败，被一路追杀到了阿姆河，许多士兵被赶入河中淹死了。

消息传到西辽王朝，耶律直鲁古顿时傻眼了。但他仍然不甘心，于是，就派人去花剌子模，向特克什索取损失赔偿。

如果是在以前，西辽王朝提出索赔这样的无理要求，特克什肯定会无条件答应。但是，如今，“领教”了西辽王朝的军事实力以后，特克什不再唯西辽王朝之命是从了，严词拒绝了耶律直鲁古的要求。

耶律直鲁古勃然大怒，马上派兵攻打花剌子模，却被花剌子模打了个落花流水，并丢掉了布哈拉城。

不过，鉴于多年来对契丹人的观察和了解，特克什知道契丹人并不是好对付的，所以很快他就跟耶律直鲁古握手言和了，并乖乖地按时按量送去贡赋。

也正是因此，花剌子模再次跟古尔王朝发生战争，并向西辽王朝求救的时候，耶律直鲁古二话没说，就派塔阳古率领一万兵马赶去救援。

古尔王朝苏丹听说以后，连忙带兵逃跑，却被西辽大军围追堵截了。结果，西辽王朝毫无悬念地胜了。

然而，这场战斗却没有给西辽王朝带来实际的好处，反而让它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最最悲催的是，这场战斗为花剌子模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花剌子模正式开始崛起。

这时候，特克什已经驾鹤西去了，他的儿子摩诃末继承王位。摩诃末一直在默默地注视着西辽王朝的动静，当他发现花剌子模的实力正蒸蒸日上，毫不逊色于西辽王朝的时候，他不再甘心于做西辽王朝的附庸。于是，他果断地停止了给西辽的年贡。

耶律直鲁古当然不同意，马上派宰相马赫穆德巴依前去质问摩诃末，催促他赶紧纳贡。

摩诃末正忙着休整兵马，准备对付钦察汗国，不希望这时跟西辽王朝闹翻，可是他又不想以藩属的身份接待使臣，所以就让老妈图儿罕可敦替他处理这件事情。

图儿罕可敦以尊崇的礼节接待了西辽的使臣，缴纳了所欠的贡赋，并派了几名贵族跟着马赫穆德巴依返回西辽，向耶律直鲁古表达迟纳年贡的歉 意，并保证以后绝对会按时按量缴纳。

但很明显，这并不是摩诃末的本意。等他凯旋之后，他马上再次停止了纳贡，并完全无视西辽王朝的存在，开始征服将整个河中地区。

随着疆域的扩大和实力的增强，摩诃末日益骄横起来，他想当整个伊斯兰世界的解放者，成为伊斯兰世界的帝王。然而，他自己还是西辽的藩臣，每年还向西辽进贡钱财，怎么能够解放整个伊斯兰世界呢？他感到十分郁闷。

就在这时，布哈拉爆发了由桑贾尔领导的人民起义，摩诃末顿时眼睛一亮，知道机会来了。

布哈拉是西哈喇汗国的第二大城市，从西哈喇汗国归附西辽以后，基本处于半独立状态了。它的实权掌握在一个世袭的宗教家族手中，人们习惯性地将其称为“布尔罕王朝”，首领被称为“萨德尔·贾罕”。

萨德尔·贾罕不仅占有大片土地，而且掌握着布哈拉城中大部分的商队和手工业作坊，即便如此，他们仍不满足，经常以西辽王朝的名义征收高额赋税。这样日积月累，布哈拉的百姓就忍无可忍了，终于在桑贾尔的带领下起兵造反，剥夺了萨德尔·贾罕家族的财产，把他本人也赶出城去了。

摩诃末了解这些情况以后，觉得这是征服河中地区的大好时机，便带领兵马长驱直入，一举拿下了布哈拉，平定了当地的人民起义。

但摩诃末知道，虽然此时的西辽王朝在耶律直鲁古的统治下，朝廷里闹得乌烟瘴气，军队战斗力也大大降低，但仅凭他一己之力，还不足以跟西辽王朝相抗衡，所以他找到了西哈喇汗国的国王奥斯曼。

奥斯曼早就想摆脱西辽王朝的统治，甚至还冲制了自己的钱币，摆明了就是要跟西辽王朝分道扬镳。看到摩诃末来找自己合作，二话没说，就同意了。

这下耶律直鲁古忽然清醒了，他知道自己不能再这样放任摩诃末下去 了，就调遣了三万大军，浩浩汤汤地朝河中地区杀去。

结果，摩诃末与奥斯曼大败，摩诃末只好带着残兵败将悻悻地返回老家。

回到老家以后，摩诃末并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而是卧薪尝胆，埋头厉兵秣马，发誓要一血河中战役的耻辱。

两年以后，摩诃末觉得时机成熟了，便私下拉拢了西哈喇汗国，使之成为自己的附庸，又煽动河中地区的穆斯林支持自己，甚至为了鼓动他们的情绪，宣布对西辽王朝发动“圣战”。一切准备就绪以后，摩诃末带领兵马卷土重来，杀进河中地区。

双方在怛罗斯附近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最后，西辽军队溃败而逃，

其主帅塔阳古被摩诃末俘虏。

从此以后，摩诃末威名大震，花剌子模帝国正式脱离西辽王朝，开始独立，并迅速地进入了鼎盛时期！而西辽王朝，随着花剌子模和西哈喇汗国的叛变，其他属国也纷纷叛变，王朝彻底迈向最后的破灭！

你不知道的契丹

奥斯曼跟摩诃末联盟对抗西辽失败以后，奥斯曼终于意识到，西辽王朝虽然外强中干，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仍然不是可以随便反抗的。为了保命，奥斯曼马上派出使者前往西辽，请求耶律直鲁古把公主嫁给自己。结果，耶律直鲁古一口拒绝了奥斯曼的请求。

奥斯曼原本想安安分分地做回西辽的附属国，如今看到耶律直鲁古完全不给自己面子，恼羞成怒，干脆咬咬牙、跺跺脚，一转头重新投靠了花剌子模。之后，又跟随花剌子模起兵造反，脱离了西辽王朝的统治。

引狼入室带来的悲剧——王朝的灭亡

就在西辽王朝渐渐走向衰落的时候，一个人跋山涉水跑来了西辽，投奔耶律直鲁古。这个人就是乃蛮部的王子屈出律。

乃蛮部原来居住在吉利吉斯地区，后来游牧在阿尔泰山一带，耶律大石建立西辽王朝以后，曾一度归附西辽王朝，后来脱离了西辽的统治，归附了金国。

蒙古帝国兴起以后，乃蛮部被成吉思汗打垮，王子屈出律和大量部民死里逃生，一路向西经过别失八里，越过天山，来到库车。他们在库车山里东游西荡，随身携带的粮食很快就吃完了，又找不到救济之所，最后只能作鸟兽散了。

经过一番慎重考虑，屈出律决定投奔西辽王朝。这让耶律直鲁古十分开心，他不但热情接待了屈出律，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屈出律的好日子过了没几天，摩诃末就起兵造反了，接着东方的属国、属部也纷纷起来造反，西辽王朝顿时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境地。

这深深触动了屈出律的神经。他虽然小日子过得很滋润，但时常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再想到自己被成吉思汗打垮的部族，心里异常痛苦，总是忍不住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重新聚集力量，成就一番事业。

看到西辽属国的叛变此起彼伏，屈出律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他向耶律直鲁古提出请求，希望耶律直鲁古允许自己去纠集乃蛮旧部，靠这些人的力量来支援和强大西辽王朝。

耶律直鲁古一听，顿时龙颜大悦，觉得自己果然没有看错人，这个女婿的确很勇敢、很可靠，就接受了屈出律的请求，赏赐他大量财宝，并封他为可汗，让他去自由地招兵买马，扩充军事力量。

屈出律得到财宝以后，马上来到叶密立和海押立一带召集自己的族

人，又跟其他部落结成联盟，实力顿时大增。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实力大增之后的屈出律并没有按照约定，带领兵马回来帮助耶律直鲁古平定叛乱，解除危机，而是率领军队进入西辽直辖领地，大肆烧杀抢掠。

之后，屈出律又给正跟西辽大军打得昏天暗地的摩诃末写了一封信，希望跟他联手夹击西辽王朝，瓜分西辽的土地。摩诃末大喜，俩人一拍即合，当下开始联手攻打西辽。

屈出律带兵打败了西辽军队，烧杀抢掠了乌兹干，顿时飘飘然起来，带领军队马不停蹄地直扑西辽王朝的皇都八剌沙衮。

这下耶律直鲁古真的震怒了，一怒之下，他亲自带领兵马前来迎战屈出律，并成功地打败了屈出律，俘虏了屈出律的大半士兵。

屈出律无奈之下，只能带领残兵败将向北逃去，重新集结兵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

皇天不负有心人，没过多久，屈出律就等到了一个大好时机。

他听说，花剌子模和西辽王朝的战争结束以后，西辽军在返回的途中，由于纪律败坏，大肆烧杀抢夺，搞得沿途各地鸡犬不宁，百姓惊慌失措。

当西辽军返回八剌沙衮的时候，城中百姓听说来的军队一路杀戮、抢劫，以为是敌人来了，所以紧闭城门，拒绝大军入城。无论西辽将领如何解释，城中百姓仍然表示坚决不信，最后，西辽军无奈之下，用大象把城门攻毁，这才得以入城。入城以后，西辽军屠杀三天三夜，血流成河，尸体堆积如山。

与此同时，由于长期应付叛乱，再加上挥霍无度，西辽王朝的国库早已经空空如洗了，财政出现了极大的困难。宰相马赫穆德巴依担心耶律直鲁古让自己“捐钱”，就提议把士兵们抢夺回来的财物集中收归国库。将领们听说以后，心里都十分气愤，纷纷带着自己的部下离开了。

这样一来，西辽王朝不仅成了一个财政上的空壳王朝，更成了一个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的悲剧王朝。

屈出律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马上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他带领兵马埋伏在耶律直鲁古外出打猎的必经之路上，趁耶律直鲁古外出打猎的时候袭击了他。

屈出律念在耶律直鲁古曾收留他的份上，同时也是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并没有杀害他，而是尊他为太上皇，皇后为皇太后，每天早晚都去给他们请安问好。这样过了两年，耶律直鲁古就抑郁而死了，屈出律成了西辽王朝名正言顺的皇帝。

然而，屈出律显然不是一位好皇帝，他不仅昏庸无道，而且胡作非为，搞得民众怨声载道，不满之声越来越严重。

屈出律原本是一位景教徒，迎娶耶律直鲁古的女儿为妻以后，就听从了妻子的话，改信了佛教。屈出律觉得各地的反对势力都是因为信仰不同，于是，为了镇压反对势力，巩固统治，他开始对伊斯兰教实行高压政策。

屈出律在每一户居民家中都安排了一个士兵，让士兵对百姓严加监视，结果这些士兵滥用职权，到处奸淫烧杀，胡作非为。

拿下新疆的和阗以后，屈出律同样下令强迫当地百姓放弃信仰伊斯兰教。但百姓的反抗声非常强烈，无奈之下，屈出律做出了妥协——要求当地百姓要么选择改信基督教或者佛教，要么穿上契丹服装，两者必须选择一种。当地穆斯林不愿意改变宗教信仰，只好被迫穿上契丹服装。

不仅如此，屈出律还强迫百姓中断了穆斯林的礼拜，封闭和捣毁了经文院校。

和阗百姓一开始咬咬牙打算隐忍，所以换上契丹服装，但是看到屈出律丝毫没有罢休的意思，仍然想出各种残暴行径来对待他们，他们终于忍无可忍了，开始了强烈的反抗。

然而，面对西辽王朝残暴的军队，他们的反抗简直微不足道，很快就被镇压了。绝望的和阗百姓只能默默地寄希望于祈祷，日日夜夜地祈祷，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脱离西辽的统治。

没过多久，他们的梦想就实现了——成吉思汗派遣大将哲别率领两万兵马，从遥远的东亚赶来攻打西辽王朝了！

当时屈出律正跟阿力麻里的不扎儿汗打得难分难解，听说蒙国帝国打来了，吓得面如土色，也顾不得不扎儿汗了，连忙向西逃跑。

蒙古大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击溃了西辽军队，拿下了西辽皇都八剌沙衮。长期遭受西辽压迫的百姓和西辽官员纷纷起兵响应，一时之间，屈出律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被逼无奈之下，他只好向南逃跑，最终在瓦罕走廊东部的达拉兹山谷被杀——西辽帝国宣告灭亡。

从此，契丹帝国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草原历史揭开了一个新的篇章——蒙古帝国时期。

你不知道的契丹

耶律直鲁古在位的时候，喀什噶尔与和阗的统治者、土库曼王穆罕默德·本·玉素甫起兵造反，耶律直鲁古派兵前去镇压，结果活捉了玉素甫。屈出律当上皇帝以后，忽然想起了玉素甫，就把他从大牢里放了出来，表示只要玉素甫肯发誓服从自己，就放他回去，帮他恢复王位。

玉素甫欣喜若狂，马上答应了屈出律的要求，于是，屈出律就派人把他送回喀什噶尔。然而，此时喀什噶尔早已经选出了新的土库曼王，而且还得到了西辽皇帝的承认，听说玉素甫这个旧国王要回来，贵族们都纠结了，害怕他会找自己的麻烦。于是，他们就派人在路上刺杀了玉素甫。这样一来，喀什噶尔、和阗的贵族们就等于正式宣布要跟屈出律为敌了，屈出律勃然大怒，开始隔三差五地派小部队去骚扰喀什噶尔，最后，喀什噶尔与和阗被迫归附屈出律。

附录
契丹历史简表

六世纪末期	古八部时期	契丹人开始与中原王朝接触，并向外扩张，结果被打得四分五裂。直到五十年后，才重新相聚在一起。
六世纪末期~公元730年	大贺氏联盟时期	重新相聚在一起的契丹人进入了部落联盟时期，联盟长都从显贵氏族大贺氏中选出，所以，从这时开始，契丹进入了大贺氏联盟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原王朝经历了隋朝，进入了唐朝，唐太宗李世民在松漠地区设立松漠都督府，任命契丹首领为都督。
公元730年~906年	遥辇氏联盟时期	可突于杀了大贺氏出身的可汗李邵固，立遥辇氏的屈列为可汗，契丹正式进入遥辇氏联盟时期。
906年~926年	耶律阿保机时期	906年，耶律阿保机以世选制成为契丹族的新可汗。 909年，征服黑车子室韦。 911年，征服奚族。 911年、912年、913年，耶律阿保机的兄弟们相继谋反，皆被平定。 916年，正式称帝，建国。 916~923年，带兵南下。 924年，西征。 925年，灭亡渤海国。 926年，病逝。
927年~947年	耶律德光时期	930年，耶律倍投靠后唐。 936年，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 947年，南下称帝。同年病逝。

927年~951年	耶律阮时期	947年，军中即位。同年横渡之约。 951年，被耶律察割杀害。
951年~969年	耶律璟时期	耶律璟在位期间，几乎每年都在忙着镇压叛乱。直到969年，被属下杀害。
969年~982年	耶律贤时期	耶律贤在位期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得契丹帝国内部政治稳定，农牧业兴旺，帝国开始进入中兴时期。不过，由于耶律贤体弱多病，很多政务都由皇后萧绰帮忙处理。
982年~1031年	耶律隆绪时期	这一时期，契丹帝国进入了鼎盛时期。 982年，即位，其母萧绰代为执政。 986年，宋太宗发动雍熙北伐。 1004年，与宋朝签订“澶渊之盟”。 1009年，亲政。 1029年，大延琳之叛。 1031年，病逝于大福河行宫。
1031年~1055年	耶律宗真时期	1031年，即位。生母法天皇后摄政。 1034年，夺回皇权，囚禁生母于庆陵。 1042年，重熙增币。 1044年，征伐西夏。 1055年，病逝。
1055年~1101年	耶律洪基时期	1063年，滦河之乱。 1075年，十香词案。 1077年，皇太子耶律浚被耶律乙辛杀害。 1083年，以谋投奔宋朝罪，将耶律乙辛斩首。 1101年，病逝。
1101年~1125年	耶律延禧时期	1102年，萧海里反叛。 1105年，成安公主和亲西夏。 1112年，“头鱼宴”上阿骨打拒绝表演。 1114年，完颜阿骨打正式反叛。 1121年，误杀萧瑟瑟，耶律余睹反叛投金。 1120年，宋金商定海上之盟。 1122年，耶律淳建立北辽。 1123年，耶律雅里即北辽皇帝位，半年后灭亡。 1125年，耶律延禧被俘虏，契丹帝国灭亡。

1124年~1143年	耶律大石时期	1124年，带领两百勇士出走西域。 1132年，在叶密立城称帝，又按突厥部习俗称菊儿汗。 1134年，定都八剌沙衮，并将其改名为虎思斡耳朵。派萧斡里剌带兵东征，无功而返。 1141年，卡特万战役，摧毁塞尔柱帝国。 1143年，病逝。
1143年~1150年	感天皇后改制时期	1143年，耶律夷列即位，其母萧塔不烟摄政并改制，号称感天皇后。 1150年，将政权交还耶律夷列。
1150年~1163年	耶律夷列亲政时期	1150年，亲政。 1163年，去世。
1163年~1177年	承天皇后改制时期	这一时期，西辽对外用兵，对内生聚，国力达到了鼎盛！ 1163年，耶律夷列的儿子继位，其妹耶律普速完摄政并改制。 1164年，迁徙葛逻禄人。 1172年，扶植特克什当上花剌子模国王。 1177年，因与小叔子萧朴古只沙里偷情杀害丈夫，被公公萧斡里剌射杀。
1177年~1211年	耶律直鲁古时期	1177年，被萧斡里剌立为皇帝。 1198年，派塔阳古西征古尔王朝，战败。 1206年，桑贾尔领导人民起义。 1208年，屈出律投奔西辽。 1210年，摩诃末对西辽宣布进行“圣战”，西辽大败。
1211年~1218年	屈出律时期	1211年，屈出律袭击耶律直鲁古，攫取西辽政权。 1213年，耶律直鲁古死去。 1218年，屈出律被杀，西辽灭亡！

西夏简史

xi xia jian shi

陈海波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Democracy & Construc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夏简史 / 陈海波著．—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7

ISBN 978-7-5139-1119-1

Ⅰ．①西…　Ⅱ．①陈…　Ⅲ．①中国历史 - 研究 - 西夏　Ⅳ．①K246.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1474号

出版 人：许久文

责任编辑：李保华

整体设计：@嫁衣工舍

出版发行：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010）59419778　59417745

社　　址：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融科望京中心B座601室

邮　　编：100102

印　　刷：固安县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16

印　　张：15

书　　号：ISBN 978-7-5139-1119-1

定　　价：39.80元

注：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前言

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除了被黄沙掩埋的楼兰，还有一个曾经辉煌、却消失于铁血征战中的王朝：西夏。

西夏又称大白高国，是由一个崇尚白色、尚武善战、极具神秘色彩的党项羌族建立。这个像风一样消失了的民族，充满了神秘色彩，它创造了神秘的大夏帝国，书写了一段光辉灿烂的历史。

公元1227年，西夏为元所灭。“国亡史作”，是汉唐以来后朝为前朝修史的传统，但元朝人修前史时，只对宋、辽、金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编纂了纪传体的正史，独未给与宋、辽、金鼎立近两个世纪的西夏编纂正史，仅据宋辽金三国旧史草率编成分量不多的传记，附于三部正史之中（《辽史•西夏外纪》一卷，《宋史•夏国传》二卷，《金史•西夏传》一卷）。

元朝人的这种做法，使得西夏丰富的珍贵文献彻底地随着帝国的灭亡而湮没，不但为后世研究西夏史带来极大的困惑，也使后人在研究宋、辽、金时少了重要的参考文献，对研究中古时期的历史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同时也使西夏的历史文化越发显得神秘。

随着近代大量西夏文献被发现和解读，西夏神秘的面纱才被渐渐揭开。 特别是20世纪初俄国探险队在我国西部居延海南侧的黑水城盗掘了大量的珍贵西夏文献，为西夏学研究奠定了基础。经过国内外几代西夏学者的研究和探索，西夏社会大致的面貌已经呈献在我们面前。但是由于迄今为止出土的西夏文献，绝大多数都是佛经之类，不仅没有西夏实录、国史一类的文献，甚至连历史著作也极其罕见。

建立西夏帝国的党项羌族，其名在汉文史籍中最早见于《隋书》，其族源大多被认为是羌族的一支，《隋书•党项传》中称：“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旧唐书•党项传》中称：“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

之别种。”但是西夏统治者自认为是鲜卑皇族后裔。元昊在上表宋朝的表章中称：“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西夏文献《夏圣根赞歌》对党项人的发祥地有所记载——黑头石城漠水边，赤面你白河上，高弥药国在彼方。党项族族源及发祥地一直为学者们争论不休，至今尚无定论。党项族应该是以羌族为主体的多个民族融合的共同体，包括羌族、鲜卑、汉、回鹘、吐蕃等。

唐初，党项人逐渐强大起来，唐末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因助唐平叛立下大功，被赐姓李，从此拓跋思恭及其李姓后代以夏国公身份成为当地的一大割据势力。宋初赵匡胤对夏州地方政权的收回，导致拓跋李氏与宋朝矛盾加剧。党项族首领李继迁开始叛宋自立，直至其孙李元昊于公元1038年正式称帝建国。

西夏建国后，元昊采取联辽抗宋的战略，不断发动对宋的大规模入侵，直到1044年，双方才达成和议。同年，夏与辽又暴发大规模冲突，夏先败后胜，打败了强辽的入侵。西夏立国后先后战胜实力强于自己的宋、辽，使其取得了与两国平等的地位，开始真正步入三足鼎立格局。但元昊统治后期的荒淫残暴，最终将西夏拖入漫长的外戚擅权的黑暗岁月，帝国良好的开端戛然而止。

元昊死后，西夏国几兴几败，直到德旺继位时，西夏已病入膏肓，无可 救药。虽然德旺试图挽狂澜于即倒，但已回天无力。德旺还试图联金对抗蒙古，但金自顾尚且不暇。

德旺病死后，他的侄子李睍被推为皇帝。在蒙古大军的疯狂进攻下，公元1127年，穷途末路的李睍投降蒙古。成吉思汗死时，下令密不发丧，以免西夏反悔。李睍率文武官员来降时被杀，整个帝国也遭到蒙古军的疯狂杀戮。至此，传十帝，历时近二百年的帝国以一种极悲壮的方式灭亡了。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神秘帝国的缔造者——党项羌
第一节　党项羌族的历史大变迁
第二节　尚武复仇的党项民族
第三节　夏州地方政权建立，未称国而王其土
第四节　夏州地方政权被解散，李继迁避走漠北
第五节　身经百战的“游击大师”
第六节　附辽抗宋
第七节　历史性一战，雄鹰折翼
第二章　韬光养晦，奠定西夏立国基础
第一节　临危受命，党项少主初展锋芒
第二节　一手经济，一手军事
第三节　韬光养晦，筹建帝国
第三章　白色战舰启航，席卷大西北的党项旋风
第一节　少年英杰，志在王霸
第二节　嵬名元昊，白色战舰启航
第三节　立国之时，强邻环伺
第四节　宋夏决裂，战火燃起
第五节　大战好水川，让宋军胆寒
第六节　握手言和，西夏“俯首称臣”
第七节　夏辽贺兰山之战
第四章　开国皇帝元昊，是英雄还是暴君？
第一节　效法统治，重用人才
第二节　魔鬼天书——西夏文
第三节　蕃汉联合统治，独具一格
第四节　是英雄，更是暴君
第五节　元昊之死，暴君陨落
第五章　西夏帝国巩固，母党闪亮登台
第一节　新帝年幼，没藏氏擅权
第二节　辽军来犯，战端再起

第三节　谅祚英年早逝，母党再度擅权
第四节　母党擅权乱政，埋下战争火种
第六章　战争女狂人，掌舵西夏帝国
第一节　宋军来势汹汹，铩羽而归
第二节　永乐之战，秉常复位
第三节　后族梁氏，擅权专政
第四节　梁氏集团穷兵黩武，穷途末路
第七章　乾顺亲政，帝国攀升至巅峰
第一节　乾顺亲政，皇权巩固
第二节　立国新方针：尚文重法
第三节　联辽抗宋，疆域扩展
第四节　女真崛起，四国乱局
第五节　依附金朝，再拓疆域
第八章　辉煌的背后，白色帝国危机四伏
第一节　汉化治国，推崇儒学
第二节　天灾不断，义军四起
第三节　任氏父女搅动下的西夏乱局
第四节　遍地塔影汉学风
第九章　大厦将倾：西夏王朝的衰落与灭亡
第一节　纯祐执政，蒙古帝国崛起
第二节　纯祐被废，蒙古入侵
第三节　附蒙抗金，沦为附庸
第四节　夏金联盟，迟到而糟糕的联合
第五节　蒙古铁骑来袭，西夏精锐损失殆尽
第六节　不敌蒙古，西夏灭亡
第十章　帝国虽灭亡，传奇依然在
第一节　帝国灭亡后的那些党项才俊
第二节　西夏遗民神秘消失？
第三节　帝国消亡后的背影：神秘的东方金字塔
第四节　草原帝国的迷人风情画卷
附录　西夏帝国历史简表
返回总目录

第一章
神秘帝国的缔造者——党项羌



党项羌是我国一个神秘而古老的民族，是一个饱受战争磨难为了生存不断迁徙的民族，从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一路躲避一路奋进，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最终在我国的大西北落地生根，逐步建立了以夏州为中心的地方政权。

第一节　党项羌族的历史大变迁

西夏是党项羌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它曾先后与宋、辽、金鼎足而立，历时190年。如果按《宋史》所载“虽未立国而王其土”的夏州政权算起，党项西夏政权历时长达347年（881～1227年）。其最盛时，疆域包括今宁夏大部和甘肃、陕西、青海、新疆和内蒙古的部分共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广阔地区。

党项羌是我国古代广泛分布于西部地区的诸多羌族部落之一，汉人通常称其为党项。历史记载羌族发源于“赐支”或者“析支”，即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一带。

汉代时羌族大量内迁至河陇及关中一带，但直到南北朝末期（公元六世纪后期）才开始初露头脚。到唐朝时期，其活动范围逐渐扩展到“东至松州（今四川省松潘县北），西接叶护（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南杂春桑，迷桑（今青海省北部），处山谷间，亘三千里”的广阔区域。



党项地图

党项羌按不同的姓氏组合成大小不同数目众多的部落，各部无君长，无 法令，不相统一，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著名的部落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等八大部落。其中拓跋氏势力最为强大，在党项诸部中起领导作用。

《旧唐书•党项羌传》关于党项社会有这样的记述："居有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男女并衣裘褐，仍披大毡。畜牦牛、马、驴，羊，以供其食。不知稼穑，土无五谷，求大麦于它界，酝以为酒。"以上文字记载了党项羌人早期的生活情况。屋子上方还是动物皮毛包裹着的，每年都需要更换一次，不认得庄稼五谷，连酿酒的大麦都需要在别处"进口"。这说明了当时的党项是以游牧为主不事农业的马背上的民族，生活水平处于比较落后的以氏族为基础的原始社会末期父权制阶段。

公元六世纪中叶，正是魏周时期，那时候的史料有记载，说党项经常骚扰边境，或是叛乱或是归降。公元六世纪末期，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结束数百年的战乱，人民生活得到暂时安定，边境上的党项羌部落开始了内迁的生活。

隋开皇四年（公元584年），有千余家党项"归化"也就是说，党项人在内迁后，逐渐融入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于是第二年，党项拓跋部的大首领拓跋宁丛等率部落到旭州（今甘肃省庆阳市境内）向皇帝提出定居的请求，隋文帝得知来意后很高兴，他当时就授予党项首领拓跋宁丛为"大将军"称号。

这是党项部落首领第一次被授予大将军称号。

但是，平静的生活掩埋不住党项人野性的天性，党项人并没有安心归附，而是时叛时附。在隋开皇十六年（596年）时，党项进攻会州，也就是如今甘肃靖远县东北地区，失败后纷纷降附。隋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态度是恩威并施，剿抚并用，在党项等少数民族部落居住地区设置州郡，加强管理。

唐朝建立后，在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出现了有名的"贞观之治"，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对周边各民族采取"招抚政策"，这一政策为党项众部和汉族人民的相处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唐朝南会州都督 郑元招谕党项归附后，党项首领之一细封步赖率部落归附唐朝，唐朝在其住地设轨州（今四川省松潘县境内），授细封布赖作刺史。其他党项部落亦纷纷响应归附唐朝。唐朝当时设立崌、奉、岩、远四州，仍各以其首领为刺史。贞观五年（631年），在唐王

朝不断施加的政治诱逼与军事压力下，党项部落大批内附，唐朝派太仆寺丞李世南开河曲地为六十州，内附者多达三十万人口。

公元634年（贞观八年），吐谷浑叛唐，唐朝派大将李靖前往讨伐，拓跋赤辞和吐谷浑王室有姻亲关系，派兵相助吐谷浑对抗唐军，拓跋赤辞带领所部屯兵狼道峡（又称狼道坡，今甘肃迭部县境），据险进行抵抗。唐廓州（今青海化隆县西）刺史久且洛生派人对他进行劝降。拓跋赤辞对使人说："我受吐谷浑主亲戚之恩，腹心相寄，生死不二，不知其他。你速离去，免得玷污了我的刀！"表现出当时的立场。久且洛生听他这样说后十分生气，于是率精骑击破他的后方基地肃远山。但唐太宗并没下令乘胜前进，而是趁机令岷州（今甘肃岷县）都督李道彦对拓跋赤辞进行劝降。

赤辞的从子拓跋思头背着他答应归附，其部属拓跋细豆也率部归降。拓跋赤辞见众叛亲离，在唐的多次劝降之下，才与拓跋思头一起归附唐朝。后唐政府在其住地设懿、嵯、麟、可等32州，任命归附的部落首领任刺史，以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受松州都督府节制。

拓跋赤辞是第一个被大唐皇帝赐国姓的党项人。拓跋赤辞归附后，一大片土地归入了唐王朝的版图，也就是如今青海省黄河河源积石山以东的地方都归了唐朝。党项羌成为唐朝的属民。

从唐王朝建立时起，西藏高原上的吐蕃势力逐渐崛起。唐太宗死后，空前膨胀的吐蕃势力日益向外扩张，向北吞并了吐谷浑部。党项各部受到吐蕃的严重威胁，受不了吐蕃侵扰和压迫的党项各部纷纷请求内徙。内徙的党项部落主要分布在唐朝陇右道北部诸州洮、秦、临等州。

公元721年（唐开元九年），唐玄宗李隆基下诏在庆州（今甘肃庆阳）置静边州，安置内徙的党项人，授予拓跋赤辞之孙拓跋守寂为右临门都督，并 封西平公。拓跋守寂原所辖的二十五个州，也一并内迁。党项内迁后，那些没有内迁仍留居处的党项，被吐蕃称为"弭药"（黑色的党项）。党项建西夏后，吐蕃才改称其为西夏。

公元八世纪中叶"安史之乱"爆发，拓跋守寂带兵帮大唐平叛，被擢升为容州刺史，领天柱军使。唐朝为应付内乱撤回了沿边的军队，吐蕃

乘机夺取河西陇右数十州及西域的领地。唐朝的东西交通大动脉被切断，大唐帝国从此渐渐走向衰败。

当时居住在灵、盐（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灵武市及盐池县）和庆州一代的党项部落，由于和吐蕃相邻，不断联合起来骚扰唐朝。唐政府为了阻隔和拆散它们的联系，便把散居在此的党项部迁到银州（今陕西米脂县）以北、夏州（今陕西靖边县境）以东地区；静边州都督府也同时移置在银州境内。当时，还有大批党项部落迁至绥州（今陕西省绥德县）、延州（今陕西省延安县）一带。也有部分党项东渡黄河进入石州（今山西省离石区）。

当时居住在庆州一带的党项部落叫作东山部落；在绥、延二州地区的，叫作野利部落；以夏州为中心的称平夏部落，也就是今天的鄂尔多斯东南方向。这里曾是南北朝时期赫连勃勃大夏国的故都，紧靠腾格里大沙漠，所以号称平夏党夏部。后来作为西夏统治者的拓跋部就是平夏部落里面最显赫的大族。从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一场改变了党项人命运的百年大迁徙终于画上了句号。

唐朝早期和中期对党项族采取的基本上是保护政策，因此党项族和唐朝的关系密切。但是到唐朝后期，随着唐帝国的日益衰败和腐朽，唐朝官吏对周边党项部落大肆剥削和压迫，通过各种方式对他们巧取豪夺，“或利其善马，或取其子女”，并且不给他们丝毫回报，尽情奴役，甚至动辄杀伤。这种做法激起了党项人的怨恨和反抗。

当时灵州（今宁夏灵武县西南）、盐州（今宁夏盐池县北）一带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唐武宗为了平息党项部落的反抗，多次下令安抚，并以侍御　史崔君会、李鄂和郑贺分别为灵、延（今陕西延安市）、麟（今陕西神木县北）等地的安抚使。党项族的起义逐渐平息。伴随着唐王朝的逐渐衰落，偏居一隅的党项族的势力得到了比较快速的增长。

党项族经过两次世纪大迁徙，虽然仍以畜牧业为主，但是由于离中原农耕文明越来越近，曾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逐渐发生改变，也慢慢定居下来。这样不仅增加了党项族和中原汉族文明接触的机会，还加速了党项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党项族与汉族的融合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第二节　尚武复仇的党项民族

在党项人最早见于历史记载的《隋书•党项传》中就称其以“俗尚武力”著称于世，他们民风彪悍，信守承诺，敢于战斗。党项人则用谚语“宁射苍鹰不射兔，宁捕猛虎不捕狐”，表达其顽强的战斗精神。这种尚武精神成为后来西夏的立国之本。

《宋史•夏国传》中记载，在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助唐镇压黄巢起义时，他的弟弟拓跋思忠在与起义军的战斗中，把对方逼到渭桥处，对方着“铁鹤”，思忠竟然箭穿其羽，对方被吓得逃走。汉代名将李广射虎而箭簇仅能没入石中，思忠射铁鹤竟能“没羽”，可见他的射箭能力的高超。

古书的记载虽不免有些夸张，但也说明了思忠射术和臂力的惊人。

党项人骁勇善战，到后来反宋自立的李继迁和西夏的建国者李元昊，更是亲自披坚执锐、驰杀疆场。

李继迁是一位勇猛又有智谋的党项首领，能征善战，百折不挠。在他年少时，就曾只身射死猛虎，成为党项部落中无人不知的小英雄。而李元昊更是年轻时就立下了赫赫战功，建国后，以“尚武重法”为立国之本，在对宋和辽的战争中，屡次大获全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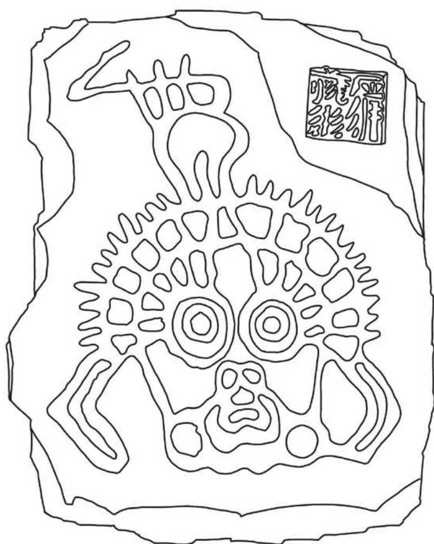
西夏武士复原图

不但是这些建立西夏的党项最高男性统治者英勇善战，就连西夏的一些皇族女性也是尚武好战。西夏毅宗的母亲没藏太后，就曾多次亲自挂帅与宋朝作战。而后的梁太后更是亲率几十万大军进攻宋朝的平夏城，既是指挥大军的女统帅，又是披坚执锐、征战沙场的女将。

与西夏对抗的府州折氏家族也是党项大族，世代为北宋之西北名将，在与辽、夏的战争中，屡立奇功，史称“折家军”。我们耳熟能详的女中豪杰穆桂英、折太君（戏剧小说中的佘太君），都是党项族人。

党项族长期活动于青藏高原和我国西北地区，这里地势险峻，与外隔绝，生产落后，加之气候多变，霜雪期长，属于高寒地带。极其恶劣的自然　　条件，把党项人锤炼得吃苦耐劳、健壮勇敢。他们能耐寒暑饥渴，擅长骑射，而且一般都身躯高大。严酷的客观环境培养了党项民族

剽悍好斗、善于战争的生活习俗。党项妇女同样勇悍好斗，有记载这样写：“唐宪宗元和十五年七月，盐州送到劫乌白池盐贼拓跋三娘并婢二人”，说的就是党项妇女带奴婢劫盐的事，可见它们就连女人也是十分强悍的。



西夏太阳神

在党项族的发展史上，经常受到周边大民族的残酷欺压和奴役。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它们必须强大自己，同敌人顽强战斗。在反抗民族压迫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铁骨铮铮，尚武好勇的民族精神，所谓环境造就人才，所以也不足为怪。

尚武重义、吃苦耐劳、坚忍不拔、顽强善战就是党项人最突出的特点。元代西夏后人余阙在《送归彦温赴根赴河西廉访使序》中有对同族人品格的描述，大致是说他们民族的人民重义气，民族内部相处融洽，没有阶级尊卑，好交朋友，有食均分。

西夏有谚语称：“不交唯利是图的小人为友；虽交朋友但不轻易与他人吐露心声；不与他人恶语相向，尽量做到胸怀宽广。

这些记载都说明了西夏纯朴的民风和人与人真诚相处的美德，这也是党项人民特别团结的重要原因。

虽然党项人为人处世讲求点到为止，尽量不干涉他人，但是，如果他人惹到自己，则必将会引起党项人的仇视。党项人有严重的复仇心理，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仇必报是党项人的一个传统习惯。

《旧唐书•党项羌传》就记载说党项人十分记仇，但是复仇也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如果仇家有丧的话，则不能乘人之危。一些没有能力复仇的人，也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会找一些强悍的妇女，去仇家放火烧其庐舍。党项人认为“敌女兵不祥”，所以就躲开，任其纵火。如果仇家和解后，则用鸡、猪、犬血和酒，用髑髅共饮起誓，这既说明了党项人恩仇必报的性格特点，也表现了他们也重诺守信的一面。

西夏建国后，实行全民皆兵制度，规定凡年十五以上、六十以下的民众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平时不脱离生产，战时参加战斗。西夏的骑兵十分有名，战斗力极其强悍。最有名的骑兵唤作“铁鹞子”，拥有最勇猛的将士，最优良的战马，最精良的装备。所谓百里而走，千里而期。横山部落的步兵则称“步跋子”，他们上下山坡，轻足善走。

西夏人在平原驰骋之处遇敌多用“铁鹞子”以冲突敌阵，在山谷深险之处而多用“步跋子”。平常战斗中配合默契，骑兵为前军，冲突敌阵，挽弓注射，其矢如雨。步兵骑兵并进，使敌方无力阻挡，故每战必胜。

党项女子也普遍身强体壮，勇于骑射，西夏军队中有称作“麻魁”的女兵。西夏在宋朝人眼中，它们人人都能战斗，没有兵民之别，如果有战事，则举整个族群都来战斗。此外，它们人人都学习过骑射，可以与敌方兵刃相见，毫无畏惧，仿佛谈笑间就能度过一切。

西夏全盛时期人口不过三百万，但是在与人口过亿的宋朝的作战中却屡获大胜。宋将富弼说道：“如今七年时间，与他们经历了大小十余战，没有 一次胜利的。于是，官军沮丧，望风畏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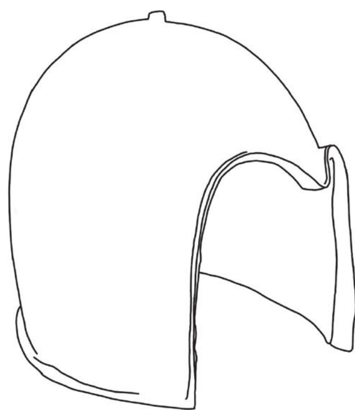
党项族这种“人人能斗击”，勇敢顽强、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十分强烈。就连敌视党项的宋朝，在其史籍上对党项族的那种视死如归、顽强战斗的精神也是赞不绝口的。

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描写西夏战士进攻宋永乐城时就写过西夏战士不但在作战时冲锋陷，敢于为国捐躯的精神，即使是被俘也表现得极其顽强刚烈。

北宋鄜延统帅范雍在一首诗中有一句“拘俘询虏事，肉尽一无声”，描写的是宋朝用酷刑审讯西夏俘虏时的情形，那种宁死不屈，坚韧不拔的精神跃然纸上，一句肉尽一无声令人震撼。

西夏末年，成吉思汗率铁骑征服西夏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公元1226年（夏宝义元年）十一月，成吉思汗率大军进攻西夏灵州，西夏老将嵬名令公领兵十万赴援，与蒙古军队激战于结冰的黄河上，西夏将士英勇抵抗，死伤无数，最后城破，无一降者，全部被杀。灵州守将太子李德仁的儿子，年仅七岁，亦求一死。一代战神成吉思汗前后六次出兵，用了二十二年的时间，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之后才将西夏灭亡。

党项人的兵器也十分精良。西夏陵墓中出土的铠甲残片制作精细，薄厚均匀，孔眼划一，有的还外表镏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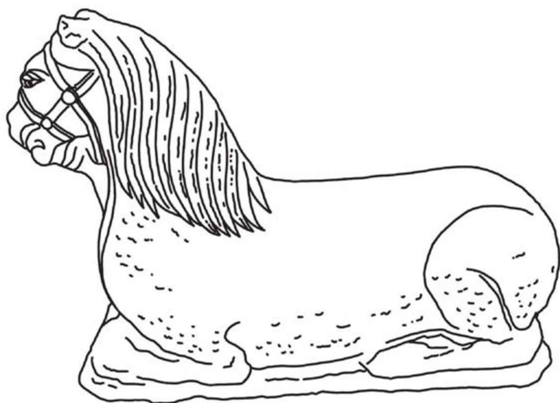
西夏铁兜鍪

西夏剑有天下之第一的美誉，当时的宋钦宗就十分喜欢西夏剑，常常佩带身边，宋朝边防将领以得到皇帝赏赐的夏国剑为最高荣誉。被宋人认为“最为利器”的也是西夏神臂弓，“弓之身三尺有二寸，弦长二尺有五寸，箭木羽长数寸，射三百步有奇”，是一种杀伤力极强的兵器，射程

和穿透力惊人。

在冷兵器时代，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士兵的作战能力，而且与兵器的好坏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西夏总是以一个军事强国的面目出现，与其兵器的精良也大有关系。

党项马也十分出名，是西夏拥有一支战斗力强悍的骑兵部队的重要原因。唐朝的边防军队常不惜以铁甲弓矢换取党项人的善马劲羊。



西夏文物：石马

宋朝时，党项马更是党项与周边民族贸易的名贵商品。可见，党项马时为天下之最。这一点也在西夏骑兵作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宋太宗时，宋朝几十万大军攻夏，而李继迁仅需骑兵一天出动数次，就将五路宋朝大军拖得疲惫不堪，最后无功而返。

党项族的这种尚武之风，以及他们坚韧不拔、团结互助的精神，并没有随着西夏的灭亡而消失。西夏灭亡后，许多西夏后裔在元朝任重臣，在元朝灭亡时，多为元朝殉难死节。

第三节　夏州地方政权建立，未称国而王其土

大约公元873年（唐懿宗咸通十四年）时，拓跋思恭占据宥州（今陕西靖边县东），自称刺史。公元874年（僖宗乾符元年），爆发了以黄巢为首的农民大起义，公元880年（广明元年），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建国号为大齐，年号金统，建立了农民政权。

唐僖宗逃到四川，号召各路地方割据势力联合镇压起义军。

公元881年，拓跋思恭响应僖宗号召，亲自率领一支数万人的蕃汉联合武装镇压农民起义军。长安失陷后，夏、绥、银节度使诸葛爽将军队驻扎在栎阳，起义军将领朱温前去诱降，诸葛爽率部投降。于是在同年四月，僖宗命思恭为左武卫将军，权知夏、绥、银留后。拓跋思恭率军参加围攻长安起义军时，与起义军大战于王桥，结果失败，死伤惨重。九月，他的弟拓跋思忠与起义军尚让、朱温战于渭桥，思忠一箭射中桥上铁鹤，起义军惊惧不已，导致纷纷撤退，思忠孤军深入，结果英勇战死。十一月，起义军突袭思恭军于富平，思恭敌不过他，率残众逃回了夏州。

思恭回到夏州后，立即招兵买马，加紧训练军队，并上表僖宗请再次出战。征得同意后，思恭再次出兵与义军作战，思恭亲率八千精锐屡次与起义军激战。

公元883年（中和三年），拓跋思恭奉诏率军随同雁门节度使李克用进攻长安。联军势如破竹，接连击败起义军将领尚让等部，进军渭南，会同李克用的部将杨守宗、河中将白志迁等共同向起义军发起攻击，一天之内获得三次大捷，起义军彻底溃败，因此收复了长安。

拓跋思恭这次对唐政府的救援，是一次改变党项人命运的战略举措。唐 僖宗为嘉奖拓跋思恭的“战功”，升任他为夏州节度使，再一次赐姓李，封夏国公，从此夏州拓跋氏自称李氏，夏州地区即获得了“定难军”的称号，统辖夏、绥、银、宥四州。至此，雄踞一方的夏州地方政权正式建立，夏州李氏成了名实相符的藩镇。

虽然唐政府借助地方割据势力镇压了农民起义，而地方割据势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壮大和发展。唐灭亡后，接下来五代十国的统治形势基本上是唐末藩镇割据状态的继续和发展。夏州李氏偏居西北，采取“保存实力”的策略，尽量避免卷入战争，在此后五十多年（公元907～960年）的时间里，拓跋李氏对统治中原的梁、唐、晋、汉、周各政权，以及盘踞河东（今山西省）的北汉政权，在名义上保持了“臣属”的关系。由于当时战乱频繁，再加上这些政权的基础并不牢固，除后唐对夏州地方政权发动一次失败的用兵外，也就习惯性地承认了李氏享有夏州一切政治上的特权地位。

唐末夏州首任定难军节度使拓跋思恭死后，由于他的儿子均早死，他的孙子彝昌还年幼，于是就由他的弟弟思谏为定难军节度使，从此便开始了拓跋氏世袭节度使的开端。思谏死后，又由思恭孙彝昌继位。公元910年（即后梁政权建立的第四年）彝昌被部将高宗益杀死，接着夏州诸将杀高宗益，推举彝昌的族父番部指挥使李仁福为留后，朱温封李仁福为检校司空、定难军节度使。

公元910年（后梁开平四年），盘踞河东的晋王李存易（后唐庄宗）不满意李仁福投降他的敌人梁太祖（朱温）一方，开始与岐王李茂贞联兵进攻夏州，梁政权看到形势不妙，于是派兵支援，让夏州得以围解。不久李存勖灭后梁，自己称帝，改国号唐，建都洛阳，这就是史称的“后唐”。夏州李仁福派人到洛阳表示愿归顺后唐，后唐为拉拢夏州李氏为自己所用，封李仁福为朔方王。

公元933年，李仁福去世，他的儿子彝超继位。后唐明宗担心李仁福会和契丹联合起来引起边患，也考虑到此时也许正是兼并夏州的好时机，于是决　　定采用“调虎离山”之计，发布了将彝超和彰武（治所在延州）节度使安从进对调的命令，并以武力为后盾，派邠州节度使药彦稠率兵五万，前往接收夏州。

彝超一面上书明宗，讲明不愿迁镇的理由，一面动员自己的武装力量，做好保卫夏州的准备。在这补一段夏州城的历史。

夏州又称统万城，据史载公元407年，匈奴首领赫连勃勃称“天王，大单于”，雄踞朔漠。

他于公元413年（凤翔元年）驱役十万各族人民，采用“蒸土筑城”法在朔方水（今红柳河）之北黑水之南营建都城，取名“统万城”，有“统一天下，君临万邦”之寓意。这座城历时7年建成，城基厚25米，城高23.33米，宽11.16米。又据史料记载：“筑城的土都经过蒸熟，筑成后用铁锥刺土法检验其硬度，凡刺进一寸，便杀筑者；凡刺不进去便杀刺者。城坚硬可以磨刀斧。”可见这座城建造的有多么牢不可破。

彝超派他的兄弟阿罗王把守青峡门，自己集结党项诸部加强防备。后唐与李氏的战争爆发后，彝超命诸部落联合起来的兵马大举进攻后唐的粮草补给线，使唐兵的粮草补给陷入瘫痪，同时派出数支骑兵冲击驻守在芦关的唐兵，结果被唐兵击退，唐兵乘胜兵临城下，见城坚不可破，便试图挖地道破城，但是“铲凿不能入”，连城下也根本挖不动。就这样，唐兵围攻夏州有一百多天，依旧无法攻下。

彝超兄弟登上城头向唐军求和说：“我们夏州区域贫瘠，并没有什么珍惜宝物，若有好东西，也是愿意向朝廷贡赋的。如今，我们祖祖辈辈住在这里多年，是不愿意失去的。你们这时候来犯我们这原本就不富裕的城池，实在胜之不武。其实，你们如果不这样对我们，我们愿意臣服，甚至愿意积极响应朝廷，去讨伐对朝廷值得讨伐的地方。”

此时的唐兵因为久攻不下而士气消沉，再加上粮运困难，战士们十分愁苦，听到彝超兄弟求和的话，立即表示愿意如他所说。而后，明宗下令撤 军，但撤退时队伍出现混乱，彝超立马令部下追击，唐军丢戈弃甲，争相逃跑。战后，彝超遣使向唐明宗请罪求昭雪，明宗无奈，仍授予彝超检校司徒、定难军节度使，彝超也因此继续称臣纳贡。

经过这一次战役，夏州李氏获得了唐军遗弃下来的大批武器，实力得到进一步的增强。更重要的是，夏州李氏成功粉碎了后唐政府吞并的阴谋，在西北各民族，特别是在党项部落中提高了统治威望，在拓跋部发展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使拓跋部统治者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此后的中央政权也对夏州李氏不再轻视。

公元935年（后唐清泰二年），李彝超去世，他的弟弟李彝殷（后避宋太祖父弘殷名讳，改殷为兴）继任。公元943年，绥州刺史李彝敏勾结夏州衙内指挥拓跋崇斌密谋袭击夏州城，机密泄露。李彝殷首先逮

捕拓跋崇斌，将其处死，然后出兵打击彝敏，彝敏与他的弟弟彝俊等五人逃奔至延州。彝殷上表让李仁裕去绥州，皆因李仁裕在宥州屡立战功，西羌人都佩服他的勇猛，所以李彝殷打算让他镇守绥州。后彝殷又上表奏明彝敏作乱之事，最终下令将彝敏等人捉拿送往夏州，择日给斩了。

公元944年正月，晋出帝兴师讨伐契丹，李彝殷率蕃汉联军四万人，从麟州（今陕西省神木县北）渡过黄河，协助后晋进攻契丹西境，为后晋牵制契丹。公元946年，后晋被契丹灭掉，太原节度使刘知远称帝，史称后汉。隐帝为了拉拢夏州地方政权，授李彝殷为定难军节度使兼侍中。三月，护国节度使李守贞乘新帝刚立，国家不稳的时机，蓄谋叛乱，派兵扼守潼关，自称秦王。李守贞还派人持蜡书重币至夏州求援，李彝殷答应出兵，并向延州进军，为其声援。隐帝急派枢密使郭威赴河中镇压叛乱，郭威大军连战连捷，叛军很快被击溃。彝殷见势不妙，急忙撤军退回夏州。公元949年，隐帝为了进一步拉拢彝殷为其所用，将静州（今陕西米脂县西）划归李彝殷管辖。并任命李彝殷为中书令，此时李家辖区增为五州。

公元955年五月，周世宗置永安军于府州，派府州防御使折德椅为节度　使。李彝殷心怀不满，便率兵阻道，不许通过。世宗以为，“夏州只产羊、马，日用百货要依仗我们，我们若是断绝供货，他们能怎样！”于是遣使责问彝殷。彝殷感到惶恐不安，被迫撤兵谢罪。

自拓跋思恭被唐政府任命为夏州节度使，正式建立夏州地方政权以来，经过唐至五代十国，前后七十余年。这期间夏州地方政权一面与中央保持好关系，一面又趁藩镇混战之机，通过攀强弃弱，使自身的实力不断得到增强。夏州地方政权在名义上虽臣属于中央政府，但其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享有很多特权，如税收，甚至任免官吏的权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等同于独立的王国。

第四节　夏州地方政权被解散，李继迁避走漠北

公元960年（建隆元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武力夺取后周政权，国号宋，建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史称北宋。宋太祖赵匡胤当上皇帝后，使用各种手段来铲除地方割据势力。李彝殷听闻这个消息后，遣银州防御使李光俨奉表入贺。为避赵匡胤父亲赵弘殷的讳，李彝殷还特意改名为李彝兴，太祖对此表示赞赏。

同年三月，北汉皇帝刘钧，联合代北（今山西代县北）诸部侵犯河西地区。太祖下诏令各节镇共同出兵抵御，李彝兴遣其从弟李彝玉率兵向麟州进攻，北汉兵退走。彝兴知道北汉骑兵常常骚扰麟州，宋朝急需优良战马，便遣使向宋献良马300匹。太祖十分高兴，为了嘉奖彝兴，命玉工制一玉带送给彝兴，问夏使李彝兴的腰围是多少，使者答道：“彝兴腰腹洪大，需要好几个人一起合围起来才可以。”太祖大笑说：“真福人也！”玉带制成后，遣使赐给彝兴，彝兴感服。

北汉刘钧曾遣使携重金约彝兴出兵相助，被彝兴拒绝。太祖闻知后，再次对彝兴大加赏赐。公元967年九月，李彝兴去世。太祖为表示哀悼，废朝三日，追赠彝兴为太师、夏王。命其子光睿权知州事。十月，授光睿为定难军节度使，加检校太保。

公元968年十月，夏州辖区内发生蕃部动乱，太祖令董遵诲为通远军使率军前去平叛，仅几个月的时间就将蕃族内乱平息，光睿遣使向太祖表示感谢。公元970年九月，绥州刺史李光琇死了，羌族乘机作乱。李光琇之子李丕禄逮捕带头叛乱者，斩首示众，杀一儆百，叛乱才告平息。李光睿令丕禄权知州事，并上奏朝廷，太祖诏命李丕禄为绥州刺史。

公元972年三月，李光睿闻知太祖解除诸将兵权，罢藩镇节度使，所以感到很不安，他便上表请求入朝，但没被允许。

公元975年五月，北汉刘继元出兵进攻宋境，被击退，于是派遣使者前往夏州招诱。光睿拒绝，继元大怒，派兵万余渡过黄河进攻银州，

光睿率兵将其击败。北汉兵退去后，又数次派人前来劝降，光睿将此情况上报朝廷。太祖令侍卫都指挥使党进、宣徽北院使潘美率领大军伐汉，兵分五路向太原进发，又命兵马监押马继恩进河东界，烧毁堡寨。光睿也率兵先后攻克天朝、定朝两关，遣使上表等黄河上冻之后再联合出兵。十月，光睿率兵攻破吴堡寨，斩首七百级，获得数千头牛羊及诸多铠甲，还俘获了寨主侯遇，并将侯遇献于朝廷。

公元976年十月，太祖驾崩。太宗赵光义继位。因避光义的讳，李光睿改名为李克睿。太宗即位，为了嘉奖李克睿进攻北汉立下大功，于十二月加其为检校太尉。公元977年十一月庆州刺史姚内斌去逝。他在任的十几年内，蕃部都畏惧他的其勇猛，不敢轻举妄动，直到他死后，蕃部才开始蠢蠢欲动。

一次，蕃部越界放牧，正好遇到灵州的贡使路过，于是将贡使洗劫一空。董遵诲欲发兵征讨夏州。克睿害怕，于是赶紧捉拿抢劫贡使的蕃酋，将全部所掠物品归还，并上表请罪。次年三月，克睿死后，由他的儿子继筠袭 定难军节度使一职。太宗知道他去世的消息深感惋惜，于是废朝二日，追赠侍中。

公元979年，太宗亲征北汉，李继筠上表请求出兵助战，派遣银州刺史李克远、绥州刺史李克宪率领蕃汉联军渡过黄河，向太原进攻，以配合宋军作战。

公元980年十月，李继筠去世，那时他的儿子还小不能继位，便让他的弟弟李继捧继位。但是，李继捧的继位令族内多有不服。李克远与其弟克顺率兵进攻夏州，继捧提前侦知，在夏州城外设下伏兵，克远兄弟入伏被杀。克远兄弟死后，李氏宗族更是人心浮动。

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成为夏州地方政权的继承人，但其从父李克文却不支持。公元982年二月，作为绥州刺史、西京作坊使的李克文向朝廷上表，说明继捧不应当承袭，怕引起宗族内乱。太宗接到上表后，让李克文掌管夏州，并召继捧来京。继捧犹豫不决，李克文和诏使都不停催促他，继捧在无奈之下，要率家属入朝。太宗听闻继捧答应入朝，十分高兴，在崇德殿亲自召见继捧，赐白金千两、帛千匹、钱百万。此外，还授予李继捧彰德军节度使，并且把李继捧一家迁到开封居住。继

捧将祖母独孤氏的玉盘一个、金盘三个献给太宗，以表示感谢。

此后，李克文与尹宪共同治理夏州，安抚蕃族。公元982年九月，太宗遣使诏李克文入朝，于是克文应诏携家属入京。唐太宗在崇德殿设宴款待，对其大加褒奖，赏赐财物极多，并授予澧州刺史。太宗又下诏令绥州刺史李克宪来朝，克宪却不想献地入朝，李克文请太宗令尹宪派兵征讨，太宗不想动武，于是派遣袁继忠持诏前往招降。

李克宪对李继忠说："我们李家并没有对不起朝廷，就不能自己独立生活吗？"继忠劝解引诱道："天子想要你们归顺，不仅给钱给物，还赏赐高贵的身份和荣宠。如今这形势，一旦朝廷出兵攻打你们，肯定没有什么好结果。"

李克宪犹豫良久，终于答应随同继忠一同入京。太宗授予单州刺史，并赏赐宅地与克宪、克文，打算让他们留居京师。

克文入京后，夏州党项诸部大乱，尹宪发兵前往镇压，斩首数百级，并趁机抢掠牛羊上万，而后将内乱情况上报朝廷。太宗令克文重为权知夏州，前往安抚党项族人。

宋太宗以上种种举措，表明他决心要将夏州地方政权收归中央政府。而夏州地方政权也屡次为朝廷建功立业，并没做出反叛之举。但宋太宗利用党项人内部的矛盾而半强迫性的将夏州少数民族政权解散，这激化了宋朝与党项民族之间的矛盾。使得党项内部不愿归附、有野心的党项豪酋开始叛宋自立，其中的领导者就是李继迁。从此，在宋西北边境，李继迁在"恢复祖业"的宗旨下发起了对宋旷日持久的斗争。

李继迁此人生于公元963年，银州（今陕西省榆林县南）人。他的父亲是银州防御使李克俨，党项族平夏部人。李继迁的出生地被称为李继迁寨。在镇压黄巢起义中战死的拓跋思忠是其高祖。幼年的李继迁就十分出色，是个"擅骑射，饶智数"的有为青年，史称其"勇悍有智谋"。在他年仅12岁时，一次带领十几个随从去打猎，突然窜出一只猛虎，他镇定地让其他人躲藏起来，自己爬上一棵树引弓正中虎眼，老虎旋即死去，李继迁因此成为族里有名的小英雄。

公元974年（开宝七年），定难军节度使李光睿（李继迁的叔叔）欣赏李继迁的勇敢，授其为管内都知蕃落使（主管境内的少数民族部落事务）。

李继捧献地入朝一事，在党项内部激起巨大反响，有很多人都不愿入朝，其中尤以继捧的族弟李继迁为甚，在宋朝派使者前往夏州发遣李氏族人赴京时，李继迁就激烈反对献地入京。

李继迁与汉族谋士张浦及其弟李继冲商量对策。李继迁说："我们祖辈在这里生活了三百多年，父兄子弟列居州郡，雄视一方。今日宗族都入住京师了，生死大权被别人束缚着，这样一来，李氏将逐渐被消亡，如何是好？"

血气方刚的继冲则建议："虎不可离于山，鱼不可脱于渊。"表示宁死不屈。

但是，张浦反对这样做，他说："我不同意思鱼死网破的做法，如今夏州受制于人，我们没有什么资本抵御外来侵犯者。不如隐忍些时日，往北迁居，韬光养晦，安立室家，联络豪右，为日后卷甲重来而做准备。"

李继最终迁采纳了张浦的建议，他诈称自己乳母去世，要葬于城外，利用出丧的机会，把兵器藏于丧车中，数十家人亲信扮作送葬队伍，瞒过宋兵检查，逃出银州，来到了"善水草，便畜牧"的地斤泽（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蒙鄂托克旗东北的巴颜卓尔湖）。以此为根据地，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独立复业的征程。

第五节　身经百战的“游击大师”

势单力孤的李继迁开始思索如何统一党项羌诸部，当时的党项诸部处于“虽各有鞍甲，而无魁首统摄”的无统一领导的分散状态。李继迁利用拓跋李氏在党项部落中的威望和影响，聚集当地党项民众，通过宣传祖宗功德，争取各部落首领的支持。李继迁还令人拿出其高祖思忠的画像，讲其祖宗对中原朝廷的忠心和所立的战功，以及世居夏州的李家政权无故被朝廷夺去，讲到动情处，听者都感动得流泪，信服者每日剧增。李继迁的势力得以慢慢加强。

公元982年（宋太平兴国七年）十二月，李继迁率领刚刚聚集的有限力量进攻夏州，结果宋军根本没有把他看在眼里，直接当作小股叛乱分子给镇压了，李继迁带领余众退回地斤泽。经此一败，李继迁大受打击，开始反思，认识到以自己的实力还远远不能和宋廷对抗，目前最重要的是争取时间，积蓄力量。公元983年（宋太平兴国八年）三月，李继迁趁着朝廷封李继捧彰德军节度使的时节，遣使上贡马、驼等物，并上表说要做不侵不叛之臣。太宗 派秦翰假意前往诏谕，劝李继迁祸福只在他的一念之间。会见后，李继迁留秦翰睡在自己的帐中，秦翰预乘其不备，将其杀掉，结果计划没有得逞，只好偷偷返回。

而假意归降的李继迁虽遣使上贡宋朝廷，但实质并没有真正按兵不动，他的部下不时率众侵扰银、夏两州。宋朝只得派都巡检使田钦祚、副使袁继忠等带兵巡护银、夏。李继迁得知宋军屯兵在葭芦川（今陕西佳县）和三岔口等地，此地扼守夏州要害，遂率众突袭，但被守军击败。田钦祚出兵追击，李继迁回军迎战，被宋军团团围住，继忠派人前往救援，才得以突围成功。宋军依山为营，李继迁也将营寨安在山下。钦祚派精卒五十人乘夜放火突袭李继迁的军营，使其部众大乱，仓皇而逃，被斩杀了一千多人。

李继迁的屡战屡败，也让宋朝愈加不把他放在眼里，认为他成不了气候。正因为宋朝的轻敌和错估，给了李继迁一次又一次重新积聚力量的机会。渐渐地，他身边已积聚到两万兵马了。这时宋朝开始令绥、

银、夏的官员招引外逃的党项部民归业，并向内迁的部民许诺可以免除三年的徭役。很多流散各处没有着落的部民归业，李继迁的一些部众也开始动摇。他感到深深的忧虑，觉得必须发动一场战争来重新积聚人心，于是，他和张浦盘算起来。

李继迁说：“照这样下去，亲离众散，过不了多久部队就散没了。”

张浦建议道：“朝廷在银、夏重兵把守，确实无法攻打，但是宥州有横山作为屏障，我们可以聚集诸部攻打，再据险坚守，作为兴复祖业的基地。”

于是，李继迁集结两万兵马攻打宥州，但宋巡检使李询率蕃、汉联军再次将其击败。李继迁率残部再次逃回地斤泽。

虽然李继迁屡次用兵，鲜有胜机，但他有散落在西北各地的党项部落做后盾，得以不断积聚力量卷土重来。李继迁一面利用地斤泽善水草、便牧畜的有利条件积蓄力量，一面让他的弟弟李继冲煽诱招降其他党项部落，他想反正闲着也是没事，不如让他弟弟出去碰碰运气吧。

效果还真不错！公元984年（宋雍熙元年），咩嵬部酋长率领南山诸部来投靠李继迁。这力量得到壮大，李继迁立马就闲不住了，马上集结数万骑向王庭镇发起突然袭击，当地守军猝不及防，夏州的尹宪也来不及反应。王庭镇最终为李继迁所破。李继迁终于在屡败屡战后迎来了对宋作战的第一次胜利。史书记载此战李继迁“俘掳万计”，此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追随李继迁的党项部落的士气，同时也引起了宋朝守将尹宪和曹光实对李继迁的重视，他们认为应该及时将其铲除，于是派人侦得其确切行踪，并针对地斤泽的特殊地貌制定了一整套作战方案。而此时的李继迁却毫无察觉，正在继续率众四处侵扰。

李继迁为自己的大意和疏于防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九月，侦得李继迁确切位置后，尹宪和曹光实令数千精骑突袭地斤泽，李继迁遭受重创，部队士兵被斩首五百余级，四百多个营帐被焚烧，所损失的羊、马、兵器在万数以上。李继迁和其弟弃众逃脱，但他的母亲罔氏和妻子被宋军俘虏，这一战，是李继迁遭受的最惨痛的一次失败。

地斤泽一战惨败后，李继迁害怕宋军的追袭，聚拢败众后，一边躲避宋军的追击，一边开展游击战。后来，他终于在夏州北部的黄羊坪寻得安身之地。此后，继续征召兵马，兵力渐渐得到恢复。

由于自夏州李家割据以来，其长期掌管夏州，使得李家在夏州党项各部中享有极高的威望。李继迁利用此点以“兴复夏业”来激励部众，大家又纷纷投奔依附于他。为了争取一些大族的支持，李继迁甚至和他们结成反宋同盟。在雍熙元年，他向野利氏等大族主动求婚，请求这些大族首领把他们的女儿嫁给他。有记载称：“羌豪野利等族皆以女妻之”。就这样，通过和大族们的联姻，整合了各部落势力，李继迁迅速地从失利中恢复了元气。此次联姻的另一个重要而长远的影响就是，使野利氏家族进入到了夏州李氏统治集团的核心。

一方面通过与豪酋联姻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另一方面对不愿归顺的党项 部落进行野蛮残酷的征讨，越挫越勇的李继迁将原本像流沙一样散落各处的党项部众重新聚集成一支强大的力量。

李继迁渐渐统一了以夏州为中心，东北到府州（今陕西府谷）、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北）一带，西南到环州（今甘肃环县）、镇戎军（今宁夏原州区）一带，西到黄河两岸的贺兰山下，北到黄河河套北端的绝大部分党项羌部落。

通过与宋的屡次交兵，冲动好战的李继迁渐渐地成熟起来。他从地斤泽的大败中走了出来，开始总结经验教训，并真正认识到自己目前还不具备和宋朝正规军进行大规模正面对抗的实力。但是作为有仇必报的党项人，上次地斤泽一战，李继迁的老母和妻子都被宋军俘获，这成了李继迁心中永远的痛，每天都想着怎么复仇。此时正好银州城内有一党项部落以本地赋税太重为由，请求内迁，遭到太宗拒绝，于是起兵作乱。

夏州巡检派兵将其击败，这个部落首领就逃到城外的山谷中，派人约李继迁进攻银州。李继迁见机会来了，与众人商议，弟弟李延信也认为机会来了。张浦更是表明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虽大家都主张攻银州，但李继迁深知曹光实善于用兵，不好对付，如果不想办法将其诱出城的话，胜算无几。于是，李继迁令李继忠纠集各部落，自己与豪酋破

丑重遇贵及张浦、李大信等赶赴银州，给曹光实写信道：“我数奔北，势窘不能自存，公许我降乎？”意思是说我多年在北边生活，那里条件不好难以生存，我可以受降于您吗？信中还约下日期请曹光实来葭芦川纳降。

曹光实本来就有点轻视这股叛匪，再加上想独吞这份功劳，也不与人商量一下，就自己带着一百多骑兵急匆匆的前往葭芦川受降了。李继迁设好伏兵，领数十人迎接曹光实。曹光实令其从子克明护辎重在后，自己领着百名骑兵先跟李继迁前往纳降。李继迁将其领到自己的包围圈内，扬手挥鞭，顿时伏兵四起，将曹光实及其随从全部杀死。

李继迁指挥部下换上被杀的曹光实及其随从的衣甲，回到银州城，用曹光实的旗号诱开城门，借助内应，巧妙地占领了银州，得到大批军资器械。

占领银州是李继迁起事三年来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追随李氏的党项众部的士气，吸引了更多的部落前来归附。部属李大信等建议李继迁自称西平王（当年赵匡胤给李彝兴的封号），以号令蕃部。但深谋远虑的张浦并不赞同，他向李继迁建言：“我们现在虽然已经取得不小的成绩，但离成就大业还相差甚很远，现在我们要走稳脚步，在这个地方先设官授职，以定尊卑，慢慢壮大力量。”

李继迁接受了他的建议，自称都知蕃落使，封张浦、刘仁谦分别为左、右都押牙，李大信、破丑重遇贵为蕃部指挥使，李光祐、李光允等人为团练使，弟李延信为行军司马。并分别预先许封了党项豪酋折八军为并州（今山西太原）刺史、折罗遇为代州（今山西代县）刺史、嵬悉咩为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北）刺史，折御乜为丰州（今内蒙古自治区河套东部）刺史。

《长编》记载：“迁贼包藏凶逆，招纳叛亡，建立州城，创置军额，有归明、归顺之号，且耕且战之基，仍闻潜设中官，全异羌夷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这番话说明了李继迁并非仅仅是为了恢复祖宗基业，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疆开土，为创建西夏国家打下基础。至此，李继迁初步建立了蕃汉联合统治，勾画出了一个国家的雏形。

第六节　附辽抗宋

在银州稍做休整后，李继迁乘胜率兵攻占了西北要塞——会州（今甘肃靖远县），然后纵火焚毁城郭，吏民死伤数千。占银州，毁要塞，引起了宋朝的高度重视，太宗遣田仁朗、王侁等派重兵前来围剿。李继迁率军攻三族 寨，杀监军使，乘势围攻抚宁。田仁朗行军到绥州，得知李继迁围攻抚宁，高兴地说："李继迁以全部力量进攻抚宁，抚宁虽小但极其坚固，非一月半月根本攻不破，等他攻城疲惫的时候，我再率大军进击，另派三百强弩手断其归路，一定能一战将他擒获。"一切部署妥当后，他故意饮酒装作若无其事。

部将王侁密报太宗，说他延误军机，只知饮酒作乐。太宗闻三族寨丢失，将田仁朗召回，责问仁朗为何不及时出兵救援。仁朗解释说打算用怀柔的政策彻底解决蕃部叛乱。但是太宗没有认可，将他贬职，让王侁做主将，领军讨伐李继迁。

王侁以阴谋夺得主帅之位后，立即率兵向李继迁发起攻击，两军在浊轮川（今陕西神木县北）相遇大战，李继迁大败，损失五千余人。李继迁被迫放弃银州，率残众逃亡。王侁收银州，接着向银州北进军，折罗遇与弟埋乞率军迎战，战败被杀。很快，宋军击破了数十个党项部族，银、麟等州诸部一百二十五族内附，三族寨酋豪折御乜又弃李继迁而投降了宋军。

李继迁遭到镇压惨败后，部众死的死降的降，所剩无几，严峻的形势令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与宋朝的关系，认识到单凭自己的力量是根本无法和宋相对抗的，必须依附一个更强大的政权才能与宋朝对抗，他把目光投向了辽。李继迁与部众商议道："我们不能总是走老路，导致不断失败，因为我们势单力薄，为形势所迫，北方耶律氏实力较强，我们可以先向他们提出援助，以便为日后做打算。"

公元987年（宋太宗雍熙三年）二月，李继迁派遣张浦携带重金赴辽，向契丹主表示愿意归附。由于历史上拓跋李氏长期追随中原王朝与

辽为敌，现在却被宋逼得走投无路前来投靠，所以辽国萧太后及辽国皇帝辽圣宗耶律隆绪犹豫不决。但当时负责西部防务的西南面招讨使韩德威建议道：“如今李氏前来归降，正有利于我们对抗外敌。所以应该接纳。”

萧太后和辽圣宗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授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银夏 五州观察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李继迁的弟弟李继冲被任命为副将。

为了进一步获得辽的支持，李继迁不久又向辽请婚，说：“愿婚大国，永作藩辅。”以表诚意。当时，辽正与宋在泰州交战，形势不利，想让李继迁出兵牵制宋军。于是，辽圣宗答应了李继迁的求婚，将王子账耶律襄的女儿封为义成公主，嫁给了李继迁，并赠马三千匹。李继迁与辽结盟联姻，对双方都有好处。对辽来说，“得到了李继迁，其他藩国均可降服”，同时也起到利用李继迁在西北方向牵制宋朝的作用。而对李继迁来说，与强辽的结盟联姻，提高了他在党项部落的威慑力量。

公元986年（宋雍熙三年、契丹统和四年）春天，宋太宗赵光义开始了他人生中的第二次北伐，史称“雍熙北伐”。依附辽后，实力不断增强的李继迁，积极配合辽与宋的战争。当北宋雍熙三路伐辽，宋辽在正面战场激烈厮杀之时，李继迁不断派兵骚扰宋朝西部诸州，并在王庭镇大败知夏州安守忠，接着围攻夏州两月有余，直到韩崇训率军来援才撤退，雍熙三路北伐最终以宋军的先胜后败结束。

李继迁在得到辽的支持后势力逐渐壮大，更是频繁地出兵滋扰夏、麟等州。由于他行踪飘忽不定，打一下就跑，并不和宋军硬碰，所以让宋军极其头疼。宋廷最后采取宰相赵普的“以夷制夷”之策，恢复李继捧的地位，让他去招安李继迁。李继捧先被封为感德军节度使，后又重封定难节度使，赐名“赵保忠”，并破例将五州的财政大权交给他。

李继捧献地归宋后，虽然被封官进爵，但这并不是他的本意，所以当他重新回到夏州后就派人暗中与李继迁相勾结。表面上各为其主，实则左右逢源。无意间，两个大国将原本掀不起什么风浪的党项拓跋势力重新变得强大起来。

李继捧上任不到半年，就上书宋廷说李继迁已经被招降。宋主大悦，不加怀疑就封李继迁做了银州刺史、洛苑使。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李继迁，并不 领情，也不接受所赐官职。后来李继捧又不断上书朝廷说有多少多少部落前来归附，其实没有的事，只不过是其想向宋廷邀功请赏，宋太宗稀里糊涂地就封了李继捧特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最高宰职。更有意思的是，李继捧都没和李继迁交战，就上书朝廷说：“我已经遣使去招降了，李继迁不听，所以我已经派兵前去征讨了。李继迁负隅顽抗，最终被击败，身中一箭逃走了。”

而李继迁此时正谋划着进攻夏州，就派破丑重遇贵等去夏州诈降，对李继捧说，李继迁病重已经不能领军了。继捧竟然相信了，于是不加防备。李继迁却秘密联络诸豪酋，突然攻城，李继捧领兵出城迎战，全军覆没，仅他一人逃回城里。李继迁围攻夏州一个月时间都没有攻下，于是派张浦到契丹，报告说大败宋军，契丹大悦，封李继迁为“夏国王”。

公元990年（淳化元年）十月，李继迁连续进攻夏州两个月，扔没攻下，恰在此时李继迁帐下指挥使阿吉等人面对宋朝的招降利诱，带领部落背离了李继迁。第二年，宋朝利用李继迁内部不稳之机，派商州团练使瞿守素率重兵来援夏州。李继迁内忧外困，深知不能硬敌，经由李继捧降宋。但是对宋来说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名义上的投降，并不能改变什么，投降仍然不过是李继迁的缓兵之计。李继迁被赐授为银州观察使，赐名“赵保吉”；他的弟弟李继冲授绥州团练使，赐名“赵保宁”；连他当年被宋军俘虏的母亲罔氏，也被封为西河郡太夫人，留居京师。李继迁投降后仍不安分，瞿守素带兵进攻银州，李继迁弃城逃回地斤泽，瞿守素趁机收服附近许多党项部落。

而李继捧当初献地入朝，也并非本意。李继迁为达到与继捧联合反宋的目的，再次派人联络上继捧，以投靠契丹可以得到厚禄和永镇夏州为诱饵，鼓动继捧叛宋附辽。继捧心动，遣使表附契丹。契丹主授他为推忠效顺启圣定难功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侍中，封西平王，复本姓名，并许诺将夏州给他镇守。在继捧的暗中支持下，李继迁顺利的攻占了绥、银、庆、原诸州。这些州城的攻占，使李继迁的声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李继迁占据银州后，遣使由继捧请命向宋朝进贡。被利用的契丹得知李继迁并不是真心真意归附自己，便派西南招讨使韩德威率兵前去责问，德威率军到银州后，李继迁让人告诉他自己正在西征途中，并不见他。德威大怒，纵兵抢掠一番才离去。

李继迁利用契丹反叛以后，宋朝为了断绝他的经济来源，迫使其放弃与宋朝对抗，在边境实行经济封锁措施。因为当时的党项人以畜牧业为主，他们主要以马、羊等畜产品和当地天然生产的池盐（多数呈青色，通称“青盐”）来和边境居民交换他们急需的粮食和茶叶等。西夏境内的盐州和灵州一带，盛产青盐，由于口感上优于宋朝的解盐，因此与西夏交界的陕西边境居民争相购买。宋朝为了从经济上制裁李继迁，下令“绝青盐使不入汉界，禁粒食使不入羌夷”，就这样禁盐数月，很多人都吃不上盐。李继迁为了迫使宋朝开禁，鼓动蕃族四十二族首领，引骑一万三千人，大举袭扰环州石昌镇，环州知州程德元企图利用武力将他们赶走，但没能成功。太宗下诏令废除了盐禁，以抚慰这些藩国。李继迁带领党项部民成功取得反经济封锁的胜利，对改善当地的人民生活有一定的作用，进一步增强了他在该地区的威望。

李继捧叛附契丹最终还是被朝廷知道了，他的牙内指挥使李光嗣将他囚禁起来，交给了李继隆带回朝廷。太宗在崇政殿对其大骂，继捧无言以对，不停地磕头连说死罪。仁厚的太宗网开一面，不但没杀他，还赐了些金银器物给他，赐爵“宥罪侯”。李继迁得知李继捧被抓，于是放弃弃银州，再次遁入沙漠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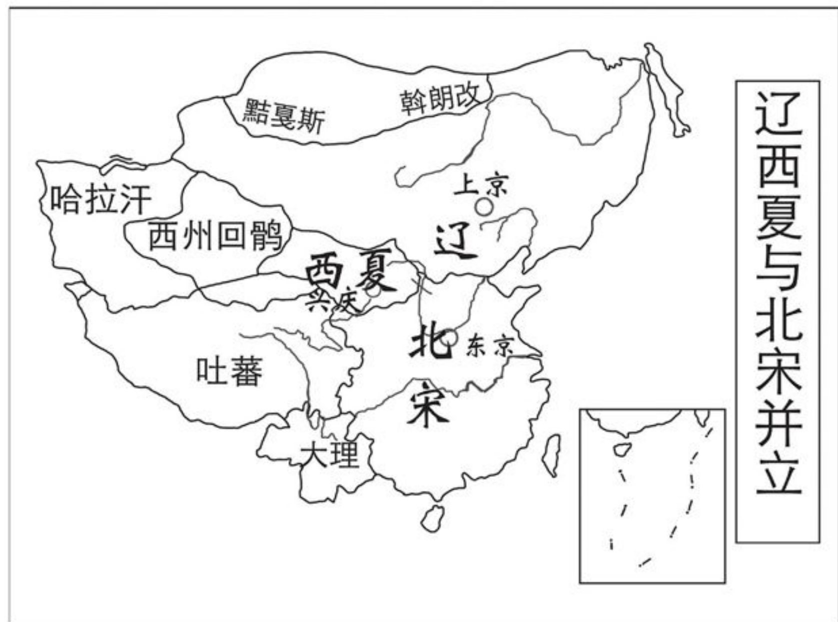
第七节　历史性一战，雄鹰折翼

李继迁好几次进攻夏州，曾与神卫指挥使许均一天内大战十二次，还　是不能攻克，于是想与宋讲和。公元995年（至道元年）正月，李继迁派张浦等去宋进贡。太宗带着张浦来到皇宫侍卫的练功厅，让他观看宋朝武士的演练。之前，太宗曾赐李继迁三张劲弓，力量均为一石六斗，但李继迁的部下都拉不动。而宋朝的这些侍卫却能轻松地拉动两石的劲弓，张浦大惊。太宗笑道："羌人敢敌否"？张浦连连摇头。李继迁的这次讲和也以失败告终，太宗以张浦是李继迁的谋主，授予他银青光实禄大夫等职，将他扣在了京师。

而前后经过十几年与宋朝极其艰难地作战的李继迁，逐步夺回了定难五州，同时也在统一诸蕃的战争中连连得胜，基本上完成了对诸蕃部的统一，实力不断增强的他把矛头对准了灵州。

灵州（今宁夏灵武），有"塞上江南"的美誉。位于夏州的西侧，倚附贺兰山，带引黄河，地位要冲。灵州为宋朝的咽喉，是唐、宋时代西北边疆上的重镇。在灵州的西面，是中国古代通往西域的要道河西走廊，当时这一地区主要散居着回鹘部落。灵州的西南，则是吐蕃部落分布地区。从自然环境来看，灵州土地肥沃，地饶五谷，尤宜稻麦，水草肥美，农牧两宜，且有汉延、唐徕诸渠水利之便，宜屯宜垦。因而，灵州成为汉、回鹘、吐蕃和党项各族争夺的焦点。

唐宋五代以来，西北地区经历了长期的战乱，社会生产力遭受重大破坏，人力物力都大为衰耗。而西北的灵州地区，不但农牧业发达，文化也很发达，这个地方也诞生了很多文臣武将。所以灵州对李继迁和宋朝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宋、辽、西夏版图示意图

对于宋朝来说，保有灵州这样一个据点，就能张大国之威，如果失去灵州，则缘边诸郡偶不能保。但是宋朝要想守住灵州，就必须先解决粮饷给养问题。对于李继迁来说，占据灵州，则可独霸西北，在与宋辽抗衡中占有重要的地理位置。李继迁必取灵州，而宋朝也是非保不可。

灵州军粮马料一向都依赖于关中诸州供给，由于路途遥远，粮草的补给极其困难。宋朝为守住灵州，任命名将裴济为灵州知州兼都部署，裴济到任后，积极开展屯田练兵，准备长期固守。李继迁为了夺取灵州，则采取“以逸待劳，断宋粮运，长期围困，利则战，不利则退”的战略，对灵州长期不断地进行骚扰围困。

公元995年（至道元年），李继迁率数万兵马围攻灵州，并借机向宋朝索要张浦。他还同时派兵袭击了宋朝粮运上的军事据点清远城，阻断了宋朝的粮运。经过几个月的围攻，灵州城中的粮草渐空，军民多有饿死，大宋朝廷上下震怒。

宋太宗为救援灵州，命令白守荣、马绍忠等率兵护送四十万石粮草到灵州。李继迁在浦洛河埋下伏兵，白守荣大败后逃走，当时士兵和民

夫死者有数万人，粮草全部被李继迁夺取，灵州守军顿时陷入绝境。不久，宋太宗派五路大军进剿，李继迁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充分利用地形，在广阔的沙漠里往来奔波，把五路来攻的宋朝大军拖得疲惫不堪，相继无功而返。

公元997年（至道三年）十二月，李继迁再次上表宋朝请降，并索要张浦。宋真宗以为李继迁真心臣服，就将张浦放了回去。

宋朝五路攻夏虽然暂时解了灵州之围，但灵州依然处于往来飘忽不定的李氏兵马的严重威胁之下。对此宋朝内部对灵州是守是弃，形成了两派，杨亿、王旦、张齐贤、李沆等一部分大臣认为死守灵州是件劳民伤财的事，主张干脆予以放弃。张齐贤上言放弃灵州，才能保护六、七万军民。但是这一建议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例如通判永兴军何亮在这时给宋真宗上的《安边书》就很有代表性。

何亮认为有三大理由不能放弃灵州：第一，农牧两宜的灵州一旦落入李继迁之手，将使他得地坐大，增强他的战争实力。第二，放弃灵州，就等于撤销一向起着隔离作用的藩篱，就会造成诸藩“合二为一”的严重形势。第三，契丹雄居北方，成为宋朝的重大威胁，宋朝所需战马，向来是主要依赖河西地区的供应，如果李继迁占据灵州，威胁着西北各族，进一步控制了这项交易，势必又将使宋朝发生战马缺乏的恐慌。在宋朝内部激烈争论，举棋不定的时候，李继迁再次集结重兵，做好了进攻灵州的准备。

公元1001年（宋咸平四年），受到李继迁威胁的西州回鹘、吐蕃均主动向宋廷申请讨伐李继迁。宋廷诏令西州回鹘和吐蕃六谷部配合宋军，但仍敌不过李继迁。李继迁乘势袭破定州，围怀远镇，守将李赞只有一百兵卒，经过很多天的苦战，最后自焚而死。李继迁接着攻破保静、永州，向清远军进攻，知军刘隐等分兵拒守，同时派人向庆州请援，清远城抵抗七天后终于力竭，也没有等到援兵支援，最终城陷。自此，号称灵州城肩背的五城全被李 继迁攻占，此时灵州真正成为一座孤城了。

公元1002年（宋咸平五年），“澶渊之役”爆发。宋军的主力几乎全部投入与辽作战的北方战场上，李继迁乘机下令“大集蕃部”，集中全部

兵力包围灵州，并派兵切断了灵州粮道。此时灵州城内只有不到一万的兵力，名将裴济组织军民坚守城池拼死抵抗，并写血书派人求援。李继迁分兵扼守瀚海要道，来援的王超大军也不敌对方。宋将张熙率军出镇戎军，进入夏境，由白豹镇抵柔远川，经过激战将阻击的夏军击败，又星夜兼程前往灵州支援，但张熙还没赶到，灵州城就已经被攻破，裴济以身殉职。

灵州一战，无疑是李继迁无数次的战斗中最辉煌的一次胜利，标志着他已经由弱变强，这在西夏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占据灵州，李继迁“西取秦界之群蕃，北掠回鹘之健马，长驱南牧”的梦想终于有了实现的希望。宋朝失去灵州这个西北堡垒后，国防线不得不退到环州、庆州一带，这样关中直接暴露在西夏的威胁下，宋朝不得不在关中一带集结重兵进行被动防御。更关键的一点是，宋王朝从此面临北方大辽和来自河西夏氏政权的双重威胁，从此开始了二百年双线作战的历史。

得城后，李继迁将改灵州为西平府。考虑到平夏地方偏僻，不如西平府前途广大，于是李继迁让弟弟李继冲和牙校李知白等，督领民众建造宫室、宗庙，暂定都于西平。

攻占灵州后的第二年，李继迁率兵东攻鄜州，但不能攻克，还扬言攻打环庆二州，当宋朝正在调兵加强防备准备迎击时，李继迁突然转而向西进军，越过黄河和贺兰山区，深入吐蕃部族居住区域，矛头直指西凉府。西凉（今甘肃省武威县）素称河西重镇，有“畜牧甲天下”之称，唐朝中叶被吐蕃占据。盘踞于此的吐蕃部大首领潘罗支率众仓皇而逃，李继迁占领西凉府。

出逃的潘罗支选择了归附宋朝，他被宋廷授为朔方节度使，兼灵州西面都巡检使。之后潘罗支向李继迁伪降。张浦见其有诈，劝李继迁慎重，希望 他能够看清敌情再做打算。李继迁连克灵州、西凉后，信心空前膨胀，根本不听张浦的劝阻，他说道：“我已经得了凉州，势力大增，他们又能有什么诈呢？何况杀掉投降的人也不吉利，所以你不要多疑了。”而后李继迁欣然前往受降，潘罗支率领部众排列于校场，接受李继迁的检阅，检阅结束时，潘罗支乘其不备突射冷箭，正中李继迁左眼，吐蕃兵顿时纷纷拔出短刀一拥而上。李继迁在护卫的保护下，杀出一条

血路，逃回了灵州。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正月二日，李继迁伤重身亡。

夺取灵州、西凉后，李继迁已经夺回了自唐代以来被占的夏州的全部领土。他作为“光复夏业”的第一代反叛首领，经过二十二年的艰苦血战，建立起了白色帝国的雏形，被认为是西夏帝国的实际开国者。李继迁于其孙李元昊称帝后，被追尊为太祖，谥号神武皇帝。

第二章
韬光养晦，奠定西夏立国基础



经过帝国开拓者李继迁二十几年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艰难作战，从大宋手里夺回了所有失地，为帝国的最终建立奠定了基础。其子德明在此基础上，果断罢战求和，对内保境息民，这个政策贯穿其整个执政时期，为西夏国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一节　临危受命，党项少主初展锋芒

公元1004年（真宗景德元年）一月，李继迁之子李德明继为定难军留后（代理节度使）。德明为李继迁妻野利氏所生，史书上说他“深沉有器度，多权谋”，“精天文，通兵法”。现在很多人称其为“李德明”，并称其子为“李元昊”，其实这是错误的，他们家当时已被赐姓赵，元昊之后才再次改回姓李。李继迁临死之际给儿子留下了“倾心归附，一表不听则再请，虽累百表，不得请，勿止也”的遗言，同时嘱托重臣张浦、李继冲等人，希望大家能够尽心辅佐阿移，阿移是李德明的小名。。

李继迁死亡的这一年，是宋朝和契丹关系的转折点。起初，契丹铁骑屡次进犯南宋，到后来宋真宗御驾亲征，主动北上回击，长期战争的结果让双方都不堪重负，于是最终达成和谈。根据和约规定，宋每年给辽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的“岁币”，双方各守领土，互不攻击，宋真宗赵恒与辽圣宗耶律隆绪互称兄弟，宋辽两国皆为兄弟之邦，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

和约的签订，使宋辽暂时结束了长期的直接军事对抗局势，特别是宋朝可以从宋辽战争中解脱出来，专门应付西北党项部落，这使得李继迁时代执行的“附辽抗宋”的政策面临必然的转变。外部环境的改变是一方面，这时党项内部也极不稳定。李继迁时期，靠夏州李家历史上的威望以及与部族首领联姻的方式，扩展和巩固自己的势力。同时对不肯归附的部落进行残酷的清洗和镇压，统一了一直处于散乱状态的党项诸部。现在李德明刚上位，和宋辽关系未定，党项内部人心不稳，对于刚上位的少主，不少人处于观望状态。

此时，宋朝政府又在双方边境大肆招附党项部，使得许多立场不坚定的党项部落归附宋朝。外部战略环境的改变加上内部的动荡，使得新生的李德明政权处于风雨飘摇的险境。

以上的这些困境对刚刚袭位的李德明来说还不是最重要的。自从李继迁起事以来，战争持续二十几年，使得本来就皆是贫瘠之地的定难五

州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人民生活疾苦，整个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综合内外因素，李德明决定与宋和谈。

李德明首先做的是赴辽奔丧，借此维护和辽的依附关系。李继冲向李德明建议，“国家疆宇虽然辽阔，但西凉扰乱导致先王被害，各蕃众都感到惊疑。若不利用北朝的威令震慑他们，恐怕他们心存不轨。”

自从李继迁附辽抗宋以来，定难五州算是契丹的“附属国”。要想稳定党项内部，李德明必须重新获得辽的支持，才能假北朝的威令震慑他们，稳定处于观望状态的党项部落。于是李德明派李继冲亲自赴辽，成功争取到辽国的支持。其实宋辽虽然达成了合谈，但对辽来说只是权宜之计，以后战争还会不可避免，它也考虑在西北培植一个和自己亲近的势力以便牵制宋朝。公元1005年（真宗景德二年）正月，辽国册封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

李德明重新依附辽国并获得册封后，立即对自己的杀父仇人、党项的世敌吐蕃部潘罗支下手了。说到吐蕃，党项的祖先就是被吐蕃和吐谷浑从水草丰美的青藏高原赶到了贫瘠的黄土高坡上。在早期，党项部落一直受到吐蕃部的压制和侵扰，只是到李继迁叛宋自立后，党项人才频频侵犯已经日益衰落的吐蕃部。

潘罗支知道一旦李德明缓过劲来，第一个要对付的肯定就是他，于是他一面派自己的哥哥邦逋支觐见宋真宗，请求宋朝出兵联手进攻平夏部，另一方面整集兵马，加强防备。潘罗支为了增强自己的力量，他趁李继迁刚死，党项内部一片混乱之际，招降拉拢党项异族。投奔到潘罗支的两个党项部落 迷般嘱和日逋吉罗丹都是李继迁的旧党。他们故意投降其实是为寻机会替李继迁复仇，在他们的运作下，者龙族十三族有六族投靠了他们，这两族秘密派人联络李德明共同举兵暗杀潘罗支，同时派人向潘罗支报告说李德明要派兵前来袭击。

潘罗支急率百余骑前来赴援，两族首领将潘罗支迎入内帐商议，突然拔刀将其杀死。潘罗支死后，西凉大乱，六谷诸部共同推举潘罗支的弟弟厮铎督为首领，继续与李德明对抗，可是此时吐蕃六谷部的实力已经大大受损。李德明乘西凉乱作一团、人心未稳之机，率兵将凉州又重新夺了回来。

李德明刚刚上台，就成功地与辽维持依附关系，又诛杀世敌。一方面震慑了党项内部不安分势力；另一方面也使得西北其他诸部落不敢轻举妄动。这就为接下来与宋的和谈赢得了砝码。此时，在宋朝招降的政策下，宋夏边境诸蕃族多有内附者，禁止不绝。李德明与张浦商议解决之道，张浦认为与宋议和时机已经到了。

公元1005年（宋真宗景德二年），李德明接连上表宋朝廷愿意称臣议和，宋真宗接表后召集众大臣商议。知镇戎军曹玮表示："李继迁占据河南之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我们一直有西顾之忧。如今他们国危子弱，部族离心，若不在这个时候将他们灭掉，等到日后他们强盛起来，就制止不住了。"

此外，大多数大臣都认为现在是消灭西夏的最好时机。可是自从宋、辽"澶渊之盟"签订后，宋真宗奉行保守的政策，决定对西夏实行"姑务羁縻，以缓战争"的方针，打算花钱买太平，并主动向德明提出了一些封官赐物，开放盐禁的议和条件。后来经过双方的反复磋商，艰苦努力，宋廷采取灵活务实的政策，把谈判的底线亮了出来，即只要夏方称臣，承认宋廷的中央政权，并不再侵扰边境，原先提出来的其他一切条件，都可以再商量。

公元1006年（景德三年）九月，宋、夏正式签订了和约。宋廷授李德明被封为检校太尉、兼侍中，夏州刺史，充定难节度使，夏、银、绥、宥、静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上柱国，封西平王。并赐银万两、绢万匹、 钱三万贯、茶二万斤。李德明本人还享受朝廷按内地同级官员标准发给他奉禄。以后夏对宋进贡频繁，宋对德明也经常有所封赏。

李德明采取"倚辽和宋"的策略，给夏州地方政权带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使夏州地区的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另外与宋缔结和约，接受宋的册封，可以通过朝贡贸易等途经，从宋朝获得大量经济上的好处。在与宋和好后，德明把主要军事力量放在了西部，开始了李继迁曾提出的"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的行动。

德明在成功获得辽的政治支援和与宋修好后，为了稳定内部统治，重新调整加强了他的统治机构。他以左都押牙张浦为行军左司马、绥州

刺史，赵保宁兼右司马指挥使，贺承珍兼左都押牙，刘仁昂为右都押牙，破丑重遇贵为者知落蕃使，自文寿、贺守文为都知兵马使，何宪、白文赞为孔目官，郝贵、王曼为牙校，复以李继瑗为夏州防御使，李延信为银州防御使，其余升赏有差。

从上述人员名单上看，任命的十一人中汉姓占了八人，说明德明对汉族知识分子的重视，使西夏的蕃汉联合统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第二节　一手经济，一手军事

李德明与宋达成和谈后，集中力量向河西走廊开拓，掠吐蕃骏马，收回鹘精兵。当时在河西地区有两大势力：一是盘踞西凉的吐蕃六谷浑部，另一大势力是甘州回鹘部。

回鹘，又称回纥，也就是今天新疆维吾尔人的祖先。回鹘在唐时实力最为强大，到五代时期，逐渐衰落。宋朝时期，回鹘主要分为甘、沙、瓜、西州四部，其中以盘踞在甘州地区的回鹘势力最为强大，其族分布范围广， 并有一支精锐的军队。同时甘州回鹘也最靠近夏州，对夏州地方政权造成严重威胁。甘州（今甘肃张掖），史书上说甘州本国东至黄河，西至雪山，有小郡数百，甲马甚精习，境内水草丰美，宜农宜牧，物产丰富，尤其盛产良马。此外，甘州回鹘还是西域诸国和大宋之间往来贸易的必经之路。早在李继迁时代，就对其垂涎已久，不停地发动对回鹘的入侵。甘州势力较弱，所以一直向宋朝示好，意图拉拢宋朝共同对抗党项部，曾多次配合宋朝出兵攻打党项部。

鉴于甘州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为夺取甘州，李德明先后多次对回鹘用兵。公元1008年（大中祥符元年）三月，李德明派张浦率数千骑兵对甘州做了一次试探性进攻，以便摸清对手的实力。甘州可汗夜落纥率兵抵御，击败了张浦的进攻。同年三月，李德明召集了党项万子等四君主以其全族兵力进攻六谷部吐蕃势力，命他先取西凉的六谷部，然后进攻甘州。

万子等诸部军抵达西凉，见六谷兵势强盛，不敢进攻。万子率兵转而向甘州进攻，回鹘提前侦查到情况，在路上埋下伏兵，故意示弱不与斗，引万子军入伏，等万子部军进入伏击圈，回鹘兵四面冲过来掩杀，万子诸部兵被斩杀殆尽，只有首领万子一人侥幸逃回。战后，回鹘首领将被俘的万子部首领带到山后，指着俘获的粮草说：“你们这些狐鼠，只看重眼前小利，我可不是这样的人。”于是命人将所获粮草全部烧掉，并将所有俘虏全部斩杀。

八月，李德明亲自带兵攻打甘州，回鹘坚守，德明见攻不下，便率军退却，回鹘兵出城追击，德明部阻挡不住，越过沙漠才得以逃命，再次惨败而归。

九月，绥、银大旱，灵、夏等州发生大面积饥荒。德明遣使赴宋上表求粟百万斛。宋朝廷内部进行议论，有的说德明刚与宋讲和竟敢违背和约，主张降诏责之。宰相王旦表示他们狮子大开口，不能轻易给他们，如果他们想要，可以让他们自己率兵来取。德明得诏后，惭愧不已，于是向宋朝要粮之事就此打住。后人评论此事说，救灾本常事，但要粮百万就少见了，没有要 到就主动不要了更是少见。看样子，初生的少数民族政权，还不晓得怎么与宋朝打交道。

党项习俗以不报仇为耻，而党项与回鹘又是世仇，德明更是愤恨数次出兵都没有取胜。公元1009年（大中祥符二年）四月，李德明再次派张浦率两万骑兵进攻回鹘，回鹘可汗夜落纥集结兵马迎战，两军对垒半月，夜落纥派甘州守将翟符守荣乘夜突袭张浦军营，张浦再次败还。张浦是一名出色的谋臣，但亲临战场指挥杀敌似乎不是他的强项，少有的几次带兵出战均以失败告终。不甘心失败的德明，于同年12月，再次率三万大军亲征，行军路上，突然在白日里看到恒星。史书说德明“精天文，通历法”。如今行军路上见此异象，以为大不吉，于是半路退兵。

在此插一段，占卜术在党项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占卜的目的是问吉凶、决疑难。方法有四种：“炙勃焦”，即用艾草烧羊胛骨，以胛骨上被灼裂的纹路来判断吉凶祸福；“擗算”，擗竹于地以求数，计算数目以定吉凶，类似汉族的折蓍草占卜；“咒羊”，即夜里牵来一只羊，焚香祷告，于野外焚烧谷火，次日晨屠羊，视其肠胃通则吉，羊心有血则不吉；“矢击弦”，用箭杆敲击弓弦，听其声而占算战争胜负和敌至之期。占卜辞中用地支计日，可能是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党项人作战忌晦日，重单日。打了败仗后，隔三已复至其处，捉人马或缚草人埋于地，众人以箭射之，表示对亡灵的超度，称之为“杀鬼招魂”。

李德明连续五次出兵进攻回鹘均以失败告终，且损失惨重。德明与部下商议，张浦认为回鹘可汗善于用兵，而且回鹘兵精将强，加上当地的复杂地势，不宜一味强攻。德明决定放弃对回鹘强攻，改为利用自己

占据灵州的有利位置，掐断甘州和宋朝的联系。于是他令凉州守将苏守信截断甘州回鹘向宋朝进贡的路线，抢掠回鹘派往宋朝的贡使。公元1016年（宋大中祥符九年）冬天，苏守信死，他的儿子罗麻未经李德明的任命就继承了父亲的职位，部下不服。甘州可汗夜落隔乘凉州内乱派兵攻取了凉州。李德明屡次进　攻甘州不得，现在凉州又被甘州回鹘袭取，回鹘成为夏州地方政权最大的威胁。此后，德明多次图谋夺回都未成功。

直到公元1028年，李德明派儿子李元昊率三万精兵发动突袭，才攻取了甘州。

甘州东据黄河，西阻弱水，南跨青海，北控居延，地势十分险要。李德明占据甘州后，凭借其地理位置，达到了制约西北诸部的目的。瓜州（今甘肃瓜州县东）的王贤顺，深感西夏势力强大，便主动率众投降了德明。

公元1014年（宋大中祥符七年）七月，张浦去世了。张浦的死对夏州地方政权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德明悲痛不已。后来元昊称帝建国后，追封张浦为银州伯。

自从李德明计杀潘罗支，并顺势攻下凉州后。潘罗支的儿子厮铎督重新集结吐蕃诸部，又夺回了凉州。公元1007年（宋景德四年），就在刚与宋签订合约不久，李德明迫不及待的调集兵力攻打吐蕃六谷部。厮铎督急忙派人向回鹘部求援。在厮铎督严阵以待，回鹘兵强势来援的不利形势下，德明见不能胜，遂引兵而退。

公元1011年（宋大中祥符四年），李德明派大将苏守信率兵三万攻打西蕃祥丹族，目的是孤立吐蕃六谷部。厮铎督联合吐蕃各部共同抵御来袭，结果打败了苏守信带领的军队。

公元1115年（宋大中祥符八年）三月，德明以西盐不通，西夏境内困顿为由，上表宋朝廷请求开通盐禁。宋朝廷议回复西夏惟有遣子弟到宋朝当质子，否则绝不解除盐禁。德明不答应遣子弟到宋朝当质子，于是宋继续禁盐。

公元1032年（明道元年）九月，李德明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命元昊攻打凉州，此时的回鹘势力衰退，又无外援，元昊顺利攻占凉州。凉州终于重回德明手中。凉州的取得对夏州地方政权来说意义重大。

德明对甘、凉二州前后用兵25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终于实现了其父李继迁提出的“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战略构想，为以后的长驱南 牧，对宋的入侵打下了基础。夺取甘、凉二州，使得夏州地方政权的军事实力得到进一步的增强，扩大了其统治区域，初步征服了河西，也为西夏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德明在位期间，由于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内发展经济上，对外主要进攻叶蕃、回鹘了，所以除了与宋、契丹偶尔有点小摩擦外，基本上与两国都处于和平状态。天禧二年七月，叶蕃别种可汗并里尊向契丹朝贡，由于必须要经过夏境，契丹令借道夏州，并令里尊派人前来请求德明让其通过，但德明拒绝了。天禧四年五月，契丹以借道被德明拒绝，且夏不向其朝贡为由，亲自率大军五十万，以打猎为掩护，直扑夏境内凉甸，德明率兵将契丹军击退。德明击退契丹军队后，点集兵马，做好了更加严密的防备。次年七月，契丹见夏的进奉使一直没来，怕引起边患，于是下诏谕意与夏讲和，德明也正在担心契丹的再次入侵，于是亦向契丹称臣纳贡如初。契丹特意遣使册封德明为尚书令，晋大夏国王。两国的关系再次修好。

宋与夏在此期间保持了良好的贸易往来关系，并发生了一件比较有趣的故事。阿遇是西夏的观察使，因为与其子不合，他的儿子投奔到了宋朝的麟州。公元1029年（天圣七年）五月，阿遇率领所属军队大肆掠夺麟州境内的宋朝民户，以胁迫宋朝交出自己的儿子。麟州官员被迫放回了他的儿子，但阿遇违背协议，拒不交出所掳财物。麟州安抚使令牙将张岊前去诘问，阿遇理屈词穷，但就是不交还财物。张岊完不成任务也不走，阿遇留张岊用餐，席间阿遇用佩刀挑起一块羊肉递给张岊，张岊张嘴就咬住了刀上的肉，阿遇复取出弓箭，搭箭引弓对准张岊作势要射杀他。张岊神情自若，照吃不误。阿遇将箭一扔抚其背说：“真男儿也！”第二天，阿遇约张岊一起去狩猎，两只野兔在马前窜出，张岊瞬间连发两箭将之击毙，阿遇彻底惊服。将所掳掠的财物全部归还。时年张岊年仅18岁，由此名传军中。

第三节　韬光养晦，筹建帝国

自与宋议和，在德明的整个统治时期，基本与宋保持了和平的局面。在一个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下，再加上德明对经济发展的重视，实行保境息民、发展经济的措施，使得西夏的社会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国力得到了增强，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西夏境内出现了“大约三十年有耕无战”的太平日子。当时国家欣欣向荣，西北农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经济重心由绥、银地区半农半牧区转移到了以兴、灵地区的全面农耕区。由于宋夏和谈完成，双方往来频繁，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传播到了西部诸州，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经验。

除在境内休养生息，大力发展生产外，李德明更重要的是通过采取多种多样的手段，从宋朝取得优厚的经济利益，大大的积累了物质财富。

公元1007年，德明上表请求在保安军（今陕西省志安县）设置榷场，听许蕃、汉贸易。开始被宋朝拒绝，后来李德明又请求在麟州设置榷场，又被宋朝拒绝。再后来，双方经过反复谈判，在天圣年间，宋朝同意在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开辟榷场。此外，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西夏出现灾荒时，特许西夏在榷场采购粮食。榷场的设立，除了方便双方交易、互通有无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是获取丰厚的税收。虽然榷场设在宋朝境内，由大宋直接派军队严格管理，但是税收却是各收各的。宋政府收内地汉族的，李德明收各蕃部的。

德明总是不间断地往宋朝派使人。他大力开展对宋朝的朝贡贸易，一方面可以得到宋朝的大量回赐，同时利用朝贡之便大搞贸易活动。自公元1005年（宋真宗景德二年）至公元1029年（宋仁宗天圣七年）间，进贡十次。贡 品主要是马、骆驼，宋朝的回赐主要为器币、袭衣、金带等最高统治者的生活用品。德明所派的这些贡使在道途中和宋朝人民私下进行交易，最后卖不掉的商品还要宋朝官府代为收购。

本来按照规定，贡使到中原后，必须要先同官方交易，然后才能与

民间交易，但由于宋政府管理较松，对此只是采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方式，甚至对西夏贡使购买违禁物品、逃避关税的行为也格外照顾，不予追求。在这种政策的纵容之下，李德明胆子越来越大，甚至在内地打造成批武器带回西夏。李德明为了从增加的贸易额中多获得利益，常在边境私设榷场，或派人在沿边一带贩卖违禁物品，进行走私活动。

由西域各国东来的贡使和商人，在通过西夏途中，有时还要遭遇洗劫和勒索。契丹之处，往来必由西夏界。西夏国将吏率十中取一，择其上品，贾人苦之，以至引起商旅减少和西方贡使的裹足不前。公元1022年，德明请求宋朝谕令大食贡使取道西夏，明白暴露出抱有榨取掠夺的不良意图，宋朝廷对李德明的过分要求感到愤怒不已，下令以后大食贡使改行海道，货船到达广州后，便登陆北上，直赴汴京。北宋以后，东西陆上贸易日趋衰落，海上贸易随之兴盛起来，这与西夏占据河西走廊有着一定的关系。

而李德明这边通过大力发展农业和利用同宋朝的贡使贸易，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为西夏的立国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通过与宋朝的贸易，双方物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使得中原文化得以更快地传入西夏，提高了党项人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对于加速西夏社会的封建化进程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随着西夏经济的好转和内外部环境的相对稳定，和历代统治者一样，李德明越来越讲究排场、注重享受，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最高统治者的形象。虽然为了敷衍宋朝政府以便从宋朝得到经济上的利益，西夏一直没有正式建国，但实际上已经与一个独立王国并没有什么区别。

李德明早年就已经在绥、夏二州建立驿馆，修治桥梁道路，用来迎接安　置宋朝的使者。公元1010年（大忠祥符三年），辽国册封德明为夏国王的时候，他又役数万民夫在傲子山（今延川西），大起宫室，绵延二十余里，颇为壮丽。

此山在陕西延州西北，德明在此驻军，也有窥探宋朝之意。公元1013年（大忠祥符六年），他由夏州前往傲子山巡游的时候，俨然是中原汉族皇帝派场。公元1017年（天禧元年），有人报告德明说，在怀远镇以北的温泉山上看见了龙，德明认为这是祥瑞之兆，派遣官员到那里

祭祀，经过反复考察后，德明认为怀远镇形势险要，西北有贺兰之固，黄河绕其东南，西平（灵州）为其障蔽，形势利便。于是在公元1019年（天禧二年）派大臣贺随珍负责在此筑城徒居，大建门阙、宫殿、宗庙、官署等，改称兴州，作为西夏的新都。

李德除了大修宫殿，营建新都外，还任命官吏和建立有关宫室、旌旗等制度方面，也俨然独立王国的排场。

公元1028年（天圣六年），在元昊取得对甘州回鹘的决定性胜利后，李德明认为元昊气势英迈，有勇有谋，所以册立他为太子，同时“大赫国中”。并为元昊向辽请婚，辽兴宗以宗室之女封为公主下嫁元昊。公元1030年（天圣八年）九月，西州流传“火星入南斗，天子下堂走”的谣言。可见，李德明俨然以“天子”自居，后来，又给他的父亲李继迁上尊号曰太祖应运法天神智仁至道广德光孝皇帝，庙号武宗。以上这些都表明，李德明实际上与皇帝一样，只差名义上还没称帝而已。

公元1032（明道元年）年五月，宋朝以李德明“恭顺”，遣使册封李德明为夏王，车服旌旗稍微低天子一个等级，意在抵消辽朝同德明的姻亲关系，并限制他称帝的野心。当西夏立国一切准备就绪之时，同年十月，李德明去世，时年五十一岁，他的儿子元昊继位，追谥“光圣皇帝”，庙号太宗，墓号嘉陵。

李德明在位期间正处于西夏封建经济蓬勃发展之时，李德明顺应这一趋 势，在李继迁通过连年战争初步建立根据地后，对外实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对内大力发展经济，并通过与宋朝的贸易积聚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不但提高了境内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为西夏国家的最终建立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又出兵夺取甘州、凉州，初步统一了河西走廊，稳固了后方，使统治区域得到进一步的扩大，使夏州地方政权的实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这也为西夏建国后的对外扩张解除了后顾之忧。

第三章
白色战舰启航，席卷大西北的党项旋风



当西夏国的建立一切准备就绪后，一个铁血人物便登上前台，驾驭这部打造完备的战车。他就是嵬明元昊，一个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的党项英雄，率领一群虎狼之师，北收回鹘精兵，西掠吐蕃骏马，连败宋辽，将我国的西北部搅的天翻地覆。

第一节　少年英杰，志在王霸

元昊生于公元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五月五日。其母为惠慈敦爱皇后卫慕氏。元昊小字嵬理，西夏语“惜为嵬，富贵为理”，小名的意思是“珍惜富贵”。史书载：“性雄毅，多大略，能创物始。”在元昊尚且年幼时，有一次李德明遣使臣到宋用马匹换取物品，因得到的东西不合他的心意，盛怒之下就把使臣给斩首了。元昊对父亲的这种举动十分不满，劝诫父亲说：“我们戎人本来就对一些宋朝的物品不了解，如今换到了不着急用的东西也不是他的错，你将他杀掉，以后谁还会愿意帮我们去做这件事？”

李德明见年仅10余岁的儿子就有这种见识，十分器重。

少年元昊，身高五尺有余，面圆鼻高，豪气逼人。平常喜欢穿白色长袖衣，头戴黑冠，身佩弓矢。出入带百余骑兵护卫，自乘骏马，前有两名旗手开道，后有侍卫步卒张青色伞盖相随，耀武扬威。他幼读诗书，精通佛学，通晓蕃汉语言，尤喜读兵书，对当时流行的《野战歌》、《太乙金鉴诀》一类兵书，更是手不释卷，专心研读，精于其蕴。宋朝边防名将曹玮听闻其事迹，想一睹真容，听说元昊经常在榷场出现，暗中前去几次却没有遇见。后来派人偷画了元昊的图影，曹玮见其状貌不由惊叹：“真英勇也！”断定此人日后必为大宋劲敌。

元昊成人后，对先辈称臣于宋，特别是依赖宋朝的恩赐而改变本民族的生活习惯十分不满。屡次向父亲进谏不要向宋称臣，李德明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们用兵已久，已经疲惫不堪，我们族大约有三十年过安稳生活，这要得益于宋朝给的恩德，我们不能辜负宋。”

但元昊并不这样想，他自小就表现出了与他父亲不同的志向。

李元昊崭露头角是1028年进攻甘州（今甘肃张掖）回鹘政权的战争，这年元昊二十四岁。以甘州为中心的回鹘政权和占据西凉的吐蕃都是宋朝得以联络而挟制党项的盟友，李德明继位之初为了巩固初生的西夏政权，决定先取河西走廊以稳固后方的策略。曾数次出兵，都无功而

返，于是决定采取隔绝其和宋朝联系的措施，以限制回鹘的发展。

经过对回鹘部二十年的围困，回鹘政权的势力得到极大削弱。李德明再次派儿子元昊西攻回鹘。元昊接受了西攻回鹘的重任后，认真研究了前六次进攻回鹘失败的原因，决定采取率精兵发动突袭、重兵攻城的战术，使回鹘可汗还没来得及集合兵力，甘州城即被攻破。甘州回鹘可汗夜落隔通顺王仓猝出逃，留在城中的后妃子女家属都被元昊掳获。



李元昊彩塑人像

甘州之战后，凭借卓越的战功，李德明册立元昊为太子，同时为元昊向辽求婚。辽兴宗以宗室之女封为公主，下嫁元昊，并封元昊为附马都尉，爵西夏国公，派兵护送公主至兴州。元昊亲率数万骑兵迎亲，驻屯在府州境内，宋朝知府惟忠深知元昊的谋略，便下令部众严加防范，不准妄动。元昊以受惊的马匹奔入宋营，试控对方的虚实。惟忠命兵士将马擒住，不为元昊的试探所动。元昊知道对方防备严密，便引兵绕过宋营去迎亲。

公元1032年，元昊率军进攻凉州。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一开始扬言进攻宋朝边境的环庆二州，吸引宋军西北边防力量向这一带集中，以此麻痹吐蕃的防备，然后出奇兵突袭凉州，一举成功。同年十月，李德明卒，葬于嘉陵。元昊称帝后，追谥其为光圣皇帝，庙号太宗。元昊于十一月嗣位，宋朝政府封他为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使、西平王等。至此，鹰派好战分子元昊完全掌管了党项部的军政大权。

元昊攻破吐蕃六谷部盘踞的凉州后，六谷部所属一部分吐蕃部落退居到青海的湟水流域，投奔于另一个吐蕃部族角厮啰。角厮啰，吐蕃语“佛子”的意思，为吐蕃赞普之后。宋朝想利用角厮啰的势力牵制元昊，于是授角厮啰为宁远大将军、爱州团练使。授温逋奇为归化将军。第二年，又进封角厮啰为保顺军节度观察留后。

公元1032年七月，元昊为了巩固后方，派大将苏奴儿率兵进攻猫耳城（今青海西宁东北，大通河东南），被吐蕃兵击败，苏奴儿被俘。同年九月，元昊亲自率兵围攻猫耳城，攻城一月不克。元昊派人向吐蕃守将诈称和谈，然后令士兵隐藏城门两旁，待吐蕃派人出城谈和时，元昊率士兵蜂拥而入，迅速攻占了猫耳城，并下令屠城。

公元1035年，角厮啰发生内乱，国相温逋哥囚禁角厮啰，角厮啰设法逃出邈川，然后集结士兵杀死温逋哥，并徙居青唐城（今青海省西宁市）。元昊乘角厮啰发生内乱之机，出兵围攻青唐城，角厮啰命大将安子罗率十万吐蕃军队断绝元昊退路，元昊率军苦战二百余日终于打败了安子罗。但由于 元昊军深入敌后，粮草补给困难，致使士兵因饥饿冻死者过半，而不得不撤军。大军回撤渡宗哥河时，安子罗暗中派人决水，西夏士兵被淹死者甚众，幸存者大溃而逃。

宗哥河之败使元昊感到十分恼怒。同年十二月，又亲率大军进至河湟。角厮啰自知寡不敌众，屯兵于鄯州（今青海西宁境），坚守不出。元昊主动进攻，在渡湟水时，在河水浅的地方插标识为记，以便撤军时渡河。但被角厮啰侦知，于是便暗中派人把渡河标识移植到河水深险之处。元昊对角厮啰的进攻被击败，士兵在仓皇撤退之时，寻找标识过河，结果溺水而死者大半，失去辎重无数，仅留得残兵剩卒保护元昊逃

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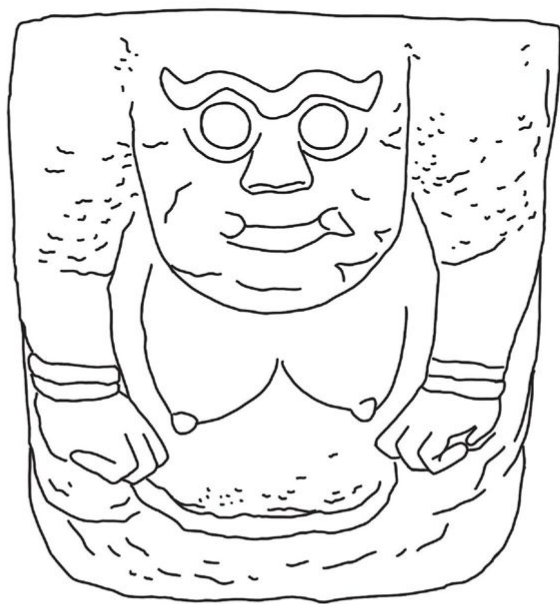
李元昊又一次遭受惨败，角厮啰数次以奇计打败元昊，此后，元昊再不敢轻易涉足其境。

后来，角厮啰因妻妾争宠而再次发生内乱。角厮啰初娶李立遵的女儿李氏，生有二子名叫瞎毡和磨角毡。后来又娶乔氏，生子董毡。李立遵死后，李氏逐渐失宠，后被贬斥为尼，囚禁在廓州。瞎毡暗中结连母党李巴全策划携带其母逃奔宗哥城，瞎毡盘踞在河州，磨角毡占据邈川，集众形成一支独立势力，不受角厮啰制约。元昊闻知角厮啰父子不和，乘机派人用重金贿赂磨角毡的谋主、首领郢城俞龙，郢城俞龙带领万余人归附元昊。从此，角厮啰一蹶不振，势力逐渐衰落。

元昊和角厮啰的几次较量中，他发现对方士兵所穿铠甲的锻造技术非常高超，自己所带领的士兵有时连续射好几箭都不能将对方的士兵射死，于是他就想法引进了这种先进的锻造技术。宋代科学家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里有对这种铠甲的描写是这样的："青堂羌善锻甲，铁色青黑，莹彻可鉴毛发，以麝皮为綇旅之，柔薄而韧。"当时在镇戎军官府保存了一副这样的铠甲，用柜子珍藏着，把它作为宝物相传。名将韩琦作泾原路统帅时，曾经取出来试验过。在距离铁甲五十步远的地方，用强弩来射它，不能射进去。曾有一支箭射穿了铠甲的甲片，原来是射中了它穿带子的小孔，箭头被钻孔刮 削，铁都被反卷起来了。当时，这种先进的冷锻法制造铠甲的技术传入西夏后，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冶炼技术水平。

宋咸平初年，瓜州（今甘肃安西）、沙州（今甘肃敦煌）归义军政权发生内部叛乱，节度使曹延禄被其族子曹宗寿杀害。曹宗寿当权后，面对战乱的险恶处境，派人将瓜、沙二州各处佛教寺院中收藏的佛教经典，佛家度谍，寺院契约、账目，善男信女施主朝拜佛事的状、疏、发愿文、写经、佛画、档案文书，以及各类书籍统统收集起来（约四五万件），运送到莫高窟，藏在了一个洞窟中封存起来，并在洞口绘制了壁画，以保护这些珍贵的文献不被战火损毁。从西夏占领瓜、沙二百余年，下至元、明、清历时近千年，到清末的光绪二十六年（1900），被一个无知而又贪婪的小道士在清理流沙时无意中发现了，这才使得埋藏

在洞窟中近千年的数万件珍贵文书重见天日，这就是震动世界学坛的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伴随着藏经洞在无意中被发现，在国外探险家的疯狂盗窃掠夺下，里面的绝大部分文物不幸流散到世界各地，仅剩下少部分留存于国内，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



西夏文物：石雕力士志文支座

在元昊攻占甘州时，当时隶属甘州回鹘的沙州回鹘分部瓜州王曹贤顺（曹宗寿之子），率兵前往甘州救援，曹贤顺看到甘州城已陷，且元昊军势正盛，便表示愿意归附。在李德明同意接受归附后，曹贤顺率兵重回瓜州。公元1036年，元昊率军攻取瓜、沙两州，又回师占领肃州（今甘肃酒泉），使得党项的统治领域“东据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拥有三十多州，号称“万里之国”。

第二节　嵬名元昊，白色战舰启航

元昊成年后，一直对父亲李德明依附宋朝的策略不以为然，主张背宋自立。野利部的野利仁荣是元昊的重要谋臣和支持者，他提出“商鞅峻法而国霸，赵武胡服而兵强”，主张按照党项本民族自身的特点行事，建议元昊以兵马为先，反对讲礼乐诗书，培养党项族的“虎狼之心”。依据这个方针，元昊在袭位后抛弃了父亲的亲宋政策，主张“尚武重法”。为达到“为帝图皇”的目的，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加强党项族的民族意识。

首先是改姓立号。公元991年，宋朝赐封李继迁姓赵，而契丹人则沿用唐朝时赐给党项首领的李姓姓氏。元昊废除了唐、宋的赐姓，下令将党项皇室李姓改为党项姓“嵬名”，并且让党项统治氏族中的所有内亲都采用“嵬名”，元昊改名为曩霄，自称巫卒。“巫卒”为党项语译音，意思为“青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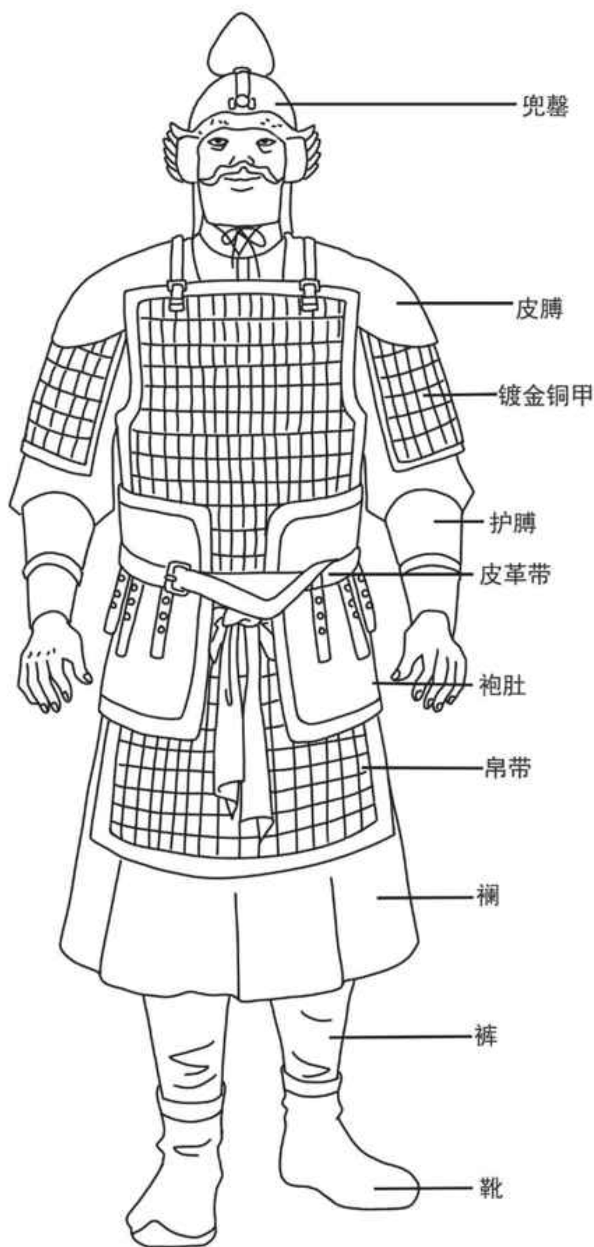
公元1032年，元昊的谋臣杨守素建议改了国号，元昊以宋明道年号犯了其父李德明的讳为借口，下令改年号为“开运”。不久后发现“开运”年号为后晋同帝石重贵亡国之前用过的年号，于是又改年号为“广运”。从此，西夏开始使用自己的年号，在独立建国的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元昊建国以前，由于统辖范围较小，西夏的官制相对简单，模仿宋朝的官职仅设有蕃落使、防御使、都押牙、指挥使、团练使、刺史等职。随着元昊统一了整个河西，疆域得到扩大，为了适应新的统治要求和为建国做准备，元昊开始参照宋朝的政治体制，改革党项的官制，彻底废除世袭制，建立新的官制体系。皇帝之下设有中书、枢密、三司、御史台、开封府等，它们的具体职责如下：中书管理行政；枢密管理军事，三司（户部、度支、盐铁）管理财政；御使台管理监察弹劾；开封府借用宋朝首都开封地方政府之名，实指管理西夏首都兴庆府的衙门。其他如翊卫司、官计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苑、磨勘司、文思院，这些衙门的职掌大多与宋朝相同。中央官职，自中书、枢密、

御史大夫、侍中、太尉以下的官职分别委派蕃人和汉人充任，但也有由皇帝专门委任的一些职务，它们的名称分别有宁令、谟宁令、丁卢、丁弩、素赍、祖儒、吕则、枢铭，这些官名都是以各少数民族的称谓而命名的。这样，就使西夏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形成了蕃汉合一、两制并存的格局，适应了新的统治要求，提高了行政效率。

公元1036年，元昊开始完善改革各项军事制度。除了组织由党项羌组成的“族内兵”之外，还增加了“族外兵”。所谓“族外兵”，指的是在被俘虏的汉人中挑选勇敢善战者组成军队，取名为“撞令郎”，让他们在前面冲锋陷阵，这样可以减少党项军队的伤亡。

西夏主要有以下兵种：一、“铁鹞子”，是西夏最精悍的骑兵。这种骑兵约有三千人，分为十队，每队三百人，队有队长。这支骑兵装备精良，乘善马、重甲、刺斫不入。是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军队。元昊除了用它作为自己的贴身护卫外，还用它作为冲锋陷阵的“前军”。二、“擒生军”，计十万人，装备精良，是西夏军队的精锐。主要职责是在作战中掳掠牲口和奴隶。擒生军有三万正军，七万“负担”，每一正军平均有“负担”两人以上。三、“侍卫军”。在党项贵族子弟中挑选能骑善射者组成的轮番宿卫的军队，大约五千人，号“御国内六班直”，分三番宿卫，每月给米二石，作为 给养。这是一支侍卫军，又是一支质子军。它用来保卫夏国奴隶主的统治，又可用以控制各部落豪强。四、炮兵部队。只有二百人，称“泼喜迭”，立旋风炮于骆驼鞍上，发拳头大的石弹攻击敌人。



西夏武士铠甲

西夏实行征兵制，成年壮丁二丁抽一，并编入军籍。全民皆兵，西夏军队除了“铁鹞子”、“擒生军”、“卫戍军”、“侍卫军”、“泼喜”等为常备军队之外，还有大量召之即来的军队。这种军队平时从事生产、训练，战时由部落首领点集出征。

西夏军队训练有素，军容整肃。史载：“西贼首领各将种落之兵，谓之‘一溜’，少长服习，盖如臂之使指，既成行列，举手掩口，然后敢食，虑酋长遥见，疑其语言，其整肃如此。”

西夏军队总数为五十余万人，在全国设十二个军区（监军司），分区防守，重点放在贺兰山、灵州、兴庆府三角地带和四邻边界。既捍卫了首都，又加强了边防，可谓内外并重，布防合理。在边防部队中，几乎都配备了战斗力很强的横山羌兵，被称之为“山讹”，是边防军中的主力部队。

除了以上的军事政策之外，李元昊父子还推行了一种新的军事政策——“血夫”政策。党项人为了提高自身的军事实力和弥补自身人员的短缺，经常会在宋夏边境去抢一些八岁以下的男孩。把后脑勺较平的留下来集中在一起，然后进行残酷的封闭式的军事训练。训练十分严酷，让孩子们从小搏斗厮杀，稍大一点的话就仿照对敌作战的阵势，让这些孩子对打，被打倒的一方只要有一口气就会站起来与对手继续对抗。待他们长到十四岁至十五岁后，就被派出去与敌人作战。这样训练出来的士兵，战斗力极强，作战中不顾生死，勇往直前。后人对党项人为什么单选后脑勺较平的进行培训的猜测是，可能这种人在战斗中躲避刀剑枭首相对要容易一些。

元昊为了彻底改革统治地区内的传统风俗习惯，颁布秃发令，他以身作则，先把自己的头发剃了，然后下令境内的所有党项人一律在三日内秃发，对于不愿秃发者，允许其他任何人都可以将他处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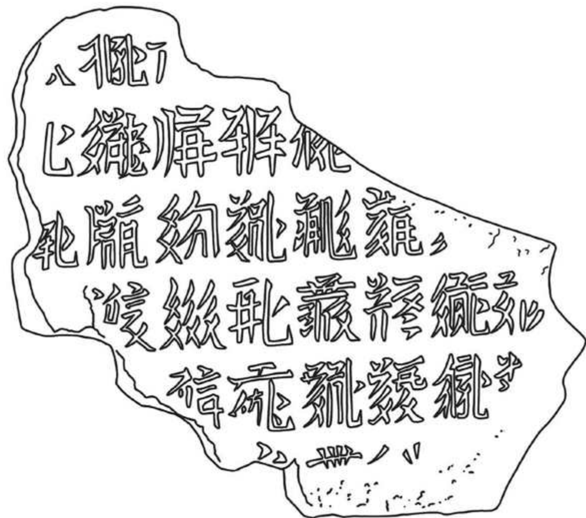
公元1033年，元昊下令改革服饰式样，文官的穿戴是“幞头、靴、笏、紫衣”，武将的穿戴是“金帖起云缕冠、银帖间金缕冠、黑漆冠，衣紫襕、金涂银束带、垂蝶躞，佩解结锥、短刀、弓矢韣，马乘鲵皮鞍、垂红缨、打　跨钹拂，便服则紫皂地绣盘球子花旋襕，束带”。一般老百姓只能穿青色、绿色的服装，以区分高低贵贱。



西夏服饰

公元1033年，元昊将兴州城改名为兴庆府，并仿照唐宋都城的建筑风格，大兴土木，修建宫城、殿宇。

公元1037年，元昊命大臣野利仁荣搜集、整理西夏文字。野利仁荣根据汉字与藏文的若干特点，专心研修，不分昼夜，终于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演绎出西夏文字十二卷，共约六千字。西夏文字模仿汉字，字形方正，结构复杂，笔画较多，但没有一个字和汉字一样，正如清代学者张澍所说："乍一看，每个字都认识；再仔细看，无一字可识。"



西夏文字

创制出西夏文字后，元昊下令尊为“国字”。颁布之时，举国庆贺。这就是史书上说的“蕃书”，即西夏文字。为了推广新文字，元昊规定西夏国内所有的文字诰牒一律用西夏文字书写。同年元昊设立蕃字院和汉学院，蕃字主要用于吐蕃、回鹘、张掖、交河，由蕃字院官员负责撰写。汉字主要用于同宋朝往来的文书，由汉学院官员负责撰写。同时又令野利仁荣负责主持建立“蕃学”，把《孝经》、《尔雅》、《四言杂学》等书翻译成西夏文，选拔优秀的官僚子弟进入蕃字院学习，等他们学业有成时，根据他们的考试成绩来安排官职的大小。

在礼乐方面，元昊下令废除宋朝的五音，改为一音。改定朝仪，每六日，官员朝见皇帝，称“常参”。九日朝见，称“起居”（问候皇帝起居）。凡吉凶、嘉宾、宗祀、燕享等，改宋九拜礼为三拜。不遵行者就要族诛。元昊实行的以上这些改革，主要是为了提高民族意识，加强党项内部的联合与团结，借此摆脱宋朝对党项的控制和影响。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公元1038年（西夏大庆三年，宋宝元元年）十月十一日，在兴庆府的南郊，祭坛高筑，元昊在众大臣的拥戴下，正式登上了皇帝宝座，宣布西夏国家正式成立。国号大夏，西夏语称“邦泥定国”，意为 “大白高国”或“大白上国”。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元年，这年元昊三十四岁。

西夏王国的出现，是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事件，以党项羌为主的西夏人民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生产等各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对祖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三节　立国之时，强邻环伺

西夏立国前后，与西夏政权并存的周边民族政权，主要有位于西夏东南地区的宋、东北地区的辽、南部地区有吐蕃和大理、北方的蒙古诸部落、西部地区的高昌等小国。其中主要是以夏、宋、辽这三国的关系为主，与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为次要关系。后来辽被金所灭，又演变为夏、金、宋三国之间的关系，西夏末期，蒙古以强势姿态闯入三国关系之中，又变为“四国演义”。

处于强国夹缝状态下的西夏在其政权存续期间，面对复杂的周边环境，巧于利用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时战时和，不断的攀强弃弱，使得相对弱小的西夏政权得以长时期存在和发展。下面主要介绍一下西夏立国后，西夏所面临的周边局势。

宋朝（960～1279年），分为北宋（960～1127年）和南宋（1127～1279年），合称两宋。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宋朝，定都开封，史称北宋。赵匡胤自公元963年起采取“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方针，用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先后平定后蜀、南汉、南唐、北汉等地方政权，初步完成了国家的统一，结束了自唐中期以来的地方割据混战局面。鉴于一些将领和节度使手握重兵，会危及皇权的统治，宋太祖赵匡胤听取宰相赵普的建议，以杯酒释兵权，削夺禁军宿将及藩镇兵权，使兵、将分离，并以文臣出任州县长官。这些措施确保了皇权的稳　固，但同时也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宋朝在统一了中国大部分地区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重视经济的思想一直贯穿于宋朝历代统治时期。这些优先发展经济的措施，使宋朝的社会经济文化与唐代相比有了巨大的发展。北宋时期已经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出现了世界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此外，宋朝的矿冶、造纸业、制瓷业、纺织业、航海也高度发达，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指南针和火药三大发明都出现在宋朝。

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增强，宋朝辉煌的文化也是百花齐放。诗词歌赋、杂技曲艺，书法绘画等都得到了飞速发展。宋朝更是出现了一批灿若星辰、大家耳熟能详的文人骚客，如苏轼、欧阳修、范仲淹、陆游、岳飞、文天祥、沈括、辛弃疾、李清照等。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宋朝就占了六位。词是宋朝文化的代表之一，著名词人更是不胜枚举，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苏轼，他的《明月几时有》更是达到了此词只应天上有的高度。而四大书法家苏轼（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其书法作品之登峰造极，更是令后人难以望其项背，就连大奸臣秦桧也能习得一手妙笔。宋代的山水画更是代表了中国画的最高艺术成就，著名画家有范宽、许道宁、米芾、夏圭、马远、李唐、赵佶等。其中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最是为人所知。宋朝的理学（新儒学）也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代表人物是著名的北宋二程：程颐、程颢。

宋朝灿烂的物质文化，开明的社会环境，令无数的古今中外学者对其充满了崇敬和向往。著名学者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曾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表达了对宋朝极大的向往。余秋雨先生也曾说过：“我最向往的朝代就是宋朝！”

如历代封建统治王朝一样，随着经济的繁荣，各种社会矛盾也越来越突出。除了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的阶级矛盾，还有不断激化的民族矛盾。西夏建国后，与辽结成联盟，使宋腹背受敌，在与辽、夏的长期对抗中，由于军 事上的连续失利，使得宋朝的经济大受打击，以至于民力殚竭，国用乏匮。在严重的内忧外患侵袭下，为了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困境，宋神宗时期，曾起用王安石推行新法，但在保守势力的阻挠下，最终失败。北宋末期，统治极度腐朽，宦官乱政，一面对内大肆剥削，一面疯狂的对外用兵，更加速了宋王朝的覆灭。公元1127年，金军攻入开封，宋徽宗、宋钦宗被俘，北宋灭亡。

西夏东北方向的辽是以契丹族为主体建立的国家。公元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正式称帝建国，都城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其统治区域东至于海，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流沙（今新疆白龙堆沙漠），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

辽的经济与西夏类似，以畜牧业为主，境内经济发展不平衡。辽太宗时期，辽国从石敬瑭的手中取得了燕云十六州的统治权。燕云十六州的失去，对宋朝影响极大，不但使宋朝北边门户大开，更重要的是宋失去了北方天然的牧马基地，失去了优良战马的供给，宋的骑兵部队发展受到很大局限，直接导致了最后被草原铁骑所灭。辽国占领燕云十六州后，则以此为基础，开始了不断的南侵。辽圣宗时期，圣宗即位之初年幼，掌握实权的萧太后不断发动对宋的入侵。公元987年，辽军攻至澶州城下，宋真宗被迫与其签订了影响深远的“澶渊之盟”，按照约定，宋朝每年要向辽国进贡绢十万匹，银十万两。辽国依靠宋朝大量的“岁赐”，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改善和发展，迅速达到了辽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经过辽圣宗和兴宗（1031～1055年）的盛世之后，辽国开始迈入衰退。公元12世纪前后，辽国统治日益腐朽，对统治区域内的各族人民残酷压迫和奴役，随着女真族的逐渐兴起，辽国的统治受到严重威胁。女真族的武力抗争，迅速地将辽帝国推向了历史的深渊。公元1125年，辽天祚帝被金军俘虏，辽国灭亡。

吐蕃在其赞普松赞干布时期崛起，唐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占领唐朝的大片土地。八世纪后期，吐蕃逐渐达到鼎盛。九世纪中叶，吐蕃发生内乱， 实力衰落，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状态，接着又爆发奴隶起义，沉重打击了吐蕃奴隶主的统治，开始进入封建农奴制时期。十世纪时，在甘青地区逐渐兴起了两个吐蕃族地方政权，一个是六谷地区的潘罗支统治的吐谷浑部落，西夏建国后不久就将其吞并；另一个是河湟吐蕃之一部膃末人角厮啰，在宋初兴起，建立了以青唐城（今青海西宁角厮啰）为统治中心的地方政权，后来又建设临谷、宣威、宗哥和邈川四城。

角厮啰系吐蕃赞普之后。他统治时期，经济繁荣。农业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青塘城北的湟水流域，土地肥沃，灌溉便利，粮食产量较高，部族富庶。他们的畜牧业更是发达，角厮啰人饲养的名马驰名华夏，是与宋贸易和向宋进贡的主要品种。手工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如冶铁器、雕银器、织毛毯、酿酒业和采盐业等，特别是以冷锻工艺锻造的甲胄，更是“强弩射之不能入”。

角厮啰时，丝绸南路青海古道重新兴旺，对过往使者和商人加以保护。角厮啰还继承吐蕃传统文化并有发展，崇尚佛教并大建佛寺，佛教僧侣的地位很高。

此外，角厮啰还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角厮啰本人更是一位优秀的军事统帅，通过联宋抗夏，数次以奇计大败西夏元昊，使其声威大震，河陇诸部纷纷归附，强盛一时。据一些专家考评，被列为世界名著的伟大史诗《格萨尔王传》的主人公格萨尔王的原型就有角厮啰影子。

再来说说回鹘人。回鹘人迁徙到高昌城后，在此建国，史籍称为高昌回鹘。他们的国王名为亦都护，是幸福之主的意思。国势最盛时，统治区域北达阿尔泰山，南越罗布泊，西南至喀什。境内除汉人和回鹘人之外，还有南突厥、北突厥、大众熨、小众熨、样磨等民族。民众大多信奉佛教。高昌地处天山南路的北道沿线，为东西交通往来要冲，是中原地区与波斯、阿拉伯等地区的交通中转站。高昌回鹘与宋、辽来往密切。

大理位于西夏南部，是以白族为主体建立的一个封建制政权。公元937 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灭南诏建国，国号大理。大理佛教盛行，国内寺庙林立，有“妙香国”之称。大理政治上与宋朝保持友好关系，与宋朝贸易频繁，大理盛产良马，是宋朝军马的主要来源之一，也是与宋贸易的主要物品。大理的手工业很兴盛，冶铁业水平甚高，生产的刀剑、甲胄也非常有名。公元1253年，大理为元所灭，元在其故地设立云南行省。

在以上各地民族政权林立的状况下，宋朝无疑是疆域最大，人口最多，封建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中华民族大统一的趋势下，宋王朝并没有完成一统天下这个历史使命，反而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形成了宋、夏、辽、金的对峙割据。而处于强邻环抱中的新生西夏国将会演绎出什么样的精彩故事呢？

第四节　宋夏决裂，战火燃起

元昊建国称帝的目的是为了摆脱宋朝的控制，实现党项政权的独立自主。但是，等元昊真正建国后，初生的西夏政权又想获得宋朝的承认。元昊于建国后不久，就向宋朝上表，表文主要是阐述其称帝的合法性，请求宋朝皇帝将西郊之地给自己，同时册为南面之君。

西夏建国，宋朝大为震惊。以宰相张士逊为首的官员主张出兵讨伐。但谏官吴育却提出：“元昊已经称帝，不可能自己再改回原先的称号，而且他一定做好充足的战争准备。当今之计，应暂且答应他的要求，让他没有口实兴兵，同时严命边将抓紧战备，争取时间，待其发兵来攻，兵祸还可能不会太深。”

十二月，宋仁宗命知永兴军夏竦兼泾原、秦凤路安抚使，知延州范雍兼鄜延、环庆路安抚使，准备出兵夏州。第二年正月，元昊再次向宋朝进表，说明已建国号，称帝改元。但名义上仍向宋称臣，请求宋朝承认夏国，册封 帝号。六月，宋朝下诏削去元昊的爵号，并在边境张贴告示，募人擒捕元昊，称有斩杀元昊者即授予定难军节度使，赏钱二百万。同时停止互市，断绝双方贸易往来。

当宋朝还未出兵之时，元昊就开始了试探性进攻。他先是在边境地区不断挑起事端，掳掠边民的牲畜、粮食等，还不时地向宋边境城寨发动袭击，宋边境地区许多土地落入西夏之手。为了进一步深入宋境作战，元昊还不断派出奸细探路。为了进一步提高国威，逼迫宋朝承认西夏的地位，开始对宋朝边境大举进攻。

公元1040年（天授礼法延祚三年），元昊集结十万大军进攻宋朝的延州。他选择范雍镇守的延州为攻击目标，是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精心布置。宋夏两国以横山为界，自东北向西南方向延伸，东起麟州（今陕西神木），西到原州（今甘肃镇原）、渭州（今甘肃平凉），绵延一千多公里，形成了一条宋夏天然分界线。元昊称帝后，宋朝在这条边界线积极布防。元昊经过数次进兵侵扰及试探性进攻，终于摸清了宋夏交界

处宋军的配置防御情况：环庆路则堡寨密布，每三、五十里就设有堡寨，而且地势险要，西夏兵对其道路不熟，此路又有刘平等悍将镇守。泾原路则有镇戎军、渭州两座坚城，且宋军守卫众多，甲骑精强，另外还有西蕃瞎毡据河州为其策应。最终元昊选定延州（今延安）为攻击目标，这是因为延州道路通畅，便于进攻，又无宿将精卒。

金明寨（今陕西安塞南部）系延州北部门户，周围有36寨互为依托，镇守金明寨的将领为党项族首领金明都巡检使李士彬。士彬能征善战，勇猛过人，手下有羌兵近十万人，延州人称其为“铁壁相公”。元昊深知这是一个只能智取，不能硬拼的劲敌。元昊开始使用了反间计，他派人把写给李士彬的一封信和锦袍、金带故意丢在金明县境内，信里的内容是约李士彬叛宋降夏。宋朝边防诸将多有怀疑，但是延州官员夏随识破了元昊的诡计，并召来士彬共饮安慰之，士彬感动不已，发誓要立功以证清白。一计不成，元昊 秘密遣使进入金明诱降李士彬，使者劝诱士彬道：“你若归降，我们富贵与共。”李士彬不为高官厚实禄所动，并将前来劝降的刘重信斩首。

反间计和诱降都失败后，元昊又采取诈降，派党项部众主动投降李士彬。李士彬面对越来越多请求内附的党项部落，颇为棘手，便将这一情况上报延州知州范雍，并建议将这些来降的党项人迁徙到南方。但是怯懦无能的范雍对元昊实施的“诈降”信以为真，不但厚赐前来归降的党项人金帛，而且还将他们安置在李士彬的各个堡寨中。于是前来“投降”的党项士兵越来越多，元昊又派衙校贺真到延州诈降，同样取得成功。贺真联络到诈降到李士彬的党项部众，做好了内应的准备。

“诈降计”顺利实施的同时，元昊又使用“骄兵计”。元昊命手下将士，凡是遇到李士彬就不战而退。并扬言道：“我听说铁壁相公的名号，所以不敢放肆。”李士彬闻之，以为党项人真的怕他，愈发骄横，不可一世。遇到部下偶有过失，李士彬就严刑拷打，导致部下心生怨恨。

公元1040年正月，在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元昊一面率军佯攻金明寨，一面送信给宋朝延州（今陕西延安）知州范雍，表示愿意与宋和谈，制造假象，以麻痹范雍。范雍却信以为真，立即上书朝廷，对延州防御也松懈了。一日，元昊突然率大军自保安军土门路向宋境发动进

攻，扬言攻打金明寨。士彬整顿兵马，严阵以待，一直到凌晨时分夏军还是没来，士彬于是解甲就寝。士彬刚睡，元昊大军突然攻城，金明寨顿时乱作一团，士彬和他的儿子还没来得及与夏军作战，就被提前投降来的党项人擒获献与元昊。

元昊轻易攻下要寨金明后，得到士彬帐下蕃兵数万，实力大为增强的夏军乘胜进攻延州。延州城依山而建，易守难攻，由于当时副都部署石元孙领兵在外，守城士兵仅剩数百人。延州知州范雍恐慌不已，一面下令紧闭城门，一面派人召环庆路副都部署刘平、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孙率军前来救援。刘平和石元孙紧急调集五万兵马，星夜兼程赶往延州，行至三川口以西10里处安营扎寨，当晚，刘平和石元孙带领骑兵先行进城，给留下的黄德交代， 让步兵也夜行军跟进，随后进城。到了天亮，二人发现黄德和并没率步兵及时跟进，已经到了城下的刘平和石元孙又带了部分骑兵回去找黄德和，在三川口（今陕西省延安市枣园附近）会合后，继续率军东进去延州。在距延州仅五里处的五龙川，遇到元昊早已设伏在此的主力兵团，宋军完全陷入元昊的包围。元昊列好阵势包围攻击宋军，刘平指挥宋军奋力迎战，元昊令步骑渡水向宋军发起攻击，被宋军击退。接着又令骁将扬言单挑宋军大将郭遵，郭遵拍马赶到，只一回合，就挥铁杵将夏将脑袋击碎。两军混战在一起，刘平右颈左耳皆被流矢击伤。元昊见宋军主将受伤，指挥轻骑冲击宋军，宋军渐渐抵挡不住，开始向西南后退，殿后的黄德和见宋军抵挡不住，便带领手下人马向西南逃窜，加速了宋军的溃败。

在黄昏时分，刘平率残部退到西南方向的一个山坡上，设七道栅寨坚守。入夜，元昊的部队包围了刘平、石元孙的临时营寨，并派兵向西侧迂回。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又派人招降刘平等将，被刘平斩杀。元昊又令西夏士兵绕宋营大喊道：“你们这些残兵，不投降还在等什么？”

天亮后叫使人威胁道：“你们降不降？不降，都要死！”宋军没有回应。完成合围的西夏军发起总攻，从侧、后两个方向突破宋阵，刘平、石元孙被俘。郭遵战死，宋军全军覆没。

元昊取得三川口大捷后，集中主力挥师东进，包围延州，范雍见援军被歼，举止失措。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了这一次延州守卫战中的

一个典故，说是元昊围城七日，范雍忧形于色，将佐皆无退敌良策，唯有一位担任指挥使的老将说："我在边关镇守多年，遭围城已有数次，其势有近于今日。虏人不善攻城，我可以担保今日万万无虞，若有不测，请斩我头。"

后来，元昊果然撤围而去，有人对那位老将说，"你胆子真大，万一城失，不怕砍了你的头。"

那老将回答："如果城真破了，我们的脑袋还轮得到自己人来砍吗？我说那话，只是为了稳定军心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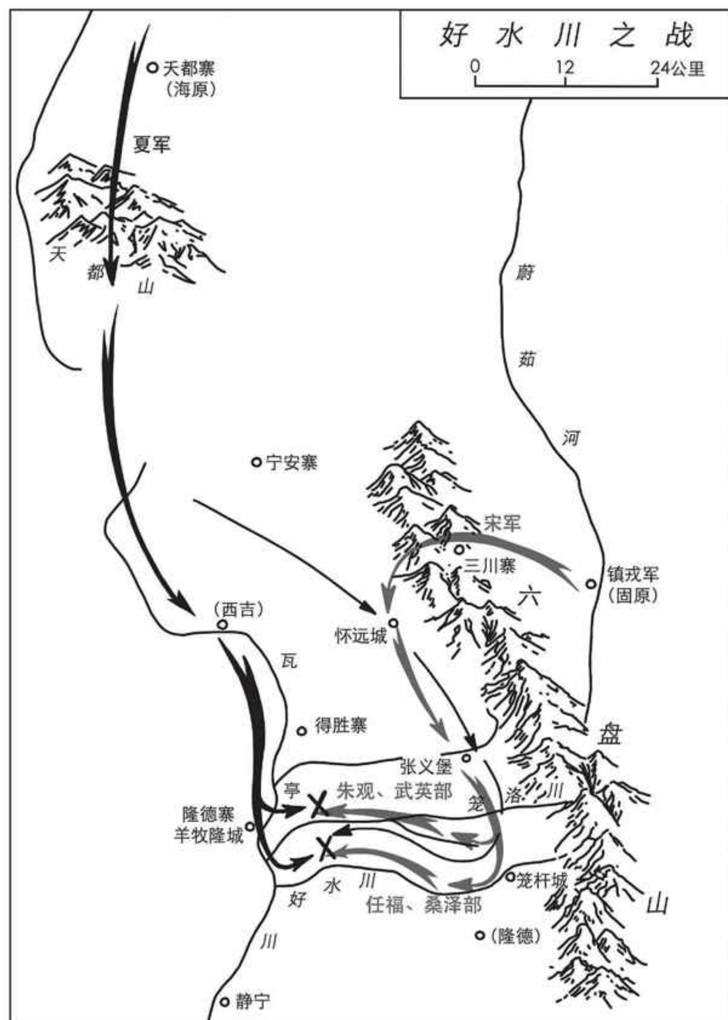
元昊率军围攻延州七天七夜，天降大雪，夏军缺乏御寒衣物，士气逐渐低落。加上宋军在其他战场不断击败西夏军队，增援延州的宋军正在赶来的情况下，元昊下令撤军。

三川口战败，令宋廷大为震惊，认识到了西夏对宋朝的严重威胁，并采取了一系列的应急措施。首先追究此次战败的责任，罢主战派张士逊的相位，以吕夷简接任。撤掉了无能的范雍，将其贬知安州，对临阵脱逃的黄德和处以腰斩。宋廷当时认为刘平、石元孙等已经战死，追赠刘平为忠武军节度使兼侍中，石元孙为忠正军节度使兼太傅。其实二人并没阵亡，而是被西夏俘虏。后来西夏放回了石元孙，宋朝才知道两人没死。

第五节　大战好水川，让宋军胆寒

三川口大战后，元昊将主力驻扎在金明，伺机再次进攻大宋。公元1040年五月，元昊率军围攻金明以北的塞门砦，塞门砦主内殿承制高延德、兵马总监王继元，在坚守五个月后，因粮草断绝，率众弃城突围，途中遭到夏军截击，王继元战死，高延德被俘。元昊乘胜又占领其他几处要塞，使得宋西北的防御因失去重要屏障而变得更加被动。

三川口战败后，宋朝对边帅人选做了大调整。以户部尚书夏竦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史，启用著名文学家范仲淹和韩琦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副史。三人明确分工，夏竦负责全面指挥。夏竦将门之后，进士出身，知识渊博，极富文采，深受宋仁宗赏识。但此人贪财好色，指使家人在自己管辖内做生意，家资巨万，而且在巡边时还带着美婢随军，差点引起兵变。



好水川之战

名满天下，敢言人所不敢言的范仲淹负责鄜延路。韩琦负责泾原路。韩琦进士出身，当年的榜眼，此人性格刚烈，在朝中以正直敢言出名。在对西夏的战略问题上，范仲淹主张积极做好防御，然后再图进取，而韩琦则主张集中兵力，寻找西夏主力与之决战。圆滑的总指挥夏竦对此不做表态，而是将两人的观点都上报朝廷，让朝廷抉择。宋仁宗最终采纳了韩琦的主张。

当时的范雍、夏竦、韩琦、范仲淹等，皆是儒臣出身。宋朝的国策就是重文轻武，武将的权力受到压制。使得宋军的战斗力受到极大限

制。

范仲淹到任后，奉行积极防御的策略，大力修建堡寨，以加强防卫，同时精选一万八千锐兵，分六将带领，日夜训练，逢西夏兵来袭，轮流派出作战。达到了以战练兵练将的目的，使得宋军的战斗力得到很大提升。夏军甲胄精良，范仲淹派葛怀敏、朱观等将兵分六路深入夏州，试图摧毁西夏的冶铁基地，但没有成功。又令人于边境险要之地筑城修堡，以扼制夏军。元昊多次率军来袭，均被击败。

元昊打仗善用计谋，且每战之前都派出间谍刺探敌军虚实，对数百里之内的军情了如指掌，还重金贿赂收买敌人，又阴养死士，专门行刺宋军的高级军官。夏竦曾议定五路进军西夏的秘密作战方案，将之封存，后来竟不翼而飞。韩琦驻守泾原时，夜半有刺客潜入，韩琦问“谁派来的？”

刺客说：“西夏张相公。”

韩琦镇定自若道：“过来将我的头取去吧。”

刺客不忍，将其金带取走。

公元1041年二月，元昊亲自率领十万大军自天都山出发，深入宋境打算与韩琦的泾原路主力决战，又派人伪称与宋军议和。韩琦说：“无故请和，诈也。”下令诸堡寨做好防备，自己亲自带兵巡边。元昊派一支数千人的部队突然进攻宋军要塞怀远城（今宁夏西吉县偏城），正在高平（今宁夏固原北）巡边的韩琦得到消息后，急忙赶回镇戎军，集结起一万八千人的部队，交由行营主管任福率领，泾原路驻泊都监桑怿为先锋。钤辖朱观、都监武英、泾州都监王珪等人为副将，任命耿傅为参谋。由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出发，解怀远城之围。韩琦安排任福解怀远城之围后，继续向西南方向的得胜寨（今宁夏西吉县硝河）和羊牧隆城（今宁夏西吉县将台堡乡火家集村）进发，迂回敌后，以逸待劳据险伺机伏击，断其归路。行军前，韩琦再三嘱咐道：“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



韩琦画像

任福按原计划，从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出发，翻过六盘山，直逼怀远城。一到怀远城后，发现敌人已经改变了作战计划，南下进攻宋军在六盘山东麓的另一个要塞张义堡。任福只好率军尾随其后，追到张家堡（今宁夏固原原州区张易镇），遇到这伙夏兵正和守寨的宋军常昆、刘肃部激战，任福立即率部投入战斗，夏军溃败，被斩首数百级。夏军丢弃马、羊、骆驼假装败北，分两路南逃，一路沿着笼洛川（今宁夏隆德县什字路河）西进，另一路继续南下，在离笼洛川口以南十公里左右的好水川川口西进。任福也相应地把自己的部队分作两股，一股由朱观率领追击逃入笼洛川（好水川的支流）的敌军；另一股由他本人率领追击逃入好水川的敌军。傍晚时分，任福与桑怿合军，在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屯军。朱观、武英也屯军于五里以外的笼络川（今宁夏西吉东南），相约第二天再川口会兵，一定要使夏人有去无回。此时，元昊已率十万大军在好水川、姚家川西侧的谷口设下埋伏，专等宋军前来。

当任福的部队发现被追击的敌军不见了，便继续西行追踪敌人，在距羊牧隆城五里的地方，忽然发现已经列阵严待的夏军。士兵们发现路

边有很多密封的泥盒子，内中有跳动的声音，不知是什么东西。任福命令士兵将盒子打开后，数百只信鸽腾空而起，盘旋于宋军上空。元昊见宋军中计，对宋军采取分割包围的战术。一路五万人的军队包围住进入好水川的宋军朱观部，并阻击来自西面王珪部和东面瓦亭寨赵津部的增援宋军。对朱观部采取围而不打的战术，对王珪、赵津部采取坚守不出的战术。元昊自己亲率五万大军迅速从四面八方向任福的八千人马杀来。

宋军虽知中伏，但并没慌乱，前锋桑怿立即率部向夏军冲去，早有准备的元昊以精锐铁骑轮番攻打宋军。由于宋军轻装连续追击了几天，以致人困马乏，与以逸待劳的西夏优势精锐短兵相接，双方自辰时交战到午时。元昊忽然令阵中树长达二丈余的鲍老旗，大旗左挥，夏军左边伏兵突起，右挥右边伏兵又起，宋军渐渐支撑不住，相互践踏坠崖而死者甚多。桑怿、刘肃力竭战死。任福手挥四刃铁简奋勇杀敌，身中十余箭，血流如注，其属下小校劝他突围，任福表示：“我身为大将，打了败仗，就要以死报国！”直至左脸中枪无法再战时，他自己扼住咽喉而死。他的儿子怀亮也战死了。至此，任福所率人马全军覆没。

元昊灭掉任福部后，回师笼洛川，从后面包围了宋军增援的王珪部和赵津部，宋军顿时腹背受敌，宋将武英、赵津、耿傅等人相继英勇战死。王珪作战时三次换马，击杀数十成百的西夏兵，最后眼睛中箭而死。武英、王珪、赵津、耿傅均英勇战死，只有副将朱观率领一千余人，退守一处围墙之内，射箭坚守到深夜，直到夏军退去，才得以逃命。

好水川之战，是元昊军事指挥史上的经典之战，体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战后他十分得意，令张元在界上寺壁题诗以庆大胜：“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诗的下面写着“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宋朝的嘲弄和蔑视，反 映了西夏君臣得胜后的踌躇满志和得意扬扬。户部尚书夏竦曾张榜得元昊之首者赏钱五百万贯。元昊令人扮作卖箔者进入宋境，将其箱子故意丢在市井，有人将其交给夏竦，内有榜文：“得夏竦首者，与钱三千文。”借此来戏弄宋军统帅。

主战派韩琦在回京师的路上，阵亡将士的家属数千人，拦住马头，哀号招魂，大哭说：“你们随韩招讨出征，平安而去。今天韩招讨回来，你们何在？愿你们孤魂，也随韩招讨返家。”哭声震动天地，韩琦又惧又惭。此战使宋廷颜面扫地，宋仁宗也因此食不下咽。

宋仁宗下诏罢免夏竦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的职务，降为永兴军通判。同时免去韩琦、范仲淹的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的职务，韩琦改知延州，范仲淹改知耀州，赠任福为武胜军节度使兼侍中，桑怿、武英、王珪、赵津、耿傅等均赠官职。

虽然宋军在好水川之战中惨败，但宋军士兵的战斗力、耐力、勇气在此战中完全不逊色于元昊的精锐。他们在兵力以1:5且中伏的极端被动局面下，自辰至申，英勇顽强作战，上至将校下至士卒，基本上全部战死。西夏军队在宋军将士的英勇抗击下，虽然死伤惨重，但他们打死了几乎所有泾原路的宋军中高级军官，消灭掉了宋军最精锐的部队。

第六节　握手言和，西夏“俯首称臣”

好水川之战虽使夏军大获全胜，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在宋军的英勇顽强抵抗下，夏军自身也遭到极大伤亡。战后元昊率夏军驻扎在天都山，经过近半年的休整，元昊又集结军队进攻麟州（今陕西神木县），都监王凯据城坚守，夏军攻城十几天不退。知并州高继宣率兵来援，并重金募集勇士偷袭夏军大营，不胜。又募集黥配于此的厢军两千人，号“清远军”， 令王凯率领冲击夏军阵营。元昊挥兵数万围攻，清远军暴发出惊人的战斗力，奇迹般将夏军击溃，夏军被迫解围而退。

元昊兵败麟州后，诈称损失数万兵卒，以麻痹宋军边防守将。突然率军袭破宁远寨，接着转攻府州，府州守将折继闵率军死战，元昊不能胜。又转攻丰州，州知事王余庆、兵马监押孙吉等皆战死，丰州城破。元昊乘胜又进攻麟州，宋将张岊率九百步兵前来，元昊没有把这区区数百宋军放在眼里，列好阵势等待宋军来攻。张岊勇猛异常，率部众奋力拼杀，夏军溃散。

好水川之战后，由于宋军完全采取守势，特别是范仲淹坚持稳妥的堡垒推进战术，在咽喉要地修筑城堡，随着宋军的逐步推进，局势变得对西夏越来越不利。

公元1042年闰九月，元昊的宰相张元提出宋军精锐都集中在边境，关中空虚，不如直接攻打渭州，宋军必定来救，然后设伏歼灭宋朝援军。元昊采纳了张元的建议，再次集结十万大军，分东西两路，从刘璠堡和彭阳城合围镇戎军。

泾原路都部署王沿得闻夏军主力前来，急遣泾原路招讨经略安抚副使葛怀敏率一万多战士救援镇戎军。葛怀敏是大将葛霸之子，在参谋制定作战方案时显示出极高的军事才华，深受宋仁宗的赏识，曾赐其穿名将曹玮的甲胄。葛怀敏率军到达镇戎军以南的瓦亭砦，与镇戎军统领曹英，泾原路都监李知和，西路都巡检使赵璘等会合。此时宋军侦察到夏军主力在定川砦附近活动。王沿事先部署不要冒敌轻进，要背城列阵，

以弱兵诱敌深入。但立功心切的葛怀敏不听，下令兵分四路继续向西。延边都巡检使刘湛、向进出西水口，泾原路都监赵珣出莲华堡，知镇戎军曹英、都监李知和出刘璠堡，葛怀敏领军出定西堡。四路并进，主动寻找夏军主力作战，打算在定川砦会师。

葛怀敏的部署正中元昊下怀，元昊已经集中所有兵力在定川砦做好了埋伏，单等宋军主力前来。元昊首先派军烧毁定川砦后面定川河上的木桥，立营栅断绝宋军各部的退路，然后派人断绝流入定川砦的上游水道，打算困死宋军。

葛怀敏率军出城列阵拒敌，元昊率优势精锐兵力猛攻葛怀敏所率中军，葛怀敏部奋勇抵抗，击退了元昊的第一轮进攻。元昊接着转攻偏军曹英部，曹英率部拼死抵御。正与夏军杀得难分难解之机，突然狂风大作，吹向曹英军，曹英军阵溃败，向砦内逃避，本来岿然不动的葛怀敏部也争相向砦内奔去。顿时宋军出现一片混乱的状态，争相入城，葛怀敏差点被自己的士兵踩死。元昊乘机率军掩杀过来，幸好此时赵珣率骑兵赶到，杀退了夏军。宋军将士才得以进入城内。

元昊率大军驻扎城外，派人向惊魂未定的葛怀敏喊话，葛怀敏连夜召集众将商议如何突围，部将赵珣提出应坚守城池以待援军，但最后葛怀敏还是决定突围去镇戎军。第二日，葛怀敏分前后两军出城，结果刚出城没多远就发现路已被夏军所断，重又陷入夏军团团包围之中。在夏军的四面攻击下，葛怀敏、曹英等数十将校战死，赵珣被俘。九千四百名宋军士兵和六百匹战马被夏军俘虏。

史书对此战记载甚少，疑点重重。作为宋军名将的葛怀敏，屡犯低级错误，实在令人费解。史料对此战的战争过程的记载更是粗略一提，战争结局也令人疑惑：当时战争是怎么打的？到底战场发生了什么？葛怀敏部数十高级将领全部战死，但手下近万士兵被夏军俘获，这些都实在发生得太蹊跷。

元昊在定川砦取得大胜后，接着又挥军直抵渭州城下，破栏马、平泉二城，焚毁庐舍、寨栅。元昊令宰相张元用“诏书”的形式告谕宋朝关中军民：“朕今亲临渭水，直据长安。”显示了元昊大胜后膨胀的自信和远大的图谋。知原州景泰率五千骑前来支援，在彭阳城西遭遇夏军主

力，手下将领建议退守，景泰不许，令依山为阵，暗中派三百骑为左、右翼，大张旗帜疑惑夏军。夏军故意装作败退，暗中埋下伏兵欲诱杀宋军。被景泰识破，于是派遣士兵将夏伏兵全部搜出杀掉。

当定川砦大败的消息传入宋朝时，宰相吕夷简震惊道："一战不如一战，令人惊骇啊！"三川口、好水川和定川砦之战，是西夏对宋作战中的三 次最经典的战役，体现了元昊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他能根据战场的客观形势制定正确的作战部署，多次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宋军，给宋军造成极大的伤亡。但是西夏毕竟国小力弱，虽然也有几十万能征善战的军队，但是在西夏全民皆兵的国策下，对宋进行大规模的连年作战，耗费了西夏大量的国力财力，破坏了当地的农业生产，作战对大量牲畜的征用又严重地影响了畜牧业的发展。随着宋朝关闭榷场，停止与西夏的贡使贸易，使得西夏国内急需的日用品如茶叶、帛、粮食等物价飞涨，老百姓生活困苦，人怨沸腾，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夏国兵力在战后已十分虚弱，西夏已无力再次发动战争。

作为三战三败的宋朝，虽然损失惨重，但毕竟中原地广人多，战争潜力更是西夏所无法比拟的。况且在与西夏的长期作战中，也使得久不经战阵的宋军的军事素养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战争中培养了一批以狄青为代表的优秀军事人才。另外，宋朝在宋夏边境屯集重兵，宋鄜延路屯兵近七万，环庆路驻守五万，泾原路驻兵七万，秦凤路也有近三万兵力，给了西夏以很大的牵制，使得西夏虽然三战三胜，但每次胜后都不敢贸然进兵关中。再加上宋朝启用韩琦、范仲淹等苦心经营陕西边境，通过大力修建堡砦，屯田养兵，招募弓箭手，边耕边战，极大地提高了边防力量。

西夏的盟国辽国在宋夏战争期间乘机向宋提出领土要求，宋朝当时疲于应付与西夏的战事，虽然没有同意割让领土给辽，但答应将给辽的岁币每年增加十万银、十万匹绢。得到好处的辽反过来给西夏施加压力，要求其停止对宋的入侵。

元昊当时的处境并不好，内部兵民厌战情绪漫延，同时元昊也意识到彻底战胜宋朝又绝非易事，再加上与盟国契丹关系恶化，便借三次大胜之机与宋议和。开始宋朝提出的议和条件是西夏必须取消皇帝称号，

依旧对宋称臣纳贡，遭到西夏方面的强硬拒绝。

公元1043年，元昊派六宅使伊州刺史贺从勖等到汴京与宋和谈，双方都 不肯让步，所以和谈没有取得进展。此后，元昊又派如定、聿舍、张延寿、杨守素到汴京继续谈判。这样，双方你来我往，在“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至京市易、自立年号、更兀卒称为吾祖，巨细凡十一事”等问题上，经过一年多的讨价还价，最后求同存异，和约终于成立。

宋夏和约议定后，元昊向宋进“誓表”，而宋仁宗也给元昊颁降了“誓诏”。同年十二月，宋朝派尚书祠部员外郎张子奭充册礼使，东头供奉官閤门祗候张士元为副使，前往西夏册封元昊为夏国主，赐“夏国主印”。至此，完成了宋夏和约的全过程。

合约达成以下主要内容：夏主对仁宗称臣，奉正朔；宋帝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并承认西夏现有领土；宋岁赐夏银七万二千两、绵帛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于镇戎军的高平砦和保安军，设置榷场，但不通青盐；双方以前所俘军民各不归还，今后如有边人逃亡，不得越界追逐；两国边境划中为界，界内听筑城堡。

宋夏和约的签订，西夏以对宋称臣的代价从宋朝那里换取了大量的好处，西夏获得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虽然名义上向宋称臣，但实际上照样称帝。和议的签订，有利于双方经济文化的交往和发展。

第七节　夏辽贺兰山之战

西夏建国前，李继迁、李德明两代一直接受辽国册封。西夏也一直实行附辽抗宋的策略，元昊即位前，其父德明为了更进一步获得辽的支持，替元昊向辽提出联姻。公元1031年，辽兴宗将其姐姐兴平公主嫁给元昊，封元昊为附马都尉，晋爵为夏国公、西夏王。

但风流成性，妻妾成群的元昊对这位如花似玉的辽国公主却没什么感觉，两人婚后一直很不和睦。深受冷落，长期忧郁的兴平公主，积郁成疾， 元昊非但不去看望，也不向辽兴宗报告。直到后来公主病死，元昊才向辽国汇报此事。辽兴宗闻讯大怒，当时就派人持诏“切责”元昊。自知理亏的元昊当时正与宋打得不可开交，害怕得罪辽国，于是极力讨好辽国，向辽国进献纳贡，以缓和与辽国的关系。

西夏建国后，随着西夏的不断发展壮大，辽与西夏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公元1042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五年）三月，元昊请辽发兵攻宋，以配合他对宋的军事攻击。但是因姐姐被元昊冷落以致病死的辽兴宗，只是象征性的派兵至幽州（今天津市蓟县），不再前进。元昊对此极为不满。公元1043年八月，辽境内夹山一带的党项部落岱尔族叛乱，辽几次出兵不能平叛，请求西夏出兵相助。西夏出兵帮助辽镇压了夹山部呆儿族的起义，但辽却将全部掳获之物独占，更加激起元昊对辽的怨恨。夏、辽两国之间的裂痕愈来愈大。

同年十一月，元昊煽动、引诱辽统治下的夹山南部地区的党项各部及呆儿族叛辽归夏。同时，又唆使呆儿族降户不断骚扰辽国的边境。公元1044年（天授礼法延祚七年）四月，辽山西五部节度使屈烈等举其五部投靠西夏，辽派遣使者要求西夏归还，元昊不给。五月，辽境内再次发生党项部落叛乱。辽兴宗派兵征讨，元昊出兵救援，杀死了辽招讨使萧普达等。辽兴宗大怒，从各地抽调数十万大军，会于西南边境，准备大举讨伐西夏。元昊由于和宋议和未定，两次遣使至辽入贡请和。兴宗将西夏来使扣押，并发兵屯宁仁、寇静（今山西朔县境）二镇，准备进军征讨。夏、辽之间要发生一场大规模战争已不可避免。

公元1044年十月，做好充分准备的辽兴宗率十六万七千辽兵，分三路攻夏：北院枢密使萧惠领北路军六万，皇太弟耶律重元领南路军七千，辽兴宗统中路军十万，计划一举灭夏。夏、辽两国仅隔一条黄河，再无城堡可守。辽国三路大军渡过黄河，长驱直入西夏境内四百里未遇抵抗，辽兴宗将主力部队驻扎在得胜寺南壁。辽军的前锋部队在贺兰山北麓与夏左厢军相遇，辽军前锋萧惠令殿前副检点萧迭里得、护卫经宿直古迭率骑兵迎击，元昊亲率精骑掩击，将辽军前锋部队团团包围。辽将萧迭里得甚是英勇，左冲右突， 势不可挡。夏军阵势被其冲的大乱，辽军乘势掩杀，夏军溃败。元昊见辽军气势旺盛，且增援的辽军源源不断。于是，采取避敌锋芒、主动后撤、诱敌深入、伺机破敌的策略。元昊派遣使者去辽营谢罪请和，并主动提出后退十里，以麻痹拖延辽军的进攻。

辽兴宗令北院枢密副使萧革迓之进军河曲，元昊亲率党项诸部待命请罪，辽兴宗赐之酒，给其自新的机会。萧惠提议趁机将元昊捕获，而辽兴宗犹豫不决。元昊为了拖延时间，消耗辽军粮草，令西夏军三次后撤，每次三十里，每次撤退都烧光沿途的粮草，致使深入西夏境的辽军人马无法得到及时补给。

当深入西夏境的辽国兵马粮草供给日益困难，战马病饿死者将近一半，辽兴宗被迫接受西夏的议和时。元昊知道辽国的粮草也消耗得差不多了，又故意拖延了几天。后，令西夏军秘密向辽军靠近，突然发动反击。

辽军前锋萧惠率军迎战，杀死西夏军数千人，击退了西夏军的进攻，又兵分两路向西夏军掩杀过去，元昊率残兵千余勉强突围而出。辽军正乘胜追击，忽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古人迷信，认为这是不祥的预兆。契丹士兵惊惧不已，阵脚大乱。

西夏兵早已熟悉当地的风沙天气，立刻停止后退转而向辽军杀去，辽军溃不成军，人马践踏，死伤惨重。元昊乘胜率主力向辽军的大本营得胜寺南壁发动了猛攻，辽军溃败，包括附马萧胡覩在内的数十辽国贵族大臣被西夏俘虏，连辽兴宗本人的器服乘舆也都被元昊所获覩。辽兴宗本人只带数十骑狼狈逃脱，然后收集余部撤回了云州（今山西大

同）。此次大战，发生于河曲（今内蒙古），故称“河曲之战”。

河曲之战，创辽立国以来损失之最，何况又是被自己附属国打败的。辽史中也只有简单几句，并没有说清过程的胜败。可见辽国上下视此战为奇耻大辱，成了心中不愿触及的痛。

此战，元昊战略战术运用得当，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以退为进，先挫其锋锐，再伺机给敌以致命一击，最终先败后胜。反观辽国，虽然兵马众 多，来势汹汹，但最高统帅辽兴宗优柔寡断，错失战机，又只知一味强攻。此外，从双方军队来看，西夏军队刚刚经历与宋朝的七年血战，连续三次大败宋军，士气高涨，作战经验极其丰富。反观辽国自从与宋朝签订盟约之后，已经长久疏于战阵，参战的辽军都是些不经战事、缺乏临阵经验的新兵，最终导致失败。

西夏军虽然大胜，但元昊深知此战胜得有些侥幸，如果不是一场意外的风，结局难以预料。虽然辽国在此战中损兵折将，但国力毕竟比西夏雄厚，等辽国缓过气的时候，随时有卷土重来的可能。元昊于是乘胜向辽提出议和，为了表示讲和的诚意，对俘获的辽国附马萧胡覩破例免除“劓鼻”之刑，“劓鼻”是西夏对战俘的一种割鼻惩罚和羞辱。不久，在辽兴宗的请求下，元昊将胡覩放回辽国。至于其他的辽军战俘，元昊将一部分用于交换被扣留的夏国使臣，一部分献给了宋朝，意为向宋示威，显示自己战胜了宋的强大对手，而且还有“嫁祸”的意味，把辽国俘虏献给宋朝，好像显得此战的胜利也有宋的功荣似的，以此恶化辽和宋的关系。所以，宋朝只接元昊献表，对战俘坚拒不要。

辽兴宗此战虽然败的有些窝火，但也认识到西夏已不是当初那个对自己唯命是从的小地方政权了，不是说灭就能灭得掉的。于是，顺水推舟，答应与夏议和。至此，宋、辽、西夏正式形成鼎立格局。

这场战争对辽国影响巨大，辽国战败不但激化了辽国内部矛盾，也使得统治区内的渤海、女真等部落开始蠢蠢欲动，刺激了女真部落的武力反抗。

至此，西夏经过先后战胜宋、辽两大强邻，真正建立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第四章
开国皇帝元昊，是英雄还是暴君？



是英雄亦是暴君，元昊率领党项铁骑数次以足以写进战争史的经典之战击败强大的宋、辽，打出了新生帝国的国威，奠定了与两强鼎立的格局。当帝国的开端正蒸蒸日上之时，有多英雄亦有多荒淫残暴的元昊，猜忌功臣，滥杀无辜，沉湎酒色，最终因霸占儿媳而死在最疼爱的儿子手下，国运急转直下。

第一节　效法统治，重用人才

元昊建国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其统治。首先，进一步调整中央官制。元昊建国前曾仿照宋朝官制建立了一套适合西夏国情的官制。建国后，元昊增设尚书省，设尚书令，尚书省下设十六司；其次，确立朝贺仪式，制定符合本国实际的朝廷礼仪。如朝贺，规定群臣“常参”为六日，入见起居为“九日”。朝贺时，宰相（必须由党项人担任此职）领班，文武百官依次排列朝谒、舞蹈、行三拜礼。行为不符合规矩的，要受到处罚。

元昊精通宋朝的典章制度，深知“以夷制夷”的重要性。西夏立国之初，很重视人才的培养和收罗。元昊除了十分重视在其统治境内招揽人才之外，还特别注意招揽重用宋朝投奔过来的失意知识分子、文臣武将。对于这些投奔西夏的宋人，或授以将帅，或任之公卿，对他们很是推崇。对于在战争中被俘的宋朝降官降将，不但不杀，相反，加以礼遇和重用。同时，在使用人才时，注意赏罚分明，量才录用，将被用者放在恰当的位置。《宋史•夏国传》记载元昊的“智囊团”有嵬名守全、张陟、张绛、扬廊、徐敏宗、张文显，除了嵬名守全是党项人，其余皆汉人。尤其是张元、吴昊两个人，元昊的治国方略、入侵宋朝的策略很多出自二人之手。

张、吴二人皆为宋华州华阴县（今陕西华县）人，才华横溢，胸怀坦荡，颇有侠士风度。他们常常夜游山林，一边散步一边吹着铁笛，凄厉尖锐的笛声连强盗听见都怕。年少气盛的他们和当时的许多读书人一样，要想飞黄腾达，经过十年面壁寒窗，一步步地通过秀才、举人、进士等科举考试，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以此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光耀门庭。但张、吴二人却是累举进士而不第。

由于二人在科举上一再碰壁，时值宋夏边境战乱不断，二人决定投笔从戎。他们雇了几个人拖着一块大石板朝着边关赶去，石板上刻着二人怀才不遇的诗句，二人跟在后面，吟诗大哭，希望以此引起边关统帅的重视。那位边关统帅还真接见了他们，但是接见之后并没对二人重

用，而是把他们送了回去。

回到家乡后，不知为什么事，张元被当地的县令打过一顿板子，这次侮辱让他下决心投靠西夏。抑郁不得志的他以诗明志："好著金笼收拾取，莫教飞去别人家。"这诗明确地表示宋朝廷弃人才而不用、他们将为异国效力的心情。在宋朝未获重视，张、吴二人发现西夏帝王李元昊有胆有识，能文善武，有韬略，有气魄，虽是党项羌人，却不拒汉人，对番汉官员一视同仁，爱才若渴，于是二人决定结伴去投奔他。

二人历尽艰辛来到西夏首都兴庆府，为了引起西夏王国统治者的注意，决定将元昊的名字拆开作为自己的名字，分别取名张元、吴昊，再加上两人穿戴着中原书生的服饰，十分惹眼。他们整天在西夏都城的一些酒馆里狂喝豪饮，然后故意在墙壁上书写"张元、吴昊饮此"。巡逻的蕃兵一看"元""昊"二字，不禁吓了一跳，便秘密将他们拘捕，直接带到了元昊那里。

元昊听说原委后，大怒道："胆大狂徒，你们从大宋过来，难道不知道在入国前要问一下避讳吗？"

张、吴二人豪无惧色，反唇相讥道："您连自己的姓氏尚且都不理会，还理会名字做什么？"

这正戳到元昊的痛处，他们本来没姓，自己造了个北魏鲜卑的姓——拓跋；后来归依李唐王朝，皇帝赐姓李；入宋之后，又由赵家皇帝赐姓"赵"，实际上等于无"姓"之人。元昊听出了话外之音，不以为忤，反引将二人引入内室深谈，甚为投机。元昊决定授予他们官职，并加以重用。

张元、吴昊投奔元昊后，屡献攻宋之策，但此时的北宋皇帝宋仁宗并没有缉拿他们的家属，反而赐其钱米，希望他们二人能被感动，回头是岸。但 宋朝的这些措施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后来就把他们的家人秘密看管了起来。元昊得知后，特派专人乔装打扮，潜入宋境，冒险将他们解救出来，安全护送到兴庆府，使其全家团圆。当二人家属到达时，元昊还派出骏马轻车和官员乐队去迎接。元昊此举不仅令张、吴二人感动万分，解除了后顾之忧，更是吸引到更多的人才来投奔西夏。



西夏侍从像：供养人身后是三身少年侍从像，一位头上挽发髻，两位侍从髡发，这是党项族的传统发型。

张元后来做了西夏的太师、尚书令、国相。和元昊一起指挥了著名的好水川战役。张元曾有一首《咏雪》诗流传后世："五丁仗剑决云霓，直取 银河下帝畿。战退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此诗极具想象力，气象万千。毛泽东在《念奴娇•昆仑》时有一句"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就是从"战退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而得。

清人吴广成的《西夏书事》记载：张元屡次建议元昊，联合契丹，攻击宋朝，先取关中之地，然后直挥师南下。《宋史》中只模糊言及，"华阴人张元走夏州，为元昊谋臣"。

在尊重知识、重视引进外来人才的同时，元昊大力兴办"蕃学"，培

养了大批人才。缩小了党项与汉族之间的文化差距，提高了党项族的文化水平。

这些措施对完善西夏的蕃汉联合统治政权和加速西夏政权的封建化过程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历代西夏统治者对人才的高度重视，也是其立国长久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了大力引进汉族知识分子和设立蕃学培养党项人自己的人才之外，元昊和中原历代统治者一样，也把佛教作为自己政治统治的重要补充手段。据有关史料记载，元昊本人就通晓佛学。西夏建国前夕，元昊就派人向宋朝乞请佛教大藏经，西夏文字创制后，又组织人员将汉文佛经翻译成西夏文，这样就方便了佛教在西夏境内的流传和发展。

在元昊立国称帝初年，就曾令人广搜佛舍利，造龛立塔，以示供养。当时所建的连云舍利塔，是西夏帝国最早建造的佛舍利塔。元昊的汉族谋臣张涉曾为该塔撰写了一篇铭文，内容大多是称赞元昊的。除了翻译佛经、修建佛舍利塔外，元昊还特别注意招揽重用僧人为其服务，特别是对回鹘高僧尤其重视，组织翻译佛经的人员中大多是回鹘僧人，这些回鹘僧人对西夏佛教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西夏陵区出土的观音菩萨像

元昊在对宋发动大规模作战前，曾借用五台山敬佛的名义以探得攻宋路线，使得佛教掺杂了部分政治和斗争。元昊还下令每年四季之孟朔日为圣节，令西夏官民于该日礼佛，这种强制性的命令手段参佛，使得西夏的佛教信仰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高潮。

西夏佛教的盛行，首先与统治者的重视和带头信仰是分不开的；其次也受到周边信佛的邻国的影响，如当时的回鹘、吐蕃政权和宋朝佛教都很兴盛。此外，由于西夏存续期间，对外战争频繁，西夏人民饱受战争灾难，为了寻求精神上的寄托，比较容易接受佛教。

西夏在注重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特别是对汉族和藏族文化的吸收。西夏境内汉文、藏文、西夏文并行。西夏统治者既提倡儒学，又大力弘扬佛教，这使得独具民族特色的西夏文化成为中国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灿烂辉煌的组成部分。

第二节　魔鬼天书——西夏文

党项族在内迁之前仍处于“逐水草而居，不知庄稼五谷”的较原始社会状态。内迁后，由于长期受到中原先进文明的影响，社会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西夏立国前相当长的时间里就形成了较独立的地方政权，随着对外交流的频繁，它们迫切需要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文字以便交际。另外，西夏统治者创制文字，也是为了与其他国家平起平坐，在交往过程中不显得低人一等。再次，为了稳固统治和提高党项人的民族意识，西夏文字应运而生。

但神秘的西夏文字究竟创于何时、为谁所创，在汉文史书记载中相互抵牾。一类认为是李德明时期创制。《辽史》记李德明“制蕃书十二卷，又制字若符篆。”这里所谓的“蕃书”，即指西夏文。另一类认为是元昊时期所创。《宋史•夏国传》记载：“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书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此外，还有北宋著名政治家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北宋曾巩所著《隆平集》，南宋李焘所撰北宋九朝编年史《续资治通鉴长编》，都记载是元昊时期所创。

综上，在西夏文创制的时间上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创制于元昊时期。原因是元昊十分重视党项人的本民族特点，为此进行了大量的改革，并把创造文字当作西夏立国的前提条件。元昊称帝后，给宋朝的表章中有“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是西夏文为元昊时期所创的又一有力证明。也就是说，西夏人自己的记载也证明了西夏文字创制于元昊时代。

而关于西夏文字为谁所创这个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是元昊，另一种观点认为是野利仁荣。忙于征战和立国的元昊不太可能有时间创制繁难的西夏文字，所以应该是在元昊的指示和大力支持下，野利仁荣主持创制的可能性更大。

西夏文字创制后，被元昊尊为“国字”，上至官方下至民间都要用西夏文字。为了推广和应用西夏文字，元昊还设立“蕃学”，由创制西夏文

字的野利仁荣主持，教授西夏文。又组织人员把汉族的儒家典籍和大量的佛教经典翻译成西夏文。在元昊的强力推动下，西夏文字在西夏境内迅速流传开来。

在西夏帝国存续期间，西夏文字一直得到广泛的应用。西夏灭亡后，西夏文字的使用并没随帝国的消亡而立即停止。在西北党项故地和党项人流散聚居的地区仍在流行、使用。随着党项人民逐渐与其他民族融合，西夏文字的使用和流传越来越少，直至彻底消亡，成为死书。从西夏文字创制到停止使用，前后大约经历了500年。

然而让这部死书复活的是，有西夏文明标本之称的黑水城的发现。黑水城遗址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是西夏人所筑。黑水城党项语称“额济纳”。传说西夏著名的黑将军在此英勇守城，在蒙古军队破城前，将数十车金银珠宝连同自己的家眷一同埋藏在城中的一座枯井里，以免落入敌手。之后率众破墙打洞突围，在城外的树林里，与敌军相遇，经过英勇搏杀，最终全军覆没。黑将军的藏宝故事在民间流传开来，神秘的传说也吸引了大批西方探险者前来寻宝。

1908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受沙皇指派，率领全副武装人员来到中国北部，以考察动植物为名，实为探寻黑水城。他们从甘肃张掖出发，到达了黑水城遗址。在城里的街道、庙宇等地进行了挖掘，很轻松地就挖掘到了大量的文书、经卷、钱币、绘画等文物。他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发现的就是传说中的藏宝之城黑水城，只是把发掘的文物寄回了俄国，然后就离开了那里。

当这些珍贵的文物呈献在俄国科学院的专家们面前时，他们震惊了。虽然他们不认识文卷上的西夏文字，也无法确定这些发现属于中国的哪个朝代，但他们意识到这次发现的巨大意义。于是立即发出电报，指令科兹洛夫马上返回黑水城。



黑水城遗址

1909年6月，科兹洛夫再次率领考察队进入黑水城遗址，进行了时间更长、范围更广、更为细致的挖掘。在对城内进行地毯式的挖掘后，他们把目光瞄向城外的古塔。令人震撼的奇迹出现了，他们意外地发现了古城外的一座佛塔，整个塔内堆满了大量的文物、文献，俨然一座古代的博物馆或图书馆。科兹洛夫在日记中记录他当时的激动心情："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欣喜若狂的心情"，忍不住惊呼"伟大的塔"。发现这座"伟大的塔"之后，科兹洛夫在城外见塔就挖，进行了一阵野蛮性的挖掘后，围绕黑水城近千年的佛塔80%被损毁。经过九天的疯狂盗掘后，科兹洛夫将这些数不清的、无法估量其价值的珍贵文物，分批运到了俄国的圣彼得堡。这些珍宝数量巨大，俄国学者花了数十年的时间，将这些浩繁的文献编了八千多个编号，数千卷册。



西夏供养菩萨像

科兹洛夫在圣彼得堡展出了他从中国黑水城带回的文物文献，引起巨大轰动。黑水城文物的发现，开启了西夏学研究的一扇大门。黑水城文献与甲骨文、敦煌文献、汉简并称为20世纪中国历史四大文献发现。

科兹洛夫的巨大发现，在奠定了西夏学研究的基础的同时，也刺激和鼓励了更多的西方冒险家前去探宝。1911年，著名的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也在黑水城掘走了大量的文物，现藏于大英博物馆，斯坦因写的《中国沙漠中的废墟》一书对此做了详细记载。1917年，在宁夏灵武县也发现了大量的西夏佛经，大部分留在了中国国内，有一小部分流入日本，其中有重要的《蕃汉合时掌中珠》和西夏文字典《音同》。

黑水城的发现和这些珍贵文物的重见天日，让曾经消亡的有死书之称的西夏文开始被艰难的破译，重又慢慢复活。俄国著名汉学家伊凤阁教授，在成堆的文献中发现了一册《蕃汉合时掌中珠》，这是西夏文、汉文的双解词典。通过这本西夏文词典，他们很快得出，这批珍贵的文献来自于一个古老的王朝——西夏。

西夏文字其实并不是在黑水城才首次重见天日，在北京郊外著名的居庸关下，有一座用汉白玉石砌成的精美云台。云台座的门洞完宽六米多，可通马车。门洞内壁由巨石砌成，上面刻有六种文字，其中有五种文字早已为人所知，分别是梵文、汉文、藏文、八思巴文、回鹘文，还有一种奇怪的文字却不为人知。1870年，英国人伟烈考定认为这种文字是“女真文字”。1882年，法国学者德维利亚判定这种文字不是女真文，并首次提出可能是西夏文，但他不敢确定。直到13年后，他再次撰文论述了这种文字是西夏文，但仍难决断。

当英、法学者还在争论不休时，近一个世纪前的清朝著名西北史地学者张澍就已经能识别出西夏文。1804年，张澍在家乡武威养病。在与友人共游清应寺时，见寺内有碑亭，前后砌砖，被严密地封闭了起来。张澍大奇，恳请寺内和尚拆封，但无论他怎样请求，和尚就是不答应。原来当地传闻，此碑不能拆封，否则会有风雹之灾。张澍求知心切，提出如有灾祸，愿意自己承担，和尚这才答应。拆开砌砖后，一个巨大的石碑显露出来，上面刻满了奇怪的文字，乍看之下，似乎都能认识，细看则无一字可识。碑的另一面则刻有汉文，建碑年款是：“天祐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年戊子建。”天祐民安是西夏崇宗乾顺的年号，张澍以此断定碑前所刻的奇怪文字就是西夏文字。这个石碑就是有名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

张澎的这一重大发现，使得已经死亡的西夏文字又重新为世人所知。张澍也因此成为第一个能明确识别出西夏文字的学者。但是，张澍的重要发现在当时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法国学者德维利亚直至1898年考证了《凉州 碑》后，在《西夏国字研究》一文中才确认这种文字就是西夏文，距张澍发现《凉州碑》已近一个世纪。

随着越来越多的西夏文献被发现，特别是西夏时期编撰的各种字

典，包括《文海》、《音同》、《蕃汉合时掌中珠》等公之于世，促进了对西夏文字的破译工作。现存的西夏文字有六千多，大多笔画繁杂，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字都被认识，西夏文献的解读也变得越来越容易。伴随着大量文献被解读，那个神秘的“大夏”王朝在世人面前变得渐渐清晰。

第三节　蕃汉联合统治，独具一格

蕃汉联合统治是西夏的重要历史特点之一，所谓的蕃汉联合统治，指的是以皇族鲜卑拓跋氏为核心，以党项羌为上层主体，同时联合吐蕃、回鹘上层以及汉族地主阶级，共同治理西夏国家，剥削奴役各族广大劳动人民。

西夏的这种蕃汉联合统治方式，并非自元昊立国开始，早在他的祖父李继迁重建夏州政权之时，就已经初步建立了这种统治方式。李继迁在叛宋之后，自立后即仿照宋朝的官制建立州县，设置汉官，如设指挥使，团练使、刺史、行军司马、兵马使等。此外，还大量吸收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如张浦、刘仁谦等参加联合统治。这一统治措施有利于团结各族人民，大大加强了李继迁的实力，对李继迁统一党项诸部，迫使宋朝交还银、夏、绥、宥、静五州，重建夏氏地方政权，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李继迁的统治机构中的人员构成来看，十一人当中，其中汉姓占了三人，党项姓战四人，属于鲜卑拓跋氏者二人，说明在当时的联合统治中，以蕃为主、以汉为辅。而且汉族人担任的都是些文职，军权则掌握在蕃族手里。

到李德明时期，蕃汉联合统治明显有所发展。他以左都押牙张浦行军左司马、绥州刺史，赵保宁兼右司马指挥使，贺承珍兼左都押牙，刘仁昂为右 都押牙，破丑重遇贵为者知落蕃使，自文寿、贺守文为都知兵马使，何宪、白文赞为孔目官，郝贵、王曼为牙校，复以李继瑗为夏州防御使，李延信为银州防御使，其余升赏有差。以上表明李德明对李继迁时期的蕃汉联合统治，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和补充。但是从人员构成上看，这次的名单上十一个人，其中蕃姓仅占三人，汉姓却占了八人，说明德明时期的统治机构是以汉人为主的，而且取消了李继迁时的预设，均为实授，并新增了孔目官。

经过李继迁、德明两代统治者的发展，西夏的蕃汉联合统治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相对来说官制还是很简单。到了元昊时，由于统一了河西流域，扩大了疆域，境内民族增多，除党项和汉族外，还有回

鹘、吐蕃等族，原来较为简单的官制设置已经不能满足新的统治要求，元昊针对这一情况，决定设立汉官和蕃官两套制度。

汉官：据《宋史•夏国传》记载，汉官分文武两班，中书、枢密、三司、御史台、开封府等。到公元1039年，元昊又进一步改革官制，设尚书令总理庶务，又改宋朝的二十四司为十六司，分理六曹。

蕃官：据《西夏书事》记载，地方官的设置为州县两级，州设刺史、通判，县设县令等官。中央机构中，元昊任命十二人，汉人占其七，蕃人占其五。但是，从中央到地方掌控兵马者均为党项人，说明西夏统治者认识到军权的重要性，只有将军权牢固地掌控在党项人手里，才能有效地行使西夏国家的统治权。

元昊以后的蕃汉联合统治从性质上看变化不大，大体上承袭了元昊所确立的制度。在个别之处做了一些补充和完善。毅宗时期，增设了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等职，其蕃号官名也新增了昂摄、昂星、阿尼、芭良等。乾顺亲政以后，仅使用汉官名称，不再使用蕃号官名。仁孝时期，进一步将政府机构分为五品：上品、中品、下品、末品、不入品。西夏的蕃汉联合统治经过多代统治者的补充和完善，日渐成熟和定型。

西夏的官制虽然参考宋朝官制而设，其官制多与宋同，但又非完全照 搬。与宋朝相比，主要有以下几点不同：一、西夏两种官制并行，但并不等同。二、宋朝官职除边疆少数民族外，自中央到地方均为汉人担任，而西夏担任汉官者中，既有汉人，也有蕃人，大体上自中书令、宰相、枢密使、御史大夫、侍中、太尉及以下皆命蕃汉人担任。三、一些官职名称与宋名大同小异。四、宋朝的地方官制为州县两级，西夏虽然也实行州县两级制，但在一些州还设有专门管理当地少数民族的郡和府。如元昊以肃州为蕃和郡，以甘州为镇夷郡，置宣化府，以便对当地的回鹘和吐蕃等少数民族进行管理。

西夏之所以产生蕃汉联合统治是由西夏特定的客观历史条件决定的。一是在西夏统治区域内，居住着党项、汉族、吐蕃、回鹘、鞑、吐谷浑等民族。这些族的统治者都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或者拥有一定数量的牧地和牲畜。这些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各自的经济利益，镇压农牧民

的反抗，都需要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治管理，加入到西夏的统治阶层中去，共同行使对压迫阶级的统治权。二是作为西夏国家的主要组织者和领者——鲜卑拓跋氏，无论其统治经验和文化水平都远不及汉族地主阶级，加上在立国前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缺乏各种人才，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有效地维护其统治，仅仅让党项、吐蕃、回鹘等族参与政权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让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其效力。

蕃汉联合统治是西夏的一大历史特色；西夏境内经济基础薄弱，难以自给自足，对外依赖严重是其又一大历史特色。夏之境土，方两万里，河之内外，州郡凡二十有二，在这广阔的疆域里，各地经济发展差别较大。西夏经济主要以畜牧业为主，农业主要集中在宁夏平原、河套平原、河西走廊。总体上来看，西夏的农田总面积并不大，很多地区不适合耕种。西北少五谷，那时候军粮十分短缺。由此可见，农业生产在西夏社会中尚不能自给自足。农业又受自然环境影响巨大，西夏境内恶劣的气候条件也进一步制约了农业的发展。

西夏立国前，夏州地方政权对外依赖严重，如周世宗时期，府州防御 使折德扆入朝，世宗置永安军于府州，折氏晚出，李彝殷恶其职与己埒，派兵阻挠其通过。世宗与宰议论时说：“夏州产羊马，日常用品要依仗我们，我们如果断了供给，他们能怎样！”于是遣使持招责问。彝殷听到后十分害怕，赶忙撤兵谢罪。这一事件充分说明夏州地方政权在经济上对中原地区的严重依赖。

西夏立国后，这种依赖有所减轻。但是西夏的经济基础依然十分薄弱，加上西夏立国后，对外战争不断，阻碍了本国的经济发展，其生产的物品根本满足不了国内人民的需要。突出表现在对宋朝的“互市”和“岁赐”上。由于宋朝因战争而停止双方互市，导致西夏境内物价飞涨，急需品匮乏，人民生活穷困。元昊多次对宋取得重大军事胜利后却主动向宋请和，这与其对宋的经济依赖有很大的关系。母党梁氏专政期间，宋朝废和市、岁赐，致使西夏财用困乏，秉常被迫臣服。乾顺初期，由于与宋军事冲突不断，宋朝又采取经济封锁的措施，后来乾顺被迫上表求和。由此可见，西夏经济对宋具有严重的依赖性。

在西夏政权存续期间，对外战争频繁是西夏的又一大历史特点。西

夏的建立就是完全依仗武力不断向外扩张的结果，攻占了富饶的兴灵、河套、甘凉等地后，西夏才有立国的基础和与宋、辽对抗的资本。立国后，西夏屡次发动对宋的战争，就是以争夺土地、人口和财富为目的。西夏境内相对贫瘠，富饶的中原无疑对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西夏后期与金关系破裂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条重要原因就是想乘蒙古进攻金之时，用武力攻取金国土地。

西夏经济薄弱，人口少，自然环境恶劣，这说明西夏的立国基础并不稳固，但西夏政权存续期间却很长，这也是其一大特点。西夏从元昊正式立国到灭亡，前后长达190年，如果从拓跋思恭被封为夏州节度使正式割据一方算起，西夏政权则有三个半世纪，比整个宋朝时间都长，也远超过金、辽、元 的立国时间。

西夏统治时间长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一点是与西夏人的尚武精神和全民皆兵有关，西夏历代统治者对人才的重视也加强了其统治。另外，西夏立国长久也与其自身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有关，西夏四周多为山脉、荒漠，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构成了天然屏障。险恶的地理环境一方面制约了西夏经济的发展，另一面却又有利于西夏的防务，对延缓西夏的灭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四节　是英雄，更是暴君

雄才大略、文武全才的党项帝国缔造者元昊，文治武功，卓有成效。为了排除异己，防止外戚篡权，元昊实行“峻诛杀”的政策。他生性多疑，猜忌功臣，独断专行，稍有不满非罢即杀。所以，元昊是党项人民心中的英雄，同样也是一个十足的暴君。

卫慕族是银、夏两州一带党项部落中最显赫的一族。早在元昊的祖父李继迁时，就与其联姻，元昊的母亲也是卫慕氏。元昊袭位后，卫慕族的首领卫慕山喜不满元昊的统治，仗着家族的势力和宫中皇太后的显赫地位，密谋图反。

公元1034年，山喜密谋杀害元昊篡权，不料机密泄漏。元昊将山喜一族绑上石头沉入黄河，并连自己的母亲卫慕氏也以毒酒鸩杀。当时元昊的表姐兼妃子卫慕氏劝他不要做杀害自己亲生母亲这样的残忍行为，元昊不听，为了斩草除根，元昊想将其一并除掉，因当时卫慕氏怀有身孕，便将她囚禁了起来。公元1035年，卫慕氏生下一子，元昊听信野利氏诽谤说孩子不像元昊，而残忍地将卫慕式和所生婴儿一并杀害。

在元昊正式称帝建国前，“每举兵，必率部长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各问所见，择其所长。”这句话说明当时的元昊每逢战前，就与诸部 落首领开会商讨，还会听从他们的意见，但是当他称帝建国后，随着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逐步建立，大权独揽的元昊开始独断专行，不允许部下有不同意见。

山遇惟亮，是元昊的叔父。与其弟惟永分掌西夏左右厢兵，在西夏位高权重，多次为西夏立下战功。公元1038年（夏大庆二年）七月，元昊召集党项诸豪酋於贺兰山会盟，提出称帝一事。山遇惟亮进言，说中国地大物博，而我们所在的地区物品匮乏，弓马之技奈何不了他们，打起仗来，不出一二年间一定会坐困，与其这样，不如安守藩臣，享受岁贡，这才是国家的福气。

元昊无法容忍军政大臣与自己不一心，密谋将山遇除掉。为了孤立

山遇惟亮，元昊利诱惟亮的堂弟惟序道：“山遇要造反，我现在将他的官职授予你，你若不接受，就灭了你们一家。”惟序不忍手足相残，暗中将此事告知惟亮。山遇惟亮自觉走投无路，决心投奔宋朝。

惟永对山遇惟亮投奔宋朝的决定提出看法：“宋朝人不知元昊的所作所为，肯定也不会相信你，那么你一定会陷入危难之中。”

山遇惟亮叹息着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是不得已的事情。如果宋朝能接纳我就是他们的福气。”

惟亮派心腹持密信同宋金明巡检李士彬取得联系。然后动员家人准备降宋，他的母亲独孤氏说：“我都八十多岁了，不能和你一起去了，否则拖累你，你就把我放在家中，将我火化了吧。”

山遇惟亮只得遵从母命，然后强忍悲痛带着妻子野利罗、儿子阿遇连同亲属二十二人，以及随身携带的珍宝、名马，急匆匆地向宋境奔去。

当山遇惟亮一家到达宋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地界时，保安知军朱吉，立即将此消息告知延州知州郭劝。元昊害怕山遇的叛变，会被宋朝利用而进攻西夏，于是亲率军进驻宥州，在做好防御的同时，也给宋朝施加压力。郭劝见西夏屯兵边境，山遇又来降，怀疑是诈降。于是，郭劝就将他逮捕，并派监押韩周率兵押送惟亮等人回西夏。韩周在宥州城外的镊移坡，将山遇惟亮交还西夏。公元1038年夏九月，元昊令人将山遇及他的家人绑在山坡上，用乱箭射死。

山遇惟亮死后一个月，元昊正式登基称帝，建立了雄霸西北的西夏王朝。元昊坐上帝位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各诸酋豪强的控制越来越严，其中包括势力最庞大的野利家族。野利家族的首领野利兄弟是元昊之妻野利皇后的兄长，野利旺荣统率左厢军，号称“野利王”，野利遇乞统领右厢军，号称“天都王”。两人均是元昊的心腹大臣，各自统领一部战斗力很强的精兵。元昊发动的三川口、好水川之战所采用的诱敌深入和设伏以待的战略战术，均出自野利兄弟。在对宋的多次战争中，野利家族战绩显赫，成为宋朝边防将士的心腹大患，急欲除之而后快。当时元昊与野利氏之间已经存在矛盾，因为元昊宠爱新皇后没移

氏，而冷落了野利氏，引起了野利兄弟的不满。宋朝清涧城守将种世衡得知后，决定用反间计，诱使元昊除掉野利兄弟。

种世衡，字仲平，河南洛阳人，深受范仲淹赏识。因筑城有功，晋升为内殿承御，镇守清涧城。恰好此时野利旺荣派浪埋、赏乙、媚娘三人前来诈降。被种世衡识破，于是将计就计，巧妙策划了一条连环计。

公元1041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四年）六月，种世衡找到一个叫王嵩的和尚，王嵩本名王光信，是清涧城的一名僧人，勇武善骑射，熟悉蕃部山川道路。种世衡知清涧城时，曾让其做向导，数次大败蕃部，奏请朝廷给其三班借职，并改名为“嵩”。种世衡派他到野利旺荣处，王嵩呈上种世衡写给野利的书信，然后道：“浪埋等已至，朝廷知王早有向汉心，已授阁下为夏州节度使，俸月钱万缗，旌节已至，趣其归服。”说完，又递给旺荣枣子和龟，喻以早日归附之意。旺荣惊惧不已，不知道种世衡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旺荣不敢将此事隐瞒，于是亲自押送王嵩去见元昊，将此事详细地向元昊做了汇报。

元昊将王嵩关入大牢。生性多疑的元昊还是对旺荣产生了怀疑，找借口将野利旺荣扣下，并秘密派心腹教练使李文贵冒充是野利旺荣的人去见种世衡，以探虚实。文贵到了延州之后，种世衡刚好去了青涧城。文贵对留守的庞籍说，自西夏用兵以来，国困民乏，两国修和是民心所向。庞籍怀疑有诈，便找借口将李文贵留了下来。

公元1043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六年）正月，宋仁宗想要庞籍招纳元昊，庞籍则认为，元昊方胜而骄，若主动遣人说和，和谈会变得很被动。于是庞籍召来李文贵，对他说了一些很有吸引力的招纳的话，文贵表示，如果能够让党项人得到想要的利益，他们一定会愿意休兵。文贵回去后，将庞籍的意思转告元昊。元昊听后大喜，将王嵩放了出来，赐予厚礼，并让他与文贵等人回延州请和，元昊还是不答应削去帝号。庞籍以其言太过放肆，而未敢上报朝廷。夏使称仁荣为“太尉”。

元昊自王嵩离间以来，一直怀疑旺荣有反叛之心。同年九月，元昊因事将旺荣赐死，并杀其全家。

种世衡得知野利旺荣被元昊杀掉后，接着又精心策划，顺势除掉野

利遇乞。种世衡得知野利遇乞与元昊的乳母白姬有矛盾，遇乞曾带兵深入宋境数夜未归，白姬得知后添油加醋地报告元昊说野利遇乞乞欲叛，元昊疑而没发。种世衡知道野利遇乞因屡立战功，元昊曾赐其一口宝刀，于是重金收买党项人西酋苏吃囊，吃囊的父亲是野利遇乞身边的红人，世衡以金带锦袍和高官引诱吃囊将宝刀盗回。接着写了一篇祭文刻在木板上，大意是痛悼野利旺荣，多述野利兄弟有意归附宋朝，却功败垂成，劝野利遇乞早日归附宋朝，免遭元昊毒手。然后派人于夜间在边境上大张旗鼓地祭吊，焚烧的文杂纸币照亮了山谷，被西夏的巡逻兵发现，迅速赶到祭吊的地方，宋兵故意丢下祭文等器具及宝刀。夏国巡逻兵将这些器具和尚未烧掉的木板，还有野利遇乞的宝刀一并交给元昊。元昊见刀大怒，将野利遇乞赐死。

一代西夏名将野利兄弟，其实也并不完全是死在种世衡的反间计下，其根本原因还是元昊对手握重兵的部落豪酋不放心，一面要利用他们为西夏攻城掠地，一面又担心他们对自己的统治造成威胁。种世衡的离间之计，不过是利用了西夏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矛盾。元昊本就对手握重兵、权倾一方的野利兄弟心存芥蒂了，种世衡的反间计起到了一种火上浇油的作用，激怒了元昊痛下杀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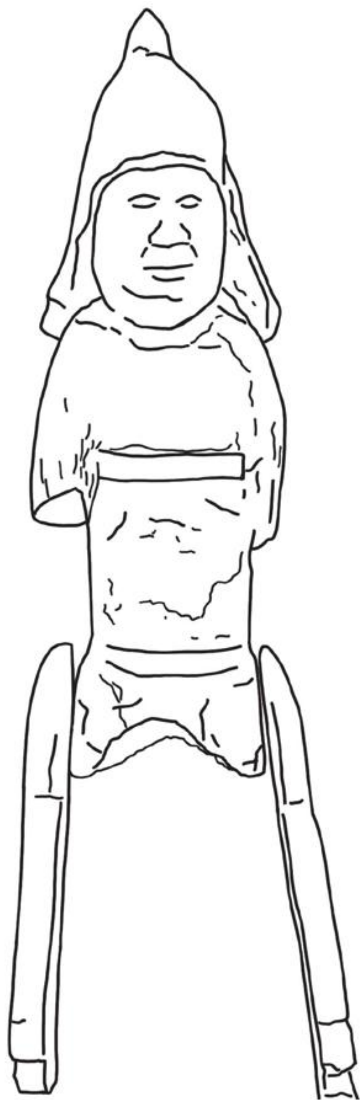
第五节　元昊之死，暴君陨落

晚年的元昊逐渐从一个令人敬仰的英雄堕落成为沉湎酒色、不问政治的荒淫暴君。

党项人爱酒，酒也是西夏社会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党项人以饮酒为乐，常常边喝酒边谈国家大事。酒也是党项人祭祀活动中的必备之品，由于西夏科学文化较为落后，祭祀活动众多，主要有四种：一是祭天，二是祭祇，三是享人鬼，四是祭先圣先师，无论哪种祭祀都要准备大量的酒当祭品。党项民族是一个尚武复仇的民族，仇家和解后，要将猪、狗血掺入酒中，倒入骷髅里，双方共饮，并发誓不复仇。节日岁庆之时，党项人聚会宴饮更是必不可少，按年龄辈分老少相坐而不管地位尊卑，开怀畅饮，毫无顾忌。

元昊如果调集军队，需召集部落首领共同与猎，然后刺血盟誓，以表决心。西夏对将士斩敌首级立功者，也不过赐美酒一杯，酥酪数斤。可见，饮酒对西夏人来说不只是一种物质享受，而且在联系部落间的团结和发扬尚武精神上起着其他财物无法替代的作用。西夏人不但自己爱饮酒，还利用酒来引诱敌人。西部少数民族有“嗜酒”的特点，元昊令部下酿酒引诱宋夏边境的党项、吐蕃人叛宋投奔西夏。元昊也如大多数党项人一样特别喜欢饮酒，在其统治后期，更是嗜酒如命，纵情声色。

元昊的第一位妻子是卫慕氏，因卫慕山喜的谋反而被元昊所杀。第二个妻子是辽国的兴平公主，因为和元昊感情不睦，后来病死，并引发了辽夏之间的一场大战。第四位妻子索氏，也是党项有名的大族，但是婚后和元昊的关系很不好，可能是因爱生恨，不受宠的索氏十分憎恨元昊。元昊带兵征战牦牛城时战败，误传到宫里的消息说元昊战死，索氏听说后，不仅不悲伤，反而喜形于色，天天在府内弹琴、跳舞。后来，元昊安全返回，她因惧怕元 昊治罪而自杀，元昊还不解恨，又将她的全家全部杀死。



西夏文物：木头人

元昊还有一位妻子咩迷氏，来自于一个党项的小部落，刚嫁给元昊不久就被厌弃，独自搬到夏州的王庭镇居住，生有一子名叫阿哩。不知为何，元昊并不喜欢他们母子。阿哩成年后，深为母亲所受的不公遭遇感到不满，对元昊怀恨在心，于是聚众谋反，图谋杀掉元昊，结果被族人鄂桑格告发。元昊派兵捉住阿哩后将其沉河杀死，并派人去王庭镇赐死了咩迷氏。

元昊的第一任皇后野利氏，是来自党项部的名门望族野利部。野利氏不仅姿色出众，而且有勇有谋，曾随元昊出征，深受元昊喜爱。她喜欢戴“起云冠”，元昊不仅令专人打造，而且下令国内只准野利皇后一个人戴这种冠。野利氏后来被元昊立为宪成皇后。

野利氏生有三子，长子宁明，次子宁令哥，三子薛埋，早夭。元昊称帝建国后，册封长子宁明为太子，宁明聪慧好学，深明大义，宽厚仁慈，喜学 儒、道。但元昊嫌其书生气太重，缺少帝王之气。

一天，元昊问宁明，什么是养生之道。宁明答：“不嗜杀人。”

元昊又问他，什么是治国之术。宁明答：“莫善于寡欲。”

元昊心生厌恶，说：“这小子胡言乱语，不是成就霸业的材料。”后来，宁明随定仙山道士路修篁学习辟谷法，而走火入魔。元昊对他更加厌恶，不许他入见。宁明因此而心生恐惧，不多久，因为修道气忤而死。宁令哥外表酷似元昊，性格骄横霸道，但元昊对他十分宠爱。宁明死后，野利皇后请元昊立宁令哥为太子。公元1042年，宁令哥被立为太子，从小被娇纵惯养的宁令哥更是有恃无恐，为所欲为。

野利遇乞的妻子没藏氏，气质高雅，美艳无比，生性放荡，喜欢冶游，是党项部落中出名的美女。在野利遇乞被杀后，没藏式躲到三香家寺院出家。野利皇后在元昊面前哭诉旺荣兄弟无罪。元昊也意识到杀错了人，心下亦有悔意，于是下令四处寻找野利后人，加以善待。后来找到了没藏氏，元昊一直垂涎她的美色，便将她接回了宫中，占为己有。

野利皇后本来就对元昊杀死自己的哥哥心存不满，现在又发现元昊和自己以前的嫂嫂有私情，更是气愤难平，但她不忍心将没藏氏杀掉，便逼她到兴庆府戒坛寺出家为尼。元昊便经常以去寺中参佛为借口，继续与没藏氏私通密会，并经常毫无顾忌地带她外出狩猎。

公元1047年，没藏氏在随元昊出猎途中生下一子，因其营帐安扎在两岔河边，故取名为宁令谅祚。“宁令”为党项语欢喜之意，谅祚为两岔之谐音。谅祚出生后，元昊将他寄养在没藏氏的哥哥没藏讹宠家里。讹宠以野利遇乞的部属汉人毛惟昌、高怀正之妻为小谅祚的乳母。没藏讹

宠也因为妹妹没藏氏得宠而被元昊提拔为国相，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百官之首，没藏讹宠趁机将自己的亲属子弟安插到一些要害岗位。

宁令哥长大成人后，公元1047年五月，元昊为宁令哥娶党项大族没移皆山的女儿为妻。他在儿子宁令哥的成婚大典上见儿媳妇年轻貌美，楚楚动 人，按捺不住，竟然将儿媳妇强行纳为自己的妃子！宁令哥恼羞成怒，但不敢发作。父子从此反目成仇。野利皇后，先是其兄长被元昊冤杀，接着又发生夫夺子妇的丑事，自己也跟着失宠，于是心生怨言。元昊闻知后，直接废掉了野利皇后，将其贬往别宫，下令不准再见。封没移氏为“新皇后”。元昊为她在天都山大修宫殿，史载：“大役丁夫数万，于山之东营离宫数十里，台阁高十余丈，日与诸妃游宴其中。”

离宫建成后，元昊和没移氏在贺兰山的离宫之中，醉生梦死，日夜饮酒作乐，不理朝政，整日过着奢靡的生活。元昊将朝中之事交给国相没藏讹宠处理，老臣杨守素实在看不下去，便告老还乡。

没藏讹宠见元昊对没移氏十分宠爱，便担心自己的权力早晚有一天会失去，便与其妹没藏氏商议对策。太子宁令哥娇妻被父夺走，母亲又被打入冷宫，便对父亲心怀怨恨。没藏讹宠乘机挑唆年轻气盛的宁令哥去刺杀元昊，并保证事成之后就拥立他为王。没藏讹宠之计可谓一箭双雕、稳操胜券。如果宁令哥行刺成功，没藏讹宠可以弑君之罪捕杀宁令哥。如果宁令哥刺杀不成功，则元昊必然会杀掉宁令哥。无论结果如何，都可把太子除掉。没藏讹宠此计也冒了极大的风险，万一太子宁令哥不想杀或不敢杀他的父亲的话，若将此事告诉元昊，则没藏讹宠必死无疑，但骄横而又鲁莽的宁令哥竟然答应了找机会杀掉元昊。

公元1048年（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元宵节，宁令哥约野利族人浪烈等潜入皇宫，趁元昊与诸妃饮酒作乐，大醉回宫就寝时，突然挥戈向元昊刺去，元昊躲闪不及，鼻子被削掉。元昊大喊一声：“有刺客！”侍卫们立刻蜂拥而至，宁令哥在浪烈的拼死掩护下惊慌出逃，躲到了没藏讹宠的府上。浪烈则被侍卫砍成了肉泥。元昊鼻子被削，血流如注，疼痛难忍，加上又听说是自己最宠爱的太子干的，心中更是气恼。第二天便气绝身亡，年仅46岁。

这位割了无数战俘的鼻子的帝王没想到最终让自己的儿子割了鼻子

而身亡。元昊死后，没藏讹宠立即逮捕了宁令哥，连同他的母亲野利氏，以弑君 之罪一并处死。

元昊“文武皆备”，他主政17年，其中称帝11年，文治武功，均有建树。可惜好色，在政治斗争中死于亲儿子的刀下。野利氏和没藏氏都是夏国有权势的贵族，皇后的废立和夏景宗元昊的被刺并不仅仅是宫廷间的私事，而是反映着党项奴隶主贵族间争夺权力的斗争。

中道而殂的元昊，谥武烈皇帝，庙号景宗，在贺兰山下建起规模宏大的、号为泰陵的墓地，夏国以开国之主的礼仪将元昊葬于其中。巨大的王陵至今还留在原地，成为人们游览观赏、凭吊历史的一处名胜古迹。

第五章
西夏帝国巩固，母党闪亮登台



元昊的突然离去令帝国风雨飘摇、危机四伏，最终将西夏带入了一段外戚擅权的黑暗岁月。皇帝幼龄，母后风流成性，国丈乱政，白色帝国处于一片乌烟瘴气之中。夏毅宗李谅祚，这个刚满周岁就继位、十三岁就与有夫之妇私通、十四岁就果断诛杀强臣的少年英才，亲政后果断实施一系列改革，令帝国重又步入正轨。当内忧外患的危局好不容易熬过，年轻的皇帝正雄心勃勃，帝国也重又焕发新机之时，年仅21岁的谅祚却突然去世了。

第一节　新帝年幼，没藏氏擅权

没藏讹庞以阴谋手段谋害元昊，杀死太子宁令哥，又利用自己的国相地位，策划立谅祚为帝。公元1048年正月，元昊伤重去世，临死前立遗嘱由从弟委哥宁令继承帝位。大臣诺移赏都、埋移香热、嵬名浪布、野乜浪罗等都主张遵从元昊遗命。但没藏讹庞坚决反对，要立谅祚为皇帝，众大臣迫于讹宠的权势，只好同意，于是立尚在襁褓之中的谅祚为皇帝，尊没藏氏为宣穆惠文皇太后。没藏讹庞自为国相，总揽全国的军政大权，为了安抚手握重兵的诺移赏都等三人，没藏讹庞请皇上、皇太后下诣请三大将分掌国事。

谅祚年幼，没藏讹庞把持朝政，权倾朝野，一时显赫无比，甚至连出入的仪仗也都按照皇帝的规格。没藏讹庞专权后，安排亲信，排除异己，并册封他的儿子富哥为殿前寺大夫。满朝文武虽然对他的专权不满，但都敢怒不敢言。没藏讹庞令于公元1049年改元称延嗣宁国元年，1049年正月初一，群臣以“幼主改元，元旦日食，天象可畏，请慎政刑”，讹庞不听。讹宠一边对内大权独揽，一边对外拓土扩地，谋取私利。

1053年（福圣承道元年）二月，没藏讹庞想得到宋境内的古渭州地，就上书向宋朝索取，宋仁宗拒绝了他。索地不得的讹宠，于四月间纵兵不断侵扰宋朝沿边堡寨。西夏与宋麟州交界地带，在屈野河西有七十里地没有设置堡垒屏障，为宋境内禁耕闲地。讹宠见此地土地肥沃，便派夏民前来侵耕，并将耕获所得全部据为己有。

宋朝遣使请讹庞归还所占耕地，并更定疆界。讹庞非但不听，而且屯兵河西，在军队的保护下，讹庞变本加厉，更加猖狂的侵耕宋地。讹庞采取“受阻就对抗，不受阻就大肆耕种”的对策，宋朝也难以制止。

宋朝为此禁绝宋夏银星和市，在经济上对西夏加以制裁。宋朝大臣张安世与庞籍移牒宥州诘责西夏失信。没藏太后得知此事后，派遣幸臣李守贵到屈野河巡视以落实情况，李守贵如实向没藏太后做了汇报，证

实没藏讹庞侵耕事实，没藏太后责令讹庞归还所侵耕地。但不久后没藏太后死于意外，此事不了了之。

太后死后，没藏讹庞在侵占屈野河耕地上更是有恃无恐。公元1057年，讹宠派数万兵屯驻屈野河，打算将所有禁耕之地全部开垦以据为己有。宋朝派管勾军事郭恩以巡边为名前往按视讹庞，结果被讹宠率军击败。宋朝接着又下令禁绝河东和市。宋朝的经济制裁令西夏与宋麟州交界的境内物资紧缺，人民生活困难，以致怨声四起。迫于压力的讹宠提出愿意把屈野河西田二十里退还给宋朝，但被宋朝拒绝。

谅祚的母亲没藏太后在元昊死后，一度心灰意冷，到戒坛寺出家为尼。在元昊生前，她就曾被当时的野利皇后逼到此寺出家，颇有慧根的她入寺不久，就能开坛讲经，时称“没藏大师”。但再次迈进寺院的没藏太后，尘心未了，身在寺院，心在朝堂。谅祚幼年继位，前途未卜，为了祈求上天保佑年幼的儿子长治久安，公元1050年（天祐垂圣元年），没藏太后开始令人在西夏都城的西南角修建一座寺院，这是西夏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皇家造寺，大约在公元1055年（福圣承道三年）建成，前后历时将近六年。新寺树立建寺石碑一通，名为“夏国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瘗佛顶骨舍利碑”，因碑文中有“承天顾命”一句话，所以此寺称为“承天寺”，塔也被称为“承天寺塔”。因位于城西南角，民间俗称“西塔”。

承天寺竣工后，没藏皇后派遣专使前往宋朝迎请了一部《大藏经》珍藏塔内，并请来了回鹘的高僧前来开坛讲经。没藏皇后经常带着年幼的谅祚来寺中聆听高僧讲经。谅祚亲政后，亦多次向宋朝求赐佛经，并组织人员将汉文佛经翻译成西夏文。

承天寺与西夏后来在其境内修建的凉州护国寺、甘州卧佛寺，并称西夏 三大佛教圣寺。后来，承天寺虽然屡遭破坏，但承天寺塔的塔基基本完好，在原基址上重修的塔身，至今仍然耸立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内。塔身11层，高64.5米。塔室为方形，宽2.1米，为“厚壁空心式”木板楼层结构，有木梯可以盘旋登至第11层。现在，承天寺塔是宁夏博物馆展出和办公场所，也是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承天寺的佛音并没有抚平美丽的没藏太后的春心，美丽率性的她先是与前夫野利遇乞的财务官李守贵私通，后来又和元昊的侍卫官宝保吃

多已偷情。没藏太后的移情遭到李守贵妒恨，公元1056年（福圣承道四年）10月，李守贵密派上百骑兵，在没藏太后与宝保吃多已出猎贺兰山的夜归路途中，将两人击杀。没藏太后死后，没藏讹庞设计将李守贵诛杀，并灭了其族。没藏太后死于情人的三角冲突，结束了西夏没藏母族专政，失去了太后这座靠山的讹宠，担心会失去权力，便加强对年幼的谅祚的控制。同年十一月，没藏讹庞将自己的女儿强行嫁给年仅9岁的小皇帝谅祚，并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逼谅祚立其女为皇后。这样，没藏讹庞以国舅、国丈、国相的多重身份继续独揽朝政，手中的权力有增无减，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公元1059年，谅祚12岁，开始参与国事。渐渐长大的谅祚，对没藏讹宠的许多做法表示不满，并且多次提起先帝元昊的功德和前朝的一些英雄虎将，这引起了没藏讹宠的警觉。六宅使（负责管理皇帝诸宅院事务的官员）高怀正、毛惟昌二人因为他们的妻子曾为谅祚幼时的乳母，有养育之恩，因此深受谅祚的宠爱和信任，谅祚让二人参与朝政。

他们也经常将朝堂上下大臣们的一些议论及时转告给谅祚，使谅祚了解了很多情况。没藏讹宠对此极为不满，八月，没藏讹庞借口高怀正放高利贷，毛惟昌穿元昊龙盘服，图谋不轨，将二人逮捕杀害，并诛其全家。谅祚极力阻止，但大权在握的讹宠根本不听。已长大了的谅祚对讹庞专断朝政深怀不满，不过谅祚也十分忌惮讹宠的势力，只好暗中积蓄力量。当时朝中一些大臣对讹宠的倒行逆施也是越来越不满，大多希望恢复皇权。元老重臣漫 咩本来位居讹宠之上，但因讹宠的外戚身份，使他在朝中常常屈躬于讹宠之下，心里十分不满。谅祚趁机将这些人笼络到自己身边，加强自己的势力，寻机将讹宠除掉。

在谅祚刚出生之时，就被元昊寄养在了没藏讹宠的家里，谅祚周岁被立为帝之后，没藏讹宠为了加强对谅祚的控制，经常把他带到自己的府中。渐渐长大的谅祚，在频繁出入讹宠府中时，与讹宠的儿媳梁氏有了隐情。

公元1061年四月，谅祚与梁氏私通之事，被讹宠的儿子发现。讹宠父子十分恼怒，开始密谋杀害谅祚，打算趁谅祚再次来府与梁氏私通之时，将其袭杀。不料，机密被梁氏所获，梁氏立即设法向谅祚告了密。

谅祚得知这个阴谋后决定先下手为强，与心腹重臣漫咩密谋除掉讹宠，借口召没藏讹庞入宫议事，对此不持任何怀疑的讹宠刚一入宫，就被早已布置好的侍卫擒获，当即被处死。同时大将漫咩率兵包围了国相府，将没藏讹宠的儿子和他的族人全部抓获，谅祚以谋反的罪名将讹宠的子弟及族人共八十余人全部处死。没藏皇后先被废黜打入冷宫，不久也被处死。为谅祚亲政立下大功的梁氏被接入宫中，立为新皇后，她的弟弟梁乙埋也被任命为国相，为西夏后来的外戚擅权埋下了隐患。

至此，西夏外戚专权暂告一段落，14岁的谅祚开始亲政。

第二节　辽军来犯，战端再起

元昊死后，谅祚初立之时，西夏分别派使臣到宋朝、契丹通报情况。宋廷无意干涉夏国内政，于同年四月，宋朝派遣尚书刑部员外郎任颛供、备库副使宋守约为正副册礼使到夏，册封谅祚为夏国主。十二月，夏亦遣使到宋朝谢封册并献马驼各五十匹，宋朝设宴招待夏使臣并赐物。辽国自从河曲之战失败后，两国虽然达成了议和，但对失败耿耿于怀的辽兴宗，时刻不忘 复仇，“欲起倾国之兵讨之”。现在西夏元昊新丧，谅祚幼弱，强臣用事，内政不稳。辽兴宗认为报仇雪耻的大好时机到来了，决定再一次派兵进攻西夏，于是辽国借口西夏所遣贺正使迟期，而将西夏的使臣扣留下来，也不给谅祚册封。没藏氏见派往辽的使臣被扣，又闻讯辽将兴兵，便又遣使赴辽以探动静，使臣再次被辽扣留。

辽国自从上次战败，就一直为再次出兵伐夏做着周密的准备。辽兴宗下令普查人口，招募甲兵，日夜操练军队，同时派遣北院枢密副使萧惟信将讨伐西夏的信息告诉宋朝，争取得到宋的政治声援。

公元1049年（夏延嗣宁国元年，契丹重熙十八年）七月，辽兴宗亲帅大军讨伐夏国，仍然兵分三路：以皇太弟耶律重元、北院大王耶律仁先为先锋；以韩国王萧惠为河南道行军都统，赵王萧孝友、汉王耶律斡不辅之，汉王贴不为副都统；以耶律敌鲁古为河北道行军都统，征发阻卜部诸军。

辽兴宗亲自领中军，辽军渡过黄河，向今河套地区推进，并迅速占领西夏的唐隆镇（今陕西神木县），边境吏民皆四散而逃。萧惠率领实力最强的南路军，渡过黄河后，行军数天未遇西夏军队，他以为西夏军队会以辽兴宗所率的中路军为主要攻击目标，所以防备松懈，下令军士将盔甲装车，军士不得乘马，诸将建议加强防备，萧惠下令轻装简行，甚至连营寨之外都没架设必要的营栅。讹宠侦知辽军防备松懈，便派西夏军乘机从高坡之上向其猛攻，辽军均未披甲，伤亡惨重，萧惠差点被俘虏。

辽北道行军都统耶律敌鲁古，率兵进入西夏右厢贺兰山地区。北路军是辽三路联军里最弱的一支，主要由臣服于辽的属国部队组成，是一支杂牌军。北路军在贺兰山与夏军三千精锐守军展开激战，夏军占据优势地形阻击辽军，辽军则以优势兵力反复冲击夏军，最终大败夏军。

公元1050年二月，没藏氏以辽入侵为借口，不再向辽贡献，辽国遣使诘责。西夏则为上次的战败采取报复行动，没藏讹庞遣大将洼普、乙灵纪、猥货率军进攻辽的重镇金肃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北），辽南面林牙 耶律高家奴、西南面招讨使耶律仆里笃、林牙耶律挞不也联合迎击，深入辽境的西夏军队在辽国多路联军的进攻下，惨败而归，乙灵纪、猥货战死，洼普重伤而逃。三月，讹庞又遣观察使讹都移屯兵三角川，准备伺机对辽的威塞堡发起攻击。辽殿前都点检萧迭里得先率轻骑兵突袭，杀掉了夏军的八个侦探，辽军乘机向夏军大营进攻，夏军没有防备，结果惨败，大将讹都移被俘，损失辎重无数。

西夏的两次军事挑衅，都遭到辽国的痛击。辽国接连取得胜利，打算乘胜而进，一举灭掉西夏。五月，辽兴宗派遣西南面招讨使萧蒲奴、北院大王耶律宣新、林牙萧撒抹等为将，以行宫都部署别古得为都监，率军再次大举征讨西夏。面对来势汹汹的辽军，西夏再次采取“坚壁清野”的战术。辽军很快逼近西夏首都兴庆府，没藏氏坚守城池，不敢应战。

深入夏境，战线拉得太长的辽国大军，粮草补给困难，担心西夏军断其后路，于是纵兵在西夏都周围大肆劫掠一番后引兵而退。退兵途中，顺势攻破了西夏贺兰山西北之摊粮城，抢劫夏仓粮储积而去。此战对双方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由于战争发生在夏境，辽军的烧杀掳掠使西夏边境居民饱受战争灾难。

西夏因为辽的大举入侵，内部危机重重。没藏太后为稳定国内局势，遣使赴辽，为谅祚上表请和，并请求向辽称藩、称臣，但辽兴宗不作表态，不说和也不说不和。此后，西夏多次遣使赴辽进呈表章、纳贡、献马驼。公元1054年七月，没藏氏又向辽朝为谅祚请婚，遭到拒绝。辽兴宗以“谅祚幼弱，朝中强臣用事”为借口，在边境屯集重兵，继续给西夏施加军事压力。

河湟地区的吐蕃诸部，在景宗元昊之时曾多次率兵前去征讨，但多被角厮啰以奇计打败。鉴于角厮啰所处河湟地区的重要战略位置，角厮啰部成为宋、西夏争取和打击的目标。公元1058年四月，西蕃捺罗部阿作率部属投奔西夏，没藏讹庞纳之，授以官职，使居边要以控制西蕃。六月，讹宠令阿作为向导，攻掠西蕃，率兵围攻青唐城，被角厮啰击败，六名豪酋被俘，损失马、驼无数。

第三节　谅祚英年早逝，母党再度擅权

毅宗谅祚亲政后，为了稳固西夏的政权和加强自己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公元1061年，谅祚亲政当年，就派使臣与宋朝议定，恢复旧界，将讹宠时期所侵宋朝耕地全部归还，并在边界设立寨堡，双方人民都不得在边地耕作。此后于公元1063年（夏拱化元年），上表宋朝请求恢复榷场贸易，宋朝于公元1069年，答应重开榷场，恢复与西夏的贸易往来。

党项民族自唐初内迁西北以后，就与当地的汉族杂居，深受汉族文化影响，而且西夏境内汉族人口也占多数，大量汉族人在西夏各级官僚中任职，因此为了取得汉族地主阶层的支持，谅祚的第一个重大改革措施就是去蕃礼从汉礼。

公元1061年十月，刚刚亲政不久的谅祚下令停止使用蕃礼，改用汉礼，要求国人改穿汉族服饰，并派遣使者去宋朝请求“欲以汉礼迎侍朝廷使人”。公元1062年四月，谅祚遣使向宋朝上表求赐太宗御制诗章、隶书石本，欲建书阁收藏。并献马50匹，求赐《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宋仁宗仅允赐《九经》，并发还所献马匹。公元1063年，谅祚改用汉姓，恢复唐朝所赐李氏。

谅祚亲政之初的上述政策，表现了他对汉族文化的亲近和向往，这与谅祚个人经历和生活环境也是分不开的，与谅祚有深厚感情的乳母高怀正、毛惟昌的妻子及后来深受谅祚宠爱和信任的高怀正和毛惟昌都是汉族人，还有辅助谅祚亲政的皇后梁氏也是汉族人。当然这些汉化政策的实施，更重要的还是为了适应和满足当时西夏日益发展的封建经济的需要。这些汉化措施的推行，加速了西夏的封建化进程。

谅祚时期，西夏的中央官制基本上沿袭了元昊时期的制度。谅祚亲政次 年，增设蕃汉官职，汉族官职增设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及中书学士等官。使得西夏的中央官制，比元昊时期更为完善。在调整完善官制的同时，谅祚还十分重视人才，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更是加以重

用。对那些在宋朝不得意的和前来投奔西夏的汉族知识分子，量才加以重用。公元1065年，谅祚在宋秦凤路俘虏汉人苏立，授以汉官。陕西文人景询犯罪逃至夏国，谅祚以景询为学士，参与国事。很多史载的记录，都形象地说明了谅祚对汉族知识分子的厚爱和重视。

公元1062年五月，谅祚仿照宋朝制度调整监军司，改监军司为军，以威州（今宁夏同心境）监军司为静塞军，绥州（今陕西绥德）监军司为祥祐军；左厢监军司为神猛军，于西平府（灵州）设监军司，由翔庆军总领。谅祚对监军司的调整，可以使地方军政分立，文武官员互相牵制，对加强中央集权，稳固西夏的边防具有一定的作用。

谅祚在加强国内统治的同时，也开始了对吐蕃诸部和宋边境的虏掠。

公元1062（夏单都六年）年八月，谅诈趁辽与角厮啰不和，乘机引西蕃兵进攻青唐，后惨败而归，因担心角厮啰来侵，派兵在古渭州筑城堡，加强防守。公元1063年（夏拱化二年），宋朝河州刺史王韶进攻熙河，降服了洮河以西的吐蕃各部，西使城（今甘肃定西西南）首领禹藏花麻不愿降宋，又受到宋军攻掠，遂把西使城及兰州一带地区献给夏。为此谅祚出兵支援，并以宗室女嫁禹藏花麻，封他为驸马。同年五月，夏州党项贵族邈奔见吐蕃势盛，屡次击败夏国，就以陇、珠、阿诺等三城叛附角厮啰，后因得不到角厮啰的重用，恼怒之下于九月又逃回夏国，并请谅祚出兵收复归附吐蕃的三城，谅祚出兵又被击败，仅收降丁五百余帐。1066年（夏拱化四年）二月，谅祚升西使城为保泰军，任命附马禹藏花麻为都统军驻守该地。同年，谅祚又招诱了临近西使城的河州吐蕃瞎毡的儿子木征附夏。次年，吐蕃首领拽罗钵等也率部众投附谅祚。

公元1064年（夏拱化二年）正月，宋仁宗死，英宗即位。夏毅宗谅祚 遣使臣吴宗到宋朝祭吊宋仁宗，并贺英宗继位，宋朝的引伴使高宜因礼仪的事情和吴宗争吵起来，高宜出言不逊说：“应该带领一百万兵进入贺兰巢穴。”而后宋朝下诏给夏毅宗指令，让他以后要对使臣进行精挑细选。

吴宗回去将此事报与谅祚，谅祚认为这是宋朝有意侮辱夏国使者，

深以为耻，决定以武力维护自尊。同年七月，谅祚点集兵马，密谋入侵泾原路。泾原路副总管提醒权经略使陈述古加强防备，述古不听。谅祚派兵十万分兵攻掠泾原诸州，俘虏熟户八十余族，杀死宋军弓箭手数千，掳掠人畜万余。

在与宋交战期间，西夏派往宋朝的使节依旧不绝。毅宗力图在三国关系间为夏国寻找一个支撑点，既不与宋朝闹翻，以免宋朝彻底断绝岁赐和贸易，让辽朝有机可乘，同时又必须向宋朝显示夏国的实力和尊严。

公元1066年（夏拱化四年）九月，谅祚亲自率领数万大军进入庆州（今甘肃庆阳），围攻大顺城（今甘肃华池东北），大顺城是范仲淹任庆州知州时修筑的。环庆经略使蔡挺得知西夏军来攻，下令沿边人户坚壁清野，然后进入城堡，坚守不出。又事先令人在城堡周围护城河中布满铁蒺藜，西夏军人马渡水多被铁蒺藜所伤，进攻迟滞。夏军围攻大顺城三日，未能攻下。谅祚身穿银甲，头戴毡帽，亲自率兵督战，同时又分兵围柔远寨（在今甘肃华县）、焚烧屈乞（在今甘肃庆阳北）等村庄，并在段木岭（在今庆阳北）建栅寨。柔远副总管张玉率重兵把守，组织敢死队三千人夜间突袭夏军大营，夏军惊慌而逃。蔡挺命令蕃官赵明率蕃兵会同官军联合抵抗。赵明带领800名弓弩手埋伏在城外，乘谅祚督战攻之时，宋军箭如雨下，夏军死伤不可胜数，谅祚也被流矢射穿铠甲，西夏军见皇帝受伤，无心恋战，纷纷败退。

谅祚在攻宋大顺城时中箭逃回不久，同年十月派遣使向宋朝“请时服”，又请岁赐。受到宋朝谴责之后，于公元1066年（拱化五年）十一月，再次遣使向宋朝纳贡谢罪，保证今后各守封疆，不会点集人马进行侵犯，像以前一样和平相处。

次年正月，宋神宗继位，于三月答应了夏的请和，赐夏银五百两，绢五百匹。

正当谅祚周旋于宋、辽、吐蕃诸部之间，在内政外交上颇有建树，西夏也渐渐度过危机，慢慢走向正轨之时。公元1067年冬天，21岁的谅祚因伤势过重，不治而死，谥为昭英皇帝，庙号毅宗，墓号安陵。夏毅宗谅祚刚满周岁即登位，在位20年，但实际执政只有7年。在他亲政期

间采取的一些重要政治改革措施，对巩固西夏政权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一些所谓“正统”的史学家们对他的评价并不高，说他“好色灭伦”、“凶忍好淫”、“过酋豪大寨，辄乱其妇女”。这些评论未免偏见过重了些，在当时西夏正在向封建化迈进的过程中，党项族的婚姻性爱习俗还比较原始，没有中原地区那么多禁锢。谅祚尊用汉礼以改蕃俗，求中朝典册用仰华风，却为元昊建国经营时从未有过的新趋向，这是民族融合过程中汉族影响加强的表现。

公元1067年对宋、夏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头。夏毅宗死后，西夏复入母党干政的黑暗历史时期。这一年，宋朝宋神宗即位，当时宋朝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庞大的军队需要大量的军费开支，官僚机构更是臃肿不堪以致政费繁多，加上每年给辽和夏的大量岁币，使得北宋的财政面临崩溃。神宗面对内忧外患乱局，励精图治，想要一雪前耻。上台之初，即重用王安石，推行新法，希望通过锐意变革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随着变法的推行，宋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外态度也转为强硬。

第四节　母党擅权乱政，埋下战争火种

毅宗谅祚英年早逝，由其年仅七岁的儿子秉常即位，是为惠宗，是西夏开国后的第三代皇帝。秉常年幼，由其母梁太后摄政，梁太后之弟梁乙埋任国相。西夏帝国再一次进入太后干政，外戚擅权的历史时期。

梁氏姐弟专权期间，大力发展母党势力，安排自己的子弟和亲戚担任要职。梁氏姐弟与他们的亲信党项贵族都罗尾、梁太后的侍卫罔萌讹等组成了　以梁太后为首的母党集团，他们牢牢地控制了西夏的军政大权。夏景宗元昊的弟弟嵬名浪遇，精通兵法，熟谙边事，毅宗时曾一度担任过国相。秉常继位后，他在外领兵，任都统军。公元1069年（夏乾道二年），以浪遇为首的皇族血统的党项贵族因坚决不向梁氏集团屈服，结果浪遇被罢官，并其与家属迁徙外地，浪遇于次年忧愤而死。梁氏对浪遇的排挤和打击，反映了梁氏集团与皇族之间激烈的矛盾和斗争。梁氏一边打击皇族势力，一边大力提拔梁乙埋的子弟担任要职，进一步加强梁氏集团的力量。

因为梁氏是汉人，在西夏皇族中显得格外特别。梁太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进一步获得党项贵族的支持，于公元1069年八月，上表宋朝廷，请求废除汉礼，恢复党项的蕃礼，得到宋神宗的许可。但是她的这一做法，虽然赢得了一些保守贵族势力的好感，但却招致更多的不满，不仅遭到了西夏汉族地主阶层的反对，就连西夏皇室中的党项贵族也表示不满。

梁太后恢复蕃礼，没想到会适得其反，不仅没有为她赢得更多的支持，相反却增加了更多反对她的人。从乾道元年到大安二年（1068～1076）的近十年中，梁太后开始穷兵黩武，大举进犯宋朝边境地区，企图用战争的手段来转移日益激烈的内部矛盾，妄想通过战胜宋朝来提高自己的威信，并以此向宋朝索取厚赐。

公元1069年（夏乾道二年）三月，梁太后向宋朝上表，请求以塞门、安远两寨换回绥州。绥州原为西夏属地，地处宋夏边界，无定河下

流西岸，扼守宋夏通道要害，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公元1067年十月，宋朝青涧城知事种谔用计取之。梁太后的请求遭到宋神宗的拒绝。梁太后以此为借口，派兵进攻宋秦州（今甘肃天水），杀死宋朝将领范愿和数千士卒。宋朝为了报复西夏的进犯，下令禁绝边境居民与夏民的贸易往来。九月，梁太后以宋朝断绝互市，致使夏国物资紧缺为由，再次派兵进攻庆州，大掠宋朝人畜而还。闰十二月，西夏国相梁乙埋亲自率兵进攻绥州境内的顺安、绥平、黑水等寨，接着又围攻绥德城（宋收复绥州，筑城后改名绥德）十余天。由于绥德守将 郭逵守城有方，梁乙埋最终无功而返。



宋神宗坐像

公元1070年（夏天赐礼盛国庆元年）八月，梁太后点集国内七十以下、十五以上的国民全部为兵，倾巢出动，分数路大举入侵宋朝边境，多者号称三十万，少者号称二十万。夏军进攻宋大顺城，副都总管杨遂率军拒守大义寨，挡住了夏军的进攻。夏军转围柔远寨，守将固守，梁

乙埋令人在城下焚烧柴禾以扰乱宋军的防守，但是宋军的防守依然井然有序。梁乙埋又分兵进攻荔原堡和淮安镇，俘虏守烽火台军卒张吉，胁持他到城下，令他向城中劝降。但张吉宁死不屈，告诉身边的人一定要坚守，还说夏军在粮尽后自会退去，所以千万不要投降。没多久，夏军就将他杀死。

梁乙埋将军屯驻榆林，距宋庆州（今甘肃庆阳）40余里，夏军游骑直逼庆州城下。巡检姚兕等率宋军与夏军大战九天，郭庆与卜门祗候高敏、三班 借职魏庆宗、秦勃等五员大将皆战死，依然没有击退夏军的进攻，造成了宋朝“陕右大震”的局面。此时，西蕃保顺节度使董毡乘夏国国内空虚，率兵深入夏国西境大肆掳掠，梁乙埋担心兴、灵有失，匆忙撤军。

公元1071年元月，梁乙埋下令在绥德北修筑罗兀城，以扼守横山要冲。宋朝以知青涧城种谔为鄜延钤辖，命诸将皆受种谔节制。种谔是屡施奇计除掉野利兄弟的名将种世衡之子。种谔为了夺取夏人赖以生存的横山地区，率兵两万出无定河，种谔令河东兵先向银州进发，乙埋调集夏军于铁治沟大败河东军，宁州团练使刘阒亲自殿后，率锐骑与夏军激战，身中数矢依然左突右杀，宋军大部队才得以逃脱。种谔的两万大军兵临罗兀城下，守将哆腊派兵三千驻守城北马户川，种谔令前锋高永能率六千精骑进攻，哆腊五次出战均被击败，最后弃城逃走。种谔占领罗兀城后，率部众继续筑城。

宋军占领罗兀城等于在西夏的战略腹地打进了一个楔子。随后种谔又派兵攻取永乐川、尝逋岭二寨，并派人在此筑城，又遣都监燕达等冒雪筑抚宁故城。种谔在横山地区的一连串进攻筑城之举，引起了西夏的恐慌和不安。公元1071年三月，梁氏集团决定反击，但因为罗兀丢失，点兵不集。只得遣使向辽乞援，辽道宗发兵三十万助战，夏军士气复振。二月，夏军攻占了宋军刚刚筑好的抚宁城，接着夏军万余骑兵围攻顺宁寨，夏军一半攻城，一半隐藏在壕沟外。知保安军景思立不知夏军虚实，迫使部将出城迎战，结果都遇伏失败。就在顺宁寨危在旦夕之机，城中有一李姓娼妓，她知道许多梁氏的花边新闻，请命退敌，李氏登上城楼掀开衣服，大揭梁氏私密之事，夏军令弓箭手射击，但没射中。李氏骂的更欢，夏军士兵以听国母的丑事为羞，皆捂耳不听，借口

说粮草用尽退兵走了。三月，夏军围攻罗兀城，罗兀城地势虽险要，但远离宋朝腹地，粮草给养供给困难。宋军一时无法击退夏军的围攻，神宗下诏弃守罗兀，城中辎重全为夏军所获。

早在毅宗谅祚去世之前，就多次遣使向宋请和，保证今后谨守封疆，不再侵扰宋境。宋神宗也向西夏赐银、绢以示和平之意。但梁氏集团专权后， 为了转移国内统治阶级的矛盾，屡次对宋用兵，连年的征战非但没有缓和西夏国内的矛盾，反而使西夏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更加激化了国内人民的不满，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进一步激化。

公元1067年，时任建昌军司理参军的王韶向朝廷呈《平戎策》，交代了如果想要拿下西夏的战略方针。他的战略主张得到宋神宗的赞许，宰相王安石亦十分支持。

公元1072年，由王韶主持熙河开边，采取招抚和围剿的政策。一面大力招抚归顺的部落，改革体制，设立州县，以增强吐蕃地区的实力，加强宋朝对吐蕃地区的控制，以形成从南部对西夏的威胁；另一方面对于不归附的吐蕃势力，则武力征讨。经过王韵的经营，吐蕃腹地熙河、青唐落入宋朝手中，羌人俞龙珂率部属十二万内附，为了表示忠心，俞龙阿主动提出：“平生闻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赐姓包氏。”神宗答应了他的请求，赐姓包，赐名顺。王韶和吐蕃势力的修好起到牵制西夏的作用，但也为夏、宋大规模战争的重燃埋下了火种。

第六章
战争女狂人，掌舵西夏帝国



尚武好战的党项民族，女人亦强悍好斗。当谅祚英年早逝，帝国的重担落在了年仅七岁的儿子秉常身上时，帝国重又进入时间更长的母党专政时刻。掌控帝国大权的母党集团，疯狂地将战火在宋夏边境点燃。生性懦弱而又从小生活在母党阴影里的秉常皇帝，注定是夏国历史上最

郁闷不得志的一位帝王。

第一节　宋军来势汹汹，铩羽而归

公元1076（夏大安二年），惠宗秉常已年满16岁了，依照祖制，他应成婚亲政。梁太后为继续掌控大权，将她的亲侄女即国相梁乙埋的女儿嫁给秉常，并册封为皇后。秉常名义上虽然亲了政，但实权仍牢牢把控在梁氏集团手里。秉常自幼喜爱中原文化，熟读儒家经典，向往宋朝礼仪。公元1080年，秉常在皇族和一些党项贵族的支持下，下令在国内取消蕃礼，恢复汉礼，但因遭到梁太后和梁乙埋母党势力的劝阻和竭力反对，而最终不了了之。

公元1081年三月，为了寻求支持和依靠以削弱梁氏母党集团势力，秉常接受宋朝降将李清的建议，打算将黄河以南贫瘠之地划归宋朝，用结好的办法，借助宋朝的势力对付梁氏母党势力。不过还没等李清动身到宋朝联系，提前获知消息的梁太后，气急败坏，她召集幸臣罔萌讹等密谋，诱来李清饮酒，即捕而杀之。杀害李清后，梁太后又与梁乙埋、罔萌讹密谋设计将秉常囚禁于兴庆府南五里处的木砦行宫。行宫为元昊时期所建，后来元昊在贺兰山大建离宫，此处逐渐荒废。所谓行宫不过是在湖心修建了几座小木屋，只有一条木桥与外界相连，梁太后将秉常囚禁在这里后，就令人斩断桥梁，断绝了行宫和外界的一切联系。

秉常被囚禁的消息终于传了出去，一时朝廷上下震惊，秉常的皇族亲党、左右亲信和各地部族首领纷纷拥兵固守所属城池堡寨，与梁氏母党势力对抗。梁乙埋多次派亲信持银牌招谕，晓以利害，但也无人听命。夏国国内大乱，西夏统治集团面临分裂。

与西夏皇室通婚的夏保泰监军司统军吐蕃族禹藏花麻，一向对诸梁的专权不满，当他听到秉常被囚禁的消息后，于公元1081年（大安七年）五月，以夏国主失位为借口，向宋熙州发文照会宋朝，照会简单交代了夏国内部的 状况。宋神宗据此诏熙州知州苗授，派人认真核实后上报朝廷。六月，宋保安军以经略司命令，移文宥州向西夏通牒称："你们夏国世世称藩，朝廷每年都给你们岁赐，恩义至今。如今听说国主被强臣所限制，不能专命国事，更不知道是生是死。现在，我们朝廷将差信

使入界，了解如今何人主领夏国，你们要如实禀报。”梁太后见牒后无法作出答复。

对待夏国内乱的问题上，在宋朝内部有主战与反战两派。主战派以鄜延路总管种谔为代表，守旧势力以孙固为代表，结果是宋神宗决定趁机伐夏。

公元1081年（夏大安七年）六月，宋神宗以秉常被幽囚，及梁氏背信弃义、侵宋边疆为由，下令兴师大举伐夏。从西至甘肃临洮，东到山西西北部的上千里地方，分兵五路，攻打西夏，史称“五路伐夏”。宋神宗以熙河经制李宪为主帅，他统领熙秦七军加上吐蕃部董毡兵共三万出熙河；王中正领兵六万出麟州（陕西神木）；种谔率九万多军队出绥德；高太后的叔父高遵裕领兵九万兵出环庆；刘昌祚率五万出泾原。另备河东十二将数万人为预备军。

宋朝的五路大军，几乎是齐头并进，东、西两线直逼西夏国都，战争爆发后，宋军势如破竹，各路大军均有斩获。其中作战欲望最强的种谔部，在八月就提前出兵了，在绥德大败夏军，斩首两千余级。不过朝廷对种谔的提前行动非常不满，下令种锷军受王中正节制不得擅自行动。种锷的率先出击，让西夏军加强了戒备。九月，种锷率军沿无定河西进，深入横山要冲，兵临米脂城，攻城三日不破，全军皆有疲色。

此时梁太后派遣梁永能率八万精锐骑兵增援米脂，其中包括西夏最著名的骑兵铁鹞子。种谔率宋军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在无定川痛歼西夏骑兵，西夏精锐损失惨重，被杀及自相践踏而死者甚至阻断了无定河的流水。

米脂城守将遂不战而降。种谔继续向石州、夏州、银州等地进攻，石州守将投降，夏州守将弃城逃跑，银州守将也在种谔派人前去游说之下投降。种谔的一连串胜利，使得宋朝上下一片欢腾。但是宋朝的欢喜并没持续太久，接下来的是宋军的接连溃败。种谔虽然一路西进，攻取了西夏的一些 城池，但是随着战事的进行，宋军后勤补给越来越困难，加上恶劣的大雪天气，士兵饥寒交迫，冻饿死甚多。

西夏面对宋朝的多路来攻，梁太后以大帅梁永能为总领。永能将兵

分作三溜：一以当战；一以旁伏；一以俟汉兵营垒示定，伺隙突出。这种全面防御的策略，造成夏军兵力分散，结果各个战线均被宋军击破。梁太后面对被动战局，召集众将商议，众将皆主张主动带兵出击，只有一位老将提出了不同建议。梁太后听从了他的建议，决定收缩防线，坚壁清野，并调集十二监军司的精锐十余万进驻兴州以保护西夏要害腹地，另派出机动兵力不断袭击宋军的粮道补给线。

北路高遵裕部从环州出发，但行进缓慢，受高遵裕节制的泾原路副总管刘昌祚部先攻入夏境，在达堪哥平磨哆隘口，与梁乙埋所率十万精锐激战，大败夏军，追击夏军二十余里，斩杀大首领没罗卧、监军使梁格嵬等，俘获梁乙埋的侄子讫多埋等二十二名首领。随后挥攻取了有西夏“御仓”之称的鸣沙州，获粮食百万石，兵锋直至灵州城下，种锷前锋抵达时，甚至灵州城门都没来得及关闭。高遵裕唯恐昌祚独立大功，命令他暂时不要攻城，等他的大军赶来再一起进攻，使得宋军失去了进攻灵州的绝好时机。等进军迟缓的高遵裕率军赶到灵州城下时，西夏军队已经做好了防御的准备。

由于灵州城外全是灌溉好的冬田，围城的宋军只好将营安扎在田埂上。不久从南部战线退却下来的西夏军和其他地方赶来的西夏援军抵达灵州，梁太后又派兵绕道宋军背后，在清远军、鸣沙州等地阴截宋军泾原路的后勤部队，宋军损失惨重。此时围攻灵州的宋朝大军，粮道被夏军切断，后勤补给不继，加之冬季到来，宋军饥寒交迫，恰逢此时夏军决黄河七级渠水淹灌宋军，宋军冻死溺死者甚多，伤亡惨重。

宋军补给路线被抄截，大军又泡在黄河大水中，非战斗减员越来越多，于是开始撤兵。由于宋军各路人马在撤退时无序，西夏军队乘势掩杀，宋军死伤无数。高遵裕的八万七千人，回到宋境者只有一万三千人；原有 九万三千人的种谔一路，最后只剩下三万；河东王中正一路也损失了两万人。五路大军唯有统帅李宪部得以全师回朝，并且颇有战果，李宪部先是于九月攻取古兰州，并在当地筑城，接着向东攻占了西夏的粮食储备库龛台，获取大量的粮食和武器，十月，又率军攻至天都山下，将西夏金碧辉煌的南牟离宫付之一炬，最后在其他几路宋军接连溃败的情况下，于十一月间班师撤回。

宋朝五路伐夏，是宋夏两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双入投入兵力之巨在古代军事史上是罕见的。这一战役令双方都损失惨重，宋朝损兵折将，劳民伤财，死伤兵民达三四十万。西夏虽然最终取胜，却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宋朝占领了西夏的银、夏、石、宥等州，并控制了横山北侧的一部分地区。由于战争，宋朝罢岁赐，停和市，使西夏境内物资紧缺，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极端困苦。此外归附宋朝的部落达数万帐，被俘阵亡损失数万人。失去的米脂城里外良田不下一、二万倾。

宋军之所以先胜后败，一个重大的原因是用人不当、行动不一致、缺乏统一指挥。首先，宋军缺乏一个能总揽全局的卓越军事统帅，本战宋神宗是以李宪为统帅，但整个战争过程，也没显示出李宪对整个战局的协调和指挥，只看出他自己的一部人马在自顾自地冲杀。其次，各路大军行动不一致，缺乏有效的配合。五路大军中只有东北的种锷部、西北的李宪部、北部的刘昌祚部全力进攻，而北路的高遵裕部和东北的王中正部则进军迟缓，而刘昌祚和种锷又分别受高遵裕和王中正节制，前者的军事行动反受后者制约，致使刘昌祚兵临灵州，因高遵裕的贪功而错失最佳攻城良机，最终导致五路联军的溃败。至于王中正部则在战场乱窜，根本不知所踪，以至给其补充粮草的后勤部队都找不到他，直至粮草将尽，也是损失惨重而回。

从本场战争的性质上来讲，宋朝也显得师出无名，宋朝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无非是杀人夺地。对西夏人来说，这场战争是一场反侵略、保卫家园的战争，所以即使因梁氏囚禁秉常而国内大乱，但当面对外敌时，还是能团结 起来将枪口一致对外，使得西夏在抵抗宋朝的入侵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公元1082年正月，宋神宗下令追究战争失败的责任。高遵裕责授郢团练副使，本州安置，种谔、王中正、刘昌祚并降官，五人中唯有李宪非但没有受到责罚反而升了官。

“五路伐夏”的失败，使宋朝君臣认识到，迅速消灭西夏已无可能，打持久战成了必然。宋朝开始调整自己的战略部署，采取步步为营，层层推进的战略。具体做法是在宋夏边境地区修筑军事城堡要塞，并将城堡逐步推进至西夏境内，蚕食西夏领土。接下来，宋夏两军就这些堡垒

展开了一系列血雨腥风般的拉锯式争夺战，虽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但双方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庞大的帝国家底支撑着宋朝在这场持久战中的耐力，国小民少的西夏能支撑到何时？

第二节　永乐之战，秉常复位

五路伐夏的最终无功而返，使得宋朝君臣一直耿耿于怀。大战过后，双方一时都无力再发动大规模作战，宋、夏围绕边境城寨展开了你来我往的厮杀争夺。公元1082（夏大安八年）五月，梁氏点集大军，令都统军妹精嵬、副统军讹勃遇领军数万入侵环庆，攻掠淮安镇。守将张守约同各路兵马掩击，大败夏军，杀死夏正副统军，并俘获大量夏军铜印，器械等。七月，梁氏对淮安之败怀恨在心，集十二监军司大军出没烟峡，兵至镇戎，故意装作犹豫不前。三川寨巡检王贵以为夏军胆怯，便率军过壕沟主动进攻夏军，夏军兵分两路掩杀，王贵大败而逃。

李宪总结上次伐夏失败的原因，针对分兵造成的失败教训，李宪上书宋神宗，建议集合各路人马，集中攻击西夏要害，边攻击边筑城、逐步推进直捣兴、灵。种谔则主张经营横山地区，向宋神宗面奏："横山绵延千里，有　很多马，适合种庄稼，不如在那里做一个防御点，休养生息，待日后讨伐之用。"沈括同样建议经营横山，他的建议是直接在夏西八十里筑古乌延城。神宗最终同意了沈括的建议，并派徐禧、内侍押班李舜举前往与沈括相议。徐禧到达延鄜与沈括会晤后，改变了沈括原先提出的在古乌延城筑城，提出在永乐筑城的战略构想，后来，徐禧执意在永筑城，并把种谔调往延州。

公元1082年（夏大安八年）八月，徐禧发蕃汉军民二十多万人，仅用十四天就筑好了永乐城，城池三面阻崖，表里山河，气象雄壮，宋神宗赐名"银川寨"。鉴于永乐城的险要，西夏派统军叶悖麻、咩讹埋等率三十万大军驻扎在泾原以北，伺机夺取永乐。闻知永乐城修好，夏军出动数千士卒渡无定河前来攻城，但渡河后不战而退。徐禧以为夏军胆怯不敢攻城，遂不加防备，徐禧令大将曲珍、景思宜等领兵万余镇守，自行带中军，右虞侯军，右军返回米脂。

横山对西夏极其重要，宋朝称之为西夏的右臂，永乐地处险要，严重威胁了西夏的横山地区。宋军保护筑城的大部队刚刚撤离，西夏屯驻泾原北的30万大军就倾巢出动，前来夺城。徐禧闻讯，刚开始还不信，

以为筑城之时夏军尚不敢来攻，现在城修好了，夏军更不敢来。等到大将曲珍一再急报徐禧才信以为真，于是留沈括守米脂，自已同李舜举等率领仓促拼凑起来的一万余士兵前往永乐城，并列阵于永乐城外。

九月九日，西夏大军在大将叶悖麻和咩讹埋的率领下抵达。老将曲珍建议，先将军队撤入城内，以避敌锋，徐禧不听。西夏军十数倍于宋军，徐禧却令宋军列阵城下，去和西夏军队野战。大将高永能见西夏军队尚未齐集，便提出乘西夏军队列好阵势前向其发起攻击，徐禧又不听。

西夏以精锐铁鹞子抢渡无定河，曲珍和高永能又建议乘敌半渡攻击才有机会取胜，否则西夏铁鹞子过了河恐怕难以对抗，徐禧又加以拒绝。西夏精锐渡过河，列好阵势向宋军发起猛烈攻击，徐禧令宋军王牌骑兵选锋骑兵队数千人迎战，很快被优势夏军击溃。宋军被迫退守城内，永乐城被夏军团团包围。

接着夏军又攻下水寨（宋军在此打了水井，专门给永乐城供水用），切断了宋军的水源。宋兵饮水很快用尽，由于永乐城平地突起，地势虽险，但“掘井不及泉”，士卒渴死了一大半，有些士兵甚至绞马粪汁解渴。

众将见城不能守，高永能劝徐禧尽出金帛招募敢死队与西夏军血拼，或许能有七八成士兵突围成功，曲珍也劝徐禧趁现在还有些实力弃城突围，徐禧却表示城池十分重要，不能丢弃。此时西夏军在以残暴著称的仁多家族的首领仁多零丁的率领下，近乎疯狂的攻城。

留守米脂的沈括，本应率兵来救，叶悖麻怕其前去救援，派了万余兵力南攻绥德，以牵制沈括部。绥德城内三百羌众暗中内应，沈括得知后，回兵绥德城内，将内应者全部处死，及至沈括再引军永乐，已错失救援良机。李宪率熙河军远道来援，受到西夏军队阻击不能前进。鄜延道总管种谔因为怨恨徐禧，以手中只有老弱残兵为由，竟未予以援救。

徐禧见情况危急，派吕文惠前去夏军营谈判，西夏军嫌弃吕文惠是小将，拒绝与谈，提出让大将曲珍前来。徐禧认为曲珍总令军政，去的话风险太大，景思宜自告奋勇前去谈判，因言语不和，被西夏扣留。夏

军继续猛攻，西夏人在城下叫嚣："汉人怎么还不投降，已经三天没有水了吧。"

徐禧听了把自己水壶里仅剩的一点水倒下去说："无水？你看这是什么？"

西夏军大笑道："就这些了吧。"

九月二十日突降大雨，夏军一边更加猛烈不顾生死的攻城，一边派一万多人拿着铁锹冒着矢石箭雨狂挖墙体，新城多处溃塌，永乐城被西夏军攻破。攻占永乐后，夏军又兵临米脂城下，耀兵三日而还。

此次大败，宋军损失惨重，死者将校数百，精兵一万多人，连筑城的近二十万民夫也被西夏军屠杀。徐禧、李舜举、高永能等皆死于乱兵之中，仅有四将逃免。这次战争的惨败原因，主帅徐禧负有主要责任。宋神宗得闻败讯，涕泣悲愤，食不下咽。早朝时，他又对辅臣痛哭，使得辅臣不敢抬头看他。

灵州、永乐两次惨败，宋朝兵民役夫以及边境归附熟羌竟有六十万人死 于争战，花费更是巨万不可胜数。此后，宋朝再也没有力量组织对西夏的大规模作战了。

此后西夏又乘胜多次发动对兰州的进攻，但均被击败。公元1083年二月，梁乙埋出动三十万大军大举进攻兰州，迅速攻占兰州城外东、西两关堡。守将李浩闭城坚守，令钤辖王文郁募集敢死队七百人，乘夜下城突袭夏军大营，夏军惊慌溃退，争相渡河逃窜，溺死了很多人。

梁氏囚禁秉常以来，为了转移国内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屡屡挑起战争，不但内部矛盾没有得到缓解，反而使西夏境内，特别是银、夏一带的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加上宋朝因两国战争而停止"岁赐"、断绝"和市"，使西夏境内物资匮乏、物价暴涨、官怨民恨、人民生活饥寒交迫，引起党项和汉族人民的强烈不满。迫于压力，公元1083年（夏大安九年）闰六月，梁太后与梁乙埋决定让秉常正式复位。

秉常复位，深知宋朝经过连年战争也是疲惫不堪，自恃夏军数次大胜宋军，便向宋上表请求归还所占领土。遭到宋神宗的拒绝。夏国大将

仁多零丁等建议再次发兵侵宋。公元1084年（夏大安十年）正月，秉常调集河南诸监军司全部兵力，号称八十万众，大举进攻兰州。宣庆使李宪提前加强了防备，秉常亲自督阵攻城，夏军昼夜急攻，矢如雨雹，十天都没能攻破，夏军粮草将尽，变留下城外数万夏军尸体，解围而去。四月，宋泾原路经略使卢秉派大将彭越孙等攻取了葫芦河。秉常闻知后大惊，派都统军叶悖麻、副统军咩讹埋率大军围攻安远寨。安远守将吕真等率军奋勇抵抗，将数万夏军斩杀殆尽，并杀死都统军叶悖麻和咩讹埋。此战夏军元气大伤，宋军也算报了永乐之仇。

西夏另一大将仁多零丁，指挥作战极其凶悍，数次出兵攻打兰州，其不要命的视人命如草芥的攻城战法，令宋军心有余悸。以致宋神宗都说“此贼凶悍”，并重金招募能人来杀他。

1084年十月，仁多零丁率兵十万进攻泾原路，纵火焚烧草积，蕃、汉民 众被烧死者众多。接着挥军围攻第十六堡，部下对其不惜命的攻城战法多有怨言，攻城之时多出工不出力，十万大军面对一个小小的十六堡久攻不下。泾原路经略使卢秉乘机派大将姚麟、彭孙率精锐在夏退军必经之地静边一带设伏。零丁撤退经过时，面对突然杀出的宋军，零丁吓得大喊：“这些兵是从天而降！”他的部下一见中伏，加上本就对零丁的残暴心怀怨恨，结果弃主将一哄而散，零丁毫无悬念地战死。

秉常亲政后，数次大举入侵宋境，均遭惨败，更是损失数员大将。在梁氏的建议下遣使入贡，试图修复与宋的关系。公元1086年（夏大安十一年）二月，梁乙埋死，梁太后立梁乙埋之子梁乞逋为国相，梁氏姑侄继续把持朝政。十月，梁太后病死，梁氏集团势力大减。梁氏集团与保皇势力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尖锐。分管西夏左右厢兵的统帅、皇族仁多保忠公开与梁乞逋对抗。公元1087年（夏天安礼定元年）七月，秉常在长期的忧愤中死去，年仅26岁，庙号惠宗，墓号献陵。秉常卒后，由其年仅三岁的长子乾顺继位。西夏重又步入母党专制。

第三节　后族梁氏，擅权专政

公元1086年（天安礼定元年），年仅三岁的乾顺继位，母梁氏（梁乙埋之女）为昭简文穆皇太后。乾顺由母后梁氏和梁乞逋共同辅政，史称“小梁氏”集团。

此时，西夏的军政大权掌握在梁氏、皇族嵬名阿吴和皇族仁多保忠三大家族手中。小梁氏集团当权期间，西夏内乱外战更加剧烈，三大家族之间钩心斗角，互相倾轧，但左右政局的仍然是梁氏家族。梁氏集团依仗“一门二后”的国戚关系，控制朝政、打击旧臣、为所欲为。特别是梁乞逋，仗着自己是乾顺皇帝母舅，更是嚣张跋扈，目空一切，残酷迫害秉常的亲信大臣，　其倒行逆施引起朝野震怒，部族豪酋与之同床异梦，离心离德。

梁氏掌权之初，采取对外称臣的策略，不断向宋朝进贡马、驼，要求宋朝归还失地。与此同时，宋朝哲宗赵煦也因年幼，由他的祖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高太后守旧软弱，重用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和积极的开边政策，对内搞“元祐更化”，对外执行退让求安的消极外交政策。公元1087年（夏天仪治平二年，宋元祐二年）宋朝册封乾顺为夏国主，仍兼任节度、西平王。

梁氏集团与皇族之间的矛盾斗争愈演愈烈，梁乞逋通过对宋朝的试探，摸清了宋朝的态度，为了转移国内激烈斗争的视线，也为了进一步控制兵权，接下来梁乞逋对宋朝边境发动了一系列掠夺性的战争。

宋夏长年交战，使边境居民生活困苦，夏境内的一些党项部落多有内附，之前宋对夏来附人员一应接待。宋哲宗宽厚仁慈，以乾顺新立为由，下诏令沿边经略使拒收夏国归附人员，如遇到人数较多的，则派兵将其移送出境。梁乙逋则派兵将这些半路返回的部众全部杀死。

公元1087年五月，梁乞逋重金约吐蕃族首领阿里骨一同攻宋。二人相约，如果攻取熙、河、岷三州则归西蕃，如果夺取兰州定西城则归夏国。阿里骨率兵攻破洮州，梁乞逋亲率数万军出河州，与阿里骨部共同

围攻南川寨，大肆烧杀抢掠。接着转攻定西城，诱击宋军，杀都监吴猛等。梁乞逋和皇族大将仁多保忠不和，便以乾顺的名义胁迫他出兵进攻泾原，保忠率万余骑兵进入泾原境内，总管刘昌祚率大军截击，保忠引兵退还。

八月，梁乞逋调集十二监军司的兵力于天都山，直接威胁兰州。阿里骨派河北兵十五万进围河州，令部将鬼章率两万兵马驻扎在洮州。岷州知州种谊和行营总管姚兕两路出击，围攻鬼章。宋军在归顺的吐蕃部族的引导下，趁着大雾接近洮州，发动突然攻击，面对突然而至的宋军，鬼章部众大为惊恐，宋军顺利攻取洮州，斩首数千，俘虏蕃部首领鬼章等九人。九月，梁乞逋令仁多保忠率兵十万再次侵犯泾原，围泾原十一将兵于城内。总管刘昌祚 病倒，知军张子谏不敢出战，保忠令夏兵在城外四处焚烧庐舍、毁坏冢墓。庆州知州派遣副总管曲珍领兵星夜急驰数百里至曲律山，对夏军发动突袭，斩首一千多人，俘虏数百人。仁多保忠闻讯，急忙将围城士兵撤入札寨内，像平常一样生起烟火做饭，暗中偷偷撤军而去。

公元1086年（夏天仪治平三年）正月，白天见太白星，司天进言说“不利用兵”，梁乞逋不听，亲率兵进攻兰州，被守将钳宗翌击败。进攻兰州失败后，乞逋借口护耕往每寨派三五百夏兵，以引诱宋军。宋军不为所动，于是乘机袭击德靖寨，被守将张诚率蕃、军击败。

四月，围攻塞门砦（今陕西安塞县北），庆州宋军乘机进袭洪川寨（今陕西靖边县西南），夏兵被迫撤围。七月，梁乞逋屯兵与兰州交界处，突袭龛谷，击败龛谷守将及东关堡巡检，杀数百宋军。八月，梁乞逋派兵进犯延安，岷州知州种谊率兵来援，夏兵闻听种谊前来，主动退兵。

公元1089（夏天仪治平四年）年春，夏境内出现大面积饥荒，梁乞逋点兵不集。他连年对宋出兵，国内怨声载道，群臣也上书“国家用兵过多，请息民力”，梁氏迫于压力而向宋请和。开始西夏向宋请求归还被占的领土米脂、浮图、葭芦、安疆四塞和兰州。经过双方的讨价还价，最后议定宋朝将米脂等四塞归还夏国，夏国则归还永乐之役的宋朝俘虏。

此时梁乞逋权势更盛，他的弟、侄皆手握重兵。公元1090年（夏天

祐民安元年）五月，梁乞逋上表宋朝请求废除兰州的质孤、胜如二堡。二堡在兰州界内，为李宪攻取兰州后所筑。六月，乞逋请废二堡被宋拒绝，就派兵将二堡攻占后毁弃。十月，胜如巡检守义领兵修葺被毁的城门，修好后，梁乞逋又派兵将之焚毁。

公元1091年（夏天祐民安二年）四月，梁乞逋率兵十万大举进攻熙河，焚毁通远军护耕七堡，杀掠上千居民。五月，乞逋率兵转攻泾原，大掠开远堡，后得知岷州知州种谊正集结兵力来援，遂率军退还。八月，乞逋派兵攻打土门堡，鄜延都监李仪与副将许兴夜率军迎击，战败被杀。接着又转攻怀　远砦，守将李逊领兵出战，被击败后退入城内坚守，夏军围城五日后退去。九月，梁乞逋集兵十五万，声言攻环庆、鄜延诸路，当他发现两处已经做好防备，于是抽出一部分兵力进攻麟州、府州，围攻神木等寨，纵兵杀掠无数，焚毁庄稼庐舍，驱掳牲畜。沿边诸寨皆紧闭城门不敢应战，惟有横阳堡守将孙贵数次以奇兵袭击获胜，并且打开城门，视夏军如无物，夏军惊疑，不敢贸然进攻，所以又带兵退回来了。。

户部侍朗范纯粹（范仲淹第四子）说："西夏人一年之内大兵三次来犯，实在猖狂。"在夏军大举入侵宋朝边境之时，河西的塔坦国乘夏国境内空虚，率部袭击了贺兰山区的罗博监军司，劫杀千余人户，掠牛羊、孳畜万计。梁乞逋急忙撤军回援。十一月，宋朝断绝对夏的岁赐。环庆路经略使章楶命都监张存率兵进攻韦州（今内蒙古河套东部），攻安州川、霄柏川等处，杀死蕃部千余人。

公元1092年（夏天祐民安三年）正月，梁乞逋遣使赴辽，以受到宋朝攻击为由向辽乞援，辽国派大将萧海里驻兵北部边境，以牵制宋朝。梁乞逋乘机派重兵向绥德发起攻击，大肆掳掠五十多天而还。三月，梁乞逋集兵韦州，扬言进攻环、庆二州。经略使章楶侦知夏国边寨各相距二、三十里，每寨仅有八百人驻防，且大多老弱不堪，命折家大将折克适率领泾原精骑八千，急行军一天一夜奔赴至韦州，迅速击溃了守城夏兵，折可适率兵直入监军司所，俘获大量牲畜、器物。回师途中，夏军从后悄悄尾随，打算趁其不备发动袭击，折可适乘机在途中设伏，大败夏军，斩首领二人，杀死士卒无数，俘获上千甲马。

梁乞逋见宋朝在熙河修筑了定远城，便在其附近修筑了烽火台，并派了五千夏军驻守，待宋军有行动时可向其内地发出警报。折可适率六千士兵悄悄潜入夏境，预先探得守烽火台的夏军姓名，然后假扮敌军官查哨，呼叫着名字骗出斩首，使烽火不能传信，夏军卷甲而逃。

梁太后为韦州之败而感到恼怒不已，企图大举攻宋。七月，遣使赴辽， 请求辽国出兵协助攻宋，但是遭到辽道宗的拒绝。

十月，梁太后亲率十万大军进攻环州，环州城外皆是沙碛，距城百里外有一处水源，章楶在夏军路过前派人在水里下毒，夏军经过饮用时，人马被毒死者甚众。夏军围攻环州七日不克，被迫退兵，章楶令折可适率一万精兵埋伏在夏军退军必经之地洪德砦。夏军大部队不久经过此地，折可适下令放过前军，拦腰向梁太后所在的敌中军冲杀。夏军猝不及防，乱作一团。梁后旌旗显眼，诸路宋军皆奋勇向其部冲杀。梁太后组织最精锐的铁鹞子数万反击，折可适率众死战将之击溃。梁太后见不能敌，便弃帷帐首饰，换上平民衣服，狼狈逃窜。逃跑中，夏军相互践踏被杀者难以计数，跌落山崖者尸体遍地。

环州之战中，西夏元气大伤。在此后的数年里，西夏再无力大规模入侵宋朝边境。公元1093年（夏天祐民安四年）三月，梁乞逋因宋朝断绝岁赐，遣使上表谢罪。宋朝边境守将以为宋、夏议和，防备就松懈了。但夏谢罪使刚入宋境，梁乞逋就乘宋沿边不备，纵兵大举入侵延、麟二州。泾原路大将张蕴对西夏的出尔反尔极其愤怒，率精锐杀入夏境，直逼宥州。梁乞逋派三千骑兵前去阻拦，被张蕴领军击败，宥州守将弃城逃走。夏监军梁阿移率数千铁骑来援，向张蕴军发起数次冲锋，皆被击退。张蕴乘敌骑疲惫，纵兵掩杀，夏军大败。

第四节　梁氏集团穷兵黩武，穷途末路

梁氏集团掌权以来，不断发动战争，穷兵黩武，使得宋和西夏两国边境居民饱受战争灾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梁乞逋每次出兵都会找堂而皇之的借口，而每得到宋的岁赐后，更是要在朝堂上夸耀自己的功绩。西夏上下虽然怨声载道，但迫于梁乞逋的淫威，群臣和百姓对梁氏集团的倒行逆施也是敢怒不敢言，致使梁乞逋更加自命不凡。

梁乞逋自恃功高，专权的欲望越来越强梁氏也对他的专权蛮横很是不满，环庆之战，梁氏甚至剥夺了他的带兵权，梁乞逋对此怀恨在心，兄妹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

公元1094年（夏天祐民安五年，宋绍圣元年）十月，梁乞逋的“叛状益露”后，西夏国大将嵬名阿吴、仁多保忠、撒辰等率领部众，杀死梁乞逋，并杀了他的全家。梁乞逋被诛杀后，梁氏独揽大权，继续侵犯宋朝边境。

公元1096年（夏天祐民安七年）十月，梁氏偕乾顺统帅50万大军，兵分三路，大举入侵鄜延路。西夏军重兵低达延州，见延州城防备森严，难以攻下，便转而向延州北面的金明寨发起猛攻。梁氏与乾顺亲自督军作战，金明寨失守，宋军2800名守兵只有五人逃脱，其余全部战死或被俘。夏军获寨中粮五万石，草千万束。并留书于一宋军脖颈上，写道：“借你的名，替我转投经略使。”书信内容大致是对宋和西夏边疆议定无果不满。梁氏担心宋的报复入侵，便将金明寨一战所俘宋军献与辽，以争取辽的支持。

第二年，宋朝开始反击西夏。自高太后病逝后，亲政的宋哲宗重新启用改革派，对西夏也从过去的退让求安转为强硬反击，不但断绝西夏的岁赐，更是在边境地带加强了对西夏的主动进攻。

公元1097年（夏天祐民安八年）七月，张蕴攻取宥州退兵后，西夏复取宥州。经略使吕惠卿命熙河大将王愍率兵攻取宥州，西夏都统军贺浪罗率兵前来支援，被王愍军击败，宋军乘胜攻占宥州。贺浪罗又遣部

将前来挑战，被宋军神臂弓射退，损失惨重。八月，宋都监刘安率兵杀入西夏境，杀退梁氏派遣的拦截部队，兵锋直抵夏州城。梁氏一面下令坚守，一面遣使赴辽乞援。辽依旧是只书面谴责宋，而拒不发兵。由于宋朝对西夏境的大规模讨荡，致使夏天都山部落带着牛、羊粮草远徙。熙河路出动四万大军向天都山进发，西夏监军司以十万骑兵迎战，被击溃，向西败退。宋军杀入天都监军司，但一无所获，宋军粮草将尽，饥渴而死者近半，无奈只得退军。

泾原路宋军亦数次深入西夏境，攻占西夏屯兵所，掳获甚众。鄜延路大 将苗履统诸路兵马杀入西夏境，围攻夏州。梁氏派大将嵬名乞勒领兵来援，遭到苗履部痛击，损失上万兵马，苗履挥军追杀五十里。在宋军各路人马的反击下，西夏损失惨重，西夏境内部落多有内附者。西夏御使中承仁多楚清是名将仁多零丁的儿子，零丁战死后，他的侄子仁多保忠代为都统军。楚清虽官至宰相，但无兵权，数次向梁后请掌兵权，均被拒绝，于是乘宋军大举入境之机举族内降。监军妹勒的亲随喝强山和讹心也投降了宋朝。

渭州知州章楶派兵在葫芦河川（今宁夏固原北）修筑城池，葫芦河川地处险要，处于西夏军的出没要地。章楶令总管王文振统领秦凤、熙河、环庆、泾原四路军共约八万人开始筑城。梁太后闻讯，急忙调集十万精兵，交由阿埋、妹勒率领前来阻止宋军筑城，西夏军驻扎在没烟峡，设伏以待。

折可适领军先至，遭到西夏军伏击。熙河军左骐骥使姚雄率七千士兵前来增援，西夏军据险不与之战，而是占据有利地形以观宋军动静。几日后，西夏军突然发动总攻，西夏军每人带一把铁锹、一把茅草疯狂冲向城前壕沟，把茅草投入沟里试图冲到城前。宋军拼死抵抗，经过反复冲锋，西夏军终于突破了宋军的防线，越过壕沟，直扑平夏城下，过河逼寨，奔突杀人，并用铁锹狂挖尚未完工的城池。

此时，熙河大将姚雄所率七千精兵冲入敌阵，姚雄虽流矢中肩，却愈战愈勇，极大地鼓舞了宋军士气。西夏军渐渐不支，引兵而退。此役宋军斩首三千级，俘虏数万。经过这一战，宋军成功地修筑了平夏城、灵平寨。

平夏城修好后，宋朝又在沿边诸路陆续修筑了镇羌、安西城、通峡等数十处堡寨，逐步形成了对西夏步步进逼的态势。这些城堡的修筑，特别是平夏城的修筑，犹如一把插入西夏腹心之地的利剑，使得西夏不仅失去了好水川两岸大片膏腴之地，而且面临侵宋前沿阵地和补给基地为宋所困的窘境。西夏人哀叹：“这些田地都被汉家占了，以后该怎么办？”

可见，平夏等诸城的修建对西夏影响之大，因此西夏积极准备夺取这些堡寨，梁太后一面加紧备战，一面遣使赴辽乞求辽国出兵相助。辽国通牒宋 朝归还所占西夏领土，宋朝对此不予理睬。梁氏见外交攻势毫无进展，决定动员全国的军队夺取这些地区。

公元1098年（夏永安元年，宋元符元年）十月，为了夺取宋朝修筑的堡垒，梁太后与乾顺计议之后决定，梁氏亲率四十万大军出没烟峡，迅速行军至平夏城，西夏营地东自葫芦河咸泊口，西至石门峡九羊寨，南到熙宁寨古豪门，绵延百余里，将平夏城包围。梁氏令大将阿埋负责攻城，妹勒负责阻击外援。

平夏被围后，章楶集结各路精兵前去救援。梁氏令西夏新建一种装有名为“对垒”攻城装备的战车攻城，高大的战车载着数百人，填壕沟而进，飞石激火，昼夜不息。守将郭成临危不乱，组织守城士兵打退了夏军一轮又一轮的疯狂进攻，并不时地在夜间派兵出城袭扰夏军。平夏城成了一台名副其实的绞肉机器，城下鲜血横流，尸积如山。

夏军连续攻城十三天，死伤万余人，仍未破城。夏军携带粮草渐尽，适逢一场西北大风，将“对垒”战车全部吹折，夏军溃败，梁太后“惭哭嫠面而遁”。嫠面是党项羌等少数民族的一种习俗，指的是用尖锐的东西划自己的脸，以至血流满面，来表达自己内心强烈的悲痛或复仇决心。夏军在围攻平夏之时，派驸马都尉罔罗屯兵罗萨岭，以拦截熙河路援军；另派大首领嵬名济驻扎在折池，以防御秦凤、鄜延等路。夏军攻城期间，熙河守将王愍率军攻入夏境，斩杀罔罗，宋将刘安、张诚亦率军击败嵬名济等，这加速了夏军的溃败进程。

平夏城之败，虽然使得西夏损失惨重，但西夏并因此而没善罢甘休。阿埋为六路都统军，与监军妹勒在天都山附近指挥部秘密召开军事

会议，暗中集结兵马于天都山，以畜牧为掩护，图谋发动一个春季攻势，以彻底摧毁平夏城。不料，他们指挥部的地点被宋军探知，章楶召集众将商议，决定采用奇袭的方式灭掉西夏的指挥部。泾原路曾四次对西夏境发动浅攻，三次进入西夏境均不超过百里，西夏人以为宋军胆怯不敢深入其境，认为宋军的骑兵部队的能力也仅至于此。

因此，章楶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密令折可适、郭成等六将率一万精锐骑兵，分六路潜兵夜进至天都山锡斡井，当长途奔袭的宋军突然出现在嵬名阿埋、妹勒面前时，他们难以置信，俯首就擒。天都山乃西夏战略要地，大批西夏援军很快赶到，把宋军团团围住。双方展开激战，折可适战马疲惫不能再战，郭成主动让马，并以家事相托，让折可适突围，自己断后。折可适坚拒不受，表示要和郭成并肩作战以死报国，宋军见主将如此英勇，士气大振，奇迹般地将西夏军击溃。另一路宋军在突袭仁多保忠部时，除仁多保忠单骑侥幸逃脱外，全军覆没。这场战役，除了俘获西夏两名统军大将外，还俘虏了三千余兵民，获牛羊不下十万。

连续两次攻打平夏都遭到惨败，天都山基地又为宋军袭破，统帅又被俘，西夏上下惊恐不已，梁氏再次派遣首领嵬名咩布至辽乞援。由于此前梁氏曾数次向辽乞援均未如愿，所以对辽的表章上言辞颇有不满。辽道宗本来就十分讨厌梁氏，忍无可忍，于公元1099年（夏永安二年）派遣使臣前往夏国，用药酒毒死了梁氏。至此，擅权专政达13年之久的梁氏集团彻底终结。年满16岁的乾顺，在辽的支持下开始主持内政。

第七章
乾顺亲政，帝国攀升至巅峰



一个以儒治国尊崇佛学而又骨子里充满党项民族特有杀气的乾顺帝，将国与国之间战与和的游戏玩到极致，巧妙地周旋于宋、辽、金之间，利用各方矛盾，实现夏国利益最大化，最终将帝国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一节　乾顺亲政，皇权巩固

梁氏擅权的终结和乾顺亲政主要是依靠了辽国的力量和支持，所以乾顺亲政后，与辽国的关系处得很近，进一步加强了与辽的依附关系。公元1099年（夏永安二年，辽寿昌五年）二月，辽国西面招讨使所辖的拔思母部发动叛乱，辽屡次出兵讨伐均没成功，乾顺在辽的请求下出兵助讨。十一月，乾顺向辽请婚，意在消除因梁太后之死而造成的两国之间的隔阂，希望通过联姻的方式进一步巩固辽夏关系，但辽道宗拒绝了乾顺的请婚。

公元1100年，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辽的依附关系，乾顺派汉宫殿前太尉李至忠，秘书监梁世显去辽朝进贡，并再次向辽请婚。辽帝问乾顺的品性如何？至忠回答道：“秉性英明，处事谨慎，是个出色的人。”辽帝赞许，但并没当场答应求婚之事。直到公元1103年（夏贞观三年，辽乾统三年），辽天祚帝才答应了乾顺的求婚，并于1105年，封宗室女南仙为成安公主嫁与乾顺，联姻后的辽夏关系更加密切。

乾顺亲政当年，令大将结讹遇领兵数万在神堆及波济立、鲁逊埋等险要处驻营扼守。延铃辖张诚、刘安率军对其发动突袭，大败结讹遇，斩首四千级，收降四百余人。面对宋朝咄咄咄逼人的军事压力，初掌大权的乾顺决定改变梁氏集团期间对宋主战的政策，派嵬名律令持书到熙河与宋议和，经略史孙路将书上交宋延，宋哲宗以孙路擅自接收西夏的议和文书为由，将孙路降职，拒绝了与夏的议和。

公元1099年三月，急于与宋议和的乾顺派使者到辽国寻求帮助，希望辽国出面调和。辽派签书枢密院事萧德崇、礼部尚书李俨入献玉带赴宋，上书为宋与西夏和解。宋哲宗以西夏反复无常、屡犯边境、杀掠吏民为由拒绝与之议和。乾顺闻知辽国出面，宋朝也不理会，大怒，辽国使者刚出宋境，乾 顺就派令王皆保率兵突入府州境内，大肆杀掠。知州折克行率兵出战，大败夏军，生擒皆保。八月，宋军展开报复行动，熙河军深入西夏境内，杀死仁多保忠的弟弟仁多洗忠。初执政的乾顺数次与宋交兵没有占到便宜，九月，乾顺派使者向宋上谢罪表，辩称西夏国

侵扰宋境是由梁太后和梁乞逋挑起的，现在梁氏已死，一些奸臣已经被诛，希望得到宋朝的谅解，恢复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宋哲宗初步答应只要西夏人不再来犯，则宋朝也不再出兵过界，并令乾顺严戒缘边首领，不得再滋扰边境。

但是，由于宋和西夏两国连年烽火不熄，极度缺乏互信，注定双方和谈会一波三折。就在乾顺上谢罪表不久，乾顺再次派遣二千精骑出浮图岔，进犯镇戎军。闰九月，西蕃羌酋心牟钦毡、罗结聚集数千人围攻湟州，并派人请求乾顺出兵相助。乾顺命仁多保忠及达摩等率兵十万前往湟州，西夏军首先派兵烧毁了湟州城外的炳灵寺桥和星章峡栈道，对湟州四面围攻，接着出兵攻破南宗堡，擒获守将刘文，西夏军兵临湟州城下。保忠令西夏军猛攻，连续围攻十六日，还是没能破城。宋将苗履、姚雄、李忠杰率部前来增援，保忠见宋军来势汹汹，荡起滚滚烟尘，遂仓皇率众渡湟水而逃。

乾顺一边不停地与宋兵锋相见，一边不停地上表求和。十一月，乾顺派遣令能（官名）嵬名济等再次向宋朝上誓表，再次强调母党梁氏的侵宋之罪，并保证以后一定严戒缘边首领不得再出兵滋扰宋朝边境。好事多磨，双方终于达成和议。宋哲宗遣使赐西夏银器五百两、衣帛各五百匹，并恢复对西夏的“岁赐”。

初掌大权的乾顺进一步依附辽国，并使两国的关系得到了加强，同时也与宋暂时达成了和解。在稳定外部环境的同时，乾顺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巩固自己的统治，开始对国内军政大动手术。

在梁太后擅权期间，由于大将仁多保忠领兵在外，梁太后的亲信嵬名阿吴已死，曾给梁后出谋划策的大将嵬保没、陵结讹遇两人，成了乾顺出气的替死鬼。乾顺将梁后之死怪罪在二人头上，下令将这二人杀掉。

梁氏擅权时期，西夏的军政大权掌握在梁氏母党、仁多氏和嵬名氏皇族三大家族手里。如今母党梁氏已经败亡，只有仁多保忠尚统兵在外。蔡京听说仁多保忠与乾顺有矛盾，有心归附宋朝，于是蔡京命熙河路主帅王厚（著名的熙河开边主帅王韶之子）招降仁多保忠。王厚说：“保忠虽然有意归附，但是他的部下却没有人响应。”这句话的意思

是只招仁多保忠一人，如果他的部下不来，那也没什么用。但是蔡京不听，下诏急令王厚马上行动。

王厚无奈，只好派自己的弟弟暗中去寻保忠，谈妥内附之后，王厚的弟弟在回来的路上不小心被西夏巡逻兵抓获。乾顺得知后大惊，设计令人将仁多保忠召之牙帐，夺了他的兵权。仁多保忠被夺了兵权，但是蔡京还不死心，再次命王厚将他招降。王厚表示没必要招降保中，但刚当宰相不久的蔡京急于做出点政绩，不听王厚劝告，再次派人以重金利诱仁多保忠归附。面对蔡京如此露骨的招降行为，乾顺闻之大怒，派数千精兵前往宋朝的延、渭、庆三州，四处烧杀掳掠，以报复宋朝。

亲近梁后的大将被处死，三大家族之一的仁多保忠也被解除兵权。皇族嵬名氏的权力得到极大加强，乾顺的皇权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剪除异己之后，乾顺接下来的一大动作是，仿照汉人的分封制度，对嵬名皇族宗室进行大范围的分封。

公元1103年，乾顺封其庶弟察哥为晋王。察哥是乾顺同父异母的弟弟，史称："雄毅多权略。"可以说察哥是元昊之后西夏最优秀的军事家，少年时就能拉二石多的劲弓，可以洞穿重甲。随仁多保忠围攻湟州时，在宋军援军赶来，西夏军溃退至湟水的危急时刻，察哥一箭正中急追的苗履副将，宋兵惊骇不敢上前，使慌乱的夏军得以渡河退去。在西夏有"一箭退宋兵"的英勇佳话。察哥不但勇猛无比，而且极具谋略。由于当时宋军采取堡垒加浅攻的战略，令西夏军很是被动，在和宋朝的战斗中胜少败多。察哥向乾顺谏言，他十分精辟地论述了宋夏两国军队的长短，建议西夏军学习宋军的长 处。乾顺对此极其赞赏，由于察哥精通兵法，是西夏皇室中难得的将才，因此，乾顺让他执掌兵权。

公元1120年（夏元德二年）十一月，乾顺又封宗室景思子仁忠为濮王，次子仁礼为舒王。景思是秉常的旧臣，在秉常被囚禁期间，曾成功阻止了罔萌讹对秉常的暗害。乾顺视其为保护秉常的功臣加以封王，仁忠和仁礼精通蕃汉文字，乾顺授仁忠礼部郎中，仁礼为河南转运使。

乾顺对宗室成员的分封，使得皇族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加强，对稳固皇权统治、维护西夏国家的统一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后来分封范围从仅限于皇室成员扩大到异姓，甚至扩大到外戚，随着被分封的割据势力

的加强，对西夏皇权的统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最终导致了外戚任得敬擅权分裂夏国之乱。

第二节　立国新方针：尚文重法

西夏立国以来，一直实行“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这也是由其当时的国情所决定的。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一立国方针越来越不适应西夏国家的现实国情。乾顺亲政后，西夏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均出现了新的形势，决定了“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面临必然的转变。

第一，从西夏的经济上来看，当时其社会组织已初具规模，经济水平有了相当的提高，封建土地所有制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封建主和农奴主拥有大量的土地，残酷地剥削广大的农牧民。一些封建官僚和大的地主奴隶主更是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对农牧民进行残酷的暴力掠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日益发展的西夏封建制经济决定了那种以武立国的方针必然要向文治法治转变。

第二，从政治上来看，皇族与母党之争告一段落，代表了传统保守势力的母党势力的覆灭，使得皇族对封建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梁氏集团的 威胁解除后，乾顺又找借口解除了一些手握重兵又难以控制的党项豪酋的兵权。母党时期掌握西夏国军政大权的三大家族之一的仁多保忠，也被乾顺借机夺了兵权，对一些不服从的地方豪酋则坚决出兵镇压，这些措施使得地方豪酋拥兵自居的局面得到极大的改善，对维护西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三，从军事上来看，元昊之后西夏在对宋的战争中表现得一直不如人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西夏基本上一直在沿用元昊时期的老办法打仗，缺乏创新。与此相反的是，宋军在长年与西夏作战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渐发现了“铁鹞子”和“步跋子”的弱点，找到了对付它们的方法，致使西夏在和宋的战争中越来越被动。另外，再加上宋朝自从连续几次大规模地主动征战遭到惨败后，决定在西北诸部实行“堡垒加浅攻”的步步推进战术，既巩固了宋军的前沿阵地，又通过不断的“浅攻”战术使得宋军的战斗力得到加强，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军事指挥人才。为了改变与宋作战越来越被动的局面，乾顺采纳晋王察哥的建议，决定学习宋军的长处，弥补夏军自身的不足。随着西夏对军队的不断改革，改变

了对宋作战的不利处境，两国逐渐从以前的直接军事对抗转为军事对峙。

西夏自建国以来，一直存在着“蕃礼”与“汉礼”之争，元昊立国之时就特别重用汉族知识分子，谅祚亲政后进一步改“蕃礼”为“汉礼”，接下来的两后擅权时期又改“汉礼”为“蕃礼”，使得汉学在西夏越来越没落。乾顺执政后，由于他本人对高度发展的儒家文化和汉族文明十分倾慕，加上当时西夏封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皇权的巩固和统治不断加强，都需要大批能与之相适应的人才来为西夏的封建经济发展服务。乾顺决定提倡汉化，以改变西夏的落后风气。公元1101年，他借御使中丞薛元礼之口倡导儒学，在薛元礼的上疏中建议“以儒治国”，乾顺采纳了薛元礼的建议，下令在原有的“蕃学”之外，特建“国学”，教授汉学。挑选皇亲贵族子弟三百人，建立“养贤务”，由官府供给康食，设置教授，进行培养。此后，西夏儒学 日盛，文教繁荣，“汉礼”逐渐取得了统治地位，彻底结束了西夏长达数十年的“蕃礼”与“汉礼”之争。

乾顺不但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而且对官吏的任用也格外重视。公元1112年（夏贞观十二年），乾顺正式公布按资格任用官吏的办法，除“宗族世家议功议亲俱加蕃、汉一等”外，对于擅长文学者更是给予特别优待。

乾顺本人也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大臣高守忠宅弟后院生长灵芝，乾顺以为祥瑞，百官朝贺之际，乾顺作《灵芝歌》与之唱和。近年在发掘西夏王陵时，发现了刻有灵芝歌的残碑，碑上刻有“俟时效祉，择地腾芳”、“德施率土，赉及多方”等诗句，其韵律优美、词语雅正，完全是中原古体诗的格式。

乾顺和他的母亲梁太后都笃信佛教，乾顺自母梁氏卒，辄供佛，为母祈福。公元1103年二月，甘州僧人法净于张掖县西南甘浚山下，夜望有光，前往挖掘，得三座古佛，皆卧像，献于乾顺，乾顺令于甘州建造宏伟壮丽的卧佛寺，后来又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

乾顺尚文重法的立国方针，也遭到了一些守旧党项贵族的不满。其时正逢连年水旱灾荒，乾顺命诸大臣言得失，御使大夫谋克宁要求保留西夏的旧俗，继续凭借武力对外发动战争来满足党项贵族的利益，乾顺

没有采纳。

乾顺推行“尚文重法”的立国方针，适应了西夏经济的客观发展规律，为西夏社会带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进一步促进了西夏封建制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给西夏带来严重的隐患，“尚文重法”的立国方针必然要提倡以儒治国，实行以仁孝治天下，但是一些党项豪酋历来“桀骜难训”、野心勃勃，皇帝的仁和忍让可能会换来这些豪酋的不安分守己，给帝国的统治带来不稳定因素。更严重的后果是，“尚文重法”的立国方针使夏国“军政日驰”，在全国推行儒教诗书礼仪的氛围下，必然会削弱一贯尚武、民风剽悍的党项人民的战斗精神，西夏汉化越来变得越儒雅文弱，为西夏最终被蒙古铁骑所灭埋下了隐患。

第三节　联辽抗宋，疆域扩展

乾顺执政早期，与宋之间的战争也是连绵不断。公元1100年（夏贞观元年，宋建中靖国元年），壮志未酬的宋哲宗年仅26岁突然病逝，其弟端王赵佶继位，是为宋徽宗，从此宋朝进入历史上最灰暗的一段岁月。宋徽宗任命蔡京为右仆射（右相），在他的推荐下，童贯、王黼、梁师成、朱勔、李邦彦相继入朝担任要职，六人把持朝政，狼狈为奸、横行霸道，时人号称“六贼”。他们倡导“丰亨豫大”（即丰盛、亨通、安乐、阔气）之说，大兴土木，并在全国各地大搞“花石岗”，借机对老百姓敲诈勒索，搞得宋朝上下鸡犬不宁、民不聊生。

六贼之首蔡京其人除了字写得好外，简直一无是处。宋朝书法四大家有苏、黄、米、蔡，其中蔡说的就是蔡京，但由于此人名声实在太坏，后人就将其改成了蔡襄。六贼对内祸国殃民，对外则主张对西夏用兵。

公元1004年（夏贞观四年）五月，陕西转运使、知延州陶节夫，遣兵攻入西夏石堡砦，夺窖藏粮食数千，并修筑城堡。乾顺得知宋朝夺了石堡砦，愤然道：“汉家夺吾金窟埚。”急遣精锐铁骑前来争夺，被陶节夫击败。六月，知河中府钟传派遣大将折可适率锐骑出萧关向灵州川进击，由于宋军行动迅速，西夏军没有防备，折可适大胜而返，俘获众多。知延州陶节夫，在延安一带大加招诱边民来降，西夏民有在边境放牧者，以兵威胁内附，不从者则杀之。十月，乾顺遣使向宋请和，陶节夫拒绝议和。乾顺大怒，调集四个监军司的军队，围攻平夏城，杀钤辖杨忠，再攻镇戎军，掳掠数万人口而返。

公元1105年（夏贞观五年）正月，乾顺再次遣使赴辽乞援。辽派遣枢密直学士高端礼入贡请求宋朝罢兵，并象征性地出兵千余屯兵塞上。宋徽宗没有答应。二月，宋军派裨将韩世忠率兵攻打银州，世忠斩杀守城夏将，西夏 监军附马兀移率重兵来援，与韩世忠战于高平岭（今陕西米脂县境），大败而逃。韩世忠率军急追，再次激战，杀死兀移，守城西夏军弃城逃走。

接连攻占石堡、银州的大将陶节夫向朝廷上奏，向徽宗陈述进一步夺取兴、灵二州之策，宋徽宗表示赞同，令蔡京督促西部边境储粮备战。乾顺闻之，决定主动出击，首先派兵进攻顺宁寨，遭到鄜延路第二副将刘延的奋勇反击，最终败还，接着又转攻湟州北蕃市城，又被守将辛叔宪击败。

乾顺见防不住宋军的进攻，主动进攻又不能取胜，于十二月再次派遣李造福、田若水赴辽求援。辽遣枢密副使萧艮赴宋说道："朝廷出兵侵夏，现在大辽以帝妹嫁夏国主，请赶紧退兵，归还侵地。"徽宗不同意。

公元1006年（夏贞观六年）二月，辽国以宋使失礼为由遣知北院枢密使萧得里底、南院枢密使牛温舒出使宋朝，再次请求宋朝归还所侵夏地。经过讨价还价，宋朝答应归还自崇宁以来所侵西夏地，宋朝废银州为银川城，罢五路经制使，徙陶节夫知洪州。

宋朝之所以答应与西夏议和，完全是迫于辽国所施加的压力而行的权宜之计。实际上，徽宗、蔡京等的开疆扩土，对西夏用兵的方针并没有改变。经过七年的准备之后，公元1115年（夏雍宁二年，宋政和五年），宋徽宗以童贯总领永兴、鄜延、环庆、秦凤、泾原、熙河六路大军，志在夺取整个横山地区。

童贯令熙河经略使刘法领兵十五万出湟州，秦凤经略使刘仲武领兵五万出会州，两路夹击西夏的卓罗和南监军司。童贯自率中军驻扎兰州，为两路后援。刘仲武率兵抵达清水河（今甘肃永登县境），遇到西夏兵阻击，便筑城留兵屯守。刘法率兵直抵古骨龙（今青海乐都县北），与西夏右厢军数万展开激战，大败西夏军，斩首三千多级，刘法即在此筑震武城。都统制种师道率诸路军于席苇城筑城，西夏军重兵前来争夺。种师道列好阵势摆出与西夏军决战的势头，暗中派部将曲充由小道出横岭，扬言宋援军至。西夏军惊慌回顾，时折可适率军绕道其后发动攻击，姚平仲率精锐攻击西夏前军，遭到前后突然夹击的西夏军大溃。

公元1115年九月，王厚、刘仲武再次会合泾原、鄜延、环庆、秦凤四路大军，进攻藏底河（今陕西定边县西北），屡攻不下，西夏援军赶到，内外夹击，宋军惨败，数万将士战死，秦凤路三员大将全部战死。

西夏军乘胜纵兵攻入萧关，掳掠蕃、汉牲畜无数。王厚害怕朝廷追究责任，贿赂童贯不向徽宗奏报。

公元1116年（夏雍宁三年）二月，宋朝东西两线同时出击。东线由都统制种师道率领陕西、河东等七路共十万大军，再次大举进攻藏底河，藏底河城小但极其坚固，宋军原计划十日破城，攻城到第八天，种师道见守城夏军依然顽强阻击宋军，于是下令全力攻击，有懈怠者当即处斩。安边巡检杨震率敢死队带头登上城墙，宋军跟着攀垣而上，斩杀西夏守城将士数百，西夏兵惊慌弃城逃窜，宋军攻占藏底河城。西线由刘法、刘仲武会合熙、秦军队共约十万进攻仁多泉城（今青海海门源县东南），乾顺令察哥率军赴援，察哥率军前来，闻听攻城宋军为刘法统领，不敢向前。仁多泉城最终因粮草耗尽援兵未止而请降，刘法受降后，下令屠城，获首三千多级。刘法被西夏名将察哥誉为天生神将，以至此战中闻听刘法大名，都不敢率军前往。以凶悍著称的西夏将领见到刘法都畏惧三分，可见其勇悍，但是对这样一位令西夏胆寒的战将，史料中记载却极少。

公元1116年十一月，乾顺发兵进攻宋靖夏城（今宁夏同心县南），西夏军以数万骑兵绕城狂奔，荡起尘土飞扬，以干扰守军的视线，同时暗中派人挖地道通向城内，轻松破城后，西夏军下令屠城，以报当年宋军屠仁多泉城之仇。

公元1119年（夏元德元年，宋宣和元年）三月，童贯以统安城地处西夏腹地，令刘法率军攻占。刘法认为西夏精兵皆处于其心脏地带，现在深入西夏与其决战的时机还没成熟，因此刘法不愿冒险进兵。但是童贯逼迫他赶快行动，刘法迫不得已，只好率兵二万去攻统安城。

乾顺令察哥率兵迎战，察哥将万余步骑兵列为三阵，轮番上阵以阻挡刘 法的前军，同时，派遣一支精锐骑兵登山绕到刘法军后面发动突袭，两军大战七小时，宋军兵马饥渴，死者甚众，前军杨惟忠、后军焦安节、左军朱定国等皆战败。刘法乘夜色逃走，然而由于战马疲惫不堪，至天明才走了七十里，行至盖朱，被西夏军发现，西夏军穷追不舍，刘法坠崖折足，一名西夏军赶来将其杀死。

察哥后来分析宋军此战是败在了“恃胜轻出”上。察哥攻破统安城

后，乘胜围攻震武城。童贯急忙派刘仲武、何灌增援。震武城即将攻陷，察哥却下令说："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块。"于是引兵退还。统安城一战，宋兵损失近十万人，令夏军胆寒的大将刘法战死。

童贯为了邀功，竟谎报军情，向宋朝廷报捷。四月，童贯又命种师道、刘仲武、刘延庆领兵出萧关，攻取永和（今宁夏同心县南）、割沓城（今宁夏同心县北），鸣沙会三城，大败西夏军而返。至此，宋军夺取了梦寐以求的整个横山地区，这是宋帝国灭亡前军事上最后的辉煌。

战争拼的是经济，连年战火，使宋和西夏双方都损失惨重，无力将战争再继续下去。公元1119年六月，西夏以辽国名义主动向宋请和，宋朝答应议和，下令六路罢兵。

第四节　女真崛起，四国乱局

乾顺时期，西夏奉行附辽抗宋的政策，两国的关系一直很密切。就在宋、辽、西夏相互牵制，时和时战之机，迅速崛起的女真势力以一种强势姿态闯入三国乱局之中。女真族世居我国长白山、黑龙江、松花江一带，11世纪中期开始悄然兴起，在辽国强大之时，女真一直是辽的宗属国。

女真是满族的祖先，在古满语中，“女真”的意思是“海东青”，海东青是一种体型较小、却极凶猛的鹰。北方的辽国贵族四处搜刮“海东青”做猎鹰。即使是在女真族，海东青也极其稀有，辽国却令并不出产海东青的完颜部上贡这种鹰。要想完成辽国交给的任务，完颜部只有去出产这种鹰的偏远的东北边境五国部落。此乃辽国的一箭双雕之计，让完颜部和五国部落自相残杀，自己坐收“海东青”。12世纪初，完颜部的首领完颜阿骨打在为争夺“海东青”而四处杀戮的征程中，逐渐完成了对女真各部的统一。

完颜阿骨打从小举止端重，身强力大。年仅十岁时，在辽国使者面前，他对着一群鸟儿连放三箭，结果箭无虚发，辽国使者大为叹服。公元1112年农历二月，辽国在春州（今黑龙江肇源县内）举行传统的“春捺钵”，所有附属部落都要派首领参加辽国皇帝主持的“鱼头宴”。

宴席中，完颜阿骨打站起来要求辽天祚帝归还叛逃到辽国的女真首领，辽天祚帝没有理会。宴会高潮时，天祚帝乘着酒兴让各部酋长跳舞助兴。其他部落首领不敢违背，只得离座跳舞。唯独阿骨打依然端坐一动不动，天祚帝大怒，其他酋长纷纷劝说阿骨打跳舞，阿骨打冷冷说了句“我不会”。天祚帝气得当场就下令要杀了他，幸好被一旁随驾的宠臣萧嗣先拦住了，萧劝解道：“皇帝不值得为女真穷人大动干戈，杀他有损我们对臣属国的教化。”完颜阿骨打逃过一劫。

从“鱼头宴”归来后，完颜阿骨打深知辽天祚帝不会就此罢休，苦思对策，他的侄子完颜宗瀚建议：“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乘人不备，先发制

人。”

经过两年的厉兵秣马，公元1114年（辽天庆四年，夏雍宁元年），完颜阿骨打不堪辽国欺辱，率领女真各部，正式树起反辽大旗，率领区区2500人，开始了伐辽征程。阿骨打首战即告大捷，夺取宁江川，队伍也扩大到3700人。女真的反叛和初战大胜引起辽的重视，辽天祚帝派十万大军前去征讨。

面对极其悬殊的双方力量对比，完颜阿骨打决定在辽军没有完全集结之前发动突袭，阿骨打在做最后的战争动员时说：“我刚要睡觉，就觉得有人摇我的头，一连摇了三次，这是神的暗示，他说我们如果连夜出兵，必定大 获全胜，否则定有灭顶之灾。”

部下听了他的话信以为真，顿时士气高涨。三千多女真骑士乘风踏雪，极速前进。大意轻敌疏于防备的辽国军队没有料到女真人行动如此迅速，一时措手不及，纷纷溃退，女真乘胜追击，俘获无数。此战是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此时的中国西北、东北边境，辽与女真，宋与夏之间战火连绵，烽烟四起。

公元1115年，在女真攻取了吉林的经济重镇黄龙府后，辽天祚帝动员了全国的力量号称七十万，御驾亲征。阿骨打的势力虽有增长，但也不过两万兵力，但是女真部毫不示弱，在阿骨打的率领下将辽军杀的人仰马翻，正当一方兵力占绝对优势，一方又势不可挡之时，辽国内部出现叛乱，辽天祚帝急忙回兵救火。阿骨打抓住战机，对辽军穷追猛打，在护步答冈追上辽军，左右包抄，辽军大败。此战，是“人类战争史上不可思议的对抗战”，显示了阿骨打超凡的胆略和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此战过后，辽国变得一蹶不振。同年，完颜阿骨打宣布即皇帝位，国号大金。

当女真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强辽时，宋朝的边防力量被牵制在西北，与夏交战正酣。然而收复“燕云十六州”一直是宋朝历代皇帝心中的一个梦，宋辽虽然自“澶渊之盟”签订后，两国基本处于和平状态，但是在女真兴起不断发动对辽的进攻，辽国危亡在即时，宋朝认为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决定与金结成联盟对抗辽国。

公元1118年（宋重和元年），由于宋金之间隔着辽国，两国从陆路联络不便，宋朝便派使者从山东登州（今山东蓬莱）出发北上，与金会谈联盟之事。完颜阿骨打听取宋朝的联盟建议后，决定与宋联合共同进攻辽国。公元1120年（宋宣和二年），北宋再次派马植出海与金约盟，双方最终约定：“宋、金各按商定的进军路线攻打辽国，金军攻取辽的中京大定府，宋军攻取辽的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和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宋朝收回“燕云”之心迫切，加上当时女真已对辽形成绝对优势，所以宋朝答应了灭辽之后，将原来输 给辽的岁币转输给金，金则答应将燕云十六州还给宋，史称“海上盟约”。

西夏由于与辽国历来关系密切，再加上与辽的姻亲关系，西夏的王后耶律南仙积极努力游说乾顺出兵助辽，在女真进攻辽国的初期，西夏自然采取助辽抗金之策。

公元1122年（夏元德四年）二月，金国大将谋良攻下辽中京（今辽宁宁城县西）后，又进攻辽西京（今山西大同市）。三月，乾顺派兵五千增援辽国，还没离开国境，听说西京已被金兵攻破，遂即还师。五月，辽天祚帝战败逃入阴金，乾顺得知后派大将李良辅领兵三万前去援救，至天德军境，金都统完颜娄派数百骑迎战，被李良辅斩杀殆尽，良辅知道这只是金军的先锋试探部队，知道不久金军主力定会前来，于是设伏以待。不多久，金将阿士汗率数百骑兵来攻，结果中伏被全歼，仅阿士汗一人弃马爬山逃脱。连续两次击败金军，良辅以为金兵已经胆怯，并以自己人多势众而防备懈怠，令夏军乘胜向宜水（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南）进军。完颜娄室兵出陵野岭，纵兵渡过宜水，然后将兵分为两队，轮番向夏军发起冲击，逼夏兵于宜水河畔。金兵都统斡鲁率援军赶来，从侧翼向夏军发动攻击，两面受敌的夏军不能敌，溃败而逃，金军乘胜追击，杀死数千夏军，夏军慌乱渡河，恰遇河水暴涨，溺死者不计其数。

公元1123年（夏元德五年）正月，乾顺再次出兵救辽，受到金兵阻击，不能前进，便将军队驻扎在可敦馆以助辽威。五月，金军都统斡鲁派斡离不、银术可等率兵袭击了在阴山避难的辽天祚帝，诸王、妃、女眷被金军俘获。辽天祚帝遣使向金送国印伪降，作缓兵之计，然后西逃至云内州（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乾顺得知天祚帝已临近夏境，遣使

前去迎接。天祚帝为了感谢乾顺，遣使封乾顺为夏国皇帝。当乾顺正准备迎辽帝入境时，金国元帅宗望的使臣也来到了夏国，游说夏国叛辽附金，向乾顺提出如果辽天祚帝进入夏国，希望将他擒获送金，许诺西夏以后如能以对待辽国那样待金，可以将辽国西北一带割让给夏。乾顺见辽国的灭亡已无可挽回，为了保全夏国的割据　　地位，答应了金国的条件。

公元1124年（夏元德六年，金天会二年）正月，乾顺派遣御使中丞芭田公亮赴金上誓表，表示将以事辽之礼事金，正式向金称臣，并请求金国兑现割地承诺。但是由于金宋的联盟关系，金国在攻取武州之后，却将此城给了宋朝，朔州守将韩正亦举城投靠宋朝。乾顺不敢对辽表示不满，就派兵进攻武、朔等州。乾顺数次出兵攻取，宋宣抚使谭镇遣部将李嗣本率兵迎战，双方僵持不下。十月，乾顺遣使赴辽再次请求割地之事，针对夏的要求，金太宗玩起了“踢皮球”的游戏，不断敷衍了事。

公元1125年（夏元德七年）二月，辽天祚帝延熹在山西应州被俘，辽朝灭亡。同年九月，西夏太子仁爱，聪颖好学，博闻多才，多次泣谏乾顺不要投金，终因伤心辽国之灭，忧愤而死，年仅17岁。同月，辽成爱公主耶律南仙伤爱子夭亡，忧祖国灭亡，愤李乾顺无情，悲伤过度，绝食抗议而死。

耶律阿保机打下的大辽江山在延续了一百多年后正式消亡，宋、辽、夏三方鼎立的政治格局宣告结束，开始进入金、宋、夏的新“三国演义”。

第五节　依附金朝，再拓疆域

在金和宋达成“海上同盟”之后，相比金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发起的对辽攻击，宋的表现令人汗颜。当金迅速攻占中京、西京、南京之后，宋朝才从开始的犹豫不决、畏首畏尾中终于下定决心进攻燕京，但是宋军的腐朽和糟糕的指挥，使得一座燕京城久攻不下，直到金军腾出手来派兵驰援，才于1122年年底攻下。

辽灭亡后，金国指责宋未能兑现承诺“攻陷辽南京”，而拒绝将燕云还给宋。经过双方交涉后，北宋被迫以二十万两银、三十万匹绢给金，并纳 燕京代租钱一百万贯，金才交还燕云六州（景、檀、易、涿、蓟、顺）及燕京，但是金军在撤出燕京城时将城内所有的财物和人口搜刮一空，将一座“城市丘墟，狐狸穴处”的空城留给了宋朝。

“海上之盟”的签订让金看到宋朝政府的软弱可欺，燕京一战又让金看到了宋军低下的战斗能力，战后的双方谈判又让金更进一步看清了宋的腐败无能。公元1125年，辽国灭亡后，金国马上掉转枪头对宋开战。

公元1125年十一月，金军兵分两路，大举南犯，东路由完颜宗望率领，西路由完颜宗斡率领。西路军有六万精兵，是此次战役的主力，但是西路军的进攻并不顺利。太原城知州王禀领导军民进行顽强抵抗，经过金军长达九个多月的围攻，太原终告失守，知州王禀抱着宋太宗的画像投河殉难。东路军驱兵抵达燕山府，守将郭药师投降并给金军做向导，金军顺利渡过黄河，长驱而下，直逼汴京，宋朝精锐禁军在强大的金军铁骑面前不堪一击，宋军坚守一个多月后，终于迎了十万勤王军，金军被迫撤军。金的进攻令徽宗惊恐不已，急忙下令取消花石纲，下《罪己诏》，承认自己的一些过错，想以此挽回民心。但腐朽的宋王朝已病入膏肓，无力回天。

西夏利用金大举侵宋之机，加强了对宋朝边境的进攻。公元1126年（夏元德八年）三月，金朝以许诺割让天德、云内、金肃、河清四军，河东八馆及宋武州之地，约夏进攻麟府以牵制河东兵势。乾顺得知因金

兵入侵，宋朝戍守边境的士兵大多内援，于是，乾顺遣兵万人由金肃、河清渡河，尽取所约地。四月，夏军再次出兵掳掠河外诸寨，进攻宋震威城（今陕西榆林县境内），震威城距府州三百里，夏军驾设攻城云梯，飞矢雨射，昼夜不息。知州朱昭组织城中老幼数百人登城坚守。乾顺令大将悟儿思齐劝降，朱昭厉声斥骂。悟儿思齐见劝降不成，就以利诱守城士兵，得以登城。朱昭见大势已去，便杀了自己的妻子、儿子，再次与夏军激战，死于乱军之中。

乾顺攻取天德诸城之后，金国元帅兀术率数万骑，以打猎为名，偷袭诸城，驱逐守城官兵，全部占据。乾顺大惧，派使者赴金请和，金将夏使扣　留。乾顺见来软的不行，便多次上书指责金背信弃义，违背盟约。十月，辽西南面招讨使小鞠录集合党项部众十几万人攻破丰州，转攻麟州，结果惨败，父母妻子尽失，遂投奔夏国。乾顺出兵助其围攻麟州之建宁寨，杀守将杨震，夺回建宁寨。由于怀德军（平夏城），与西安、镇戎军成掎角之势，连接萧关，地势险要，乾顺曾派三千精骑攻取，但被泾原第十将吴介击败。十一月，西安州被夏攻占后，怀德成了一座孤城，乾顺令太子领兵攻取，知军事刘铨、通叛杜翊世拒城坚守，夏兵绵延数十里将怀德城团团围困，城破后杜翊世自焚，刘铨被夏军俘获，太子久闻其大名，召之内室，欲以高官厚禄招降他，但是刘铨破口大骂，遂被杀。

公元1127年三月，金主下令划分陕西边界，具体疆界是：“自麟府路洛阳沟距黄河西岸，西历暖泉堡；延路米脂谷至累胜寨；环庆路威边寨逾九星原，至委布谷口；泾原路威川寨略古萧关，北至谷川；秦凤路通怀堡至古会州，距黄河，依见流，尽熙河路西边，以定封域。”大概是将陕西北部地区割让给夏国，用以抵偿天德、云内，同时规定以河为界。乾顺背辽附金，终于从金手里获得了大片土地。

公元1128年（夏正德二年，金天会六年，宋建炎二年）二月，宋高宗派遣陕西抚谕使谢亮赴夏约和。乾顺伪装与谢亮议和，留亮在夏境数月，直到九月，才让谢亮回宋。在谢亮返宋时，乾顺派兵暗中尾随其后，轻松袭取定边军（今陕西吴旗县西），并攻取了其境内的所有堡寨。次年七月，乾顺发兵攻取德靖寨（今陕西榆县南），除守将耿友谅侥幸逃脱，守城官兵全被杀或俘。

公元1130年，金军大举进攻熙河，熙河副总管刘惟辅率领宋兵顽强抵抗，金军不能胜。金军偷袭焚烧了宋军的粮草积蓄，宋军不战而败，刘惟辅率数百亲信藏匿山中一座寺庙内，派人赴夏，请求降附夏国共同抗金。乾顺慑于金的强大，没有答应。不久，金军攻破寺庙，俘获刘惟辅，并将其杀掉。

公元1136年（夏大德二年，宋绍建炎三年）七月，乾顺派兵袭取乐州， 接着进攻西宁，由于周边堡寨全被夏军攻破，西宁守将弃城而逃。

公元1137年（夏大德三年）四月，夏军进攻西安州，通判任得敬率领军民出城投降，乾顺命其为权知州事。任得敬投降后，为捞取在夏国的政治资本，不惜将自己年仅十七岁的女儿乔装打扮之后，献给乾顺为妃。乾顺对任妃很是疼爱，不久就提升任得敬为静州防御使。

但是任得敬的野心绝不至当一个小小的防御使，为了让自己的女儿能当上皇后，他开始大举贿赂朝中重臣，让他们在乾顺面前煽风点火，为立他的女儿为皇后造势。当时的任妃与曹氏并立为妃，两人相处的十分融洽。御使大夫芭里祖仁给乾顺上奏说："两妃并立，位号都一样，这样就没有嫡庶之分，时间长了必定会因为争情而心生妒忌，从而引起祸乱。"所以他建议乾顺从两人中选一个立为后。

乾顺咨询群臣的意见，受了任得敬贿赂的大臣纷纷称赞任妃才德更胜一筹。公元1138年八月，乾顺遂使芭里祖仁持册立任妃为后，同时授任得敬为静州都统军。

公元1137年九月，乾顺派遣使者携重金赴辽，请求金将熙、秦河外诸州地归夏，金国将乐州（今青海乐都县）、积石州（今青海贵德县境）、廓州（今青海化隆回旋自治县境）割让给夏国。至此，乾顺取得了湟水流域之地，夏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疆域。

公元1138年九月，宋朝大将李世辅投奔西夏。金人攻破延安时，世辅与父永奇为金人所获，被授予承宣使，知同州。世辅以计擒获金国元帅撒离喝，同家人部下一起归朝。走到洛河时，一时无法渡河，金军追兵赶到，永奇及家人二百余口被金军杀害，世辅带着二十六人得以逃脱。世辅见到乾顺，哭诉父母妻子的死讯，表示愿领兵二十万生擒撒离

喝，取陕西五路归夏。

乾顺表示，你若可以为国立功，我当然愿意借兵。当时夏国境内有外号叫“青面夜叉”的豪酋不服乾顺的统治，为害一方，久不得除。乾顺令世辅出兵将之剿灭。世辅率三千精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疾驰至其帐，将还在睡 梦中的“青面夜叉”擒获。乾顺大喜，见世辅英勇了得，要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但世辅以父丧而仇未报加以拒绝。乾顺于是发兵二十万，以王枢、移讹为陕西招抚使，世辅为延安招抚使，向东进军。

世辅率军抵达延安，得知金与宋议和，陕西复归中国，于是将害死父母弟侄的人全部杀掉。世辅决定归宋，率领自己的旧部八百骑来到王枢、移讹军营前，表示自己归宋的意愿。移讹不同意，说：“当初你乞求借兵来取陕西，现在退却，你能说走就走吗？”

世辅见要走只能杀出去了，于是拨刀向移讹砍去，移讹躲过，世辅顺势伸手将王枢擒获。移讹指挥铁鹞军将世辅的八百人马团团围住，世辅挥动双刀，上下翻飞，迅捷如风，所向披靡，其部下也是勇猛无比，势不可挡，夏军被杀的人仰马翻，被杀及相互践踏而死者万人，世辅最终带着三千兵马归宋。

公元1139年（夏大德五年，宋绍兴九年）三月，府州守将折克求举城投金，恰适宋金议和，根据和约，府州归宋朝。金将撒离喝怕折可求失望生变，便假借约可求饮酒之时，将其毒死。乾顺趁府州一时无主大乱之际，出兵将府州夺取。

公元1139年六月，乾顺卒，享年57岁，谥号圣文皇帝，庙号崇宗，墓号显陵。乾顺通过灵活的外交政策，充分利用金、辽、宋之间的矛盾，从中渔利，使夏的领土不断得到扩张，不但逐步收回了被宋占领的全部领土，而且使得西夏的疆域扩大到从未有过的规模。

第八章
辉煌的背后，白色帝国危机四伏



铸就帝国辉煌的是金戈铁马，带领帝国攀升至巅峰的是汉化。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造就了帝国不一样的战斗力。当新兴的帝国处于奴隶制上升期时，生机勃勃富有战斗进取的民族精神的党项羌以弹丸之地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但是随着封建化程度越来越深，经济和文化越来越先进，统治阶级越来越腐朽没落，帝国走向衰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规律。

第一节　汉化治国，推崇儒学

夏仁宗（1124～1193年），名仁孝，乾顺长子，公元1124（夏元德六年）年九月，曹氏所生。仁孝的出生令40岁的乾顺皇帝兴奋不已，西夏史料记载，仁孝出生时“异光满室”，乾顺的妃子辽成安公主非常喜欢这个小孩，常令保姆抱到自己宫中，爱抚不忍释手，成安公主向乾顺请名为“仁孝”。公元1139年（夏大德五年）六月，乾顺驾崩时，仁孝已年满16岁，乾顺立仁孝为帝。终于避免了像他祖父和父亲一样因年幼而被太后摄政的局面。仁孝继位后，吸取祖父和父亲执政后母党专政的教训，尊生母曹氏和庶母任氏并立为后，但不允许她们干预朝政。

公元1140年改元大庆，二月，仁孝册立罔氏为皇后。罔氏家族是党项族中势力比较强大的氏族部落，罔氏本人聪明贤惠，知书达理，对汉礼和汉学文化颇为尊崇，仁孝立罔氏为后，不仅使皇族的力量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而且罔氏对仁孝的建学善政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

仁孝刚继位，夏国就发生了萧合达叛乱事件。萧合达本来是辽国将领，随辽成安公主来到夏国，乾顺见他能善射，而且有勇有谋，就将他留了下来，后来多次为夏征战，屡立战功。在统安城之战中，夏军诸将皆畏刘法勇，莫敢当其锋，就是萧合达部将刘法正军击败，并率数百敢死队死追刘法至盖朱，将其杀死。因屡立战功被赐国姓，并授予夏州都统。乾顺背辽附金后，成安公主和世子仁爱相继因辽灭亡忧愤而死。萧合达派人赴西域寻找耶律大石，但没找到，于是尽散家财与部下，愤然据夏州城叛乱。他又联络阴山和河东的契丹部落，打算拥立辽朝皇室后裔，恢复辽朝。公元1140年（夏大庆元年）六月，萧合达率军进攻西平府，接着攻克盐州，兵锋直逼贺兰山，引起夏国都城一片惊恐。

合达遣使持重币赴河南诸州煽惑同叛，但无人响有，或拒之不纳，或将来使抓获献与朝廷，唯独任得敬善待使人，借机探问反叛之事，尽得实情，于是立功心切的任得敬上书仁宗请求出兵平叛。八月，仁孝命任得敬出兵平叛，得敬紧急调集精兵，先是派出三百精兵直趋夏州，将萧合达戍守烽堠的士卒全部抓获，然后以精骑五千疾驰入城，俘获了萧

合达妻子儿女，得敬开仓抚谕军民，夏州平定。萧合达闻知夏州已失，急忙解围灵州回救夏州，追随者见势不妙，散去众多，契丹诸部也退回本部。萧合达率军至盐州与任得敬大军相遇，得敬挥动大军掩杀，叛军大败，萧合达率残众溃逃，任得敬率军紧追不舍，在黄河渡口将叛军围住，萧合达被部下杀死，叛乱遂平。因平叛有功，仁孝提升任得敬为翔庆军都统军，晋封西平公。次年六月，仁孝又派兵诛杀了图谋叛投金国的慕洧、慕容兄弟。

仁孝初立，面对夏、南宋和女真人建立的强大金国，三国之间的关系微妙而复杂，夏处于金的包围之中，仁孝采取附金和宋的政策，而且这个国策在仁孝长达半个世纪的执政时期，基本上一直都得到贯彻执行。在与金维持友好关系的同时，十分仰慕汉族文化的仁孝，也没中断与宋朝的联系，相反，为了吸收和引用先进的汉文化，仁孝更进一步加深了与宋朝的往来和交流。

公元1144年（夏人庆元年）五月，仁孝遣使赴宋朝贺天申节，向宋朝进贡珠玉、金带、绫罗、马匹等，恢复了与宋朝中断近二十年的聘使往来。同年十二月，又遣使到宋朝贺正旦，进一步加强了与南宋的密切往来。

西夏一直深受中原儒家文化影响。仁孝时，汉学从中央到地方均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早在公元1143年六月，仁孝下令在各州县设立学校，进学的子弟增加到三千人，比崇宗乾顺时的国学人数增加了十倍。此外，仁孝还在宫中设立“小学”，选拔教授给宗室子弟授课，规定凡宗室子孙七岁至十五岁皆得入学。仁孝与皇后罔氏常常亲自前去辅导授课。公元1144年七月，仁孝模仿宋朝的制度，建立“太学”（相当于今天的大学），仁孝亲自主持“释奠”大礼，并给予师生学员赏赐。次年三月，又建“内学”，仁孝亲自选派 名儒主持讲学。公元1151年（夏天盛三年）十二月，仁孝委任家学深厚，精通蕃、汉文字而又著作丰富的学者斡道冲担任蕃汉学教授。

仁孝在大力推广发展汉学的同时，还树立了儒学偶像。公元1146年（夏人庆三年）三月，仁孝下令尊孔子为文宣帝，并下令各州郡都要建立孔庙、祭祀孔子。孔子在西夏被当作帝王一样供奉起来，说明西夏的

尊儒、崇儒之风已经发展到一个高潮，伴随着一座座宽敞明亮的孔庙在全国各地建起，党项人变得日益彬彬有礼，党项人身上原有的剽悍凌厉杀气日渐淡去。

西夏学校制度及学校规模，汉文史料没有记载。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文献资料中有一首《新修太学歌》，全文共27行，从诗歌的内容中提供了有关西夏仁孝时期修建太学的一些材料，从诗歌中可以看出，仁宗的太学中不但学习儒家经典，而且还有背诵佛教经典的课程设置。由于西夏一直将佛教当作国教，仁宗时期又是佛教在西夏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西夏儒学中增设佛教课程，并不意外，这也是西夏学校的特色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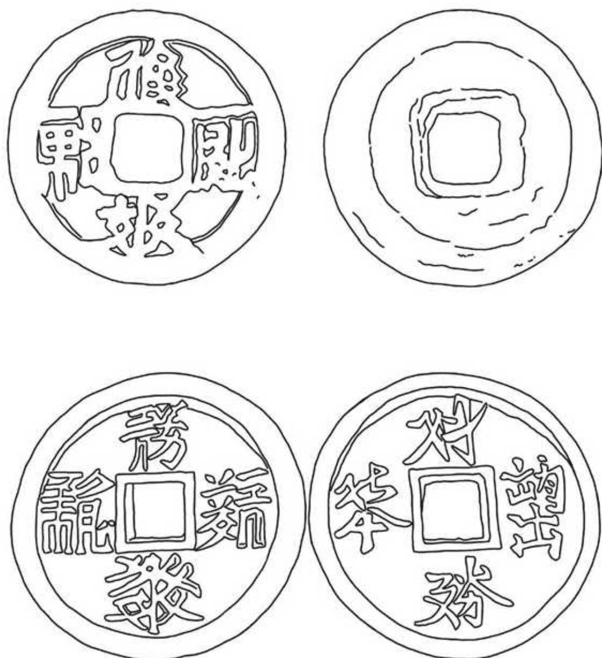
西夏陵区出土的瓦当

公元1146年（夏人庆三年）八月，西夏仿宋朝制度，通过科举的方式选拔官员。仁孝时期著名的国相斡道冲，就是经科举进入仕途，任国相十余年，史载其五岁便以《尚书》中童子举，大约是在崇宗乾顺正德至大德年间（1127～1135）。西夏科举取士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经典，随着西夏学校的增多，为了满足广大学生急需的儒家典籍，仁孝又派遣使者到金朝，以重金购买名儒翻译的各种书籍，另外还组织人力物力翻译出版了大量儒家经典著作，并对其中的一些义理进行阐释，如蕃汉教授斡道冲曾译《论语注》，作《别义》三十卷，又作《周易卜筮断》，

用西夏文字阐释儒家经典，有利于儒学在西夏的传播和扩展。

公元1161年（夏天盛十三年）正月，仁孝于中央机构中设立翰学士院，以王佥、焦景颜等人为学士。五月，命王佥等掌管国史，纂修李氏实录。公元1164年（夏天盛十六年），仁孝追封西夏文字的创制人野利仁荣为广惠王，以表彰他对西夏文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仁孝时期是西夏文化的鼎盛时期，大量的文学著作问世，印刷和出版业也很发达，同时也为西夏统治者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御用人才，适应了当时西夏不断发展的封建经济的需求。

仁孝一面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为自己的封建统治输送合格的人才，另一方面又进一步完善了中央和地方机构，使之更加适应新的统治需要。公元1162年（夏天盛十四年）十月，仁孝为了便于议事和顾问，将枢密院、中书移到宫廷内门之外。仁孝时期地方机构依然采用州（府、军）、县（城、堡、寨）两级制，地方官职设有州主、通判、正听、都案等官。为了进一步完善中央和地方的统治机构，将政府机构分为五等司。西夏的官制经过元昊定官制以来，经过历代西夏统治者的调整和补充，已经日益完善。



仁孝在提倡以儒治国的同时，对于加强西夏法律制度的建设也十分重视。天盛年间，仁孝组织专门官员编纂法典，在修订旧有法律的基础上，最后完成了一部比较系统和完备的法典，新法典定名《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共二十卷，内容包括刑法、诉讼法、民法、经济法、军事法。这是西夏最完整的法典，被国外学者称为“中世纪独一无二的法律文献”。这部法典参照唐、宋中原王朝的律令，并结合西夏基本国情，特别是在行政法、军事法上等方面，注入了新的内容，是一部具有西夏本民族特点的法典。西夏统治者一面通过大力发展儒学教育，向老百姓灌输儒家忠孝，又一方面通过严峻刑法来镇压老百姓。

公元1155年（夏天盛七年）九月，仁孝到贺兰山狩猎，他乘坐的骏马失足损伤，仁孝下令要将修路的人杀掉。尚食官阿华谏言他不该这么做，否则会引起百姓的怨念。仁孝听了惭愧不已，回去后便将这件事告诉了皇后罔氏，罔氏建议赐给阿华银币，以示奖励。

此后，仁孝对那些刚正不阿敢于直言的官员加以重用和保护。翰林学士焦景颜，刚正不阿，他在朝堂之上当面怒斥和揭露任得敬的弟弟副都承旨任纯忠的违法行为，得到仁孝的支持，并提升焦景颜官兼枢密都承指。同样敢于直言的斡道冲，后来仁孝让他担任了夏国国相。热辣公济见任得敬自持国丈的身份擅权乱政，就上疏仁孝将其罢官，任得敬得知，大怒欲将之杀害，仁孝为了保护公济，便令他辞官归乡。

仁孝皇帝还特别注重廉政建设。公元1163年（夏天盛十五年），仁孝下令“大禁奢侈”。仁孝重视吏治建设，对于那些受贿的官员，仁孝会亲自写信批评教育。前朝重臣晋王察哥，虽然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人才，但此人贪财好色，多为朝臣不齿。倚仗自己功高权重，作威作福，年七十尚且妻妾成群，而且还强夺民间田园拒为已有。仁孝奈何他不得，但等他一死，仁孝就马上下令将其宅园归还原主。

仁孝时期，通过大力办学，实行科举取士，制定维护封建统治的法律制度，推崇儒家学说，大力弘扬佛教文化等一系列执政措施，使西夏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得到了缓和，维护和巩固了西夏统治阶级的利益，从而使西夏社会出现了政治开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新局面。

第二节　天灾不断，义军四起

仁孝继位不久，夏国就发生了严重的饥荒，由于兴、灵一带农产品歉收，致使粮价飞涨，一升米竟卖到百钱。公元1143年（夏大庆四年）三月，西夏又遭遇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地震，这次地震以都城兴庆府为中心，遍及西夏十多个州镇，在东起绥州，西至甘州，南起柔狼山（今甘肃靖远县北境），北至黄河河套的广阔土地上，均遭受地震灾害，仅兴庆府就有一万多 人死于震灾，西夏全国在地震中的死难者更是不计其数。而且余震较长，一个月都没有停止，坏掉了很多官民的房子，还有城壁，人畜死伤就达到数万。雪上加霜的是，几乎与地震同时，夏州发生地裂，黑沙喷涌而出，高达数丈，堆积如山，埋没数千树木、民居。七月，夏境又发生大面积饥荒。地震、饥荒给党项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西夏各族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为了活命，唯一的出路只有铤而走险抢夺官府的粮食，从而暴发了饥民的武装起义。

公元1143年七月，在西夏腹地威州（今宁夏同心县韦州）、静州（今宁夏永宁县望洪附近）、定州（今宁夏平罗县）一带的人民纷纷起义，多者上万人，少者也有数千人，其中声势最大的一支起义队伍是哆讹领导的定州笣浪、富儿两个党项部落的起义。

各路暴动的饥民攻州拨县，杀富济贫，西夏郡县连连上章告急。仁孝与群臣商议对策，不少大臣主张出兵镇压，惟有枢密承旨苏执礼主张招抚，他说："其实都是良民，因为饥而生事，并不能拿他们和盗贼作比较。如今我们实施救济，让他们有田可耕，有家能养，那么聚众者自会散去，千万不能军事镇压，诛杀无辜。"

仁孝认为两种意见都有道理，决定采取镇压、招抚两手来对付起义军。一面发榜招抚，开仓赈灾，命各州视灾情轻重，赈济灾民；一面命西平都统军任得敬率领军队，对起义军进行武力镇压。由于各路起义军各自为战，没有严格的组织和统一领导，再加上和官军力量对比悬殊，所以在官军的招抚、镇压面前，很快先后瓦解。但哆讹领导的定州笣浪、富儿两个部落的起义队伍，仍坚持斗争，他们依险据守，英勇顽强

地与官军战斗了两个多月。最后，任得敬用计，夜间偷袭起义军据守的堡寨，寨破，哆讹惨遭杀害，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这次饥民起义，是西夏历史上爆发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党项族农牧民起义。轰轰烈烈的起义进行了100余天，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也沉重地打击了西 夏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表现了党项族人民不屈不挠、敢于斗争的精神。同时，这次起义也迫使西夏统治者采取了一些诸如免去灾区人民租税等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为以后西夏经济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基础，以至到天盛年间，西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仁孝时期，西夏封建生产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西夏自建立起，内部发展就极不平衡，在它的统治区域内存在着奴隶制和封建制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比如在以兴、灵二州农业发达、汉族聚居占主体的城镇，封建化程度比较发达，而在一些偏远的农牧区则相对落后。这两种制度并存在一个国家，相互渗透又相互斗争。具体反应就是西夏自建国以来一直存在所谓“蕃礼”和“汉礼”之争，其实就是两种制度相对抗的一种表现。

随着西夏经济的不断发展，封建制经济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至仁孝时期，封建关系更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仁宗统治时期，采取附金和宋的政策，基本上停止了让双方都疲惫不堪的战争，而金国正好在大举进攻南宋，西夏又采取臣服于金的政策，与金的关系大体上也是和平的，这样西夏就有了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对内部封建关系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二、夏国内部，代表奴隶主利益的保守派势力遭到失败，趋向封建化的新势力的力量不断强大并最终占据统治地位，使西夏封建关系的快速发展拥有了一个良好的内部政治环境。三、党项部的农民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了，但是经过这次起义，也让夏国统治者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促使了西夏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使得激烈的内部矛盾得以缓和，客观上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西夏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种类有以下几点：

一、皇家占有的土地。最早是夏惠宗在新占领的兰州龛谷川和鸣沙州设置的“御庄”“御仓”。除了这些大量的“御庄”“御仓”外，西夏国君还

掌握着国内大量的闲田、旷土。大约在仁宗时制定的西夏文《新法》中曾记载："从来就已利用的渠道、土地、水等，永远属于国君和个人所有。"西 夏国君作为最高的统治者，也是夏国最大的地主。

二、贵族地主占田。夏国贵族主要包括党项贵族、汉族地主、回鹘和吐蕃高层首领。土地来源主要有两个途径。一、国家的赏赐，仁宗时制定的《新法》中规定，夏国所有的居民，诸王、官员和庶民"可以使用国君赏赐的土地"。这也说明了夏国的土地原则上都属于国家所有，国君有权将它赏赐给封建贵族使用。由于长期占用，这些贵族便成了实际占有人了。二、依仗权势，巧取豪夺。如谅祚时期的没藏讹庞、梁乙埋等都曾迫使夏民侵耕边地，而把收入归为己有。

三、一般小地主。仁宗天盛年间修订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生荒地归开垦者所有，他和他的族人可永远占有，并有权出卖。"这个规定确立了农民的小所有制。一部分农民通过开垦生荒地成为拥有少量土地的小地主，还有一个途径是通过买卖土地也可以成为地主。《天盛改旧新定律令》里详细规定了土地买卖的办法，土地所有者买卖土地要呈报官府批准，并在官府的赋税册上勾掉卖主的姓名，改填买主。但是这些小地主，在大的权贵面前，随时有破产的可能。不是被对方强买强卖，就是以权霸占。

四、寺院僧侣占有的土地。由于佛教是西夏的国教，特别是仁宗时，佛教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推崇，夏国各地有大量的寺庙和僧侣，西夏的最高统治者经常会给寺庙布施诸如财物、土地、劳力等。

西夏封建土地所有制存在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剥削关系，主要体现在地租和赋税上。西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了每亩田应交地租的数额，说明封建地租已是普遍的剥削方式。公元1143年兴庆府和夏州发生强烈地震时，夏仁宗下令，二州人民遭地震，家中死二人者，免租税三年；死一人者，免租税二年。受伤者，免租税一年。由此可见，西夏征收赋税的制度，已在各地普遍实行了。

第三节　任氏父女搅动下的西夏乱局

仁孝即任西夏皇帝后，尊任得敬的女儿任氏为皇太后，任氏并非仁孝的生母，但因她贤惠而被仁孝封为太后。仁孝继位不久，夏国发生萧合达叛乱，任得敬率兵干脆利落的将其平叛。接着又发生饥民暴动，任得敬再次受命，残酷的镇压了各路农民起义。后，他因军功被授予翔庆军都统军，封西平公。

任得敬在西平府（灵州）出任西平王后，居功自傲，在镇任意诛杀，听不进僚佐劝谏。渐渐地开始不满足于做封疆大吏，自以为战功卓著，认为应该入朝参政。

公元1147年（夏人庆四年）五月，任得敬使人上书朝廷请求入朝。仁孝准备答应他的要求，但是御使大夫热辣公济进谏让仁孝提防任得敬，说他并非同族，不能保证是否忠心，所以让仁孝观察他。中书令濮王仁忠也极力反对，仁宗于是没有答应任得敬的请求。任得敬见使人上表不成，又暗中令自己的女儿任太后授意朝中重臣替他说好话，任太后摄于中书令濮王任忠的刚正不阿，一直不敢在朝中提起此事。

公元1148年（夏人庆五年），王仁忠死。公元1149年（夏天十一月盛元年）七月，任得敬以金银珠宝贿赂宗室晋王察哥，请他促成自己入朝之事。晋王察哥在乾顺时战功显赫，仁孝时更是手握重兵，权倾朝野，任得敬投其所好，百般谄媚，二人十分投机。在察哥的斡旋下，仁孝最终答应了任得敬入朝为尚书令。此后任得敬越来越受宠于仁孝，次年十月，又被任命为中书令。

公元1156年（夏天盛八年），晋王察哥去世，任得敬更是毫无顾忌。加之仁孝又以任得敬为国相，他得以执掌西夏的朝政大权，更是有恃无恐，为所欲为，专横跋扈，肆无忌惮地结党营私。他陆续安排其弟任得仁为南院宣徽使，任得聪为殿前太尉，其侄任纯忠为枢密副都承旨。

任氏家族仪仗任得敬的权势，滥用职权，贪赃枉法，网罗亲党，朝

中众臣也是敢怒不敢言，有几个敢直言相谏的，非罢即免，或是遭受排挤，不得重用。秘书监主事王举弹骇他们，被罢了官。大臣蕃汉学教授斡道冲也因直言相谏得罪任得敬，结果二十年不得志。御使中丞势辣公济因上书弹骇任得敬，任得敬大怒，想暗中将其除掉，仁孝为了保护他，令他解职归田。

任得敬的倒行逆施，无法无天，连他的女儿任太后也看不下去，觉得他屡戒不听，实在令人担忧。

公元1160年（夏天盛十二年）三月，任得敬又被册封为楚王，打破了西夏不封异姓为王的先例，任得敬出入的仪仗也与仁宗皇帝无二。手握重兵而又把持朝政的任得敬越来越不把仁孝放在眼里，他对仁孝的尊儒崇佛十分反感，他上疏仁孝说，“治国要节俭，俗贵要有权衡。我国在戎夷地瘠的地区，人们耕获很少，过得很清贫。如今设那么多滥竽充数的官职，这不是浪费吗？希望陛下将这类官都罢免了。”仁孝听后并没有采纳。

公元1165年（夏天盛十七年），任得敬征民夫10万人，大筑灵州城，以翔庆军监军司署为基础，营建新的宫殿。欲将仁孝安置在瓜、沙偏远一带，自己窃居兴、灵这些西夏腹地而且经济文化发达之地。任得敬深知，在夏国境内，已无人能阻挡其分裂行为了，关键是邻国金的态度。

公元1116年（夏天盛十八年）二月，任得敬以旧属夏国的庄浪族作乱为由，向金国报告将出兵讨伐，金世宗没有同意。十月，任得敬派兵袭击了归附金国的庄浪族。次年三月，夏国遣使贺金国成春节，以得敬弟武功大夫任得仁为贺节使，打算趁机打探金世宗对袭击庄浪族的反应。同年十二月，任得敬生病，仁孝遣使到金朝为他请医。金世宗派名医医好任得敬的病后，任孝遣谢恩使任得聪赴辽致谢，任得敬也附表并送礼物致谢。金世宗洞察到任得敬进表附送礼物之意，对夏国使臣表示遂辞谢不受。

任得敬知道了金朝的态度后，感觉到了危险，便转而向南宋寻求支持。公元1168年（夏天盛二十年）五月，任得敬遣密使至四川，约宋宣抚使虞允 文发兵夹攻西蕃以为已助。七月，任得敬又派使者持帛书赴四

川相约出兵，使者被夏巡逻兵所获，报与仁孝。仁孝大惊，但并没声张，而是暗中将帛书送往金国，引起金国对任得敬的不满。

任得敬篡国的步伐越来越快，公元1170年（夏乾祐元年）四月，任太后死，任得敬更是无所顾忌。五月，他公然向仁孝提出“分国”的要求，威逼仁孝将夏国一半国土分给他，在任得敬的胁迫下，仁孝只好将夏国西南路和灵州罗庞岭（即罗庞山，在灵州西）划归任得敬，号“楚国”。

接着，任得敬又逼迫仁孝派遣左枢密使浪讹进忠、翰林学士焦景颜到金国为自己请求册封，焦景颜抗议不去，但是仁孝不许。金世宗感到事情很反常，他对夏使和大臣说：“我们国家有一国之主，为什么要无故分国与他人？这是权臣的胁迫和掠夺，并不是非夏主的本意。况且夏国已经称藩已久，一旦迫于贼臣，我身为四海之主，怎么能容这种事情发生？你若不能自正，我就要出兵讨伐。”当即退还了夏国贡物，并给仁孝下了诏书，诏书中说了自己的态度。

任得敬见得不到金的册封，心里害怕起来，便与他的弟弟任得仁、任得聪等密谋图变。仁孝在金的支持下，也在暗中聚集兵马。于是，借助辽国的力量除掉母党的一幕，再次在西夏上演。

公元1170（夏乾祐元年）年八月三十日，仁孝在金国的支持下，命族弟仁友设计杀死任得敬，并诛其党羽，次年十一月，在外驻防的任得敬的侄子任纯忠，逃往金国边境，被当地部族杀死。至此，外戚任得敬擅权分国的阴谋彻底失败。任得敬被诛后，仁宗任命被压制了二十年之久的斡道冲为中书令，不久，又进为国相，在斡道冲的执政下，夏国又转危为安了。斡道冲任国相10余年，为官清廉，刚正不阿，朝中文臣多奉斡道冲为师。死的时候，家里除数架书籍外，没有其他的私蓄，仁孝令人在学宫中画了他的图像，让后人世世代代祭奠他。

任得敬分国阴谋的失败，使夏国避免了割据分裂，巩固了西夏的封建统 治。任得敬之所以能得寸进尺，发展到篡权分国的地步，与仁孝推行文治，以仁治国有极大的关系，可以说是仁孝姑息养奸的结果，同时也暴露出了西夏皇室军事权力过于削弱。乾顺时期，曾大力消除贵族豪酋的兵权，推行重文轻武的政策。到仁宗时，随着西夏国家经济的繁荣

和封建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再加上长期无战事，使得新兴的党项贵族日益陷入封建腐朽的生活方式中，那种尚武的战斗精神日益被消磨。仁孝的崇儒尊佛，实行科举取士，进一步削弱了夏国统治集团的统治力量，才使得任得敬这样的地方军阀专权蛮横，为所欲为。

总的说来，在仁孝统治的五十四年中，西夏的经济繁荣，国力昌盛，西夏的疆域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包括今宁夏、陕西的北部、内蒙古的西南部、青海的东北部、新疆和蒙古国的一部分地区。然而，由于仁孝的崇儒尚文，削弱了党项民族的尚武精神，他重文轻武的执政思想最终使得西夏的国防实力日益衰落。

第四节　遍地塔影汉学风

任得敬篡权分国的阴谋被粉碎后，仁孝任文臣的典范斡道冲为相，朝中众臣也将他视为楷模。在我们的印象里，西夏总是以一种剽悍、尚武，好战的形象出现。其实，西夏早在建国之前，就特别推崇汉族文化，对汉族知识分子更是加以重用。早在李继迁起事之初，汉族知识分子张浦就紧随其左右，张浦凭借杰出的战略头脑为李继迁出谋划策，使之一次次死而得以复生，并逐渐发展壮大，为最终西夏国家的奠基，立下了汗马功劳。

张浦的策略对当时中国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浦向李继迁提出的附辽抗宋之策，使初生的夏州地方政权得以逐渐摆脱被动，西夏和辽结成了一种联盟关系，这样宋朝在战略上变得腹背受敌，直到最后北宋为金所　灭之时，宋战斗力强悍的军队基本上都在西北的宋夏边境，致使金军铁骑南侵时，宋的中原禁军不堪一击。

元昊建立西夏国后，同样对汉族知识分子极其重视，想方法设法吸引各方面人才到夏国为其所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张元和吴昊。总的来说张元的策略也是联辽抗宋，在对宋的入侵中，屡次为元昊出谋划策，甚至与元昊共同指挥了多场大胜宋军的经典战役。张元常常劝元昊，让他攻取泾地，令汉人守之，这样才能不断扩大疆域，财用充足。但元昊改不了游牧民族的特性，打下一个地方，大掠一通而走，因此，虽然取得多次重大胜利，但却越胜越穷，最后无奈以胜求和。张元多次力争，但是元昊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到后来元昊违背张元的谋略，坚持与辽对抗，张元见其长驱南下的理想已不可能实现，郁郁不乐，不久病死。失去张元这一谋士后，元昊统治的中后期开始沉湎酒色，统治越来越荒诞，再也没有为夏国历史创造过任何辉煌，倒是创下了因抢儿媳，被儿子割鼻而死的奇迹。元昊后期的无为与失去谋士张元、缺乏有人为其出谋划策不无关系。

西夏的历代统治者在重用汉族知识分子的过程中，使得汉族文化在西夏也得到了更快的传播和发展。

不但大量优秀的汉族知识分子为西夏统治者所用，党项族中也不乏杰出的精通汉族文化的知识分子。元昊建国后，党项野利大族的野利仁荣主持创制了西夏文字，野利仁荣学识渊博，熟悉历史，精通蕃、汉、藏等多种文字。他是党项族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杰出代表，不单创制了西夏文字，更为元昊的称帝建国出谋划策，还为西夏制定了一套适合其民族特点的建国方略和典章制度。野利仁荣于公元1144年死后，元昊悲痛不已，三次前去哭丧，追赠其为富平侯。

公元1162年（夏天盛十四年），仁宗仁孝再次追封野利仁荣为广惠王。蕃汉各族精通中原先进文化的知识分子，整体上不断推动汉学在西夏的传播，使得西夏的文化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元昊称帝建国后，为了要求宋朝承 认其建国的合法，给宋仁宗的上表云：

“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远祖思恭，当唐季率兵拯难，受封赐姓。祖继迁，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举义旗，悉降诸部。临河五郡，不旋踵而归；沿边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嗣奉世基，勉从朝命。真王之号，夙感于颁宣；尺寸之封，显蒙于割裂。臣偶似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莫不从伏。称王则不喜，朝帝则是从。辐辏屡期，山呼齐举。伏愿一垓之土地，建为万乘之邦家。于是再让靡遑，群集又迫，事不得已，显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坛备礼，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年号天授礼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宽慈及物，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欢好。鱼来雁往，任传邻国之音；地久天长，永镇边防之患。至诚沥恳，仰俟帝俞。谨遣弩涉俄疾、你斯闷、卧普令济、嵬崖妳奉表以闻。”

从其表章内容来看，虽然只有短短的三百余字，但文章整体上气势磅礴，一气呵成，文字洗练，说理明白。这显示了极高的文字应用水平，也反映了西夏的文化水平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虽然在西夏建国后前期，一直存在“蕃礼”和“汉礼”两种文化之争，但是随着封建经济的迅速发展，汉族文化在仁宗仁孝时期最终占据统治地位，汉族文化在西夏迎来了最辉煌的时刻。

这样的一个尚武善战而又好战的从青藏高原到黄土高原的少数民族，在越来越迷恋汉学的同时，对佛教也极其尊崇，历代西夏帝王和王后都笃信佛教。佛教作为西夏的国教，在西夏历代统治者的亲身力行与大力推动下，逐渐在西夏落地生根，发扬光大。

早在元昊建国之初，就广泛搜集佛舍利，并建佛舍利塔。西夏文字创制不久，元昊就组织人员大规模翻译佛教经典，为佛教在西夏的进一步流传、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元昊还下令以每一季第一个月的朔月（初一） 为“圣节”，让官民礼佛，这种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把佛教推上了更高的地位。公元1047年，又兴建规模宏大的高台寺，用于珍藏宋朝所赐的大藏经。在西夏的第二任皇帝谅祚继位初，由母后没藏氏掌管朝政，没藏氏不但十分好佛，而且还具有相当高的佛学修养。她下令修建了规模宏大的承天寺塔，邀请回鹘高僧前来讲经，并多次遣使前往宋朝迎请佛教经典。

秉常和乾顺在位的前期，都是母后专权。穷兵黩武的梁太后，就在疯狂对宋用兵的同时，还多次派遣使者前往宋朝请赐大藏经。梁太后本人对佛教也是极其笃信，整个西夏时期翻译的数千卷佛经，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在梁太后专权之时所成。公元1093年，梁太后和乾顺发愿，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重修凉州感通塔及寺庙，此碑就是著名的护国寺感通塔碑，是西夏时期留存至今最重要的佛教石刻。乾顺亲政后，甘州僧人法净声称，自己在张掖县西南首浚山下夜观有光，掘得卧佛三身，献于乾顺。乾顺遂于公元1103年修建了著名的卧佛寺。

仁宗仁孝时期，佛教在西夏的传播比前代有了新的发展。随着西夏印刷事业的逐步发展成熟，当时政府多次大量刻印布施佛经，史载公元1189年九月，在大度民寺作的一次大法会上，散施的《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十万卷，《金刚普贤行愿经》、《观音经》各五万卷，并做各种法事长达十昼夜，充分反应了仁孝时期佛教在西夏的发展盛况。

在西夏历代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在西夏境内形成了上下崇佛、寺庙林立、僧人众多、信徒广布的盛况。为了发展佛教，西夏统治者采取了多种措施加以保护和照顾。西夏僧人甚至在法律上还享有特权，有些罪行可以因为是僧人身份而得到减免的优待。

僧人不但在政治上享有一定特权和地位，而且在经济上，国家也常常给予赏赐财物、土地、劳力等。寺院拥有大量的土地，还享有免税的待遇。从黑水城出土的文物中有记载寺庙以粮食放高利贷、出租土地的内容。

就是在这样一个佛音缭绕、崇尚儒家文化又伴随着金戈铁马、杀声四起 的具有独特魅力的国度，可能晚上还在灯光下读着勿杀生的佛经，白天就跃身马上，厮杀于敌阵了。但要说这些充满野蛮气息而又生机勃勃的少数民族都是因为汉化而辉煌转而衰落以至灭亡肯定是错误的。把西夏的最终灭亡，怪罪在某个皇帝的汉化政策上也是没有道理的。



西夏黑水城出土的药师佛唐卡

第九章
大厦将倾：西夏王朝的衰落与灭亡



西夏的两次篡权都发生在帝国最后的二十几年，这期间频繁更替了五位帝王。当一个强者步向衰落之际，总要让位于另一个强者。面对蒙古高原上迅速崛起的势力，不管是“阴狠暴戾”以阴谋篡夺帝位的安全，还是选择投降的嵬名遵顼，都无法阻挡帝国的消亡。在蒙古铁骑的疯狂进攻杀戮下，帝国以最后的血与火书写了一曲悲壮亡歌。

第一节　纯祐执政，蒙古帝国崛起

仁孝皇帝以其勤勉将西夏帝国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位西夏历史上杰出的帝王于公元1193年（乾祐二十四年）九月二十日辞世，年七十，谥号圣祖皇帝，庙号仁宗，墓号寿陵。仁孝的长子，17岁的纯祐继位，这就是西夏历史上第六位皇帝夏桓宗。

纯祐继位后，坚持继续推行仁孝时期的对内安国养民，对外附金和宋的政策。纯祐执政期间，依然重视文教，朝中也多耿直廉洁之臣。如夏国的御使大夫嵬名世安，清正廉洁，勤勉用事，居室简陋，仅可遮风避雨。

仁孝的族弟仁友，史称他是个深沉有气度的人，任得敬擅权期间，对宗室人员大肆迫害，仁友则独自韬光养晦，从来不开口提国事，后来仁孝决心除掉任得敬时，仁友密谋诱捕任得聪、任得仁，使任得敬孤立无援，最终被诛杀。因立下大功，被册封为越王。

公元1196年，仁友去世，他的儿子安全天资暴狠，心术险鸷，他向纯祐上表以他父亲的功绩，请求让他承袭父亲的爵位。纯祐深知安全品性恶劣，拒绝了他的请求，并将他降封为镇夷郡王。安全求封不得反被贬，由此怀恨在心。他在皇后罗氏的纵容鼓励下逐渐把持朝政，并图谋篡夺帝位。朝中大臣为之侧目，敢怒不敢言，但南院宣徽使刘忠亮，正直敢言，朝中议事皆以国为重，每见安全干预朝政，均敢直言斥之。安全以甜言蜜语拉拢他，但都被他严词拒绝。刘忠亮临终前对他的儿子思义说自己死后要像普通人那样下葬，不想沾染官气了。思义遵遗命，他自己也不再入朝做官，以免卷入不利夏国的争权夺利之中。

纯祐执政期间，继续推行科举取士，为自己的统治培养选拔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宗室子弟遵顼是齐王彦忠的儿子，在国中科举考试中为进士唱名 第一，仁孝诏令其嗣齐王爵，不久又擢升为大都督府主，他就是后来的夏神宗。朝中高大亨、高大节、高伦三兄弟，才品俱佳，常常一同出使金国，不辱使命，金人称其为“三俊”。

虽然仁慈恭俭的纯祐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在维持帝国的运转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西夏这部已经驶向巅峰的战车开始慢慢驶向下坡路。随着国家的安定和封建体制的发展，党项贵族地主阶级开始贪图安逸，日益腐朽坠落。西夏的政治也变得越来越腐败，国势逐渐衰落，由盛而衰已成为西夏社会不可逆转的趋势。

在北宋灭亡后，黄河流域便纳入了金的政治版图，黄河流域也是西夏原来与宋贸易、征战争夺以获取经济利益的地方。金占据黄河流域的大片土地后，西夏的东、南、西南都处在金的包围中，这种新的政治格局束缚了西夏更进一步的发展，使西夏原先倚重的与宋的经济交往不得不向依附金国转变，西夏的对外贸易仅有对金的贡使贸易和榷场两种方式。

仁孝执政期间，争取与金恢复了保安和兰州榷场，西夏通过珠玉、香料、药材、畜产品等换取金国的绢帛、铁器、瓷器、纸张等生活必需品。但是这种贸易方式引起了金国的不满，金国认为，西夏是以自己无用的东西换取金国的有用之物，这种贸易令金国得不偿失，后来下令关闭了双方的榷场。纯祐执政期间夏和金的使者往来依然很频繁，公元1193年（天庆元年），金国册封纯祐为夏国王。公元1197年（天庆四年），在纯祐的不断争取努力下，金国同意复置保安、兰州榷场与夏互市。

金夏两国没有大的利益冲突，再加上夏一直奉行亲近金国的政策，使得金国建立后，两国的和平状态持续了八十多年。南宋政权多次联络夏国，想与之结好，但是夏都不予理睬。这也为后来的夏金关系破裂，及面对更强大的蒙古入侵时缺乏盟友支持埋下了隐患。

在夏和金都在慢慢走向衰落之机，北部广阔的蒙古高原上迅速崛起一股势力，打破了夏、金的平静。公元10到12世纪，蒙古高原诸部在与南方的 辽、金密切交往的过程中，逐渐接受先进文化的影响，铁器的使用也变得越来越普遍，封建生产得到较快发展，以往传统的氏族集体游牧的生产方式逐渐转向一家一户的游牧方式。社会阶级分化加剧，氏族社会逐步瓦解，各个部落之间为争夺牧场、牲畜和奴隶，相互侵犯和混战，弱肉强食。到12世纪下半叶，蒙古诸部经过残酷的角逐之后，整个

高原从东向西逐渐形成：塔塔儿、蒙古部、克烈、乃蛮和北部的蔑尔乞五大势力集团，五大部落为争夺支配高原的最高权力，处于长年厮杀混战状态，严重阻碍了蒙古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蒙古部的杰出首领铁木真横空出世，登上了统一蒙古诸部的历史舞台。



铁木真像

蒙古部的首领也速该，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勇士，在他的妻子诃额伦临产的时候，他率军出征打败了世敌塔塔尔，并俘获了他们的部落首领铁木真兀格。就在他得胜归来之时，诃额伦生下一个婴儿，也速该为了庆祝战争的胜利，就给新出生的儿子取名为铁木真。在铁木真九岁时，他的父亲被铁木真兀格的儿子毒死，也速该死后，铁木真母子被蒙古部族遗弃，使其从部落首领的地位一夜之间跌入苦难的深渊。从此年幼的铁木真兄弟就和母亲生活 在树林里，靠母亲一个人打猎，捕鱼、采集野果为生，生活十分困苦，还不断遭受领近部落的袭击。这样艰苦的岁月练就了他刚强的性格。他曾说过："拼杀冲锋的时候，要像雄鹰一样；高兴的时候，要像三岁牛犊一般欢快；在明亮的白昼，要深沉细心；在黑暗的夜里，要有坚强的忍耐力。"

泰赤乌部怕铁木真兄弟长大成人后进行报复，派兵将铁木真擒获，铁木真凭借过人的机智和胆略虎口脱险，然后又找到失散的母亲和兄弟。此后，又屡经挫折和打击，铁木真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迅速成长。

铁木真十八岁时，蔑尔乞部的脱脱部长抢走了他的妻子和财产。铁木真联合他父亲的安答克烈部的脱斡邻和自己幼年的安答札答兰部的札木合发动战争。这是一场由铁木真发起的第一次战争，他很快击溃了蔑尔乞人，战争赢得了胜利，铁木真的妻子孛儿帖被夺回。初战胜利为铁木真赢得了声望，不但他父亲原来的部众、属民又重归铁木真帐下，就连其他不少部落也来投奔。

公元1184年，铁木真被推举为蒙古乞颜部可汗，铁木真派人将自己称汗之事向脱斡邻汗和札木合做了通告。脱斡邻表示了祝贺，而同样野心勃勃的札木合却心怀忌恨。不久，札木合的弟弟因为盗马而被铁木真的手下杀死，札木合大怒，他纠集了朵儿边、翁吉利、塔塔儿、泰赤兀等十三部向铁木真发动进攻，史称“十三翼之战”。结果铁木真因力量对比悬殊而主动撤出战斗，这也是其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战败。

战后，残暴的札木合支起七十口大锅，用来蒸煮那些归附铁木真的赤那思氏人，他的残忍令追随他的部下心寒，很多部落因此离他而去投靠了铁木真。铁木真虽然战败，但他的力量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增强。

公元1196年，金国讨伐塔塔尔部，铁木真趁机联合克烈部脱斡邻进攻塔塔尔，并大破塔塔尔部。获胜后，金封脱斡邻为王罕，铁木真也被承认他在其部族中的领导地位。铁木真认识到要最终统一蒙古草原，必须先与王罕联合。力量不断得到增强的铁木真率兵消灭了蔑尔乞部，杀其首领，部将木华黎父子投降。木华黎后来成为铁木真麾下第一名将，封太师国王，让他独当 一面经略中原。

草原各部惧怕铁木真的崛起，于是推举札木合为“古尔汗”，即众汗之汗的意思，他们组建了十二部联军，试图一举消灭铁木真。这个联盟看起来声势浩大，但由于诸部各谋已利，不能形成统一指挥。铁木真联合王汗不到一天就击败了这些乌合之众，战败的札木合投降王汗。公元1202年秋，铁木真集中兵力消灭了塔塔尔部，获胜后，铁木真为报世仇，下令将成年的塔塔尔男子全部杀掉。

公元1203年，铁木真击溃了强大的克烈部。公元1206年，铁木真又出兵征服乃蛮部，乃蛮部首领塔阳汗战死，札木合被自己的部下捉到

献给铁木真，铁木真赐他以“不出血而死”。

公元1206年，铁木真统一了蒙古诸部，在斡难河（今鄂嫩河）源头召开库里尔台大会，即蒙古大汗位，诸王和群臣为铁木真上尊号“成吉思汗”，国号“大蒙古国”，蒙古草原结束了长期混战的局面。成吉思汗立国后，这个“要让青草覆盖的地方都成为我的牧马之地”的为战争而生的蒙古领袖，立即开始了对外大规模的征服战争，从此他麾下的铁骑，势如破竹，驰骋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

第二节　纯祐被废，蒙古入侵

纯祐可以说是一个有所守成的帝王，颇能继承乃父遗训，治国有方。在他统治期间“四郊鲜兵革之患，国中无水患之虞。盖西夏小邦，但能循旧章，安无事，已称善守矣”。他的母亲罗太后，于公元1167年被立为后，罗氏立为皇后之后十年，方生子纯祐，母凭子贵，这也成为她后来干政的政治资本。

纯祐继位时才17岁，当时夏国的军政大权实际是控制在罗太后的手里 的。在辽、夏均有太后执政的先例，特别是夏国，在元昊以后的五十多年中，西夏实际上都处在母后的掌控中，这种由母族执政的特点深深植根于西夏的社会政治和血缘亲族的传统之中。但罗太后与没藏氏和梁太后的擅权不同的是，后者都有强大的家庭势力来做后盾，作为汉人的罗太后显然缺少母族的强力支持。随着纯祐年龄的逐渐增大，罗太后的权力自然会逐渐衰落，伴随着权力之争，母子矛盾势必会越来越激化。

罗太后好佛，令人抄写、刻印全部西夏文大藏经，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仁宗去世后二周年时，罗太后大量发愿施印《转女身经》达三万多卷。罗太后印施《转女身经》不仅仅有宗教因素，更多的还是在为自己身为女人，不能转身为男执掌国事而遗憾。从这一方面也能看出，笃信佛教的罗氏内心对权力的渴望。

被降封为镇夷王镇守甘州的“天资暴狠，心术险鸷”的安全，虽然被纯祐降封，但封地甘州的独特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这里的宜农宜牧的富饶，使得安全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为他后来的篡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安全得知纯祐皇帝和罗太后不合，趁机巴结讨好罗后，历史多传言两人有私情。在罗后的支持下，安全得以逐渐参与朝政。他干政篡权的野心，不时在朝议之中显露出来，曾遭到耿臣刘忠亮的直言相斥，安全想拉拢他，但遭到拒绝。公元1204年（天庆十一年），夏州有人发现自己养的猪生下了一头像麟的动物，这个特殊的动物长了两个头，有卜者

说这是一个国家两个王的兆头，安全听了大喜，更加坚定了他篡权的决心。

当西夏表面平静的政局下暗流涌动，凶险四伏之时，来自蒙古高原的直接威胁突然而至了。统一了蒙古高原的铁木真，率领着当时世界上战斗力最强的骑兵战队，首先将征服的目光瞄向了西夏，成吉思汗之所以将出征的第一站选择西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是因为西夏相比周边的其他几个政权如金、宋相对弱小，再者西夏拥有广阔的牧场和大量的优质战马，西夏能征善 战的士兵和精良的兵器也都是蒙古军队急需的。

在蒙古进攻西夏之时，西夏尚有六十万的军队，但由于数十年处于和平环境之中，缺乏战争的检验，也缺乏能统兵打仗的优秀将领。与猛将如云，刚刚经历血与火的洗礼的蒙古铁骑形成鲜明对比。在蒙古入侵西夏之前，西夏还是有预感的，并做了一些相应的准备，比如增筑城堡、加强北部的兵力布置，还在贺兰山克夷门地区构筑了坚固的堡垒，并增派了近七万人加强守备。

公元1205年（夏大庆十二年），铁木真在打败了强大的对手也是他曾经的联邦克烈部后，为了追击克烈部首领王罕的儿子亦剌哈桑昆，率领蒙古骑兵来到西夏边境。铁木真派遣使者到西夏，谴责西夏收留了他的仇敌王罕的儿子桑昆，但根本不给西夏解释的机会，就以此为由发动了对西夏的第一次入侵。三月，铁木真率兵从河西走廊的西端进攻西夏的力吉里寨，历时一月将其攻破，然后纵兵在富饶的瓜、沙一带大肆掳掠。纯祐皇帝一时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应对。一个月后，蒙古兵带着大量的战利品撤军返回漠北。蒙古退兵后，纯祐下令修复被战争摧毁的城寨，大赦国内，并将首都兴庆府改名为中兴府，希望能中道振兴。

蒙古的此次入侵意图，显然不是以灭亡西夏为目的，而只是一次试探性进军，以探究西夏军事力量的虚实。极善用兵的铁木真自然要选择一个离西夏腹地较远，防卫力量相对薄弱，而又比较富庶的地方作为入侵西夏的一个突破口。而河西走廊正是这样一个理想的目标，对其进攻不仅可以达到试探西夏虚实的目的，还可以顺便掳掠财富。同年十一月，蒙古军队进攻金国，两军在河西对峙。纯祐得知后，派兵乘虚入侵蒙古，想报上次蒙古入侵之仇。但夏军入境数日没有遇到蒙古军队，不

久传来蒙古军战胜金军，正率兵来援，夏兵直接就撤回国内了。由此也反映了西夏军力的衰弱，已经到了不敢与蒙古军正面对抗的局面了。

公元1206年，安全在罗太后的支持下，召集部分大臣议定，以纯祐抵抗蒙古不力，不能保家护国为由，将其废黜，自立为帝，是为襄宗。一个月 后，纯祐暴卒于宫中。七月，罗太后遣使到金国上表称：“纯祐已经不能延续王位，与大臣议厚要立安全为王。”请求金朝对李安全予以册封。

金国章宗本不予认可，但是在夏国多次来使请求册封，在纯祐已死，木已成舟的情况下，才在犹豫观望九个月后，勉强册封安全为夏国王，但以削夺给夏使的赐礼作为惩戒。从纯祐被废到安全被金国册立这个过程来看，在安全上台后，罗太后已经失去了对整个事件的掌控，由此看出罗太后即使有政治野心，但致命的是缺少政治资源，更缺乏相应的政治手段。以致安全上台后不久，就过河拆桥，立即禁止罗太后参与朝政。如果罗后还能掌控局势的话，他的儿子不大可能这么快暴卒，更不可能在儿子刚死后，就连续三次遣使向金国上表请求册封安全。

安全被金国册封之后，罗太后就不知所终了。关于罗后的最终去向，后人一直多有推测，有一种说法是，安全继位后，将罗太后贬到了黑水城寺庙为尼。

公元1908年，俄罗斯探险队在黑水城的一座“伟大的塔”中发现大量文物，根据科兹罗夫的日记记载，他们还在佛塔内发现了一副坐姿端正的女性骨架，骨架后来被运回俄罗斯，俄国历史学家对其做了鉴定后，推断她是西夏帝国仁宗皇帝的皇后，认为此塔是为纪念她而建的，因为在佛塔内还发现了大量的为罗氏私人所有的文献文物。俄国专家推测她的儿子被废后，她很快被排斥在国事之外，并最终被发配到黑水城，死后被埋藏在那座“伟大的塔里”里了。但是因为没有任何史料确切记载罗太后最后的归属，更没有史料记载罗太后被发配到了黑水城，所以我国的专家并不同意俄国学者的推断。可惜的是，这份保存于俄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内的骨骸，在二次世界大战彼得格勒保卫战中神秘的丢失了，给西夏学研究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安全篡位的第二年，即公元1207年（夏应天二年，蒙古成吉思汗二

年）九月，成吉思汗借口西夏皇帝无故被废，没有向其通报和不向蒙古纳贡，对西夏发动了第二次进攻。

蒙古军队这次选择西夏北部重镇斡罗孩城（位于阴山西、狼山北）作为此次进军的突破口。蒙古铁骑在辽阔的草原纵横驰骋，势如破竹，面对西夏的坚城，在付出巨大的代价后，经过四十多天的围攻终于夺取了罗孩城。

看着城下满布的蒙古士兵的尸体，想到一座小小的西夏城池在西夏士兵的顽抗下竟然四十多天才被攻破，恼怒的蒙古首领下令屠城。占据罗孩城后，蒙古军以此为根据地，派兵四处掳掠。安全遣右厢诸路兵抵挡蒙古的进攻。成吉思汗见夏国兵势尚盛，不敢贸然深入夏境，两军僵持五个多月后，蒙古军因粮草匮乏，引兵而退。

第三节　附蒙抗金，沦为附庸

嵬名安全以阴谋篡位后，就碰到了帝国成立以来最强悍的对手。安全在皇位上坐得并不舒坦，整天提心吊胆蒙古大军的入侵。成吉思汗自斡罗孩城退兵后，一直思索下一步对西夏的入侵，在做了大量的准备之后。公元1209年（夏应天四年，蒙古成吉思汗四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发动了对西夏规模更大的第三次进攻。

蒙古大军自黑水城北兀剌海关口突入西夏国境，夏襄宗安全以其子承祯为元帅，大都督府令公高逸为副帅，领兵五万前往兀剌海救援。夏军在兀剌海城外被蒙古军杀的全军覆没，连副帅高逸也被蒙古兵俘虏，高逸被俘后拒不投降，被蒙古军队杀害。

蒙古军队攻入兀剌海城后，西夏太傅西壁讹答率兵在城内与蒙古军展开激烈巷战，战败被俘。至此，西夏的北部防线被蒙古铁骑踏破。七月，蒙古军进逼西夏国都中兴府的外围克夷门，该处地形险要，两山对峙，中通一径，悬绝不可登，西夏曾在这里设右厢军司，并派七万兵力驻守。

夏襄宗急令嵬名令公为统帅，率领五万精兵前往迎敌。嵬名令公利用克 夷门险峻的有利地理条件，击退了蒙古军的进攻，暂时拖住了蒙古军队的前进。一时双方谁也不敢贸然进攻，两军进入了两个多月的相持阶段。蒙古军组织了几次围攻都没取得预期效果，成吉思汗见对方凭险坚守，决定改变强攻的策略，不断派出游骑兵骚扰攻击夏军，然后设伏以待。

一开始西夏兵不为所动，一直坚守阵地，但是面对蒙古游骑兵无休止的骚扰袭击，西夏统帅嵬名令公终于忍无可忍，派出了西夏主力出击消灭蒙古的游骑兵。结果中伏，夏军损失惨重，嵬名令公被俘，克夷门天险也被蒙古军队攻破。

蒙古大军兵临中兴府城下，将中兴府团团包围。夏襄宗亲自上城督战，凭借中兴府坚固的城墙，抵挡住了蒙古军的疯狂进攻。双方僵持了

一个多月，成吉思汗见一时无法攻破，而驻守在各地的夏军正不断集结而来。当时正值雨季，黄河水位暴涨，成吉思汗下令修筑堤坝，将黄河水位进一步抬高，引黄河水灌淹中兴府，中兴府内军民被淹死者极多。

宋襄宗见形势危急，便派出使者向金国求援。接到西夏的求援后，金国内部展开了讨论，一些富有远见的文武官员主张出兵，认为现在出兵是首尾夹攻蒙古军队的机会，否则等蒙古军队消灭西夏后，下一个要进攻的目标就轮到金国了。但是金国皇帝完颜允济却有点幸灾乐祸的样子，拒绝发兵。

向金国求援失败，此时的中兴府被围已经三个多月了，在黄河大水的浸泡下，中兴府的城墙多处摇摇欲坠，正在城即将破的危急时刻，奇迹突然出现了！由于黄河水越来越大，蒙古人修筑的保护自己不被淹的堤坝也被河水冲毁，蒙古军队不得不后撤。撤退时，成吉思汗释放了被俘的西夏太傅西壁讹答，让他进入中兴府招降。

惊魂未定的安全登城隔着滔滔黄河水与成吉思汗相见，答应向成吉思汗称臣，允诺做成吉思汗征战时的“右手”，并将女儿察和献给成吉思汗，又向蒙古进献大量的骆驼、缎匹、鹰鹞等。成吉思汗遂解围而去。嵬名令公被俘后，成吉思汗数次派人招降他，但都遭到拒绝，于是命人将其关入土室， 每日让他吃粗糙的食物，但他依然不屈服。后来安全得知令公还没死，就遣使奉礼请蒙古将其放了回来。

夏襄宗与成吉思汗和亲，虽然使西夏暂时避免了灭国之灾，但是此战过后，西夏成了蒙古帝国的附庸。这场战争，蒙古军队取得完胜，不但拆散夏金联盟，并最终使夏金两国刀兵相见，不但削弱了两国的实力，也为将来消灭两国创造了条件，而且为接下来的西征解除了后顾之忧。西夏虽然完败，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此战中涌现了一批气节忠贞的战将。

蒙古的进攻，让西夏上下震动不已，就在成吉思汗第三次攻夏退兵不久，当夏襄宗安全还没有从对蒙古铁骑的恐惧中缓过劲来的时候，一场来自宫廷的内乱突然降临。公元1211年，安全当年废黜纯祐的一幕再次上演，嵬名遵顼废黜了李安全，自立为帝，改元光定，是为神宗。一个月后，李安全暴卒，年四十二岁，谥号敬穆皇帝，庙号襄宗，墓号康

陵。遵顼的父亲齐王彦宗，曾因反对任得敬的擅权而被排挤打压贬斥于凉州，任得敬被诛后，仁宗复召其入朝，并封为马步军太尉，不久病死，谥齐忠武王。遵顼是个出色的人，他曾在纯祐时期的科举中进士，并唱名第一，纯祐让其袭封齐王，并升其为大都督府主，统领军队，为废黜夏襄宗自立为帝奠定了基础。

夏神宗遵顼夺取政权后，一度雄心勃勃想重新振兴西夏。他看到崛起的蒙古军队的强悍实力，决定调整自己的战略，联合蒙古进攻金国。自从女真崛起建立强大的金国，西夏向金称臣后，两国虽然偶尔有点小规模冲突外，如仁孝时期，曾因为金断绝双方榷市，夏曾发兵进攻金岚州（今山西岚县北）和古州（今山西离石）等地，但总体上来说，夏金两国前后八十多年的时间基本上一直是和平相处的。

遵顼即位不久，即派骑兵万余进攻金东胜城（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即将破城之际，金西南路马军户纥石烈鹤寿率兵来援，突破夏军防线进入城中，夏军被迫退兵。十一月，遵顼闻知蒙古大军正在进攻金中都，乘机发兵攻占了金泾州和邠州，金陕西安抚使檄同知转运使事韩玉引兵万余前 来救援，正在围攻平凉府的夏军不知金军虚实，遂解围而去。

金军面对蒙古的进攻，屡次战败，夏也乘人之危，多次派兵侵袭金境。公元1212年（夏光定二年，金崇庆元年）三月，金国还是派使者前往夏国，主动册封遵顼为夏国王，想以此来修复两国的关系，联合起来共同抵挡蒙古的入侵。但是遵顼不加理会，依然奉行附蒙侵金的政策。金的册封使刚走，遵顼就派兵进攻金葭州（今陕西佳县），被金延安路兵马总管完颜奴婢率军击败。

公元1213年（夏光定三年，金至宁元年）六月，夏军攻破金保安州，杀死州刺史，接着进攻庆阳府，杀死同知府事等，知庆阳府蒲察郑留出城与夏军激战，夏兵败退。八月，夏出兵攻破金邠州。

十一月，金国发生内乱，金主永济被杀。夏乘机发兵进攻金会州（今甘肃省靖远县境），金都统徒单丑儿率大军与夏军在窄土峡展开大战，击溃了夏军，夏军败走东关堡，遇到金军阻击，结果又败。

十二月，遵顼发兵数万攻破金巩州（今甘肃陇西县），俘获守将守中，夏军威胁守中让其投降，守中不屈。夏兵转而进军围攻平凉，夏兵令守中到诚下招降金军，守中对金军大喊：“夏军弓矢将尽，千万不要投降。”夏军冲上前将其砍死。后来守城金军箭也用光了，就募人将夏军射到城上的箭收集起来，用来射杀夏军，最终打退了夏军的进攻。

公元1214年（夏光定四年，金贞佑二年）七月，夏遣使持书至四川之岩昌寨，约宋夹攻金国，宋制置使董居谊刚入川上任不久，恐夏有诈，就没有向南宋朝廷报告。

次年一月，夏军进攻金环州，又进围金积州，均无功而返。二月，夏军攻破金安乡关，复攻环州，被刺史乌古论延寿及斜卯毛良虎率军击败。十月，夏军进攻保安、延安均遭失败，于是夏军集结右厢精兵八万大举围攻临洮，金陕西宣抚副使完颜胡失剌率军前来救援，夏军在渭源堡预先设伏，大败金兵，俘获胡失刺，接着攻破了临洮。面对夏军疯狂侵袭，金主下令：谁 能杀掉夏兵必有重赏。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金军士气大阵，皆奋勇杀敌，接连击败夏军的进攻。

公元1216年（夏光定六年，金贞佑四年）四月，夏境内汪三郎部投降金国，金主大喜，赐汪三郎国姓完颜氏，后来汪三郎成为金抗击夏入侵的一员名将。由于遵顼数次出兵攻金均遭失败，于是遣使赴蒙约兵共同进攻金国。九月，夏蒙联军进攻金延安、代州等郡，杀经略使奥屯丑和尚，接着兵临潼关，金西安军节度使尼庞古蒲虎力战而死，潼关遂破。十一月，遵顼乘胜遣兵四万突然包围定西城，金提控赤盏合喜与节度使杨斡烈率兵与夏军展开激战，将夏军击溃，夏兵被斩首二千余级，损失马八百匹，器械无数。金国乘胜发起反击，兵分两种，一路以右监军陀满胡士门、延安总管古里甲石伦率领进攻盐州、宥州、夏州等地。另一部由庆阳总管庆山奴、知平凉府移剌塔不也率领进攻威、灵、安、会等州。遵顼紧急调派兵马，分道阻击，挡住了金军的反扑。

遵顼错误的附蒙侵金之策，对金的连年入侵，战争次数之频繁，在夏国历史上罕见。极大的消耗了两国的国力，致使两国耗尽了精锐，都身心俱疲，两国的军事力量因战争而大大衰落，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为蒙古最终灭掉两国创造了条件。

第四节　夏金联盟，迟到而糟糕的联合

公元1217年（夏光定七年，蒙古成吉思汗十二年）一月，成吉思汗率蒙古大军进攻金，夏应蒙古要求派兵三万配合蒙古兵进攻金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市境内）。金尚书右丞胥鼎集合五路联军夹攻蒙夏联军，大败蒙夏联军。

夏军在退兵途经宁州时，又遇金将庆阳总管庆山奴的伏击，损失惨重。成吉思汗准备西征花剌子模（蒙古第一次西征），再次向西夏征兵助战，西 夏不堪征调，遵顼拒绝了蒙古的要求。十二月，成吉思汗以西夏不应从征为借口，发动了对西夏的第四次军事进攻。蒙古军渡过黄河深入西夏腹地，遵顼对蒙古军的突然入侵估计不足，惊慌失措之下让太子德任留守中兴府，自己仓皇出奔西凉避难，然后遣使向成吉思汗请降，成吉思汗看出兵的目的已经达到，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西征等着蒙古军队，于是撤兵而去。

遵顼自从附蒙侵金以来，竭力进攻金国，对蒙古也是有求必应，西夏是出力不讨好，反而遭到蒙古的进攻。蒙古的入侵和不断地向西夏征兵，给夏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蒙古退兵中兴府后，遵顼为了缓和与金的矛盾，主张上书金国，请求恢复双方互市，并恢复旧盟关系，但是遭到金主拒绝。遵顼因金不通互市，接着两次出兵侵袭金境，均被击败。

公元1219年（夏光定九年，金兴定三年）二月，遵顼派遣枢密都招讨使甯子宁、忠翼赴四川，与宋商议联兵夹攻金秦州、巩州。宋利州路安抚使丁育回信表示同意，但是宋并没按约出军。遵顼于三月，再次向金请和，又遭拒绝。次年四月，遵顼派两万精骑攻取金通秦堡，庆山奴率军前来争夺，打败了夏军，夺回通秦堡。夏军整兵继续来攻，庆山奴率军与之激战，夏军溃败，被斩首五千余级。

公元1220年（夏光定十年，金兴定四年）一月，甯子宁再次写信给四川守将，责其上次没如约出兵，并约其再次联合攻金。直到五月，宋四川宣抚使安丙才给夏回信，双方商定共同出兵。

八月，遵顼发兵万余围攻金会州，擒同知平凉府事郭禄大，守将乌古论世显投降。金朝上下大震，金主遣陕西行省与夏国议和。遵顼两次向金求和都遭到拒绝，这次大胜金来求和，遵顼自然没有同意。

九月，夏大将思丁、兀名二人献计破巩州，遵顼听从了建议，令枢密使甯子宁、嵬名公辅率领二十万大军进攻巩州。宋宣抚使安丙派张威、王仕信分两路进军，两路军分别攻克来远、盐川两镇及定边城后，与夏军在巩州城下会师。约定宋军攻城，夏军野战。金行元帅府事赤盏合喜率兵迎战，一日 之内与夏军激战十几场，将夏军逼退至南岗。夏军集结三万精兵复来攻城，赤盏合喜率军出城迎击，大败夏军，生擒夏军副将刘押、甲玉等。宋夏联军被迫撤兵。赤盏合喜在夏军必经险要之地设伏，夏军伤亡惨重。十月，宋朝再约夏联合进攻秦州，夏国还没从上次大败中缓过劲来，想想上次与宋联合作战，第一次约其出兵，宋违约不出。好不容易出兵了，但是打仗的时候都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夏军一败退，宋军早跑没影了。夏国于是拒绝了。

遵顼意识到单靠自身的力量难以彻底打败金。夏金双方也意识到这样战下去，终会两败俱伤，中间双方都有主动提出停战议和，但由于双方连年相战，致使双方极度缺乏互信，两国再度联合的机会就这样在不停的战争和犹豫不决中失去。

夏联宋攻金，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而且损失更加惨重。祸不单行，偏偏此时蒙古又来向西夏借兵。公元1221年（夏光定十一年，金兴定五年）三月，蒙古大将木黎华率兵由东胜州渡过黄河，西夏河西诸堡寨纷纷投降。遵顼惊惧不已，派遣监府塔哥甘普宴请木黎华，并答应派塔哥甘普等率五万兵交与木黎华指挥。十月，木黎华与塔哥甘普领兵攻取金葭州，接着率军进攻绥德，连破马蹄、克戎两寨后，木黎华再次派人向遵顼借兵，遵顼又派大将迷仆领兵前来。迷仆派人问木黎华两人相见的礼节怎么安排，木黎华说："你的国主见我的国主，这是礼仪"。

迷仆说："没有接到王命，我们不敢参拜。"

迷仆领夏军先行进发，围攻安寨堡。金军组织一支精锐部队，昼夜急驰，乘夜突袭夏军大营，夏军没有防备，溃败而逃，金军追杀四十余里，夏军被杀坠崖而死者不可计数，直到木黎华率大军赶到，金军才退

去。迷仆见到木黎华，翻身下马就拜。十二月，金国秘密集结各路兵马，准备大举入侵西夏。遵顼得知后，先发兵数十万分三路攻入金境，金边境被战火摧毁严重，金国伐夏的部署也被打断。

公元1222年（夏光定十二年）六月，木黎华与右都监石天应领兵打算攻 打金陕西诸州，派人向夏提出借道，遵顼让其自东胜州渡河。木黎华渡河后攻取金葭州，令石应天领兵五千守之。石天应欲乘势进攻，于是约夏出兵共攻延州，结果被金军击败，石天应战死。十二月，蒙夏联军由葭州进攻金质孤堡，被击败。

公元1223年（夏光定十三年，金元光二年）一月，遵顼派步骑联军十万配合木黎华围攻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县），夏蒙军联营扎寨数百里，声势浩大。金行元帅府事赤盏合喜与同知临洮府事郭虾蟆共同率军迎战。夏军将领在濠沟外指挥军队攻城，郭虾蟆持弓搭箭，乘一夏将举肘之时，一箭射去，正中此将腋下铠甲没有遮挡之处。夏军诸将骇然，知道此战不好打，没有告诉蒙古人，就匆忙擅自撤军了。

公元1223年四月，遵顼欲派太子德任率军攻金。德任进谏说求和，遵顼反驳他不明是非，不同意求和。但德任坚持己见，声言就算不做太子，出家为僧也不出征。遵顼大怒，将德仁幽囚于灵州，另派将出兵。五月，夏境大旱，以至饥民相食。遵顼仍然调兵侵金，结果点兵不集。十月，蒙古以夏军在凤翔之战偷偷撤军为由，发兵进攻夏积石州，并四处纵兵抢掠，围困半月有余，后得知金军打算断其后路，才慌忙撤兵。十二月，夏国内饥荒更加严重，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遵顼仍然点集十二监军司的兵力进攻金巩州。御使中丞梁德懿进谏道，现在国家用兵十多年，已经田野荒芜，民生涂炭，正是用人之际，而太子德任被幽禁在别处，这对国家不利。

遵顼厌恶其替太子说好话，不听劝阻，并将其罢官。德懿极其淡然，被罢官后逍遥山水间，悠然自得的活了十几年后安然去世。

夏神宗遵顼的附蒙侵金政策，不仅使夏国陷入与金的苦战中不能自拔，同时也受到蒙古的压榨和入侵，不是要钱就是要人，一不如意就刀兵相见。不但深受灾难的夏国上下对此强烈不满，就连成吉思汗还不满

意遵顼的表现，嫌其配合不到位，多次派人前往夏国令他退位。内忧外患下，遵顼不得 不让位于次子德旺，是为献宗。德旺执政后，夏金战争才告停止。

但是夏金连续十三年的缠斗，令双方都元气大伤。特别是两国人民饱受战争灾难，战争荒芜了生产、毁坏了庐舍，无数的人民因战争而流离失所。对战争主动发起国夏国的影响更是深远，不但在战争中损失了大量的精锐军事力量，而且由于战争，金国停止了双方的贸易往来，使得靠外贸获得好处的西夏经济损失巨大。

夏献宗德旺即位后，决定停止对金的战争，改善与金的双边关系。公元1124年（夏乾定二年）二月，德旺趁成吉思汗西征未归之机，派遣使者赴漠北与反对成吉思汗的诸部落联络共同起兵，以组成抗击成吉思汗的联盟。五月，成吉汗四征归来，听说夏国联合漠北诸部图谋不轨，于是亲自率兵由河外进攻沙州。连续攻打了一个多月未能攻下，成吉思汗令士兵于夜间挖地道至城内，被守将籍辣思义识破，思义命人火烧地道，蒙古兵被烧死者甚多。沙州城终不得破。九月，蒙古军队久攻沙州不破，担心银州、夏州的夏军出兵来援，于是派大将孛鲁、黑马等分兵攻打银州。监府塔海率兵出战，兵败被俘，夏军被斩首数万级，损失牲口、牛、羊数十万，银州城遂被蒙军攻破。

德旺面对蒙古的猛烈进攻，意识到这样下去，早晚被其所灭，决定修好与金的关系。十月，正在蒙古大军疯狂进攻西夏之时，德旺采用了右丞相高良惠的联金抗蒙之策，并派遣使者赴金议和。十一月，德旺闻银州失守，漠北诸部也纷纷被成吉思汗击溃，于是遣使向蒙古军请降，并许以质子为信。成吉思汗方答应退兵。

公元1125年（夏乾定三年）八月，夏金正式结盟，夏以兄事金，各用本国年号。这场迟到而糟糕的联合终于达成了，但此时结成盟国的夏金两国，皆国虚民弱，精锐俱尽。即使联合起来也难挡日益强大的蒙古铁骑了，等待两国灭亡的只是时间问题。

第五节　蒙古铁骑来袭，西夏精锐损失殆尽

公元1124年（夏乾定二年）三月，蒙古遣使来夏国索要质子，德旺犹豫不决。德旺表示，我们与金修好，一共抗敌，如果派去一个质子受人束缚，出了事岂不后悔？

枢密使李元吉认为，蒙古虎狼之师，好好伺候他都不能保证安稳，倘若背信，恐怕更会刀兵相见。况且现在金国势力衰败，自顾不暇，指望与其共同御敌不现实。德旺不听，还是不送人质给蒙古。八月，蒙古仇人乃蛮部的赤腊喝翔昆来投夏国，德旺收纳了他，并给了很多粮食。

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国时，曾遣使向夏借兵助征，但遭到西夏的拒绝。公元1125（夏乾定三年，蒙古太祖二十年）二月，成吉思汗西征归来后，以夏国不遣质子并收纳其仇人为借口，发动了旨在灭亡西夏的第六次征伐。

蒙古大军兵分两路，成吉思汗亲率十万大军自北路攻入夏境，向西夏重镇黑水城发起进攻。黑水城是西夏北部边境的一座重要军事城堡，也是西夏十二军司之一黑山威福军司的治所，是河西走廊通往漠北的必经之路，由于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西夏在此驻守重兵。之前蒙古军队就曾对其发起过进攻，令这个城池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次成吉思汗亲自带兵，黑城没有逃脱被血洗的命运。之后，成吉思汗率军南下攻打阿剌筛山，西夏大将阿沙敢卜率军增援，与蒙古军在贺兰山展开大战，结果全军覆没，阿沙敢卜也被俘虏。随后，成吉思汗做出要攻打中兴府的意图，结果虚晃一枪，引军向西，攻入了河西地区。全军囤积在察速秃山（浑垂山，在今甘肃酒泉北），等待西路军的到来。

另一路蒙古大军在大将阿答赤与畏兀儿都护的率领下南下河西，向西夏的西厢重镇沙州发起攻击。在沙州军民的奋勇抵抗下，蒙古军攻城受阻，成　　吉思汗派蒙古大将忽都铁穆儿和西夏的降将昔里钤部前去诏谕。沙州守将籍辣思义知道蒙古军势旺盛不可挡，准备诈降，便答应了蒙古的劝降，并准备了美酒和牛羊来犒劳蒙古军队，暗地里却设下伏

兵，企图将蒙古军消灭。

忽都铁穆儿没有防备中伏，正好西路军首帅阿答赤率兵赶到，但座骑被伏兵砍伤，昔里钤部以所乘马交给首帅阿答赤乘骑先行逃出，自乘受伤的马殿后，并击败了伏兵。这次诈降激怒了阿答赤，于是他集结大量兵力更加疯狂的攻城，籍辣思义率领守军顽强抵抗。

蒙古军于夜间挖地道攻城，被夏兵发觉，夏兵在地道中纵火，地道中的蒙古士兵多被烧死。经过一个多月的坚守，终因力量悬殊又无外援，沙州城陷。战后，成吉思汗听说了让马的事，对昔里钤部说："你在生死存亡之际让马给别人，为什么？"

钤部说："小臣就算战死也是不足重轻的事，首帅乃陛下的一员大将，您不可失去他。"成吉思汗对其忠诚大加赞赏。

五月，沙州被攻克后，蒙古军接着西进攻击肃州，夏军拒城坚守，蒙古军一时攻不下。归降蒙古的千户昔里钤部是肃州守将举力沙的哥哥，蒙古军派昔里钤部前往肃州城劝降其弟。但是遭到举力沙拒绝，西夏军民的奋勇抵抗最终没能阻挡蒙古军队的进攻，城破后，蒙古军进行血腥屠城，昔里钤为自己留在城中的父和族人求情，全城仅有一百零六户得以免死。本月，太上皇遵顼逝世，年六十四岁，在位十三年，谥号为英文皇帝，庙号神宗。

六月，蒙古军队乘胜进攻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市北），参与攻打甘州的人是早年归顺蒙古人的党项人察汗，多次为蒙古军的征伐立功，他是甘州守将曲也怯律的庶子。成吉思汗让他给甘州守将写信劝降，曲也怯律心动打算投降，被甘州副将阿绰察觉，他便联络军中的三十六名将领，杀死了蒙古使者和曲也怯律全家。阿绰率军民奋勇抵抗，阿绰战死，甘州城破。成吉思汗本想下令继续屠城，但在察汗的极力劝阻下，仅处死了奋勇抵抗的三十六人。甘州这座城市是西夏经济军事重镇，甘州城佛教盛行，城内有大量的寺庙和僧 侣，可能也有这个原因，最终让同样信奉藏传佛教的蒙古军队放弃了屠城。

甘州城陷后，不但没有遭到屠城，而且整座城市基本上没有受到破坏，西夏的僧人不仅得到了保护，他们的政治地位还有了提高。有不少

史料记载，忽必烈就出生于梁太后时期所建的张掖大佛寺。

蒙古军队势如破竹，所到之处城破人灭，德旺终日生活在忧惧之中，不久病死。年仅46岁，在位4年，庙号献宗。他的弟弟清平郡王之子南平王李睍继位。

蒙古大军沿河西走廊一路南下，一直攻到河西走廊最南部的城市西凉州，西凉宿卫官粘合重山执大旗指挥六部军马防守，流矢击穿手掌依然指挥自若。西凉另一守将斡扎箦是著名文臣斡道冲的后代，在蒙古军队的进攻下，斡扎箦最终选择了献城投降。接着，蒙古军队穿越腾格里沙漠，来到黄河九渡的地方，一举攻取了西夏的应理县。十月，蒙古军攻破夏州。

十一月，成吉汗大军直扑西夏东部名城灵州。灵州是拱卫中兴府的北方门户，灵州作为当年李继迁的根据地，曾是西夏的第一都城，位置极其险要。西夏末主李睍急派名将嵬名令公前去救援。嵬名令公集结夏国所有的精锐十万来到灵州城外，十万大军在黄河沿岸层层设防。

蒙古铁骑要进攻灵州，必先渡过黄河，此时，千里黄河，朔风成冰。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军锐气正盛。每个士兵头戴皮兜，身穿皮甲，手拿曲刀，跨上战马，凶猛无比。但灵州城下的援军也是集结了夏国全部精锐的王牌之师，并由名将嵬名令公亲自指挥，再加上此战关系夏国的命运，所以西夏将士士气高涨。两军在冰封的黄河上展开激烈的厮杀，刚开始，冰冻光滑的河面对蒙古骑兵造成了很大的障碍，西夏军队一次又一次的击退了蒙古军队的进攻，双方直杀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

随着时间的推移，蒙古骑兵的优势逐渐显现出来。西夏将士虽英勇抵抗，但终究阻挡不住蒙古骑兵的反复冲锋。大量西夏士兵英勇战死，尸体遍布冰面。还有许多尸体倒插在战场上，原来蒙古军每杀一千西夏士兵，就倒插一具尸体来记数。最后，十万西夏精锐被蒙古军屠杀殆尽。此战蒙古军也　损失惨重，数万蒙古精锐作了夏军的陪葬。灵州城破，无一降者，被废黜在此的前太子德仁被俘，不屈被杀，他的儿子李维忠，年仅七岁，亦求同死。

蒙古大军攻下灵州后，1227年正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渡过黄河，对西夏发动全面进攻。蒙古军向积石州（今青海贵德西）发起攻击，此时适逢西夏春寒，粮草不继，使得西夏马饥人瘦，士卒毫无战斗力，城轻松被蒙古军攻破，西夏军崩溃。

成吉思汗将主力驻扎在盐州川一带，四处捕杀西夏遗民。之后蒙古军主力又挥师南下，接连攻克金军驻守的临洮府（今甘肃临洮）及洮（甘肃临津）、河（今甘肃抱宰）、西宁（今青海省西宁市）、德顺（今甘肃静宁）等州，取得了在西北地区的大捷！此时的西夏已经濒临灭亡，除了中兴府外，其他地方都被蒙古军攻占。西夏主力精锐基本上损失殆尽。

第六节　不敌蒙古，西夏灭亡

公元1226年十二月，成吉思汗亲率主力南下的同时，命大将阿鲁术率军围攻中兴府。成吉思汗一面围困西夏都城，一面率主力逐步剪断中兴府的外援和退路。当成吉思汗率军攻破积石州并派数万蒙古军在此驻守时，蒙古军大多被瘟疫传染。灵州城破，蒙古诸将士兵争取人口财帛，唯独大将耶律楚材取了几部书和两驼大黄，用大黄医好了积石州城内患瘟疫的数万蒙古士兵。

中兴府被蒙古军围困，外援断绝，彻底成了一座孤城。末主李睍面对蒙古大军的包围一筹莫展。右丞相高良惠内镇百官，外励将士，领兵抵抗，日夜拒守，积劳成疾。臣民都劝他多注重身体，他感叹道：“我世代受国恩，如今不能平定祸乱，还活着有什么用？”终于因劳累过度而死，官民悲痛大哭，夏主李睍更是三次前往哭丧。

闰五月，成吉思汗回师隆德，在六盘山避暑，他再次将归降的察汗召之 帐前，派他去中兴府劝降。察汗向西夏皇帝说了成吉思汗的意图，但李睍并不相信成吉思汗的话，因为在此之前，夏国也有城镇投降蒙古，但最终还是被蒙古兵血腥屠城，在灵州之战中，连出家为僧的太子德仁都被威逼投降，不从后被杀掉。所以李睍拒绝了成吉思汗的招降，决定与城池共存亡。

中兴府困守半年，粮尽援绝，而且多数军民患病，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六月间，中兴府发生强烈地震，房屋倒塌，人员死伤惨重，可怕的瘟疫也在震后迅速漫延。

比地震本身更可怕的是，地震沉重打击了笃信佛教的西夏军民的信心，他们心里以为这是天要灭亡西夏，军民再无抵抗下去的能力和信心，走投无路的李睍只好遣使向成吉思汗乞降。并以备贡物，迁民户为借口，请求给一个月的宽限时间。

成吉思汗由于在征服西夏的途中围猎野马，坐骑受惊，不幸跌落下来摔成重伤，伤势恶化的成吉思汗面对夏主的乞降，表示同意。就在西

夏准备投降的这最后一个月，成吉思汗病情越来越厉害，自感将不久于人世的他召集儿子和心腹大臣商议，考虑到西夏历代帝王狡诈反复，恐其死后，夏主会生变，便留下遗嘱，死后密不发丧，待夏主前来投降之时，将其杀掉，并连中兴府的军民也全部杀掉。

六月，末主李睍率文官李仲谔、武将嵬名令公等投降蒙古。李蚬皇族和文武官员跟随蒙古军队到达次萨里川里，成吉思汗死，蒙古军队遵从他的遗嘱将投降的夏主及文武官员全部杀掉，并纵军冲入中兴府，进行了毁灭性的报复杀戮。

蒙古军又冲进贺兰山的众多离宫，烧杀抢掠一空，最后连同西夏王陵也被付之一炬，甚至连那些石碑都被毁成碎块。可见蒙古军队对西夏之恨。

随着蒙古军队的疯狂报复性屠掳，西夏灭亡。这个从元昊建国，到最后被摧毁，传十帝，前后经历了196年的帝国就这样以一种极悲壮的方式灰飞烟灭了。

西夏亡国时，由于蒙古军的残暴杀戮，多数党项族人举族而亡，少数党 项人被迫四处逃亡，隐名埋姓，改族易服。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党项人，作为自成一体的西夏文化，从此，从历史的长河中彻底消失了。

关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之死，历来有很多种传言。最正统的说法是《元史》中的“坠马说”。另外还有三种比较八卦的流传。一种说法是中毒而死，成吉思汗在攻打西夏城池时，被西夏神箭手的毒箭射中小腿部，后来伤势加重而死。但民间另有传说，不是中的西夏士兵的毒箭，而是让被俘的西夏王妃古尔伯勒津郭斡哈屯下毒毒死的。另一种说法是，西夏的王妃古尔伯勒津郭斡哈屯美艳无比，被蒙古士兵俘获后献给了成吉思汗，有着家仇国亡之恨的王妃在和成吉思汗行房时，她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剪刀刺伤了成吉思汗的下体，致使成吉思汗羞恨交加，遂致病重。这种说法在藏族文献里有记载，但不太可靠，单单行刺的凶器如何带入宫中都是问题，针对这一说法的破绽，还有种更八卦的说法是，王妃在和成吉思汗亲热时，乘其不备，张口将其命根咬了下来。另外还有一种纯属猜测的“雷击说”，因为在夏天的蒙古高原上，多有雷击闪电，有很多人被雷电击中身亡。所以怀疑成吉思汗是被雷电击中而死。

成吉思汗的死因和埋葬之地都成了历史之谜。

西夏灭亡了，但是西夏灭亡的原因有多种，历来有各种说法。笔者认为最主要的一点还是西夏的国力弱小，经济基础薄弱，战争潜力有限。从西夏所处的地理环境来看，西夏整体处于高寒地带，大多是山丘、沙漠、戈壁等不毛之地，仅宁夏平原和河西走廊是两大农牧区，自然条件相对优越，但比例不足国土面积的十分之一。

西夏境内自然灾害频繁，植物生长周期短，供给不足，在西夏灭亡的前几年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当时的荒旱、疫疾、地震等灾害频繁，这些都直接影响了西夏国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从灵州之战也能看出当时气候的严酷，刚十一月，千里黄河，就朔风成冰，冰厚得可以让两军的重骑兵在冰面上厮杀。据估计，西夏人口最多时不过300万左右，人口不足，自然影响战争的潜力，贫瘠的土地，严酷的自然环 境又限制了人口的进一步发展。在元灭西夏的最后几年，西夏经过与金的十几年战争，人口估计更少，当时西夏虽有号称六十万的军队，但精锐无几，二三百万的总人口，几十万的军队，军队人数多，大量的壮年劳力脱离生产，严重影响了本来就脆弱的农牧业生产的发展。从蒙古进攻夏积石州可以看出，当时冬季，正处西夏青黄不接之时，夏军是马无草兵无粮，士兵饿的走路都难，怎么能勇猛地冲锋陷阵。



西夏王妃供养图

加速西夏灭亡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分不清敌友，西夏附蒙攻金的战略决策是加速其灭亡的一个原因，但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因为两国相争， 使两国国力得到极大削弱，而同期的蒙古却不断得到壮大，此消彼长下，加速了两国的灭亡。短视的西夏统治者没有意识到，鉴于西夏独特的地理位置，河西地区是连接中原和西域的桥梁，也是由大漠进入中原的交通要道，蒙古对西夏的进攻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不是其执行什么政策就能避免的。如果夏金达成联盟，就可以使蒙古腹背受敌。但是如果根据这个假设，夏和蒙不达成联盟的话，蒙古第一个要灭的可

能就是夏国了。夏依附蒙古后，侵金只是在蒙古大举进攻金国时的趁火打劫。所以西夏灭亡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其国力弱小，人口不足，错误的国策只是加速其灭亡的一个外因。

西夏灭亡除了以上的内因和外因之外，还有一个主观原因就是，蒙夏两国作战的具体战略战术问题。蒙古骑兵能征服四十多个国家，攻占数千万平方公里的疆土，不是偶然的，与其拥有一支世界无敌的超级骑兵战队是分不开的。而且蒙古军队每次出征前，都做极其周密的准备，兵马未动，间谍先行，总是能做到知彼知己、百战百胜。

具体到灭亡西夏之战中，可以看出，蒙古首先通过数次对西夏的试探性进攻，达到了破坏夏金联盟的目的，在两国相互缠斗十几年，夏处于崩溃边缘之机，突率大军猛烈进攻西夏。再从最后灭夏的战术运用上看，成吉思汗兵分两路，选择重点突破，先弱后强，战略迂回包抄，断敌后路，并且把招降运用到了极致，极大的打击和瓦解了夏国军民的斗志。

反观西夏，面对强大的蒙古骑兵，确实办法不多，把失败归结在战略战术上有点说不过去，毕竟实力相差悬殊。有的说西夏固守城池，导致处处被动挨打，但反过来说放着城池不固守，主动出击败得更惨，其中也有多次蒙古军队兵临城下，夏守军主动出击，结果基本上全被干掉。

躲在城里，也是被动挨打，一时攻不下，蒙古军就一面长期围困，一面纵兵四处抢掠，就地解决补给。月有阴晴圆缺，国有新兴衰亡。一个强者走向没落之机，总要让位于另一个强者。当西夏这个没落的帝国遇到新兴的更具活力的蒙古帝国时，其灭亡也是必然的。

第十章
帝国虽灭亡，传奇依然在



帝国灭亡后，党项族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神秘民族也仿佛一夜之间消失了。但是从这个草原帝国的背影中，我们还是寻到了它所创造的灿烂文明。而且帝国消亡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些党项才俊依然在书写着传奇。这个因不断迁徙而崛起的民族，最终因为帝国的灭亡而再次流亡各地，直至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第一节　帝国灭亡后的那些党项才俊

西夏灭亡后，党项人在整个元蒙时期，都活跃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统治机构之中，而且党项人多身居要职，在元朝的统治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为元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以“西夏之弟多俊逸”而大量启用西夏人担任要职。西夏灭亡后的这些党项才俊对元蒙统治的卓越贡献，既是西夏的延续，也是西夏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夏遗民不但为元朝提供了大量的优质兵源，而且还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军事将领，如察汗、普里钤部、塔出、木花黎、李祯、李恒等。察汗早在西夏灭亡前夕，就投降了蒙古军队为其所用，史载他们武勇过人。投降蒙古后，在攻破甘州之时，成吉思汗欲将全城军民坑杀，在察汗的极力劝阻下，才使得成吉思汗最终只下令处死顽抗的三十六名夏人。在最后进攻中兴府时，夏主率军民坚守，成吉思汗派察汗前去成功说服夏主投降。

成吉思汗死后，蒙古诸将商议将夏主杀掉，接着决定复屠中兴，又是在察汗力谏下，最后只杀掉顽抗的夏人，之后，察汗亲自入城，招抚西夏遗民。察汗还在蒙古西征、灭金和进攻南宋中都有随军出征，并屡立战功。多次受到蒙古君王的嘉奖赏赐，官至以都元帅兼领尚书省事。此外，还有西夏的贵族李祯，投元后为元的高级军事顾问。元太宗命皇子阔出伐宋时告诫他：凡是军中事物，一定要先问李祯之后再实行。

蒙古军队攻破灵州时，李恒的祖父拒绝投降被蒙古军杀害，李恒的父亲李惟忠当时年仅七岁，亦求同死。蒙古人对这个小孩的行为感到惊奇，就没有杀他，并将他献给了蒙古宗王移相哥收养。

移相哥继承王位后，命其为尚书断事官。李恒兄弟十三人，他排行第 四，自幼聪颖，气质非凡，移相哥妃非常喜欢他，就收了他为养子。

公元1262年，忽必烈继承帝位后，李恒因告发李璮谋反而被捕入狱，后李璮阴谋败露被诛。世祖忽必烈嘉奖其忠诚，授予淄莱路奥鲁总

管，佩金符。公元1270年，被任命为宣武将军、益都淄莱新军万户。从此，李恒开始追随蒙古铁骑踏上了征伐南宋的征程。

追随李恒出征的党项人中还有察汗的孙子塔里。李恒率军连破樊城、襄阳、鄂州、汉阳等地，因功升迁为明威将军等。接着又擒获宋朝大将高世杰，后升为左副都元帅，从都元帅逊都台出江西，一路追逐南宋宰相文天祥至空坑，获其妻女，降众达二十万。接着又在梅岭大败宋军。

公元1278年，李恒任蒙古汉军元帅。公元1280年，拜资善大夫、中书左丞，行省荆湖。任内，下令禁止掳掠民众为奴，赈恤灾民。李恒一生数经百战，攻下一百多座城池，为元灭南宋立下了赫赫战功。公元1284年，在随皇子镇南王脱欢远征安南（今越南境内），班师回朝时，李恒殿后，膝中毒箭，后伤重去世。

大量的党项优秀军事指挥人才，在元朝的对外扩张中建立了功勋。还有的党项人参与到元朝平定内乱的活动，并在镇压各民族地区的反抗斗争和起义中立下无数战功。

党项人不但在军事领域获得杰出成就，而且在元蒙时期的政治活动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元朝初期在中央与地方统治机构中任职的比较有名的，如翰林学士高智耀，是夏献宗时期的右丞相高良惠的孙子，为元朝翰林学士，元世祖呼高知耀为高秀才而不叫其名，这位西夏大儒死后，他的孙子高纳麟，在元顺帝时是其重要的八大谋臣之一。

中兴路兴民总管朵儿赤，因经营西夏营田有功，而受到忽必烈的嘉奖。还有位居显赫的南台御史中丞亦力撒合、湖广行省平章李恒、江南释教都总统杨琏真伽、宣政院使杨暗普、知枢密院事暗伯等等。元朝中期，党项人星吉为人公廉明决，以精敏著称；元顺帝贴睦耳时，亦怜真班“性刚正，动有 礼法”，曾为甘肃行省平章政事，其兄阿乞剌任甘肃行省左丞。

余阙（1303～1358年）是元朝末年的党项人中的杰出代表，“兼资文武”，“有古良将风烈”。余阙字廷心，唐兀人，余阙是河南乡试左榜第二名，公元1333年（元统元年）癸酉科会试第二名，殿试榜眼，也是甘

肃科举史上唯一的“榜眼”。他不仅是元末著名的大诗人、儒学家，还被《元史》称为：“元末天下第一臣。”是元朝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进士，曾为辽、金、宋三史修撰，累官至监察御史。余阙为政严明，治军与兵士同甘苦，有古良吏风。余阙留意经术，五经皆有传注，文章气魄深厚，篆隶亦古雅，著有《青阳山文集》四卷传于世。

公元1352年，红巾军起义，元朝任命余阙代理淮西宣慰副使、都元帅府佥事，分兵镇守安庆。余阙一到任即开仓赈济灾民，整顿军马，他所率领的军队“皆夏人，人面多黎黑，善骑射”。

进城不久，余阙就亲率数千精锐出城与围城的义军陈友谅军大战，他冒着矢石箭雨，突入敌阵，连斩义军十三员大将，攻破义军围城寨栅数十寨。自此，余阙坚守安庆前后长达七年，历经大小数百战。

公元1358年正月，陈友谅调集大军，乘数千战舰出洞庭湖口，蔽江而下，树栅塔飞楼急攻安庆。正月初七，安庆最终被义军攻陷，余阙尤率众血战，身中数矢。义军将其重重包围，余阙见大势已去，遂拔剑自刎，以身殉国。余阙妻蒋氏、妾耶律氏、耶卜氏及子德臣、女安安、甥福童闻余阙死，亦投井自尽。后人将该井命名为“风节井”，并建“一家人”亭于井旁。元朝廷赠余阙为淮南行省平章，追封夏国公，谥忠宣。

元末顺帝时期参与镇压红巾军起义的党项人主要还有星吉、亦怜真班、高纳麟、福寿、卜颜铁木儿等。党项贵族福寿，年仅十五岁时就出入在皇帝周围，深得顺帝信任，曾连续五次升迁至同知枢密院事，公元1351年，在镇压刘福通起义时立下战功，时任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后担任江南行台御史大夫。公元1356年，朱元璋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克南京，福寿以身殉职。还有著 名的卜颜铁木儿，于公元1353年率军与红巾军激战江南多地，后会合多路元军攻破天完都城蕲水（今湖北浠水），俘获徐寿辉将相四百余人。

在元蒙时期为官的党项人大多不畏权势，刚正不阿，敢言真谏，廉洁自律。元朝初立之时，高智耀建议忽必烈“仿前代置御史台以纠肃官常”，被采纳。忽必烈决定命阿塔海率兵十万东征日本，满朝文武不敢上言劝阻，惟独党项人昂吉尔上疏力争“请罢兵息民”，忽必烈没有采纳，东征最终惨败而返，劳民伤财。元初，丞相阿合马之子忽辛为江浙行省

平章政事，倚仗父亲丞相之位，在位期间贪赃枉法，党项人亦力撒合不惧其势，上疏揭露其罪行，追讨赃银八十万锭，忽辛也因罪被杀。元末，余阙为湖广行省左右司郎中期间，湖南平章宣慰，以婆律香赠送余阙，余阙发现香异常沉重，拒绝接受。装香的匣子里果然藏有黄金。余阙严于律己，秉公无私之举，令一些贪官污吏闻风丧胆。

党项人也对元朝时期的文化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党项人多次向元朝统治者建议亲崇儒士，以儒治国。公元1238年（元太宗窝阔台十年），李祯会同察汗攻下淮甸时，即奏请“寻访天下儒士，令所在优赡之”。在忽必烈初期，儒士的地位极其低下，战争中俘获的儒士一般都被斥为奴，分给一些高官将校驱使。高智耀针对这一情况，屡次上书以提高儒士的地位，以及以儒治国的重要性。经过高智耀的反复劝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赎免淮蜀被俘的三百多儒士。从此，儒术在元开始被重视起来。

后来元朝实行科举取士，使得大量的儒术人才活跃在元朝的统治机构中。党项人也多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公元1333年，余阙中进士的这一年科举考试中，党项人进士及第者多达八人，在色目人中占取士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居首位。除了余阙外，参与修撰宋、金二史的还有党项学者斡玉伦徒，刘沙刺班、纳麟等。以文学著称的党项人并著有文集的还有孟昉、王翰、甘立、贺庸昂吉、迈里古思等人。

当这些党项遗民为新的统治者竭力奉献的同时，客观上也加速了党项民 族自身的最终消亡。无论是留在西夏故地的党项人，还是在元朝各地为官的抑或是被迁徙到各地的普通党项人民，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和生活环境的改变，他们的生活习俗和语言文字都在不知不觉中被同化和改变，以至于整个党项民族最终彻底地消失于茫茫历史长河之中。

第二节　西夏遗民神秘消失？

西夏灭亡后，神秘的党项民族也如谜一般的突然消失了，这一直是一个令后人关注的问题，也一直是一个令人争论不定的难题，综合有关的历史记载、考古资料和调查访问的材料来看，西夏遗民的最终归属有以下几种：

一、西夏故地的党项遗民

蒙古灭亡西夏后，党项人遂成为元蒙属民，系色目人之一种。当时元朝划分了四个民族等级，色目人属第二等。蒙古语译党项为唐兀（《元朝秘史》译作唐兀惕或唐忽惕），故元代以唐兀氏指称党项人及其所建立的西夏。元朝时期，在西夏故地仍然生活着大批的西夏遗民，元朝曾多次从河西陇右签征数量可观的党项兵士，在元朝的宿卫军和镇戍军中都有专由党项人组成的军队，称“唐兀军”，设唐兀卫亲军都指挥使，由党项人任职。西夏灭亡后，元朝为了加强对西夏故地的统治，设立西夏中兴等路行尚书省，简称为西夏行省，后改为甘肃行省，任用党项人管理其他各路诸事务。

公元1302年，成宗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刻西夏文字大藏经三千六百三十余卷，然后在西夏的兴州和凉州两地布施，说明了当时居住在西夏故地的党项遗民数量仍然不少。

二、投靠元朝为官的党项遗民

西夏亡国后，一少部分党项贵族统治者投靠了元。西夏党项人在元朝的统治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元初比较著名的为元所用的党项人有，翰林学士 高智耀、南台御史中丞亦力撒合、湖广行省平章李恒、宣政院使杨暗普、知枢密院事暗伯等。

在元朝中期，最有名的是前后历事四朝（世祖、成宗、武宗、仁宗）的党项人乞台普济，他是武宗的保育人，又是帮助武宗平叛和夺取帝位的大功臣，后因功被封为庆国公、安吉王，权力显赫一时。任职元

中兴路新民总管的党项人朵儿赤，其父斡扎箦，世掌西夏国史。因垦田立下大功，为元朝的农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到忽必烈的嘉奖。元顺帝时，在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任要职的党项人约占前朝总数的一半。顺帝的8位重要谋臣中就有平章政事阿乞刺，参知政事纳麟两位党项大臣。元朝后期，在中央地方机构里为官者中最负盛名的是余阙。

在元朝的中央和地方统治机构中不但有大量杰出的党项人，而且在元朝的军事活动中党项人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西夏遗民不仅是元朝的重要兵源来源，而且许多能征善战的党项将领为元朝的开疆扩土立下了汗马功劳。

三、投金的党项人

西夏灭亡后，一部分西夏人投奔金朝，金朝统治者将他们分别安置在河南的不同地区，给他们田地耕种，并派有专人管理。这部分党项遗民随着与中原汉族人民的相互聚居，慢慢地被同化。

四、迁徙各地的党项遗民

除了以上这些留居故土，投奔元金的西夏遗民，还有大量的西夏遗民迁徙各地，但是他们究竟都迁徙到了何地，是后人讨论争论的焦点。20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西夏亡国后的党项遗裔迁徙地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探索。

1．四川西康木雅地区

西夏国灭亡后，一支主要以从事畜牧生产的党项人，经过数千里的长途跋涉，到达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雅地区定居下来，并建立了一个小政权，当地藏民称其首领为“西吴王”，即“西夏王”。该政权与蒙元并行存　在了一个世纪。明初，曾出兵助朱元璋征讨明玉珍，立有战功，1408年（明永乐六年）被授予长河西鱼通宁远军民宣慰使司，从此世为明正土司，直到1700年（清康熙三十九年）因嗣绝停止世袭。木雅地区的西吴（夏）王国，前后经历了470余年。

20世纪20年代，英国人伍尔芬敦曾赴西康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根据

当地部分居民的语言特征，认为他们有可能是西夏亡国后南徙川康的党项人后裔。1944年，四川大学邓少琴先生曾两次深入西康地区进行历史考察，他认为当地居民并非为原始居民，是西夏灭亡后，一部分西夏王族逃亡到了这里。以当地的遗迹和历史文献相印证，写成《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一书。

1980年，宁夏社会科学院李范文教授深入四川木雅地区进行调查研究，通过调查并参照汉藏文献记载，他认为木雅人是西夏亡国后南迁的党项遗民和当地的党项原始居民弭药人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今天木雅人的总数约有一万多。木雅人有自己的语言，他们一般在外讲藏语，在家讲木雅语。另外在这次调查中还发现，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土著居民的语言与藏语差异较大，与木雅语也有所不同，而与西夏语十分接近，因此李范文教授认为道孚人不是藏族，很可能是未曾北徙的党项原始居民弭药人的后裔，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深入此地从语言上对木雅人的调查。

尚未与周围藏族同胞完全融合的木雅居民，极可能是西夏民族比较纯粹的后裔。另据藏文史籍载，西夏国亡前后有一部分党项王族曾经迁到了西藏的后藏地区，后来又同藏族融为一体。

2．河北的党项遗裔

1962年，在河北保定韩庄，当地村民在一座废弃的寺庙里，意外发现了两座明代西夏文石刻经幢。后来经过西夏史研究者对经幢上西夏文的解读，得知它是一批党项人的后裔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为兴善寺亡僧而立的胜相幢，正文刻有西夏文《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外，结尾刻有汉字年号和八十多个党项人的姓名。著名的居庸关过街塔洞壁上的西夏文铭文，为西夏　灭亡一百多年后的1345年所刻。保定韩庄出土的两个西夏文经幢，证明有党项人在当地聚居，并且仍在使用他们本民族的文字西夏文。

3．安徽的党项遗裔

安徽党项后裔主要是著名的余阙及其后裔，先世居武威，他的父亲沙剌臧卜因在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做官，后来他的整个家族都迁到

庐州，余阙在元末为安庆守帅，后城破死节。从两部《余氏宗谱》来看，在安徽合肥和安庆等地共有余氏后裔约五千余人，他们今天都已彻底汉化，已经与当地汉族人民没有什么区别，只有少数有文化的老者才知道自己是党项人的后裔。

1984年，马明达发表《也谈安徽的西夏后裔》一文，文中写道党项名将昂吉儿自元初即统领一支唐兀军驻守庐州，后子孙世袭其职，整个元代，庐州的镇戍军皆由党项人组成，余阙家族定居庐州当与此背景有关。由此可见，移居安徽的党项人远不止余阙一族。

4．河南的党项遗裔

从元代文献来看，当时移居河南的党项遗民数量相当可观。在河南省濮阳市发现杨氏族谱和记载杨氏事迹的《述善集》等资料证明，现今居住在濮阳市柳屯乡的十几个自然村的四千多位杨姓居民均为党项遗裔。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国内西夏党项族最大的移民族群。

杨氏的先祖世居西凉州，西夏灭亡后归附元朝，跟随蒙古军队征战多年，后来定居濮阳，改姓为杨氏。杨氏家族虽然聚族而居，但由于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区，已经被汉化，语言、生活习俗现在与汉族毫无二致。身份证上他们早报的都是汉族，有的私下自称是蒙古族，可能是他们的祖先在元朝为官时说过自己是蒙古人吧。

第三节　帝国消亡后的背影：神秘的东方金字塔

1972年6月的一天，兰州军区某部在贺兰山挖掘工程地基的时候，意外的挖出了十几件破碎的古代陶制品，还夹杂一些形状规则的方砖。

令战士们惊奇不已的是，方砖上还刻有象汉字一样的古怪文字，却没有一个人认识。军区首长看过后，命令战士们立即停止挖掘，并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宁夏博物馆。宁夏博物馆迅速组织人员对现场进行保护，并开始抢救性挖掘。

十几天后，一个古老的墓室重见天日。墓室中发现了一些精美的武士像等工笔壁画，以及精美的工艺品、方砖等陶制品，方砖上布满了奇特的文字及花纹。经过考古人员的研究和测定，认为这是一个古代西夏时期的陵墓，方砖上的神秘文字就是传说中的西夏文。随着挖掘工作的不断深入，在贺兰山下静卧千年之久的西夏王陵终于得以重见天日。

西夏王陵是我国20世纪100项考古重大发现之一，更是一个消失了近八百年的神秘王朝的标本和缩影。

西夏王陵又称西夏陵、西夏帝陵，有“东方金字塔”之称，坐落在银川市西郊贺兰山东麓，距市区大约35公里，处于贺兰屏障下、黄河怀抱里的王陵，是“后有走马岗，前有饮水塘”的上吉之地。西夏陵虽然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但大致外貌尚存，宏伟的规模，严谨的布局，至今高耸的陵丘，仍可显示出西夏王朝特有的时代气息和风貌。



西夏王陵

陵区南北长10公里，东西宽约五公里，总面积近50平方公里，陵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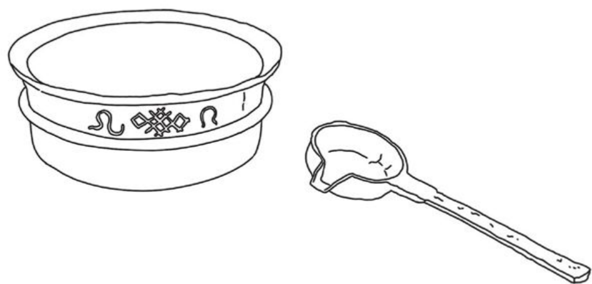
内共有九座帝王陵，约250座王公贵族的陪葬墓。西夏陵区中的帝陵是按时代的先后，从南向北排列，陪葬墓则分布在帝陵的周围。

一座座黄色的陵台，高大得像一座座小山丘，在贺兰山下连绵展开，在阳光照映下，金光灿烂，十分壮观。西夏王陵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迹保存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与北京明十三陵、河南宋陵规模相当。西夏王陵受到佛教建筑的影响，使汉族文化、佛教文化、党项民族文化有机结合，构成了我国陵园建筑中别具一格的形式。

历朝历代帝王既希望陵寝恢宏壮丽，又希望能够不被盗掘，高大的封土起到了防止被盗的屏障作用，明清两代皇帝陵墓，都把墓室建在高大的封土下方，但西夏陵的陵台，却不是位于墓室的正上方，而是位于墓室以北十米处，根本起不到封土的保护性作用。

另外，西夏陵的墓道入口设置在献殿内部，这也是帝王陵墓中绝无仅有的。隐藏墓道是帝王陵墓建造中最为隐秘的工作之一，西夏皇帝似乎对此并不在意。从考古发掘显示，与奢华的唐宋帝王陵相比，西夏陵的墓室也显得简朴得多，墓室分为中央的主室和左右耳室的三室洞式结构。这些都是西夏陵独特的创造性设置。

西夏陵规模宏伟，布局严整。帝陵是西夏陵区内的主要建筑，也是保存较好的部分。九座帝陵皆坐北朝南，呈长方形，庄严肃穆，高大雄伟。每座帝陵大约有十几座各式建筑，总面积都超过了10万平方米。以夯土为主体，夯土之外包砌砖和石灰面，屋檐挂瓦，屋脊饰有各种琉璃和灰陶的装饰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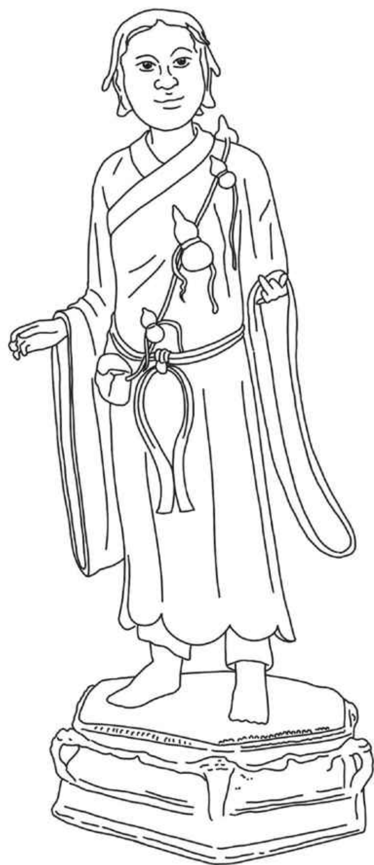
西夏陵区出土的铜斧、铁焦斗

这些建筑今天虽已成为废墟，但陵台夯土仍高高耸立，高者达20余米；残砖断瓦随处可见，堆积厚处近1米。夯土城墙断续相连，陵园布局清晰可辨。西夏帝陵的陵园建筑由角台、鹊台、碑亭、月城、陵城、门阙、献殿、墓道、陵台等几部分组成，有的陵园筑有外城。九座陵园结构基本一致，但局部又有所变化。陵园自南而北，以东西对应的鹊台、碑亭及平面连接为“凸”字形的月城和陵城组成陵园的基本结构，以外城、角台、碑亭、陵台的变化形成了陵园多种布局和风貌。每座王陵都有四座角台，角台之上建有楼阙，自成一体的建筑，极为罕见。

九座帝王陵分别为裕陵、嘉陵、泰陵、安陵、献陵、显陵、寿陵、庄陵、康陵。其中的三号陵泰陵是其中占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一座。考古专家认为墓葬的主人是西夏的开国皇帝嵬名元昊。近年来，在对三号陵的保护性发掘中取得了重大的发现：陵园建筑中的阙台、角楼、角台、陵台都建成了塔的形式，陵城的墙体修筑成连续的弧形，主要建筑都呈圆形。从而一方面反映了西夏开国皇帝嵬名元昊以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之说，将自己视为“天子”；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佛教对西夏陵园建筑的影响至深。三号陵园的保护性发掘，使西夏陵园的地面建筑形制首次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改变了以前人们对西夏陵园形制的许多看法。

西夏陵园以其独特的建筑形制和内含的大量文物古迹，集中反映了西夏 历史文化特点，是向人们展示了西夏文化的博大。

西夏陵中的陪葬墓是西夏皇亲贵臣的墓葬。陪葬墓一般都规模小，形制简单，根据墓主人的身份等级不同，建筑规模也不同，规模较大的陪葬墓一般都是由外城、碑亭、月城、墓城、门址、照壁、墓道和墓冢几部分组成。陪葬墓的墓园建筑多已坍塌倾圮，只有一部分大中型陪葬墓的墓冢仍高高耸立。



鎏金寒山铜造像

西夏陵出土的文物数以千计，内容包括建筑材料、生活用具、随葬品等多种品类，石、陶、瓷、铜、铁、金、骨等多种材质。其中以建筑材料数量最多，而以汉夏文残碑最为珍贵。建筑材料则主要以陶质材料为大宗，琉璃 制品占一定比例，瓷质材料次之，石质构件数量较少。随葬品有大型皿器、装饰品、武器及部分瓷片、丝织品残片等。此外墓室内还发现有大量动物骨骼。出土瓷器主要有白青、酱三种釉色，以白瓷为多，素面为主。器形中以碗、盘居多、瓶、钵、豆等器数量次之。另外，还有泥塑残块、钱币、铜器、陶棋子等，种类繁多，为后人研究西夏学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西夏经卷插图义勇武安王

1975年，在西夏王陵三号陵西碑亭中出土了六座男性人像碑座石雕，长高宽均为70厘米左右，石雕造型为男性人体全身跪姿，轮廓浑圆，颧骨高突，粗眉上翘，双目圆睁，下腭置于胸前，肩与头齐，双乳拖腹，双手或拉 膝、或上托，下肢跪曲，腹脐清晰凹现，力度极强。这种线条粗犷，大胆夸张的表现手法将西夏民族英武豪迈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被外国研究者称为“东方维纳斯”。

西夏三号陵墓出土的重达188公斤的鎏金铜牛，工艺精湛，造型生动逼真，代表着西夏时期高超的冶炼工艺，属“国宝”级文物。

20世纪最后一个秋天，西夏王陵考古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抢救保护

性发掘获得重大发现，一尊人面鸟身、双臂残缺的精美石雕像“迦陵频伽”出土，鸟身，腹部以上作人形，双手合十，身缀璎珞，宛若菩萨。

“迦陵频伽”是梵语的音译，汉语译作好音鸟、妙音鸟，是喜马拉雅山中的一种鸟，能发妙音。后作佛教“极乐世界”之鸟，被描绘成人身鸟形。《旧唐书》中曾记载元和六年中亚国家向大唐进贡“迦陵频伽”，当时可能是真正的鸟。在此之前，“只闻其名，未见其形”的中国考古界专家认为“迦陵频伽”可与古埃及金字塔前神秘的狮身人面像和古希腊的残臂维纳斯媲美。迦陵频伽在唐代以后的佛教壁画或建筑中时有出现，但用于帝王陵寝还属罕见。



灰陶伽陵频迦

西夏王陵一带地势平坦，被山洪冲刷出的道道沟坎纵横交错。疏密相间地交织在方圆五十平方公里的陵区里，网着那一座座高大突兀的陵墓。令人感到神奇的是，没有一条山洪沟从帝王陵园和陪葬墓园中穿过。西夏建陵近千年，贺兰山山洪暴发不计其数。但是，沿贺兰山一线，仅有西夏陵区这片土地没有遭受山洪袭击。原因何在，至今是个“谜”！

西夏陵园内最为醒目的建筑是一座如窝头的夯土堆，一般认为它是一座八角五层的实心密檐塔。但塔式建筑为何立于陵园之内，其功能、作用又是什么？没有人能说清楚。至于这座陵塔为什么建在陵园的西北端，学术界至少有四种说法，至今尚无定论。

曾经宏伟壮观、庄严肃穆的西夏王陵，如今所有陵墓，无不墙断阙残，瓦砾遍地，满目疮痍，一片荒芜与凄凉。明代诗人有首《古冢谣》曰："贺兰山下古冢稠，高低犹如浮水沤。道逢古老向我告，云是昔年王与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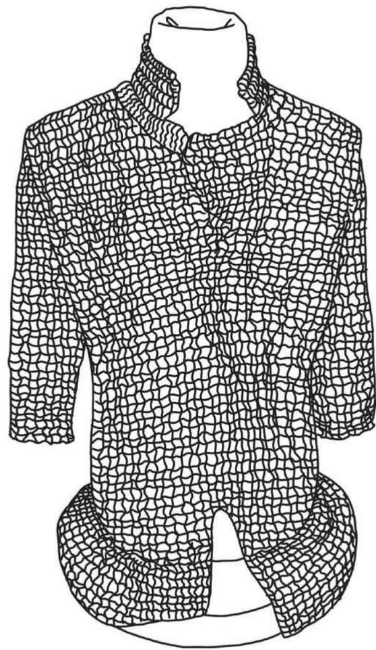
随着史料的不断发现和被破解，神秘王朝的面纱正逐渐被揭开，但神秘的西夏王陵至今仍有四大未解之谜。一，王陵上为什么不长草？王陵下的地面绿草如茵，唯独王陵上寸草不生。二，王陵上为什么不落鸟？当地多乌鸦和麻雀，它们几乎随处落脚，却从不落在王陵之上。三，王陵的夯土主体为什么没有被损坏？王陵的附属建筑早已被毁坏的面目全非了，但以夯土筑成的王陵主体却巍然屹立。这些王陵最晚的也有七八百年的时间，如此漫长岁月，为何还能屹立如初。四、西夏王陵的布局。在精确的坐标图上，九座帝王陵呈北斗星的位置排列。

第四节　草原帝国的迷人风情画卷

西夏与辽、宋、金鼎立时期，西夏无疑是人少、地小、物资匮乏的政权，但它却能周旋于各大国之间，立国时间长达二百年，同时在与各大国的 军事斗争中亦能胜多负少。其原因一方面与党项人的勇猛善战有关，另一方面西夏军队所配备的先进兵器也是其屡次取胜的重要原因。

西夏的冶铁工艺比较发达，打造出来的刀、剑十分出名。西夏剑有“天下第一”的美誉，夏人剑不但锋利无比，更是制作精美，堪称工艺品，往往被当作赏赐、馈赠的珍贵物品。就连北宋的皇帝赵桓都随身佩带把玩，戍守边疆的大臣也以从皇帝那里获得西夏剑作为最高规格的赏赐。充分说明夏国剑精湛的制作工艺。

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就十分欣赏西夏剑，“红妆拥坐花照酒，青萍拔鞘堂生风。螺旋锘锷波起脊，白蛟双挟三蛟龙。试人一缕立褫魄，戏客三招森动容。”这首诗是苏东坡得到一把西夏剑后，兴奋之余命晁补之做的赞美西夏剑的诗歌。西夏刀同样十分出名，元昊为了笼络党项豪酋，就曾赏赐宝刀给“天都天王”野利遇乞。除了刀剑之外，西夏其他兵器同样十分先进，西夏甲胄“皆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西夏的神臂弓在三百步外，能射穿很厚的物品，杀伤力很高。西夏的神臂弓传入中原经改良后，得到了更广泛的使用，成为宋军的主战武器。西夏的旋风炮体积小，轻便灵活，石弹可以随驼队用筐运载，是攻城作战的理想武器，杀伤力巨大。



西夏战士的铁衣

西夏的金银器造型轻巧，外表光莹，做工精细。西夏陵出土的鎏金铜牛，重188公斤，造型逼真，比例匀称，线条流畅，是西夏艺术品中的珍品。制作它，需集冶炼、模具雕塑、浇铸、焊接、抛光和鎏金等工艺于一体，工艺十分复杂。

党项人的感情浓烈，爱到深处可以死。他们表达爱情的方式也很激烈。当青年男女相爱到感情极深的时候，他们不是举行婚礼，而是跑到当地最高的山上一起自杀，认为这才是“男女之乐”。家里人也不悲伤，把他们的尸体找到后，用彩绸包好，外层再用毡裹扎，杀牛设祭。然后立一个数丈高的木架，将二人的尸体放在上面，传为飞升上天。男女两方家族在下面击鼓饮酒，尽日而散。西夏也有谚语云：“同日死，命不惜，同睡寝，仍照旧。”说明了党项人追求爱情自由的独特方式。

党项人的婚姻制度，在隋唐时期还保留着比较原始的群婚习俗。党项族迁入西北，特别是西夏政权建立后，随着社会发展，婚姻制度受到汉族的影响，婚姻形式开始以封建包办、买卖婚姻为主，家庭以一夫一妻及多妻的家庭为主，但姑舅表婚盛行。平民百姓一般一夫一妻，至于

地方豪酋等有钱人家，则一夫多妻。马可波罗在叙述西夏的婚俗时指出：“一般人可以娶二、三房妻室，甚至还有更多。但有些人却比较少，完全根据男人维持妻妾的能力大小而定。因为他们的妻子不但没有丰富的嫁妆，相反，还要分享丈夫的牲畜、奴婢和金钱。结发妻子在家庭中享有比较优越的地位。丈夫如果发现妻子有不贞或其他不法行为，或自己感到厌恶时，可以随时休弃她们。”说明西夏人娶几个妻子完全视个人财力而定，与其他封建制婚姻制度一样，妻妾地位相对低下。

1990年，位于拜寺口沟内的一座古塔被盗墓分子炸毁，这座古塔是西夏唯一有具体纪年的古塔。考古工作者在对现场的清理过程中，意外地从炸塌的砖块中发现了一套用西夏文印刷的九卷本佛经《吉祥遍至口合本续》和其他几件非常珍贵的西夏文物。文献记载，发明中国最早木活字印刷术为元 代王稹，但是《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的意外出土，填补了中国木活字印刷史上的空白，也刷新了世界印刷史的空白，将木活字印刷术提前了整整一个时代。

西夏的酒文化十分发达，所酿的酒均属上品。西夏的酿酒历史十分悠久，最早要追溯到党项族的祖先羌族时期。羌族是更为古老的一个少数民族，生活在一望无际的青藏高原上，由于地广人稀和气候寒冷，羌族人靠饮酒来驱除寂寞、抗拒严寒。此外，他们豪爽的性格也造就了好酒的天性。他们在草原上以游牧为生，虽然不种植农作物，种植业处于未开展的状态，没有五谷，可是却学会了造酒。虽然没有中原地区的粮食作物作为造酒原料，可是青藏高原给他们提供了天然的原料——野生的大麦。《旧唐书》上就记载着羌族人“求大麦于他界，酝以为酒”的事情。这也是我国北方用麦造酒的最早记录。

西夏崇尚中原文化，但传世的文学作品不多。崇宗乾顺特别重视汉文学，他本人也有很高的文学修养，曾作《灵芝歌》，现在全文已不见记载，在清理西夏陵仁孝碑亭时，发现《灵芝歌》的部分内容残碑。留传于世的西夏文学作品，以诗歌谚语为主。有一首史诗性的作品《夏圣根赞歌》，内容多为民间传说，遣词造句带有浓重的民谣色彩，开头三句是“黑头石城漠水边，赤面父冢白河上，高弥药国在彼方”，被历史学者引用作解释党项族称与历史源起的根据。谚语是西夏文学的宝贵遗产，由西夏文学家梁德育和王仁持收集整理的《新集锦合辞》，包含有

众多富有哲理的诗歌和谚语，内容反映了西夏社会的各个方面，揭露黑暗、赞颂美好事物等。

党项人能歌善舞，早期党项人的乐器较为简单，“琵琶、横吹，击缶为节”。横吹即竹笛，是党项人发明的，又称羌笛。这里婉转悠扬的羌笛就是党项人的竹笛。唐朝起党项人就开始接受中原音乐，到宋代李德明时，更是尊崇宋朝的制度。到仁宗时，西夏音乐又发生了一次大的变革，仁宗令乐官李元儒参酌中原乐书，更定音律，赐名新律。经过多年的发展，西夏音乐内 容不但更加丰富，而乐器种类众多，据骨勒茂才的《蕃汉合时掌中珠》记载有三弦、六弦、琵琶、琴、筝、笛、笙、吹笛、大鼓等。西夏还设有“蕃汉乐人院”，是专门管理音乐的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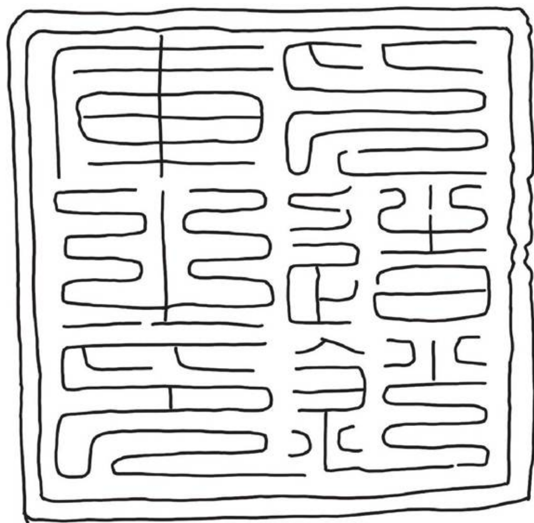
西夏的绘画艺术主要体现在佛教绘画上，其中又以石窟壁画最具代表性。石窟壁画主要保存在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石窟寺中。其中精品多在榆林窟中，如壁画中的乐舞图、飞天、水月观音、千手千眼观音像、唐僧取经图等是西夏绘画作品中的精品。



西夏时期的供养人壁画

榆林窟中供养的人像，无论男女，都身材修长高大。男像圆面高准，两 腮肥硕，体魄魁伟，充分体现了党项人粗犷、剽悍、豪爽的民族性格。在西夏的东部那仁乌拉山中，有许多西夏时期的岩画。内容有牲畜、太阳、骑者等，岩画画风简单、质朴、粗犷，是一种比较原始的绘画作品。是西夏绘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黑水城中的版画《卖肉图》和《魔鬼现世图》，均构思巧妙，层次分明，描绘生动逼真，刀法娴熟，充分反映了西夏绘画艺术从写实到写意方面的高超画技。



西夏九叠篆铜官印

西夏的书法和汉字书法一样，有楷、行、草、篆四体。传世作品中，主要有楷书和行书。楷书多见于写经与碑文，篆书多见于西夏官印，文书和契约多用行书。出土文物中发现有西夏时期的竹笔，是用来书写硬笔书法的。

附录　西夏帝国历史简表

魏晋至唐初期	党项拓跋部的兴起与内迁	

一部落躲避战火一路东迁，从青藏高原逐步内迁至黄土高原一带。

584年，党项拓跋宁丛率部落到旭州请求定居，隋文帝准之，并授拓跋宁丛为大将军。

634年，拓跋赤辞归唐，唐太宗李世民以其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受松州都督府节制。

756年，因拓跋守寂助唐平定安史之乱有功，被封容州刺史，领天柱军使。

公元881年~982年	夏州地方政权时期	

881年，宥州刺史拓跋思恭因镇压黄巢起义有功，唐僖宗授夏绥银节度使，赐其军号定难。夏州政权开始。

这期间，夏州地方政权一面与中央保持好关系，并趁藩镇混战之机，通过攀强弃弱，使自身的实力不断得到增强。

公元982年~1032年	夏州地方政权重建时期	

982年，李继捧献地入朝，其族弟李继迁出奔地斤泽，树起反宋旗帜。

985年，李继迁袭取银州，自称定难军留后。

986年，李继迁降于契丹，被授为定难军节度使都督夏州诸军事。

991年，李继迁请降于宋，宋授其为银州观察使，并赐名赵保吉。

1002年，攻取灵州，改灵州为西平府。

1003年，攻取西凉府。

1004年，因伤而卒，其子德明继位。

李继迁做为“光复夏业”的第一代反叛首领，经过二十二年的艰苦血战，夺回了唐代所占的全部领土。

1006年，宋廷授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

1010年，契丹封德明为夏国王。

1020年，德明定都兴州。

1028年，德明派儿子元昊率精兵攻取甘州。

1032年，德明卒。

德明在位期间，励精图治，为西夏的建立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

1032年~1048年

1032~1038年，改姓嵬名，建官制，定兵制、创设文字。

1032年，元昊率军袭取凉州。

1036年，元昊挥兵攻取瓜、沙两州。

1038年，正式称帝建国。

1040年，宋夏三川口之战。

1041年，宋夏好水川之战。

1042年，宋夏定川砦之战。

1044年，宋夏达成和议，同年夏辽爆发大战。

1046年，元昊于兴庆府作避暑宫，同年宋迁保安军榷场于顺宁砦。

1047年，元昊建离宫于贺兰山。同年宋开放银星和市。

1048年，元昊被太子宁令哥刺成重伤而死，子谅祚继位。

1048年~1067年

1048~1056年，没藏氏擅权。

1049年，夏辽烽火再起。

1056年，12岁的谅祚开始参与国事。

1061年，谅祚诛杀权臣没藏讹庞，正式亲政。

1067年，谅祚率军入侵绥州，兵败受伤，同年12月卒。

1067年~1099年

1069年，梁氏向宋请求废汉礼用蕃礼，神宗准之。

1069~1071年，梁氏母党屡次发动对宋战争。

1081年，宋五路伐夏。

1082年，宋夏永乐大战。

1083年，秉常复位。

1086年，年仅26岁的夏帝秉常卒。

1086年，夏惠宗年仅3岁的长子乾顺继位，夏国军政大权分别掌握在后族梁氏、皇族嵬名阿吴和皇族多仁多保忠三大家族手中。

1086~1097年，屡次发动对宋战争，以致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1098年，梁氏亲率大军攻打平夏城，惨败而还。

1099年，辽派使臣前往夏国毒死梁氏。

1099年~1139年 乾顺时期

这一时期，西夏国力逐渐恢复并逐步攀升至巅峰。乾顺更通过灵

活的外交政策，充分利用金、辽、宋之间的矛盾，从中渔利，使得西夏的疆域扩大到从未有过的规模。

1101年，建立国学，设置教授，立养贤务。

1103年，乾顺于甘州建卧佛寺，同年封弟察哥为晋国王。

1106年，乾顺上表谢罪，宋许以和解。

1119年，夏大败宋熙河经略使刘法于统安城，乘胜进攻震武城。

1121年，攻取宋西安州、怀德军。

1122年，夏派大将李良辅率军援辽。

1124年，乾顺向金上誓表称臣。

1126年，夏出兵攻占天德、云内等地，又破宋震威城。

1136年，夏出兵攻战乐州、西宁州等地。

1139年，乾顺去世。

1139年—1193年 | 经济繁荣期

在此期间，西夏的经济繁荣，国力昌盛，西夏的疆域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

1140年，萧合达叛乱，仁孝出兵平定。

1143年，灾民起义，任得敬率兵镇压。

1144年，遣使赴宋，恢复与宋的聘使往来。

1146年，尊孔子为文宣帝，令州郡立庙祭祀。

1170年，在金国支持下，扑灭任得敬分裂夏国的阴谋。

1193年，仁孝去世。

1193年—1206年 | 纯祐时期

纯祐继位后，继续推行仁孝时期的对内安国养民，对外附金和宋的政策。

1206年，纯祐被废，同年被杀。

1206年—1227年 | 西夏灭亡时期

1205年，铁木真率军攻进西夏。

1209年，蒙古重兵攻入西夏，包围中兴府，夏主被迫“纳女求和”。

1210年，夏襄宗发兵攻打金国，两国关系彻底破灭。1211年，齐王遵顼废襄宗安全，自立为帝，是为神宗。

1212年，遵顼附蒙侵金。

1223年，遵顼被迫退位，传位于次子德旺，是为献宗。

1224年，德旺派遣使者出使漠北，欲建立抗蒙联盟。

1226年，蒙古大军大举进攻西夏。

1227年，夏亡。